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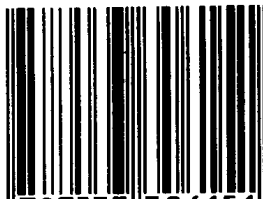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疣贅錄九卷續錄二卷

〔明〕顧夢圭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七年顧懷劬刻本

.....一

藍侍御集十卷北泉草堂詩集二卷北泉文集五卷

〔明〕藍田撰

藍侍御集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藍思紹刻本北泉草堂
詩集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北泉文集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八七

石比部集八卷(存卷五至卷八)

〔明〕石英中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五

飛鴻亭集二十卷(一)

〔明〕吳鵬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吳惟貞刻本

.....五〇六

疣贅錄九卷續錄二卷

〔明〕顧夢圭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七年顧懷劬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贅疣錄九

卷續錄二卷》提要

疣贅錄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京兆歷官兩
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
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嘆夫天下之
俗其蔽久矣士大夫以儉嫻雷同無所可否爲識時達
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其家之則先生之
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
是時 天子厲志中興之治守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
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誼所陳畧見
施行矣當其仕之年進位故有爲外臺之品亦不爲
疣贅錄 序 桂雲堂

不遇而遂以歸家居十

書恂恂如儒

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
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
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
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
所爲文名之曰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
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言遠其
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山平形
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內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
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

有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
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知先生之所以
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
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倘自以爲疣贅云
嘉靖甲寅李冬望日京兆歸有光序

疣贅錄

序

二

桂雲堂

雍里顧公遺像



疣贅錄

附載像贊

像贊
有不奪之氣而示之以弱有不可
罔之智而守之以愚有不可窮之辨
而露之以默有不可量之積而藏之
以爽睹其貌也似矜而寔舒始澹而
終腴所謂闇昧日章君子之儒耶
出東按察司僉事奉
敕提學晉江王煥中撰

府志列傳

顧夢圭字武祥崑山人潛長子正德丙子年十七舉於鄉嘉靖癸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乞使迎養改南吏部選郎中應詔陳言論六事尤論中官鎮守之害得旨報罷時夢圭年二十五輒從海內尊宿鄒謙之呂仲木等游嘗泛舟清溪見梅花色香孤絕仲木笑曰武祥如此花矣擢廣東叅議海北故有平江青鸞楊梅樂民四珠池督採甚急上疏言珠蚌生息甚難三年再採珠已耗竭每採常用兵夫萬計因以爲盜勞役不止將有他慮不報都御史陶文敏議勦山西猥寇其地填以新民夢

苑叢書

附載本傳

桂雲堂

圭言徭不可盡殺新民畏其貪噬苦其荒落必不可居後卒如其言擢河南提學副使遷福建叅政時寇掠連江壽寧松溪等處夢圭先後捕獲行部千里次第平之擢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年四十餘卽致仕歸夢圭名家子所至以治理聞然徘徊藩臬非其所樂嘗戲語所親北河有掉船者曰腰彎折吾見之不覺心動蓋言外官之苦也年五十九卒所著有北海齊梁武平還山諸藁

明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京兆歸有光譔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潛監察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

苑叢書

附載誌銘

桂雲堂

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呂公擢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連溪道賜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鸞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崇珠

池也蟹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頃罹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詣議勸西山猶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猶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徭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汴人稱

亮齋錄

附載誌銘

二

杜雲崖

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敘數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議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白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爲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

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閩戶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落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板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懼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

亮齋錄

附載誌銘

三

杜雲崖

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於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燕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於中憲公之城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也銘曰巴湖瀟瀟東奠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戾事來從之金井浮窺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埃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旌賢錄目次

崑山顧夢圭武祥著 五世孫 登洲士重鐫

卷之一

就正篇上

卷之二

就正篇下

卷之三 雜著

別知賦

南征賦

鐵橋賦

旌賢錄

目次

一

桂雲堂

中流砥柱賦

摘荔枝賦

徵潔堂賦

擬嘉靖聖德頌

應詔陳言疏

乞停止採珠疏

先考中憲府君行狀

叔祖母朱夫人行狀

教授錢公墓表

大理寺丞周公墓誌銘

方伯魏公遺愛碑

廉椽傳

約齋問對

卧病問對

河南論高才生文

二楊生贈言

字二子說

附錄先世言行

上提督軍務陶公書

上少湖閣老書

旌賢錄

目次

二

桂雲堂

卷之四 序

送邱汝中序

送吳純甫序

壽尚書周公序

壽龔母序

崑山人物志後序

贈朱學正序

送楊光祿序

送王道思序

送張大參序

送文谷孔君序

送陳方伯序

贈鄭方伯序

贈砥齋子序

贈梅臺子序

送劉都憲序

福建鄉試錄後序代

送劉大夫北上序

壽春林翁序

送支用甫序

虎齋錄 目次

偃芝獻瑞圖詩序

送向博士序

送山塘朱君序

送沈子善序

北游集序

平倭頌德詩序

送從弟尚寶北上序

再壽春林翁序

還山錄序

服念錄序

三 桂雲堂

壽龔栗夫序

惕菴文集序

卷之五記

栢鹿記

來鶴亭記

天涯書舍記

移鼠記

岑坡精舍記

漢壽亭侯廟記

彭峯記

虎齋錄 目次

重修大司馬秦公生祠記

半峯草堂記

希齋記

壽寧禦寇記

松溪禦寇記

甘節堂記

歲寒臺記

重建問潮館記

春暉堂記

一經堂記

桂雲堂

重修哀慕祠記

甲寅時事記

鼉虎記

郭氏二異記

吳氏家廟記

卷之六 五言古詩

雜擬三首

冬日莊居

送見素林公致仕二首

送鄒東郭太史謫官廣德二首

遊覽錄

目次

五

桂雲堂

送薛西原吏部歸亳州二首

寄客惟靜

答謝正子

送兵侍貞菴周公北上

遊茅山二首

與諸僚遊集四首

送陸伯載北上

贈別皇甫氏兄弟三首

送方世佩北上四首

雜擬三首

送况翰臣三首

愛日亭爲東橋傾公題

冬至齋居

杭州西湖三首

舟中述懷集古二首

海北道中述懷二首

遂溪縣作

雷州懷古三首

靈山閱射

登靈山

遊覽錄

目次

六

桂雲堂

感事二首

謁張丞相祠

淮徐道中聞盜掠墨吏舟

潞河發舟簡陳若寶

家君病愈志喜兼謝問疾諸君

送吳山人遊浙東用天台賦中語

宿馬鞍山

鄒魯謁廟三首

謁孔林

謁周公廟

葉縣道中

送孔文谷赴關中

譙薛吏部園居

陳州登子由亭是夕泛柳湖

陳州道中謝薛吏部惠鏡

人日酬西亭中尉見懷

崇安縣作

過武夷

楓亭驛作

鼓山紀遊呈車方伯

寒齋錄

目錄

七

桂雲

致仕後言懷二首

陸義姑姊詩

晏起

葺園

聞京師施藥有感

酬吳愛之見贈

夢栢詩

戊申元日偕石川翁登馬鞍絕頂次唐人孟張

二首

初冬泛湖宿田家

允齋入縣學賦此勉之

苦雨吟

卷之七

七言古詩

雜體古詩

長門怨

送狄仲虛令清江

江上行贈白巖喬公

招盧駕部遊西山

壯遊歌贈李翁

苦雨寄林屋蔡子

淑縣行

寒齋錄

目錄

八

桂雲

獻縣行

送劉吏部謫壽州

送東橋公赴浙

雷雪行二首

東園贈馬總戎歌

考功署中觀蓮花別朱子純

高陵張公蘭呂太史之友也呂每稱其孝友純篤

來遊金陵賦此送之

甘雨亭詩

喜馮子和至

送矯亭方內翰北上

題衡山先生爲王直夫作陽湖圖

珠池歎

裴萬行

采石訪李白祠

謝張水部惠贈山硯

市兒歎

甲午春強赴江右之役舟中七歌

南康公署對五老峯

感事六首

虎齋集

卷八

歷陽歌贈張憲副

獻縣牛憲副園亭與李內翰讌集賦此留別

題秋原遊騎圖

暑中訪劉吏部觀竹林七賢圖

送周給事結獄魯藩還京師

過信陽追悼大理卿孟公

豫陽子獨遊鼓山賦此寄之

遊武夷擬棹歌九首

送張大夫南遊歌

贈滄浪上人

憶昔行寄吳純叔光祿

壽濱州姜僉憲

老驥行壽華陽山人

壽伯姊六十兼示兩甥

壽衡山先生八十

送朱侍郎赴京

歲暮贈丁子

送仲弟北上

賀太宰玉峯公壽八十

石川翁遊陽山大風覆舟詩以慰之

虎齋集

卷八

吳綸樞墨寄張東沙兵侍侑以二詩

任別駕環攝篆吾邑愷悌清儉日饌惟束蔬賦此

紀之

贈鄒都尉歌

望厓山

彭城謠二首

江北謠二首

詠三州巖

詠七星巖

啜菽詩

改亭詩

卷之八 五言律詩

渡江二首

山東道中

過寶應湖

奉寄見素林公

莊居留客

送人赴京口

東寺佛閣避暑

贈衡山太史

流齋錄

一六

十

桂雲堂

送孫贛州

平昌道中

謁康陵

送錢元抑太常致仕二首

送司馬魯瞻侍御赴南都

送王侍御守平陽

送司空孟公赴南都

大雨過豐氏園亭

九日登燕子磯

遊靈谷寺

寄慰友人謫居二首

遊徐氏園

齋夜二首

遊牛首花巖三首

月夜登燕子磯

寄答豐存禮二首

贈馬宗孔

月夜與潘子仁會于山莊二首

石山驛遇彭同年

擬吳景州

流齋錄

一六

三

桂雲堂

琉璃寺

淮徐道中

七星檜

破山寺

挽張徵君二首

分韻得青字送周于岐北上

問訊惟靜

寄答戴正甫

送王司空省親

挽周節婦

庚寅中秋二首

送陳良會謫合浦主簿

訪鄔佩之

與涇野呂太史清溪泛月分得舟字賦十四韻

上浚川公三十二韻

登報恩寺浮圖一首

與原學惟賢登燕子磯

集胡原學署中

除夕

送邵文化

亮齋集 卷四 次

送楊用德

送陸伯載南歸

安隱寺詠山鳥限韻

與僧泛湖

鄭氏看菊

過桐廬

謁嚴子陵祠

過廣信

謁謝疊山祠

南昌阻風雪登滕王閣

圭雲堂

浩溪驛次韻寄答劉舜弼憲副

藤江對月

過伏波廟

端午日天涯書舍

九日徐聞公署

雷州聞鴈

謁韓都憲祠

經白沙翁故居

廉州除夕

懷允默

亮齋集 目次

登觀音巖

渡江

渡淮以中冷泉贈王應時太守

吳允祥侍御謫官過呂梁留詩見寄次韻答之

過臨清答皇甫子循見寄

武陽驛寄王濟美

重過白鹿洞

九江道中

東林寺三首

擬宮中詞四首

圭雲堂

家園看梅

金山三首

陳太守邀登北固

舟中對菊

清源見雪

將赴山東范內翰餞別宣武門因登城樓二首

阜城值雪

禹城見花

題宮人入道圖

與王道思秋初郊行二首

虎齋錄

目次

圭

桂雲堂

劉氏莊居小集二首

王顧二僉憲同遊東嶽賦此寄之

送姚憲副入賀 聖嗣誕生

過黔濟灘

過挽舟嶺

遊歸宗巖十二韻寄王汝玉侍御

楊宜人壽詞

鳳陽道中

雪中山茶盛開有客見過

席上詠杜鵑花

壽藥園賀翁

壽二峯兼柬石川

雪竹圖寄王石沙侍御

仲弟別墅觀梅值病止飲

季弟別墅賞花觀魚

改翁寄苦熱詩次韻二首

秋日涉園三首

月浪詩

題龍湖閣老贈吳山人詩卷

挽朱侍郎二首

虎齋錄

目次

圭

桂雲堂

卷之九

七言律詩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圯橋懷古

宿王子行公署

送徐太史歸娶

送盧師陳赴紫荊關閱馬

立春日部中作

金陵北上

寄吳水部

別王子行

夢與盧員外賦詩不就馬上賦此寄之

元夜趙侍御席

送衡山太史歸吳

遊虞山

簡周時伯

孟都憲招遊顧園履吉勉之來自吳中

春夜集東橋公園亭

石城門別況考功

省中對雨

考功署中觀紅梅限韻

重遊梅花水次涇野太史韻

虎齋錄

目次

本

桂雲堂

送司寇王巖周公入賀 萬壽節

孟春祈穀齋居

送葉敬之

九日遊靈谷寺

元夜浙江驛

萬安縣登岸北山

靈山晚坐

中秋高州公署對松月

別金陵重過茅山有懷諸僚

徐少湖太史謫延平推官寄贈

次韻答吳純叔見寄

過王太史草堂

宿羅浮有懷浚川王公

羅琴山觀曉雲

經洗夫人祠

廉州元日

聞游憲副談登州海市有作兼送游赴海南

肇慶舟中春盡有感二首

登廬山

七月十六夜泊楊邨

虎齋錄

目次

本

桂雲堂

過無錫寄王子行

吳純叔理刑台州以才決稱三年僅徙別駕寄此

慰之

雪後登馬鞍山

與陸子端泛西湖

登東寺佛閣

重過鄧尉山

王氏看牡丹

游墅與皇甫子循話別

過京口楊氏別業

與鄔吳二太守遊招隱寺

和謝應午侍御元日早朝

和謝侍御詠西園梅花

謁禪師體公影堂

德府讌集

送仲憲副之滇南

七月十五夜王道思西齋看月

送宋太僕赴甘肅

兗州過周水部使滇南歸

九日東阿縣作

虎齋錄

目次

本

桂雲堂

茶洋驛壁間讀王道思留題

卻武公署兩坐

樵川道中酬方世佩見寄

陪石沙侍御遊蒼玉洞席上次韻

莆陽會諸同年

延平舟中見雪山

崇安水簾洞紀遊

還山後次韻答諸君贈言二首

病中不赴親友讌集

夏日過清真觀錢陳二道士索詩

寄王惟楨戶部

寄皇甫子循吏部

病阻看菊

萬丈潭觀蓮花

中秋夜長千里觀月

與石川海峰集朱氏園避暑

栗貳守解中春宴

辛亥元日登山東石川翁

暑坐

送水涇赴滇南兵憲

虎齋錄

目次

年

桂雲堂

寄楊升庵太史

懷從弟尚寶

獨遊大石

過虎邱有感

過惠山訪王子行不值

夏夜四首

過胡原學赴浙藩四首

詠鹿二首

夢故山

九江雨泊二首

山齋病足問訊二首

詠奕

庚辰下第歸舟中漫興三首

送張汝思令搏輿

寄石川部

送徐世功歸吳三首

送鄒山人二首

月夜宴徐氏園池二首

重遊牛首花巖四首

過廣信聞張惟靜同年往南康九江寄詩三首

虎齋錄

目次

圭

桂雲堂

嶺南嶺西道中四首

觀海三首

遊羅浮四首

登望湖亭

桃源阻雨二首

清河阻風二首

王應時惠銅爐一銅瓶二酬以二詩

壽湖西龔翁二首

南康道中讀王荆公詩有感

江右丁外艱奔歸代爨二十首

京邸事二首

遊燕京西山四首

春日雜興四首

送夏陽伯採茶陽羨二首

癸丑四月紀事八首

甲寅五月紀事次前韻八首

又紀郡中事八首

東沙司馬致仕歸寄贈四首

虎齋續錄日次卷上

沈節婦傳

虎齋錄

目次

圭

桂雲堂

叔祖文康公建祠議

咎僕解

字二從子說

保障江南頌

文武爲憲頌

祭田記

壽近峰翁序

送徐侍御序

通言序

壽石川翁序

題夏氏族譜

性雲堂

送尚侍御北上二首

桂雲

北舍賞牡丹 以下詩餘

南園納涼

北舍賞蓮

陽羨道中四陽

疣贅錄目次終

疣贅錄

目次

章

桂雲堂

疣贅錄卷之一

就正篇上

乾九三當人位故不取龍象而曰潛龍惕厲又發
明進德修業之吉人之道無餘蘊矣故曰其道甚大百
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蓋全經大意具於此爻
天人之所以合一者不息而已日乾夕惕即自強不息
也人心有須臾私偽則息矣故文言以忠信立誠爲訓
中庸一篇根本於此

學聚問辨竟居仁行庸言庸行之信謹充之即與天地
合德日月並明二五大人一也但時位不同故夫子贊

疣贅錄

卷一

一

桂雲堂

九五似天道贊九二似人道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竊疑敬義之功皆在動時直內者
動之初方外者動之著

天地閉賢人隱如春秋時水旱螽螟災沴迭見而孔顏
皆不得志此其徵也

龍戰於野宋儒多以君臣立說然小人盛極君子與之
爭則亦兩敗俱傷耳處陰極之時者惟以儉德避難爲
貴乎

屯六爻皆取得人共濟之義十臣與周三傑造漢斯理
不可誣也

發蒙者貴於剛中非剛不明求發蒙者貴於柔中非柔不謙剛而過則擊蒙爲寇矣柔而過則不能果行矣需以能需爲吉訟以不訟爲吉非俟命卽行險矣非謀始卽終凶矣

得正而任丈人乃得吉而無咎行險而順卽能以衆正也朱傳乃以險順專釋丈人吉無咎似與卦下朱傳不同

顯比卽元永貞之德體仁之謂元敦仁之謂永貞比斯顯矣

小畜初二以能進爲吉九三以不進爲患則九五之有

莊子錄

卷一

二

桂雲堂

孚殆亦與衆陽相孚而援引以進也六四之有孚殆亦與九五相孚如否六二之包承故曰上合志也上九畜極陰陽相抗戒以君子征凶則聖人扶陽之旨益明朱子專主以巽畜乾故與程傳小異

履九五剛中正至盛德也下以兌說應之猶有危厲况無剛中正之德而遇兌說之臣其有不亂亡者乎故夫子曰佞人殆

泰大象言君道而初九九二六五皆取用賢之義蓋必上下交乃爲泰也裁成輔相豈一人所能獨任乎

否泰循環理數之常然處否泰者不可諉諸理數而不

修人事此易之旨也

同人惟初爻曰無咎上爻曰無悔而二之吝三四五之攻擊皆聖人所不取故曰君子和而不同通天下之志者所謂和也

大有六五家人上九其辭同蓋保家保天下其道同也稱物平施程朱皆言別取謙意然君子之謙實未嘗過所謂不違則也此卽平施之謂也故六五居尊上六居謙極皆利用侵伐行師此與巽初六利武人之貞同義蓋亦慮其謙而過耳

恆不死中未亡也使其有中德自不溺於謙矣又何貞

莊子錄

卷一

三

桂雲堂

疾之有故程傳釋中字專以位言

蠱上九在事之外無所事矣高尚云者其居仁由義之事乎

甘臨以言貌相悅至臨敦臨以心相感君子小人之交惟誠僞不同耳

觀道貴於有孚故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默竟無補於治也神道設教卽有孚之感化無形迹無聲臭耳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觀惟六四取近君之義其他五爻義各不同若皆曰觀乎九五恐非本旨

噬嗑六二有滅鼻之戒爲其有中正而無剛明耳故惟訟九五爲元吉

賁之五上皆取質素之義慮其賁而過也如謙之五上利用侵伐行師慮其謙而過也易道消息盈虛凡事以中爲貴故學易可以無大過

剝後卽次以復惟恐天地間一日無陽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

耕穫菑畲人事之常非妄也但期於穫而耕期於畲而菑則爲妄矣孟子稱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豈真無所事哉惟無容心故耳鑒卽妄之謂也

莊子錄

卷一

四

桂雲堂

大畜下三爻皆以時未可進而欲其慎重故曰大畜時也四五二爻則又以下二陽爲強暴小人而欲柔順君子善制之上爻則又震陽之畜極而通取義各不同也故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頤卦下三爻凶上三爻吉蓋在下者宜自養自養宜靜故柔順而顛且拂則爲諂爲濫凶之道也在上者宜養人養人宜動故雖顛雖拂雖厲而能存心天下加志於窮民亦吉道也

枯楊生華無咎無譽者陰陽皆過極不能妄動以取禍亦不能率作以有功

武侯事後主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所謂樽酒簞食用年也出師表備陳先漢興隆後傾頽以爲監戒所以肅君心者尤諄懇焉雖末運不可扶而臣道則盡矣何咎之有

商鞅變秦法王莽篡漢祚有如離之九四

感無心爲成故九四不取心象無心之感卽貞吉悔亡矣

不恆其德者昧於高明柔克之義故以躁動取吝恆其德者昧於沉潛剛克之義故以拘滯取凶然皆曰貞者各守其剛柔之一節也

莊子錄

卷一

五

桂雲堂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程子以爲時苟可爲不必遯而不爲似得聖人之心者朱子以時行爲必遯殆泥於嘉遯之辭歟

一陰生卽有羸豕之戒二陰生則決於遯矣聖人防微慮遠豈常情所能測哉

大壯六爻初之凶三之厲上之無攸利皆以其太用壯也二之吉四之悔亡五之無悔皆以其剛而能柔也壯盛之時苟自恃而不知慎重祇取困耳故大之卦辭亦有孚號有厲不利卽戒之戒

晉六三與剝六五同義晉六五與比九五同義明夷六

二用拯馬壯吉拯之道何如亦惟晦其明耳危行言遜不惡而嚴皆晦道也

富家大吉富非聖人所貴也惟以順居正位則無乖戾邪僻而家道昌隆斯可貴耳

睽之六爻皆有始睽終合之義然必同德然後合必正應然後合同非枉道以徇人也孔子居亂世見南子見陽貨公山佛肸之召必往其心亦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易嘗少貶其道哉

臣之濟蹇在致身君之濟蹇在用賢未順中正則秉節也專剛健中正則推誠也至

虎齋錄

卷一

太

桂雲堂

小人邪媚則爲狐鸞害則爲隼鵠者易惑必以中直勝之驚者難制必藏器待時乃有獲也

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以虛中而受大益損上九損極而吉益上九益極而凶損益盈虛聖人之精意也

夬卦五陽爻皆有戒辭蓋陽道極盛之時聖人惟恐其有所恃而忘戒慎耳

復以陽生爲幸故休復獨復惟欲其協於初也姤以陰生爲不幸故包魚包瓜惟欲其制乎初也

君子爲善不力者多惑於流俗耳故必家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如萃之初六一握爲笑勿恤乃無

否也

升卦大象獨取順德若外物則升而不已必困矣

困之二五利用享祀祭祀蓋惟剛中能以孚誠濟困也若得剛口則窮矣習坎有孚心亨亦取剛中之義

井收井列達而兼善者也井焚井渫窮而獨善者也井谷井泥窮斯濫矣

蹇既解則利西南革既成則宜居貞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者聖人之心也不得已而有事惟欲速底於平靜耳

刑期無刑止戈爲武以人治人改而止皆是道也洪範建極周官焚鞠一陽君道相業惟中是用故鼎有

虎齋錄

卷一

七

桂雲堂

黃耳玉鑄之象也

震之德爲動然爻象皆取恐懼之義不以動爲貴也若艮則惟貴乎止於人身獨取背脊乃知聖人主靜以立

人極其動也物來順應雖動亦靜也

漸止而巽則女歸吉歸妹說以動則征凶臣之事君猶女之從人也是故容悅者爲鄙夫不可則止爲大臣

瑤臺瓊室皆爲邱墟阿房燬於烈焰千古覆轍每相尋也豐上六之象占不有大驗乎

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況於處旅乎

異順固可貴也異極則有貞凶之戒兌說固可貴也兌極則有未光之戒蓋巧言令色足恭聖人深恥之濟渙以號令苟無惠澤及人人心終於渙耳大賁而萬姓悅服渙王居之謂也

什一以取民九式以用財崇德禮而有恥且格正風俗而於變時雍非上有其節之若下有安節之臣何以致此彼白圭之術申韓之法儉嗇嚴刻似乎節也然非其且安矣

月幾望馬匹亡此大臣開誠布公之道誠則公矣故象於中孚

莊子卷一

桂雲堂

聖人允執厥中其有過焉者時之所值不得已耳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又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而六爻則皆以過而不過爲貴蓋時雖當過苟所以處之者拂理亂常則爲過涉滅頂飛鳥離之凶咎必矣

詳玩否泰損益及既濟未濟之旨則知生生不窮者天之道也懼以終始者人之道也盡人事而聽天命易之大綱如此而已矣

以上易經臆說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咨四岳又洪水弊殄穢衡以齊七政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命禹平水土稷播百穀益治草木鳥獸聖人位天地育萬物見之行事者如此而

其心實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精一執中爲之本乎是故致中和者位育之本非專言以氣相感通也帝堯所惡者靜言庸違象恭孔子所惡者巧言令色聖人至誠之心一也

舜咨十二牧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蓋司牧者以德爲壬人以壬爲德則聽言施政皆偏謬反側民無所賴矣舜咨四岳曰奮庸熙帝之載聖人厲精圖治如此臣下豈有偷惰者乎故下巽上止致蠱之道也

典樂之教今亡之矣君子以中和養心亦可以直而溫寬而栗乎司徒之教幸而不亡吾人可不勉哉

莊子卷一

九

桂雲堂

惠迪吉從逆凶非徒禍福也內安於心外應於人卽爲吉矣內疚於心外咎於人卽爲凶矣

違道干譽雖與佛氏從欲者不同然此心一涉於私卽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鄉原之亂德五霸之假仁皆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也故帝王之治本於心

戒之董之威人也淺勸之威人也深後世能以民風民情之正而善者被之聲音使可歌焉卽非古之樂其亦古之教乎

任賢者如禹之讓皋陶斯不貳矣

程子曰禹不矜不伐至柔而剛矜伐皆私也非剛無以

克也

內有瞽叟外有三苗而舜德愈光君子所遇非人皆吾他山之石而何怨尤也

臯陶所陳九德變化氣質之功也

吾人一日二日雖無萬幾幾亦多矣戒逸欲圖兢業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典禮命討皆天也異端之說謂混沌死者謬矣典不悖禮不庸德不命罪不討天始違焉是混沌不死於聖人而死於叔世也

辨上下定民志自章服始故汝明者臣鄰之大職也

莊子錄

卷一

十

桂雲堂

侯明捷記書識欲其並生故刑故無小爲好生也

格神人舞歌鳳實舜之至德所感非特以聲音之妙也使簫韶奏於叔世其能爾耶

率作興事而不慎乃憲者宋之熙寧有焉

危微精一可以語聖不可以語狂治狂疾者莫如色荒禽荒之戒矣亦慮夫子孫有若太康者乎

古人以稽衆舍己隆師好問爲聖今人以爲恥是以不日新也

有此衷則緩此猷人之職也待元后而緩者凡民也昧爽不顯平旦之氣也古人明明德之功於此致謹焉

三王非不欲官天下也勢不能也故敦求哲人旁求俊彥非爲子孫爲天下也雖家之而實官之也

太甲拜手稽首數言如沉疴之去體執熱之濯清風有志於遷善改過者讀此可以興矣

德二三動固不因中人以下不二三者鮮矣是以多悔吝也小德出入日月至焉皆二三之謂也

爲上不曰爲君而曰爲德者何也爲君者爲一人也爲德者爲天下也

其難其慎斯惟和惟一矣擇之審而後任之專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人君執此以儆在位治之幾也

莊子錄

卷一

十

桂雲堂

天下之禍皆起於民情之壅蔽豈特遷都一事爲然保后胥憾鮮以不浮於天時天之視聽明威皆寄於民得民斯動天矣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高宗所以夢傳說也

啓乃心者固在臣下之敷奏開陳而沃朕心者必由人君謙虛誠切玩繹善言之理乃有所得不專賴於臣下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子莫之執一不知時者也自以爲善而非善也胡廣之中庸不知善者也自以爲時而非時也善與時兼乃聖人體道之妙乎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天之聰明者無所銜露而天下之理涵於心也彼有善於能者欲以聰明自銜而反塞其聰蔽其明矣

多聞學古皆反求其理於心故能建事而有獲非若俗儒以博洽爲尚也

我生不有命在天不知正命者也聖人之樂天知命乃盡人事而聽天命耳

自靖自獻非中有定見者能爲此言乎洪範之學貫乎天人宜其所養粹矣

有正直之德者以剛克柔克治人無正直之德者以剛

克柔克治已

作福作威玉食非以肆志所以正分也福必命有德威必罰有罪膳服必均節於九式孰非皇極之建乎後世不可以此藉口而萌驕泰之心也

五事人皆有之則庶民獨無省乎責備於上故曰從星自修於下亦曰省日

五福可以自致者攸好德也考終命也然保壽則壽勤儉則富調適則康寧亦有致之道焉六極可以自免者惡也弱也然保壽則無夭調適則無疾明達則無憂勤儉則無貧亦有免之之道焉致之而不致免之而不

免者正命也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人所以不如聖賢者由小大德之不一也其舉念甚微其流禍甚大

文武之教民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周公之格君曰知稼穡之艱難上下交儆無他道也後世不知重農上下交逸國家之敗恒必由之

召公以敬怠言歷年修短是以理言數若迂矣然攷諸古今而不謬者理固攝乎氣也

識諸侯之享與不享則反身修德思患預防立誠動物皆在是矣

莊子

主

桂雲堂

古人言必稱天言必稱先王者吾心卽天也吾心卽先王也若於天孚於先王則心罔不欽事罔不臧矣

桀紂以淫佚爲逸正乃不適逸也

讀無逸者可以固人君敬德之志感人臣愛君之心

一念之逸其禍至於變亂正刑殺無辜怨有同可不懼哉

貪者固位以肥家隘者潔身而忘國永念天威不以在家而不知者聖人之心也

惟聖罔念作狂况去聖遠者可自恃乎惟狂克念作聖况未爲狂者可自棄乎

常伯以下五官周公皆曰休茲今或以常伯準人爲勞綴衣虎賁爲賤矣無惑乎政之不古若也

謀面則所用者皆儉人儉人之所以蔽主者而也始若可用而終必敗焉知心則所用者皆吉士吉士之所以愛君者心也始若不可用而終必利焉

公孤六卿之職其重如此顧名思義有不待訓迪而悚然者矣

氣壹則動志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懈者故威儀之亂與否幾之善惡所由分也

政有恒辭體要漢唐宋之初罔不由之比其衰也罔不

由好異也

卷一

南

桂雲堂

罔曰弗克罔曰民寡惟不剛不柔者能之

小民之怨咨豈惟暑雨祁寒哉暑寒恒遲也猶爲之圖則凡人事可致力者罔不爲圖矣

漢文諸詔猶賢於君牙罔命諸篇爲其言猶顧行也

書經
臆說

聖人之情與人同也其發而中節與人異也如開帷之寤寐卷耳之懷人與鄭衛之相慕悅其所以不同者何在吾人於喜怒哀樂皆以是求之則大本達道可得而識矣

求之非淑女耶則寤寐反側已爲傷矣得之非淑女耶則琴瑟鐘鼓已爲淫矣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讀樛木螽斯則士之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禮人而不答治人而不治者其有愧乎

君于道長則小人道消江漢行路標梅小星是也賢女猶能制小人而況於賢士乎

上不愧君下不愧民內不愧心斯退食而委蛇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此行法俟命無入不自得之道也

卷一

圭

桂雲堂

緣衣則夫不得而婦矣凱風則母不得而子矣君子之自立其可苟乎

不瑕有害非有刑辟禍患也但恐害於理耳使天下之人於情欲所發皆懷是心何王風之不復乎

讀賓之初筵則知武公所以戲謔而不虐者其川志深矣

其楚兔爰怨之極也無知無家無恥無覺人所大不欲也而欲之其情可知矣有天下者使民如此安得不爲獨夫

士會之却盜西門之投巫其有大車之風乎三代而下

二南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大車者斯可矣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叔段不仁於其兄乃能仁於衆乎

羔裘大夫其君用否不可知而邦人詠之如此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君子雖處濁世其可孫行以殉物乎

蟋蟀似隘而其幾沉山有樞似達而其意淺豈作者人品有不倫乎

豈曰無衣是晉簡以周爲王而周不能王也

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苟中心好之雖無飲食君子亦

虎齋錄

卷一

七

桂雲堂

將適焉故馬骨千金燕衰而樂毅往草廬三顧漢儒而

孔明出

食魚而不必魴鯉其所自適有美於魴鯉者娶妻而不

必姬姜其所自適有美於姬姜者達者知之愚者昧焉

羔裘蟋蟀不爲論諫而爲詠歌如後世之仰屋竊嘆者

與

東周之君如聞匪風下泉而更化焉其不爲二南乎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於七月見之嗚呼民何幸而生斯

世耶

握粟出卜自何能殺君子所遇非時則所卜者自處之

道而在天在人者非所卜也

高帝之於韓彭德宗之於陸贄其亦谷風之謂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韞韞佩璫不以其長世之權戚佞幸往往如茲人君不爲之裁抑則小民困矣

七月之詩無時而不樂四月之詩無時而不悲故聖人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匪徒曆象蓋吾之政令得爲天時之休戚也

小宛小明皆善處亂世者

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甫田之卒章

是也君有德言則天心可回而況於感人乎

虎齋錄

卷一

七

桂雲堂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故我心寫則有譽處矣

天步艱難之子不循則白華之怨不止於夫婦之情也

使其遇賢君將不與鷄鳴同美乎

兄弟不合則妻子無以久其樂者非必毀室家而危妻

子也方其好合之時思同氣之乖睽而異姓之寢睽則

必有感然者矣

求友生而得神休則父子之不親兄弟之不友其獲罪

於天可知矣

勞帥勞役而不及功賞者體恤慰藉溫厚惻怛有逾於

茅土金帛者矣

諸侯之德至於有譽處而爲龍光然論其實則曰宜兄宜弟故君陳孝友而克施有政吉甫之功歸於孝友張仲甚矣家修之不可忽也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宜王之志不在於田而在於政也賢者之志非爲公侯逸豫也殆好賢者爲之辭乎

始而執我仇將假其名爲觀美也比其得之則左右之不同道擠之者衆矣何以爲我力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使其子孫仰而思之常懷顧諟之心則所以事修厥德者自無不至矣

莊子集

卷一

七

桂雲堂

文王之德能使其子孫百世而儀刑與否則在子孫也天命之所在卽文王德澤之所在不能儀刑者天固棄之而文王亦不得而庇之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殆非與也如衛武之切磋琢磨圭璧金錫云爾

刑于寡妻而後能離離在宮苟一於和則非和矣

因心則友載錫之光甚哉詩人之善言德行也知王季之友則知聖人之權莫非經矣

臨衝閑閑臨衝弗弗所謂一弛一張柔克剛克者也文武之爲政亦如其用兵耳

永言配命天德也成王之孚王道也不慎獨不謂之永車庶且多乃有懿公之鶴焉馬閑且馳乃有穆王之駿焉佞幸厭膏梁而士無藜藿宦戚賤綺紈而上無布褐誦卷阿者可以感矣

言夙興夜寐則凡修其身者無不謹矣言麗掃庭內則應齊其家者無不飭矣修齊之事豈惟寢興麗掃乎哉吾人日誦抑戒可以起好學力行知恥之心

苟無宣王兢業之心而徒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亦何救於民瘼也

明哲保身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知義之所在是卽明哲也不失身於不義是卽保身也

莊子集

卷一

七

桂雲堂

顯相之肅雖多士之秉德則天下之人親賢樂利可知矣

文王之典維周之禎鳳鳴岐魚入舟豈其禎乎

鈞是人也不能自競者多矣以智力爲競者或可以震疊四方其誰訓之乎

成王不敢康於訪落見之此治安之基也昔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亂亡之原也

魯頌雖失之夸然能使其民炫辭極意以頌禘之是必有所感矣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其豈弟藹然可想而德

之敬明又其本與以上詩經臆說

鄭莊公隧而見毋殆非情也懼諸侯之執言耳如射王而復勞之

臧文仲曰禹湯罪己以興桀紂罪人以亡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土芥史罔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皆善言興亡者

不擇木而止者恆涉於禍荀息季路董安于宗魯之徒是也淺之爲丈夫者不令其終嚮牽慶鄭先軫狼曠之徒是也

宋襄公志於假之者也而智力不若桓文

虎齋錄

卷一

辛

桂雲堂

晉文公示民以禮義信夫禮義信者豈曰示之云乎示之者豈一時一事云乎故桓文之功皆鹵莽而耕鹵莽而獲者也

申生之事君子不幸而有之則亡諸海濱以冀其自明庶免父於惡而非徒死矣此焚廩而下浚井而出大杖而走之道也子南棄疾之事君子不幸而有之則號泣以諫其君父焉其不聽也竊父以逃君可也

季札之知樂楚莊之知武穆姜之知易季梁之知祭祀晏子之知和同女叔齊子太叔之知禮義其皆有所受乎其人猶近古也

天之愛民甚矣豈共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民牧而知此其民之福也夫堯禪舜試之以二女人如郤缺於從政乎何有美疾不如惡石人以石爲疾者多矣

范文子不代帥受名子罕不代國受惠皆古之道也

晏子不死崔氏之亂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有先事而遠害無臨事而苟生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是以社稷爲之辭也君不爲社稷何不諫也諫而不聽何不去也不去則誰非其私昵也况爲大夫當國者乎

大夫當國者乎

財之目曰泉布欲人之能散也富之目曰幅利欲人之有制也

虎齋錄

卷一

辛

桂雲堂

子產不毀鄉校而卒以遺愛稱故君子曰休求諸已也君有威儀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威儀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夫威儀之在人實敬怠之表禍福之源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齊景公患陳氏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夫以智御黜以力御競將智力愈困而愈不敵矣

蒯瞶之知恥勝魯莊公而不知幾諫之道徒自及也

楚靈王聞所招之詩饋不食寢不寐數日而卒辱於乾

谿政悔而不改猶不悔也申公巫臣知淫爲大罰而卒以淫亡族故知而不行猶不知也

韓宣子重幣則子產告之子產鑄刑書則叔向告之列國猶相規也今有同朝署而不相規者矣

裨竈知四國之火子貢知二君之亡君子不取爲其言數也百世可知者理而已矣孔子知商羊萍實子產知實沉臺駘多學而識之者也聖賢之緒餘也

梁山崩重人曰備禮而已大雨雹申豐曰藏冰而已皆末論也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有德也者剛善柔善而德者也其

莊子錄

卷一

主

寬有制其誠有感故能服民也

伍員之報楚孝也其死於吳過矣於此知留侯之賢也

穽殖之惡屬其子掩之而諸侯之策炳如矣爲惡者無使至於不可掩夫

子產之惠子皮之功也故大臣以人事君

士文伯論政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亦庶幾矣惜其不曰正君也

子囊城郢君子以爲末也苟不城君子以爲怠也本末交修國乃固乎

東遷之後有如游范之念及王室者鮮矣

善人天地之紀謂能盡性以理物也

以上左傳說

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治已治人無二理也

柔者安於柔而不能剛克剛者安於剛而不能柔克或安於一事之善不能旁推或安於中人之善不能上達

則爲沉溺爲隘陋賢者不爲也故曰安安而能遷禮從宜如純儉從衆升下從下也使從俗如居魯遂掖

居宋章甫也天下古今所同者理若乃儀文度數則有不得而同者矣

爲長者養已極卑喪又必加帶於篋上以袂拘而退其虛不及長者以篋自鄉而扱之其小心畏慎何如以是

莊子錄

卷一

章

桂雲堂

訓幼子安得不領惡而全好也今之人使子弟養者無有矣况其儀飾乎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曲禮盡之矣

勞毋袒暑毋褰裳共食不飽疑於矯情矣然皆天理之所安則非矯也

所習必有業則無放僻邪侈爲親憂矣

有才而不讓者喪德賈禍不若無才故博聞強識而謂之君子

國君不乘奇車矧言動其可奇乎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殆非以誠事君之道

或疑孔氏出妻失之誣然禮固有七去如淫盜不順父母自宜去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舜爲兄而有象則聖賢不能化其妻亦理之所有也

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皆深譏焉蓋聖人誠之至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于游觀之曰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勛也是知禮緣人情或以義起不必陳跡是泥惟得中斯爲禮矣

莊子

卷一

書

桂雲堂

曾子弔於負夏及襲裘而弔之事朱諡有無然舍已從人改過不吝誠聖賢之心也

薄功厚饗者復殫財力以營邱壠或請祭葬於朝皆成子高之罪人也

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易曰中行獨復疇固有焉君子處世每事必據禮以救俗豈曰小補之哉

成人有不爲兄衰者問子早將爲成宰遂爲衰焉未施信而民信之未施敬而民敬之其感應之妙豈非之四方風動亦自此充之也

讀王制可以見成周盛時禮樂征伐悉自天子出也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反釋奠于學以訊讎告蓋先王慎重師旅惟恐殺一不辜如臨先聖先師也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法凡以順人心而已然或俗悖其教事梗其政則有不容少徇者用人之法如論定然後官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安得有匪人者乎理財之法如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爲出安得有乏用者乎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蓋使人知禮義重於勢分不可以富貴忘恭遜也

莊子

卷一

書

桂雲堂

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人君當常念茲以體師貞重民命不獨春令然也

君者所則也非則人者也然舍已從人好問好察獨非則人之道乎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然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獨非養人之道乎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然視學養老適饌省醴獨非事人之道乎如以則人爲諱其弊也復以養人爲諱其弊也忍以事人爲諱其弊也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此惟用將帥庶乎可爾猶非師白之道也若乃蒞政治民格君則詐也怒也貪也而可用乎哉

古人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蓋一日之間所有事者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而已其他放僻邪侈不惟不敢亦不暇也人心安得不純風俗安得不厚乎

曾子問皆禮之變者未知其果出於曾子然可見古人慮事察理用心之密一至此也

郊人不可混於俊選後世或以細黃廟文僚伎術登清賈失古義矣

莊子集解 卷一

雲

性靈堂

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微柔懿恭固所以爲懷保惠鮮者也

五帝憲三王乞言古之養老非徒以其齒也苟無德可憲無言可乞雖登大耋何補於世哉

內則所記飲饌皆精絕乃知古人事事不苟或疑周禮太瑣細非周公之書殊不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道也文理密察至周禮極矣

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步冠縞武不齒之服也以此人知恥勝於鉄鉞夏楚矣聞國初犯竊盜者冠履以犬豕之革徇於市云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古人之重衣服如此後世惟取便適無復講求古制斯敬怠淳澆之所繇異也

請肄簡諒簡者養其神氣諒者養其德性後世教童子記誦屬句綴文瑣碎煩勞易令厭倦則非簡矣或誘之戲言戲動則非諒矣

孟獻子禪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聖人稱之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記者議之故喪禮寧過母不及也

君卽位而爲柙歲一漆之藏焉亦見古人達於死生晝夜之理不以是爲諱也

莊子集解 卷一

雲

性靈堂

月令所紀無非仁民愛物之道先儒謂雜舉三代及秦事竊疑秦以苛刻爲治正與此相反也

月令曰命工師效功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命水虞漁師毋或侵削衆庶爲天子取怨於下此皆三代之良法美意也與秦之營構阿房頭會其斂者異矣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天之厚於人如此人而不仁違禽獸不遠草木同腐者不亦可愧恨哉

公族有死罪磬于甸人又曰獄成致刑于甸人蓋甸師主宗廟案盛不以卽市而戮於是者以示得皇祖宗非

王所專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古之人君勤政禮下如此所謂居上不驕治之術也雖堯舜之治亦自兢兢業業始

動則左史書之右史書之皆藏諸金匱人君苟欲觀覽或有所更易爲史者知有法而不知有身如齊太史之書崔杼是也人君安得有妄言妄動乎後世之史必進呈於上言動不敢直書故史爲虛文而君德之不古若亦難於此

莊子錄

卷一

支

桂雲堂

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則能明善誠身以刑家不爲柔曼所惑不爲嚚悍所乘此謂哲夫成城也苟婦人以嚚悍爲知有專恣而無順從傾城其不免乎以上禮記臆說格物致知者明吾心本然之善不爲惡所蔽也於是所好必於善所惡必於惡故格致卽所以誠意也朱子以誠意爲自修之首而不及格致此極有見經文先後字不可太泥也

誠意正心決非二事意無不誠則心無不正矣朱子謂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竊有惑焉愚意蓋謂必能密察心之存否而後能誠其意此動靜存省合

一之功也

自釋誠意至釋平天下不出好惡二字信乎曾子得一貫之傳一心足以貫天下之理也

誠於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之道在是矣如保赤子者亦惟以誠心求之也豈有身未能修而善於事君事長使衆者乎豈有未嫁而先學養子者乎故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靜謂心不妄動不妄動者誠也敬也若全不動卽槁木死灰矣

天常運動人心亦常運動動而皆出於善卽誠矣卽與天相似矣不可須臾離者正欲於動時加功獨者動之初於此不慎離道愈遠矣不睹不聞未與物接此獨知時也故必戒慎恐懼

莊子錄

卷一

支

桂雲堂

人心靜時粹然至善此未發之中也何所用其戒懼惟發不中節則失其中而不和故於發之初必戒懼以保守之所謂閑邪存誠也周子曰誠無爲者靜也幾善惡者發之初也

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致和卽所以致中也陰陽調而風雨時山川咸寧鳥獸魚鼈咸若皆中和之氣所及名豈可分致中屬位天地致和屬育萬物耶

聖人之於天地謂以氣感氣則可謂以心感心則不可
天地曷嘗有心

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此君子之德無忌憚者小人之
心也朱傳語意似添一層

道之不行由知之過不及道之不明由行之過不及故
知行決非二事

聖人雖有所不知不能而無損於聖人之德如天地雖
見憾於人而無損於天地之德蓋聖人惟立天下之大
本行天下之達道不必徧物以爲智徧愛人以爲仁也
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

虎齋錄

卷一

季

桂雲堂

受也

中和二字存心處物須臾不離焉不以治亂窮達死生
而少變非聖人之勇乎

好善惡惡人之性也所不願者勿施於人而以求諸人
者自勉所以率其性也故曰忠恕達道不遠

人倫日用之常充之即聖人德業未可謂費之小聖人
德業之隆不越乎人倫日用未可謂費之人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可見格物致知惟明吾心本然
之善非泛然探索於事物也夫子自言非多學而識之
惟一以貫之正此意也

心存則明心放則昏故誠明決非二事
達道達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曰一以貫之誠即
忠恕

成已則天理渾全於心非仁乎成物則心之靈明自相
感動非知乎知莫非中也時措時出斯不失其中矣
行達道以立大本也

道雖充塞宇宙而實無形與聲故曰費隱求道者亦惟
於無形與聲之地而致力焉故曰戒懼慎獨

教化者川流之體川流者教化之用非有二也溥博淵
泉者教化也時出者川流也立大本者教化經綸大經

虎齋錄

卷一

季

桂雲堂

者川流也

道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致廣大以下只是一事廣大
而辨析萬理高明而無過不及靈覺而與日俱新厚重
而無所偷惰此吾心本然之德性也問學以致之盡之
極之由之尋繹而日日新之培植而時時謹之所以尊
此德性也蓋聖人教人心外無教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故道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
盡性者此心至誠無妄與天合一也心極其誠則教養
斯民樽節愛護乎萬物者無所不用其誠矣故曰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

內省不疚非常存敬信者能之乎致其敬致其信不於念慮之初而別有虛寂之地乎故言養省察決非一事有養省察即常惺惺法純熟無間則言動之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矣

中庸一篇始終言天人合德聖賢同功

以上學庸說

學而時習之惟存省此心無間斷耳聖賢無心外之學也上蔡謝氏謂師見見一章一部論語盡在是蓋千言萬語莫非心學所謂一以貫之也

孝弟爲爲仁之本者愛親愛兄良心真切推之愛民愛

虎齋錄

卷一

臺

桂雲堂

物而仁道備矣務本者惟存省此心也

爲人謀而忠無往非忠也交友而信無往非信也所傳習者忠信而已非忠信則非學

學文者游心於詩書六藝可以啓發此心之靈覺且邪念不萌孝弟謹信益敦篤矣六藝皆切於日用豈浮華之學乎

患不知人者欲知其善惡以思齊內省與方人者不同十五志學至老未嘗須臾懈也從心者此志純熟不待勉強非無所事志無所事守也

所由所安亦於言動間觀察之此心至誠人自不能欺

也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乎

溫故知新者平時存省之功不少間斷此心常靈常覺則行其所知義理日有得焉可以成己而成物矣知新之知即朝聞道之聞知行合一者也

學而不思如學孝而不思孝之理或以阿意曲從爲孝學仁而不思仁之理或以二本兼愛爲仁則所學者冥行無覺矣思而不學如徒思孝之理而未嘗施諸事親徒思仁之理而未嘗施諸愛人則所思者空虛無實矣六言六蔽似皆有學而不思之病好仁不好學者不求仁之理於心而徒欲爲仁之事耳

虎齋錄

卷一

臺

桂雲堂

商賜言詩皆能體驗於心則聖門博文之教正所以約禮也

用力於仁者此心之誠切也如其不誠是自棄耳豈心之不足乎或有資稟懦弱者然心既誠切雖未必強世之不仁者皆毋求之盡也

有適莫者非過則不及比於義之謂中

君子喻於義亦是知行合一苟非篤好則不謂之喻矣以約失之者鮮矣約惟收斂此心

不佞雖未至於仁而可進於仁未有佞而仁者也

吾斯之未能信自知誠意之功未至也誠未至則未盡

其性安能盡人物之性所以不欲仕也此非聖人之志乎

聖人不以仁許人心學之難如此

聞一知十者行之至而知之盡聞一知二者行未純而知未瑩也非以資稟穎悟言

晝寢今人之小過也而聖人深罪之故終日乾乾斯爲聖學

聖學

夫子之文章卽性與天道之發越也學者常存敬信於言動則性道在是矣舍言動而求性道不亦惑乎故夫

子雅言者詩書執禮罕言者命與仁而無行不與二三

虎齋錄

卷一

書

桂雲堂

子者正在言動間也

雖有忠信之資苟不能時時存省此心則變爲浮僞者多矣此聖凡所由分也

仰不愧俯不忤顏子之樂也

所爲雖善苟少有不誠卽小人儒矣

人之生也直未發之中也發而不知戒懼慎獨乃至於

罔

聖人語顏子以四勿語曾子以一貫皆欲其求諸心則所謂語上者豈心學之外別有窈冥昏默者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周子庭草不除

謂與自家意思一般程子謂天地變化草木蕃爲怨心充拓之氣象

聖人之學猶發憤而忘食中人以下者非憤安能進修好古敏求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此心靈覺之體非求諸古訓以啓發之則有時而昏蔽矣若夫名物事變聖人亦有不知不能而非其所急也

四教亦一以貫之心存忠信發之爲文行也

有恆者專心向善者也以漸純熟則爲善人爲君子爲聖人

恭也慎也勇也直也任其資稟之所近而不求其理於

虎齋錄

卷一

書

桂雲堂

心則不覺其過中矣與六言六蔽意同

曾子以敬保身死而後已故持志養氣非二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惟正心以修身而籩豆之事付諸

有司故名物器數實非聖賢所急如子入太廟每事問

真不知而問也然一念敬謹禮之本卽在是何必事事

問習而後爲知禮哉向使不知而不問則又放心失禮

矣

弘毅非二事理完於心不少間斷而已

仰鑽瞻忽望道未見之心也夫子欲其不外心以求道

故博文以啓其心之靈覺約禮以斂其心之放逸從事

於此無須與間斷所謂竭吾才也於是真見夫道果在心不待外求學顏子之學者學此而已至於未達一間之境界惟顏子自知之後學臆度空談亦何益乎川上之歎卽中庸首章之意

爲我兼愛執中六言六蔽皆學而不能適道者也

子路勇於義篤於信但明善之功未至出處死生皆未合道故曰升堂未入室也

曾點漆雕開之志皆知從事於心故曰已見大意

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曾點不屑於事功其志一也

夫子至公無私欲使萬物各得其所曾點曾中灑落無

莊子錄

卷一

美

桂雲堂

一毫係累惟欲與衆同樂故曰知夫子之志

天下歸仁者隨處感孚於人人同此心故也

剛毅木訥皆能存此心者存之純熟則仁矣

文之以禮樂則此心和不流中立而不倚雖舜之智

顏淵之仁文武之大勇周公之無驕吝亦惟致中和而

已朱子曰亦之爲言非其至者竊有感焉

知德者知行兼盡故有得於心

堯舜之治本於精一執中故四代禮樂必放鄭聲遠佞

人而後可行

政治之蠹皆因毀譽失真賢者不用用者不賢有功不

實有罪不罰而唐虞三代之風不可復觀矣故聖人於毀譽深致意焉堯知鯀之惡而必試之九載知舜之聖而必試之二女其慎重如此卽孔子之心也

九思卽是學與思而不學者異矣

學詩以言學禮以立皆反求諸心也故博文卽所以約禮

克伐怨欲不行者不使之發於外也如能常存戒懼久而純熟四者不萌於中則仁矣

予欲無言者啓門人以心學也天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惟至誠無息耳學者時時存省以誠其心何必求道

莊子錄

卷一

美

桂雲堂

於言哉故聖門惟顏子不違不惰最爲善學

博學而篤志者必欲有得於心也則所學雖博必皆切

近於人倫日用學而疑則問問而疑則思不得於心不

已焉故謂之仁

德豈有大小一事合理則一事之理得於心斯之謂德

積久純熟融會貫通斯之謂大德苟以一事爲小而忽

之卽喪其所得矣

仕學亦非二事苟隨處存省此心仕卽學也學卽仕也

明善誠身之功豈以政事而廢乎或曰何必讀書之

何以爲非曰讀書者正以啓發此心之靈覺也政事之

暇玩素前言往行而體驗之使此心不至放逸而昏子
夏之所謂學如是而已

以上論語應說

大學末章明義利之辨中庸首章推性道之原孟子得
所傳以立言者也

觀孟子論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則知善用夫人
心者即爲道心精察其公私邪正之幾而於公且正者
一以守之則人心皆已發之和而不失夫未發之中矣
有與民偕樂之心則凡所以自奉者必不過於淫侈而
傷財害民矣故太王好色公劉好貨非但公而且正後
世多欲之君不可以藉口也

莊子錄

卷一

美

桂雲堂

子路事季氏事衛輒皆不合義何以優於管仲曰去就
之謬者見理未明而勇於有爲者太過耳其志向則依
於正衣敝緼袍而不恥車馬輕裘願同於人蓋已富貴
不能淫矣彼鏤盆朱紱三歸反玷者尚有徇欲僭侈之
心胡可同日語哉

氣壹則動志者持志之功未至耳苟志既專壹雖臨大
節而不可奪豈蹶與超所能動乎

曰直養曰集義曰自反而縮故持志養氣非二事也
助長者即義襲而取之也一事偶合於義便自謂有
犬之氣事事躁動妄作其害義愈甚矣

所行不合於道義則氣餒矣與不慊於心則餒意同
知言者因人之言以驗己之心也吾心苟有所蔽則不
能知人之蔽矣夫子答子張問明即此意若專欲辨察
人言不幾於徇外爲人乎

告子自執偏見不顧是非此即助長後世如荆公之學
似有此病

舜有舍己從人之心則雖耕徒漁侶一言一行可以采
擇莫非舜之善也

孟子陳王道即是絜矩故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教養
法制之詳皆以聚民之欲也

莊子錄

卷一

美

桂雲堂

人不爲惡而後可以爲善善惡不兩立也堯舜事業亦
惟爲善之至耳

仲尼不爲己甚率性之謂道也性本至中曷嘗有過發
皆中節和即中也

深造之以道卽是集義自然得之於心與助長者異矣
將以反說約者反求其理於心也故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孟子此言大有功於聖門俗儒以博學爲
遍觀盡識於事物豈非玩物喪志者乎

禹湯文武憂勤惕厲之心周公何嘗不合其仰而思之
者蓋在施政立法之間周禮一書所謂既竭心思者也

聖智以條理言知行相貫通者也射雖以巧爲難然力不能至雖巧何施

理義悅心須存省踐履真有得于心始知其可悅苟思而不學則殆矣何悅之有

旦晝時用常惺惺法則旦晝之氣常如夜氣

孟子勸人爲善每以禽獸警戒之學者念及此當悚然知懼矣

操則存者善念也舍則亡者妄念也操卽常惺惺法

聖賢知心重於身善惡重於死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

虎齋錄

卷一

學

桂雲堂

於死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學問而不求放心則是僞耳學兼知行而言省察玩索踐履有疑則問須臾忘學問則心放矣

問只是念慮行事之間善惡真妄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不容不問耳故曰切問

先立乎其大者朱子曰謂之立是使此心卓然有立所謂敬以直內也立之之功豈可須臾離哉

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立乎其大也勿則由於思也

爲仁必貴乎熟惟時時存省此心而已

盡其心者心無一毫之不誠也天命於人之性本如是

耳故曰知性知天

孟子所謂盡心卽子思所謂至誠盡性也誠者天之道也存養之功年數雖不齊必至斃而後已此誠之者人之道也

徐行後長者服堯之服誦堯之言人皆可能也至於行堯之行則所該廣矣豈特步履服飾誦說而已哉

伯夷伊尹柳下惠其心皆歸於仁故曰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仁也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也孔子不輕以仁許人蓋以仁卽聖也

充好善之心卽舜之善與人同豈不優於天下

虎齋錄

卷一

學

桂雲堂

人常處逸樂則善心易忘何由發動欲心易縱何由堅忍能動能忍德慧術智皆從此出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增益所不能也

萬物皆備於我物我一體也誠則此心無我無係累矣故樂強恕者求此心之無我也誠卽仁仁卽誠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中而已矣不著不察乎此則所行所習未免於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與

夫六言六蔽傷廉傷惠傷勇之類皆偏也後世人材事業非無可觀而皆有偏駁可議坐此病耳然行著習察

實非二事行習而反求其理於心卽著察矣

昔人謂才如諸葛武侯誠如司馬溫公猶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之病

居深山之中雖無所聞見而此心之誠敬須臾不忘故接物之時卽能擇善而速行之也非誠則明何從生操心危慮患深蓋求所以處疾疢之道孤臣必以忠感其君如文王之囚美里韋子必以孝感其親如舜之號泣于天事理安得不通達也苟徒憂慮而不反求其理於心則困而不亨矣

主敬便是爲善戒懼慎獨之功也

水之常流日月之普照至誠無息也聖道之高大如泰

莊子錄

卷一

畢

桂雲堂

山滄海亦至誠而已矣君子先立乎誠誠則形著漸達天德豈可欲速助長乎哉

誠之之功日積月累自得於心如原泉之盈科而後進也假之者暫節于外如溝澮之易涸矣

孔子教人皆切近篤實之事而罕言性與天道此引而不發也然存心純熟性道卽在是躍如有所見矣率性之道具於吾心無過不及能存省者得之豈其若登天之難哉

梓匠輪輿之巧殆由天授若爲學則雖困知勉行皆可入聖但須存省純熟始自得於心師不能先傳也曾子

雖魯至悟一貫則巧矣

張子以晏嬰不知仲尼爲命竊謂嬰但行霸術不能休休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則其智已蔽於私意如臧文仲之知柳下惠而不與立也能去其蔽則智之性無不盡矣豈可以爲命乎聖人之合於天道者至誠盡性也人同此性苟思誠之功不少間斷孰不可合於天乎自棄者以聖本生知非學可至是談諸命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言性不言命也

仁義禮智卽天道也命於人則謂之性然氣稟清濁純駁亦命也道爲己任豈肯限於氣乎

莊子錄

卷一

畢

桂雲堂

正心修身君子之大道也有才而不聞道國家用之則專權亂政營利剝民及罪惡顯著身且不保而國家亦以敗亡千載覆轍相踵也

欲一萌心卽放矣念念皆天理是爲存心養心存養非枯寂也

楊墨者學術之偏鄉原者心術之僞其害道一也

反經者非徒立言而已以此道體諸身心至誠所感信從者衆庶幾民可興乎若朝廷任用其儒講明此道民之秀者相觀而善其功尤速也

以上孟子子臆說

莊子錄卷之一終

虎贅錄卷之二

就正篇下

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之氣或有意伏萬物之生或有未遂皆吾責也而居君相之任者尤易以見諸行事故曰裁成輔相曰範圍曲成曰中和位育曰參贊化育皆此意也故少皞以重該修熙治金木及水顓頊以稔治火勾龍治土柱治穀高辛以重司天堯司地至堯之興首命羲和治四時舜首璣衡齊七政肇十二州封山濬川以益治火棄治穀禹治水阜陶所陳九德用以浚明亮采亦惟曰撫于五辰箕子傳禹之學

虎贅錄

卷二

桂雲堂

五行居九疇之首食貨居八政之先五紀庶徵稽疑皆以察天地之休咎爲省躬斂福之本焉伊尹訓太甲首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至周公承文武之謨烈其制益詳矣六卿以天地四時命官而公孤之職惟曰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若祗履馮相保章司寤辜壺之官皆以明天文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皆以察地理服不氏射鳥氏羅氏冥氏庶氏穴氏翼氏柞氏雉氏翬族氏剪氏赤友氏蝟氏壺涿氏庭氏獸人獸人獸人之屬皆以盡物性復有司燿治火萍氏治水凌人治冰虞衡治山林川澤藪

師均人遂人稻人治田野是聖人於天地萬物經緯綜理極其周密蓋人賴天地以生賴萬物以用故裁成輔相卽所以左右民也盡物之性卽所以盡人之性也然吾心中和之本體苟有一毫未盡則其見諸行事者廣大精微之氣象亦何能與造化相似也哉是故戒懼慎獨之功不可無也朱子釋中和位育專言以氣相感召故竊識其說如此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夫以啓明之資施之於嚚訟則如紂之才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其禍天下深矣唐陸贄言九弊在人君者有六曰好勝人耻

虎贅錄

卷二

桂雲堂

聞過聘辯給衛聰明屬威嚴恣剛復此正啓明而嚚訟者也歷考前代之君有與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者焉有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白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窈渺者焉有盡講武策夜思經傳手射飛鳥躬禽猛獸草書音樂圖基方術能兼衆長者焉有萬幾多暇卷不輟手著書千餘卷六藝備閑琴瑟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者焉有著書萬卷自謂與士大夫角藝皆出其下者焉有天才秀發文思佳華無慙隴底之書不愧淮南之作見於史臣

所稱者焉有機巧多能繪畫翰墨之妙流布人間者焉凡此非啓明者能之乎然而好大喜功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則海內虛耗矣牽制文義寵信閹尹誅夷正直則緒業衰替矣謫謫殘虐盜竊鼎祚則遺機後世矣崇信浮屠內懷躁競則召亂隕身矣荒淫無度結怨兆民則旋罹顯禍矣褊心多忌愛佞遠賢則國命瀕危矣矯誣逸樂儉邪並進則蒙塵朔漠矣良繇志意所溺謹言不能入視聽所蔽羣情不能暢所挾過人無虛受之懷所見先物無異人之學是皆歸訟所由生也史稱舜之德曰濬哲濬者深沉之意卽易所謂用晦而明故能會已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恒理也然以富貴壽考爲吉貧賤夭折爲凶則人之感受氣數萬有不齊如孔顏盜跖之外謬者多矣蓋理一故可必氣殊則變生焉如夏

之必熱冬之必寒此亦恒理也然氣機或有愆伏則夏有時而寒冬有時而熱矣其他災異如史傳所載無非氣之變也孔顏盜跖亦偶值其變焉耳或曰然則禹之言不足信乎曰洪範論福極壽富之外則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天疾貧之外則曰憂曰懼大苟好德則保壽足以致壽勤儉足以致富此恒理也然而有不盡然者氣之變也若夫不愧不忤何憂何懼身心康寧以俟考終則其樂莫大焉何吉如之此斷乎可必者也夫苟不好德則縱欲足以致天疾侈用足以致貧此亦恒理也然而有不盡然者氣之變也若夫太剛而惡太柔而弱終身役於物而憂戚其苦莫大焉何凶如之此斷乎可必者也故洪範福極始兼理氣言之而所謂吉凶惟影響者則專言理而不及氣歟或曰人衆能勝天天定能勝人此說其然乎曰天者理而已矣惠迪必吉從逆必凶此理何嘗不定而豈人之所能勝耶其反於理者正值夫氣之變耳故有謂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後定者徵諸史傳如于公駒馬王氏三槐之類誠有不可誣者蓋亦理氣適相泰泊也若曰修此善必覩此應是乃述善而心利併其所謂善者皆僞而已而天之氣數亦豈規規然可以取必者哉惟夫心逸日休心勞

日拙莊敬曰強安肆日偷或坦蕩蕩或常戚戚此則吾心之福極可以自擇自求真如影隨形而響應聲矣大抵聖人言吉凶惟主乎理以示勸戒如易中卦爻所斷皆理也若一一以事應求之則亦不知易者矣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且有府史胥徒則非奄也其職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婦職教九御謂之教則必得以相接見矣又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賈疏云尸卒食王酌尸后亞王而酌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鄭註云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者王有饗燕后則亞王酬賓內

禮記集說

卷二

五

桂雲堂

宰亦以瑤爵授后也竊意古人最重帷幄雖士庶之家猶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相授受而謂士大夫乃得與后相授受乎又得與六宮嬪御相接見而教之陰禮婦職乎同姓及二王之後又得與后相酬獻乎此皆不能無疑而朱儒則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正先王之良法美意也漢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姬姬郎中令袁盎得以却慎夫人之坐漢去周未遠古意猶存至武帝晚年宴遊內庭罕與士大夫接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內外庭判隔此漢治之所以衰也嗚呼天官之屬如小宰治王宮之政令糾禁宮正幾其

出入去其淫怠奇袤而身衛僕從之人膳羞裘服之事大宰皆得以檢制之此固先王之良法而萬世所當恪遵者也若乃內外庭混而無別則後世閨門慙德每繇於茲恐非所以法先王也國風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則古者教陰禮婦職疑必自有女師祭義曰君牽牲夫人薦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則以瑤爵贊后者疑必有命婦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然則后妃預燕饗亦非禮之正或春秋戰國時偶一舉行耳姑記之以俟博雅君子就正焉唐祝欽明欲迎韋后憲謬立議曰周官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中宗用其言以韋后為亞獻此則諛佞之臣附會經義以媚官闈尤可鄙賤者又按內小臣職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凡祭祀贊瑤盞贊后薦徹豆遵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盥盛由此觀之當時宮中禮儀皆用奄人及嬪御而獨內宰之職云然誠不可曉也余友王昭明周禮傳能解余惑附錄之

內宰教嬪御之法此古今人世澆淳美惡之大界限也天之生人有男則有女豈男子有教而婦人獨可無教

禮記集說

卷二

六

桂雲堂

乎古者宮中必設師傅保姆故周后妃言告師氏而後得歸寧宋國夫人保母不至以及水難百姓婦女亦必有師四十無子爲民間女師是也唯如是故古者女子之盛德高識若敬姜孟母者無忝於男子而凡祭祀賓客喪紀有男子之事則有婦人之事非但獨居駙駙而已是以能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此所謂內宰之教蓋傳其學于師傅保姆而教之然亦有齒尊德邵如昭帝戶之親受書于夏侯勝者矣秦漢而下其君既無修身齊家之學至有以呂不韋審食其武三思委以國事今監宮中者遂使人疑而不復信苟得人如

弔之者亦真有哀戚之心是故可以行獻酬弔臨之禮而無嫌也況所謂尸者皆王同姓懿親而卜吉者苟匪人則不足爲尸矣所謂賓者亦微子箕子魯公太公之流苟泛常諸侯則宗伯攝之矣所謂弔臨者亦必王之諸父兄弟及姊妹妹或嬪御父母之家耳豈以少年宮嬪數入諸臣之家以行禮哉宋之宣仁賜忠宣公社飯爲溫公申公弔臨輟朝猶有君臣一家之意周禮未可以輕訾也

釋老之學吾儒斥之爲異端然其宗旨以虛無清淨爲貴視其身亦如蟬蛻不爲我有視世之貴賄權勢不啻垢濁惟恐一毫染其心此與聖人之無欲亦未始不相似故其學雖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而自蹈於高潔曠絕之境殆亦賢智之太過者也史冊所載有好爲釋老之學者乃異於是考其平生蓋假釋老之糟粕以漁獵勢利耳豈非得罪於釋老者乎晉人好老莊王戎王衍其尤也戎性極貪吝園田水碓遍天下握籌鑽核之事至今人譏笑之衍爲司徒說東海王越曰朝廷危亂宜任文武才爲方伯乃引親族據險要以自固而王敦之禍衍實啓之及爲石勒所執猶自言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其姦惡之懷畢露矣老莊之學固如是

乎唐人好佛元載王縉其尤也並居台揆代宗訪以浮圖法意甚嚮之由是禁中祀佛值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崇信可謂篤矣然載則交結內侍探帝密旨以固寵眷縱諸子關通賄賂擠忠良而進邪佞卒陷大戮縉則曲意附載貪縱若市賈然卒與載同禍敗佛學固如是乎二氏以無欲自高而四人者以多欲自累其相悖甚矣空談以欺世者皆僞也而其流禍至使晉之士大夫醉狂裸袒不以爲恥寇戎交侵放誕自若唐之士大夫惑於生死報應人事棄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陵替可勝嘆

甚於空談釋老者乎

朱子謂借忠恕以著明一貫欲人易曉愚竊謂聖人之言徹上徹下下學卽是上達豈可謂一貫難知忠恕易曉聖人不言其易而言其難反滋學者之惑乎聖人教人心外無教學者自修心外非學忠者所以存此心也一之謂也恕者所以推此心也貫之謂也曾子契悟之

深故筆之以傳後世自誠意正心推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所謂忠恕也一以貫之者也蓋好善惡惡自誠意以至平天下不出乎此誠於好誠於惡卽所謂忠與人同好惡卽所謂恕也子思傳之曾子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子臣弟友之道咸盡此心隨所施而曲當是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聖學寧有餘事哉偶讀朱子語錄云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又云一是一心貫是實萬事一卽是忠貫卽是恕與鄙見適相合云朱子釋格物致知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至於用力之久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愚竊謂學者欲遍窮天下萬物之理又待積久而貫通然後從事於誠意正心不亦晚乎恐所謂格致者惟反求諸心決擇其善惡善者吾所固有惡者吾所本無此心常靈常覺不使纖毫惡念蔽吾善念此卽明善之謂也善必欲得之不使復失惡必欲去之不使復萌此卽誠身之謂也故格致誠正元非二事朱子語錄云格物須從切已處理會又云窮理須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之理卽是遊騎無所歸矣切已者非反求諸心之謂乎亦與鄙見相合或疑易曰多識前言往

行書曰學千古訓孔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似別有致知之功豈與誠正合一乎曰多識博學皆以啓發此心之靈覺使無昏蔽焉耳若徒從事於外則是爲人而已故聖人非多學而識之也一以貫之者也

仰鑽瞻忽之嘆先儒以爲道無窮盡無方體竊疑宇宙間萬事萬物何莫非道之所寓信乎無窮盡無方體矣然所以統會此道者實在於心惟存省此心不使妄動動皆中節卽爲率性之道然而存省之功至難大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雖聖人亦病其難矣顏子之嘆蓋求道於心而知其難決非

流聲錄

卷二

三

桂雲堂

求道於萬事萬物之間也然心之所以難於存省者爲其易昏易放耳故孔子教人博之以文欲其習於詩書六藝以啓發此心之靈明如商賜說詩悟學之不可自足悟禮之本於忠信其他引伸觸類所悟無疆此心可以不昏矣若再求之藝則心旣外馳於藝反以藝而昏其心非博文之學也約之以禮卽非禮勿視聽言動少有不約卽放矣然昏與放相因故博約亦非一事非有先後心常覺悟則心常收斂矣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謹信者常收斂其心也學文者常啓發其心也豈可謂博文爲先約禮爲後乎聖人教人更無餘法門

弟子受教雖同而能竭其才者鮮矣收斂啓發有時怠惰卽是才之未竭惟顏子能不惰故曰竭吾才久之純熟心與道俱隨時隨處參前倚衡故曰如有所立卓爾然欲知夫子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未能及也欲終日不違仁須臾不離道雖顏子亦自覺其猶有未能者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後學惟當於常收斂常啓發處實用其力庶幾有得若遽想像夫未達一間之境界不亦繆之妄甚乎

流聲錄

卷二

三

桂雲堂

近世陽明王公有知行合一之說學者多疑之然此說非出於陽明也聖人以道之不明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道之不行由於智愚之過不及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知行實非二事也但經傳立言有淺深偏全之異如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曰知之不如好之此皆知之淺而未及於行者也如曰知德者鮮矣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知天地之化育知性則知天此皆知之深而兼乎行者也然知行苟非並進亦不足謂之知故曰道聽途說德之棄也今之人自幼誦經傳卽知吾性爲仁義然實未嘗居仁由義可謂之知仁義乎陽明公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斯言一貫諸往聖而不謬矣朱子議

虎色變之喻蓋亦以行爲知其他訓詁過於分析陽明以爲未定之見也然孟子有行不著習不察之說則又似行爲輕知爲重何耶曰此正所以爲合一也六言陷於六蔽與失恭而勞慎而憊傷惠傷廉傷勇之類皆就其天資所近而行之未嘗反求其大中之理於心則所行未免有偏此智愚之過不及而道所以不行故貴於著且察也若夫名物器數聖人實有不知而非其所急焉故曰籩豆則有司存軍旅則未之學惟臨事酬物有不容不講究者則如問禮問官入太廟每事問聖人亦何嘗鹵莽疎畧然此乃知之末而非其本矣俗儒之知

虎齋錄

卷二

第

桂雲堂

急於末而忘其本故事功或有可觀而協於中庸者古今罕見其人此漆雕開所以不欲仕也開之所謂信蓋知行合一而此心無一毫之偏蔽者乎聖人之道失其傳且遭秦之坑焚漢高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惟除秦苛法欲以安靜爲治故曹參陳平皆學黃老術其後文景竇太后張釋之汲黯陳當時田叔崇尚此術寢以成風史遷論六家要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其事難盡從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非戰國以來相傳之謬說蔽惑人心者哉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

虎齋錄

卷二

第

桂雲堂

經其功誠不可誣然帝之所謂表章者不過延訪諸儒訓釋文義參校其同異得失而道之本原未嘗體究董仲舒言正心正誼明道貴王賤霸遠厭其迂而疎斥之矣故宣帝以後好儒愈甚而儒者之效愈不白於世卒之釀成孽倖外戚之禍者張禹孔光也考一代之遺跡惟尚黃老之際天下小康而表章六經之餘漸至衰替豈黃稗果勝於五穀耶良繇葉公之龍非真龍耳光武立十四博士修起大學中庸章句之亦好儒愈甚然當時之儒徒知矜夸其車馬印綬而上之人且以說經奪席勝之宜乎空談浮議之風熾而無救於衰替也或曰宋儒粹於道矣乃大效亦罔視何耶曰以道事君則一言一動皆須匡弼如伊川諫上柳遂忤哲宗論者譏其太峻然亦諫造漆器之心耳必如是而後爲範我馳驅司馬所謂難盡從者自古已病其難非有誠心樂善之君莫能用也苟儒者自貶以冀其效則將爲張禹孔光無所不至矣噫此三代而後真儒所以終不遇歟漢末名士如孔融楊修禰衡荀彧邊讓許攸婁圭崔琰爲曹操所殺晉初名士如張華衛玠裴頠潘岳歐陽建二陸二解爲趙王倫楚王瑋成都王穎所殺郭璞刁協戴若思周顗周嵩爲王敦所殺天下共惜之漢晉以後

蹈數子之覆轍者相踵也夫聖人垂訓曰邦無道卷而懷之又曰默足以容危行言孫彼數子之聰明智慧豈不能誦習斯語以爲保身之術乃甘受顯禍捐性命如鴻毛何貴乎聰明智慧也哉嗚呼術才者好名慕勢者好利皆足以蔽其心也故必有介于石之心而後有不俟終日之識彼數子之瞻於文辭工於籌策博於見聞侈於論議殆皆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乎漢末如管寧胡昭皆善逃名晉初如魏舒劉實皆善避勢各以上壽令終孔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靜且壽者多不足於華采而中之所操有大過人者矣世儒言格物致知謂

莊齊錄

卷上

三

桂雲堂

窮究萬物之理如張華能辨龍鮪辨雉知蜀中桐材可叩石鼓知華陰赤土可拭寶劍郭璞青囊之術能洞五行天文禳災轉禍其博洽精巧無以加矣至於賊后之不可輔姦雄之不可近茫然不知非其心之有所蔽乎此又可驗格致之功專在於心而豈小有才之士馳騖於事物也哉

孟子盡心知性登東山兩章世儒訓釋者其說紛紜愚則以爲不過述子思之所傳者耳盡其心者此心至誠無爲也所以盡此心者知吾性本至誠無偽少有偽則非性矣天以理命於人謂之性天理本至誠無偽少有

偽則非天矣故曰知性知天也然理寓於人心心有須臾放逸卽入於僞僞卽害性害性卽逆天故須存而不放養而不害所以順承乎天也人生歿壽雖不齊而存養之功不可少閒時時存養須臾不離馳而後已則天之命我者完全無虧故曰修身以立命也此章惟丁寧一誠字而已登泰山觀滄海者形容聖道之高大也然道實統攝於心苟聖人之心少有虛僞其所造詣豈能純粹至善如山海之高大而不可及乎試觀水之湍急晝夜不息苟其源少有虛僞豈能然耶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苟其明少有虛僞豈能然耶大凡僞者驟而不常

莊齊錄

卷上

三

桂雲堂

誠者常而不驟濤濤雨集易盈易涸者僞也源泉混混盈科後進者誠也襲取助長進銳退速者僞也積中發外漸達天德者誠也慕聖道之高大豈可舍此心而他求乎此章亦丁寧一誠字而已中庸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孔曾思孟之傳授一以貫之而已矣

司馬溫公及孔周翰釋格物致知曰擇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朱子極辨之然朱子釋明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此與溫公之論又何其脗合耶愚以爲好善惡惡極其真切所謂誠意也知其善而好之其知其惡而惡之真所

謂致知也善乃心之固有惡乃心所本無知善知惡自知甚明故謂之明德然有知其善而不好之知其惡而不惡之者則以心蔽於物耳聲色臭味貨利權勢名譽之類與夫忿懣好樂恐懼憂患放惰賤惡畏敬哀矜之辟皆物也物乃惡之所由生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是也必能擇去此物不爲所蔽然後知善知惡之心無時不明故曰致知在格物也或疑擇禦之功已在誠意之先則誠意何所事乎曰格物致知誠意非二事也意則念慮已動格物則常用一敬字常使此心惺然有主物無間隙可入其功在動靜之間耳程子曰致知在所以

說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所謂至善也感物而動則凡聲色臭味之類亦吾人血氣之性之所欲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卽此性也聲色臭味之美惡人所同知物至而誘其知好美惡惡此性之欲也好惡無節必窮其欲則衆惡競起不復知有本然之至善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也止與動相反善與惡相反止至善卽格物之功能知所止則此心定靜而安常保此至善矣由是措諸萬事皆能精思審處仁敬孝慈信皆不爲物所遷其效極於憂懼赫喧親賢樂利民不能忘而至善之體用兼得矣夫感物而動聖人與人同也但聖人能反躬常使此心惺然不爲物所化故雖動亦止反躬正所以格物也專用一敬字故曰緝熙敬止此非明德新民之所以成終成終者乎程子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卽此意也朱子辨司馬公曰必欲擇去物欲則是開口枵腹然後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全夫婦之別矣然朱子又曰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則格物之功正欲擇去其耽嗜美味必求厭飫之私使吾常食而食之天理不爲美味所蔽耳豈閉口枵腹云乎哉孟子論集義養氣以勿忘勿助爲戒後又設掘苗之喻

甚言助長之害者何也曰此與深造自得源泉混混之旨互相發也爲學出於誠則自然而出於偽則勉強而無恒故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又曰母政來母德往銳進跋來蓋皆一時有奸名好勝之私故見義亦勇爲無所疑懼氣亦似乎剛大矣然而有告子之病以義爲外於跡雖是而心實非始雖銳而終則怠於剛大之本體竟淪喪而無所得也余讀史傳往往有勉強殉義以徼一時之名求幾嚙行敗節貽譏千載益足以徼孟子助長之戒竊識其一二云漢原涉祖父爲南陽太守死官賜餼送葬貨千萬以上涉悉辭之時又少行三年喪

疏養錄

卷一

主

桂雲堂

涉父死廬墓三年衣冠墓之大司徒舉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閭閻名不言之治後乃傾身結客賢不肖關門自比於宋伯姬陳孝婦一爲盜賊所污遂行淫佚好以睚眦殺人竟被戮長安市中南朝謝朓爲蕭道成長史沮其逆謀及爲侍中齊已受禪百寮陪位侍中當解璽綬朓佯不知曰齊自應有侍中道成釋而不誅與何胤並稱高隱微辟不就後乃輕出詣關自陳梁武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及居台鉉雖丁母憂攝職如故焉唐劉棲楚諫敬宗遊畋失德額叩龍墀血流被面以京兆尹誅罰不避豪右宿奸老蠹爲之斂跡然而恃權寵

以干進詣謁宰相厲色婉辭李逢吉喜其助已不次任用竟入八關之黨宋秦檜常金人破京城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異議檜獨抗疏以爲不可游定夫胡康侯皆奇之後乃倡和議以誤國賊害忠良罪不容誅古人若此類者其初志節挺然出萃而不克有終盡皆以義爲外一時勉強殉義非欲自憐于心惟藉此以徼聲譽爵祿何異溝澮之易盈易涸者哉是故集義與襲取養氣與助長誠爲公私霄壤之分實錄於此孟子於告子之說不得不以辨云

疏養錄

卷二

手

桂雲堂

疏養錄卷之二終

沈黃錄卷之三

雜著

別知賦

嗟余生之蹇產兮抱顛蒙以索居雖羈貫而矢志兮藐
頑頑其自如維彝訓之服行兮眇不識其本初蹈夢龐
以奚爲兮曾見嗤於壯夫肅義方之明誠兮懼承羞於
厥家榮昌晨以旅進兮亦邂逅於天衢幸負擔之就馳
兮慚文吏之修能從士師之末行兮曠歲月而自憎窮
三陟以長懷兮矧睽攜於寢興指白雲而南徂兮言息
駕於鍾陵驚弱羽之無前兮托甲棲而養蒙維灌蘭之

沈黃錄

卷三

一

桂雲堂

芳澤兮余不忍平捐佩嗽六籍而嘖百氏兮亦听夕之
昧昧心無涯而力寡兮信不殖而將落望滄溟而永嘆
兮瞻岱嵩於寥廓維蕙蕞之鹵莽兮固豐殷之不可期
亦乘心於機杼兮政倚市而揚眉傲夫君之卓犖兮舊
清淑於南土集羣芳以爲裳兮緣衆珍而爲宇晨飽真
於道林兮暮醉醇於藝圃揚馬爲之先後兮屈賈爲之
疏附翹吐論而驚世兮豈嬰情於采翰懸朗鑒於往牒
兮周國野而遐觀弘天步而有暇兮悉稼穡之艱難抱
璆琳而漫落兮逢卞氏而特達馴青鸞以干霄兮駭素
麟於貝闕羌攬扶桑之耿光兮撫九垓而憑瀾壑瑤臺

之嶽峯兮乃寄眇於毫末指侏儒爲陞楯兮豈惑其短

長也飾嫫以爲嬌兮恐離朱之失其明也吾聞傾蓋而

如故兮自古昔而難之矧君子之未見兮徒髣髴其光

儀宛吳會之非遙兮曾莫往而莫來矧苗洞之異處兮

徒眇然於所思不量材而論直兮屢揚言於九市恐良

竊之失倫兮傷君子之明義登龍門而長揖兮懷瓊瑰

以言旋知德音之有違兮望都亭而涕漣維一人之元

聖兮並耿介於堯禹紛畢智而効能兮實夔龍之在下

謫金華之峻嶒兮傍袞袞之清塵道皇輿而就軌兮吾

延佇乎斯人登茂士而作述兮穆和衷以同寅抒雅懷

沈黃錄

卷三

二

桂雲堂

而出納兮毓庶幾於平分彼瞽夫之澹蕩兮邇海隅而
長往歌九叙以窮年兮棲衡門而擊壤維慷慨之素節
兮亦罔敢乎昌被指三江以爲正兮訓若人之我私亂
曰子期不興牙絕張兮夷吾頌鮑齊所生兮采采葳蕤
登君堂兮人之弗營中自明兮山川悠悠永相望兮播
舊懷人寤寐無忘兮

南征賦

承明后之渥惠逸驅役於南服遡夷澍而理楫指吳關
而出宿辭庭闈以掩涕揮清觴於汀曲綿綿茲役實惟
萬里曠音息之不達矧觀省之未期苟斯心非木石寧

不眷夫桑梓既迤邐於武林肆興哀於宋都耽湖山之
美麗忽鬱恥於邦家眩金虎而莫解卽千城其何事表
南枝以寄憤閱祠墓而欲歎三國有窳靈峯突兀蘇子
之堤林通之宅長松亘平九里維白傅之手澤羅衆態
於城隅淹信宿而不能釋抑感夫忠賢既逝而長懷森
穢雖久而莫滌也渡錢塘以迤邐日莫泊於富春違桐
江之清泚宜托迹於高人宛釣臺之巖峙瞻廟貌而凝
神營營聲利古今一轍胡物色之我求而冠裳之不屑
煒茲郡以姓稱英標並於日月凌弋陽之澄波謁謝氏
之荒祠殉社稷以絕粒追往躅於夷齊信義士之食報

寥惟古木之周護駐旂兮南雄掛席兮曲江問風謠於
羣吏冀德意之宣揚云烽燧其致警仍女魁之罹殃官
有百萬之師民無甌石之藏乃踞踏爵已餐櫛靡邊揮
遣與徒謝絕壺漿慮政術之迂散曷以慰夫黎甿酌食
泉於南山暮刺史之貞白曾粥虛而遣女斯人何可以
復得余既沒於他長亦庶幾初心之不易狗簡書以馳
驚忽揚舲於端溪美孝肅之炯介雖一硯而不携彼金
璧珠璣兇象犀犀倖入多藏恆有後苗傷鄰夫之弗痛
既剥膚而及脂曷不觀乎前修歷千祀而詠思是役也
陸輝崖岬川窮澳渤復將適蒼梧之野遊鱗魚之圖弔
逖客於蒿萊訪真侶於巖窟猿狖嘯而情懷鷓鴣鳴而
心惻嗟乎驥則騰兮騶則伏兮胡俾跛夫而馳逐兮惟
寵靈之未酬日厚顏於簪組願龜勉以誠求無貽戾於
迖土保吾親之體髮終貢耒於樊圃

鐵橋賦

羅浮有鐵橋峯最高山人語曰能渡鐵橋始可言道
蓋寓言以勵志也顧仙訣之與儒術同功而異趣耳
少司馬嶺南黃公取以白號屬余賦之

朱明洞天峙彼南極黠黠絲絲逸其峯四百上貫雲氣中
聯地脉珍禽載翔瑤草交植維嶺海之名區實倦靈之

幽宅乃有安期爾朱稚川玄明鍊玉液而食紫霞振金策而入青冥或逍遙對奕以閱世或采藥忘歸而體輕或擾龍而伏虎或弄月而捫星客與遊遨衣鳥飄飄經此絕嗣爰有危橋凌萬仞以徑度歷千年而不凋吁嗟乎博浪之椎豐城之劍白日騰光青虹吐燄橫亘太虛之表下臨無極之壑懼失足以捐生咸竦身而旁覘匪夫法眼善照真心靡移氣薄層霄神爽華池情愛已割形骸具遺顧茲橋之巖險就翩然而度之既安棲於福庭貽真訣以指迷荷趑趄起於嚮往終悟道之無期有冲漠處士卜居茲山者蚤就六籍壯遊四方行潔會史辭

兮歲年不復願益敦夫晚節庶齊休於往躅屏迂誕於攸聞求仁義於所欲已矣乎吾將謝留侯之赤松詠武公之綠竹也

中流砥柱賦

九河湯湯兮三門崔嵬千秋萬歲兮障此頽波昔滔天以懷襄兮烝黎墊於蛟龍匪欽崎卓特以表識兮疆域莫知其誰何洪濤浩濤以衝撞兮亘古今而靡息維介丘之竦峙兮亦與天而偕極吾聞華天有八柱兮國惟誕而不可識類茲丘以奠百川兮炳偉觀之目擊神禹標其隆名兮乃永列於山經維大人肅穆以執俗兮人傑倖於地靈鍾河嶽之清淑兮振羽儀於皇庭挺堅貞以敵羣邪兮與茲丘而並稱駕方輪於羊腸兮晉履糴而不易持兼金以受鍛兮迫洪鑪而靡惕迫嚴雪之見現兮備松柏之森森豈夷險之殊塗兮炯不昧其初心躋中臺而冠惠文兮贊聖明之九伐哲詰茲而屏愚兮懸朗鑒於毫髮不吐剛以茹柔兮慕樊侯之補闕抱正直而始終兮豈貴育之能奪維陰陽有消長兮義文以徵夫泰否宇宙不可無陽兮國不可無君子雖五陰之憑陵兮碩果誰能食之如三門之峙九河兮徒澤潏而激之慨鴻都之穢濁兮羊公單席而緇袍傾朝以結

依幸兮何廣平之孤高彼兩賢之懿矩兮詎貶節於所
遭固泉醉而獨醒兮離氛垢以遊遨吾聞堯子述四繼
兮云治忽之攸繫漢俗近於頽鄙兮賈生太息而流涕
錄今視昔兮不敢知其隆污維大人之耿介兮肅百僚
之範模豈無豺狼與也蟊兮或竄伏而次且蘭蓀恃以
揚芬兮不委沒於榛蕪培元氣以翰國兮人或未知其
功也屬樞筦而勿貳兮一皇乃眷其忠也曷取象於茲
丘兮配厥德之端凝宜閱世於千億兮堯久視而長生
彼畢公之獨亮兮四世其猶未已衛武之磨聖兮亦既
耄而有斐耿香山洛社之英兮揖彭鏗而齊軌躋九州
於壽域兮視茲丘之勿毀載歌曰

摘荔枝賦

閩藩司有荔枝十餘株皆南宋時所植枝幹奇古實
繁且美近歲臬司亦植數株余自庚子仲春蒞閩藩
辛丑孟夏徙閩臬至癸卯五月斯果已四經采擷矣

感念歲時爲之賦曰

聽南裔之珍果懷曲江之瑰辭聚朱苞兮玉膚露葉
兮細枝自海濱之叢林迥移植於軒墀稟炎德之醇淑
聯紫實之素繁余昔者度庾嶺壁聽城識茲品於筵几
已歸厭於芳馨載經涉於閩嶠愛覽物而鍾情豈期塞
拙孤踪滯留茲土韶光駛驚四閱寒暑初肇氣以含滋
俄采擷其盈筐暫落英於秋風復茁長於春雨想及瓜
而當代余慙愧乎斯語顧綿劣以忝竊兮無能奉法而
宣德食茲土之毛兮衍鴻弊而中惕矧色香之殊絕兮
屢嘗新於綺席維洞庭之橘柚兮若耶溪之菱荷三江
五湖兮林麓孔多剝棗拾橡兮可以卒歲遠物洵美兮
非余所貴余將捐組緩兮載荷擾鋤抱總思機兮窮約
爲娛閔殊域之羈繼兮羌有感於居諸聊終言以攝臆
兮乃分甘於胥徒

徵潔堂賦

澱湖丁子之母許碩人蚤歲喪所天矢志厲節鞠其
孤且教之歲戊申奄忽棄養其孤哭之慟先是令傍
有池每歲發紅蓮百莢戊申六月乃悉變白英觀者
異之石川張大夫曰而母夙抱明潔用晦終身天實
闢其幽光也乎遂以徵潔名其堂余聞之曰茲固潔

之微抑亦孝之感也援毫賦之

玄鑒靡忒眷祐淑真人紀克修百祥是呈惟孝子與盡
臣兮暨哲媛之苦節無謂穹蒼蓋高兮邇發揚其休烈
相彼白虹之貫日兮翠筠乃以冬萌東海傳其純志兮
降旱魃而示懲茲幻化之紛綸兮豈氓庶之能測維三
綱之完粹兮藉以旌其懿德猗碩人之嗣介兮詠栢舟
於弱齡夙夜拮据以育雛兮瞻雲遠以容騰秉宵燭以
辟繡兮勤經史以相待警處苦而服縞兮逮華皓而不
貳海閭閻之禮法兮祝鍾郝而齊芳胡老耄之未至兮
俄寶婺之輻光撫機杼而茹感兮睹總帷而泣血雖百
身以何贖兮悵終天之永訣吁嗟乎是母是子兮維貞
維孝至誠感神兮載錫之兆齒舊榮於陂塘兮婉綠房
而絳萼值茲歲而改素兮眩衆觀而駭愕彼凝脂而攜
錦兮與水霜而並皎胡物態之詭異兮托神工以施巧
有斐張仲表其軒楹君子繹思嗣之頌聲乃臨流而歌
曰湘江有筠兮其班不滅澱湖有沼兮其華不涸徵子
之孝兮徵母之潔千秋萬古兮史傳永揭

擬嘉靖聖德頌

我朝自太祖高皇帝定鼎以來餘百五十年熙洽
之盛卓冠前古邇者儉人用事蒙蔽日月紀綱變壞

嘉靖錄

卷三

九

桂雲堂

禍亂屢興殆亦艱難之會云辛巳四月今上皇帝
龍飛大寶改元嘉靖布告中外悉剷弊端以遂祖
法諸大臣中官不法者數十人誅削有差仍蠲田租
革冗員明功賞雪冤獄旌正直抑權倖朝章一新萬
方鼓舞先是京師不雨者數月卽位之辰甘雨沴
滴上天眷祐之情斯較著矣嗚呼皇哉易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臣以疎賤竊伏海隅未獲瞻覩聖顏實
切敬罔顧沐浴膏澤之餘雖至愚極陋曷敢嘿無一
辭以歌咏聖德謹拜手稽首獻頌曰

赫赫皇明上帝号宅高皇肇基乾闥坤闢功邁曠古

嘉靖錄

卷三

十

桂雲堂

繼除狂胡幅員麗洪四海爲家重華襲休乎今百祀惟
祖垂慈惟天嘖祉日月振耀陰妖蕞芽外橫豺虎中蟠
虺蛇勢我紀綱民弗安堵干戈相尋擾我土宇恆運往
復無陂不平不有艱難曷開聖明聖明誕生黃河若
渭九疑三湘鬱彼佳氣龍姿曰表舜日堯眉兆庶之福
太平之基明堂既登冠綬斯集小球大球亦罔不入乃
啟宸斷乃敷綸音式召人和以凝天心養隆重闢恩沃
九族澄清百司巨綱細目惻惻元惡蔓引株連跋扈昌
披厥亦有年皇赫斯怒言殲其魁不以鎖鈇如霆如雷
憫此下民疲瘵失職東南維財西北維力皇慈厥德

克寬克仁獨乃貢通南北維均始時朝臣瘵在智識我
皇泄之既激既揚始時朝臣亢食濫繁我皇泄之鳥
散獸奔鎮有權圖維皇之野有逸才維皇求之
獄有大疑維皇折之官有巨蠹維皇決之今此下
民如旱斯雨如熱斯濯如寒斯煦如昧斯旦如瞶斯靈
如解束縛床席斯憩農曰秉耒士云彈冠仕售其良耕
食其安羣品萬族更朴迭舞匪皇之休易篤予祐惟
皇聰明惟天是成皇祖在天相茲迓衡惟祖是承惟
憲是若雕題卉服曷敢弗恪天保昌熾燕祥毓和麟鳳
來遊百祿是荷願言皇休如日之常慎始令終萬年

疏贊錄

卷三

士

桂雲堂

有慶

應詔陳言疏

邇者上天示戒四方災異頻仍皇上特降明詔令文
武羣臣同加修省且責以直言中外利弊臣拜詔之
餘不勝欣賀有以知皇上敬天愛民求言圖治之心
雖古堯舜不是過也竊惟皇上有不世出之資大有
爲之志緝熙聖學總攬乾綱大孝尊親至仁育物宜
足以感格天心召和致瑞而乃屢聞災變至屢聖慮
者豈上天之意欲啓皇上兢業之衷以成唐虞之治
乎臣伏思天下之事其大且要關於聖德聖政者有

六謹條列如左伏願聖明留神省覽俯賜采行則所
以答天戒而召和氣者端在是矣疏遠小臣冒干天
威罪當萬死然古人有耿諫不忘君者此臣所以雖在
疏遠而區區一念愛君之誠不能自已且欲仰酬德
意之萬一也臣不勝懇迫待罪之至

一聖學之要臣伏聞皇上萬幾之餘垂情經史分命
儒臣直日進講常親御宸藻發明古訓足見皇上
天縱之資識遠遠大與前代之滿意於詞章者迥異矣
然人主之學講明非難體驗爲難苟徒能講明而不知
體驗則與詞章之學相去幾何昔唐太宗開明堂鏡象

疏贊錄

卷三

士

桂雲堂

圖見人五臟在背違禁輟背之刑使人主讀書皆如太
宗之觀圖則一字一句皆爲有用豈必如經生曲士之
博物洽聞而後爲學哉五經四書之言有如刑書犯之
則爲罪又如方書用之則已疾人主苟能體驗其言則
自治有本應變無窮唐虞之治不出於此臣願皇上
每聽講一篇即欲以一篇之言見諸行事不徒解釋其
義敷衍其說而已此宗社生靈無疆之福也
一勤政之實臣伏聞皇上平明視朝無間寒暑自古
勤政勵精之君未有如皇上者也然臣往年濫厠
朝班竊見每日通政司奏事六部承旨類擇尋常簡易

之事取便於上裁則亦應故事而已夫古者視朝之禮正欲君臣面相謀議以通上下之情不然則與深居宮禁者亦何以異哉臣願皇上特敕六部每早朝奏事必舉軍國重務上請決擇其有事涉疑難非片言可盡事關機密非外廷可議者則或御午朝或御便殿令內閣六部大臣得以從容進見商度可否而科道官亦得預聞如古者諫官隨宰相入閣奏事之儀庶不徒勞聖躬而有補於聖治矣其經筵日講之暇亦願咨訪民間利病政事得失未必無可以啓沃聖聰為民造福者臣又聞故老傳言太祖高皇帝時大小

虎賁錄

卷三

三

桂雲堂

官員下至庶民時常召見詢以中外之事且察其人之邪正以為用舍臣願皇上法而行之此宗社生靈無疆之福也
一裁革鎮守臣竊惟我太祖高皇帝設立內臣不過供給使令並不許典兵預政至宣德正統以後稍稍預聞政事且假以鎮守之權中間固有讀書知禮謹厚忠信之人而憑藉威福貪殘恣橫者多矣其奏帶跟隨人等騷擾地方需索財物為害百端夫各布政司錢糧詞訟有撫按三司及府州縣官分理之矣其或地方有事又有總制兵備總兵等官任其責矣鎮守衙門實為虛

設伏願皇上特敕內閣六部大臣議處或速賜裁革或不許奏帶跟隨人等天下不勝幸甚

一節省財力臣竊惟近者四方水旱相仍而邊徼盜賊之警間作山東之河役廣西雲南之用兵相繼而舉其費不貲所賴者民財民力焉耳夫民財易窮民力易竭於其可省者省之則卒然有不可省者應之有餘矣今天下之可省者何限尚衣尚食所享幾何而催辦進貢之使往來道途假此以騷擾需索者不可勝計也中官之弟姪家人帶俸於錦衣自指揮至旗校動以千計又如勇士厨役匠作之屬皆占役於私門納錢於權倖而

虎賁錄

卷三

三

桂雲堂

月費朝廷之靡祿者不可勝計也不才有司侵漁科歛盡職萬狀且承奉上官送迎過客賄遺權門無所不至作無益害有益者又不可勝計也臣願皇上念民隱預計那儲歲辦之額量其緩急或稍為減省或速賜停罷其帶俸官校人等特敕該部清查應裁革者照舊裁革更下明詔嚴委撫按禁治貪汙而九重之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則財用庶乎其少寬矣
一儲養將材臣竊惟兩廣三邊總制都御史隱然有制帥之責必得才畧兼長恩威素著且熟知夷情久得士卒之心者斯可以折衝禦侮為國屏翰也其人蓋

亦難矣夫立政之書有三宅三俊之說三俊者儲養可用之才以爲他日之三宅者也况將材本非書生之事可不預爲之儲養乎且總制都御史勢分嚴重夷虜之情與士卒之利病皆非能虛心訪問誰爲通達而爲總制者縱有謀畧亦誰與之商決可否面相告語者耶兵願 皇上每敕總制大臣卽命兵部推選司屬有才幹者一人參隨前去如古記室參軍之職使得贊畫謀畧通達下情任之既久果有成績他日漸次擢用任之以巡撫任之以總制庶幾夷虜素知其才名士卒亦習其約束如輕車熟路比之嘗試驟爲者不同而邊境庶乎

疏

卷三

三

桂雲堂

其有願矣

一應重守令 臣竊惟民生之不安由守令之不得其人也下者志於囊橐次則志於轉遷承奉上官納交要路以求速化其有實意爲民幹官如家者鮮矣故欲守令之得其人非久任不可久任之法近日嘗行而旋止蓋自公卿以下驟遷數易則其勢自不能久者 思以爲聖人所以鼓舞天下者在乎賞罰非有異賞安得異功 願特 敕吏部加意考察守令之貪酷著聞及罷輒無爲者自有黜削之典矣其僅不廢事而無卓異之績者則照常量爲陞擢其有政績卓異實惠及民可追

古循良之吏者則必任九年或十一年始加以不次之擢其朝 觀來京仍拔其一二入政績爲天下最者如前代賜 詔賜金賜晏以示褒嘉至於佐貳等官雖不由科目出身有能策勵自立者一體行取擢用庶幾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

乞停止採珠疏

奏爲緩採珠以蘇民困事節該巡撫都御史林富巡按監察御史吳麟委 臣分守海北地方續因按察司分巡官奉到又委 臣帶營分巡海北道印信近准本布政司咨稱抄業巡撫都御史陶階案驗爲進納珍珠碎小不

疏

卷三

三

桂雲堂

堪應用事情行本司照依案驗內備去題奉 欽依內事理轉行守巡等官作急查議呈奪等因備咨到 臣查得海面珠池自天順年間採取一次後至弘治十二年方採經隔年久彼時得珠二萬八千兩至正德九年復採經隔一十五年止得珠一萬四千兩至嘉靖五年復採經隔一十二年止得珠八千餘兩至嘉靖九年復採方隔四年止得珠五千八百兩又且碎小不堪應用蓋珠蚌之生長甚難採之愈頻得之愈少若非積久必不能美大而繁多也前次採取之後至今方隔二年若又行採取則二年之間生長幾何雖勞民費財恐未必多

疏奏錄

卷三

七

桂雲堂

得美珠以供 上用也每一採取須調撥旗軍舍餘民快數千名供珠廠押船等用又須起集鄉夫數千名供扛螺破螺等用又須刷取東莞縣等處船船五百餘隻雇募久慣涉海之人萬餘名供駕船打撈等用官給工錢船錢飯食等項所費不貲其船在海往來乘機劫掠沿海鄉村向後懼怕追捕則駕船逃海不復回家愈肆劫掠近年剿賊黃山秀等實起於採珠也共軍夫人等觸犯海中瘴霧及蚌螺腥穢之氣病而死者甚多尤可憫念 臣切惟廣東地方節被盜賊騷擾民不聊生而海北洊遭饑荒凋殘尤甚 臣親見本處人民體無完衣面

先考中憲府君行狀

疏奏錄

卷三

七

桂雲堂

府君諱某字孔昭別號梓齋居士顧氏故吳中著姓七世祖道璋為元萬戶高祖諱某隱德不仕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考諱某封山西道監察御史妣周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府君生於成化辛卯八月八日幼穎悟過人山陰司馬侍御公提學江南大奇之選入縣庠奮勵積學弘治己酉領南畿鄉薦丙辰舉進士第二甲第三人改翰林庶吉士每聞試輒居首學士守溪王公碧川楊公深器重之戊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京城奉公盡法忤權貴偵伺無所得以朝議誅謫 奏聞下詔獄 上特開釋之庚申命即馬山東河南悉心咨訪馬政及民間疾苦上陳入事曰定賞戶以寬民力慎選擇以祛民患易種馬以求善產嚴黜罰以厲職職省繁文以革利弊辛酉繼轉美變復論時政曰恤災傷禁措克治豪強飭軍務省供應革濫買汰冗食崇儉約 上皆敕所司罷行之等以疾在告輟唐虞三代至漢唐宋事附以論斷著稽古治要十卷凡奉天法祖教太子處宗室辨人才恤民困納諫諄節財用接臣下斥佛老重爵賞慎刑辟御夷狄待戚屬一切政體之要畧備其關於時政闕失者尤加意規諷焉癸亥疾愈復除山東道監察御史首獻此書 上

嘉論留覽第二卷中述 本朝列聖凡任官命將用刑
行政必召輔弼侍從相與謀議大學士楊士奇李賢輩
所記可考邇來勢分殊絕若臣相遇不過視朝數刻願
乞亟接臣下或召對便殿或臨幸內閣下以察納忠言
訪求治理 孝廟末年數問諸老留心萬幾人以爲
此書之助都憲浮屠公烏程閔公分委看詳詣道奏
贖甲子復因畿輔災變論時政曰裁革傳陞乞陞官員
曰禁約外戚之家怙寵肆橫曰禁止鎮守內臣妄乞恩
例國禁止權要之家私役軍匠曰禁止鎮守內臣賄賂
資緣曰罷黜方面有司不職官員曰減徵各庫不急錢

嘉慶錄

卷三

七

桂雲堂

樞曰禁止鎮守內臣多帶人役 上皆采納光祿少卿
祝祥以附外戚得美官太常卿崔志端發身道流遷禮
部尚書卽率諸道論劾賴罷去時將建延壽塔復論
諍停止未幾吏禮二部都察院推薦 命提督京畿學
校順德永平二郡士鮮知學乃擇秀穎者令有司資送
至京遣從明師多所造就矩範嚴整不輟假辭色每歲
視學雖窮邊僻邑風寒暑雨不憚勞瘁至品定藝業尤
精確士論稱學政得體有陳士賢張時敏二先生之風
正德丙寅 武廟登極上言嗣服之始當崇敬畏戒逸
欲任耆碩屏佞幸乞命儒臣考求唐宰相宋聚所上無

逸圖宋孝宗所集敬天圖繕寫進呈以時省覽不報御
史秩滿兩考畿內人才輩出部院考績並居上上冢宰
許襄毅公屢薦爲大理寺丞按察副使皆不報自逆瑾
用事搢紳守正不阿輒被摧抑戊辰冬瑾黨劉宇入吏
部承璫風旨且以私憾出守四川馬湖已已春未之任
俄有罷命璫敗後兵部侍郎陳玉貴珂御史謝琛華珩
沉霽交章論薦竟爲忌者沮格嘉靖庚寅不肖夢圭情
貢南曹恭遇 郊祀覃恩府君封中憲大夫 制詞曰
爾南國舉髦翰林吉士已而擢任臺察屢進謠言陳古
道英聲雅望聞於 先朝迨督學北畿造士之功久而

嘉慶錄

卷三

千

桂雲堂

彌著卒尼於羣奸弗究厥用輿論惜之平生心跡上賴
聖明洞察不幸癸巳十月得脾疾至甲午三月加劇是
月二十六日背棄享年僅六十有四嗚呼痛哉府君至
性孝友年十六周孺人沒哀毀踰節入官後過家必慟
哭於墓事祖若考極敬順居京師所得 賜物及美衣
珍味必緘以獻既罷官卽舍南鑿池壘山以奉御史府
君宴樂日夕供饋什毳家務纖煩一一經理以代其勞
如是者十有二年比棄養哀慕不已處諸弟妹曲有恩
意自奉則省約朴素而祭祀賓客必致腆潔歡歲設粥
以施飢民族黨貧者尤不恤周恤鄉先達頗尚書墓爲

村民竊葬卽白有司罪其人而修復之用費築巴城湖堤往來商旅咸便其他濟人利物事多類此平生嗜學至老不怠常坐一小軒手不釋卷間閱藏書無敢闕出入父子夫婦間不妄言笑嘗著慎獨箴刻之觀省與朋舊及後進遊處不廢規益鄉人無識不識咸敬信之夢圭稍識文義卽教以立心制行學爲君子手錄古今格言懿行以示比入官數貽書誠勉以廉仁公勤詩懇累數百言臨終遺訓不作佛事祭葬悉遵朱子家禮爲文典實純正長於敘事說理有靜觀堂稿若干卷讀史新知林下紀聞崑山志玉峯文獻錄傳史夢林若干卷藏

鹿齋錄

卷三

主

桂雲堂

於家配龔氏封孺人加贈恭人繼楊氏封安人千吳三夢圭夢川龔恭人出夢穀側室刁氏出女三長適同邑王可大次適長洲陸仕次許嫁嘉定劉在孫男四允熙允熙允烈允藏下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與龔恭人合葬巴西北巴城村之原痛念府君居官忠誠勤勞居家孝友謹飭一言一動希慕古人而所試未免其材所享未酬其德奄忽背棄抱痛終天摧裂之餘不卽殯殮乃泣血誣次行實上於當代鉅公懇乞一言銘諸墓石以垂不朽無任願望迫切之至

叔祖母朱夫人行狀

夫人姓朱氏世爲崑山望族父諱瑄號敬齋以歲貢生授冠帶嫡母秦氏生母吳氏夫人自幼沉靜端莊寡言笑稍長善女紅聞小學故事能了了記憶父母鍾愛之爲擇嘉婿敬齋與吾曾祖贈少保桂軒公友善嘗相遇從見吾叔祖文康公大奇之曰異日必爲國器遂許締姻好夫人年十九歸文康公時桂軒公及妣吳夫人楊夫人皆在堂夫人昕夕供饋惟謹處尊卑族屬數十人雍睦無間言文康公誦讀每至夜分夫人經綴以待公明經領鄉薦不暇治貨產夫人勤儉經營嘗脫簪珥以供甘旨膏燭不令公知故得肆力於學造詣淵邃弘治

鹿齋錄

卷三

主

桂雲堂

乙丑選權大魁賢內助之功也未幾桂軒公卒夫人居喪盡哀盛暑不去衰服正德丁卯公服闋欲奉楊夫人就養京師夫人曰姑老矣吾任其養豈宜遠行于是問寒暄調飲食先意承志惟恐貽公千里憂楊夫人有疾躬視湯藥不遑安寢焚香禮北斗願以身代及卒大慟幾絕殯殮如禮公歸無復遺憾嘉靖 龍飛肖雅公侍講帷夫人夙夜警戒願公以誠意格君心有占雞鳴之風 上舉行親錄禮夫人侍 中宮採桑 西苑及歲時朝謁 兩宮容止凝重諸命婦敬而則之 上嘗以高皇后傳內訓女訓賜公夫人寶藏之口命諸孫莊誦

數行至傳曰不可忘者勤儉不可恃者富貴乃嘆曰天子家尚如此警戒爾曹可不勉諸戊子秋長子領順天鄉薦中外稱賀夫人則歎然以盛滿為懼也戊戌歲上太廟冊寶上命諸命婦從中宮陪祀夫人與焉賜白金綺服是歲公入政府上南巡召公留守機務繁勞憂形于色夫人曰公一為國家重輕尚宜調節以副上委托公所得降賜輒酬恤飢貧或施藥施棺無不費夫人曰賜施所及有限願公恢弘相業天下受福多矣公為之飲容公雅好延接座客恒滿夫人治肴膳必腴潔歲時祭享尤極虔敬庚子冬公病革夫人年已七十尚躬視湯藥或勸慰曰有子婦服勞矣夫人曰我國知之但須盡此心耳公卒慟哭不飲食者累日扶柩南還悉屏家政端坐一室家人罕覩其容儀所生一子不以篤愛廢教誠故行業醇飭鄉人稱文康公為有後不幸早世夫人曰吾老年遭此豈不痛心但死生大數奈何以死傷生乎其明達類此平居無疾言達色失婦白首相敬如賓待妾媵以恩義撫諸庶子不殊已出職獲有過不施鞭撻久之自敬憚飲戲間以內宴然無譴而鉅細整辦文康公得以忘家殉國相業有稱所賴內助者尤多自公為翰林修撰封安人陸春坊諭德兼侍讀

加封宜人陸吏部侍郎兼學士加封淑人陸禮部尚書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始封一品夫人高壽極貴備膺諸福而勤儉無改衣數浣濯補綴罕御冠帔世俗靡麗之習一切屏絕尤不喜誦佛不近尼媼間橋梁道塗毀缺則捐貲脩葺親黨空乏亦不吝施子雖里婦村媼相接罔有倨慢云己酉正月壽八十長孫尚寶司丞謙亨等奉觴展慶畢俄疾呼其氣婦曰吾疾殆不可起念吾婦賢孝無以報耳語畢而逝二月一哥也嗚呼哀哉距其生成化庚寅正月五日子男四長某戊子舉人贈尚寶司丞先卒夫人出也娶梁氏封安人

教授錢公墓表

公諱用字尚賓別號履素錢氏世居崑山支巷公會祖諱斯聰祖諱思敬考諱良公蚤入縣庠即有文與縣令

羅永年奇之爲命名且字之壽補廩廩生益苦志績學比隣太常卿夏公仲昭聞蚤夜讀書聲相過慰勉葉文莊公鄭時又襲大章沈誠學諸君子皆忘年相與登臨弔古以詩倡酬天順七年膺貢赴京授直隸三河教諭未幾丁外艱服闋收江西樂安公自晉曰官無崇卑吾不敢竊祿曠職以速天刑乃殫心力造就士子親爲講析程督寒暑無間貧士餽遺峻卻之且資其衣食士多感奮取科第爲顯官樂安敝俗親死擇吉利地輒以睦爽前昇柩入窆不令人知謂之偷葬公惡其非禮反覆開諭敝俗頓革歲大旱亟走白上官發原賑餽多所全

活縣人張某未有嗣諸姪爭財誣以重罪公白縣令王景釋之張踰年生子感公之德名之曰錢景亦知公忠實每事咨訪遂無過舉累官至通政使嘗語人曰錢先生吾異姓兄也南真觀道士陳某教爲人盜竹木蔬筍防之稍嚴衆挾恨反誣以殺人罪公白分巡官釋之道士設水陸醮爲公母祈壽久之上官知公廉幹委署宜黃縣事宜黃民頑梗難治前令皆敗官通稅積數十載公至催辦有法剖決明允稅無宿過獄無滯囚民大信服上官薦公令宜黃不果遷贛州教授公造就士子如在樂安會郡正佐官缺上官委署部事百廢具舉亦如

署宜黃也贛縣訓導葉青卒公爲經營殫殫恤其家俾歸旅觀青之子後舉進士過崑執子弟禮甚虔蓋公宅心仁厚所至欲濟人利物類此公典故凡二十年五十以母老乞致仕上官慰留至再始得請樂安及贛之賢士大夫若狀元羅公倫尚書謝公綬董公越皆愛重之羅公手書題素二字以贈居鄉又踰二十五年壽至八十有四縣令舉鄉飲必延致賓席平生和易謙恭與物無忤而事親極孝敬可謂純德令終者矣余龔歲富南曹見廬間懸故贛洪武中二學官赴京高皇召問民情吏弊噤無一語上大怒曰范文正公布衣時即以天下事爲已任況汝已服官乎非昏惰無所用心卽懷姦隱惡耳立誅其人以罪狀示衆嗚呼錢公所謂竊祿曠職以速天刑者斯人之謂歟然世之享厚祿據高位者又非一命之上可比而擇利避患僅爲身圖於生靈休戚泰輿相視者多矣其獲免天刑亦幸哉錢公自嘗發於衷誠能以造士餘力賑飢實寬舒賦理獄孽孽焉弗畏疑謗乃竟有績效乎於上下使在位者皆若人天下事何難濟乎使公遇高皇時當首被陟明之典何至束常格沉下僚乎今家孫震以儒醫鳴會孫培志爲京衛幕官皆初爲州別駕立孫德徵縣庠生將

來顯融未艾天之報公者侈矣是宜勒辭貞珉以告後之人

大理寺丞周公墓誌銘

嗚呼正人君子立朝則賴以整肅紀綱居鄉則賴以敦厚風俗不可一日無者也余於山齋周公之歿傷悼不置蓋深為天下惜之豈直嫺嫺交游之私情乎公易簀時命其季弟太學生鳳來屬余銘其墓至是卜葬有期太學衰經詣余致公遺命余謂公當代大傑宜以名筆發揚幽光余不佞何能為役而太學復固請乃按邑文學趙君士英所撰年譜叙之曰周氏世為華之崑山人

疏齋錄

卷三

七

桂雲堂

高祖諱幾曾祖諱璩贈南京刑部尚書妣張氏贈夫人祖諱紹累贈尚書妣李氏累贈夫人考諱倫官至兩京刑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康僖厚德雅望為三朝名臣妣丘氏繼曾氏皆贈夫人繼劉氏封宜人公諱鳳鳴字于岐別號山齋生有異質髫髻能吐奇語尋補邑庠生復應例入太學沉篤自奮研究經籍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甲戌登進士高第授刑部陝西司主事初任監獄卽令吏卒滌桮械潔園室時給伙食因賴以得所且手錄監獄事宜後悉踵行之自是益精法律尚書重其材委專閩部中奏牘輒重可否必經參酌然後允當

丙子移疾歸省其祖妣李夫人庚辰復除本部福建司辛巳秩滿考上上嘉靖癸未遷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尋遷本司署郎中奉 敕赴江西勘宸濠逆黨審覈詳

慎無一人枉縱給傳往返秋毫無擾撫按藩臬成敬服焉甲申秩滿再考上上賞授本司郎中乙酉丁劉宜人憂丁亥服闋復除本部山東司時公溫法曹益久解焚割滯如燭照數計諸司有重獄疑獄悉取裁於公尚書嘉魚李公承勛風範嚴峻而知公特深以廣東司事最劇所轄錦衣旗校狡橫難制乃薦公往視篆數日間理積案殆盡責勢莫敢逞然雖以法律從事而宅心仁厚

疏齋錄

卷三

七

桂雲堂

遇大辟囚必反覆求其生所雪冤濫不可殫紀戊子李公擢本兵亟薦公調職方公於籌邊擇將夙夜究心纖悉皆手自記注人莫敢干以私總戎叅將以下除目一出輿情翕服都督馬永有將材坐註誤屏廢及廷推邊將公首舉永諸大臣難之公曰其材不可終廢卽忤旨獲譴願以身當之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請改 敕下兵部議漫無可否公曰侯先伯者常分也若 上所任使則白公以下皆不敢抗事遂定諸曹諸鎮之建白有關係軍國者李公必諮詢於公區處悉中機宜一歲中上百餘疏

皆出公手又嘗繪六邊圖以獻欽 上知邊隅要害不
忘柔遠援外之志李公每語人曰職方得周正郎吾可
坐嘯矣其相信若此年勞政績復出人右庚寅春遂擢
大理寺左寺丞值星羅示變應制上疏其議處兵食曰
止調操以實內地還禁衛以固邦本足衣糧以卹邊軍
振紀綱以申軍令又曰寬徵收以紓民困清解納以懲
宿奸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其議與水利
曰復專官以圖責成疏海口以導下流濬支河以修塘
岸處長橋以決壅滯均夫役以便貧民禁侵佔以飭豪
右 上皆嘉納公志欲有爲於天下而直道勁節屹然

亮齋錄

卷三

表

桂雲堂

自立京師五年一審錄要囚中貴郵命至法曹長貳多
迎合唯諾而公獨持正論張少傅汪冢宰當極並以氣
勢凌人公不爲屈論事多不協坐此致憾欲偵伺瑕釁
中傷公竟無所得癸巳秋御史馮恩論劾諸大臣張汪
欲傳致之死而公所擬肆赦詔條復作其意遂落職以
歸居家十有八年兩京大臣及臺諫撫按薦公可大用
者二十餘疏而晚節益堅絕交當路遂不復徵召沉沮
以終其身天下共惜之公性孝友妣丘夫人早逝恒切
哀慕孝養祖妣李王老耄而終竭力治喪事康僖公同
官京朝最興必衣冠省候政暇入私第肅恭侍側歸而

孝養康僖者又十年家政無巨細先意承志能代其勞
寢疾則躬視湯藥衣不解帶沒則哀毀踰禮善事繼母
撫弟妹雍睦無間言二弟賴公訓飭弗墜家聲宗族貧
窶者歲有贍給與人交終始如一患難必爲周旋邑令
長質以政事亦必盡心規益達於問學不白街路事務
踐履以朱子所書格言恒置座右檢身制心不少放逸
容止辭令皆可爲世楷範臨終神爽不憤處後事甚悉
所著有後樂堂集西曹弼教錄職方奏議若干卷藏于
家其文皆關於經世幹國可傳無疑也公生弘治己酉
正月六日卒嘉靖庚戌三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二某年

亮齋錄

卷三

表

桂雲堂

某月某日附葬邑之錦里康僖公賜塋之昭位祀顯祇
封宜人余女兄也子男二汝龍太學生先卒娶朱氏汝
汝崧慧而天女六適寧州判官朱希曾太學生柴告邑
庠生俞允濟張恒慕其孫男一本端余嘗論公居官
明練類杜元凱勤恭類陶士行介滌類楊伯起而充其
才業何所不至顧中道沉沮爲天下所惜造物其謂何
然完名粹行沒世不忘賢古所謂鄉先生可祭於社者
歟銘曰

周有世德大昌厥後宣猷 三朝顯允司冠濟美象
賢宦業光前蜚聲兩曹九棘超遷正直靖其宜秉鈞

軸彼哉媚嫉乃懷劍腹強仕懸車命曰匪宜况也修
能登闕於時封章盈篋石畫孔宮驥馳而羈轡施未
究表儀鄉人孝友睦姻肅貌恪辭翼翼晉神廟堂虛
席薦剡交上安石沉淪蒼生恨望甫登青藜閣令
終疏戚同悲垂譽無窮立丘義義勿窮松而銘其
藏以慰英鬼

方伯魏公遺愛碑

史叙漢吏若義縱治定喪一曰報大辟四百餘人郡中
不寧而慄王溫舒治河內豪猾相連坐千餘家郡中無
聲無敢夜行其風稜誠峻赫也然史之言曰取爲小治

元嘉錄

卷三

圭

桂雲堂

姦蓋不勝矣又曰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蔓上下相爲
圖乃知政尚夷戮和好生之德職治者深病焉豈若東
郡拊循感隨車之涕泣廣陵化導致貢土之悲懷去有
遺澤沒有耿光斯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恆者乎閩壤
惡山距海自昔爲要荒之域故多標悍草竊嘉靖癸未
歲盜起古田縱掠旁邑以巖谷爲巢穴也聚衆解或獻
議於臺使曰杉洋盜藪也不如屏之使盜無容且易
有功時布政司右叅議魏公分守茲境爲持不可曰杉
洋千家豈必人皆盜耶渠魁未獲乃茶毒無辜以愛功
害弗忍也臺使感其言蜀公往經畧之公至勒兵守要

害以防竄潰徐遣父老諭盜曰首亂者周馬良也能擒

周馬良來降餘悉罔治不然若屬無噍類矣盜乃大懼

縛周馬良詣軍前請死羣黨解散古田以寧臺使上公

功進秩焉古田之民愛公真如父母相與立生祠繪公

像歲時祀之王寅春公之子大理寺副良貴奉教應因

於閩父老迎問公起居知已謝世又相與哭祠下盡哀

有司請於余曰名宦有祠國家獎典公沒後之思若是

其名宦哉請祠諸古田之學宮何如余惟表章仁賢有

益風教公之治績婉美東郡廣陵祠而表之弗可以已

乃檄有司祇修典典云公諱榮字喬鎮江西新建縣人

元嘉錄

卷三

圭

桂雲堂

閩藩最久自右叅議累遷右布政使嘗行部至延平
值大旱齋沐禱雨輒應有慶雲上覆公行雨中獨不濡
此其至誠恤民能動天鑒不特古田去思可紀也公之
先君光澤令有賢聲亦祠諸光澤學宮大理君平反之
政詳慎明恕魏氏厚施於閩蓋三世矣銘曰

山海之墟頑民聚焉政教弗臧吏亦有愆彼何人斯

忍蹈逸德玉石俱焚自謂威克賢哉魏公視民如傷

弗縱封豕而封豕甘澤所敷虐誅連息弗亡一鐵

乃安千室魏公于邁慶雲如蓋天鑒矜疎維民之愛

俎豆千秋以寄爾思公眷舊遊庶幾假之邑宰懷仁

廷評敬獄世濟其休閭壤之福薄言薦公在泮采芹
刻辭貞珉以詔後人

廉操傳

襄陽周紀者刑曹廣東司吏也司事號最劇因出入日
數十人羣吏橫索紙筆錢紀一錢不取羣吏市酒肉酣
飲誇紀紀曰我無酒肉福若輩任爲之大雨中送徒囚
至工部無雇驢錢因爲出十錢雇驢既至問囚家所在
明日以十錢還其家巴陵秦紳者兵曹武選司吏也貪
甚其子負薪賣菜以給朝夕吏俸外亦一錢不取武選
有諸數吏族役吏諸數事簡吏無緣需索不樂就族役
吏贅錄 卷三 桂雲堂

約齋問對

大夫遠榮燕都息駕鍾陵一畝爲宮門無俗朋約以
各居以慎寢興客過而問曰吾聞約之時義爲儉爲簡
簡故亢而無營儉故朴而有服墨氏之說莊生之書方
聖賢而不足防靡濫而有餘乃若孤裘不更布衾不易
馬不食粟妾不衣帛垣屋不治柴車不澤首霜闌干以
待賓客斯皆德鎮雅俗誼示奢國表光輔之勛垂清修
之則吾子其慕之乎大夫曰君子貴儉太儉則苦苦
見譏於福心彼美乃殊乎公路是載載之一隅匪大雅
之闕度也審曰然則予之約其簡之謂歟大夫深居
而應何有落落世故曰飲醇酒任誕林中屢屢爲友口
談孔老衷面因首斯皆襟抱涵物精神離垢處玉雪而
眠泥塗登高山而臨培塿吾子其有取乎大夫曰君子
貴簡太簡則矯踈曠不堪於世資孤峻徒凌於物表律
之以平康之德祇見其自小也客曰噫嘻子之約我知
之矣千章之木匪繩則斂千里之馬匪銜則踈君子檢
身不忒其儀願密圈豚趨中采齊而無悔容口無放辭
飲啗盜泉息避衰枝勝母不入朝歌不棲遺金不獲夜
女不窺羈鼎鮐背莫之忘雖斯吾子之所自律而人莫
之知者乎大夫曰善哉言也顧瞻其表而未見其裏詳

於未而未悉其原也客避席而問曰吾淺之爲丈夫聞於大道願吾子終教之大夫曰：儀之先太極渾淪動靜相生萬象日新靜以生動動制於靜至靜之中如水如鏡水鏡惟一萬物照焉各肖其肖易計雖如水鏡有明心有太極以一貫萬殊形異色一主於衷無二無三紛綸外應冲然中含是謂至約聖人所先吾竊有志而未得焉客乃慨然自失再拜而退願守約以終身請從事於嘉誨

卧病問對

玉阜生抱病三山卻掃屏居投劾省闕東裝竣命將鼓

鹿登錄

卷三

臺

桂雲堂

樞於九曲之谿結廬於五湖之濱服食偃息以終餘齡客嗜之曰子是之舉以年則非頻邁以病則非困篤情雖翰逸跡似輕迹余竊有感焉余聞智者擇地以處身巧者損物以適已市朝之上憂勞所集蚤作晏休形罷心耗常苦戴日遯寒衝風折腰事將迎暇日親案牘或達曙營寐或逮晏廢餐斯特語其常也若乃秉鈞軸者機務糾紛授節鉞者羽檄交至禍福起於呼吸寵辱變於所須進若加膝退若墜淵丹朱其殺定幾傾覆故智巧者避之掛冠拂衣唯恐入山不深入林不密也子豈敢羨於斯乎對曰計勞逸者非兼善之術較憂樂者非

鹿登錄

卷三

臺

桂雲堂

敦仁之志且高枕情游深乖名教散髮箕踞大妨政理視魏闕如秦越以纓綬爲桎梏此沮溺所以同羣於鳥獸漆園所以遊方之外者也吾易敢爲之客曰人情物態千蹊萬轍工言者嚙吻舌令儀者笑僕貌長算者鄙拙謀羣行者侮孤立意氣相煦煙如春華而子廓落如寒澗之枯槎名譽相播鉤如黃鍾而子慷慨如秋壑之幽壘夫施嬌在宮無鹽伏匿孔鸞在園鷺鶴遠逝子蓋自覺其迂疎愿慙不諧世逸思反初服以避時賢乎對曰近朱者赤分末光倚玉樹者竊餘潤豪俊盈朝固宜薰染視微以易其迂疎愿慙者也又易敢自外邪客曰至人之訓貴知止足故歌器示戒屋不成三瓦而棟之那生仕宦不過六百石若水勇退不俟終日誠惡夫屬盛處汰也子羈弗領鄉薦弱冠陪郎曹循資歷級紵金紫蒞藩臬者十餘年矣士固有皓首窮經而不縻足粗沉滯銓籍而不膺再命者子之所鑒蓋已侈矣蹙蹙伏河期於滿腹鵠鵠巢林托於一枝雖舍生之微似亦達止足之義也子蓋慕謙之有終鑒豐之窮大乎對曰聖賢之處爵祿視其力能勝之斯受之矣不問其高卑降殺也是故側微它百於曾無疑作耕稼爲保衡不問退讓而漆雕生之高蹈雖仲尼莫之能強夫固視其勝與

否耳奚必以止足爲貴耶吾所據非清華之地所司非
樞筦之職然而自視其力若不能勝是以決策長往避
賢者路也客曰子之澄官自謂不敏而補之以勤自謂
不明而求之以誠故理簿書剖淨訟持法典勵檢操殆
亦猶夫人也駕馬驅策可以逮駉騁鎔刀淬礪可以擬
干將子不自奮而誇諸不勝何居對曰澄官之道如子
所云爾固夫人能之若究其至則循省之餘將有懸視
跼踖不迫寧處者矣夫宵行玄室非燭無睹身居民上
非學無本學豈易言哉六籍之中萬理咸具內以澄其
志意外以肅其動容內外真純斯稱實學措之事業始
號通儒根本苟非宏深作用皆爲鹵莽周官貽牆面之
規尹何蒙製錦之誚正謂此也余自鼓篋黌校以至今
日手不離編帙口不輟吟諷顧唯采擷繁英遡洄末流
而未嘗冥探以會其旨尤蹈以徵其效是以云爲多悔
謀慮多疚患害易怵毀譽易搖斯固漆雕生之所未信
者乎夫地非清華實羣吏所取則也職非樞筦實羣察
所聽命也以未信之學當難稱之官則歲稟月俸抱愧
於鴻解哉冠絳服致語於鴻梁夫復何言且古稱四十
強仕謂能立德明道卓然不惑斯利于用爾如其未嘗
學將無聞是憂見惡是惕奚以澄官爲哉息駕丘園卒

業先覺庶幾治吾身心少自振振以不虛此生也夫之
東隅收之桑榆其在茲乎客慨然曰吾以爲子太遲也
今而後知士各有志吾不可以浮榮潤子矣遂賦白駒
以送之

河南論高才生文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夫聖人之心豈不欲人人而語以上哉顧資稟有高
下學力有淺深苟語之而窒焉弗悟忤焉弗入則在我
爲失言在彼終無補益是以弗語也聖人所謂上下者
下學人事之謂下上達天理之謂上就今日學校言之
肄習舉業之謂下反求身心之謂上予洊事之初畧示
規約皆目前粗迹未敢遽及第一義也茲睹爾諸生之
文晚析經傳辭旨粲然其胸中已負異於凡民區區舉
業不足爲矣予顧淺於相知怠於相易予罪曷可辭也
竊見近世視學使者諸生試入優等輒勞以絲綉楮墨
夫有志之士千駟萬鍾弗顧焉何以絲綉楮墨爲哉苟
予一得之愚足爲諸生高明之助他日希聖希賢爲名
臣碩輔爲烈士偉丈夫則所以贈諸生者殆不薄矣于
是令有司停罷賞勞常格以鄙見論諸生曰 國家建
學養士如欲其通章句工文辭而已則業雖至精 國

家何賴焉誠欲人人行無邪僻心無矯僞則他日任事上不欺其君下不欺其民不飾貌以沽名不任教以邀功不規利以肥家不避難以全身庶幾於國家有補云爾天地之生人如欲其庸庸碌碌而已則與草木禽獸何異焉誠欲人人因此靈秀之氣而加充養之功其所自立與天地同其高廣云爾嗚呼充養之功何爲要心與行而已然至難操者心也至難檢者行也自非上智之資信乎當百倍其功一日之間視聽言動小有不察卽陷於非理而不自知不自知則心與行皆失矣况理欲正相反合於理則不便於欲人見其功之難如彼而妨其所欲又如此遂一切棄置不復操存不復黜檢日復一日以至爲小人爲禽獸禍原皆由此也或者不探其本而以末誘之曰人生有涯惟立德可以不朽則悍者爲之說曰孔顏盜驪皆爲塵埃與其垂名既沒曷若取樂當年是不朽之說卒莫能沮其縱欲之心也嗚呼彼所謂取樂者非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乎然縱其欲者或犯刑辟或嬰疾病或勞營謀或被讒謗其心必悔且愧焉是果樂乎不樂乎如能制欲而歸於理時時點檢時時操存反之於心而皆安則其樂殆有難與俗人言者仲尼顏子

樂處正在此也卽如盜驪之惡其平生自奉必侈似勝於絕糧屢空然所爲不義懼詰捕之見及安知其不憚憚焉終身無寧息也故人徒知孔顏既沒之名爲虛名而不知其當年之樂爲真樂嗚呼此樂亦何難哉唯操存點檢之初似有人情所不便者久之純熟欲漸消理漸明則見其樂而不見其苦矣孔子曰先難後獲此之謂也予曩歲官南都與一僚友避暑城南寺中其人袒裸予則冠裳頃之寺僧供茶深歎踏有慙色夫袒裸冠裳孰適也然而有安不安焉卽此可以推矣一日之心安一日之樂也終身之心安終身之樂也諸生何爲舍此樂而弗求哉夫心純於理行純於理斯之謂安斯之謂樂斯與天地同大他日任事惟以理裁之必無謬誤矣其他名物器數法度條章皆可講求而得焉者也予年垂不惑而顛味顏情齒髮蚤衰方有沒世無稱之憂乃徒以是妨諸生是益予之罪耳第叨奉朝命與諸生共圖之他日有事業無愧聖賢無負國家建學養士與天地生才之至意者予亦頗有光爾

二楊生贈言

嘉靖癸卯六月余以病暑憩建寧公署郡中二楊生數

相過從且以述作示余余無以爲報姑舉所嘗論文者
論之曰文之重也尚矣夫子謂文王既沒文不立茲乎
又以文王之純配天之於穆不已是知文即道也然子
貢乃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夫子亦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未之有得又曰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是文與道有淺深本末之辨矣得非文王
之配天者語其全夫子之猶人者語其偏乎然即偏者
論之凡有益於道者文也無益於道者非文也自然而
文者文也有意於文者非文也今天日月之光雲霞
之彩星辰之架雷電之烈孰非文乎而天曷嘗有意乎
今夫地山之峯巒水之波濤草木之華實鳥獸之毛羽
孰非文乎而地曷嘗有意乎於此可以觀自然矣天非
日月無以照非雲霞無以澤非星辰無以紀非雷電無
以鼓地非山無以鎮非水無以潤非草木無以材非鳥
獸無以養是天地之文皆有益於生物者也吾人與天
地參立言者雖非道之全也苟能肖其自然而不爲無
益斯謂之文矣不然聖人何必以文爲不可無而竟莫
之廢耶莊生之學雖荒唐然論六經則曰易以道陰陽
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此至論也苟
六經缺一則其所當道者不明於世矣六經不得已而

作所謂自然者也有益于道者也所以爲文之至也由
今觀古雖時異勢殊然義理在天地間浩浩無窮豈無
聖賢之所未發發之而未盡者乎時政之得失人物之
臧否風俗之熾惡封域之沿革凡國史之所闕遺者其
可泯然無紀哉乎人情物態可喜可愕可悲可憤發乎
情而止乎理義者其能盡擲而無所宣泄乎親黨交游
師弟子之相規相勉疑難相辨析離索相贈處有合於
古誼者其容已乎朝廷之諫諍論列官府之關白剖
判明法令備事情補救政治者其可一日廢乎古今名
物度數切於日用可以修復古之六藝者其可忽焉莫
知講究乎凡此皆文之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而作又能
達其意之所欲言則雖用字用句不如六經固得乎六
經之遺法矣此後世之文之至也孔子曰辭達而已正
謂此也奈何今之作者連篇累牘皆可以言可以不言
則已非所謂不得已者而徒摹倣古人之規格剽竊其
一字一句以爲近古反至晦澁而不可讀故雖有意於
文而寔非文也二生復請曰然則文不當識體乎曰體
莫善於六經矣經之所以作亦不過達其意之所欲言
者故其辭皆平正易簡若乃易之奇詩之葩周詰殷盤
之詰屈聶牙則亦擬象托興自然而成或難以方言里

語蓋古之風氣迥異於今雖閨門閭巷亦工言辭非有意於雕琢者若必取其詰屈聱牙而反失其平正易簡之旨是爲識文體者乎秦漢而下一代自爲一體蓋亦風氣使然有必不能同者然其間善識體者不必摹倣古人之用字用句而能達其意之所欲言其言又有益於道也則讀之不厭而傳之从矣其不善識體者專倣古人之用字用句而反成晦澁不能達其意之所欲言其言又或無益於道也則讀之可厭而易泯滅矣卽如蘇子瞻之才苟欲摹倣古人之字句何所不能而其文則直寫胸臆不蹈舊轍知者稱其表忠觀碑類史記亦

虎齋錄

卷三

量

桂雲堂

壁賦類莊子考其字句亦何嘗蹈襲史記莊子乎然則所謂識體者果以意乎抑以字句乎又如激洛關閨之書何嘗一一摹倣古人之字句然至今誦法之則知文之所以傳不在於摹倣明矣二生復請曰詩體與文體異乎曰三百篇古之樂章也樂貴優柔和平使人一唱三歎言有盡而意無窮此詩之大旨也然三百篇所載或贊先王之功德或愴季世之衰亂或述民風之邪正或關倫理之溫論固所謂有益而出於自然者也後世體各不同如三閭之憤世靖節之潔身少陵之憂時康節之說理亦人自爲體耳然讀之不厭而傳之久者以

其有益而出於自然也其他詩家豈無俊麗纖巧善擬古人者然或無所關涉不病而呻吟則讀之至再三未嘗不厭而惜其用心於末技則詩之所以傳亦不在於摹倣明矣雖然立言不泥於聖人而立身不殊鄉人則亦鄉人而已故自躬行不息以希文王之純斯爲文之至也二生唯唯退遂筆諸簡以歸之

字二子說

吾顧氏自漢晉以來代有聞人入國朝百八十餘年衣冠閭閻日益昌熾皆緣先世以仁厚節儉爲持身保家之本儲祉毓慶永庇我後人云吾自壯觀時侍吾祖

虎齋錄

卷三

量

桂雲堂

吾父見其處宗族鄉黨藏獲悉有思慮惟恐一毫戕損於人器服飲饌宮室惟尚朴素澹薄貨貨無恃入亦無溢費蓋吾曾祖少保府君平生教諸子孫深戒其立心殘刻自奉華靡吾祖吾父恪守遺訓是以世德愈隆後人所當銘諸肝膈朝夕省念者也二子旣冠授室乃字允然曰懋仁允肅曰懋儉而申告之曰仁而不佞默也勉之弘廣者盈汰是防濫也識之古昔史臣贊堯以仁贊禹以儉而武王數商辛之罪則曰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害虐者仁之反也暴殄者儉之反也仁儉根於人心而充之則爲堯禹反之則爲商辛二子其知所擇乎不

仁之端多發於忿忿焉不懲至於斯脛剖心焚炙刑別而無所惻怛矣不儉之端多發於慾慾焉不室至於瓊宮瑤臺酒池肉林而無所檢制矣先儒以爲自絕於善謂之下愚考其歸則誠愚也易象垂戒於損損者所以爲益乎傳記所載如于公駟馬王氏三槐之類可以徵天道不爽而與無金碧纈緇資裝夕食澁葡萄者朱子筆之小學以範頽俗豈可視爲末節細務乎哉且理完於心之謂仁理約於心之謂儉仁卽儉也儉卽仁也未欲從事於仁儉亦惟恒求諸此心之理已乎或以姑息

莊子

卷三

三

桂雲

爲仁鄙吝爲儉又失其旨矣二子省念於茲庶幾無忝世德吾不勝願望焉

附錄先世言行

先曾祖少保府君弱冠時有隣女夜奔拒之曰汝良家女他日爲良家婦苟失節於我終身何面目見人卽此一念鬼神宜鑒佑之後壽踰八十立心一於仁厚吾父奉使過家瀕行戒之曰此去慎勿夜行御史穩卧舟中不念僕夫疲勞凍餒乎見里中童稚必捫其心曰此處須要學好嘗述古諺教子孫曰屋高米白難爲福又曰人間一粒粟天上視如車軸此卽稼穡艱難之意每歲

粥啖飯必咀完穀必頤膏液不使滌器者棄之既老近體衣猶用布曰蠶口中絲可垢穢之乎子孫婚配時不得衣羅紵聘婦唯茶麵菜核而已

先祖侍御府君不殖貲產唯務賑恤歲飢施粥病者施藥死不能殮者施棺嘗教子孫曰僮僕有過姑戒諭之三犯始笞亦勿乘怒凌虐處人無少長貴賤溫厚樂易人皆感悅晚年雖好賓客而散品未嘗過腆衣履潔素常食嗜蔬筍

莊子

卷三

三

桂雲

先考中憲府君督學北畿教育人材如父兄之於子弟英敏者召至京師從明師講學遂爲名流重子就試或不通文義曳白而出命隸卒勿呵叱之慮其疾走傾跌也鄉先達顧尚書墓爲人竊據亟白于官修復之其他濟人利物事甚多吾舉進士貽書教之曰古人言陰德猶耳鳴惟已獨知而人不知初非以爲福地而天自祐之如埋蛇渡蟻還帶還銀之事豈必常有但隨目所見與力所及爲人方便卽是陰德自奉甚清約衣數澣濯補綴非宴客食無兼味吾年十二始製一青布袍會試北上路費止給十金耳

上提督軍務陶公書

昨奉軍門面諭西山之事意欲盡行勦殺事後召募新

民或土兵填實各山承種田地且耕且守又命各官悉陳所見此誠廟算周密盛德謙虛出於尋常萬萬也其退而與各官竊議皆謂各山憑據險阻巢穴頗多恐無窮追盡剿之理書曰鐵厥渠魁存從罔治傳曰服者懷德貳者畏威此古人行師之大法也各山積數十年官軍不至攻城劫庫恣肆猖獗今者一舉而渠魁盡得威武既揚軍門之功匹休韓范矣但衆謂前之勦固難而後之處尤難也各賊雖係狂獍而樂生惡死之心亦與人同倘渠魁既得而軍門終無撫綏之令彼知必就勦滅併力逃竄貽害地方理或有之今天時炎熱師老氣惰久而不散有損無益況中國之有夷獠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欲使蕩然而無遺種殆亦難矣爲今之計莫若明下榜諭大意以爲各山猛賊玩法殃民罪惡既盈法難輕貸今有名賊首已就擒獲其餘黨類欲盡行征勦甚易爲力但上體朝廷好生之德下憫軍民久役之勞凡係脅從被擄諸人悉皆寬宥其已擒賊首原種田產原住房屋悉許諸人植耕居住免其三年差科仍令有司加意撫恤如有仍前恃頑私出劫掠者定行勦調大軍征勦永無生路如此則各猛稍有入心者誰敢不畏誰敢不懷軍門有萬全之功地方受無疆之福矣

其填實之策衆議以爲欲召新民恐其畏敵人之吞噬而不敢來欲召土兵恐其厭徭山之荒落而不欲來縱使其應召而來也彼徭兄我防之密而拒之嚴自分永爲化外之人更無自新之路安得不共蓄異謀別生他患乎或曰填實之策前總制韓公曾行於廉州矣然當時以流賊殘破之後而召新民耕其地也非今日比也廉州之地皆平原非如各山之險阻而荒落也故此策亦未敢遽以爲是也各官皆竊議而遲迴觀望莫敢呈達休願行委各哨守巡察將并管理糧餉等官將填實招撫二策從長計議呈奉如其言可采即委一人專督其事以收善後之功地方幸甚其愚昧無狀且已奉委賁表赴京地方事不當干預但聞各官竊議如此不敢隱嘿伏乞照詳密賜施行

上少湖閣老書

恭聞峻陟台鼎雖爲天下蒼生慶忭而不敢輒奉賀啓蓋明公方以清德正道光輔太平不宜以寒賤問候之私涸瀆尊嚴也明公自及第時卽有康濟蒼生奠安社稷之志茲遇聖上簡注柄任方隆展布素抱定維其時矣天下事經綸燮理咸賴嘉猷而山人所知者東南一二利弊敢畧陳之倘蒙少垂台覽見之施行誠東南

之民無疆之福也吳中田土高下肥瘠不同故稅糧輕重亦異周文襄公七則之法踵行已久近年有司欲便查算遂假率耗之名均爲一則殊不知肥田減糧固爲得利而瘠田增稅貽害無窮每遇災傷之年拘以起運之數不得蠲免則肥田猶可支持而瘠田坐受陪償之苦適負愈多今宜查照古額風旗復還舊則仍別議良法以革吏胥那移之弊庶幾肥瘠均平民無偏累而稅糧亦易完矣舊制十年一撥均徭以殷實人戶充當此差役之法也近以富民規避免役有司審編不公創爲雇役之法凡官戶民戶單丁女戶一槩輸銀雇役而所輸之銀半歸食吏囊橐至十年均徭之期仍復審編是差役與雇役並行歲歲不免而有司以此爲羨餘之財糜費無節歲歲加重將來之害不可勝言今宜查復舊制十年一撥而九年之內毋得輸銀庶幾富者一勞九逸貧者不困於誅求矣京庫折銀凡三項有金花銀有官布銀有白銀准折既有輕重解運亦有緩急周文襄公之法舊冬徵倉糧來春徵白銀夏徵金花銀秋徵官布銀卽所謂用其一緩其二者也近年混作一項折色銀俱於冬間併徵小民終歲勤苦粒米未入枵腹速欲糶賣還官來春何以爲耕種之資本若稍稽限期則筆

楚酷虐殞身溝壑者有之今宜照舊分作三項量其緩急漸次徵收庶幾民力少寬而官課亦辦矣以上所陳皆因舊章成憲爲有司率易變革遂至貽害於民得賜一言論撫按官究心查復則東南之民受福豈有涯哉宋王荊公行新法以殃民今明公復舊法以福民相業之隆汙災膏胥壞哉其他疵政頗涉瑣細者不敢觀續大率守令廉貞則百弊自除近年上官泄下邑但知訪察細故而食酷之吏悉置不問是以縱恣成風得賜一言論撫按官以激揚屬吏爲首務勿專以送迎承奉爲賢能何患吏治之不振也東南固明公撤降之地而實財賦所出苟日就凋瘵關係匪輕近以誅求繁急民不聊生寇盜漸起能勿慮君相南顧之憂乎儻因鄙蕘之言有補於相業之萬一山人雖以狂妄得罪於台座下所不敢辭若乃論道之餘默贊聖上以節儉裕天下之財力以寬仁養天下之元氣而廟堂諸老皆爲明公所倡率以獎恬抑競正天下之士習此皆縉紳蒼生所深望於明公而非山人所敢言也臨啓不勝瞻禱之至

虎齋錄卷之四

序

送邵汝中序

同年邵子汝中以職方正郎出守閩之邵武諸同年屬余贈之以言余曰汝中之爲人質而弗野簡而弗蕩應而弗愚靜而弗固其殆有道乎哉余何以爲贈雖然諸子之命弗敢辭也余聞汝中嘗名其居曰良齋良之時義大矣其象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內外得所止也乃近取諸守令則有說矣夫士君子自羈州誦法聖賢幸而遭時休明齒於仕籍受一方民社之寄孰不欲公勤以守法廉潔以礪行豈翁以愛民庶無愧乎聖賢也顧有欲之而不能自遂者爲其弗知艮之義耳內而顧曰官爵有弗顯乎名譽有弗彰乎貴產有弗裕乎服御有弗愜乎是皆獲其身之謂也外而顧曰上官有弗悅乎寮案有弗協乎豪右有弗便乎羣衆有弗諒乎是皆見其人之謂也身累於內人累於外乃有欲守法而替者矣欲礪行而墮者矣欲愛民而虐者矣復有始守而終替者矣始礪而終墮者矣始愛而終虐者矣是皆不長之爲害也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時也者理也卽守法礪行

虎齋錄

卷四

一

桂雲堂

愛民之謂也退食所思政令所措斯須不離於理而身之利鈍人之愛憎皆莫能爲我累焉良道其光明矣乎汝中德性粹美仕而好學自當敦以厚終何待余言道之光明也將優於天下而何有於邵武諸子曰然請書以贈汝中

送吳純甫序

吾邑吳君純甫少負奇質強記冷聞工古文辭研究玄理爲人倜儻俊邁喜揚人善屢隨牒鄉試不束時格以是齟齬垂三十年辛卯秋始舉于鄉鄉人咸賀之且爲科目得人賀也天子崇儒右文懋修典禮郊廟陵寢耕鑿冕服次第更新如君者登陟承明校讎天祿損益潤色以光鴻猷可賀尤大雖然典禮有本焉其說類迂君子趨之夫燔柴而羣神格拊石而百獸舞畫衣而諱訟清鑄鼎而魑魅藏豈直以馨香聲樂服色器物乎哉卽如周禮周公之後襲用之者匪無人而周公之道卒不復觀何也漢文時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帝謙讓未遑而古今言治幾帝王者漢文首稱焉爲其實勝於華行浮於言政符於心爾今海內號承平然災沴未消冠攘未息財用未充風俗未正論思獻納之臣如以是朝夕風議天子明聖必將懲修典禮之本而周公之道

虎齋錄

卷四

二

桂雲堂

庶幾其興乎純甫雖家食而練達世故加以淵博之學
余知其事君有道不徒禮云禮云爾其北上省試也敢
以狂瞽之言告之

壽尚書周公序

所謂壽者匪徒遐年之謂也德足以淑其身用之足以
弼其君懷其民令名無窮斯之謂壽昔卓陶贊舜曰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而禹贊皋陶曰邁種德夫宥過無大
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誠有是德寔賴皋
陶明刑弼教爲之宜達也故相舜以終始歷于百年名
垂詩書可不謂壽乎自古執法之臣上關君德下繫民

莊齊錄

卷四

三

桂雲堂

命任莫大焉所謂執者亦匪苛刻之謂也蘇長公云卓
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是特論君臣之體然耳如法
所必宥則堯雖曰殺之三而卓陶固宥之矣漢張釋之
爲廷尉犯蹕者上曰當誅廷尉曰當罰金盜玉環者上
曰當族廷尉曰當棄市是善學卓陶者故爲漢賢公卿
歷千百年名在史冊其亦可謂壽乎吾邑刑部尚書真
菴周公自縣令拜監察御史擢兩京大理佐憲院長秋
曹以平恕之心濟老成詳慎之政敷歷累朝天下陰受
其福令子于岐爲秋曹郎十餘年擢大理丞才識英敏
練習典章而用法之間每不忘乎平恕是父是子襲美

承休宣達 聖天子好生之德蓋有契於卓陶之相舜
而無愧於漢之賢公卿矣公今七十有一聰明強健其
壽也當於詩書史冊求之而世俗所謂黃髮皤皤長生
久眠者曷足爲公道哉但願 聖天子明作之條將興
惇大之化敷求耆碩以捃樞筵公父子繼陟台階追古
韋平之躅則天下受福永賴於公其斯以爲頌禱乎

壽龔母序

斯干之詩稱婦德曰無非無儀說者謂有非非婦人也
有儀非婦人也雖然關雎之詩雖卷耳之靜一樛木之
慈淑葛覃之勤恭采芣之虔潔行露之貞慎執非儀也

莊齊錄

卷四

四

桂雲堂

乎哉故家道興衰恒繇婦德周之興也以二南其中興
也以雞鳴况於家乎均鵲鳩之愛則亂祚昌焉厲柝舟
之節則風範存焉家之所繇興也故旣醉之答行葦曰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僕維何釐爾女士言家之賴婦
德也有女士焉能興其家或能以其家中衰而復振者
此其儀愈不可揜而天之申錫龐茂綿固往往不爽故
闕宮之頌曰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旣多受祉黃髮兒
齒此其理也吾母族龔氏在宋有諱猗者官殿中侍御
史南渡時白汴徙吾龔子孫蕃碩纓組相禪至吾外祖
承事公材局宏偉滋致殷富承事公爲吾舅氏敬仁甫

擇配委禽於海虞錢氏蓋兩家閨閨式相埒六孺人及
笄歸龔能以婉婉事尊人得其歡心承事公歿家業稍
落賦役爲累能以勤儉相吾舅氏至脫粹珥償公私負
無憾惜舅氏中歲不祿三子尚幼能解華茹漆劬瘁鞠
育慈不廢教三子皆克家諸孫且森然矣吾母族中衰
而復振者將在其子若孫而實繇孺人其儀詎可掄乎
今春秋七十康寧無恙子孫承顏養志所謂既多受祉
者也余髫髯亂時隨母歸寧孺人煦愛甚至二十年來奔
走仕路弗獲起居適者瞻視慈顏不勝涓陽之情而凱
風衆泉之感又耿耿焉乃於設悅之辰敬述詩人之責

虎齋錄

卷四

五

桂雲廬

以致頌禱

崑山人物志後序

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
夫君子自立亦其分焉爾非爲不朽計也然實至而名
從之自足以不朽是故沒世無稱聖人疾焉人品之賢
不肖莫重於鄉評比廬接聞聲跡密邇一言動而善一
鄉之人知之一言動而不善一鄉之人知之故成周以
鄉三物教民以鄉八刑糾民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
藝而興賢者能者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屬民讀法而書
其孝弟睦姻敬敏任卹者此可見人品之賢不肖至鄉

評而始定而所以勸賢懲不肖者恆必由之成周之法
後世寢廢其間有長才秀民卓然自立以德行道藝聞
於一鄉者固足以不朽矣而莫爲之表章俾其聲跡湮
沒而無傳豈不重可慨乎吾邑自漢晉至國朝人文浸
盛秀異輩出能以德行道藝自立者固有人焉太師矯
亭方公懼其久而或湮搜訪哀輯以示不朽嗚呼公之
用志勤矣推此志也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彥
聖其心好之者何愧焉使登樞秉軸固將興賢能爲國
家用以復成周之盛不獨使一邑之往哲賴公以不朽
也惟我先考中憲公嘗歆哀輯邑中諸老遺文附以小

虎齋錄

卷四

六

桂雲廬

傳未及脫稿而沒是編也實符先公之志三復而重有
感焉敬題其後而歸之

贈朱學正序

國家置守令司牧師儒司教其重均也師儒之選舉以
鄉貢歲貢士而歲貢居多歲貢者郡縣學生見遺科甲
而需次於學年至則貢於禮部者也立法之意固將用
老成人以表俗教化云爾顧選荐之餘志不無氣甚者
以餽餉資生徒行同賈販此法中之弊也近創歲貢士
不惟其年惟其行業始有年少穎出預是選者若相教
弊飭法之嫩意得無副之者哉且是官之不見重也久

矣遷徙獨淹禮貌弗殊重以遲暮鮮恥之流瞻其模範
上之人一視而樂遇之故高才異行類不屑爲今之所
謂穎出而預選者殆非所樂也雖然世俗之見乎乘
田委吏得其職孔子且爲之況國家所賴以表俗敦
化者哉誠知其重而自重也夫誰敢不重宋胡安定先
生教授湖州置經術治事齋造上有法出門下者知稽
古愛民至今稱明師焉我朝蕭山魏家宰初教諭華亭
志操純篤常夜半躬餽粥茗勞諸生絃誦者竟以宿德
重望致位入座壽考令終如二公者今獨無其人乎永
嘉朱君邦彥年尚少以行業貢於禮部授太倉學正守

亮賢錄

卷四

七

桂雲堂

身如處子勤於誨誘諸生貧者爲之館穀賙卹之俾得
肆力於學近世司教者如君蓋僅見爾其真知自重可
以表俗敦化者乎上官聞其聲績旌獎交至諸生楊萬
金請余言賀之余曰是奚足爲君賀耶敬述胡魏二公
之事致祝望焉嗟乎又安得守令中有如君者輩出以
慰吾民也哉

送楊光祿序

今天子龍飛大寶策試天下士方城楊公以畿甸之英
發解天府對揚清問上親擢第一人及第釋褐授
館職尋進太子中允蔚有英聲於是上軫念海寓

亮賢錄

卷四

八

桂雲堂

蒼生未臻至理欲得長材異能宣力弘化乃輟文學侍
從之臣蒞諸藩臬而公首膺簡命焉自是敷教於洛
旬宣於晉齊魯蓋十有一年始以左布政使秩滿拜南
京光祿卿之命藩臬諸大夫相率展賀或執爵而言
曰楊公受天子特達之知宜賓左右輔導德學不
宜久勞於外久勞矣宜召復法從不宜之南以爲公惜
余僭爲之說曰茲行詎知非天意也乎夫瓌特博大之
材間世挺生天必爲之委曲珍護以究其用先之以烜
赫彪炳之名俾天下屬目睹記而冀其將大有用於世
也又試之夢糾盤錯之地俾其於天下事無弗練達明
習以儲異日之用然而精神德慧勤於幹理弗爲之節
非所以優之也則又畀以暇逸寧靜之福俾其精神益
完德慧益長於處天下事恆有餘力於是大用之則發
理陰陽寅亮天地有赤舄之膚玉鉉之吉斯無負其材
矣公自輟侍從以來戴星而理日昃弗遑暇食無幾微
北山之怨天之致惜於公何如也乃今之南自上供王
食外無他政可以養氣尚神明志高德將來燮理寅亮
之具謂不在茲乎肅生射策漢廷衰然舉首而顯用不
若公孫弘顧正誼明道之學至於今尊信之江都膠西
榮於平津多矣乃知君子自立在此而不在彼也留都

士大夫政簡而好修公以道誼表率俾萬壽吉士爲國之禎不其美乎且往代才彥如班孟堅賦兩都張平子賦兩京雖窮賸極麗抑辭華之宗非經綸之業也金陵寶我高皇帝定鼎之地當時瞻雲燕翼之祥具在諸曹典籍而縉紳耆宿亦或能盱衡焉公往周爰咨諏識其大者以爲入相聖天子用資啓沃以俾成中興法祖之治是孰非天意也乎諸大夫以爲然命書之爲公行李贈

送王道思序

古人之政正德厚生而已有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

堯

卷四

九

惟

時成周六卿率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牧也者養也民罔艱食弗違其時使之阜且成焉所養不已厚乎契敷五教變典樂教育子司徒三物樂正四術其所教者天理民彝之外無他焉不已正乎國家建官馭民上準虞周顧人材士習或未能如古司牧者曰賦稅集而已矣出納謹而已矣而勸勸之令樹畜之宜水潦之備賑貸之策浮費之禁繁徭之省所以裕其財弛其力者或莫之究心也是故官通債而賦無補歲會盈而逢有奸爲其以上下爲殊體而外其損益也可教者曰規約詳而已矣校閱公而已矣而崇紬之實表率之本蒙養之

端幼儀之肄家修之嚴鄉評之積所以重其行一其俗者或莫之置意也是故麗藻可以揜邪辟空譚得以右醇慙爲共以德藝爲異趨而失其軒輊也於戲牧與教之職如斯而已故胥史之長曲士之技皆能辦之而古人建官之指眇焉無存何惑乎治效之不及若也如有瓌材異能志拔流俗挽虞周之風於千載之下不其偉哉晉江王君道恩夙稟英慧未弱冠舉進士擢吏部郎俄補外郡徇期請曹始被命視學齊魯諸士肅然敬憚之世俗所謂規約校閱特其緒餘爾居歲餘復有江右藩參之擢諸寮屬余以贈言余惟古今人材相去未

堯

卷四

十

惟

常平社倉救荒諸法惠澤及民尤深平生仕宦滿九考
立朝僅四十餘日而文章政術道訖百世所宗然則君
子自立官秩果不足論也武夷清淑之氣鍾於王君而
茲行又將從事於南康鹿洞之墟故余贈其行深致意
云

送張大參序

嘉靖丙申歲霖潦洊至河決寧陵之南趨亳州入渦河
衝壽春 阜陵歸睢夏邑諸城皆被災徐呂二洪涸漕
運阻絕維時任丘張君以憲副治河周詢殫謀相所決
上流度地計工疏鑿惟宜董正惟法於是 皇陵無虞

莊聲錄

卷四

士

桂雲堂

諸城晏然二洪涌溢萬艘畢達士庶頌君之功余承乏
齊臬已聞君頌聲既而徙汴臬辱察焉問君所以治狀
君曰是惟 聖天子之德俾川瀆效靈亦惟兩臺主之
諸察相之吾何功之有雖然孟子稱禹之治水水之道
也又曰行其所無事夫道也者地勢水勢云爾行所無
事者順夫地勢水勢而不以私智矯強云爾抑吾於是
而得治民焉民之性也猶水之勢也棘者利於落勞者
利於休枉者利於直勞者利於理亦猶水之潤者利於
沃衝者利於殺淤者利於導濫者利於歸不可以拂焉
者也世之長民者弗能裕其棘從而整之弗能休其勞

從而憊之弗能直其枉從而慎之弗能理其勞從而滯
之是猶驅雲夢彭蠡而躋之龍門積石其不懷襄山陵
而魚鱉其人者寡矣是故鯨以拂敗禹以順興聖賢之
政心逸而日休俗吏之務心勞而日拙余聞古言而難
之再閱月君擢陝西藩參瀕行語余曰子何以贈我余
曰君前所云至矣余受詢實多何以贈君夫關中周秦
漢唐之故都也當時名臣碩輔之所以贊化致理者具
在方策書所謂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史所謂與民更
始與民休息聞古人政化之本也君前所云殆有得於
是矣化洽政成無魏古之人余於茲行竊有望焉

莊聲錄

卷四

士

桂雲堂

送文谷孔君序

嘗曰天工人其代之天生萬民矣而正德厚生之工惟
人是寄故作之君師建官分職將以代其工也唐虞命
九官皆為民計而九官之奮庸熙載者亦惟堯舜為民
詎知有所謂內外勞逸乎哉九官皆有齊聖廣淵宜慈
惠和之德舉世以為才子而使之平水土播百穀焚山
澤胼手胝足勞心焦思不以為病何者所重在民也有
周官屬寢廣體貌寢寐上之待其臣者已置意於內外
勞逸之間而士之處其身者遂不能無簡擇較量之情
皇華四牡之勞遠役也語溫而意懇北山以居息風謠

爲企慕經營執掌爲怨咨可以觀世變矣故董生去漢
廷賦其不遇汲黯出守淮陽谷總禁閹漢去古未遠董
汲賢者且以是嬰情況後世乎清華禁近其擬濫洲鳳
池而錢穀簿書之司則曰枹棘樓鸞鹽車絆驥亦淺之
爲見矣乎今制用人重進士科進士登一甲及選選爲
庶吉士試入高等例授館職則終其身居清地薦至宰
執得以可不天下事卽不登一甲不預吉士選則終其
身居他曹不得踐館閣曰法當然也嗚呼 祖宗立法
之意豈如是哉天下事雖智慧穎達未有不賄記而知
不涉歷而情者館閣所從事不越乎編摩講讀未嘗親

亮齋錄

卷四

五

桂雲堂

民馭吏悉其情僞變故驟致之 天子左右可否天下
事譬則金不涖礪遂爲干將礪不調習遂使鳴和鑾導
玉輅烏睹其銛利馴良之用哉 皇上御極燭照斯理
銳情吏化而或行或寢奉法之公與否存乎有司乃壬
辰歲臨軒策天下士文谷孔君對揚清問 上親擢一
甲第二人及第顧以 藩府姻也出爲陝西督學未幾
復守祁州董戎類上茲稍遷陝西藩叅以君之才局地
望所領皆簿書錢穀淺之爲見者皆爲君惜而君無幾
微不滿意所至教職思以惠澤及民其賢於人遠矣
本朝文學之士有明練治體代天之工並美古人者必

孔君也於其行書以祝之

送陳方伯序

我 朝準虞周岳牧之制天下列十三省省置左右使
秩二品官以承宣名謂其承 上德意而宣之民也
天子以爲重臣非最歷中外久聲績烜赫者不以授焉
顧所轄郡邑以百數錢穀出納累鉅萬稍覈會推必載
星而理重以輶軒旁午簿牒山積將巡判署靡有休閒
雖號通敏者往往力屈於劇瑣暫迫於酬酢率取辦於
繁簡細務而承宣之義或莫之省念矣有豪傑之士材
識器度出流俗能處繁以凝靜御細以宏轉而尤篤

亮齋錄

卷四

五

桂雲堂

惠稔元稱斯重任者不亦難哉嘉靖戊戌秋河洛大水
平原隴爲巨澤漂廬舍損禾麥民轉徙者道路相屬時
右布政使中川陳公行部至賴許還具述民瘼白于兩
臺辭氣極懇惻且力勸 奏請蠲稅亟行賑恤禁有司
苛擾迫切之政兩臺爲之動容如其議施行民稍甦息
余時從諸大夫後獲聞公言退而歎曰傳有之仁人之
言其利溥哉陳公有焉夫古今人之政不相及者無他
愛民與忌民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
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禹稷之功使地不天成烝民迺
粒萬世稱之不衰實由一念愛民始也後之爲政者視

民休戚如越人視秦人瘠肥故曰庖有肥肉野有餓殍
又曰車甚澤人必瘁復有導其君之欲以微利罔寵者
如禱祠土木遊吹聲色征戍聚歛其禍至於竭民脂膏
被且肆於民上以爲得計實繇一念忘民始也嗟乎百
爾有位愛民之心不可無况承宣是司者哉顧以繁節
細務妨廢本原其亦惑矣有如陳公者謂今之豪傑之
士非耶公擢山西左布政使汴中諸寮相率展慶蓋三
晉實唐虞故都樊民漸被聖人遺風敦龐而儉嗇公又
以愛民之心撫之將使比屋禮讓接閑豐殷遂古之治
庶幾復見矣諸寮所以爲公慶者其在茲乎

虎齋錄

卷四

志

桂雲堂

贈鄭方伯序

士君子立朝用世志爲上才次之夫剖茅摘伏遇事立
斷酬應變故無所不宜斯之謂才秉正嫉邪終始一節
不爲威怵不爲利疚斯之謂志志以主之才以運之古
之名臣碩輔光明正大之事業率繇於此若乃才有餘
而志不足與波偕逝從風俱靡非所貴於士君子也載
稽前史如武帝時得人最盛在廷諸公卿豈無長材
異能而淮南之謀獨寢於汲長孺唐垂拱天授中舉朝
突梯滑稽以事婦人而倖臣燕客在坐悚惕者惟宋廣
平一人夫正直之士能外制窺覷內備邪佞其有益於

國家大矣故乘時履運柄任登崇誠天下所共慶不獨
寮案知奮之私爾也方伯直巷鄭公剛毅鯁介出於天
性釋褐宰涇邑邑多豪右公以廉威攝伏閭閻肅然既
而擢臺察風裁益峻居臺中九載彈擊無避忌當道欲
中傷之偵伺無所得乃出守襄陽居襄陽四載稍遷泉
副久之始叅藩貴州士論籍籍爲公不平而公雅志愈
厲不少挫抑方諸古正直之士何愧焉乃今蛟屈斯伸
繫征離祉擢長汴臬未幾又長汴藩士論咸爲公喜而
公亦無改於其素也惟我朝列聖振德育才崇義表
節弘治以前諸名臣往往以廉威風裁繫天下重輕正

虎齋錄

卷四

志

桂雲堂

德以後士習稍變於昔禪世道者儵焉如公之正直漸
次萎榮天下士將感發視倣以端其趨詎非天下所共
慶哉或曰廉察尚精明承宣貴寬大公居臬執法不撓
吏民畏之如神明今也治藩得無少異乎曰天下之事
未有不壞於縱弛飭於綜覈者矧熙洽之餘怡慢長而
盡弊滋苟百官有司復以縱弛沚焉譬則河潰不隄蘄
熾不藥後將若之何故胡廣爲三公漢所以不振也蘇
味道爲平章唐所以不競也天下事皆然豈惟藩臬又
安有異體耶公茲履任或有取於芻蕘之見也

贈砥齋子序

虎齋錄

卷四

七

桂雲堂

周官大宰之職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我朝
藩臬羣邑吏三歲以其長人觀亦上計於部院大計
羣吏之治請於朝而黜陟之準周制也而兩京言官
復承衆聞抨劾不法以補部院所不逮則親周制益嚴
密矣夫法嚴而與事者衆宜一出於公而無所濫枉然
古人有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再至故有無兄盜
嫂取孤女云樞婦翁者愛憎或偏則毀譽或淆自古已
然而況於今乎余入仕二十年睹斯典已七舉行其出
於公者固多間亦有不盡然者如嘉興太守黃溪徐公
盈廉惠勤恪關郵載之如父母往歲乃以素行不謹去
去之日號泣挽留者萬計至今嘉興有徐公墮淚碑云
戶部尚書金陵梁公材篤行苦節在官常蔬食布衣謙
者方之羊續往歲乃以才力不及徙官久之論定受
上簡知始薦躋樞要云二公者今之所謂偉丈夫也而
一時受枉如此然天理在人心不可泯滅二公之名因
此愈益顯故有位君子不必以一時榮辱爲欣戚也余
同年友砥齋朱子官江西藩參今歲亦以不及徙官語
余曰惟子知我茲獲譴於有司願乞一言相慰余曰子
之譴也亦市虎投杼之云乎余何以規子乃舉二公事
解之而砥齋子請主再則又告之曰君子畜德致用所

虎齋錄

卷四

八

桂雲堂

貴者中過與不夜非中也顧中之義未易體察宋潘溪
周子乃闡明剛柔之說剛善柔善即中之謂也太過而
不爲損抑斯陷於剛惡不及而不爲振勵斯陷於柔惡
矣然剛之善者或不知其爲中而以太過口之柔之善
者或不知其爲中而以不及目之此義理不明之故良
可慨已砥齋子自釋褐歷今官愷悌鎮靜自治端潔民
愛慕之所謂爲慈爲順爲興皆其所優爲宜不知者以
不及目之也其今增城守潮東皆有稷卨不能軌注以
媚權要則義直嚴毅實兼美焉率子素履始終無貳中
不在故乎余又何以規子

贈梅臺子序

梅臺曾子恭蔭廣西請余以言贈別余曰予之仕也遭
迴懲擯入爲子惜焉今茲晉秩發軔亨途矣第桂嶺去
中國遠炎燄南露瘴癘是虞林蠻峒蠻草竊是防高江
急峽舟楫是警巧宦者得之弗以爲喜茲行固樞筦之
階抑重爲子惜焉雖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子以
忠信篤敬持其身則節宣六氣異忠莫于惕厲斯存有
戒勿恤安土俟命習坎心亨信乎夷可居也蠻貊可行
也矧有位君子布忠信於教令推篤敬於政法修紀導

俗以植其本練兵積餉以裕其用將使樵結爲冠裳要荒爲侯甸豈惟無陋耳矣抑有責焉茲不於吾子屬望乎江右實文獻名邦至宋象山先生開明心學我朝康齋一峯諸先生精探力踐卓然名世吾子產於其鄉忠信篤敬之資得之天授充以淵遠之學茲行將伸縮海蒼生大受福澤不其偉哉旣而餞之郊復執爵以祝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願子亦書諸紳夫君子之學進於恒而止於忘參前倚衡恒之道也士有夷險易節窮達貳志者所謂或承之蓋品斯下矣究論之則小德出入日月至焉亦非恒也故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必有參前倚衡之功乃臻斯境乎吾子釋褐初力辭要職忠節固已不羣比官禮曹與議世廟禮據經抗疏下詔獄比遷浙藩以卹民節財忤中實意逮繫至京師復調閩藩夫事上以正以直字下以惠以儉莫非忠信篤敬也志節堅白二十年如一日抑可以爲恒矣願更進於精約體微信於不言不動之時則將來事業廣大無疆茲居夷行義特易易耳便道過家試與諸鄉彥講求之不識以爲迂乎否也

送劉都憲序

粵惟唐虞五載一巡狩明試羣后之功旌以車服成周

十二載一巡狩考制度朝諸侯大明黜陟虞周政化熙治允賴於明目達聰省方設教之功云後世法駕不涉侯甸清蹕不踰禁闕百官有司雖月要歲會亦惟具文繭屨深居詎能遐矚以故愚哲同軌良竊泥塗吏竄因循民瘼壅閼虞周之風無復觀矣我皇上至仁大孝隆親悼本乃嘉靖己亥春祇有事於顯陵聿修虞周之闕典天行雷動萬物快睹道經燕趙梁楚有司怡慢弗虔者懲詰無少貸維時範東劉公以憲副治河機神敏斷百度咸飭吏悚工悅趨事踴躍青雀黃龍櫛比鱗次土渡河嘉公之能問而知公名嘆曰茲惟朕舊從臣哉有才如是奈何使遭廻下刻乃簡擢河南按察使未浹旬上軫念保定諸郡實京師股肱乃復賜公璽書以都御史往鎮撫之節鉞于邁藩臬諸大夫命余以言贈竊惟人材高下不相若國家用之之術惟在甄別激昂云爾衡市巷陌馬之薄蹄而曳者皆可驅策若夫羽傲交馳過都越國非駛騁駉駉鮮不困踣庖厨可以試鋸刀而斷蛟龍刺犀革必藉于將鏖錐是故御駉騁者別芻秣置下將者嚴霜函用人之術何以異此中州嬰值儉歲鮮良有司朝廷聿修曠代之典百爾儲峙供億無所措手足公獨運量整暇克當上

心而 聖明識拔俊又於僞伍之中不復泥恒局曰今
中外臣庶感發朕傲奮庸底績不有如虞周者乎是可
爲天下慶也雖然若臣相遇實難武丁得傅說於夢寐
文王得太公於田獵若德臣道交修共濟千載尚有耿
光如公之材遭際 聖明旦夕峻登台鼎願以說命丹
書之旨輔導 聖德用保 中興太平之業於無疆此
諸大夫致望於公者乎

福建鄉試像後序 代

我 聖天子御極之十有九年爲嘉靖庚子福建鄉試
旣撤棘謹錄薦士姓名及文之雅醇者以 獻榮謹序

鹿齋錄

卷四

桂雲堂

桂雲堂

諸未簡國士生於文獻之邦得以詩書禮義毓其材
能而嚮用於 聖明之朝殆非偶然者要之進會關乎
時靈淑鍾於地師資取諸往哲若乃自奮自立以無負
其時與地而能自得師者則存乎其人焉士之貢顯不
重哉夫異錄取義於先庚後庚說者曰庚更也有更新
之義而十二支實肇於子諸士觀國之光適符嘉運固
將邁志極行施英彪華與日俱新斯無負於時矣矧
聖明在上振德綏猷龍見鳳儀千載一遇諸士忍負之
乎某入闈境竊見澄溪秀峯丹碧輝映武夷雲谷形勝
瓌特其靈淑之氣所鍾豈物產之豐殷華茂足以當之

要必有鴻儒碩彥挺生其間翊贊 聖天子中興之業
斯無負其地矣諸士中有若人焉不爲科目重乎闈選
僻壤漸被聲教之餘人文寔盛至宋龜山楊氏講學伊
洛載道而南傳之豫章延平以及考亭詩書禮義之澤
衍迤昌熾遂與洙泗兗釋媲美齊體諸士產於其鄉緒
談遺範稔見既聞如能弗謬其趨弗奪其志將無埃求
之四方而有餘師矣願某於此不能無感焉聖賢之道
自孟子後幾失其傳賴宋儒倡述究繹復明於天下斯
道也約之家修則葆真履潔慎乎其靡暇侈之世用則
敷功布澤充乎其靡窮試稽考亭之書共立朝所奏對

鹿齋錄

卷四

桂雲堂

桂雲堂

養容於導善翼德以端潛化本原其愛君何如也俯仰
卑棲弗厭勞冗所至興刊蠲疾如父母之於子其庶民
荷如也乎坐審處去就弗以榮達枉其道義窮探力踐
垂老彌篤其居身何如也諸士羈弗鼓篋固已補法於
其言卒業而售之有司其旨淵以長其氣裕以達其矩
端以一卽敷納處廷矢音周室曷以過乎自茲以往徵
其修也弗違其言也徵其用也弗歉其言也則於時於
地於往哲皆有耀焉如將有斯言爲致身之階已而素
之如弁髦則非所望於諸士也已嗚呼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諸士遭時休明而自特選於榮傑可以爲上

乎十室之邑且有忠信入都之山川形勝如此而士不能以忠信成其身可以爲士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士有高山景行之思且有前言往行之益而德之不畜可以爲士乎其於賓興勸駕也僭爲諸士諄復道之尚相與戒勉焉

送劉大夫北上序

嘉靖丙申冬天子建九廟告成泰和劉大夫時爲都水郎中經度功居多上疏請報功當遷京兆少尹大夫曰茲惟臣子恒職曷敢言功因辭不拜大司空曰子年勞先請郎官卽外補當參藩大夫以秩稍峻也又

疏贊錄

卷四

書

桂雲堂

固辭不拜乃擢貳閩臬里則攝篆且攝諸道事劉振廢察幽肅枉除冠屨飭開并繩狹黠抑兼兼惟剛惟明惟直惟公澄閭閣五載書其績累牘弗能盡也碩遷擢愆期衆尤爲之不平太夫無夢徵芥蒂日望寧治厥職乃壬寅春正月將獻績於朝諸寮伐之或東鄉以屬曰黃鵠一飛凌雲子有助翮而獨迴翅清廟之懸聽者傾耳子有雅音而識者稀公論其謂何余解之曰大夫之五年淹也於大夫無損而於世有三益夫久任之法其衆廢實關治忽庸虞三考黜陟庶績所繇熙也我先朝實用是法上有定論吏有固志賢優得終令缺昨

庶得治休澤遠厥功底成超居右地則亦陶泥唱品惟觀器能甄別激昂如此安得無卓犖不羣之材効用以福蒼生者乎邇來黜陟太輕遷太速庸流數更或掄曠廢之咎良吏驟代徒繫生思之情識治者病之今有卓犖不羣之材如大夫者而滿帶乃爾宣廟堂之上將稽其成而柄用之如一也朝之待異才者乎異才登崇

疏贊錄

卷四

書

桂雲堂

廉讓之風庶幾其興乎斯益於士習多矣閩壤惡貢山海往往草竊歸訟表典蠹法自大夫下車裁以剛明取以公直久之益相孚入郡吏民祗奉彝憲斯益於閩壤多矣若乃升沉淹速命實尸之彼其荷祿雖一歲九遷有餘辱焉此其熙績雖終身一官有餘榮焉大夫何損之有諸寮曰大夫世居竹溪石壑因取以自號夫石之外處久不泐竹之茂歲寒不凋大夫志節式克似之協擊附於虞廷婉婉赫喧於洪澳吾於茲行竊有望矣

壽春林翁序

醫雖列於技術然軒岐經具載天地之奧陰陽之運民

流寶錄

卷四

壽

桂雲堂

生節宣調攝之宜與吾儒相表裏岐伯曰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以度百歲又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曰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斯言也即所謂存心養性無暴其氣者乎若乃湯劑鍼灸診視之方可以濟人利物而吾儒所以惠澤人者亦在立法施政之間岐之醫術小大不同耳故通於醫者能自壽亦能壽人通於儒者能自壽亦能壽人然世固有誦儒之言服儒之服而不能寡嗜欲禁淫邪以關其天年者亦有以儒養身而行苛饒饒薄之政俾民不安其生者則於自壽與

流寶錄

卷四

壽

桂雲堂

刀圭之惠甚多於翁之壽宜以言致頌禱前所論業儒而無實用不若良醫云者則亦有感於五穀茂種之喻而聊以自警爾

送支用甫序

今人率憚遠遊然古之人以遠遊垂名者數數見也張博望出隴西經匈奴身至大宛月支大夏康居安息之屬司馬子長自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鄒鄒梁楚又使巴蜀累功作昆明馬伏波擊交趾緣海而進軍至浪泊下潦上霧海氣蒸蒸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班定遠擊伊吾撫鄯善疏勒降龜茲始墨溫循討焉耆危湏尉黎至老猶不敢望到酒泉郡此皆漢史所書其遊歷皆在萬里外未嘗有越禽代馬之思斯亦壯且奇矣試評其人博望開邊助武帝侈心然爲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予長籍山川發文思雖見道未瑩而叙事瞻博則冠絕古今也伏波宣猷南嶠以身許國定遠振威西陲績用底成並可稱烈士焉嗚呼人生有涯卽株守故丘而沒齒無述何如徇簡書馳四牡於炎荒絕徼顧得有所樹立以自托於不朽哉若乃章逢之士膺一命治遠人能以廉平勤恪遂其生殖其其獲俾導其理教折其諍辯俾百姓不自知其身在遐遠

而日漸於中國之化則異時去思遺愛史冊書之亦可以不朽而官秩之崇卑顯晦弗論也故兩漢循吏如文翁之於蜀衛瓘之於桂陽任延之於九真孟嘗之於合浦皆遠郡也而政績卓異譽流千載考其所以致茲亦惟檢身愛民勤事奉法而已然則遠人亦何難治之有吾邑支用甫以太學生謁選得滇南之督寧就守滇國極遠地也支君爲人溫雅篤實必能善於其官乎故備述古人之不憚遠遊及以遠郡著政期祝焉

僊芝獻瑞圖詩序

易曰積善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聖朝特將共

亮齋錄

卷四

香

桂雲堂

理云爾若求諸事應似有不能脗合者然史傳載載世家鉅族能修明倫紀培養德澤離蕭園門訓迪子姓則一家清淑扶輿之氣乎格於上蒼毓秀儲祉若契券可以相贊焉嗚呼欲將至有開必先則凡禮泉甘露靈禽異卉亦皆協氣所鍾徵驗於人固有應謬豈怪怪不經者乎吾邑沈氏自隱侯以來代有令德入國朝叔陽繼巷越巷先生三世以儒醫濟人利物而倅個立名之文綱巷麟臺之政皆卓然異流俗至吾友二槐公無系於前徽而大有光焉今歲公之母大夫人壽躋九表罔所以稱慶乃告余曰母氏淑德懿行未易殫述今日之

慶實天道福善世澤垂休非偶然者吾外祖王實之先生乃故大司空梧竹公之裔司空從吳廟土木之難立節顯著子孫皆好禮敦古吾母自幼授小學史傳能通大義及歸吾先考守齋公內助勤儉事吾先祖城武令麟臺公妣陶孺人尤極孝敬陶孺人得癩疾母躬煮湯藥扶掖寢興者三十餘年守齋公以持服過哀成疾母侍疾復如侍姑於是庭下瑞芝叢生人以爲淑德所感故值設帳之辰謹繪僊芝獻瑞圖徵同社諸君賦詩以致頌禱于宜叙之余乃再拜賀曰是母見子世豈可多得哉余與二槐公同遊黌校同領鄉薦同舉進士知公最深公嘗令東明權南曹郎出守三郡所至清白自持閭閻繁劇至捐俸貲以給公用歸篋惟圖書數卷衣數襲爾其撫民則視之如傷不急催科不妄督掠不務繁擾真有古循良風嗚呼公之德政若此大夫人之淑德又如公所述固宜協氣格于上蒼殊祉萃於高門聖哲所論善慶之理徵諸公家詎不信夫公乃再拜謝曰子之獎借過矣茲惟母氏之功吾曷敢當吾在襁褓間母煦愛甚至稍長仰蒙督問學比入官請就祿養則曰吾老矣不能行也汝惟修職守廟檢操吾願足矣汝遠祖義倫平蜀東歸行李蕭然汝曾叔祖綱巷憲副公行

亮齋錄

卷四

香

桂雲堂

部至閩書坊未嘗携書一帙清風至今尚在汝其勉之
修費若不給吾當課僮僕力田治生助汝廉也母氏義
方之教誠女丈夫吾惟奉以周旋弗敢失墜爾今茲歲
緯之榮根肉之奉局足以報母德之萬一耶余聞而嘆
曰善必歸諸其親二愧公之孝大矣遂借書之以俟國
史家乘承焉

送向博士序

太雅樹文王得人之盛曰思皇多士曰譽髦斯士固錄
純德無教壽考作人所致然當時儲材養士之所則曰
於樂辟離若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

虎齋錄

卷四

七

桂雲堂

老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又有太胥掌學
生之版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職其不敬謹其怠
慢則當時作人之柄固有所寄卒成菁莪棫樸之風俾
文王實賴以寧要亦司教化者能宣上德意而致諸俊
造者也哉 高皇定鼎南都首建太學凡門廡齋舍器
具皆臨幸閱視規制嚴整又禮重祭酒宋公訓飭有方
人材輩出至今 聖謨垂示獨稱宋公之功然一時諸
寮佐豈無與宋公同心協德者乎 文皇建北都尤垂
情禮教列聖繼承登極之初卽幸太學謁孔廟而師儒
之職必遴選其人如祭酒李忠文公謫言動簡廉頑激

庸簡海內奇士置講下如彭文憲王端毅岳李方諸公
蔚爲本朝名臣意者一時寮佐亦必有協德於公者
乎夫辟離之制詩書禮樂之教古今一也夫雅讓音先
朝燉績今之君子當有以嗣之 聖天子右文開化增
光 列聖掌成均之法者固當代碩儒而六館諸先生
莫非經明行修之彦於乎盛矣丁未春慈緒向召自吳
郡教授政績卓異繼升太學諸生咸懋德誼咸不忍別

請余言贈之予聞君有該洽精練之學恬澹峻潔之行
釋褐京師遽懷雅尚以樂育英才爲心及蒞郡學則曰
稽古愛民安定所以淑茲士也吾曷敢不勉乃與諸生

虎齋錄

卷四

七

桂雲堂

講論切劘自經史外旁及用世之術而蹈履周慎模範
肅然且以誠懇結士心終始弗渝也孟軻氏云天下之
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矧爲天下善士之師非得賢如
君者固莫稱茲仁矣行當益展素抱協贊成均之長俾
宋李二公之燉績復見于今 朝廷風化之隆與成周
並詠將不於君屬望乎若乃躋華勝要如漢人以車馬
印綬爲矜翹君固足以自致而非其志也茲不復云

送山塘朱君序

吳中衣冠詩禮之族朱氏稱甲乙代不乏賢在唐若李
友先生仁軌隱居篤行晦翁嘗采其格言以訓後學在

宋若司農少卿貫高年碩德預聯陽五老之列在元若
儒學提舉德潤工文絕藝爲世所珍皆名著前史可考
也入國朝若中翰三畏公事太祖成祖幾三十
年謹守禮度日侍禁密陰德及人憲剛道恭公教歷中
外政學兼懋狀元大宰王峯公德器完粹爲鄉邦第一
人物皆無忝於昔賢而益振大之是故慶澤之滋培者
日以深長模範之垂示者日以整肅宜其孔冑蕃衍俊
秀輩出古稱王謝崔盧殆不是過矣吾姑丈山塘君實
三畏公之玄孫遠恭公之從子王峯公之從弟也自少
穎敏不凡吾先祖侍御公妻以所鍾愛女應例入太學

虎齋錄

卷四

三

桂雲堂

調選得間臺幕職便道過家以職事問余余謂其世德
之厚才幹之美溢是職也可卧而治矣以問爲姑舉
國家設官之意以告之曰藩臬也者寄一方之錢穀訟
獄也出納審克焉者也監臨者與藩臬互爲稽察檢制
協恭和衷以熙庶政者也幕職者贊畫其長貳之政可
否得以與聞而匡其不逮者也世變俗偷寢失初意藩
臬以呵順卑屈爲有容監臨以驕倨苛徵爲盡法所謂
藩職者舍其廉之文徵簿牒不一省視日趨走於監臨
之側而傳其命令焉斯爲良幕職矣嗚呼士習之頹官
守之墮大率若此何惑乎民生之不蒙實惠而國初

之治不可復觀乎君爲人文雅端慤克承其家世之模
範而閩中實宋儒過化之地也自公多暇取其遺書實
繹之將必有卓識遠見起乎世俗之外者他日奏殊績
展令猷以光先烈必權輿於此矣

送沈子善序

嘉靖癸卯秋吾邑沈君子善發解京闈第一至庚戌春
擢進士高等出宰江右之鄱陽捧檄過里省觀其尊人
二槐公旣閱月而赴官里中諸耆紳相率往賀且餞之
請余以言贈余觀漢史循吏傳云孝武之世外懷四夷
內政法度民用凋敝鮮能以化治稱惟董仲舒兒寬居

虎齋錄

卷四

三

桂雲堂

官苛紀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余於是竊歎經術
之有裨於世大矣仲舒治春秋密于王霸義利之辨故
其言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雖江都膠西之縱恣
莫能撓其素節寬治尚書識欽恤阜成之旨故爲左庶
史能勸農業緩刑罰興水利大得民心茲非儒者之徵
教乎子善博貫羣籍尤達於易學允蹈以淑其身心立
朝居鄉氣貌恂恂然不以貴介矜魁少自矜銜既有得
於履以爲基謙以爲柄矣而經綸變通之畧久儲積以
待時今茲小試一邑其所以厚下安宅振民善俗者舉
易道措之何所不宜他日萬蹟鼎鉉展閱狀樹隆緒爲

聖天子所器重與漢醇儒並稱無疑也茲諸搢紳致賀之意歟余又聞古之名門鉅族子孫能繼承其世德則前人之徽音懿範益有光焉在漢若鄒魯韋氏弘農楊氏汝南袁氏應氏皆累世顯融垂芳汗簡沈氏白隱侯以來世濟令德入國朝則有崆峒立谷二先生文學聰茂憲副綱菴先生行業超卓而二槐公之繼承世德者愈厚愈昌子善以粹美之資稔聞義方之訓且濡染於累世之徽音懿範宜其德器風成而遠大可期矣沈氏之慶澤與漢世家並稱又無疑也敬書以壯行邑且以告鄆陽之民俾拭目以觀新化云

鹿齋錄

卷四

三

桂雲堂

北游集序

近世談詩者率以模擬格調鍛鍊字句爲工鄙意則不然古三百篇皆孔子刪後所存存之者取之也知詩之所錄見取於聖人可以知詩法矣雅也者燕享會朝之樂以慰羣下之情以發先王之德者也頌也者宗廟之樂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若乃變雅自汚水以至何草不黃白板蕩以至召曼災非閔時憂世之辭而列國之風采諸歌謠者如擊鼓之怨役旄丘之望救北門之傷貧牆茨之播醜兔爰之罹亂芻蕘之遺親鴉羽之廢養采芣之刺譏羔裘之荒宴候人之盪服

並存于篇以垂鑒戒亦豈徒作也哉後有作者無詭於風雅頌之旨斯謂之詩矣卽不模擬不鍛鍊其工愈不可及苟騁奇闢艷於遊娛賞適之間而於義理政体浸無關涉則雖模擬鍛鍊利精鍊心亦何益哉三百篇以降如三閭柴桑少陵次山康節格雖不同而所關涉甚大要之非徒作者少陵與次山同時所和春陵行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之舉宜直取其辭乎知次山之所以見取於少陵可以知詩法矣立晏先生之裔孫華陽山人自幼歷低羣籍銳志於著述諸弟才俊頗頌並以白眉推之平生積稿若干卷浩博精確卓然可傳而余竊窺其意向則非專欲以文章名者觀申法政華滅胡經諸編匡濟之猷可槩見矣癸丑春復遊京師授官不屑就振衣歸南賦詩七十餘篇命曰北游集間以示余玩其格調則魏晉六朝唐天寶大曆以前諸體咸備而其意向則亦非專以模擬爲工者如曉過章義門去抑之防秋師還順義戰走馬行策垣行則念虜騎入塞將驕卒情茶毒居民戮及樞筦備禦不可施也周兵曹下獄問訊趙侍郎讀楊兵曹疏則念直臣受冤士氣摧沮言路恐杜塞也悲睡翁安山道開河道新安姬抵家值海上變則念洪水爲苗征徭繁重民窮盜起下戈不

鹿齋錄

卷四

三

桂雲堂

息南北無樂土也 裕王出府納妃 三王入朝廟念
國本未定願 聖明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也嗚呼山人
之才之志不得遭際風雲致身金馬玉堂以鳴朝廷宗
廟之盛美又不得如元道州宣力郡國使萬物吐氣天
子分憂徒自托於變雅國風之徵旨以抒洩其憤懣激
烈之懷亦可慨也已今之知山人者莫能薦而用之後
世必有珍重其辭如璆琳琬琰史氏采之以紀一代之
公是公非則山人之才志豈終於沉淪而斯集亦豈徒
作也哉

平倭頌德詩序

虎齋錄

卷四

七

桂雲堂

本朝百八十餘年四夷率服無敢犯中國邇來徵需浩
繁疲吐迫於催科多避海島入倭境而閩浙黠商或與
交通射利冠始知中國虛實且恃有嚮導洵謀逆懷異
志癸丑歲夏四月寇數千人自劉家河入肆掠上海嘉
定諸邑屠戮慘酷積尸盈途等至太倉城下燔官廩民
廬煙焰蔽天時承平日久職薪鈴者皆執袴子弟恒性
無策兩中丞以下相傾愛厚惟我憲使上黨任公時爲
郡別駕忠義奮發率兩中丞檄僅率民兵二百人結以
恩信皆効死力與寇戰于松江之華橋公疽發右肩不
復顧督戰愈銳膺中三矢頓厨人徐取者附身杆獲免

公於晚公之子馳書請還郡屏公論之曰卽不幸有變
故惟當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耳復追寇至浙境始還
過吾崑東關外暫憩以就醫時太倉警報復至人心杭
榭村落間哭聲相聞扶老携幼縱橫奔竄俄聞公至東
關寬人大喜爭往迎公庠生王黎獻周冕等數十人懇
辭請曰公體恤甚願入城調攝一二日公曰入城卽畏
寇也吾不有此身久矣時僕從僅兩人諸生請留侍公
公曰賢輩宜亟歸以安父母妻子之心勿以我爲念也
諸生感泣公亦泣明晨遂命騎東行寇復嘯聚太倉西
關外公衝陣鏖戰寇以刃加額曰彼瘦官大躍馬來者

虎齋錄

卷四

七

桂雲堂

吾所畏也遂逕走入海公乃集戰艦部署士卒先遣伏
舟於海口要害防寇歸路復以數舟爲前鋒遇寇卽戰
諸伏舟乘之火箭齊發俘其僞士斬首數百級餘寇多
赴水死猶有聚南沙作亂者公亟渡海得其矢驗之知
其新造易竭也嚴陣以待未幾矢果竭寇復逕走追斬
百餘級海濱乃寧嗚呼島夷非勦敵也將以武備廢弛
士氣沮喪且疲昨黠商爲之黨附故得以虔劉恣睢無
所忌憚耳賴我任公以文武吉甫之才而徇國愛民之
心真誠惻怛是以屢奏膚功克除大患豈非東南蒼生
之慶幸歟昔人謂誠與才合三代以下罕見其人公實

足以當之觀其論子論諸生之言信乎可質鬼神動天地也而操篆吾昆時日啖東蔬不以秋毫授民督職太倉宿關外風露中藉以葦席民饋之粥公曰士卒及老弱奔竄者尚爾枵腹吾何必獨飽竟徂之此心與父母之愛子何異焉詩曰宜弟君子民之父母言豈弟之出於誠也故程伯子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三代以後人才知此義者鮮矣徵於公之政績其學術之醇深不可見乎且夕秉鉤當軸俾王道大行於天下竊有望焉諸搢紳頌公之德不已敢僭爲之序

送從弟尚寶北上序

虎齋錄

卷四

序

桂雲堂

吾祖宗積德深厚佑啓後人始發於吾父中憲公又大發於吾叔祖太保公其文行政業具載家乘可稽也吾弟有終乃太保公之家孫自幼岐嶷賜朗公珍愛之公既歿上軫念輔導勤勞特隆世賞官以近侍而吾弟溫雅之性敏達之才稱是職而有餘爾者持服居家數年值家務叢沓變故頻仍有人所不堪處者而剗量酬酢鉅細中節至倫理間尤委曲自抑協於教睦此其才豈非克繩祖武無忝朝廷之錄用者乎今茲服闋北上雖專典符璽然當南北多艱羽檄交馳之日聖天子方拊髀以思頗牧雖巖穴之遺彥猶極蒐羅况近侍

中才如吾弟者宜使之無所事事徒翱翔於赤墀青瑣乎哉昔周宣王中與命召康公之孫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曰四方既平王心載寧此穆公所以似康公也聖天子懋建中興之業且優寵於大臣之胤貴可無世薦忠貞追蹤江漢之雅以承主璫和璧之殊錫者乎驥駒在門聊陳祖席吾弟請一言以戒勉吾復何言哉惟憶曩歲備員南曹太保公貽書教之曰居官閒暇慎勿優游鰲奕亦勿隨衆作浮華之辭宜以經史提撥志意務在真見實得以爲治心養身之助又曰今之學者或高立門戶修飾外觀徒崇長虛僞耳只宜於大倫

虎齋錄

卷四

序

桂雲堂

理大根本求之此書藏諸篋笥手澤如新愧吾顏情不立漸成衰老悔恨無及矣吾弟盛年美才且居京華實文章道術之淵藪荷佩服公之遺訓又與海內名流切劇講究追蹤古人以贊中興之業以綿後吾祖宗之慶澤不亦美乎諒吾弟不以爲迂誕也

再壽春林翁序

古者養老之禮隆於朝廷以天子諸侯而躬適僎省醴割牲執爵之事雖以尚齒教天下之遜讓然內則所記曰五帝憲三王乞言有善則記之爲傳史是當時所謂國老庶老者非徒齒及於耄耋期頤必皆有德可憲有

言可乞而有善可記者也三代而後尊事三老五更於太學僅一再舉行又皆慕虛名而失古意矣今制郡邑舉鄉飲非耆老不與或頒降恩詔七十以上賜帛八十以上賜章服豈復尚齒乎哉猶冀有淑人君子如古之可以憲可以乞言記善者朝廷加恩於斯人以興起天下之風俗咸歸於純正渾厚庶幾復觀帝王之盛軌云爾然壽考錫於天德誼修於人人之所修待於天之所錫可以當朝廷養老之禮者殆千百中之一二乎吾邑春林錢翁業儒而精於醫其立心制行有變出世俗者世之庸醫多剽竊舊方僥倖取効而學無本原所應易竭翁獨積書滿架自軒岐經及名賢論著皆熟讀而研究其旨故診脉處劑能察陰陽虛實鑄錄不爽焉醫觀速効以資利多用峻劑翁則曰王道無近功治病必以固元氣為本寧稍遲耳醫嗜利者多相忌嫉翁見人有良技必薦引與共事効則推美於人趨富棄貧醫之恒患翁不擇貧富雖盛寒暑風雨皆夜有召必往鄉村一儒生貧而好學事母孝翁日風寒視其母病生以藥一斛為謝罔卻之其立心制行若此不謂之淑人君子乎聞居手不釋卷古人嘉言懿範書諸座右朝夕觀省且以訓子孫故平生無浮夸詭誕之事而子孫皆陶陶

雅飭異日將有秀發者邑令丞尉愛重其為人爭迎致之竟無一言請托年既老耄而酬酢禮度愈益謙恭如翁者荷生於古帝王之世安知不在憲與乞言之列乎而余之所記者不可為今之特吏乎數年來強赴邑中鄉飲今春青躋八袞有司特製章服以贈嗚呼翁豈待章服而後貴哉余與錢氏世講姻好而蒲柳之質所賴刀圭之惠甚多無以圖報乃以懸弧之辰少致頌禱之萬一云

還山錄序

予麋鹿之性本不宜市朝誤以章句錄於有司塵囂

紱忽踰二紀中間居南都及觀學中州引疾乞休者再經曹以年未頽暮且平日謹忍無大咎竟成沮格然非予志也昨握篆閩臬往往裁星出廳事侵犯瘴霧致舊疾增劇目昏髮素食減步澁日切丘園之想閩多上豪墨吏為良民病予弗敢假貨悉傳之法乃鵬誦嘗曰是病夫胡能剖剔枉直實誤入耳予學未聞道弗能自信懼夫真以病惜於事也乃復上乞休疏終由復移文慰留強顏就列者歲餘進秩江省右轄時值海暑跋涉島道至建谿又侵犯瘴毒疾愈增劇余乃歎曰茲不可強矣即日再上疏始得 俞命云歸舟抵舍親串逸勞

曰子爲身計得矣如 國恩未報何子應之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矧予謫劣蒙 聖天子拔擢扶至上大夫蠲縻軀畢命無足爲報也願亦體夫以病情於事非徒無所補益反貽戾禍哉餘生勉修行誼以全晚節庶幾仰報 國恩於萬一乎漫錄兩疏及諸難言雖竊比周任之訓而深乖於用舍行藏之中道有不勝愧汗云

服念錄序

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重民命也余洩閩臬二歲餘入郡大辟囚咸經讞鞫罔不反覆求

罪

未

單

桂雲堂

其生蓋服念之者不啻五六日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上之巡察使者再上之內臺請於 朝報可而後蔽之不啻旬時爾也顧鄙性機拙不能斲三尺法以市恩于譽孟子所謂執之而已者不敢不勉焉其心亦曰冠賊姦宄不除則好生之德不洽吾惟謹服念之爾矣怨訕固罔恤也公服命胥史錄二歲獄案輒成帙海濱民愚吏蠹殊情施態亦於此乎觀雖然身居民上不能止邪於未形俾罔空訟息而所然口理其簿牒是則有餘愧爾諸所經讞鞫罪止編戍及徒流以下者皆不錄

壽龔栗夫序

成周

未

聖

桂雲堂

成周以六行教民而賓興之後世此法湮廢惟以文辭取士文優行劣者多得冒濫顯榮良可慨矣間有知文辭不足以得士而於課試校閱之外廉訪其行之優劣以示崇絀自譴復古法也然或以一人之舉而崇之一人之毀而絀之則愛憎消其善惡者多矣又不若文辭工絀之可據也余觀成周之制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於是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咸屬民讀法時糾戒之且施此績擗罰久之行成然後書其孝弟睦姻敬敏任恤者達於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賓興之故當時之賢不肖皆協衆論之公登于天府者真足以爲勸而移之郊遂屏之遠方亦無有受枉者矣嗚呼欲民之興於行舍成周之制烏乎可哉同邑龔君栗夫少遊邑庠篤於倫理事其祖父父母竭力以共濟澁沒則喪祭盡哀父嘗負人五百金傾貲以償不煩諸弟里有死無歸者輒掩瘞之此其爲人蓋亦慕古之孝弟睦姻任恤者乎顧性氣伉直議論侃侃好面折人過以是寡諧且取憎於人有督學使者廉訪士行而君祖喪在殯貧弗能舉憎君者騰謗遂被絀然余所聞君之素行及遭謗之故則方侍御龔君太僕懸賞張秋官子儀歸進士熙甫其言相符

人者鄉之

原缺

鹿齋錄卷之五

記

栢鹿記

嘉靖庚寅二月癸未從諸省僚涇野呂公輩游於金陵之梅花水登眺良久憇其傍僧舍堂下有栢一本蟠屈糾結具首角蹄尾狀如鹿焉問之乃中貴家玩物僧爲之守募移植於斯諸君子相與歎曰栢之去鹿也遠矣彼爲淫巧者蟠屈糾結其枝葉遂以栢爲鹿是豈栢之情哉天矯物之情存其天真以玩吾目亦不仁甚矣雖然今之人爲此栢者何限以朴爲華以簡爲繁以易爲險以直爲曲以實爲虛以訥爲佞以禮爲詔以明爲刻視生人之初得於天者迥然不相涉也何異於栢之爲鹿也甘其言辭強其笑貌利其走趨齊其簿牒窮其訊鞠急其徵科深其機變忍其耻辱凡此皆非人之情也何異於栢之蟠屈糾結其枝葉也彼能禍福進退人者亦以人爲玩乎天之生人大矣而矯其情以供若人之玩亦可悲矣雖然栢無知也蟠屈糾結惟人所爲吾無尤焉人之生於天大矣苟玩於人則匪人玩之其自玩也夫其獲罪於天也夫歸而識其語以自警云

來鶴亭記

鹿齋錄

卷五

一

桂雲堂

鹿齋錄

卷五

二

桂雲堂

吾邑王貞愚先生春秋八十有六聰明強健歲丁亥八月已巳有夕鶴來自天南集于先生所游憩彭峯之上長鳴旋舞若素擾者衆以爲奇先生亦自喜以名其事屬余記之余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羣鳥微伸郢之榮三鱣兆伯起之相富貴且然况壽乎哉鶴於羽族爲最壽凌風營露圓吭纖體蓋得氣之清者傳記所載如緱山華表之事殆不誣也先生壽逾耄矣自茲以往含和葆真至於期願又至於長生久祗理或有之茲鶴之來也因卽命於洲島之神以壽先生且爲異日騰駕之具乎或曰先生學儒者之道何以僊爲曰吐噓假仰老而不耗者久其氣也虔恭周慎老而不衰者久其理也久其氣者可以長生久其理者不可以長生耶畢公惡亮四世克勤小物衛武九十有五而作賓筵懿戒焉其勤其戒卽所以養三庭而鍊九還者乎故儒術之於僊訣亦並行而不悖也先生少以文藝游公卿間老而休也以詩書禮義教其子孫與鄉之後進者言徐而中貌厚而真至於今不衰庶幾久於其理也已何僊之疑乎先生聞余言益喜引觴對鶴頽然嘯歌若將揖浮丘而侶洪崖也

天涯書舍記

雷廉二郡舊制有憲司一人巡視吏民茲恩且董戎務於靈山駐節靈山者廉州屬邑也邑有公署前僉憲劉君子弘仰其旁隙地構屋三楹羅植竹樹馴養麋鹿嚴光入簾雲色映几自公退食則遊憩絃編屏除煩囂扁曰天涯書舍又書座右曰畏聖人之言慨天子之法其志尤正嘉靖壬辰五月余以藩司攝巡視寓公署者浹旬乃視所謂書舍者棟宇傾圯榛莽無沒伊威巢焉爰命徒隸稍加葺葺不費官民一錢而書舍復可居矣嗟乎此誠天涯也哉中原至廣數千里廣至此復二千里古人惟長流極貶者至焉子牟魏闕之思懷英白雲之

虎齋錄

朱王

王

桂雲堂

應能勿愴於中乎雖然有宋諸賢如寇平仲陳龜中蘇子瞻子由胡邦衡趙李二丞相皆以數直得罪天子流寓於斯其道義節槩勲業文章何如也余於諸賢無能爲役顧遭際明時謬塵任使一方民隱之軫恤吏弊之澄汰實寄鄙人懸幸多矣所憂者匪天涯負余余負天涯耳夫畏聖人之言者慎其身也親天子之法者公其政也惟慎惟公所以求無負之道也雖久居天涯可少慰矣願以子弘之志而自勵焉

移鼠記

嘉靖癸巳秋余有事于京師舟至潞渚以驕入踰月出

京師野鼠巢於舟跳齧齧余寢弗寧而視諸寢客有餌皮有脯爰命童子移脯餌于他所是夕鼠亦移于其所余寢乃寧余語童子曰魏風晉絲托與取象爲夫鼠之似小人也小人之所欲人爲之衆則從而競之是故聚貲賄者有剽攘誹訟之累焉聚權位者有傾擠謗謗之患焉是以脯餌召鼠也耽爾賄賄而弗知遠戀爾權位而弗知避握籌計贏望塵趨炎剖腹藏寶祗恃彼輿衷甲備戎徒實防刺飲鳩飾詐騎虎恃猛勞勞焉終其身而弗悟者是皆脯嗜餌恒與鼠競而弗遑寢也是亦鼠而已矣唯君子能移所欲以却小人童子曰黃賄或遺於先權位必命於君雖欲移諸其可得乎余應之曰賄窮恤孤賄族完隣豐祀禮賢樸齒食飢崇古義烈薄租寡積非饒潯服明經訓後入寧不足出寧有餘是有貨賄而弗有者也重義輕勢徇法捐私杜餽屏謁忘怨釋讐抑競獎恬樂鯁惡佞弼違導善任難推功三讓而進一辭卽止是有權位而弗有者也夫誰競之夫誰競之是移之術也夫童子曰唯唯請書以識

虎齋錄

朱王

王

桂雲堂

岑坡精舍記

吾邑沈君順甫卜築於邑西謁吾先大夫曰友也將聚族於斯雖猷隘茨宇願畀嘉名俾有勛焉先大夫曰國

初有王安道氏受業丹溪先生得其秘傳操行高潔文藝精美以儒醫名安道生伯承世其業伯承無子以其業傳之館甥沈仲實號松巖居士有士行名載郡乘是非爾曾祖平爾祖爾父克紹家業爲吳中醫林翹楚孫仲實啓之吾子新宇命之曰苓坡何如夫坡在山麓苓生松根有下承上之意矧苓爲珍藥能安鬼調臟養神益氣尤醫家所須乎順甫請爲之記先大夫諾焉踰年而棄養矣又踰年順甫述以語余曰子宜畢先公之意友也實受貺余于是感念世講過從之誼雖然傷懷不忍秉筆又不敢辭也余聞古人論孝以繼述爲大故有

漢壽亭侯廟記

不爲此願更劫之苓坡之名當與橘井杏林媲美而真有耀於松巖也已系之詩曰
南山蒼松幾千尺飽閱春秋倚巖石煙霞不散長虬枝
雨露深培流玉液山人三世讀母經爾祖栽松孫采苓
長饒宵寐入林谷寸七髻髯通僊靈不須蓬萊拾瑤草
解使人間皆壽考伯休隱市未逃名弘景怡雲聊却老
桑梓曾聞敬不忘箕裘業與世俱長肯費石鼎無塵事
歲歲松陰庇草堂

亭侯關公祠宇徧海內雖僻郡遐邑崇奉罔缺蓋公之英風勁氣足以感古今人烈蒿悽愴之思千載如一日也按漢志公與張翼德侍先主於搶攘百戰之時竭力周旋不避艱險先主奔袁紹公爲曹操所得遇以殊禮卒辭操而歸劉及孫權求婚罵辱其使不許公之爲人非所謂聰明正直而壹者乎既而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孫曹忌之遂厄于虎狼之吻其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於祀典尤有合焉嘉靖癸巳冬家君得脾疾危篤禱於公而愈乃卜馬鞍山之西隙地構屋三楹中設公像歲時饗祀以報神休命圭爲文記之竊惟公之威靈豈

巫覡祝史所能禱而輒應哉蓋家君平生儉不珍物恭不踰禮慈不凌人信不失辭彼聰明正直而壹者固默佑之而獨其災沴也乎今茲燹香之薦果足以報公於萬一哉或者神好在德依人而行吾邑之人知吾親以德而獲於神咸修于爾家睦爾族訓爾子孫恭儉慈信比屋同風庶幾公之威靈恒依茲土而顧歆之乎嘗讀公辭曹操書曰日在天之上能照萬物心在人之內以表寸誠公所爲事主無貳不忘喪元秉此心而已凡崇奉公者當以此心爲感格之本勿徒以禴祭徼福也哉系之詩曰

虎齋錄

卷五

七

桂雲堂

漢業分崩羣雄鼎峙倏擾中原虎狼相噬惟公偉烈力扶漢裔曹以利餌彌敦節義絕婚仲謀嫚罵其使孫曹構虐公也淪躋身殲志完日星炳麗公神在天降福吾親沉痾遽釋近谷回春匪以巫史惟善之因新祠報貺薦我漢蘋惟茲邦人咸種爾德神好無頗景福是錫雨暘不愆繁茂黍稷白馬朱旂恍焉來格廟貌孔嚴百祀無斃

彭峯記

吾邑王介之氏堂下有卷石命曰彭峯蓋其先君其思翁宦遊彭城觀茲石奇秀特攜以歸整潔相對如揖賓

友翁既仙逝介之瞻慕不忘記所謂思慕所嗜固孝子之心也嗟乎天下之石奇秀可玩者何限人莫之賞識往往淪沒於荒煙野草間茲石獨賴翁以得所子孫保之不啻兼金拱璧石則幸矣天下之人才豈無卓犖而淪沒者耶奇章贊皇嚴搜數挾以娛耳目而側陋之明揚則有未能安得賢公卿愛才皆如翁之愛石不忌不沮盡使之得所乎且世家望族先人以勤儉創立子孫多以驕奢蕩覆於一石乎何有安得爲子孫者皆如介之之賢於先人所造瞻慕而不忘乎雖然旅棹之訓曰不貴異物不寶遠物翁之學殖得於詩書承其祖廉憲

虎齋錄

卷五

八

桂雲堂

公風範又獲從王端毅吳文定諸名公游薰染之餘充養淵邃豈無見於是而顧以物玩遺子孫耶蓋曰巉巖嶽嶽吾取其特立竅竅靡靡吾取其有容稜厲刻削吾取其正色歷千萬年而不泯不泯吾取其雅操兼有之者取諸人或難矣不得已而取諸石焉介之思其所嗜無亦慎修先德矣乎介之謹余言請書諸石以識

重修大司馬泰公生祠記

正德辛未歲劇盜竊發畿甸猖獗齊魯間已而長驅入中州攻延津逼封邱驚塵蔽野羣心皇皇今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泰公時爲河南左參政率先扞禦

申法令繕軍器募壯勇輓芻粟又陳說忠義邀參將宋公振協謀併力擊賊于剴脚村再戰再捷遂北五十里斬獲甚衆於是賊勢衰沮奔竄他郡不得犯汴首百萬生靈獲免燔炙剗剔之厄皆公之功也癸酉歲封邱邑人建公生祠於學宮之旁歲時拜且祝曰願公福履無疆以慰我去思後邑令龔治緣民之情加拓焉嘉靖戊戌歲侍御石沙王君按部至茲邑顧瞻公祠則丹堊漫漶棟宇摧圯碑仆草莽間乃命邑令出公帑羨餘若干緡撤而新之命余爲之記竊惟太保公有大功于茲邑故老遺黎咸能誦說無容贅矣惟侍御君表前烈示後

虎齋錄

卷三

九

桂雲堂

勸之至意不敢不以告我吏民夫國家命官士君子用世凡以爲民爾藩省郡邑吏臧否關民生利病尤切平居爲之省刑均賦安養生息不幸遇禍變鞠躬盡瘁死生以之斯無曠乃職也方今承平既久澄汰甄別之典雖行而所以感人心端士習者或未得其本吏惟簿書期會將迎供億是急而民務莫之究心下焉者嚴刑以街能濫罰以濟私吏乃爲民仇矣平居若茲安望其盡瘁於禍變如太保公之救寧封邱者哉今歲中州大水民多死亡流移吏茲土者能殫力賑卹不遑啓處者幾人救荒若茲禦寇可知矣侍御君嚴明正直輶軒所至

鋤姦擊邪有望風解印綬者於封邱復舉斯典誠欲百兩有司覩太保公之榮名始終如是民之去思久而不忘如是咸奮志倣德易惰惰爲循良於民生豈小補哉太保公名金侍御君名瑛皆常郡無錫人

半峯草堂記

吾邑許君世忠仕爲南安郡幕甫三載遂解組歸卜築婁江之澣不修堂構牖間僅觀山之半峯乃自號半峯子請予記之予曰君昔居南安實庾嶺焉依嶺之南北萬山圍抱拱揖殊態詭狀盤礴煙霄間固君所熟游也以庾嶺視吾邑之山細大相萬萬乃有取於半峯何居

虎齋錄

卷三

桂雲堂

曰南安固形勝地抑亦車馬要衝予性疎簡朝因於簿牒夕疲於將迎羈縻病僕出入萬山之中祇見其苦乃今釋於羈鞍偃息故廬雖葺爾半峯祇見其樂也予曰君之意豈謂是哉自古至人立訓皆貴止足戒盈滿民生嗜慾無窮冥者愈多而愈見其不足悟者愈少而愈見其有餘悟之如何惟識夫理之所得其樂有難言者而嗜慾苟至於盈滿憂方大耳是故萬鍾而不足簞瓢而有餘三旌而不足屠羊而有餘所見固不同也今大登臨適賞亦嗜慾之一端然以外爲觀則欲窮天下之形勝雖遍訪五嶽何厭之有以內爲觀則吾所以自樂

者彼登臨賞適曾不及其萬一又何羨於萬山何歎於半峯雖半峯亦疣贅矣若其有見於是乎半峯子曰是非我所及也請書以教我

希齋記

吾東隣之子蕭產百金足以溫飽數口閤閤焉日夕籌其盈縮殖產聚萬金足以饒田園美第宅盛姬勝擊鐘鼎食終其身矣聞賈胡航海利無算篋萬金從之游入大洋颶風驟興人篋俱亡焉西隣之子明經釋褐歷臺省侍從最後握樞筦勢猷熹灼於人臣無兩屬南詔用師久無功乃自請征果大捷計日班師當封萬戶侯而

桂雲堂

卷五

七

桂雲堂

往復嶺嶠胃炎瘴竟不可藥夫三子者其所希甚大也顧得與不得非可自必者而彼希之不已故至於敗然世之效二子之爲寧殺身而不悔者相踵矣今有人所希有大於二子者其所得視萬金封侯不啻泰山視蟻穴雲夢視溝塍也又不必航海陟嶠不虞風濤不患瘴癘朝希之朝可得焉夕希之夕可得焉斷乎可以自必而世鮮有能希之者千百中有一焉衆必詆以爲迂習以爲狂其人亦必悔而中止嗚呼悲夫客問予言而問曰所得之大如彼且可必而無患害也請乘他業而業焉予曰善哉鄒魯有大人希而得此著書數萬言教世

入希其所希客曰其始希也若何曰東晉晉骸約爾七情慎爾獨思正爾獨行無計爾功無爭爾名如日斯新如月斯恒客曰其得也若何曰寇避主寧帝滌鏡明波恬川平霧釋晏澄滄蕩以遊逍遙以生神映氣清浩歌商聲客曰樂哉乃謝絕朝市交取鄒魯之書晝誦夜索非其行不行非其思不思如是者十年衆猶詆之詈之客不之顧又如如是者十年休問四達來學者戶履恒滿窺其色辭粹如也穆如也咸竊嘆曰吾聞鄒魯有大人吾師得無近似之乎朝市故交始沮作自失悲其利精義志於他業而不復可進於是也客柯氏維騏名奇純

虎齋錄

卷五

七

桂雲堂

其字

壽寧禦寇記

庚子季夏余按部汀州歷邵武建寧延平還福州陟嶠嶺鳥道千里觸犯炎霧肺胃疾交作抵官舍甫五日俄聞寇掠連江焚廬剖棺殺傷人甚夥連江實隸福州非余分司所轄也然寇自浙東諸郡竄入閩壽寧諸邑諸邑之民故獷悍且居萬山中上官罕至吏治益縱弛庸劣者下車卽受里甲賂里甲狎視縣吏恣所爲莫能致詰羣盜復以所掠賂里甲里甲庇之恣其出入有爲盜二三十年置貨產服賊公行城市城市人稔知其姓名

不以聞於官卽以聞亦寢格弗治羣盜益玩法長姦往往與浙東盜連合導之入境比官兵追擊輒奔潰匿閭盜家伺兵退乃還浙久之備禦稍懈復連合肆掠云余詢民風得其說而壽寧諸邑實轄余分司乃輿疾冒雨戒行酷暑中復陟峻嶺烏道七百餘里至壽寧至則羣盜已伺知余戒行先後奔潰矣乃集邑中里甲訊羣盜姓名皆悚息喘汗其老而役者猶詭辭乃榜械其老而役者衆卽吐實曰某村某某近掠連江歸匿舍中矣又曰盜之魁某在邑城西數衣紵殺遊市中無妻子掠所得金數日輒費盡人盡識之無敢言者乃密遣壯夫卽

鹿齊錄

卷五

七

桂雲堂

松溪禦寇記

庚子歲十二月復有浙盜自車嶺竄入松溪連合其邑素爲盜者肆掠崇安建陽村墟間屯聚洩旬弗解報至福州時已迫歲除余亟戒徒御諸寮固止之曰是有專城分圖者執其咎予蓋少留譙笑卒歲乎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奚以譙爲乃戴星兼程跋涉風霧中凡五日抵建寧進諸父老詢以盜故父老曰松溪有二酋爲患久矣人盡知其姓名第畏其克殘無敢言者如衛官某某亦稔知之六月之役止及壽寧故二酋得伏匿至是踰半歲始復發云余謂父老曰百姓畏盜固也衛官奈何畏之朝廷置干城意固爾耶乃密召二衛官讓之曰汝輩世祿顧知盜弗舉弗捕罪復何辭亟用命獲盜黃汝不然將坐汝故縱罪也二衛官免冠謝密告余曰二酋爲林進王郎仗公威德當計日成擒蓋二衛官亦素勇悍第上官莫爲之主倡故持兩端耳乃令督兵若干復以郡倅郡幕督民兵若干協力往捕越三日報曰王郎擒矣然松溪人云獲王郎易獲林進難進多智計徒黨蔓引將鑄兵器攻城邑茲聞王郎擒竄入浙境恐倅未易獲奈何余傳令刻期不獲進毋反兵越二日報擒進妻于暨其姻家卽姻家鄉導追至浙境進始擒焉訊進獲其黨百五十餘人并器貲云松溪崇安

鹿齊錄

卷五

七

桂雲堂

建陽之民相賀曰吾屬自此寧矣嗟乎孔子論政惟足食足兵矧閩粵諸郡邑居山海間頑民憑險阻輒相煽搆詎可因承平習惰恃武備置弗講耶先年諸郡邑皆選募壯夫籍名於官月給稍食後有司寢懈籍不復稽壯夫大半散去其隸戎籍者又弗以時訓練咸屏腕坐食值小警無可調遣束手駭愕而已如二酋者並軀貌雄桀善騎射使爲有司用未必不一當百也顧令自相煽搆戕吾良民大非計矣或曰養兵費繁且無事時游手聚處恐召他釁故選募不便嗟乎惜養兵費獨不惜捕盜費視養兵何啻倍蓰且郡邑浮費當省者何限

流覽錄

卷五

幸

桂雲堂

甘節堂記

余分司建寧與都關方君恩晨夕晤語其色辭若甚感者問之曰恩也情事未中銜恤天壤間不敢以告人也正德庚午歲姚源寇熾吾先君昭勇公挺身扞禦有殊績又與寇對壘日數十戰中流矢奮擊不顧卒於軍中

祭法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宜得廟食顧未能表揚於

朝無以妥先君於九原也先君背棄時吾母張淑人年二十有一不肖在姪八月計至母號慟幾絕比不肖生撫愛如捧盈執玉語人曰吾所爲不死者恃有此耳家業衰薄無立錫之地又無親黨相助卹惟勤紡績組紃以食以衣祖母載年漸高殫力扶持供饋踰三十年孝謹益至今制節婦年及五十旌其門閭顧又未能表揚於朝無以慰母心也言已淚下承睫余聞而歎曰孝哉方君念其親之劬勞如詩人之詠蓼莪焉可不謂孝乎庚子歲方君構堂於南昌故居請名於余余名之曰甘節方君則又愀然曰節之苦者宜莫如吾父母奚以甘爲余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請語子以甘苦之道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也彝也中且正者也循其彝則無過不及斯之謂節故易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六三不節而嗟不及乎中正也上六苦節而窮過乎中正也惟中且正斯與天合良知良能無有矯強斯之謂甘夫居臣之位宜忠居婦之位宜貞彝則之自然也宜忠而忠宜貞而貞適當其位夫何過焉其道通乎萬世而無弊夫何窮焉不窮則又何苦焉此九五所以甘節吉往有尚也尾生之信申生之孝

流覽錄

卷五

士

桂雲堂

陳仲子之廉證父攘羊之直結縵而死之勇不食嗟來之介皆能節者然揆之中正則過矣故其道窮而謂之苦或者以富貴福澤爲甘貧賤憂戚爲苦豈易之古也哉雖然易不云乎積善有餘慶故民彝物則能與天合者天必助之而富貴福澤鍾焉斯又易之旨也方氏之慶將自今日始乎

歲寒臺記

嘉靖壬寅五月庚子之夕夢泉司解舍扁曰歲寒臺詰朝以語同寮諸君子諸君子曰子殆以冬徙官乎時余埃罪閭臬已踰期矣乃自秋徂冬夢弗協也至癸卯五

流聲錄

卷五

七

桂雲堂

月再踰期矣諸君子問曰歲寒之徵如何余乃閉閣省念求其說以復諸君子曰斯夢也殆天啓鄙衷俾學爲君子乎哉夫日月川逝寓形幾何君子托其身於未圖故有松栢後凋之喻何者艷冶之姿易壞堅凝之性可常聖哲垂訓亦欲士君子寧爲松栢以閱冰霜無爲桃李以媚陽春也世固有蠟致津要驟躡顯融者苟平生碌碌無以踰人則一時之紛厯炫耀亦將與身俱殞寧足恃哉惟穆叔所謂三不朽者身盡於百年名施于無窮露晞電滅光潤猶存是誠後凋也已余檢故牘前載寓此解者若干人率以一歲半歲徙官然睹其姓名莫

知其賢不肖者多矣其不肖而最著者勿論其賢而最著者何寥寥也此其人非異代而可感已如此信乎後凋之難矣故官秩之淹速崇卑徒爲庸衆人耳目所屬君子所以自托其身者不在此也然庸衆人視官秩太重一失所望則鬱悒無聊而妄念生焉所徇者小所喪者大矣而況我生有命所徇者詎可力致耶君子動心忍性之學雖臨大節而不可奪其視淹速崇卑漠如浮雲而惟日孳孳於自立此則人中之松栢爾余拙劣無似分宜淪落而淺量陋識詎能自別於庸衆人之所爲是以天啓其衷俾學爲君子乎雖然松栢生於平鄉爲

流聲錄

卷五

七

桂雲堂

樵夫匠氏所經不得全其後凋之性矣惟深山窮谷闕千百年之冰霜而蒼翠如一日也余之拙劣莫可效用於世天將使之安於深山窮谷以自全其性乎夢徵或在是矣諸君子曰子誠善言夢者請識諸解舍之座隅

重建問潮館記

吾崑距東海百里每潮汐至僅踰縣郭郭西三十里曰唯亭距海益遠潮汐罕至宋淳熙中有異人誦識云潮過唯亭崑人上當魁天下時縣令葉子強遂建問潮館於郭西水游未幾潮果如識言衛文節公果擢大魁國朝弘治壬子乙卯秋潮如識者再癸丑丙寅春宗伯

毛公冢宰朱公又相繼擢大魁甲子秋朔復如識時毛公居京師聞之邂逅少師西涯李公談及潮事西涯公笑曰潮數應識一邑連得二大魁何可再耶乙丑春吾叔祖太保公又舉進士第一於是潮識益徵信傳播天下噴噴稱奇事也葉所建館淳祐中縣令項公澤繕葺之是後屢圯屢葺規制弗改邇者裕州宋侯來泣吾皇清敏明斷百廢具舉而於禮文風教尤亟亟垂情公暇觀茲館復就圯嘆曰茲亦以存故典勵後進也獨非有司事乎適某鄉有私創庵院者撤其材重建堂廡若干楹翼然煥然旬月改觀而勞費罔及於民焉既訖工屬

侯爲之獻奇表瑞斯於天人相感之理雖然可信也賢令尹倦倦於勵後進者意或在茲敬書諸石以告崑人士云

春暉堂記

吾邑隱士遠林楊翁嘗構堂以奉母扁曰春暉蓋取古人愛日之旨也母既沒而堂名仍其舊同里沈君順甫謂予記之孟軻氏曰大孝終身慕父母翁之慕其親殆亦能終其身者乎是可尚也已予請廣其說以爲翁壽今夫大鈞幹運匝極而煦煦振卉萌各遂其生天之春也立愛自親施及民物愷悌周洽罔有闕闕人之春也故乾四德以元爲首於時爲春於人爲仁天人無異德也善事天者惟不虧其仁善事親者亦惟不虧其仁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旨深矣世之論孝者惟以生餼其養沒未其思爲極致殊不知聖賢推孝之類至於斷樹殺獸不以其時亦有所惻愴而不爲則孝豈特養與思而已耶夫斷樹殺獸無預於親而乃有損於孝此可知仁孝之一貫矣一樹一獸且不忍以不愛加之而况於宗族乎况於閭閻乎是故友恭睦嫺任恤皆孝也皆仁也皆人心之春也翁之名堂殆有悟於斯理而終身弗忘者乎於是順甫以翁平日所得

諸縉紳贈言若干篇示予若太常卿孺亭方公爲翁作生墳誌稱其周窮乏恤患難開義塾置義塚給棺構橋治道塗不可殫述嘗入吳城買絹失償其價比登舟始覺亟返以償貧人將發父棺鬻其墓地翁問所直卽如數與之竟止其事故人四喪不能舉捐已資代舉其喪有書生孤貧資給保護備至後登顯宦亦不責其報也嗚呼太常所稱皆古人厚德事可載史冊者而翁實優爲之一鄉皆稱仁人孝子夫豈不宜楊氏子孫能敬承仁孝之澤日以麗茂則春暉在堂藹然舒暢百世如一日也以是爲翁壽可乎

亮齋錄

卷五

幸

桂雲堂

一經堂記

嘉靖戊申歲次谷隱君徙居邑城南齊禮坊有草堂數椽堂前雜植花竹日惟焚香賦詩以自娛啖蔬鹽飲酒酒悠然有餘味也其子世光遊黌校間嗜學工文辭隱君乃以一經名堂請余記之余聞漢韋賢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鄒魯徵爲博士給事中至拜相封侯其子玄成復修父業繼登相位故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世俗慕其榮盛父師多傳道之以勉其子弟焉嗚呼經之爲用大矣豈直藉以取封爵乎哉使明經者不得如節侯其侯之遭際而能循理錫

行淑其身心以希聖賢不尤有可貴者乎漢人明經率

尚訓詁鮮知大義如安昌博士之徒惟務殖貲賄縱聲

色保權寵避患害而於國事靡所匡弼顧以讓成外戚

近倖之禍此其一時封爵雖顯赫而求諸身心則悖

叛於經甚矣封爵亦何貴之有故鄒魯之諺殆出於庸

夫里孺非大雅君子之高論也隱君所得於經者余未

知其淺深然能安貧守分垂老不渝名門鉅族競延致

家塾爲師模而禮意稍不虔輒拂衣去京口楊少師暨

吾叔祖太保公愛其書法端勁欲薦入仕途皆不樂就

嘗賦詩曰身安老圃無他念與寄青山多遠情其志操

亮齋錄

卷五

幸

桂雲堂

若此則其平日教子者必能曉析大義俾他日立心檢身無叛於經而夔異流俗矣取封爵者固有餘地然豈其所重哉遂書以爲斯堂記隱君沈氏名本初世爲異人次谷其別號云

重修哀墓祠記

嘉靖辛丑夏六月余按部至閩之延平父老合辭以請曰故太守雪岑孫公治郡潔廉體得自古循良風弘治辛酉歲大旱公徒跣白晷入深山禱雨雨霽謝却蓋以歸因遭寒疾卒於官往哲如田郢州張射洪輩並以誠感著績未至於捐軀殉民也而勤恤之譽流傳至今如

公者命委系黎志同胼胝彼蒼弗弔恒理偶乖遺永愴於桐鄉斯長生於束皙匪崇報饗曷慰輿情蓋棺之初吾民相與創祠城南伏臘展謁既而以地稍隘也白於郡長吏徙之城東劍溪之上吾民之思少紓矣顧地雖爽塏宇漸傾頽規制未宏神棲未妥公嘗捐軀以殉民而民之報饗乃爾懼弗稱也敢以爲請余聞之作而歎曰茲固觀風者之責乎聞壞凋療久矣吏治窳弛余竊病焉安得爲守今者皆如公其人軫念民瘼弗有其身者哉夫闡揚前烈示後軌也矧以死勤事允協祭法有其舉之余曷敢弗恪乃檄南平令伍偉山公紹美餘構

歌以祀焉其辭曰

未雨兮公憂籲方社兮山之幽寧我軀兮焚灼非俾炎職兮瘁我田疇既雨兮公喜不張蓋兮濡衣履我邁疾兮恬以愉賴周澤兮甦我赤子煥新祠兮臨劍溪乘靈颺兮錦憶朱旗采藻兮酌溪水紛盟藹兮庶慰我思驅雨師兮戒風伯長無旱潦兮爲我菑惠公既逝兮神

留奠南邦兮罔極水碧兮山丹蘅芷芬兮松栢九九閱千秋兮廟食欲知公德兮視此貞石

甲寅時事記

嘉靖甲寅四月閩浙劇賊誘集日本倭奴三千餘人自松江青浦陸家浜諸村鎮巡邏焚劫漸逼吾邑是月癸未賊百餘艘乘午潮至泊新洋江口登岸至東門外玉龍橋縱火焚民居甲申使東南門外民居我兵擒賊一人斬之乙酉六門外民居被焚者十之九賊散入村落焚劫丙戌午刻攻東門我兵斬賊二人至暮賊始退丁亥有奸細在城中登山顛揮扇四顧被擒戊子攻東西

北三門我兵射殺賊數人而退己丑至癸巳賊數百人在城外殺人甚慘餘賊入村落東至勝安鋪西至唯亭南至澱山湖由直北至唐市周市劫掠巨室殆盡擄巨艘載賄入新洋江殺人以萬計甲午四面攻城用硬梯軟梯燕尾箭鐵鑿箭勢極猖獗我兵奮力拒戰矢石交下如雨擊殺賊數人射殺賊首號四大王獲賊梯十二總之入城我兵亦被傷數人賊始退乙未邑令祝乾壽告急於巡按御史孫慎委都指揮梁鳳率兵八百來援鳳至唯亭勒兵不進邑令趣之至九里橋遇賊棄兵仗而西佛郎機諸火器悉爲賊有丙申鳳引兵入郡城給

巡按曰賊已遷矣丁酉賊至大西門攻城我兵拒之尋入村落劫掠是夕賊一人擲刃浮水至小西門外我兵以竹鎗傷其脇縋入城斬之戊戌賊在村落已亥至南門大西門攻城復爲我兵所拒五月朔庚子擒奸細一人繫獄辛丑壬寅邑中募勇夫六百餘給以糧餉癸卯賊復攻城我兵投石拒之甲辰賊用鉛錫砲擊殺我兵三人未刻新募勇夫追至玉龍橋擒賊一人斬之乙巳賊至小西門舉砲傷我兵一人尋至大西門有城下避難者百餘人投石擊殺賊一人傷五六人未刻賊持雙刃渡濠殺避難男女三十餘人童稚皆溺濠中我兵舉砲擊殺賊一人傷一人始退丙午賊至東南門舉砲襲城樓棟我兵亟以水滅射殺賊一人傷三人丁未賊擁衆至東門我兵投石擲巨木擊之賊乃分爲二隊尋至大西門併力以攻有三人攀緣越城我兵悉斬之賊發佛郎機誤中山顛不能傷我一人我兵發火箭中賊盛火藥簾悉焚之戊申賊製巨筏如室覆木板厚數寸加溼絮被以避火箭百餘人舉之驍悍者匿室中突至大西門外用巨錐巨斧發掘城闕幾壞城中怖惶奔走哭聲相聞婦女多自盡俄有一人呼曰我能救此患遂持斧穿城樓板我兵用火藥燥薪焚其巨筏尋用沸湯沸

油從樓中灌注傷賊五六人又投石擊殺二人餘賊奔散至申刻賊首號二大王者軀幹魁桀戴銅兜鍪衣銅甲束生牛皮腰帶挾倭刀二銅槌一率賊黨至城下併力以攻我兵投巨石傷賊首腰脅再投石擊死縋其屍入城斬之剖其肉以飼犬邑令召持斧者賞勞過邑中無其人乃知山靈相佑助也賊發佛郎機又誤焚其火藥簾遂不復舉火器皆天意云自是賊勢衰沮凡攻城之具悉自毀棄己酉散入村落劫掠欲爲賊首報讎殺人無算庚戌巡按復委梁鳳率處州兵郡倅張子瑄率廣西狼兵來援鳳復逗遛於途給狼兵田三日方可至邑令數趣之郡倅率狼兵先至鳳後至殊無禦賊意辛亥壬子癸丑鳳駐兵西寺中甲寅邑令強之出戰狼兵踴躍爭先處兵退却鳳遙見二賊持刃而前遽勒馬避之處兵舉白旗一麾遂皆潰散狼兵迫至賊巢斬首數級無他兵策應遂被賊殺傷數人邑人皆怨鳳將白諸上官鳳懼罪及乃移文巡按曰邑令待狼兵太厚待處兵太薄使兩兵疑貳出戰無功巡按信之深罪邑令竟莫能白也乙卯丙辰丁巳賊漸遷去戊午江口白餘艘皆從太倉入海兵備僉事任環督沙民邀擊之斬首三百餘級溺死者甚衆亦有奔竄登岸者無路入海乃

復至太倉城外縱火尋經吾邑西入郡城焚劫云吾邑自國初以來百八十餘年無干戈烽燧之警驟罹此變孤城被圍一月而援兵不至兵至矣又爲府將所誤無益於禦賊乃賴城中民兵素未嘗練習者協心勵志以戰爲守屢挫賊勢城卒保全蓋邑令之功居多令自賊入境晝夜登陴廢寢忘食勞苦萬狀撫愛吾民兵如父兄之於子弟故能得其死力且致神明助順非偶然也第今日賊黨尚在沙島出沒無時所宜深慮如增陴浚隍信賞前功多置利器簡閱勇敢儲積糧餉設立營堡講究陣法皆所望於良有司不可一日而懈弛者彼姦

虎齋錄

卷五

志

桂雲堂

龜虎記

嘉靖中丹陽孫思和氏有別墅近江畜水牛以耕牛浴江時有巨龜啣牛尾將噬之牛奮力登岸而龜啣尾不釋併曳以登孫思和曰是異物必有靈弗可解而烹也此村民多傷於虎虎數出入土神廟中試以龜與虎並處虎或飽龜而釋人龜或能噬虎於人皆有利也遂昇龜入廟閉之是夕漏下數刻虎咆哮躍入廟垣見龜將噬之而互極堅厚弗可噬少頃龜伸首啣虎足入互噬之良久虎噬村民大喜乃復縱龜於江嗟乎龜與虎皆

善傷人者也龜利牛而登安知非江神譴之將假諸人以戮之乎幸而有噬虎功得以自全而虎之噬也又安知非土神譴之假龜以戮之乎龜以虎爲鑒自今以往不復傷一人惟擇蛇虺輩善傷人者以自飽則索功足以贖罪求逍遙於浩淼雲濤間矣不然江神之譴詎可再迨乎哉

郭氏二異記

郭翁諱日和者江右萬安人也天性敦朴少習舉子業卽棄去惟務殫行修德徜徉泉石間不慕聲利尤篤於孝友構祠宇以奉祖禰仍置祭田每歲烝嘗乎姓咸集

虎齋錄

卷五

志

桂雲堂

昭穆不紊祠之旁置精舍延師以教子姓復手書規約俾其世守鄉人之貧乏者賑之不責其償多賴以全活嘗有洞夷煽亂卽率土兵捍禦捐貲以供餉仗芻粟一境枚寧上官嘉其義榮以章服然非其志也歲大旱有司祈禱弗應翁曰天人一氣耳豈有至誠而不格天者乎遂手書表焚之俄見童子舞而告曰上帝鑒汝明日當降大雨至期果然是歲乃大稔翁嘗往別業歸途遇虎衆驚避翁神色不變虎隨以蹄翁袂之而馴口夕與廐馬共處天寒則卧座下爲翁暖足自後凡往別業虎必隨翁翁將歸虎必先歸如是者二十餘年虎暴死不

踰月而翁亦捐館云。麟雨馴虎二事鄉人至今傳道之。嘉靖乙卯歲翁之孫惠佐治敝邑請余爲之記。余謂事則異矣究其理則非異也。翁之言盡之矣。夫人一氣未至誠而不格天者也。物固天之所生與人亦一氣騁虞之仁虎豹之猛雖氣有純駁孰非天物未有至誠而不能感者也。自古忠臣孝子義士貞婦能格天感物者史傳不可枚舉何獨於翁異之。史稱循良吏如諒輔戴封百里嵩周暢皆能麟雨輒應又如法雄劉陵宋均童恢能令虎徙他界或有罪自伏皆與翁事相類又何獨於翁異之乎。惟其厭棄舉業口耳之習而專務德行持身正家。賙貧禦亂皆發於衷誠而無愧於古之賢達宜其所感靈異爲世俗所罕見而翁豈有心於驚世駭俗者哉。翁之子孫曾玄百餘人將來慶澤未艾天之厚於仁人君子者益可徵其不爽而靈異之事殆亦爲之兆歟。

吳氏家廟記

吳氏自國初以來世居邑中。王鎮坊禮部主事冰蘖公仕宣德正統間有賢聲。年以母老乞歸養遂不復仕居鄉嚴整介潔見者知敬家庭閭閻禮度秩然一言動不苟且壽踰八十而終鄉後學私諡曰貞孝公之季子遜

鹿齋集

卷五

七

桂雲堂

鹿齋集

卷五

七

桂雲堂

巷公仕成化弘治間。淮法曹最久明習條章斷獄無毫髮枉縱。出守蜀郡惠澤甚多有古循良之風。擢河南參政遽乞解組。恪守冰蘖公遺範亦壽踰八十而終。吳氏家廟三楹在堂寢之間。繚以周垣。前臨官渠。衡山文內翰書其門曰。若存內翰者。遜巷公之壻也。嘉靖丙辰春遜巷公之季子太學生守中謂予小子宜識一言於麗牲之石以示永久。予竊念先曾祖贈少保桂軒府君實爲冰蘖公館甥佐理家政三十餘年。子孫亂時稔聞先祖先父稱述公之嘉言懿行尚能一一記憶。遜巷公致政後予得隨侍几杖。領受誨音至今。屢形夢寐。所謂家廟者。顧氏子孫亦宜歲時瞻謁不可忽忘者也。太學之請又烏敢辭。乃繹著存之旨以告之曰。古人制祭享之禮非徒以鼎俎豆羹其親之來格也。實欲因祭以致愛致慈。云爾。故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夫居處笑語所樂所嗜且思之而況於嘉言懿行乎。思其嘉言而法其言思其懿行而法其行則修身齊家協於雅道可以綿衍先世之澤。千百年如一日矣。吳氏二公之言行具載諸名公所撰表志。子孫能思慕而繼承之毋尚侈靡毋習儇佻毋濫交游毋廢學業俾衣冠閭閻日益昌熾則二公雖沒如存豈但保其家廟而

已哉太學避予言遂鐫諸石

虎齋錄

卷五

手

桂雲堂

虎齋錄卷之五終

虎齋錄卷之六

五言古詩

雜擬三首

海上三神山中有遺世人約含朝霞乘鸞素麟三
光共周敝終古揚清塵薄遊宛洛間九轉駐長春依依
青雲梯望望弱水津行子金玉姿願言早迴輪

青青一束芻能繫千里駒何如大鵬鳥扶搖從所如仲
連却秦師遄返東海廬子房製漢嗣願從赤松居秦漢
士如雲高翔獨玄虛離朱不見曉智者不如愚

潮汝有來往蘆藹無常妍鼠飲智愈人鶴鶴一何賢聞
虎齋錄 卷六 一 桂雲堂

聞十二門旗事分百屋平明從所務雞樹未言旋垂死
問篋篋纒纒有餘言安得羨門子爲爾鑄令顏

冬日莊居

整棹出郭門婉孌山如玉清翠含孤風雲石耀朝旭寒
英亦層敷秋樹餘衆綠詩人歌考鐘達士權秉燭不願
封平津况乃營斗粟道逢采薪客深識隆所欲相從聲
令茲日娛養皇俗

送見素林公致仕二首

浮雲出西岫歔蒸潤羣生斯須斂變化皎然歸太清君
子豈不仕臨組心屏營朝登魏闕上夕願區寓平深衷

逼華皓衮繡非吾榮時人競攀援前驅迅以征

逢千次不作媿俗良可嗟稜稜李文端對使焚黃麻哲
人嗣高矩矱節凌雲霞平生實百鍊垂老終無取歸全
荷皇眷孤貞敵羣邪太息都門祖清塵日以遐

送鄉東郭太史謫官廣德二首

曜靈麗層漢鸞翔鄧林豈伊炫珍羽百代聞希音翩
翩遊俠子疇秉義皇心被服自芳菲余懷隆所欽鍾期
既謝世猶撫伯牙琴塵氛非異域涕泗橫我襟

彼美清廟珍盛嶽孕靈奇生平薄楊馬濂洛以爲期弱
齡踐玉堂十載薰嚴棲補袞欣遂初執戟安足辭南征

莊齊錄

卷六

二

桂雲堂

靡留滯北顧終遂迤

送薛西原吏部歸亳州二首

終風號朔野玄陰凝高邱六龍未廻馭寒氣凌重裘豈
無射獵心墮莽森相樛君子理升機眷言思遠遊南中
孤嶽秀黃河受羣流登樓感崇替俯眺二白州究彼南
華旨食霞以忘憂

高岸爲深谷溟渤成桑田貞一豈足恃疇昔共知然激
宮有佳人婷服何娟娟榮耀備諸好嬪御失其妍抱景
向絕域沉思托幽絃珪璋在中曲宮羽流千年白日豈
不光幸哉照虞淵

寄答惟靜

弱冠遊皇邑寤寐求友生南征得佳士諸此谷鳥聲安
巢自特達戰羽含淑清雅尚氛氲表冥探飢渴情依仁
貧亦樂服義困猶榮沉玄慕仲舒卓詭希屈平曰余未
有知博我以周行蛾眉匪爲說矢志觀厥成宴晤臨歲
寒結束事王程北苦霜霰集南瞻星漢明瑤篇日云積
瘴貌衆所驚念子父母心莫以身殉名

答謝正子

閒察屏氛雜修景耽書詩貽我春草篇飄飄白雲思人
生若電驚龍變各有期慊慊蓮氏心常交誰見知歲寒

莊齊錄

卷六

三

桂雲堂

抱貞素式保金玉姿琴川無驚濤玉阜峻且夷勉旃嵐
白樹攜手同所棲

送兵侍貞菴周公北上

陪都迂寵光樞筦資舊戒徒及徂暑肅命靡遲逗與
情信傾屬嘉運欣晚邁貞醇金玉相山藪敞虛受豈弟
流河陽溫勁歸衣緇亨衢漸騰翥素履逾峻茂昭憲既
審克百僚屏愆謬眷茲熙洽餘稍曠四夷守西陲尚羽
檄剏土頌斥瘞宵旰勞廟謨折衝存俎豆緬惟綠竹堂
吾昆業文
莊公堂名桑梓爲增芳明公踵清塵勲德照前後當年
籌邊書太常有銘鏤行矣隆所述台衡介眉壽

遊茅山二首

神區闕日月古竇緘煙雲高人屢陟降至理非見聞鴻
荒有展氏漢代生茅君李師受丹訣到翁嗣清芬咸以
金石性竟超鸞鶴華玉符漫鳥篆寶鍊淵龍文丹青世
競禮焚誦良已勤詎知登岸者用志惟不分

初夏展豫遊三峯立雲表喜客名清且連華陽亦窮覽
洞門列古槍石壇蔭叢篠浮嵐忽飛散弦月俄鑒沼更
衣異涼煖捲幔殊昏曉繾綣今夕長咄嗟百年天真穠
乏因緣假息促旗旒夢思笙鶴聞心許增鴻燭

與諸僚遊集四首

虎齋錄

朱太

四

桂雲堂

鬱鬱青松道萋萋碧草原懷哉禪誦地往代復何言出
林觀山容停驂憩石門清譙憺忘歸西陵暮靄屯英寮
具才俊紱冕念邱樊未諧忘筌志嘯咏此祇園山華與
谿月爲我屏熾煩

靈谷寺

長干碧崔嵬出郭浣我憂前林多名藍况乃草木稠古
竹生夏寒遙江際天流吁嗟六代間想像衣冠遊境存
詎有易逝者焉可留亭午列芳筵薄暮眺崇丘願言長
歡晤嚶鳴恩所求

雨花臺

司勳雅愛客置酒此林中徘徊日云夕左右來清風
瞻彼瑇瑁姿矧介契余衷春鳥懷好音晚晚在幽叢嗟此

臺城傍迥與郊園同嬰俗曠爲拘遺物室乃通緬懷
蟬謠逸豫慎所終

省中竹林

朱樓譁岩鬼良辰敞高宴鍾陵如盤龍立武弁於練飛
隼拂浮圖審條閣深院借我素心人鳴琴白日宴舞衣
元勳祠肅禮諸帝殿煥京帶礪言髣髴蘋藻薦誰同山
水齡行矣保聖善

鵲鳴山

送陸伯載北上分韻得離離啗啗

吾鄉有吉士秉德肅以離翻飛入紫闥東序陳金鑄
力酬所知娉節亮無雙依依里閭交無念闕相從

天王敬明德濟香婉陶唐百吏勤奉法冠裳日離離願

虎齋錄

朱太

五

桂雲堂

子慎初服柔嘉補山龍臨岐効贈處夙夜懷靖共
初秋理征服桂楫遵長淮我無勁羽翮與子不得偕城
隅有卮酒特以寫中懷晨光發車馬郊樹雜鳴啗
君子志萬里等瑟每多乖明珠出崖寶可復淪清潭南
有膚寸雲維北雨祈祈鴈鵲匪所望側聽鳳鳴啗

贈別皇甫氏兄弟三首

商飈動南國遊子懷故鄉白馬黃金絡徒御何輝光殊
梁世不識彩翮竟雙翔且以寬沉憂奉子以盈觴瀛海
信所之道路迷且長百年既有役願子善舟航

人生得意時聽我歌吳趨上堂承嘉慶下堂樂友于孤

松屈其根枝葉何扶疎下產五色芝上拂青雲衝霄欲
必有先君子念其初永言保休澤翼翼于公間
與子童稚交况也託婚姻夙夜各有懷此意難具陳春
華悅芳圃秋實薦嘉賓不見蜉蝣羽衣裳徒自珍徘徊
日云易飢僻居風塵翩翩乘雲去何以指迷津

送方世佩北上四首

庚申吾以降與子歲月俱履運亦假合生材竟爾殊君
乘紫霄去余懷滄海圓河梁慘暮色猶爲立斯須
斯須不可留君上木蘭舟煙花寂鳳臺兼葭滋鷺洲
寒戀舊仙臺空非昔遊爾音無金玉庶以慰相求

亮齋集 卷六 七 桂雲堂

相求慶相得相得復相失出祖何依依過逾逾恤恤文
鶴恣春空蟋蟀俯秋室贈子雙吳鉤精光含朝日
朝日出扶桑仙霞開建章遽此夔龍會寅清慎所將鈞
天時聆奏禁地獨含香願言保玉體岐路來相望

雜擬三首

崔嵬玄明宮宛在城東隅萬夫執斧鉞玉棟金爲閭天
子謂我兄公卿爲我奴傾朝盡側目踟躕天下無誰知
原上鷹竟爲釜中魚玄明今何處白露滋庭蕙前登太
行山却顧爲具區朱門有綠竹曾聆此曲無
雖離雲中鴈八月徂南方念彼北風來恒焉懷稻粱九

月氣已淒十月繁冰霜生來毛羽單高飛不成行君門
有鐘鼓聽之徒自傷歲暮百草枯獵馬肥且強門兒睥
雙目被服何輝光野雉炫其羽一朝死君傍

妾住越江邊江花照顏色清晨下機杼日晏不停織
出雙鴛鴦隣媼屢歎息采桑以白衣拔棹以自食綺戶
閑芳春戀此父母側伯姊嫁五侯少妹備宮掖含羞謝
良媒揜鏡長黯黯

送况翰臣三首

羣芳列中囿丹素各爲榮寒柯抱霜霰誰與撫孤生我
友美無度種德何英英執虛若委佩伐木有餘情聯裾

亮齋集 卷六 七 桂雲堂

曾幾何嚴節復過征所愴非面違要予以求貞殊邦不
二操尺素可傳聲

夸夫炫畫繡遊子慕庭闈茲辰首歸路式慰爾瞻依桑
梓將清陰春令始朋飛上堂獻康爵眉壽願無期越鳥
踟躕鳴代馬何騷騷緇緇嬰物役惻愴使心違送子聯
吳會有淚沾我衣

鳳鳥出靈山豈爲戀芳榮觀時振六翮虛罔生光儀彭
蠡富波濤虛嶽何崔嵬堙之足禦餓白鹿行相隨信諾
登霞志恐失濟川期巢山非大雅歷聘乃吾師雖無繞
朝策贈子四牡詩

愛日亭爲東橋顧公題

迢迢青溪水上有高人廬紫芝粲中囿翠篠羅前除四
牡有遐思吸菽多歡娛遐返太行駕長曳老萊裾暖
春載陽福履同舒徐千齡意何極言念駐轂車神明錫
爾類賜谷嗣桑榆

冬至齋居

維皇啓渥典至日崇明禋雲和藹繁會蒼璧煢祗陳
念祖詎有愆周道一以新肇行非侈觀殷薦爲烝民德
音良惓欵玄鑒歸精純豐鎬實王基冠裳皆帝臣駿奔
雖曠越昭事貴同寅旭日升芳郊彤雲冒嚴宸益斯介
亮齋錄

卷六

人

桂雲堂

杭州西湖三首

條風進湖舫密鬻屯禪居碧卉幽且深丹葩亦時舒冥
冥雨際鳥了了波中魚吳越不相似遊子心何如
朝登湖上岑暮宿湖中汜危構並巖巒廢塔繁荆杞片
霞西浦生纖月東林起百年得茲夕如夢亦可喜
移晷慰金利微奇欵石扉千峯呈遠姿萬竹含清輝泉
鳴騰行憶花氣蒸春衣春此不能釋悵焉迷所歸

舟中述懷集古二首

湛湛長江水磷磷水中石杳杳落日晚遲遲出林翮延

頸無良塗方舟安可極器非廊廟姿纓綬爲徽纆親愛
在離居虛名復何益參差百慮依向風長歎息嘲蝶飛
南園寄言賞心客

行行重行行勞此山川路東風揮百草雲中辨江樹羊
腸阪詰屈卻克慚躡步客鳥思故林流波戀舊浦被蒙
風雲會感激徇馳驚努力崇明德衡紀無淹度何以敷
斯辭深心託毫素

海北道中述懷二首

遐方混物候月令汨無經熠燿流青陽蜻蛚吟朱明羣
葩向冬敷百果先春生林藪靡搖落霜霰失流行馮相

亮齋錄

卷六

九

桂雲堂

昧差擇司分惑虛盈初遊感乖迕淹跡良非情飽茲施
僻氣尚鮮瘳欬嬰何以衛吾軀排累觀所恒
百里無編昨竟日罕行旅修莽窺墨嶼荒邱嘯雕虎南
隣交吐國西度還珠浦懿親眇天陲僮僕復何許脰悵
車馬遊訊絕琴書侶莊生將愛似卜子誠索處但念古
時人淺落皆其所現辭流世代正氣充寰宇撫此二三
冊退食聊容與

遂溪縣作

過遂溪熱甚縣令長跪道左饋茶及瓜詢考其人
乃頗貪橫嗟乎與其奉上官曷若使民皆受茶瓜

之惠哉不食其饋而賦此詩

征途苦煩鬱縣令將茶瓜使君不能食知汝意已嘉悲
此山谿民札瘥仍干戈皇皇靡寧居况乃橫徵科贖刑
輸金穀大半歸私家奉檄閱軍實賂賂羨且多願推迎
謂心剝水沃焦柯貴力並寬省閭井無咨嗟胡爲兒女
顏冠絃汚塵沙但博一人笑不使萬人歌

雷州懷古三首

正色沮姦諛炎方困英傑登覽懷舊篇慷慨明孤節築
室海上雲談禪夜中雪郡井有寒泉千秋保芳潔

寇萊公貶雷歎曰吾少時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

虎齋集

卷六

十

桂雲堂

山應萬重乃今日事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公在
雷有卜居西館詩云海雲消盡金波冷夜半無人
獨倚欄復有廣濟寺詩云僧同雪夜坐應向草堂
聞郡城外有公所飲井今名萊泉

二蘇皆高賢萬里共淪謫渡海書不來佇立意彌惻新
冠存古心僦廬避深責矯矯雙飛鴻寧甘稻粱食

東坡貶儋耳穎濱貶雷遇于藤江同行至雷相別
渡海東坡以海道阻絕不得穎濱書乃和淵明停
雲詩以寄在儋耳製椰子冠詩云更著短簪高屋
帽東坡何事不達時穎濱在雷有郡人吳國鑑築

舍居之章惇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迫治以僦券甚
明而止

袁主忘寇讐貞臣罹竄徙古剎觀幽花虛巖侶衲子趙
相乘丹心胡公抗封事坎珂在當年聲光有遺史

李忠定公貶雷詠天寧寺開提花詩云紵衣綳帶
平生志正念幽人尚素冠遂溪白雲巖有高僧寮
師公與之遊後公召還師送至城月驛公復賦詩
爲別趙丞相胡澹菴貶海南皆嘗寓雷

靈山閣射

山巖散鏡鼓野霧蒙旌麾驍丁挽繁弱壯士援忘歸落

虎齋集

卷六

十

桂雲堂

鵬每銜巧飲羽亦呈奇四郊多壘時願爾如熊羆我無
穿札材亦匪請纓安秉心希塞淵席以靖艱危稷卨
雅道渤海有深思犀渠與鶴膝安得爲鋤犁

登靈山

黛紫巒噴噴窳窳互嵯峨深緣羅徑入俄觀雲局敞峻
隴樓從傑晴煙生梓櫟南嶺呈瓊奇西巖席澄爽日臨
龍宮珠露泣仙人堂四節烏啣花諸天石爲像林阜限
幽間尋步穿輪映嶺哉鉅鉤游逸矣瑯琊賞物色遐見
捐人情競爲長疑佇匪般樂神工慰所枉

感事二首

殷王禱桑林斷瓜念愆咎春秋志災眚法戒垂不朽
寺布貞純何必生三秀苟有千歲龜不如人壽者煌煌
寶鼎歌詎協咸英奏鳴雀爲鸛鳳伊人獨顏厚
飛燕在昭陽踟躕掌中舞柔曼傾人心君王屢廻顧嗟
嗟辭輦人皎潔被紉素長信充末流明神復何想魚目
疑珠璣卿雲惑煙霧葉公稱好龍無爲龍所誤

謁張丞相祠在大庾嶺

微陽戰窮陰密雲吐丹氣呂溫詩金鏡徒晶瑩白羽

竟捐棄荊州節鉞遙涉湯鼓雖至激烈拂士心崩騰前

朝事丹荔憶芳辭清江懷藻思三復華國篇益愴勞賢

流聲錄卷六主桂雲堂

地古路關榛蕪重關啓靈秘百竈達舟車九譯頌休庇

請觀嶺上松甘棠同蔽芾

淮徐道中聞盜掠墨吏舟

一舟攜萬金役夫因牽紉足繭腹仍愕風迅水逾緊舟

中肉食徒宜爾盡腸腎况乃飽私篋累此亦何忍九州

設郵傳本爲達民隱此輩乃憑托重載川塗穩民財與

民力爲爾爾兩州紛紛鼠竊者大半緣飢寒爾有養廉

資視鼠倍蚩蠡傾舟併歸鼠天道斯不泯彼鼠安足誅

賴爾等所憤

潞河發舟簡陳若寶

疏臣戀魏闕留滯忽經時茲辰理歸舟郊甸寒風次野
花粲且妍汀鳥宛相依朱橘懷洞庭青楓憶江湄有酒
不解寒中宵增故衣所嗟同飛鴈臨發復差池予有川
澤心君有雲霄姿遠大諒難合斯須遽乖睽見山久搖
落汶水將流漸願言過見卽岐路寡所知

家君病愈志喜兼謝問疾諸君

兼旬侍藥卽問訊勞朋親幸哉此康豫加膳及芳辰紅
梅照山雪碧草回江春庭闌彩燈艷度門寒疏新平生
種仁厚好德感明神沈綿實憂慄餘祉天所申既續骨
肉緣且慰同袍人緘辭數相慶宛見交情其奉爵期月

流聲錄卷六主桂雲堂

夕將車擬花晨豈復懷遠遊長戀五湖濱

送吳山人遊浙東用天台賦中語

徵奇憶康樂摘藻懷興公瓊臺日月古朱闕煙雲通入
桂凌清霜五芝敷惠風龍湫懸素練石梁跨青虹眷茲
穹隆境棲遲繁靈踪應真躡寥廓王喬觀天宗之子獨
長往吟嘯華池中清緣永相結暢矣發遊蒙

宿馬鞍山

拙劣懷遇棲菟裘托茲土落景窮躋攀於焉滌煩暑湖
湘來迅颺海嶠飛靈雨綠林蔚蒙幕素鳥時翔翥寥曠
薄纖絳蕭爽屏輕羽倚檻畢餘歡聯榻皆佳侶微霄捲

天末長河挂遙渚形骸暫捨擗宇宙足容與六氣豈殊域十洲幾幻語願言保奇齡所戀非酣滑

鄒魯謁廟三首

尼邱孕元聖宇宙垂六籍風移有淳漓文在無論數慶雲翊崇宮芳藻羅故宅絃誦誰則聞吁嗟問遺蹟象賢修禮物明禋報豐德雖隕郊西麟永耀壇前植

古井失歲月瓢飲存嘉名寧知沒齒痒乃有千秋榮冲虛蘊英發和粹含神明廟貌亦如愚圭袞非其情至人寶所受氓庶較虧盈三桓故堂無惻愴郊原平

羣邦驚聲利夫子振微言論功卑霸圖述性究靈源渴

虎齋集 卷六

古

桂雲堂

欲心乃存服義氣斯全孤身時喬嶽一象防頽川我行古邾國宅里表三遷牛羊下秋坂因懷山木篇

謁孔林

蕭條魯城隅見此馬鬣封洙水抱寒原楷樹猶蒙茸往代迴鑒與監薦蒿萊中知德良有俟吾道詎云窮落景眺雙碣心喪邇悲風賢哉端木氏築室有遺踪

謁周公廟

茲壤公所封俎豆歲不暮巍巍六典存于今準閔度緬懷流言時赤舄無窘步終然感風雷金縢見情素天定能勝人冠裳永瞻慕闕宮及靈光荆棘迷古路

葉縣道中

宛鄂熾炎氛况也繁簿書茲辰向葉城秋風導我裾村煙掩孤驛山靄拂雙旗鳴蟬在高柳因之憶閑廬物役曷易銷節序隙中駒早衰畏明鏡藥餌隨征車當年王喬鳥想像青雲衢金丹不可遇何如旋故墟

送孔文谷赴關中

世人戀酣滑之子懷獨醒微音曠寰宇珍羽貴王庭清真遣衆累朗悟在羣經殊軌紛所投詎能滑性靈山川瘁行役郡國贍儀刑中土識麟趾西曼習文星拙劣誠寡諧傾蓋遂忘形願言託交籍佩此蕙蘭馨吹臺孤月

虎齋集 卷六

圭

桂雲堂

圓良嶽三峯青離筵不忍御繁奏難爲聽相期意無涯臨路車且停慰余唯尺素歧望隴雲冥

譙薛吏部園居

秋城息征驛言訪高人宅密篠繁蔭房寒狴映雲石對牖叢葉聲循除曲泉碧坐觀日月遙匪抱煙霞癖幸茲接清顏歧想慰疇昔冲懷敞延納妙論酬討索羽觴續蘭膏縹帙展瑤席謬加徐孺禮深愧孔融客象外不可窮道德領玄籍吏部近註老子書青牛凌紫氛俗駕將安適

陳州登子山亭是夕泛柳湖

蘇公既遐舉結構餘顏基疎茅水中央偃息懷當時重

湖抱寒堞芳樹繁平堤開簾散篇帙可以安卑栖我來
搖落候故國黍離離荷芰皆凋枯荇藻猶參差薄暮林
颺息霞月迴生姿金波蕩桂楫練影搖蘭厄文鱗鏡裏
游銀漢坐中移殘宵聽鏡鼓復憶宛邱詩

陳州道中謝薛吏部惠鏡

輶軒困登歷望舒屢虧盈晨發太昊墟暇投陽夏城廓
落荒林淨杳眇寒沙平黃河已流澌官路朔風鳴譙國
素書至感子念長征開函見皓月篋筒清光生苔紋暫
驂驪霞氣俄晶熒曾以鑒流品薦紳歸令名衰薄久憂
髮緇塵仍滿纓唯當佩高義自保寸心明

虎齋錄

卷六

末

桂雲堂

人日酬西亭中尉見懷

懷祿歲云邁載逢河洛春齋閣凝餘寒梅柳閉華津追
逐車馬遊乖隔同心人本無諸俗姿窘束非吾真朱門
枉芳訊慰撫良已勤瑤華雖遺予袂襟安可親剡水曠
幽期梁園虛令辰跡迹心匪遐願子善自珍

崇安縣作

鵝湖始塞帷延囑情未已陟嶽窮紆折臨溪鑒清泚修
篁蔽雲厓繁英間霞綺飛瀑萬壑鳴玄關百靈啓征夫
憚殊域物色差娟美緬懷通道初于今乃同軌言瞻九
曲間秀石如瑜珥鼓柅日紆徐仍觀巖月起

過武夷

丹邱屏氛翳碧壑瑩漣漪中天侍玉女空谷集金雞幔
亭果崔嵬鐵障何逶迤石廩貯璫草寶刀刺翠螭浮槎
絕架壁當自違瀛歸宛然承露掌委蛻或於斯殊稱是
迂誕幻象皆壞奇所欽在先覺五曲存孤祠玉簡空見
投綵幢今安施踟躕隱屏側巾舄想光儀

楓亭驛作

遐征及春候傳食頗徜徉山郵錦樹繁海岸青峯長寒
泉無停流間花多異香魚龍隱仙湖蟬螭懸修梁矧聞
諸郡邑於今稱小康公庭罕簿書隴畝皆耕桑卧治古

虎齋錄

卷六

七

桂雲堂

蕭嘉靖共即循良安巢慰迂散但愧伐檀章

鼓山紀遊呈車方伯

武子厭羈鞅無懷滄海觀石鼓酬夙盟再蓋青雲端興
區展遐矚殊域諧幽歡張組臨浩淼振袂凌巉岈蒼煙
冒洲渚紫霧縈巖巒百粵表雄峻八閩資莫安靈風鳳
泉冽法雨理花寒詎謂諸天遙坐知千界寬歸潮促飛
鷁初星迎解鞍無能遂高舉撫景慕騷騷

致仕後言懷二首

予丁酉春赴齊臬夢自製像贊曰金緋煌煌在笏
匪美急流勇退是謂君子寤而嘆曰錢樞密高蹈

予曷敢當唯知止知足冀免危辱斯幸爾昨泣聞
泉復夢解中扁曰歲寒臺亦蕭條抱節之微云屬
舊病沉綿累疏得請夢徵斯協賦二詩識之

我聞談蕉鹿迂誕不堪紀凝神得所感亦復存妙旨往
昔奉簡書祇役出京邸恍如掛至人冥心賴昭啓疎慵
忝章服在笥誠匪美曷以圖令終夙夜慕知止連章干
禁闈拂衣返田里願築歲寒臺有斐思君子

生逢休明世家族藹簪纓弱齡事佩翰干祿代躬耕蚤
陪英俊遊華鑣翔兩京七命登藩垣紫綬慚光榮自顧
螻蟻軀何以報生成惟持不貳心出入效廉貞抱病理

沈寶錄

卷本

七

桂雲堂

歸櫟秋風吹杜蘅懷致身義撫鏡有餘情

陸義姑姊詩

陸貞山給事之作
姊給事自作傳

陸本吳右族於今名益炫朝堂有直臣閭闔有賢媛黃
門摧姦疏十上明光殿鴟鵂擊凜孤風荼苦罹嚴譴萬里
適炎荒桑梓豈遑憑妻孥不相從行李唯書卷倚閭旣
衰白破鏡仍禍變呱呱二雛者失母淚如霰卓哉貞淑
姿鵲原情所悲倉皇走弟舍日夕親攜持慮寒手縫裳
察飢蚤備糜撫雛如母存憐念多涕泣不亂遣就傅稍
稍知書詩拮据逮數年謫籍始量移別家時有姊不復
二雛思歲序條屢更彭澤歸來時入門顧膝下參差將

冠弁深惟鞠育恩曷報姑姊慈男婚女且嫁仍勞治養
資秉義敦始終古人今見之何以表嘉名良史有現辭
里人效歌頌眉壽願無期

晏起

嗟余蒲柳姿三十已二毛練藏恐不遐况任塵寰勞難
鳴理簪笏牒案盈官曹何曾補生民物役如鼓蒸歸來
侶漁父澤畔傾春醪頽然就偃息汗漫華胥遊霞月瑩
吾神不復聞風濤百體良已舒曙色扶桑高攬衣啓衡
門策杖遵林阜如斯亮自足富貴等秋毫

葺園

沈寶錄

卷本

七

桂雲堂

先君好栖遯曾營數畝園丹桂凌冬榮碧井及春繁芳
沼泛鳧鸕曲榭羅蘅蓀詎敢擬辟疆庶以娛朝昏自余
徇微祿海嶠驅輶軒三徑其就荒緬憶陶公言拙直與
世違擾鋤情所敦今晨理舊業如返遠遊魂伐棘可補
籬誅茅聊覆垣端居甞物色歲籥任寒暄

聞京師施藥有感

我皇御宸極德澤周遐荒閼猷體姚姒秘術參岐黃
睇茲葦轂間協氣已翱翔猶多抱病者悉願臻平康深
宮出珍劑顆顆丹砂香御墨有題識統綬絳絳紫九
門布恩賚扶杖紛羸羸自幸沾膏餘何意沾春賜刀圭

果神聖解肌滯胃腸卽如飲上池詎必逢長桑孤臣臥
江海聞之喜如狂尚有芻蕘言無繇徹育蒼朝解作霖
雨膚寸成汪洋維皇錫福心引類慶無疆邇來被沴
興早潦頻罹殃况乃土木繁川陸困輸將繭絲盡吳會
烽埃連氏羌東南與西北舉目皆瘡痍所願泰運開耆
俊登巖廊納言有謫直宣化旌循良息役仍緩征壽國
此昌陽終收弘濟功萬物無凋傷文園久消渴豈冀金
莖漿陳詩代矇眊皇仁或贊襄

酬吳愛之見贈

吳水部德徵黃司訓應龍皆先君文字友也愛之

虎齋錄

卷六

手

桂雲堂

卽水部子司訓號丹巖生

里閑多往哲吾懷水部公清修契易旨腴妙擅詞宗維
時丹巖生臭味金蘭同先君蚤遺榮三徑數相從俛仰
四紀餘鯨遊渺仙踪維此翰墨香猶存簡篋中鳳毛雖
沉彩耿介承父風却掃絕塵囂纂述殊春容昨任瑤華
贈古誼啓顙蒙所愧伏櫪姿虛擬錦雲嘔邇來并衡宇
幽卉頗成叢願言聆玄論庶以沃鄙悰

夢柏詩

里人張運夫以孝行稱乙亥歲臘月庚申宿父母
墓側夢腦生柏枝蒼翠嶙峋然識者曰是壽徵也而

實孝所感予聞之紀以是詩

耿耿終身慕卽是歲寒心至性感冥漠仙姿入枕金攀
號淚已盡慈烏常繞林心與樹偕永不受雪霜侵難老
天所錫占祥意獨深千秋侍邱隴和此藁莢音

戊申元日偕石川翁登馬鞍絕頂次唐人孟張韻
二首

高懷試仙履倦足愛禪床欣逢莫英初共依薜蘿香新
柳動韶華扶桑啓晨光翠芳日爛熳漸宜歌舞場

塔影巖樹繞日氣海霞不雨沃千澗底時久旱陽回萬

卉根深情柏葉益遠興梅花村樓遲閱新曆吾不厭衡

虎齋錄

卷六

手

桂雲堂

門

初冬泛湖宿田家

迂人愛幽曠雲水可相親眷茲搖落候野色含芳春揚
舠邇洲渚銀濤渺無津丹楓映遙島白鷗遊澄曷霞綺
入艸樽仰觀孤月輪冥棲愜所適息志反吾真郊原久
蕭條靈雨恒兼旬種稔委洪川衡門甌有塵水夜感庶
徵誰哉撫五辰方懷發緯憂豈得安垂綸

允齋入縣學賦此勉之

時年十三

生男在中歲憐愛成癡愚羈絆佩鰲鯨長昏效庭趨雖
云勝雍端未解耽詩書欣逢伯樂顧謬稱千里駒泮宮

詠采芹婉孌曳長裾爲儒亮非易萍蘊當何如三才同
廣大寸心本澄虛藏修尚無數恢弘斯有餘願言絕邀
放端凝以自居卓爾念遠業泊然忘細娛孔顏蓬室
此是青雲衢朱輪及紫綬足華吾軀

苦句吟 壬子十月間

重九至陽月江南雨不止千村築場圃無奈禾生耳西
風何時來溼雲滅仍起霜降蛟龍騰九月後龍見蟬螭莫敢

指枵腸待粒食顆顆沉泥滓翔鳥匿深泥不曝騰開水

緬思耕耨初手足皆胼胝閨閨望西成塗潦乃復爾官

司急徵科鞭筆爛膚髓徵科匪爲公羨餘飽入已千緣

東華集 卷六

桂雲堂

與萬繼溪壑填未已三歲大黜陟入觀天尺咫曾不畏

嚴憲盈榮遣妻子狠心固悞淫鼠技且深詭揣知朝政

濁賄達黃扉裏觀遺卽起遷榮利可兼美恃此以無恐

頑然昧廉耻馳馬徒行行昧日柱下吏涇渭殊不分舉

刺亦故紙蒼生嗟何辜厄會一至此大時及人事奏泊

如相倚願言赫離照氛祲崇朝洗堂省登正直陰陽歸

燮理循吏布萬方撫字遵前軌庶令亭茨下鼓正邁有

喜微吟籲民艱玄鑒亦孔邇

虎賁錄卷之六終

虎賁錄卷之七

七言古詩

長門怨

風雨蕭蕭秋簾涼芙蓉宛宛雙含香聽君此曲悲且長
無令悽聲繞畫梁妾本秦姬入楚宮玉顏自比春花紅

君王一顧歡愛濃綺樓金屋圍春風春風吹花開幾枝

春露凝香太液池憑欄數動天顏喜按譜惟標國色奇

能頻能笑羣芳避多寵多情九陌知始信子夫能霸世

爭憐生女作門楣昭陽崔我耀日華洞房窈窕隔丹霞

君恩自謂深如水與妾同生復同死樺燭銷御宴遲

東華集 卷七

桂雲堂

故眠龍衮誤朝儀憑仗驕矜轉生態誰知榮艷一朝移

花開花落春光短沉沉永巷羊車斷迴山倒海男兒心

殢雨耽雲忽消散餘桃積忿誰爲明團扇違時獨長嘆

何如當年守舊扉白頭貧賤長相依羅襦不綰同心結

翠被翻慙掩肝衣君不見長門夜夜看牛女猶勝穹廬

老漢妃

送狄仲虛令清江

人生聚散不可期朝爲相知暮別離長安八月折楊柳

匹馬欲去還遲遲九江西下清如練蕭蕭鼓樓船向江縣

故國初看橘柚垂官途已覺風煙變縣人休苦兵荒餘

使君之才古人如明年報政知第一慰我先傳尺素書

江上行贈白巖喬公

九江鯨鯢舞秋濤揚揚掉尾風雲高蒼生不知砥柱力
麟閣空酬汗馬勞先朝遺事雖重論陰妖隱靈紛乾坤
干戈颯沓擾中土鎖鑰呼嘯恃北門元兇作逆豈朝夕
鑄山煮海多籌畫滿蒙誰無主父金列居盛有田文客
長驅西下萬舳艫風帆信宿趨留都當時要害一失守
虎踞龍蟠知有無太原司馬古無比十載勤勞鎮南紀
金城真在省臺間廟算每紆談笑裏歲蒐月練百萬兵
森森貝冑皆晶瑩壯夫分遣屯諸郡絕技旁收歸五營

卷七

七

桂雲堂

皖城良將公所拔一夫當關衆莫奪坐令羣兇頓沮喪
瀕江民命初全活倒戈倉皇鼯鼠窮一時俘馘都陽中
捷書夜報江山在帝業春回氛霧空只今誰爲第一功
留都士女懷明公公乎履約避居豐四朝憂國唯忡忡
願公壽如華與嵩獨立表物超鴻濛長使四海歌皇風
招盧駕部遊西山

盧郎逸興古來少瘦馬年年踏芳草閒說東曹公事稀
山行須及鶯花好蕭條旅館製春衣桂笏西看冷翠微
與君明日卽偕往醉逐流鶯花下飛山中絕與江南似
恐爲春光亂鄉思未得扁舟訪故廬日復聯鑣修禊事

人生百年幾日春休將黑髮戀風塵去年此地君曾至
想見鶯花待故人

壯遊歌贈李翁

李翁好遊老益壯天下名山曾遍訪雙鞋出入煙霧中
扁舟來往滄溟上家住四明東復東七十健步如飛鴻
西湖一歲凡一往醉看山花幾度紅天台鴈宕未爲奇
南下閩川入武夷匡廬瀑布亦何有更泛沅湘登九疑
竭來燕臺窺帝宅羸驂日日長安陌名藍寶剎憐青葱
南郊西苑輝金碧潞河與我同買舟春沙孤驛幾淹留
行人思歸盡失意爾獨翩然東國遊歸來感慨向余說

卷七

七

三

桂雲堂

古來地勝鍾人傑顏巷依依尚令名孔林廕廕多遺碣
是時杏花紅欲燃聊復花前一醉眠遄歸竟負夙昔意
岱嶽不得登其巔翁乎矍鑠世無比老聃之孫無乃是
青牛他日度函關弱水蓬壺應咫尺人生光景如逝川
紅顏倏忽成華顛百年誰解利名縛諸福不如山水緣
神仙李翁真可慕媿余早爲風塵誤少小空懷司馬心
于今浪讀靈均賦野鶴汀鷗竟不馴願向明時乞此身
青山不老水不涸結束從翁細問津

苦雨寄林屋蔡子

鍾山日日春雲起散入江南滿江水江南二麥半不收

昨夜滂沱猶未已姑蘇蔡生擁被吟十日不出應滿紙
長沙太息少陵愁古今懷抱長如此蔡生五十猶布衣
獨抱錦瑟知音稀春蠶作繭歲月苦老鶴不飛心事違
年來高卧鍾山陰展轉書春色深良工不貌驂騑骨
俗客誰憐鸚鵡心春深况爾值苦雨應門無兒自炊黍
多情獨有張牋部時遣白衣送清醕高才何爲絆微名
三江五湖堪濯纓君家舊住湖中島風雨更佳晴亦好
便須與子泛湖船共看七十二峯凝翠煙

鄒縣行

入城半里無人語枯木寒鴉幾茅宇蕭蕭酒肆誰當爐
桂雲堂

卷七

桂雲堂

桂雲堂

武清西來斷行旅縣令老羸猶出迎頭上烏紗半塵土
問之不答攢雙眉但訴公私苦復苦雨雹飛蝗兩傷稼
春來况遭連月雨縣城之西多草場中官放馬來旁午
中官占田動阡陌不出官租地無主縣中里甲死誅求
請看荒墳遍村塢

獻縣行

滹沱水決年復年城北一望皆平川田荒不聞免租稅
賣兒鬻女償官錢百家今無十家在老翁臘月衣無綿
編草爲船渡行客破履深入層冰間索錢買餅不充腹
終委溝壑何人憐北地凋殘此爲最來往况復多輪軒

我來正逢貴者至橫索供張何喧喧辛勤爲民省百費
路旁但稱曾令賢曾令名烓字日宣

送劉吏部謫壽州

長安十月寒色新金屏紫闥生風塵仙曹胡爲獨行邁
一麾已作江湖臣人生百年如旅寓試看浮雲變蒼素
朝士空歌貝錦詩騷人曾有沅湘賦兩年江北聞凋殘
去矣休嗟行路難早聞明主憐蘇軾聊使蒼生識謝安
天涯願君善自愛冉冉寒花戀征蓋春來環珮好歸朝
禁柳宮鶯正相待

送東橋公赴浙

桂雲堂

卷七

桂雲堂

桂雲堂

東山煙霞動春色安石竟爲蒼生起官途芳草何萋萋
畫舸南浮越江水孤雲不飛如有懷縷縷斑衣戀桑梓
天王求賢正側席白駒胡爲空谷裏覽鏡歎名未二毛
卿月台星映金紫林逋宅前梅始花故吏遺民候旌紫
只今四海歌昇平災膏猶聞報兩京德意承宣下車日
范公素有先憂情驂駟旋入燕臺伏鶯鶯重聞阿閣鳴
商宗周宣美王度共願耆俊操鈞衡南曹散吏遊從久
轉見清襟敞虛受寸筵不嫌撞巨鐘高山白是容培塿
清溪明月冷城花幾度金壘醉春酒折柳長亭情更深
別後中宵望南斗

雷雪行二首

昨夜雷轟今日雪安德門前兩山裂河南微報人食子
更聞飛蝗滿江浙千古高人魯兩生漢文謙讓流英名
精衛年年負木石海中波浪何時平

羣方水旱歲不虛郡國正奈無倉儲何人建議募輸粟
只恐粟米民半無天子親耕后親織轉見民間多菜
色明堂清廟事且遲一土一木民膏脂

東園贈馬總戎歌

憶昔江淮平盜時伏波將軍功最奇狼山風浪簸舟楫
獨向中流揚赤旗十年起家食萬戶玉帶緋袍光陸離

流聲錄

卷七

太

桂雲堂

人生奮迅有如此橫飛直上真男兒燕關節制多歲月
胡馬不敢窺邊陲獵獠百萬日蒐練分甘其苦無偏私
胡來將士夜起舞衝陣爭施鐵漢蒸蒼頭千指總驍健
觀體懸馬常繫繫吁嗟蛟龍卧江島可惜驕駟廐中老
壯心空停萬里雲奇骨尚阻千山道蕭條西風振鱗甲
踰登南天飽芻稻人韜玉劍生暗塵高掛彤弓對芳草
捲簾開徑接賓客散帙投壺漫傾倒幸夷花開春沉沉
楊柳絲垂日杲杲皇天生材豈容易我侯未必終枯槁
佇聞徵書下霄漢暫使長城重豐鎬黑頭休遲李廣封
拊髀須憶廉頗早寄語胡兒且莫狂滿眼腥羶一朝掃

考功署中觀蓮花別朱子純

舊省芳池菡萏香鍾山落址映垂楊明朝復與使君別
吳雲燕樹俱茫茫去歲花開君未來今年清賞共徘徊
來何遲遲別何易驪駒忍向花前催使君才名古無比
少年五馬行千里寶轡崢嶸射斗墟冰壺皎潔涵秋水
華街三轉尚書郎薦章屢達承明裏羔羊素絲章大夫
靖共正直知君子江東始服山濤鑒雲表還留葉城履
秋風蕭蕭玉露寒奈何人遠花猶遲

高陵張公蘭呂太史之友也呂每稱其孝友純篤
來遊金陵賦此送之

流聲錄

卷七

七

桂雲堂

崑崙之山無惡石渥洼之水無驚馬高陵呂公今碩儒
里閭乃有張翁者少時讀書甘隱淪年飢負米奉二親
弟有羸貲我罄室上堂菽水多歡欣弟緣服賈死巴蜀
求尸反葬何艱辛千金持歸不私有世間富貴如沙塵
談詩說禮老逾健勸誘一鄉爲善人吁嗟乎孟嘗公藝
今罕有千古流光緣德厚卓哉張翁雖布衣孝友之名
滿人口終南渭水長清絕紫綬金章易衰朽建業行歌
歸去來敬折梅花爲翁壽

甘雨亭詩

家叔父孔修於馬鞍山東巖構一亭時值大旱亭

初成而甘雨至因以名亭

巖端孤亭枕奇石海上飛雲送秋雨青苗蔚同平郊
紫蕪紛紛賀新宇辟疆園林今已遐仲瑛登榭昔曾誇
揮金買地甌山月再見風流屬我家山靈有喜驅旱魃
地主多情能曠達詩成合向上方鐫酒量還同五湖濶
登臨盡與玉壺空授簡何人賦屢豐陶翁自愛吾廬好
坡老難名造化功浮嵐忽散斜陽轉遠岫遙峯蒼翠顯
已拚衝泥屨慢歸更勢薄簾簾重捲坐客虛疑巫峽神
甫田沾足慰疲民一時勝事傳鄉邑千里緘書報旅人
建業年來別山久緬憶孤亭更回首杖屨相從醉且歌
晚齋錄

卷七

八

桂雲堂

早晚扁舟落吾手

喜馮子和至

石城秋風吹桂枝扁舟渡江我所思同遊帝庭不相識
握手論心兩莫逆玉樹輝輝映碧山野鶴楚楚凌塵寰
呂梁波濤壯辭賦共道才名何遜間金門藹省皆羈旅
退食長謠想高舉芳沼難留橫海鱗屑香不礙搏風羽
粉黛三千奉至尊明妃環珮阻歸魂楚弓得失何須問
塞馬悲歡寧足論鳳凰臺前春草沒燕子磯頭吐明月
請看長江日夜流六朝宮殿成荒邱其君且盡如繩酒
醉卧松雲洗爾愁

送矯亭方內翰北上

江南春色催仙槎玉堂天上開雲霞揮毫已近西清月
振珮長依北闕花聖朝求舊遍山林人室有薜蘿
心亦知衡宇幽棲好奈爾蒼生屬草深胸中風雷羅萬
卷立朝未識君王面羣衆北馬早已奇價重南金老
逾鍊願公獻納補袞裳中興有頌歸今皇他年黃髮
倦台鼎歸去扁舟弄釣璜

題衡山先生爲王直夫作陽湖圖

碧樹離離春水平白鷗泛泛春雲輕系田變幻那可說
宛見銀濤撼古城誰家茅堂水中汀王符著書甘隱名
寒齋錄

卷七

九

桂雲堂

手垂綸竿釣赤鯉獨向月明吹玉笙十年天末可留滯
不道知章疎宦情玉堂遺老江南客醉掃滄洲常滿壁
山樓聽雨思轉深一幅冰銷五湖白畫省蕭然披此圖
迥疑牕几臨虛無秋風我欲揚帆去爛熳焚尊與脩鱸
珠池歎

廉州有平江青鸞楊梅池雷州有樂民池產珠地
也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上
供邇者三年再採珠已竭矣所得皆碎小藩臬有
司並受詰責不知此物生息甚難取之太頻安得
圓美每採費舟筏兵夫以萬計頑悍之民因緣爲

盜今雷廉淵蔽已極採取不止將有他虞余承乏攝此事倘議復採當疏聞 聖明必不以無益害有益也

漢家嬪嬙無麗倫南海道遠餐泉客昭陽新寵闌新粧照乘殊珍苦難得並管美政藝黃班只今人怨珠來還醢書三年兩額降驪龍赤蚌皆愁顏往時中官涖合浦巧徵橫索如豺虎中官去後醢書來誰訴邊陲無限苦野老村童不著禪四山戎馬夜紛紛竹房無瓦餅無粟猶折山花迓使君天地精華易消歇不見虹霓片時滅賢哉魏絳辭梗梗陽絕勝隋侯玩明月

卷七

桂雲堂

十

桂雲堂

裴葛行

夏月行部至雷州思製一葛且復休冬月行部至廉州思製一裘且復休故衣雖穿尚可補秋毫擾民民亦苦先朝不有軒尚書墮水忍寒卻新襦千縑萬緡入私橐碩鼠碩鼠心何如

采石訪李白祠

僊人弄明月忽隨明月去明月還來照大江僊人騎鯨向何處層層鍾山雲歷歷石頭樹朝帆暮楫長往還萬古江流日東注鸕鷀之杓鸚鵡杯當年意氣橫九垓鳴金曳玉滿京洛螺贏螟蛉安在哉太真寵冠世力士貴

絕倫僊人胸中九雲夢醉揮彩筆如無人清平詞曲含諷刺君王賞愛嬪嬙嘆不戀華清供奉地甘作遐荒放逐臣芳蕙英瑰眇江海文采風流至今在道旁殘碑繞春竹磯上孤祠枕寒瀨一杯酌爾傷我情詞闕遺篇金石聲醒醒人間富與貴不如飲者獨留名

謝張水部惠豐山硯

彭城諸山多秀色雲梯石室長蒼蒼十年來往忽如夢秋風倚棹遙相望仙人種玉豐山裏浣濯霞月生輝光叩之清越類浮磬几上英英憐截肪坡翁平生有奇癖九華雪浪攜江鄉彭城此品失銘識雅興竟屬張君房

卷七

桂雲堂

十

桂雲堂

欲拂吳箋寄水部墨池已動梅花香

市兒歎

京師多亡賴子每歲五月五日蓄毒草收種雜餅餌中誘市兒啖之輒眩瞽語寒慄之郊鬻於遠方之人飲以孟水始甦竟迷所歸矣癸巳余北上從者皆虔人廣人鬻兒甚夥纍纍有戚容問之則具以告余惻然傷之

垢衣蓬首誰家子一日隨風向千里虔南嶺外無還期懊恨當時誤吞餌官舟秋雨寒蕭蕭父母寧知兒在此癡頑分作殊方人只恐覓飄瘴煙裏我聞泣訴心頗惻

此事無乃開風紀開民蕩子滿長安生計無聊益難起
邦誣野剽失譏禁京兆扶風誰爲理閭閻父子每相失
廟堂空講周公禮我將贖汝囊無貲惆悵悲吟潞河涘
憑仗虔人與廣人長教溫飽供薪水

甲午春強赴江右之役舟中七歌

風吹西湖生綠波南峯北峯遙崔嵬岳侯墳上杏花落
和靖宅前芳草多蘭橈桂楫不適意苦憶老親猶抱病
嗚呼一歌兮始悽惻安得庭闈問眠食

桐江之水百里清紫鱗碧石何晶晶巖光舊隱未蕪沒
春月尚照雙峯明羊裘不換雲臺名我生何爲戀塵纒

虎齋筆

卷七

七

桂雲堂

嗚呼二歌兮心獨苦故園誰與傳尺素

蘭谿東風送帆席三日遽泊常山驛魚舟水碓遍村塢
花邊宛宛雙鷗白老親安否那得聞愁殺章江遠行客

嗚呼三歌兮可奈何欲將別淚添江波

有客有客性迂拙不解低眉事交結羊腸道路多虎穴
前有荆榛後冰雪草堂不得長晏眠紅梅翠竹難爲別
嗚呼四歌兮心事遠千山花柳徒芳菲

我當壯歲髮已蒼今春病眼長茫茫征途蓬轉易衰颯
况是人間憂患長舟航坐臥負春色弋陽溪上蘼蕪香
嗚呼五歌兮增浩嘆霧塔煙樓聯溪岸

憶昨兵戈擾南紀洪都戰血殷江水十年彭蠡收波瀾
賴尾猶聞詠魴鯉腐儒撫字愧無術那忍微科盡膏髓
嗚呼六歌兮增繁憂飢兒瘦驚游芳洲

雲冥冥兮石磊磊急雨斜風春晝晦西望連連夢澤波
出沒穹窿與修虺飽飽經險阻銷人魂尚憶孤帆渡南海
嗚呼七歌兮慘不歡浦溱蕭條生暮寒

南康公署對五老峯

孤亭日暮松風哀廬山迤邐春雲開雙飛白鶴凌丹闕

萬朶青蓮傍玉臺五老不言復不笑海色湖光長照耀
揖之不至勞我思今古無人訪孤峭那知湖海幾揚塵

虎齋筆

卷七

七

桂雲堂

曾聞桃花萬度春吳爭楚鬪皆如幻白石齒齒波濤濤
上方鐘磬延明月梅向人間早華髮雲去雲來秀可餐
安得投簪卧林樾

感事六首

栢梁新營建章起武帝雄心殊未已金樞玉碣千萬重
貽蕩承光侔太紫海東鞭石血橫流燕雀徇徇彩雲裏
君不見天庖椎牛犒大匠荷鍾丁夫誰餽餉

翩翩獵騎臨邊城邊城草深山路平豐狐狡兔各有穴
鳴鏑張罟殊不驚邇來地氣南徙北廣莫風至猶無冰
君不見桃蟲拚飛卽鵬鳥首下尻高咎非小

昭陽前殿玉樹枝榮華不奈秋風吹慶雲甘露永乖隔
鳳管驚簫增我悲千金買得和如賦豈識人心難轉移
君不見楚江文鱗巧相接復使龍陽淚永垂

長安一日封五侯輝煌華蓋擁貂裘明珠萬斛來海嶠
朱郎何人中夜投羊公緇袍徒寂寞起生擊筑歌伊優
君不見卽且日帶鳴呼風雲際龍鸞自翔翥

鸞旌孔蓋幸汾陰丹霞紫霧瑤壇深陽靈千官儼箚紱
太乙招搖皆傾歆處妃揚暱玉女笑穠穠降康萬福臨
君不見通天洪臺耀日月未得金華洞絳雪

畫戟門前車馬稀東市灑血沾朝衣雙眸只辨斗間氣
臺臺臺
卷七
市
桂雲堂

中台轉盼無光輝華亭清淚如哽咽月中空喚行人歸
君不見法家火薨吁可怖他年恐墮匡州戶

歷田歌贈張憲副

蒲坂渺虞都歷山臨冀野仙掌屹相望黃河走其下首
陽南峙俱岩峩山脉蜿蜒接中條重華祠廟在何許蒼
松翠栝干雲霄當年耕稼滅遺蹟寒霞漠漠風蕭蕭野
人伏臘來山椒村竿社鼓非簡部卓茂夕德貫萬古日
月並耀無枯彫使君平生繼桑梓故隴先塋隔千里甫
田歲久繁黍稷佳壤春深長蘭芷秋公會望大行雲今
日高情見使君誰知紫紱金章名祗憶蘿衣隨鹿羣

獻縣牛憲副園亭與李內翰謙集賦此留別

牛君嘗董戎山東以威信著聲績尤諳邊務人以
是忌君中歲掛冠今有九十壽母在諸子皆有文
關園築室足以自老臺諫累薦其才可寄疆圉將
有徵拜云

河間楊柳種春風紫巖丹塗逢仙翁花氣猶含曲欄畔
鶯聲細入孤亭中疏泉清泚菊潭比開徑窈窕桃源通
出塵傲世心自迥采芝食玉顏如童階前手種珊瑚叢
五采照耀凌青虹或隨王母宴瑤島雲軿霧蓋遙冥蒙
仙翁舊是金門客十年建節滄瀛東崢嶸豹韜鎖鑰固

揮霍龍泉氛祲空折腰本無適俗韻猿臂徒有封侯功
悠悠蘿薜送日月渺渺霄漢淹鴻鴻春來寂寞誰過從
雲關偶繫雙青驄玉堂謫仙擅芳藻充郡縣人憐轉蓬
樽前談兵氣尚雄老筆詞賦尤精工曲度流雲駐樓閣
酒闌華月輝杉松我曹明發各行役石床獨卧朝霞紅
更須勉爲蒼生起薦章昨入明光宮

題秋原遊騎圖

蕭條關隴秋風起白馬閒行碧山裏少年曾逐霍嫖姚
長驅漠北氛塵清功成不戀尉閒印微歌還仗黃金盡
種瓜誰復識東陵麒麟未畫鬚猶青聞道南原有狐兔

霜蹄且試長楸路青絲玉鞭錦障泥寒雲踈樹何離離
醉中射石石飲羽九兕雙鵬應弦取早晚召王賜劍行
尚能親擣月氏營

署中訪劉吏部觀竹林七賢圖

執熱少歡晤清朝逢故人虛堂觀圖畫往代留風神萬
畝琅玕長新碧坐間雜賦鳴瑤席翠影瀲灩風外杯錯
塵不浣霞邊烏世態人情何可論閉關緬憶無懷民未
能蓬島超玄邈且傍糟邱托隱淪白日冥冥雲杳杳此
中果覺乾坤小千古深衷知者誰當年青眼開時少浩
嘯狂歌遇林月箕山濮水同孤潔只今城郭困炎歊對
落葉

卷七

去

桂雲堂

送周給事結獄魯藩還京師

泰嶽秋雲衛使星潞河秋水滕歸旌玉節早從天上降
仙槎直傍斗邊行東國去天纔尺咫誰爲朝廷肅風紀
今看碩望制淮南自此諸藩秉周禮使君襟度迥不同
青鸞黃鵠在秋空肯將津要誇流俗共識清真有古風
攬轡寒帷行且止東郊村軸今如此不緣搖落擬騷人
細述艱難獻天子傾蓋相知不偶然離筵易散各風
煙登臺踐省心如洗贈子惟攜歷下泉

過信陽追悼大型卿孟公

江東舊遊處雲樹俱寂寞篇翰空流傳斯人不可作
山洛水幾俊人此鄉何處名嶙峋東閣梅花罷吟笑落
帽龍山迹已陳我昔甲榜向南省孟也邂逅情相親秦
淮命舟每清夜冶城飛蓋當芳辰歡娛未幾旋相失楚
天粵嶠疎音塵英鬼不迷彩霞散或與黃鶴翔秋旻我
來故宅可羅雀墓草忽復三經春交呂攀脣如隔夢山
陽聞笛一霑巾

豫陽子獨遊鼓山賦此寄之

雲谷仙翁秋興豪穹厓絕壁醉揮毫銀鉤鐵畫護神吏
落葉

卷七

去

桂雲堂

萬古天風吹海濤錢塘使君有鶴骨遐荒嶺嶠長遊遨
八月浮槎九節杖歷覽星漢驂鯨鯨石鼓崔嵬峙南極
呼泉浴鳳多靈跡風塵俗駕罕經過蘿徑欣逢謝公屐
眼中賓從無萬彙比隣誰是求羊客有如王猷造竹所
且賴煙霞慰岑寂東峯月出始言歸孤影翩然照巾舄
更聘芳辭載奇事山僧盡向崖間勒雲谷逶迤九曲深
精舍猶存隱屏側使君懷賢意無盡上采瑤芝鍊金液
遊武夷擬棹夢九首

天柱峯前紫霞巖始傍春溪尋一曲黠黠蒼煙鐵壁橫
時有桃花映幽谷高人曾此鍊金丹留得人間石室寒

探奇更入雲深處翠兕青虬左右看

二曲移舟轉奇絕玉女雙鬟宛相結萬古翹翹倚碧空
不似巫山曉雲滅誰見仙容臨鏡臺丹樓絳闕九天開
鏡中唯有飛鸞影燕雀猿猴不復來

三曲浮槎架巉壁依雲泊留奇跡當年鼓枻度銀河
泛覽十洲超八極紫翠陰森靈氣含時聞雷雨響空巖
羣仙冉冉乘龍去蟬蛻分明在石龕

四曲嶙峋洞門杳金鷄埒錦樓叢篠簌世人不得聞鷄聲
但見義車出雲表淮南遺事傳至今隙駒石火傷人心
玉華倘乞胡麻飯追逐青霄五色禽

嘉慶錄

卷七

七

桂雲堂

五曲寒樓有孤館隱屏萬仞撐霄漢釣磯茶竈占清流
鐵笛聲中彩雲散更向前山構草亭晚來常對一峯青
楚辭歌罷揚舲去人傑千年表地靈
六曲奇峯現仙掌峯頭樓閣開銀榜昨夜東風掃翠嵐
掌上露華猶澗澗曲水縈紆看最真芙蓉倒影碧粼粼
穿雲不惜羅衣濕萬竹千花別有春

七曲溪邊幾回首鳳鸞翔舞蛟龍走天外真成錦繡紋
塵中豈有丹青手百丈寒泉樹杪飛遊人春暮欲添衣
殘陽且莫迴孤棹石廬瓊芝可禦飢

八曲峯嶺漸踈豁溪聲轉急舟難達不因漁父入桃源

誰爲仙家開鎖闥悵望巖中鼓不鳴王喬何處奏璫笙
醉來且待東林月却躡丹梯訪玉京

九曲雖窮意無盡依依花柳仙村近欲解長纓濯碧灘
黃梁夢幻何須問來往風塵響早幡不如此地卧雲窩
寄言世上浮名客請聽山中九曲歌

送張大夫南遊歌

東風漸綠江南樹錦帆迢遞三湘去雲中宮闕何崔嵬
翠蓋霓旌恍相遇古稱登高能賦爲大夫張侯標格迥
與凡人殊投却銀章就巖穴縱遊五嶽翔清虛春來問
訊武陵漁洞口桃花幾萬株宵窺層峯眺襄漢氣象果

嘉慶錄

卷七

七

桂雲堂

是鈞天都黃金爲極玉爲砌紫芝瑤草隨吾車歸途更
欲訪嵩少復擬策杖窮匡廬中原風塵頗瀕洞不如卧
看瀑布懸香爐武夷九曲真畫圖我曾排雲躡霧飛雙
旂君今倘入幔亭路玉女應爲揚清醴信州直下子陵
瀨綠波嫋嫋涵青蒲此中最可容裘褐長釣桐江月下
魚

贈滄浪上人

遠公精舍虎溪傍紅日芙蓉千界香吳僧說法擾蛟蜃
幽棲亦復愛滄浪或斟澄波浣胃腸拔絮觀書爛夜光
塵纓安得溷真境青霞皓月迎慈航

憶昔行寄吳純叔光祿

憶昔相逢白下時與君束髮爲相知君才磊落出鋒穎
英名海內如飈馳惠施五車腹中書子建七步驚人詩
顧予樸遫不成技聽鼠空羨驂騑姿聯舟江淮向京洛
論文對酒淹旬朔黃葉千山鴈陣寒清霜滿地貂裘薄
人生離合詎可期廿年萍跡每乖違君乘嘉運影纓去
予有幽懷拂袖歸雲霄安穩非遲暮卿月流輝槐棘路
相如麗藻騁上林元凱芳猷森武庫吾鄉仰生善相人
虎頭燕頤誇風神玉門關外多羽檄願君投筆消氛塵
早聞勲庸寄麒麟數枉尺素三江濱

虎頭燕頤

虎頭燕頤

虎頭燕頤

桂雲堂

壽濱州姜僉憲

年九十六先大夫同年友也

我聞神仙住東海蓬萊宮闕迷蒼靄白榆歷歷寒不凋
紫芝萋萋春堪采 孝皇策士如雲屯曉星零落幾人
存歸然靈光表齊魯乃是尚父之閒孫渥顏齡背垂黃
髮滄桑變幻閒中閱神武高懸執法冠安期早授餐霞
訣 今皇冲默訪至人江湖往往下蒲輪豈知鶴骨竟
難致別有元氣培莊椿海雲聯璧輝搔首百歲無由獻
春酒他日淮南侶八公鸞驂亦許相隨否

老驥行壽華陽山人

烈上醉擊玉唾壺老驥志在青雲衢古來材大不易售

八十番谿

八十番谿

八十番谿

桂雲堂

八十番谿猶釣徒杞梓千尋飽霜雪匠氏却採南山樛
炎州歲歲貢琛貝滄海尚遺明月珠人間升沉總如此
霧豹潭蛟何代無玄晏之孫吳苑客文章弱冠聲輝赫
公卿競傳三禮賦篋笥空藏萬言策謝家珊瑚第一枝
馬氏五常推白眉區區青紫拾芥爾覽鏡胡爲嗟鬢絲
儒冠未必誤豪傑星斗胸中光不滅昨日橋門仗劍歸
承明建禮催朝謁君不見淄東牧豕公孫翁暮齡初拜
平津封又不見蒼顏鶴髮張柬之取日成功稱五龍扶
搖相送大鵬翼豈與燕雀爭春風梅花滿枝新柳發瑤
燈掩映江樓月且聽芳筵子夜歌壽域逍遙廣寒闕

壽伯姊六十兼示兩甥

萱草忘憂愛日長玉露金龜桂子香彩衣競薦瑤池觴
從此逍遙入壽鄉平生辛勤在機杼冰霜閱盡春仍駐
霞外聯翩兩鳳毛膝前璀璨雙珠樹瑤機雲海內名
文章耻美望吾甥殊琛琛將售連城價芳藻爭傳擲地聲
篋笥青瑣存世澤未必贏金勝經籍三槐已見蔭高堂
駟馬還期盈舊宅爾祖勲名重省臺江夏今誇子琰才
倚門華髮情無限咫尺仙都送喜來

壽衡山先生八十

香山洛社重耆英至今勝事傳丹青仙翁風範表鄉國

南極祥光映德星，翱翔藝苑誰方駕。右軍墨妙王維畫，鳳沼曾裁五色書。鶴林爭售千金價，解組歸來菊徑存。清節孤標衆所尊，選勝江湖頻放棹。問奇賓客每攜樽，海鶴精神能久視。信是玉皇香案吏，郭外何須鳩杖扶。燈前猶辨蠅頭字，歲歲梅花薦壽厄。煙霞長護大椿枝，喜看青鳥啼巾處。正值黃鍾應律時。

送朱侍郎赴京

紫鳳銜書天上來，燕京更築黃金臺。遭逢禮樂中興運，妙選夔龍冠古才。宮袍繡蟒五色斗，城劍氣聯三台。丈夫夢寐在霄漢，安得終身卧草萊。傳聞胡塵蔽郊甸。

卷七

七

圭

桂雲座

聖皇拊髀思英彥，丰儀磊落誰似公。胸中自有天山箭，當年諫垣多諫書。邊畧戎機最諳練，玉宇瓊樓別來久。丹心遙結重瞳眷，乘風破浪跨滄溟。綏帶輕裘麾羽扇，卽看談笑靖沙漠。捷音早入麒麟殿，儒生胡爲守鐵硯。燕領封侯古今羨。

歲暮贈丁子

筆如公子雲談如樓君卿，又如摩詰工丹青。五侯七貴競延致，朱門倒屣迎儒生。吁嗟才高何晚達，長安陌上空馳名。一枝丹桂已入手，江南又逐孤鴻征。澱山湖上多芳樹，著書種秫皆成趣。胸中却有五色霞，裁詔金門。

待君去草堂黃葉夜紛紛，幾回把酒共論文。扁舟歲暮難相訪，獨對梅花最憶君。

送仲弟北上

汝生之辰我就傅，歲月馳驅宛如昨。五十年來兩鬢班，嗟哉人世多悲愕。餘生忍誦蓼莪詩，猶喜棠花滿舊枝。久向山中歷冰雪，東風披拂未爲遲。意氣凌空若龍馬，才華不在機雲下。楚璞含輝識者稀，郢調陽春和彌寡。迢遞孤棹入燕京，始得南宮達姓名。文章聲價一朝起，應見公卿倒屣迎。長安城西舊官署，當年是汝懸弧處。徘徊門巷知感傷，努力光前振芳譽。喬松勁栢鬱參天。

卷七

七

圭

桂雲座

賀太宰玉峯公壽八十

東南山川萃靈氣，挺生人傑公爲最。文章德器衆所尊，華宗遙出睢陽裔。皇朝七葉全盛時，屢見夷亭海潮至。又聞穹窿巨石移，瑞應掄魁起吳地。射策金門弱冠年，虹霓影落硯池邊。長安陌上多袍笏，共羨瓊林第一仙。校讐中秘飽經籍，星精夜送青藜燃。鑿坡勸講碑，聖主天府持衡收。俊賢甘載徊翔登，八座禮樂寅清公。考課指日黃扉贊，廟謨善類彈冠正。相賀誰知高懷迥，絕俗眼前榮祿浮。雲過枳棘難容九，曉蘭煙波卽鼓三。

江舵唯陽社中五老人蒼顏鶴髮照千春如公名德邁
往哲年年雨露培非椿燕坐山房邱壑應請引松膠葆
至淳汀洲漸可仰鴻鳥都數豈得機無磷片玉罕頭開
秀色更喜祥光動南極豈容玉竹幻蓬蒿無暇須
比德王曾立朝風節存司馬獨樂鄉人式小子陳詩獻
玉觴玉鳩扶公駕鸞翮

石川翁遊陽山大風覆舟詩以慰之

蘭橈桂櫂有清緣三江五湖閱歲年陽侯何事偶相戲
狂飈簸蕩孤帆前誰知孫登曠襟字掀髯一笑臨蒼淵
葛翁避熱得所適至理妙悟神斯全天公况扶跛男子
豈使蛟鱷長騰翥夕陽對酒山自好萬頃霞月還澄鮮
米家圖書不須惜龍宮珠貝應爭妍公無渡河亦浪語
仙槎曾泛斗牛邊

吳綿徽墨寄張東沙兵侍侑以二詩

江南財賦困繭絲杼軸載詠東人詩榆關烽火照朔雪
戍卒無衣猶出師帷幄經綸賴儒將坐令寒谷回春姿
野翁曝背聊自適五色補衮須早夢
松煙凝黛萬山中却與玄圭色相同百和芳馨在裴元
賤素忽騰千丈虹石渠天祿擅制作銘金縷玉傳無窮
莫賦當年白羽扇廟堂方倚曲江公

任別駕環攝篆吾邑愷悌清儉日饌惟東蔬賦此
紀之

江南雪後長春蔬摘入筠籠薦午厨沃以廉泉且爛煮
盧公謾詫蒸葫蘆翠釜晚峯日豪貴蕭然官舍常懸魚
莫笑此中滋味薄葦絲荇帶皆真腹何家萬錢亦何益
一餉已剝貧民膚不如朝暮飽苜蓿清夢却與羲皇俱
關西伯起今再覩口碑滿路良非詆鼎鼐鹽梅自此始
老圃跂望青雲衢

贈鄔都尉歌

駙馬都尉鄔景和吾崑人也尚永福長公主聖養
之

甚殷近者上密疏忤旨乃摘疏中馬革裹尸語以
爲怨謗削爵還鄉余舉進士時嘗與遊處賦此贈

之

憶昔聯裾在南省長依玉樹臨春風秦樓吹蕭仙鶴鳳
蓬瀛不與塵寰通繡蟒貂蟬侍霄漢御香沾惹羅紉中
五侯七貴共輝赫金莖湛露恩偏濃三湘佳氣何鬱葱
屬車迢遙扈六龍行厨數賜大官饌復有銀龜傾黃封
三十餘年際嘉運一函客奏陳孤忠伏波將軍意慷慨
萬里欲標銅柱功聖明却許還故國安江片玉懸高
峯莫言富貴等春夢佇看汗簡留奇踪剡園梅柳初爛

燬登覽何幸陪衰翁但愁干戈聚海島况值旱魃開闢
空郡邑誅求轉繁急昇平景象難遭逢賜環指日召耆
舊燕閒諮問明光宮好將東南民瘼達九重扶杖聽詔
走羸癯從此擊壤歌年豐

壯聲錄

卷七

妻

桂雲堂

雜體古詩

望崖山

山蒼蒼兮海茫茫煥祠宇兮鬱松篁蔥蔥椒醑兮遠莫
致之懷若人兮我心傷素鳥兮悲鳴黃龍兮高翔颺風
急兮胡塵蔽天衆星隕兮日無光蟬冠兮紫袍駕龍舟
兮沉浮滌浪浪兮沾襟天命去兮不可留撫膺籲天兮
天罔聞負吾龍兮萬古同遊珠翟兮絳紱嬋嬋兮如雲
望重華兮蒼梧誓盡死兮從君行宮殿兮秋草繁孤石
不滅兮春潮往還岷爲旗兮霧爲蓋靈條來兮兩崖間
彭城謠二首

壯聲錄

卷七

妻

桂雲堂

我寢我堂宛在水中央俾彼南山棲我笥篋黃樓之人
兮莫知我傷
我桑我梓宛在水中沚俾彼北山巢我婦子黃樓之人
兮莫恤我疾

江北謠二首

黃金臺傍天津使君樓船秋復春春役尚可夏役殺我
黃金臺赤日兮如年彼何人兮索我錢
黃金臺在燕州使君樓船春復秋秋役前可冬役殺我
北風怒號兮雪霏霏彼何人兮屏我衣

詠三洲巖

在德慶城東四十里

偉哉古實詭態殊形隔閼風雨翰掄日星地振鉦鼓天
垂丹青輝礪麟磨豁窮冥睢盱獲偏坐倚仙靈俵挂
縣飛碧柱朱扇筆造鴻濛疏鑿神丁惜此現特闕漏山
經

詠七星巖 在肇慶城南十里

南天橫北斗駢羅點點穹窿玄霄盤摩上絕鸞雀下
斷萬籬千年秘秀五彩影華布席通舟如坐雲霞赫暑
不入炎氛罕加藻屏黼障貴此幽遐才非康樂有愧遊
歌

啜菽詩

虎齋錄

卷七

朱

桂雲堂

世俗以菽與水滓汁相和而疑爲羹藟可啖彼甘
膳醴醴易令人厭低煩懣枚乘以爲腐腸之藥茲
味則淡而不厭有君子之道焉余家本儒素且以
薄功厚養爲憂愧乃戒厨人日致茲味識之以詩
厨饌維何維菽及水清並恬澹有類君子貞哉仲叔
矣季鷹時御一杯廉靖斯稱屏筋瓊筵候鯖禁饈遺此
菲薄低彼甘饍維余拙劣肉食是慙匪口飽德則饕餮
慈朝斯夕斯長我廉靖九鼎八珍得之有命

改亭詩

侍御方公營構亭溪北復徙而南命曰改亭客問

其旨曰吾將改吾過如改吾亭焉公宦成歸且
耆年矣猶不忘斯志其賢可知敬以詩頌之
自古聖哲厥亦有愆不遠斯復峻德廣淵悲哉夫拒
石甘庾日墜月瑕身名俱隕卓矣桂史操修孔厲匪徒
吾字實徙吾義翔陽素魄既蝕而明君子則之遙觀厥
成耄期崇恭箴儆無數未懷衛武軌儀貞碩

虎齋錄

卷七

朱

桂雲堂

虎齋錄卷之七終

虎贲錄卷之八

五言律詩

渡江二首

正德己卯

侵星別鄉邑掛席指江城南北兼形勝乾坤此混并沙
虛青嶂遠日出紫雲平萬古中原志令人念祖生
朔野悲時事南天賦遠遊維揚屯士馬建業走公侯
色經冬瘦潮聲徹曙浮清晨對圖畫感激一含愁

山東道中

北客行已倦東方猶未明山川綿絕域星斗亂殘更兵
後城還在春交野不耕蕭條人事改登歷倍含情

虎贲錄

十八

桂雲堂

過寶應湖

長湖憐再渡薄暮未停船歲月波濤壯家鄉夢寐懸絲
雲帆外日碧樹鏡中天晚色傷人處高吟黃鶴篇

奉寄見素林公

聞海龍吟靜秋天鶚影疎赤松三島外終焉十年餘世
代無倖史兒童誦諫書安危倚著蔡公意定如何

莊居留客

卜築村非遠爲農興頗孤野雲垂橘柚寒月散江湖壯
念羞青鏡長歌碎玉壺剡溪夢見就未惜酒頻酣

送人赴京口

百里孤帆別山川照眼新不堪春色暮仍作獨游人驛
雨生離思江雲寄客貧登樓知有賦寂寞擬心神

東寺佛閣避暑

清暑地逾古登霞人自稀蘭亭接高宴酒醒欲忘歸竹
日迴金斜松風出翠微主人歌越調不見暮雲飛

贈衡山太史

聖主旁求切羣公屬望勞廿年騰妙舉一命列仙曹夜
月迎宮燭春雲賜錦袍鳳麟歸苑禦宸鴻別江阜寵數
承三殿遭逢任二毛思皇多國士共美羽儀高

送孫贛州

虎贲錄

卷八

十一

桂雲堂

內省留芳譽名邦輟近臣寅清初泰績盤錯寄斯人紫
禁絲綸切青年簪竹新花迎五馬貴山映九江春撫字
堪平盜文章獨潤身中興倚循吏拭目畫麒麟

平昌道中

茲辰獨何事匹馬亂山中紫翠開神宅蛟龍衛帝宮雲
深惟古木日落更高風共指長陵上仙霞倍憐茲

謁康陵

早霧籠山曉新松匝殿稠三邊餘武烈八駿想神遊花
萼皇情遠衣冠歲事修傷心大官酒猶得獻千秋

送錢元抑太常致仕二首

鄉心懸海樹歸路改春衣滿萬千山暮寒獨鴈飛乾坤供對酒今昔付忘機明主徵賢日君胡詠式微綠草迎歸客青霞指故林光榮全壁口瀟灑五湖心遠適須加飯高年慢苦吟吾生懷鮑叔不敢愧纓簪

送司馬魯瞻侍御赴南都

送子乘驄去官居卽故園望雲寬遠思題柱悵新恩山色爭排闥春暉及樹萱莫緣姻婭地鵲鵲騰鸞

送王侍御守平陽

十年驄馬客西去太行高花裏停新蓋雲邊憶舊袍循良看漢史侍從說賢勞莫憐河梁別秋旻正羽毛

亮齋錄

卷八

三

桂雲堂

送司寇孟公赴南都

西省雅名德留都盼羽儀驛舟江霧繞征蓋苑雲垂執法丹心在賢勞白髮知歸朝莫遲暮門士有遐思

大雨過豐氏園亭

有約憑風榭何期泛雨湖濤聲歸几席山影墮虛無撫景懷茅宇驚秋顧碧梧共憐清絕地隔竹酒頻呼

九日登燕子磯

天末彤樓迤江門翠壁開亂帆通楚越初日照蓬萊歲月仍黃菊風塵漫酒杯匆匆嘉興歸騎首重回

遊靈谷寺

風駕北山好行行松徑深五陵春欲暮萬木盡長陰畫壁猶雲氣枯泉但鳥音却嫌絲竹表有負獨遊心

寄慰友人謫居二首

抱病出長安秋風泗水寒著書還自信行路古云難短髮冰霜飽青衫雨露寬江東懷賈傅對酒不爲歡

愛爾不能助停雲空爾思何人秉周禮有客弔湘隴淮甸仍春雪燕山憶路岐孤懷自耿耿敢謂整龍知

遊徐氏園

公子愛賓客園林頻宴遊孤亭開霽雪雙闥引春流歌舞人間別江山幕下收醉歸花遲裏新月映貂裘

亮齋錄

卷八

四

桂雲堂

齋夜二首

端居無一事吾始識吾心帝闕青春過仙垣紫氣深開編雲入硯下榻月窺衾有客調朱瑟時聞太古音

畫省香爐日林陵梅始花悠悠無吏時冉冉又年華羽葆懷天上衣冠限海涯甘泉文未獻廣樂夢猶誇

遊牛首花巖三首

春行不知遠入寺正聞鐘浩劫臨千嶂澄江照兩竿午食花外雨晚憩石間松此地容長往王喬儼可逢

官曹不自適一宿翠微間素月聊容與青雲數往還東南雙秀色天地此玄關宴卧無他夢晨興亦解顏

複嶺雲迷客仙巖花滿樓驚神看鳥背對面識牛頭吳
事空傳語高僧獨苦修洞中金像在春草自悠悠

月夜登燕子磯

江山最美處况是月明時極浦漁歌動中流石壁垂素
華春澹澹朱檻夜遲遲信有凌風意停杯忽自疑

寄答豐存禮二首

曲江人未返建業淚空垂雲物馳千里天關隔九疑板
輿差慰意壽省強裁詩雪後春仍好休令鬢有絲

昔別秋江上今來朔雪中驅馳時易改契濶意何窮曲
沼添新檻幽蘭長舊叢休衙日未盱談笑與誰同

沈寶象

卷八

五

桂雲堂

贈馬宗孔

一上陳情疏長看種樹經丹心猶未老白眼爲誰青仲
舉塵凝榻袁安雪滿庭古來車馬地今見少微星

月夜與潘子仁會于山莊二首

與子四年別相逢月滿船賢勞書札裏悲喜酒樽前野
駐朱輪久山輝玉樹妍去留同是客指點秣陵煙
兩郡知循吏三江見故人北來官况好南去客袍新竹
月秋琴靜松雲夜語親無勞訊文術巾屨久生塵

石山驛遇彭同年

各爲微官縛年年道路中攬衣詢北事飲馬立西風後

會鶯花裏前行雪月同斯須言不盡還夜夢江東

挽吳景州

使車重過日地主已云亡撫字心空在飛騰夢不長悲
歌罷蒿里遺愛滿桐鄉鴈歲燕山月瞻銀事渺茫

琉璃寺

下馬琉璃寺孤僧老更貧袈裟忘甲子拄杖越風塵雪
霽墟煙滅庭空野雀馴勞勞汾水客愧爾得閒身

淮徐道中

河岸聞冰泮征車半月停青陽回海嶠白髮慰江亭梅
柳盟猶冷風塵困未醒羅衣隨處好傳語故山靈

沈寶象

卷八

六

桂雲堂

七星槽

古木蟠天象仙壇結地靈風雲開萬態日月飽千齡正
氣森磅礴玄陰互杳冥春深容鶴隊夜靜糾龍形秀異
隣丹井孤高偈翠屏亂濤常坐沸屈鐵挂簪青往事懷
梁苑長材遲漢廷後凋完太僕待立表儀刑天監亭臺
廢昭明翰墨聲何時卜茅宇長此采芝苓

破山寺

常建舊遊

山在猶聞鳥亭荒不見人古今懷秀句來往惜殘春野
樹煙中暝僧茶雨後新同游無少府泉石漫情親

挽張徵君二首

九峯虛惠帳三湘冷荷衣白壁含淳曜青雲阻奮飛玄
談多士領義勝百年肥寂寞朱絃絕乾坤和者稀

玄宴長耽道黔婁不厭貧孤吟從瓠落韻約假經綸志
與秋霜皎名從月旦真至今滄海上猶爲泣遺珍

分韻得青字送周于岐北上 乃父司寇同朝

彩鷁乘秋水丹霄近法星壯遊仍赴關退食好趨庭玉
樹輝華閱金緋及妙齡鸞鵬應萬里莫戀故山青

問訊惟靜

春喜移居近秋嫌見面稀林紅虛映郭溪碧自環扉伏
枕知寒早耽書與病違相思轉蕭索立數暮鴉歸

范梈

卷八

七

桂雲堂

寄答戴正甫

聯床仍並騎繾綣憶京華歲月深三徑勲名寄五車情
違孤棹雪夢接古城霞橘柚頻勞遺伊人在海涯

送王司寇省親

十年修彩服千里動仙槎燕喜人生少恩光故里誇遲
遲滄海口藹藹赤城霞數道平反事庭闈勝更加

挽周節婦 侍御起和之母

懿行留家範清風映女圖栢舟空雅詠魚駕已仙都
室春繚蘭寒燈夜辟繡敬姜言在史鍾氏禮通儒鵲怨
歸蟾瑟冰心托玉壺東隣知孟母南陌識羅敷攀慕烏

生感飛騰鳳有雛試看天上寵猶爲檻中孤

庚寅中秋二首

白下秋輪滿悠悠五度看誰憐丹桂影仍照碧溪寒清
迥懷宮闕飄零白羽翰漫斟吳苑酒松菊在江干

病起傷秋色臨流況月明金樽虛泛影玉笛轉含情軒
檻非吾土衣裘念所生何如關外鴈蕭爽見江程

送陳良會謫合浦主簿

乍見朝陽鳳俄爲合浦珠一鳴栖枳棘萬里映珊瑚宇
內綱常計雲端羽翼孤微身寄南徼秀色表東吳恨失

豺狼問寧悲猿猱呼文辭招屈賈舟楫遡衡巫夙好今

范梈

卷八

八

桂雲堂

無幾他鄉見友于飛花此離折把酒各踟躕

訪郭佩之

使君千里別來往背江鴻忽漫春城下仍憐笑語同酒
攜淮水碧花拂市樓紅爲想金焦路遙心遡晚風

與涇野呂太史青溪泛月分得舟字賦十四韻

共托金門隱言從碧漢遊微風被虛館華月墮滄洲樹
席芙蓉靚披襟熠燿流清言魚解聽真意鳥同幽極浦
通吳越高城接斗牛搔環憶交甫擊汰避陽侯樹密金
波洩雲消玉鏡留急觴寧倦夜纖葛已驚秋震澤鯁爲
室胥江蜃有樓此身長異縣回首只添愁鄉下曾飛蓋

山陰亦命舟高情過王戴雅調薄應劉白髮煙霞潤丹
心沈澹收百年諸此意萍梗任悠悠

上浚川公三十二韻

緬懷童稚日能誦相公賢底柱風濤外文星太紫前黃
鐘諧鳳谷寶劍淬龍泉北馬空羣出南金上價懸瀛洲
當妙簡芸閣富璫編彩筆春雲爛青藜夜火燃樊侯元
乘德伯問獨繩愆屈軼孤衷在鈎陳法從聯萊施迷道
路氛祲滿幽燕灑淚違雙闕辭正九天王喬仙路通
賈傳聖恩憐紫綬曾無意蒼生重有絲返方歌棧樸
列省詠旬宣久抱澄清志終歸將相權高曼橫一鶚右

志養齋

宋人

九

桂雲堂

地卜三鱸廟算詩書哀戎機俎豆邊臯夔塵已邈光嶽
氣誰全珍羽虛相炫繁英漫自妍孔明梁甫調范老岳
陽篇正直持鈞日勤勞幹國年嵩雲開秀色洛水映台
躔其識勲名重仍兼翰墨傳陪都資鎖鑰呈業此山川
玉帳軍容肅金甌後命專羣方猶札瘥萬姓有顛連甫
議唐三禮誰廢舜五絃女媧天可補精衛海空填燧理
孚輿望休徵獻御筵凡才汚省署末學恥彫鐫白幸承
嘉誨何能問太玄慈行隨袞鳥文砌擁蘭荃念此搶榆
鳥扶搖思渺然

登報恩寺浮岡二首

梵宇開秋色清都表巨觀千年雲覆頂百級寶爲欄衣
拂虹光潤杯臨鵲影寒翩然想輕舉笙鶴近長干
百寶施櫺檻孤燈掛淡寥風邀滄海翻霞建赤城標宇
宙長相耀丹青烟不凋未知真有益材力整先朝

與原學惟賢登燕子磯

三人坐雲石臨去復徘徊明月殊難見寒潮空白回蘇
門舒一嘯庾信有深哀歸騎川原晚留君盡玉杯

集胡原學署中

翛然萬里客吏隱碧山前春雪明窗几官梅記歲年雅
歌偕客醉高卧守吾玄幽谷方求友清真愧爾賢

志養齋

宋人

十

桂雲堂

除夕

人事銷流咎他鄉曆易殘久知青巖改強對綠梅寒逐
物遲聞道違親愧有官茲宵倍惆悵星漢繞簷看

送邵文化

斯人猶旅食經歲卧長干雨戀陳蕃榻風歌子夏冠江
湖相見晚今古別離難歧望若溪鴈何能附羽翰

送楊用德

朱雀橋邊柳年年送遠人攀條不盡意飛絮黯傷神彩
服峨眉曉孤舟灤瀕春前行少朋侶蘭芷自相親

送陸伯載南歸

郊苑復秋色夫君何所之嚴裝不秣馬偏側冰霜時白
雪自殊狀黃菊聊相期獨有籠中鳥芳洲長爾思

安隱寺詠山鳥限韻

愛爾雙珍羽幽栖幾歲年調聲春樹底刷翠野花前鸚
鵡愁金屋爰居厭綺筵平生何所慕長飲澗纓泉

與僧泛湖

每愛雙湖碧扁舟趁晚涼林邊僧話淡霞外野情長日
側袈裟影風紆荷葉香虞山青不斷吹笛水中央

鄭氏看菊

冷艷浮牕几幽香溢薜蘿細餐心自淨滿插髮無多
曉餐錄 卷八 主 桂雲堂

笑將愁去芳菲奈晚何顏齡如可制且聽夜筵歌

過桐廬

春水灣灣碧春山靡靡青水窮天更豁山簇地爲局淡
日帆前落寒灘枕上聽真宜漢高士裘褐此沉冥

謁嚴子陵祠

客星蒼靄外祠宇碧江邊波瑩長魚露峯高獨樹懸一
裘輕將相千古重山川讀罷希文記梅花薦几筵

過廣信

秀木千峯外澄波百里間彩帆牽翠影青鏡墮雲鬟野
燒高原走漁歌落日還春輝殊可愛偏照旅人顏

謁謝疊山祠

春風來石罅遙通萬松香溪派來伊維巖光似首陽孤
孫奉祠墓遺像帶冰霜宋史多君子猶爲國不亡

南昌阻風雪登滕王閣

千古西山雨春寒挾雪飛清樽臨浩淼往事隔芳菲石
上高人筆雲中帝子衣望鄉先此地嶺海幾時歸

涪溪驛次韻寄答劉舜弼憲副

驚羣經棹散鶯語隔花頻雨送仙帆遠風傳錦字新周
南留太史嶺表送羈人邂逅金川幕同吟玉峽春

並驛名

曉餐錄 卷八 主 桂雲堂

藤江對月

萬里同明月孤舟在此鄉清輝仍潑灑歸思轉微茫海
氣連銅柱灘聲迅呂梁擬從張博望遊戲斗牛傍

過伏波廟

磊磊龍門石陰陰漢將祠風塵思寶劍雲霧隱朱旗叢
木緣山噴孤帆上瀨遲英靈表閩粵辛苦策勲時

端午日天涯書舍

荏苒日重午蕭條天一涯芭蕉抽碧玉荔子落丹砂暑
病囊無藥王程鬢易華宮衣斷恩澤苦憶故園花

九日徐聞公署

僻縣休行騎佳辰廢酒卮已無落帽興况感授衣時風
雨黃花少雲沙白鴈遲邊愁上客聲畫角且停吹

雷州聞鴈

十月纔聞鴈南渡雲路長何時發燕寒會否過吳鄉寄
跡吾如幻謀生爾亦忙若論天近遠應是劇衡陽

謁韓都憲祠

中丞亦吳產仗鉞此專征海外消氛稜胸中貯甲兵崢
嶸千古事悽慼百蠻情祠廟依修嶺松風夾路清

經白沙翁故居

井甃猶堪汲蘭叢不斷香蕭蕭仲蔚宅耿耿鄭公鄉晴

虎齋集

卷八

圭

桂雲堂

鵲喧行徑寒雲護講堂典刑餘慨想閭閻有輝光

廉州除夕

海北臘未盡江南春已來高衙山鳥亂別院野桃開香
霽還家夢荒涼餞歲杯殊方奈孤燭斜日謾相催

懷允默

有子憐聰慧逢人解送迎難攜千嶂路長寄五羊城海
日隨年暮春雲隔浦生兩旬應見汝物候攪離情

登觀音巖

形勝說英州乘春此獨遊倚天何突兀閱世不沉浮風
外傳金磬雲邊進彩舟貪奇未能已蛟虎枕江流

渡江

雲石時醒眼風濤解損神低昂疑岸色早暮問江津楚
甸天無盡吳鄉月自親幸辭青草瘴書慰白頭人

渡淮以中冷泉贈王應時太守

故人十載別相望萬重雲嶺表營魂返淮陰美政聞風
塵蘭有馥煙月鴈無羣手汲澄江水攜來况使君

吳允祥侍御謫官過呂梁留詩見寄次韻答之

沛上楓林暮裁詩字字新已捐馳馬貴自戀彩衣春山
嶽存英氣江湖滯正人眼前風浪惡莫問呂梁津

過臨清答皇甫子循見寄

虎齋集

卷八

圭

桂雲堂

五桂才名盛雙鳧去路遙頻年斷書札隣郡有風謠別
思繁黃菊佳期逼紫霄難兄數相念東陌早聯鑣

武陽驛寄王濟美

仙舟在南浦咫尺恨相違暮雨江初漲春寒花漸飛年
華消吏牘山色戀征衣彭蠡多魚鴈如何鄉信稀

重過白鹿洞

朝雨過行騎重來訪碧山九屏絨秀色五老露蒼顏鳥
語深松裏雲流亂石間懷賢多意緒真境暫躋攀

九江道中

匡廬興不盡飛旆度潯陽樹色多藏寺江聲已近鄉劍

峯清澗落星渚綠雲長物色堪娛志羈栖終自傷

東林寺三首

晚發淦城路東林春雨來祇愁青嶂暝那見白蓮開獨
坐聞猿切前旌避虎迴煙霞最深處猶認講經臺
昔賢多避世結社此禪林三笑流圖畫雙池照古今雨
兼千澗雪谷轉萬松陰此夕聞鐘磬聊窺靜者心
勝地林巒合躋攀爲雨迴倚欄看石鏡把酒憶天池蔓
草陶公宅寒煙晉代碑谿橋久凝佇何似種蓮時

擬宮中詞四首

綺閣鳴珠珮金屏進彩輿蒼龍應獻兆青鳥已囑書佳
亮齋錄 卷八 主 桂雲堂

氣通銀浦仙霞抱玉崦遙看七華扇次第下清虛
鳳吹傳雙闕龍旂向五陵芳郊遺鈿珥重帶燦統綬窈
窕花千隊絨紛翠萬層瑤池朝玉帝爭覩九光燈
漢家開織室春甸築桑壇獻蘭蘭心靜援條玉腕寒燕
翻緹幕紫花傍玳簪丹弓欄承恩日陽靈降彩鸞
夜宴三星侍春行九御隨山花繁繡幃宮柳闌蛾眉月
送倚蘭夢風傳采苻詩掌中停妙舞圖史婕妤知

家園看梅

庾嶺曾相覓羅浮亦舊遊年華如夢寐物色又林邱晴
雪春仍聚寒雲晚更稠握芳雖寂寞差勝客揚州

金山三首

寶地樓臺驚珠宮藏巨鰲百川涵日月列郡混波濤檻
拂州霞近杯浮島樹高南天頓蕭爽吟嘯托輕舸
風昔懷孤賞澄旻展巨觀江淮川葉下吳會碧雲寒梵
宇星河泛名泉沉瀝餐海門雙翠嶽更遲月中看
飛旆江煙淨揚舲海日生鏡中秋嶼影樹下午濤聲鶴
遙遙林唄龜移別壑行因懷景純賦臨眺有餘情

陳太守邀登北固

古塔諸天近懷哉甘露年翠屏圍鐵甕銀漢湧青蓮蘿
外熊車駐雲端鳳吹傳翔陽下深汜歸路憐蒼煙

亮齋錄 卷八 主 桂雲堂

舟中對菊

寒鞋移水岸繫我故園思充月增華采燕霜逼路岐涉
江香不逸獨夜影相隨無語如投契風標入楚辭

清源見雪

雪掩沙邊驛雲迷海上家添衣餓改候穿幔卽疑華似
阻南關鴈應飢北樹鴉無人慰孤寂仙苑借瑤花

將赴山東范內翰餞別宣武門因登城樓二首

城闕同吟眺青門客去時寺花紅尚斂原柳碧仍滋海
嶽歸春色金湯翊帝基禁中頗牧在胡騎莫南窺
祖餞登雄堞春冰午未開官渠通太液仙關對蓬萊朔

漠花難發江湖鴈又回多情仲宣賦應寄故鄉來

阜城值雪

北途春已半奈爾溼征衣柳弱休重妬花遲且恣飛甍
煙昏午市代月見寒扉眼底愁鶯燕朝霞薦有輝

禹城見花

禹城春雨裏時見野花開幽賞家園隔修途物候催燕
穿霞綺去鶯引雪香來漫折隨余馬清宵映酒杯

題宮人入道圖

金屋成春夢瑤池訪大丹篋中班扇冷臺上楚雲殘環
曉簪象

珮隨黃鶴笙簫伴彩鸞玉顏如可駐長願奉宸歡

與王道思秋初郊行二首

出城聊展眺原隰遠秋容雨散山雲薄風迴村靄重
棲驚變候物役暮爲農誰識鳴雛客耽聞林外春
野行逢妙侶竟日始言歸暝色催蛩韻新涼助葉飛徑
斜難並憶雨細亦沾衣稍見登禾稼貧人慰阻飢

劉氏莊居小集二首

歷下荒蕪徑孤標自可親綠樽長避世青嶽卽比隣野
樹藏茅屋林飈隨葛巾莫愁春甕盡更有問奇人
對局何求勝濃談意有餘吾儕未投綬羨爾久懸車近

郭堪攜酒無花且種蔬從來張仲蔚不羨葺園廬

王顧二僉憲同遊東嶽賦此寄之

長康饒雅興逸少協清緣弭節天門下聯裾斗柄遊行
廚攜玉醴歸篋貯瑤篇歧路難相就春宵夢寐連

送姚憲副入賀 聖嗣誕生

華渚騰光日藩方展慶時法星依紫極仙露溢彤墀國
本元良繫宸歡海嶽知瑤函宣奏罷錫宴賦螽斯

過黯澹灘

巨壑羣蛟鬬幽宮雜珮珊因乖水石性長使路岐難地
簫迎風沸雲根激月寒不須憐齟齬賴此障狂瀾

曉簪象

過挽舟嶺

峭壁隣星漢深林暗萬蘿羊腸難計折猿臂亦愁過
望迷仙宅催歸愧鳥歌前溪猶未雨衣染碧雲多

送歸宗巖十二韻寄王汝玉侍御

飛旂紆松徑停驂度石門玉泉花外落朱閣霧中昏洞
府穹厓列神丁巨跡存恍疑星宿隕復訝豹龜蹲祇樹
長蒙密慈雲互吐吞經林擷瑤草隔嶺聽青猿秀攬美
蓉摩香閣梵蘭燈傳虛妙古杯度渺靈源辨路蒼藤
裏看碑碧蘚間沉冥堪避世峻絕屢銷魂永夕依禪榻
浮生因俗轅因懷聽馬客孤賞與誰論

楊宜人壽詞

二子並舉進士第一甲英甫司經局洗馬達甫山東布政使

岱嶽迎雲帳燕山挺桂枝斷機徵懿訓雙璧獻明時接
武魁龍榜聯裾集鳳池文名追軼輶榮觀郊郭講帷
聞敷納雄藩籍保釐慈顏初燕喜國器總瑰奇北關頌
花誥西池領壽卮母儀關相業爲賦二南詩

鳳陽道中

五日臨淮路褰帷不斷山寒霞開一徑怪石卧重關地
伏王侯種天廻虎豹顏臨風懷往昔帝業馬蹄間

雪中山茶盛開有客見過

軒窗增美麗玉樹綴丹英豈競先春寵應憐抱節情寒

曉齋錄

卷八

七

桂雲堂

光空暫妬淑氣保孤生與子同清賞樽前病眼明

席上詠杜鵑花

名花曾未識清譙映樽壘相對憐春盡多情待客來凝
華宜晚照餘艷及蒼苔蜀鳥魂應化湘筠共寄哀

壽藥園賀翁

知章後裔

江南灌畦者亦有鑑湖情服食令身健芳菲助眼明穿
雲擷瑤草帶雪刷黃精九節蒲仍綠煙霄羽翮輕

壽二峯兼柬石川

扁舟滄海上吾羨兩仙翁自結白蓮社相看丹桂叢流
光淹老驥逸興渺孤鴻壽酒餐萸菊年年此會同

雪竹園寄王石沙侍御

對竹仍逢雪江南憶子猷閑廬各岑寂歲暮有離愁遠
興妨孤棹清光溢敞裘願言同抱節寒谷撫琳璆

仲弟別墅觀梅值病止飲

竹裏開芳譙停杯意惘然隔年花有約對面酒無緣落
日清江曲香風玉樹邊諸君莫辭醉身健卽神仙

季弟別墅賞花觀魚

城郭春陰散江皋野色新雜花香入艸芳草醉爲茵鼓
枻隨青靄垂綸激素鱗留歡須緩去塢外月迎人

改翁寄苦熱詩次韻二首

曉齋錄

卷八

七

桂雲堂

南國歌雲漢炎官布今年蒼生憐鮒涸白髮羨鵬眼淥
汜難藏日滄溟欲煬煙夢遊靈嶽頂百丈挹飛泉
林樾足高卧不冠成野夫早知逃世網猶欲訪丹爐楚
澤蘭應瘁吳郊稼已枯倦從河朔飲殘漏聽銅壺

秋日涉園三首

家園日遊憩冲散閑華年一壑秋霞闕雙柯午蔭連花
間無雜客竹下有殘編東閣休相問朱雲戀郭田
山中惟獨坐林谷送秋聲撫此年光晚曾無塵慮嬰鳥
喧欣竹茂石瘦稱泉清長侶華亭鶴堪傷陸士衡
庭隅丹桂落萸菊復如何四節芳菲續端居感慨多月

臨花倍彩風至酒生波里閑稀來往無勞醉尉呵

月浪詩

丙午四月望日與客遊荆溪薄暮止宿時水月相

涵風生微波倒影入舟頃刻萬狀客謂予曰斯境

賦詠難傳丹青莫擬請製八韻紀之

瀚海飛冰鏡仙槎散穀紋因懷逝者歎始識自然文起

伏翻魚隊徊翔亂鳥羣倚風金門閃拂露翠沍沍貝闕

空明擊龍宮幻化紛走珠長不定完壁竟難分漢女搖

蒼珮湘妃感絳裙誰能剪裁此持贈玉晨君

題龍湖閣老贈吳山人詩卷

虎齋錄

卷八

律

桂雲堂

山人長玩世宰相獨憐才盛製傳江海高情問草萊燕

關衝雪度漢苑帶春回憶裏長楊賦從今達上台

挽朱侍郎二首

束髮交情在驚心歲月徂篝燈同旅邸聯騎憶皇都蜩

蝶真成夢麒麟竟未圖官袍餘舊繡英氣鬱江湖

青瑣多封事崢嶸經濟才蛾眉偏見嫉驪足却先摧日

慘山陽笛花辭北海杯向來歌舞地寂寞掩蒼苔

虎齋錄卷之八終

虎齋錄卷之九

七言律詩

圯橋懷古

留侯翼漢紀元功水入春城古廟空帶礪只今俱寂寞

雲霄如意憶遭逢中原帝業神仙術五世雄心國士風

王檢金書總難遇蓬萊山外滅孤鴻

宿王子行公署

匹馬來尋寺裏春却留官解避風塵飛花亂眼繁愁緒

業燭通宵對故人共憶舊遊如隔夢莫談時事恐傷神

明朝與爾牽芳杜悵望西山紫翠新

虎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送徐太史歸娶

乘龍佳婿玉堂仙四百人中獨妙年禁柳暫辭青瑣畔

宮花重映彩雲邊明廷翰墨星辰動故國恩光雨露偏

黑髮三公時所望歸朝須及早春前

送盧師陳赴紫荊關閱馬

六月旌麾度玉關三邊雲樹帶青山古來賢達偏從事

此去風塵莫苦顏司馬長游堪著史班超未老合平蠻

沙場萬騎歸荒闕預喜龍媒入帝閑

立春日部中作

兩京爲客久逢春畫省青山歲復新偶托鷦巢非避世

深傳柏葉強從人遠梅重引歸舟夢馴鶴能憐退食貧
欲問僧廬同偃息蒼顏已愧鏡中身

金陵北上

驪駒門外曉駢駢日暮停舟燕子磯山色陰晴隨綵纜
江寒信宿上羅衣病餘簪笏羞重理地近尊鱸苦未歸
寺裏清樽別僚友不堪黃葉席前飛

寄吳水部

七十二泉雲幾重憶君終歲不相逢秋光迤邐天涯盡
短札殷勤病裏封官舍捲簾看瀑布仙舟隔岸采芙蓉
歸來欲假寒宵榻又恐山陰但雪峯

虎齋錄

卷九

二

桂雲堂

別王子行

我未識君君夢我十年同宴曲江海人間信有三生會
別後長懸兩地心南國獨游空汗漫北書頻寄半浮沉
寒燈對酒聊今夕去馬還衝嶺雪深

夢與盧員外賦詩不就馬上賦此寄之

夢裏題詩對故人長松孤鶴宛相親梁間耿耿青山月
池上悠悠碧草春多病不堪騎塞馬有書猶望寄江鱗
燕臺會面知何日南去長歌郢調新

元夜趙侍御席

每憐佳節滯他鄉且喜瑤燈映畫堂江雪初消舟楫遠

春星半落酒杯長獨游已倦花驄路共醉還聞燕寢香
隔歲逢君又分手晉陵西望憶仙郎

送衡山太史歸吳

拂衣長嘯出風塵鶴性鷗心不受馴起草已無雙闕夢
看花正及五湖春二疏晚節今仍見三絕才名老更新
解纜潞河煙樹裏柴桑復得返吾真

游虞山

春山臺殿碧參差問訊春光已後時古竹逕迷虞仲墓
野鳩巢傍老君祠東林過雨羅衣濕北院留花錦席移
丹鶴雙飛向何處千年唯有白雲知

虎齋錄

卷九

三

桂雲堂

簡周時伯

長干春色動煙霞有客經春住梵家宴卧林暉移塔影
行吟山路隱瑤花即看絕域東風轉緬望皇州北斗斜
人世榮枯何足問且從支遁演三車

孟都憲招游顧園履吉勉之來自吳中

豸冠繡服乘休暇碧樹清濤命酒卮湛露已沾芳榭爽
法星偏照綠筵遲江湖文采逢雙壁臺省風流盛一時
彩筆何能賦秋興華鑣長擬近光儀

春夜集東橋公園亭

野盡芳菲無過客林開宵寢愜幽人朱欄竹樹濛濛雨

翠慢花飄黯黯春揚子草玄深歲月謝公高卧遠風塵
東南具美吾多愧清夜何辭酒白巡

石城門別況考功

平臺曲榭俯城陰積雪餘霞日易沉游子旋歸將改歲
病夫趨走獨傷心望中殘鶴廬山遠愁外蒹葭楚水深
裘馬十年多聚散林僧應笑未投簪

省中對雨

虛庭種竹長新枝緩帶行吟薄暮時雨氣常浮諸岫暝
春寒未解百花遲青袍白馬殊相困散髮扁舟有所思
落拓謾言兼吏隱低徊自笑弱男兒

虎齋錄

卷九

四

桂雲堂

考功署中觀紅梅限韻

春風綠遍城南草春日紅添署裏梅未厭游蜂繁曲榭
更勞鳴鳥勸深杯湖山避雪遲遲見簾戶含霞宛宛開
醉後隔衙猶喚酒折花仍帶馬羈回

重遊梅花水次涇野太史韻

臺城西去萬山橫上已看山並馬行碧潤似迎前度客
瑤枝如念往年情胞涵疎影移樽久石荒寒流照眼清
已訝寺門飛片雪異鄉愁聽笛中聲

送司寇王巖周公入賀

萬壽節

武宗朝公以重

瑤函獨捧慶生真

折檻嶙峋在 聖朝萬里丹心凌海

嶠十年華髮又雲霄龍蟠始識麟游盛燕幕猶驚鶴
遂商鼎周彝留碩望古松蒼檜見孤標離筵遠映三山
樹去劉俄隨八月潮莫念燕關逢旅鴈喜看江國送涼
颺文章此日真更化梓袖中原奈寂寥何事大臣勞四
牡須因富祝獻民謠

孟春祈穀齋居

明堂盛舉燔柴禮 聖主深知播穀難九域苗畲歡萬
姓兩都祗祓萃千官情隨霽雪迎芝蓋夢逐春霞衛玉
璫載筆何人書大有遠臣吟對碧山寒

送葉敬之

虎齋錄

卷九

五

桂雲堂

薊北看花憶舊遊江東對酒復離憂飛鴻有信雲俱遠
伐木無人谷自幽白鷺洲前寒杜若黃金臺上駐驂驪
匆匆欲擬河梁詠轉覺知音未易酬

九日遊靈谷寺

十里松風散客愁亂山孤寺迥藏秋長將雲壑供青眼
莫遣茱萸負黑頭地賴如聞蛟起舞天涯數見鴈來游
百年節序追歡少日落西陵尚倚樓

元夜浙江驛

梅花爛熳越城樓城下春潮不盡流十日換衣非故土
萬山將月慰孤舟修途豈戀登臨美拙性偏增父母憂

何處高堂盛燈燭懷人中夜不能休

萬安縣登岸北山

濁酒看山晚自攜市聲帆影亂前溪六千里外孤雲滄
十八灘頭落日低吳縣樓臺驚漫漶一春書札鴈全迷
腐儒行役空憂國海戍傳聞多鼓鼙

靈山晚坐

海天長日下簷多訟牒全稀且詠歌未信吾身兼吏隱
尚聞諸郡有兵戈山圍孤壘悲笳發竹覆高垣吳鳥過
慈苴叢中堪臥疾鷗鵲聲裏奈愁何

中秋高州公署對松月

晚齋錄

卷本

大

桂雲堂

九年看月長安道此夕高州獨掩扉笛裏關山那可聽
樹間烏鵲竟何依虛簷冉冉蒼虬動圓嶠悠悠玉鏡飛
骨肉音書長斷絕猶憐萬里共清輝

別金陵重過茅山有懷諸僚

騎省悲秋作賦時勞勞車馬復何之江山久客殊難別
寮案知心更爾思五嶺獨隨明月去三峯重與白雲期
松泉竹石皆如昔寂寞孤亭對酒卮

徐少湖太史謫延平推官寄贈

碧水丹山住謫仙荷衣蕙帶惜芳年悠悠春夢仍天上
耿耿文星落海邊千仞誰攀翔鳳翮八閩傳誦想螭篇

公庭簿領應稀簡獨采溪毛禮宋賢

次韻答吳純叔見寄

公子爲官海上州素書曾寄恐沉浮同心恨望蘭苕遠
異域還驚楓樹秋霞起高城應有賦臆瀟湘且消愁
年來正厭風塵事早晚長纓濯碧流

過王太史草堂

太史幽居倚翠屏風流文采慰山靈浮生車馬多傾覆
故國煙霞自杳冥野鶴客來窺對奕水花秋晚媚孤亭
鳳池須爾裁丹詔暫許鸞羣換道經

宿羅浮有懷浚川王公

晚齋錄

卷本

七

桂雲堂

去歲赴廣公以詩贈語及此山有冲舉之志

金陵司馬蓬萊客請向人間見宰官憶昨送余滄海上
飄然寄興紫雲端凌虛豈是丹梯遠憂國無教翼鬣殘
四海蒼生多受福赤松相待跨青鸞

羅琴山觀曉雲

裊裊悠悠屯復行含風弄雨迥多情微開寒旭籠沙樹
忽逗春陰覆海城紫鳳青鸞虛帳望白衣蒼狗笑浮生
裁詩欲寄陶弘景渺邈峯巒幾萬程

經洗夫人祠

夫人於嶺南諸郡有保障功累冒矢石破剽賊寇

時以梁陳隋賜物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
好心今賜物具存乃忠孝之報也其孫贍與賊逼
執繫州獄劾總管趙納貪虐致之法致諍誠敬夫
人高州諸邑皆有祠

高涼遺事說漁樵郡北荒祠竹樹凋誰謂干城非匹婦
獨將忠孝報三朝春蘭秋菊長無絕錦繡香車不可招
何必班姑解文史垂名亦共海山遙

廉州元日

珠浦逢春傷客情疎雲修竹映堦明沙邊簫鼓迎青帝
天上驚花想玉京敢說路岐同竄逐祇慙縲紲負昇平

流黃錄

卷九

人

桂雲堂

綵牋漫動官梅興金甲誰銷細柳營

聞游憲副談登州海市有作兼送游赴海南

聞君領郡近蓬萊五見仙人城闕開世上只言蛟蜃氣
雲中真有鳳凰臺珠厓復送牙樁舉日觀應期鶴馭來
何事浮生戀簪組海風吹鬢立徘徊

肇慶舟中春盡有感二首

山雲覆野屯兵日海氣蒸人卧病時絕徼况逢多難地
孤舟空賦送春詩燕雛嬌語頻穿幌荔子輕紅又滿枝
兩見端溪弦月上倚門華髮卜歸期

七星巖畔瘴煙深包老祠前榕樹陰藥餌強扶羈旅病

簿書偏攪釣遊心邊城花絮全稀見海岸蟬蛩已亂吟
日日飛帆通極浦如何歸路轉難尋

登廬山

吳楚乾坤錦障開西臨彭蠡迥崔嵬香爐雨外濛濛見
瀑布雲中縷縷來仙杏亦同滄海變暮遠仍傍碧林哀
虎溪相送無高士一路松風恨獨回

七月十六夜泊楊村

秋風嫋嫋燕山外海月娟娟潞水隈萬里舟航心已倦
六年宮闕夢初回金莖不慰文園渴羽扇難遮紫陌埃
寄語三江好泉石征夫還逐鴈南來

流黃錄

卷九

九

桂雲堂

過無錫寄王子行

憐君久卧惠山陽山色泉聲傍草堂百里竟成迴棹興
數年應有著書忙幽蘭九畹充衿佩老鶴孤飛厭稻粱
北郭疎林映寒日停舟空問輞川忙

吳純叔理刑台州以才決稱三年僅徙別駕寄此
慰之

悠悠岐路竟誰賢江夏方噴鵬鷗篇莫訝天涯人留滯
從來宮裏妬嬋娟青衫寶劍年猶壯玉宇瓊樓夢已殘
笑看春風鶯百轉大鵬終上汝寥天

雪後登馬鞍山

故邱登覽逢春雪柏酒椒盤
素華乍愛樓臺散瓊露
未嫌林鳥勒鶯花孤峯漸弄輝輝日極浦遙生片片霞
無限清歡在欄檻晚來隨意宿僧家

與陸子端泛西湖

二月辭家春雨晴故人相見越王城
清樽共聽黃鸝語
畫舫深穿碧霧行勝地韶華開病眼
片時談笑感離情
長橋古剎頻凝眺無奈山桃落絳英

登東寺佛閣

綠陰深處有朱樓十五年前感舊游
清簾疎簾重對奕
溪風山雨復驚秋
叅禪正愛蓮花淨招隱初歌桂樹幽

亮齋錄

卷九

十

桂雲堂

相顧容顏各衰颯引杯聊送暮雲流

重過鄧尉山

十七年前結淨緣重來物色自清妍
銀溝萬頃浮青嶂
朱橋千林鎖碧煙
禮塔更煩芝饌設聽經聊借石床眠
開行悟得無生旨佇望牛車火宅邊

王氏看牡丹

雨後香風度野橋
輞川幽興數相邀
鉛華底用誇金屋
雲霧真能織紫綃
新曲未裁先易醉
芳魂欲散思難招
一番春盡清樽裏
賴有君家物色饒

許堅與皇甫子循話別

我今北去子南歸別淚洗瀾不可揮
疏病欲依禪室卧
驅馳誰識宦情微
江湖妙境霞長闊徐克寒城葉漸飛
早學松喬餐玉液倦從王貢謝金扉

過京口楊氏別業

丁卯橋邊一徑深年來風物漸蕭森
堦筍翠管浮雲散
綺幕銀屏碧蘚侵
李相遺文猶可讀
武皇仙蹕此曾臨
平泉花石驚人眼瞬息歡娛變古今

與鄒吳二太守游招隱寺

寺在戴陶故宅梁昭明太子讀書處

皂蓋朱旗兩使君
玉壺頻訪碧江濱
高人卜築餘荒草
帝子才華散彩雲
諸洞杳冥緣磴入
細泉飛灑隔林聞

亮齋錄

卷九

十

桂雲堂

眼前蔥嶺難棲息竹密松深又夕曛

和謝應午侍御元日早朝

千官環珮慶王春
清切無如侍從臣
白簡尚迎霜氣肅
青旂已動日華新
龍墀獻瑞葵初莢
鳳沼摛詞草漸勻
聞道散朝傳柏酒
五花驕馬蹴芳塵

和謝侍御詠西園梅花

一株瓊樹五雲端
雪色微籠月影寒
共愛幽姿依禁籞
每將春信報長安
香凝鴟鵂珠清迥
夢隔羅浮漸渺漫
此地何人相慰藉
夜深仙佩響珊珊

謁禪師證公影堂

公在弘治中以戒行清嚴授左善世晚年益造慧境余見時侍先君于京師公一見誤奇之每置膝上啖以珍果先君補蜀郡公特致書曰令子器質岐嶷宜愛護之余自顧塵陋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嘉靖丁酉春至京師訪公之徒林上人於香山始得拜公影堂公化去已二十年先君亦謝世矣感念瞻昔爲之愴然

自是維摩再現身古松寒月寄風神髯年舊事渾疑夢慧眼相看似有因海上浮雲行八極山中浩劫閱千春何時解脫從公往錫杖逍遙入紫旻

亮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德府譙集

清簾鶯啼柳色稠東風吹雨濕朱樓山浮遠黛微微見泉噴明珠串串流緹幕琴書長伴鶴蘭橈歌管忽驚鷗晚來千樹梨花落誤擬梁園雪夜遊

送仲憲副之滇南

時交陞議用兵

父老攀轅應使君萊陽山色帶斜曛十年汲孺長爲郡萬里班生定策勲羽扇能消南詔霧象袍遙映碧鷄雲無煩老將誇銅柱自有相如論蜀文

七月十五夜王道思西齋看月

官居宵譙接芳隣况是中元月色新素幌暫依如慰主

碧巖徐度似留賓漫愁零露沾輕袂猶恐繁雲忌滿輪掃徑開軒知子意也憐清影對嬾身

送宋太僕赴甘肅

酒泉張掖古邊州節鉞西行是壯遊羌管胡笳千磧月黃沙白草萬山秋玉關漸茁龍媒種麟閣應圖燕領侯莫謂地偏堪吏隱故人臨別贈吳鉤

兗州過周水部使滇南歸

君從金馬碧鷄還握手真疑夢寐間吳城何緣逢故舊宦途中歲損容顏樽前黃菊非吳苑馬上丹霞背嶧山六部風煙人罕接併因辭賦入燕關

亮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九日東阿縣作

征衣誰爲浣細塵轉見秋霜鏡裏新白鴈却辭沙漠地黃花猶慰寂寥人荒臺寄蹟在^{三歸}山外^{故址}東柳催年汶水濱吏散日斜虛對酒涪江鄭縣總傷神

茶洋驛壁間讀王道思留題

分飛歷下兩經春忽見紗籠錦字新粵地山川容吏隱梁園辭賦憶風神朱絃寡和憐英妙瑤草無緣遺遠人知子宦情如野鶴往來休厭素衣塵

邵武公署雨坐

書幃衣桁長蒼苔僻郡分司稱散才石上爐香消杳刻

雨中山鳥下樓臺開簾唯有煙蘿色掃徑曾無軒從來
縱是安棲應廩食不如五柳故園栽

樵川道中酌方世佩見寄

夕陽遠道憐予病空谷幽花誰爾知叔夜絕交堪自適
卞和懷寶未須悲行隨沙鳥忘機久卧對巖松出戶遲
肯過榕城相晤語小亭霞月引深卮

陪石沙侍御遊蒼玉洞席上次韻

朱旗盡角出郊墟羅徑松關暫可居種玉成林雲宿處
飛花當座鳥啣餘軒楹盡列芙蓉障洲島如迎舞象裾
珍重蒼厓留彩筆天涯物色思躊躇

虎齋錄

卷九

古

桂雲堂

莆陽會諸同年

久無書疏豈相忘洛水閩山路渺茫歎我轉蓬凋鬢髮
憂君芳杜紉衣裳孤峯晚照催人別百驛春雲笑客忙
海上回車仍聚首坐看丹荔滿林香

延平舟中見雪山

十日春陰鎖萬山飛花縹緲翠微間孤風迤出炎蒸地
落照猶凝綺素顏漫憶鶴羣珠樹繞虛疑客棹剡溪還
紅梅碧篠吾三徑留滯誰憐短鬢斑

崇安水簾洞紀遊

天外巉巖兩石扉林端隱隱細泉飛五城遙峙僊人關

匹練斜分織女機雲通丹梯遲過烏風搖珠箔巧沾衣
尋其采藥無如此下界氛埃何處歸

還山後次韻答諸君贈言二首

江湖元有散人名浴鷺飛鳬共野情東郭雪鞋緣徑轉
南隣春釀隔籬傾迢遞覓句移花影斷絕鳴鳴怪葉聲
本爲迂踈多忤世自甘枯寂度浮生

十年臺省掛微名亦有登車攬轡情短髮漸隨秋色改
素懷唯對月華傾問堪羅雀稀犬跡谷愛鳴鳥自友聲
敢向風塵誇勇退聊憑藥餌攝餘生

病中不赴親友讌集

虎齋錄

卷九

主

桂雲堂

朱樓綺榭日芳菲一榻塵凝與世違豈是高樓絕來往
祇因多病懶裳衣南山僻境心俱寂北海清樽興已非
惟有行吟值林叟漫將談笑送斜暉

夏日過清真觀錢陳二道士索詩

竹洲曾記釣遊時廿載重來感廢絲臺殿荒蕪山白好
笙簫淒婉月來遲羣仙久已乘黃鶴錢陳之師野鶴翁
長歸古貌有戒行
琳館依然種紫芝長晝淹留對棋局浮生萬事只如棋

寄王惟積戶部

漢廷終賈早蜚英淪謫南天滯客旌粵郡風塵滄海接
赤城篇翰紫霞生公孫未見開東閣班固猶聞賦舊京

却憶鳳臺遊集地碧桃花下聽瑤笙

寄皇甫子循吏部

十年辭賦兩都傳且卧官齋草太玄上苑彩雲才並麗
殊方春草夢應牽鶴隨趨省公移少鶯引尋山客騎翻
舊種琅玕今在否仙寮回首思茫然司封署中予曾種竹數竿

病阻看菊

草堂秋錦漸蕭疎抱甕將鋤意已虛殘葉漫飛三徑裏
好花羞對二毛餘溪雲半暝妨扶杖簷日微暄伴枕書
試擷寒香漬春酒暮年筋骨復何如

萬丈潭觀蓮花

虎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蕩槳新秋洲渚長漫隨鷗鷺過隣莊仙姿似解風前語
野興偏尋水際香醉引碧筒承露滿晴熏紅錦護雲涼
衰遲休說乘槎事玉井銀河在故鄉

中秋夜長千里翫月

冰輪夜半十分明庾亮南樓倍有情寶塔相輝丹桂影
彩雲時度玉簫聲澄澄顯氣沾仙佩冉冉寒江近帝城
廿載舊游雙鬢改醉聽殘漏旅心驚

與石川海峯集朱氏園避暑

修竹高梧野水邊銀箏翠管沸華筵披襟自有凌風興
露頂還逢草聖仙談笑神遊三島外文章交誼廿年前

新聲每過山雲度更愛孤帆帶月牽

栗貳守解中春宴

春前瑞雪隨車至歲杪條風應律回華髮強陪珠履集
青絲遙映玉盤來千門淑氣催新柳五馬高情寄遠梅
澤國定傳多黍頌蒼生真賴出羣才

辛亥元日登山東石川翁

翠微携客試屠蘇漸見郊原長綠蕪漠漠關風塵連朔漠
杞人愁緒滿江湖早梅寒勒舒還飲遙島雲迷有却無
羨子躋攀身獨健仙筇九節不須扶

暑坐

虎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山館炎蒸百不爲解衣趺坐却相宜塵途襍穢真堪笑
閒處光陰我獨知池面風含新竹簾岩間花映老松枝
但令心地如冰雪爍石流金有幾時

送水涇赴滇南兵憲

曾以省郎再使滇南

兩度乘輅萬里遊又看旌旆向南甌班生燕頤多籌畧
博望星槎近斗牛白羽祛塵休杖鉞碧鶴凝翠幾登樓
聖朝卽下徵賢詔莫爲天涯勸客愁

寄楊升菴太史

自是瀛洲第一人頻年絕域寄閒身萬山光采留全壁
六詔蕃夷識鳳麟郢調彌高終寡和草玄初就世應珍

漢家元有章平傳佇看台階蹠後塵

懷從弟尚寶

玉京春酒會羣仙我向西堂夢惠連
賤素履悲雙鯉去錦袍長侍五雲邊
江湖多難休相憶門閣增輝賴爾賢
兵燹餘生幸強健不知歡晤在何年

獨遊大石

白髮看山尚有情柳堤松徑此閒行
霞邊突兀孤峯壯樹杪潺湲萬壑鳴
箭闌嵐光簷外接具區帆影席前明
東南形勝長佳麗但願烽煙淨百城

過虎邱有感

虎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生公石畔綠陰垂頗覺風光異昔時塘上無人載歌舞
寺前終日列旌旗幾家魚鑰閒朱戶十里鷗羣泛碧漪
莫羨荷花仍爛熳吳姬懶畫舊蛾眉

過惠山訪王子行不值

寶剎鳴鐘候彩舟茂林修徑記曾遊
泉香似接中冷派雲淨如凝故國秋
豈爲登臨悲杜牧却緣離索憶王猷
著經何不棲巖壑紅蓼青蘋隔遠洲

五言絕句

夏夜四首

夜氣含清迥居然識此心如何人世裏長受四時侵
月照高樹林林端少棲羽銀河清且漣不作鍾山雨
悠悠華山人笑看雲鳥飛吾慕百原山駕言采其薇
郡國歌雲漢空雷過海涯三湘多濁浪何處訴重華

過胡原學赴浙藩四首

十年棲省中巾幘兩無怍誰知君子心皎皎鍾山鶴
青陽麗江島春服頻追隨不盡臨花酌相要伐木詩
碧鷄生鳳凰昆明孕良玉清華照九州珍羽寧來復

虎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越岫如生色桑田喜有餘江東六月雨先導使君車

詠鹿二首

歲暮山中來今春忽已角主人無寸長爲爾慘不樂
食薦在堂階久矣違爾性同遊江上山鹿門爲山姓

夢故山

煙霞忽相失松濤猶在耳如何山中人久卧長千里

九江雨泊二首

昨夜湖雲暗今朝山雨多殘花遊子淚芳樹傍人歌
家近書仍少情繁夢不清芝山連夜雨春盡九江城

山齋病足問訊二首

獨卧雲深處秋聲几杖邊南州稀過客聞道樹猶懸

已試餐霞訣何須鳩杖扶金臺思老驥蹀躞看雲衢

詠奕

斯須生萬變只在兩人心勝敗皆虛幻何如實寸陰

七言絕句

庚辰下第歸舟中漫興三首

南國諸山靄翠微驪花汀草繡成圍百年世路雙蓬髮

千里春光一布衣

龍舟三月下揚徐壯士迎靈百萬餘江北江南多綠草

年年煙雨誤春鋤

曉齋錄

卷九

圭

桂雲堂

湖外晴雲一草樓湖中春水百漁舟何人醉卧看雲水

我欲從君共白頭

送張汝思令博興

綠綬銅章映妙齡旌麾寒日出郊坰遙知海上陽春近

到日花開已滿廳

寄石刑部

季倫瀟灑厭蠅樓一月官衙聽鳥啼瘦馬欲尋芳草外

美人長在碧雲西

送徐世功歸吳三首

送子逢春祇自傷春江滾滾閱人忙欲將楊柳攀行騎

却為梅花憶草堂

五湖春色近何如久客長懷水竹居子去不須裁尺素

為將多病報樵漁

天平鄧尉有扁舟憶昨相逢月下游自落風塵都似夢

白雲空為老僧留

送鄒山人二首

一生高卧九峯間垂老來尋建業山落鬼清樽花裏盡

飄飄孤棹月中還

二水三山老眼明那嫌纓蓋滿都城素衣未受緇塵變

綺句能添白髮生

曉齋錄

卷九

圭

桂雲堂

月夜宴徐氏園池二首

城南月出隱寒星芳沼修篁路杳冥曲似霓裳秋更婉

酒如金谷夜無醒

三山明月照池臺竹裏歌傳玉笛哀碧水似連銀漢冷

青鸞疑度石城來

重遊牛首花巖四首

門懸翠磴應千級塔裏青雲有萬重薄暮振衣憑虎豹

侵晨却馬蹠芙蓉

飄飄客袂浮雲氣岌岌僧居似鳥巢萬壑千巖羅戶外

朱欄碧檻俯松梢

癩融千古棲真地曾向林中石室開百禽不見啼花至

二虎空聞守洞來

昭明飲馬尚留池洞行文殊與僻支麗藻悠悠孤鳥沒

澄心耿耿一燈垂

過廣信聞張惟靜同年往南康九江寄詩三首

行人朝度弋陽溪南望爐峯紫霧迷文籍知君增舊瘦

漫憑春鳥寄絃題

白鹿春山遲客旌飛泉千尺並珠明舊遊江左皆如夢

應對煙霞念友生

驚花迎送越江舟萬里先懷瘴癘憂故舊飛騰如見憶

虎齋錄

卷本

圭

桂雲堂

炎天亦有鴈來遊

嶺南嶺西道中四首

曲江迢迢碧玉波江心怪石雙崔嵬遮雲隔日爭相駭

飛燕騰猿亦懶過

榕樹陰陰綿樹紅炎風春至尉陀宮千村萬落知何地

只覺人生似夢中

蘇子驂鸞五百年寶陀松檜尚悠然遊人虛擬江南寺

卻望江南別有天

廣州寶陀寺今名小金山東坡過此有詩

壽康驛前聞鷓鴣斷雲極浦是蒼梧行人萬里仍多病

勞爾春山日日呼

觀海三首

三州十縣水雲圍估舶田禾逐浪飛邑井深愁化魚鱗
省臺休議採珠璣

五指山頭霧不消白沙堤上聽寒潮浮天浴日真無象

萬國爲家是本朝

鷗羣魚隊日相親髮短心長一病身虛望神洲邀羽客

漫乘秋水作波臣

遊羅浮四首

羅浮古名區也僻在海陬今世無高人曠士數往

來其間遂成荒落往昔巖洞溪潭樓觀亭院杳不

虎齋錄

卷九

圭

桂雲堂

可識余公暇一至焉僅得觀水簾洞洞之上皆荆

棘草莽無蹊徑可入矣聊采山志中舊事賦四詩

紀之

丹煙碧霧畫濛濛勾漏真人不可逢欲向石樓窺海日

藤蘿長鎖玉鸞峯

九天飛下一簾珠灑灑清寒六月餘蝴蝶何年巢上界

山人傳是葛仙裾

五色珍禽九節蒲分明竹上有仙符赤霄難挽安期舄

惆悵黃猿月下呼

坡老題詩遍此山長將沆瀣洗衰顏紫陽亦有梅花句

萬里絨情玉洞間

登望湖亭

東坡儋耳生還日會上茲亭一賦詩楚粵驅馳同感歎
綠波蒼靄有餘姿

桃源阻雨二首

冥冥河岸濕寒沙杳杳村樓酒幔斜未得西風消碧霧
故園空夢揀黃花
長林千點暮鴉棲咫尺寒城霧雨迷兩兩漁舟繫汀曲
行人錯認武陵溪

清河阻風二首

虎齋集

卷九

雷

桂雲堂

蛟舞鯨翻雪浪堆蕭蕭朔氣鴈啣來雲中不辨江南樹
滿地蘆花照客杯

颺起會於海上聞江淮落葉也紛紛清秋萬里同天籟
回首心驚銅柱雲

王應時惠銅爐一銅餅二酬以二詩

揚金幻作廬山頂上有俊倪銜紫煙却掃他年棲淵谷
停雲長在石床邊

飛飛皂蓋風塵裏燕寢幽情尚未忘欲折花枝浸寒碧
仍吟五字憶韋郎

壽湖西龔翁二首

梅花亂開湖上堤老人醉聽新鶯啼花香長引鶯出谷
百度青春隨杖藜

處士星臨湖柳邊初春月掛草堂前大留碧眼長如鏡
春月重看百度圓

南康道中讀王荊公詩云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
猜野性豈堪此廬山歸去來悵然有感

塵土風波味已諳朱櫻綠筍憶江南廬山非是歸休地
野性年來正不堪

江右丁外艱奔歸代哭二十首

去歲還家見病顏寒花曾飢淚痕斑漫將強健寬游子

虎齋集

卷九

雷

桂雲堂

此語如聞夢寐間

五色龍章下玉墀平生心跡聖明知相歡未久俄相
別痛憶金紼拜命時

歲晚山中悟六如焚香趺坐習玄虛神遊應到芙蓉館
空使諸孤淚滿裾

先考晚好內典

清溪曲抱草堂幽一月何曾兩度遊近插疎籬添別恨
滿林煙雨自鳴鳩

病中命童子
草園補籬

春帆竟阻越江潯登覽空餘隔歲心莫問于陵祠下路
客愁長共綠波深

癸巳六月過家先考謂不肖明春之
官當送汝至湖江竟以病不果

江鴻曾寄病中詩清勁還如未病時誰謂一絨成絕筆

驛亭腸斷對花枝有鄉人先附手札并

嶺外歸來憶去年滿堂歡笑夜燈前垂虹橋上休回首

不見南風送畫船舟已過家先命

巴城芳草覆高邱那得晴湖放舟廿載經營歸復地

但餘松栢泣王哀平生愛之甚

廬山石上雨痕新書到江南已暮春往事重陳皆涕淚

一羨空美額封人石耳可治眼疾

信州江漲石盤盤咫尺渾如萬里難鳥鵲無依空繞樹

淒風苦雨淚沈瀾奔歸值安仁餘

巨浪茫茫一夜平孤舟漸近越山程申胥哀感無衣賦

寒齋錄桂雲堂

誰道蒼天亦有情江漲之夕號呼不

架上殘書映夕曛簾前高樹拂秋雲懷燕寢凝香日

短詠長吟杳不聞平日也一小軒

先朝風采重臺端共惜都門早掛冠二十六年捐軀際

小山叢桂晚風寒

相馬曾空冀北羣騰騰簡簡五花文傳絕猶染風霜色

幾見侯芭哭子雲遊四方無事歸者

遺藁年來手自編今宵重讀倍潸然傷心正在杯捲淨

木假山前憶老泉

炎蒸空憶葛巾涼篋笥猶存舊帶香報答獨無江夏枕

青山落日斷人腸癸巳六月過家先考葬以香帶葛巾

携幼當年客薊門辛勤懷抱不堪論遼城望斷雙飛鶴

慟哭巴湖霧雨昏

七里悲風拂釣灘六橋微雨送歸鞍似應天為行人泣

水國冥冥五月寒

僊帆回首十年前寶叔禪房鎖暮煙雲白山青淚堪掬

碧紗空護紀遊篇丁丑五月先考遊杭州西湖有詩

幾度歸來宦橐貧祇將文字獻吾親舟中得句皆垂涕

泉下如知恐愴神

京邸事二首

寒齋錄桂雲堂

露柳煙桃滿禁闌一年春色幾芳菲蘆溝橋下雙鷗鷺

也向晴霞冉冉飛

清曙鐘聲動景陽九衢風度綺羅香遊車爭入花叢去

不覺章臺春日長

遊燕京西山四首

宣皇曾駐五雲車寶殿瑤壇切太虛鸛鶴不留松栢在

老僧長為護金書

九層樓觀彩霞飛中有高僧著紫衣一榻焚香春自領

驚花何必到巖扉

蘿徑松關訪道林孤猿獨鶴伴禪心春風吹入青蓮座

夜半雲中落梵音

繡拱璇題遍紫霄貴人墟墓白楊凋重重峭壁遮春日
尚有殘年雪未消

春日雜興四首

滿院無花寂寞春陌前紅紫總芳塵石欄干外孤松在
自有寒濤撼四隣

貪看山花早過橋滿林紅日霧全消歸來又試蒲團坐
不向風塵再折腰

頻課溪童蒔菊秋一畦春雨已含香姚黃魏紫驚人眼
不似東籬興味長

虎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南華讀罷思悠悠紙帳遊仙得自由風雨不驚蕉覆鹿
此身真在華山頭

送夏陽伯採茶陽羨二首

老來偏有盧仝癖閒處會看陸羽經罷畫溪邊春雨後
芒屨遙度萬山青

手攜琳腴勝握蘭歸舟頻汲玉泉寒竹爐已辨茅簷下
不與君謨關鳳凰

癸丑四月紀事八首

烽火連宵照海城中丞節鉞漫臨營固知夷僚非勅敵
自是承平久偃兵

操江都憲駐太倉後寇愈猖獗

疲民歲歲苦徵科避入江洋冠轉多此日軍需更繁急
衣冠何事起干戈

千村丁壯盡登城長晝惟聞金鼓鳴不解控弦虛荷甲
旱餘南畝待誰耕

吏卒沿村報勇夫索錢沽酒免追呼入城簡閱人爭笑
菜色鶉衣滿道途

捍城衝雨最辛勤糧糗無多不救貧老弱啼飢廢生理
重圍堅閉已兼旬

奔竄遙聞鼠技窮民廬官廩已成空寄言南土諸循吏
農隙休忘講武功

虎齋錄

卷九

七

桂雲堂

武弁虛叨世祿恩冠來無計掩營門海濱昇疾嬰鋒鏑
別駕賢勞不忍論

那二守任環疽發左肩臨陣被三矢幸而無恙

日食歲朝初記異長庚當午復光輝眼前小醜終漸滅
但願忠良補袞衣

甲寅五月紀事次去年韻八首

烽火頻年照海城青山綠野結新營忍看膏血皆塗地
誰挽銀河急洗兵

聖代掄材設武科膏梁執袴眼前多犒師空有兼金贈
避寇江村似倒戈

備倭都司梁鳳索賂于邑許以策應乃遠避三十里外且縱士卒乘機剽掠

高懸萬炬捍孤城達旦猶聞刁斗鳴已插青苗旋遭火

流亡何暇再番耕范縱火田中
延燎新秧

晝夜登陴困萬夫衰瘡楊腹仰天呼雖然憲府憐凋敝

敗將踉蹌走道途巡按復委梁鳳策應
遇寇奔潰避入河中

邑令初來聽政勤邑令視乾壽
守城有勞疏食愛清貧豈期三泖風濤惡

不脫戎衣已四旬

東南多盜爲民窮茅屋蕭條村柚空深恨繭絲成禍覺

謾將京觀詫奇功

平日誰沾撫字恩爭先盛戰向轅門人心却喜今如古

滅寇戡夷不足論冠通城下賴民兵
用命屢致捷

青山缺處朱旗繞碧樹叢中寶劍輝樂土何堪逢此景

疣贅錄

卷九

幸

桂雲堂

中興明主願宵衣

又紀郡中事八首

譙樓冠蓋日徘徊尚有珍羞燕兩臺極目烽煙彌四野

諸公安得好懷開撫按諸上官設宴城上寇
在城下焚劫恬不知畏

粉黛懸梁滿畫樓九泉悲恨徹千秋花飛玉碎心如鐵

荀女桓癸郡史收城外婦女多自
縊不爲賊所污

紛紛屠戮血成溝赤水城邊不斷流早晚西風送寒雨

中宵新鬼正含愁

募兵日日費官錢醉向娼樓白晝眠出戰唯知飽私囊

任教豺虎擾南天

吳江飛舸障關河稍喜窮保斬獲多無路揚帆歸海島

千村煨燼竟如何賊奔吳江爲樂船所
逼復至郡城外焚劫

吳兒避寇入城來邏卒防奸門不開賴有晉陽賢憲使

飛蛾燈下免成灰明婦逃難苦賴任兵憲環
檢驗入城保全萬餘人

使節經行萬軸輶不堪氛霧塞長途淮徐盼望漕舟集

未卜何時達帝都

吳中閭閻最奢華十日傷殘數萬家賦額何人肯蠲恤

更愁額外轉添加兵荒之餘如丁田銀海防銀
之額歲歲漸增民不堪命矣

東沙司馬致仕歸寄贈四首

南國休歌叢桂辭五湖漫擬泛鴟夷漢廷若訪金城畧

疣贅錄

卷九

幸

桂雲堂

須及營平未老時

虎踞龍蟠鎮舊都秋風何事憶尊鱸休言霄漢飛騰倦

尚有台星映鑑湖

裴相論兵鬚未霜淮西奏捷動明光邊陲海嶠猶氛祲

蘿月難留綠野堂

春風闕下憶彈冠翠竹蒼松保歲寒欲向剡溪尋雪棹

徵書又見出長安

疣贅錄卷之九終

疣贅續錄卷上

沈節婦傳

節婦胡姓世爲崑人醫士鳳之女也自幼凝重不凡年二十一歸同邑沈瑞明年生一女又明年瑞遭疾危篤節婦解服飾殫力藥餌竟不起家故貧至是益空乏乃抱弱息依其父母以居孤寡更相爲命迨服闋姻婭間皆言女不足恃宜早自爲計節婦峻拒之以死自誓父乃令製小翅丸嚙之藉以餬口等爲女擇贅婿得同邑王珀珀纔四歲稍長坐其兄負官稅逮繫京獄五年人皆言法當改婚富家或遣媒氏致意節婦執不允母子

沈節婦傳

卷上

一

桂雲堂

日相飲泣羣喙乃止然珀之兄所負僅百金兄乃避而之他以累其弟節婦顓天曰吾力不能援吾婿所不負者此心耳乃復製小翅丸人爭售之越二歲積所取值已盈百金乃代珀償所負出珀於獄遣從師受學或遇外侮復傾貲以營救於是貧益甚翅丸亦不復售乃命珀爲童子師以給衣食然數口不免凍餒節婦未嘗出一怨言但曰此吾命也若之何庚戌歲珀之子鍊選充邑庠生節婦喜曰平生備受艱辛幸見此子入士流吾少慰矣今壽幾七十猶執勞麻桌絲繭不得一日安享滄瀣之奉邑人皆歎惜焉南園拙叟曰今制女婦年少

守節至五十以上詔旌其門閭然以文檄展轉稽覈非

其子孫貴盛或饒於貲鮮能達諸有司以聞于朝其終身抱冰蘗之志而以寒窶見抑泯滅無聞者多矣如其鄉士大夫能爲之紀述以垂不朽庶足以伸公論勵澆俗顧予非其人也雖然節婦之所爲豈爲名譽也哉蚤喪所天惟恃一女而贅婿貧且厄竟不因人言改婚垂老恒處逆境卒無怨悔蓋亦心安於秉爨之饒而忘其身之凍餒乎宋儒推明義利之說謂有爲而爲善者雖義亦利必無所爲者斯謂之義矣節婦生長閭閻未嘗涉經史而所爲暗合於儒者之道豈非良知良能其在

沈節婦傳

卷上

二

桂雲堂

人心而質之粹美者自不爲物所蔽欺

叔祖文康公建祠議

切照本縣已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某由弘治十八年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歷陞侍講諭德本院學士編摩史局夙著勤勞主試京闈多收英俊迨今上龍飛大寶首充經筵日講官音吐洪暢敷奏詳明每動天聽嘗進講范浚心箴上特諭內閣云朕因聽講官顧某解說心箴連日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日自寫一篇并假爲註釋復論公曰前日聽講心

箴深加愛尚朕自念上荷 天命爲人君長當務學以致知待相有領會之時再註視聽言動四箴後復御製敬一箴 命于翰林院南京國子監建敬一亭并前五箴俱勒石其中天下學校準爲定制復諭輔臣曰朕爲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親切講解須委一人庶得接續貫暢欲令顧某通篇進講分段計日務使盡其所言以爲朕求治之助 賜公文獻通考等書復 諭曰寒月例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曰爲學貴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急迫與徒知也其暫免朝參止入講殿進講庶得從容朕亦安聽及進講洪範終篇 上甚嘉悅特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及無逸殿成 上御殿命公坐講周書無逸篇 賜宴尋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官如故 上釐正先師祀典再幸大學 命公充分獻官時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至京從幸陪祀公退而上言孔子之道爲萬世帝王法當時門弟子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二千年以來未有能表章之者我 皇上崇儒重道遠邁帝王乞命禮官詳議訪曾氏子孫與孔顏孟三氏一體錄川則吾道幸甚 上嘉允於是求得曾氏子孫名質粹者授

博士以主祀事云大同軍士屢變執政者欲以大兵屠戮公抗疏言叛者不過二三渠魁誅之則國法正而人心安矣奈何戮及無辜使玉石俱焚乎 上從其奏全鎮生靈賴以全活等 命公教庶吉士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公程督訓飭模範肅然能造就羣才以稱 上意公嘗究心東南利病遂條陳四事一曰督議差官總理二曰查理田糧舊額三曰催徵歲辦錢糧四曰查復預備倉糧 上特命戶部速行之時值京師大水天下亦多水災而湖廣尤甚公疏請修人事以格天心紓民困以消隱禍仍乞優恤京師被災之家而湖廣承天乃皇上受命龍飛之地宜遣大臣賑救遺黎掩瘞枯骨更敕天下撫按嚴督有司奉行德意 上皆嘉納焉戊戌秋 簡命公入內閣未幾南巡承天 命公留守京師委任隆重公手上七事皆軍國重務 上手批可復面敕曰朕以二親妥靈之地日夜思念必親見乃安此心非漫游也留守至托簡付於卿宜朝夕慎恭輔贊儲政又曰朕用卿晚卿受重托凡各衙門事皆得預聞官員不職者重則奏聞區處輕則取令旨懲戒公因請 降敕宣諭百官 聖駕既出公振舉紀綱京師晏然後以夏至祭方澤 命公視牲郊壇因感寒疾遂薨於位公

自及第後卽以天下事爲己任晚年感 上恩眷竭忠
圖報疾革時賦詩曰天下幾大事初意戮力爲流景若
逝波世路况多岐天造旣難明立事不可期後來有傑
士一一爲之爲國開太平千載壯鴻基復書五事于
後一曰復鹽法以備邊計二曰興南北直隸水利開稻
田廣積蓄以省漕運三曰經理宣府大同二鎮薊州山
西遼東邊備以保障京師陵寢四曰復河套經理甘肅
以保全陝五曰經理松潘以保全蜀乃力疾陳道疏勸
上親賢圖治願養 聖躬及訃聞 上爲憫悼恤典獨
厚云公又嘗念東南瀕海各縣無城將來事變可慮亟
奏請築城 奉 上 旨 特 賜 祠 額 如 願 公 者 掄 魁 宰 輔

朱王

五

桂雲堂

言于撫按議築及癸丑甲寅歲倭寇猖獗凡有城可守
者皆得保全百萬民命公之功尤不可泯焉某等查得
先朝名臣楊文貞公等其原籍地方皆曾奏請設立專
祠 朝廷軫念舊勞 特賜祠額如願公者掄魁宰輔
兼名位之隆受知 聖明極遭際之盛經緯敢沃衷嘉
屢降乎 綸音 秘殿謀猷生靈默受其福澤迨夫
鑒與巡幸之日尤有莫安葦葢之功稽諸祭法以死勤
事則祀之公雖疾革猶倦倦于天下大計非以死勤事
者乎又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嘗抗
疏以免大同之屠戮築城以防倭寇之禍變非能禦災

捍患者乎未設專祠誠爲缺典如蒙當道查照舊例奏
請 特賜祠額行令本縣歲時祭祀庶幾少慰羣情允
合祭法某等不勝願望

咎僕解

西郭子問於東門子曰甚哉余之命舛也人患外寇余
憂內盜鍵閉靡托資斧坐耗耽嗜嬉逸厭苦灑掃飽食
曹卧乘醉闢職入不我知出不我告博場飲肆無遠弗
到教管屢施展轉悖驚惟昔便了殫技於干戈次孫效
誠於李元跋奚服勤於山谷長鬚茹辛於玉川胡人性
之夔殊豈擇主而有遷余方內訟而彼復何愆願余少

朱王

太

桂雲堂

也商遊晚而從宦將勵名檢以辭謗訕奈之何守解舍
者惡懸魚裙麥之貧執鞭策者慕綠幘絳鞵之飾踰牆
闖戶假符僞檄交構胥徒誑耀衢陌持質售真貴以賤
易一有忤者憑陵奮擊飲爾鼠腹閱我豐澤炫爾蜉羽
戕我明德苟不爾懲余陷於辟則將若之何東門子曰
噫吁嘻子知之乎國有百僚家有千指君臣之道一而
已矣濟濟踰踰踰冠冠華裾羅以辟舉毓以詩書器柄斯
假儼饗有餘毀珍達瑞號爲通儒然而饗榮則喪節競
侈則移志三監昧於激揚九牧荒於撫字疑丞習於曠
廢公孤遲於驕恣躋臺據省其心如市余慨夫湯網旣

恢每失前禽軒鑑徒懸詎照孔壬蚩尤誰誅有扈誰戮
蜚廉誰驅蹻蹻誰伏偃月兮宇遂格天兮棟隆稔禍兮
播毒弗祿兮在躬矧彼氓兮何知宜束臧於怙終是以
噬嗑畜產仁者懷惻泥中逢怒經師見譴耗粟千斛壯
哉鼠雀主藏靡究銀杯騰躍市沽不反怒飢罔覺竊貲
之徒薦名僅削厨饌置穢弗示懲惡君子固處其厚而
毋處其薄也西郭子謝曰善哉子之繁矩而容衆乎請
自今始佯爲聾癡捐棄夏楚閉閭自治庶幾乎不言而
喻不怒而威雖有犯而勿校企前哲以爲師

字二從子說

卷五

桂雲堂

七

桂雲堂

余仲弟名其二子長曰允熿仲曰允烈請余字之余竊
念五世祖願菴府君隱於耕稼而好經籍時五經大全
初頒行府君購求之誦讀不輟子孫竟以儒雅相傳愈
久愈盛不可忘貽謀所自也余字二子舍經籍奚取焉
夫聖賢教人未嘗有心外之學立言雖千途萬轍而其
根本一也易不云乎君子之光有乎吉何以謂之光曰
威儀也文辭也事業也然非心爲根本則飾貌飾言飾
政者多矣炫燿一時而瑕釁生焉故必有孚然後吉也
孚也者好善而實得於心則威儀遠暴慢矣文辭遠鄙
倍矣事業達於邦家矣其光熿如也乃字熿曰懋孚書

不云乎丕承哉武王烈承也者承文王之謨也不期於
烈而烈莫大焉大雅贊文王曰小心翼翼是故不敢盤
於遊田庶獄庶慎罔敢知其敬畏何如也文謨之根本
實在茲承也者承其心也前人以敬畏啟之後人以敬
畏承之心愈小而烈愈大邦家無二理也乃字烈曰懋
承嗚呼經籍之言今之服章逢者類能誦之既藉以進
身則視爲迂談不復省究矣殊不知經籍之諄諄然者
爲人心設教也經籍可忘心可忘乎閱千載而聖賢罕
見者良繇廢心學耳二子性質醇厚則悟余不欲其苟
同於今之人乃復以迂談諄諄論之雖若可厭而相期

卷五

桂雲堂

八

桂雲堂

者大矣亦先世敦尚經籍之初志也二子勉乎哉

保障江南頌

有序

我朝熙洽既久兵革偃息嘉靖癸丑甲寅乙卯歲
島夷窺覷伺隙侵犯吳越之境燔燎剽殺屠萬民如
草菅諸郡邑之兵訓練無素莫能捍禦上厪宵旰
之憂乃遣重臣出師調集齊楚閩廣及土酋之勁卒
十有餘萬必期殄滅然而徵需饋餉糜費不貲困於
繭絲者室如懸磬矣矧歲復大旱耕耨失時蓬蒿彌
望數百里間鷄犬罕聞於是侍御觀所周公奉璽
書巡察江南憫茲艱厄愀然歎曰寇日熾者繇民日

瘁也非獨賦則棄殍盈途或竄以從寇難未已也乃懇切上疏請悉蠲數百萬石之漕糧聖明允其議諸郡邑歡聲如雷既而殘寇煽亂驍悍特甚官兵氣沮公復親履行陣簡稽精銳賞罰信必遂致克捷時公將及代則吏民詣闕請復留一年聖明亦允所請公念民力耗竭益以清約簡素表率百寮雖諸重臣供億用度亦爲裁省調兵所過嚴示禁戢不得騷擾民間乃復贊畫諸重臣數出妙畧以殲鯨鯢吳越乃寧兵荒之後學校漸弛廟堂薦公文武兼長上再降璽書俾督學南畿云惟昔逆漢之變漁石唐公巡察江右論刻大利弊次第興革吏民亦奏請優留一年與公事相類後唐公位冢宰秩一品有子名魁甲科趾美館閣上天於貞臣碩輔有厚施於蒼生者報之之隆如此余以是知觀所公福祿胤胄當如日升月恒特發軔於今日爾做代吏民頌之頌曰高皇定鼎累葉恬熙鑒矢戢戈資服四夷惟結雕題稽顙赤暉南琛北賁罔敢後時茲茲夷僚性習兇狡高皇紆慮形諸睿藻值我馳防嘯聚沙島驪龍聽驚波濤浩淼宵飛羽檄百城孔棘屏脆莫支虐燭有赫皇遣帥臣旌鉞是錫徵師十萬遙及羗獍師旣完矣賦調繁

矣朝餉暮役民靡安矣早魃如懷杼軸殫矣瞻我憲節拯涸殘矣憲節攸駐霖雨斯澍封章過達賦頌具除民獲再生我恃我怙置我衽席歡謔載路詣闕請留羣情綢繆皇命再巡以紓爾憂乃贊戎機旣旣停瀚海澄澈魚龍泳游皇念不續文武具美武功旣飭文教曷圯振振青衿迪爾彝軌化被遐域亦罔干紀昔有唐公再巡楚邦周公之功於唐有光福履無疆子孫其昌千秋萬載垂耀旂常

文武爲憲頌

六月之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尹吉甫兼有文事武備萬邦以之爲法也三代以後人材若文翁化蜀未聞其繕飭疆圉班超平羌未聞其敦崇禮教兼此二者實難其人嘉靖丁巳歲桂史仰山尚公奉聖天子璽書出按江南公英資博學發解占首選宦轍所至以經術飭吏匪徒簿書期會云爾茲駐節四郡每慨然曰吳雖僻壤然聖門文學高弟實產於吳後進者弗能景企前修淳風漸漓恒紀斯數非有司所宜軫慮乎旣而周視蘇郡學見先聖廟及堂廡齋舍日就頽圯又慨然曰捐第宅以惠生徒者范文正也嚴訓軌以淑生徒者胡安定也二公之心何

如哉今頽圯若是而有司弗葺其政可知已遂下令
庀財鳩工不越歲而棟宇鼎新閱覩倍昔又周視諸
邑之學若常熟華亭丹徒金壇皆就圯又次第下令
庀財鳩工不越歲而鼎新上以安聖靈下以作士
氣凡服章逢執邊豆者翕然歸功於公江南自壬子
歲以來烏夷煽虐百萬蒼生皆罹燔燎剝剔之禍瀕
江瀕海受害之地城壘九廢賊據以爲巢穴出入恣
睢如蹈無人之境居民罹禍尤慘公巡歷旣周愀容
感頌謂諸屬吏曰江海要衝有城尚恐不能守況無
城乎此救焚拯溺不可朝夕懈弛者乃相度其地若

卷之五

卷之五

七

桂雲堂

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嘉定之吳淞地皆瀕海若
江陰之楊舍鎮江之孟河地皆瀕江皆不可以不城
乃令諸屬吏各捐帑藏羨餘及贖刑所入悉以助役
又不閱歲而五城並完營堡聯絡江海咸有障蔽居
民流亡者始返其室廬耕畝各安其業父子夫婦得
以相保皆公之功也輿論謂公興六學以敦文事築
五城以飭武備誠媲美於周武之吉甫而萬邦所取
法者非公其誰今制臺史出按藩省郡邑代期可以
目計惟取辦於憲綱所載規條事竣則藉手以復
上命其關係士民久遠之慮者殆若秦越相視而公

之存心則不然卽如費校城壘凡蒞茲土者漫不經
意而公獨汲汲罔敢後蓋惟知爲國爲民計當形勢
我較恩怨故若夫費雖鉅而民不知困役雖速而民
不知勞則其運量區畫有大過人者皆不可無頌也
然某等竊窺公之文事不特以興學爲觀美凡民間
倫理風俗纖悉詢訪旌淑懲慝耳提面命如父兄之
於子弟充其志也必欲比廬接閭均爲仁里斯已也
公之武備不特以築城爲捍禦凡吏治清濁醇疵考
覈尤嚴嘗曰撫字得賢守令統馭得賢將帥勝於城
壘多矣充其志也必欲以無形之險鑿結民心如古

卷之五

卷之五

七

桂雲堂

之外戶不閉斯已也其政術之本原若此某等竊
秉椽筆勒穹碑者未整其盛美乃僭述鄙意而爲之
頌曰
陰陽弘化文武經世並濟兼施海宇康又顯允桂史追
踪吉甫循我南服允文允武大江以南言游產焉千載
休風春誦夏絃費宮傾頤修治弗度士弛其業存慚
賢憲節攸駐聿新棟宇翼與廟庭噦噦齋廡育青子
俊爰居爰處奮庸昌辰蛟騰鳳翥維此江海載揚洪濤
毒黎元殷血塗首江海要衝悉爲賊巢城壘靡設萬室
通逃憲節至止痛心疾首爰命亟發官帑所有葺工

躍百吏奔走五城崔巍計日而就逋逃之民迢返我廬
我田我耕我澤我敷恃此雉堞以寧村墟雞犬相聞萬
室晏如柱史之功文敷武戢弓矢旣殫祖豆咸習卓魯
森列頗牧駢集化彼剽攘而爲拱揖柱史之功百世弗
忘追琢珪璋屏伏豺狼願我柱史天降百祥祿位豐饒
亂祚永昌

祭田記

正德庚午歲我先考中憲府君爲我先妣恭人卜葬地
得邑西北巴城村之原其田曰覆重字園者四十四畝
有奇曰投字園者十二畝有奇曰官字園者十六畝有

奇先妣葬後二十五年爲嘉靖甲午先考不幸背棄

明

年乙未三月夢圭等奉柩啟先妣兆合葬嗚呼痛哉先

考寢疾時命圭等曰墳所三字園田宜令家僅貯其歲

入以供葺廬種樹及歲時祭饗之需子孫如私粥其田
及毀墳間一草一木聞於官以不孝論且命圭識之石
以示嗚呼孝子慈孫之事親也生致其奉養歿致其哀
思塋域者吾親體魄所依當殫力繕治歲時祭饗當極
腆潔猶未足以酬鞠育教誨之恩於萬一也矧吾親遭
之恒產俾費出有賴以助其孝爲子孫者顧不能保有
且蕩覆焉則不孝之愆縱得以追典憲天將路之殛之

先考經營茲土凡坊表堂廡池沼園廩庖漏纖悉咸具
嘗謂圭等曰吾當其勞以佚遺汝嗚呼子孫如念及此
感慕當何如而忍蕩覆其所遺耶先考平生宅心醇厚
制行端謹所享壽祉未酬其德使天道有知子孫當繁
昌孝讓治命所慮及者知其必無是也然不敢不以示
我後人嗚呼痛哉

壽近峯翁序

在昔鵲鳴之詩所期借老華封之祝實願多男故周南
福履備於麟趾螽斯魯侯昌熾徵於令妻壽母斯二者
人情咸效慕焉誰其兼之我外舅近峯先生春秋七十

康寧無恙配黃恭人並躋壽域四子競爽文譽彪燿鄉

人嘖嘖稱嘆以爲海內少雙云余時從宦汴中汴多先

生故人數就余問起居聞其壽且康也多男且賢也則

又問曰先生何修而得此余對曰先生蓋得老子之道

與皇甫氏自威明玄晏無逸持正以文學行業顯於時
至先生高曾以來益培植世德先生少教孝友事父事
翁母彭宜人極敬順兄弟雍睦貧不能立者盡推闡廬
歸之平生多陰德及人未嘗責報老子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茲固慶之源也先生性耿介疾惡然有雅量與
人居不設城府崖岸雖待少賤不厲色辭非意侵侮輒

茹納無幾微留怨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夫夷曠無私之謂虛神氣內守之謂實竟矣不競之謂弱精力靡耗之謂強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皆是道也先生蚤擢甲科官水部分司呂梁疏渠築堤節浮費禁游民振窮澤枯郵災正俗呂梁之民德之冢宰青溪倪公將薦以自補不果廼徙禮部居禮部久奉法無所撓抑權倖右正直竟忤當路者時資望當擢右地廼出守蜀之果州蜀寇煽虐殲力杆禦完城郭謹烽火練兵衛方畧整暇闔郡按堵願以屢雪冤獄忤上官意謫罪者乘之遂解職歸耕梅林司馬蘭州彭公表其禦寇功

自居杜門却掃所謂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先生蓋近之今且老而傳矣世氛物役不一經心可不謂靜且潛乎老子稱得道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先生有得於是殆將騁青牛御紫氣翱翔於十洲三島今日之慶其張本歟遂以所對沐人者書諸簡以獻壽筵少致頌禱之萬一云

送徐侍御序

今世士大夫每誇言學良由驚外辯者其病浮顚內養者其病寂浮則近名寂則近禪皆於天下國家無補世俗因噎廢食遂至於諱然豈學之罪哉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寢辭安民哉夫言行之淑也足以及民敬之恒也足以安民非學曷致之學至於是始有補於天下國家君子明體適用於是乎徵矣謂非豪傑正大之士乎哉余承乏閩臬使與侍御華亭徐公朝夕從事竊見其動止語默毫髮不苟誠有如曲禮所云既而出一政令即於八郡蒼生疾苦如施綬鵲方劑立見迴息請綬陳其大者焉山海輿區頑民阻聲教遂刊味義惟販海賊駕番舶攘竊臨訟是務豪猾者以賄餌史縱之庇之凡追攝從辦獄鞠防邏繕造柄歸羣豪於是巨惡弗究積冤弗雪

繁從弗蠲橫斂弗已羣豪憑藉交構陵削良民脂膏殫
產累鉅萬民弗堪命怨聲載途公採訪得之即糾劾舉
吏解印綬去羣豪以次誅鋤民人歡躍如獲更生云闕
中古剝多腴田頃畝與民田等勢家往往占據利其入
通其徭賦偽券減直蠹弊百出公奉檄書檢覈占據者
悉粥於民以其直輸官凡得三十萬金以佐國課復爲
經畫久遠疏請行之未貽民利云闕俗頗浮靡官無章
程不急之費視他境獨繁公下車以清約簡朴率先百
寮歲減郵傳供應四萬有奇仍下令曰凡吏茲上者毋
崇遊觀毋侈宴樂毋豐餽遺毋濫工作毋遠迎送毋迎

桂雲

桂雲

價擾市毋縱吏下鄉而公端居肅處澣衣菲食減撤驛
從屏絕造請峻潔真如冰玉百寮嚮風承式咸厲素絲
之節云迺若服念要因悉歸明允鏡別羣才無作好惡
精勤聽覽罔漏細微周密稽防用杜姦宄信乎公之言
行之淑也足以及民敬之恒也足以安民也已而實未
嘗以講學立門戶微竊時譽豈非真能明體適用者哉
或曰聖人論治先德禮後政刑大車轟衣之禁防不若
汝墳漢廣之雅化也公之治惟法是任得無與此意異
乎曰周官六典皆法也而實理所寓也以律例律身無
疵行矣以律例律人無弊民矣是故善執德者能任法

或曰聖人善善長惡惡短公糾舉吏鋤羣豪迅速果決
惟恐後時無乃已甚乎曰四裔之投兩觀之戰聖人且
爲之莒僕奔魯季文子亟使司寇出諸境曰雖有大功
二十謂舉元凱去四凶也行父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
十之一也然則去凶者有補於國家夫豈小哉考亭朱
子提舉浙東茶鹽劾唐仲友不法疏凡六上必以去就
爭蓋官邪民瘼觸目激衷不容姑息耳公之政令允符
前哲之軌要皆學術爲根本歟往昔吳越名賢首稱陸
宣公范文正公宣公之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他無所恤文正之學得於中庸嘗以啓迪橫渠張子
故二公立朝孤忠勁節挺然不羣今公之憲度貴肅
無愧於二公矣他日造詣樹立式克媲美以增光乎九
峯三泖將不於公屬望乎

遜言序

遜言十篇者本朝百八十餘年之事朝野所共覩聞者
也而區區吹歎之忠亦竊寓焉其一曰述典憲者聖
祖新天下之汚俗不得已用重典而逢迎以致過舉者
酷吏之咎也其次曰述功罪者保全功臣固難而明哲
炳幾以自全者尤難也其次曰述行幸者列聖舉巡
狩之典皆有意外之虞不可以不慎也其次曰述聽納

者頌 列聖之虛懷曠度冀今日益光 祖德也其次
曰述廉黷者民生之休戚由治吏之隆污而大臣者小
臣之表也其次曰述寵辱者君臣之交固有恩義而爲
臣者尤當敬慎以追嚴譴也其次曰述宗藩者防微杜
漸所以篤親親也其次曰述閭宦者惜政柄移於近習
而士大夫或因以貶節也其次曰述名器者冀今日之
重爵賞以正士風也其次曰述財用者冀今日之崇節
儉以裕民力也客訊余曰百八十餘年天下事何可勝
紀子所筆者不及萬一且巖居而侵彤管之職無乃太
僭乎答曰余固知淺見寡聞掛一而漏萬也顧杞人慮
室之憂耿耿於衷而屏廢之餘雖有芻蕘之言無階上
徹姑筆之藏諸篋笥云爾以僭罪我又曷敢辭嘉靖辛
亥二月朔日南園拙叟書

壽石川翁序

海內士大夫稱好文翰者好登覽者好廣交泛愛者皆
推吾邑石川張翁翁壽躋七袞而精神益完聰明強健
無異少壯嫺黨往賀之余弟禹祥問余曰長生久視之
術惟欲致虛守靜以秘蓄於內而一無所馳騁於外世
之稱石川翁者信矣然皆外也非內也外有所營則
內或有所撓而翁之充養若是何也余則曰內外豈有

二乎哉寓形宇宙間何往而不與物遇徇物以自役則
役於外者皆戕於內矣資物以自適則適於外者皆益
於內矣安知應之不爲虛動之不爲靜乎石川翁於異
書古帖無所不閱一歲中賡酬吟詠不啻千首揮灑箋
素雖盛寒暑不輟或中夜起篝燈作蠅頭書人皆以爲
勞然公未嘗極力摹擬鍛鍊與時俗鬪奇爭妍是其好
文翰者聊以自適也翁於天下形勝地自宦轍所經者
勿論解組後猶訪匡廬彭蠡武夷九華東裝畏輶跋涉
數百里外人皆以爲勞然青鞵布襪輕捷如孤鴻野鶴
筋力未嘗少憊是其好登覽者亦以自適也翁於天下
豪賢結納殆遍書札問遺不少休暇士有挾一技一能
遊門下者必委曲延款人皆以爲勞然而襟宇夷曠不
拘於縛禮稱人中掀髯談笑或擊節浩歌倦則憑几而
卧是其好廣交汎愛者亦以自適也夫此三好人皆疑
其役於外而翁實無所戕於中賢者之不可測固如此
其壽寧有涯涘哉或曰翁抱經世之歎僅試於牧守郎
曹稍遷九棘遽爾解組當路有知翁者虛席廟堂以俟
又將有政事之勞得無與自適者戾乎余則曰卑公弼
亮四世克勤小物衛武公九十有五不忘箴儆此儒者
之道尤大於養生之術而壽國壽民此其基也翁口夕

應召而出必能不負所學以慰蒼生之望矣併書以授
禹祥俾致頌禱云

送郭主簿序

今制藩臬郡邑吏每三載入覲上計於銓曹銓曹稽
其行能之優劣請於朝以行慶讓與古述職之典同
嘉靖乙卯冬實維入覲之期傾東南島夷水靖留郡
邑之長爲保障計而以佐貳代行於是萬安郭君代吾
邑侯北上而司訓袁君輩請予言以贈別予謂述職者
述所職也郭君以督賦爲職蒞任未久聖天子軫念
輿地赤子橫罹島夷之禍數百里間鷄犬不聞人煙斷
絕而兵燹之後繼以亢旱穀價騰踴民多移腹待盡乃
因撫按兩臺懇惻之議下詔悉蠲數百萬石之漕糧
於是以前督賦爲職者無所事於催科而赤子稍獲喘息
焉郭君之行殆亦無職可述矣乎雖然此郭君所以爲
善修其職也聖天子頒降曠蕩之澤至仁如天媲美
堯舜苟司牧者猶有一毫腹削於民是上負德意下
失民望壞厥職也甚矣郭君於禦寇守城夙夜憂勞上
官褒獎薦至而催科之政不欲術其才能豈非善修其
職者哉聖人垂訓以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而
聚斂之臣之罪浮於盜臣史稱心計精敏如漢之桑弘

桂雲堂

圭

桂雲堂

羊唐之劉晏君子皆不取焉矧民窮財盡之時吏治豈
以催科爲貴乎銓曹體聖天子德意必將右仁恕而
抑苛刻郭君之行其被寵擢無疑矣乎

壽問潮翁序

今之人論孝以仕爲大爲能褒封其親也能祿養其親
也然聖門諸賢如曾子閔子皆以純孝稱皆未嘗仕豈
古今之孝有異乎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夫啜菽飲水窮約之至也何以能歡其親亦曰有深愛
者必有和氣養口體者不如養志也則今之褒封祿養
亦何足道哉今之人生於休明之朝與曾閔所遭不同
然取士之制不若古之實與賢能而惟校閱其一日之
文辭所謂文辭者雖殫力研精合於矩度苟主司竿瑟
異好或爲制額所限其得失利鈍有命焉故今之人亦
有所志所學希古之人而一時未遇者苟能以古人之
孝爲孝則亦能歡其親以致壽考而令譽亦流於無窮
矣吾邑問潮陳翁爲人淳朴樂易遊黌校二十餘年弗
利場屋有子吉甫博涉羣籍自莊騷班馬以逮韓蘇皆
能闢其藩籬操觚挾翰有倚馬萬言之奇氣臺使賞鑒
其文輒置首列於是問潮翁棄舉子業日徜徉邱壑間
而吉甫益奮勵進修每歲大比儕輩期以魁選乃數奇

桂雲堂

圭

桂雲堂

屢下第儕輩皆爲惋惜而吉甫不少懟惟娛親之爲務
翁性好賓客浮白款讌殆無虛日吉甫傾囊篋以其終
歸父以所居湫隘弗展遊眺乃徙城外佳勝處花竹靚
娟堂宇宏敞稱貸以償其直而翁弗知也甲寅歲值兵
燹城外民居悉爲煨燼而吉甫之居獨存人以爲孝所
感云嗚呼古之賓興賢能者不過書其孝弟睦婣任恤
之行如吉甫之孝使成周之典復行其蚤登天府必矣
卽今日所校閱之文辭亦何難於利達乃尚爾齟齬詎
非命邪然其娛親之情已深契於古之所謂孝矣文士
多習浮華吉甫乃敦實行此其所可重者而利達與否

卷十

章

豈足爲損益哉問潮翁壽七袞諸文士請言以壽之命
則以尚友曾閔爲吉甫願望而尋常頌禱之言不暇及
云

贈陸道士序

世稱儒釋道爲三教夫儒教所以明人倫天下不可一
日廢闕者也彼二教者與吾儒實相悖然而歷千百年
雖有英君詭辟竟莫能廢至我聖祖聰明睿智崇儒
文遠邁古帝王顧於二教亦垂情焉心經道德經有
御製序十六羅漢二十代天師有御製贊自京師至
天下郡邑皆設僧道官而龍虎山真人府又特設官屬

淵衷所照凡民未易窺測然往往形諸聖訓曰釋道
化兇頑爲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苦空寂寞忘嗜慾
絕塵事者莫探其至玄則今之事二教者固宜夙夜佩
服斯訓敦修戒律不徒以祈禳齋醮誑誘愚俗則亦韓
退之所謂譽名而儒行者矣設官雖出朝制若論二
教之宗旨惟欲此心湛湛澄澄不迷本性視其形骸亦
如蟬蛻無纖毫戀惜矧形骸之外一切色相豈足以染
其心乎登臺踐省橫金曳玉氣焰熏灼貴賄充盈瞬息
之頃皆如泡沫風燈一官果足貴乎吾邑清真觀道士
陸子卿頗諳經典符篆亦好文藝有司薦爲真人府

卷十

清

教謁予請贈言予恐其未知道教之宗旨而以官爲貴
也於是乎書

贈陸素亭序

素亭陸君者故太宰水村公之從子也正德初公以少
司馬翦劇寇於齊魯江淮入掌銓衡者數載位望隆赫
君在子姓中獨謹飭醇厚無裘馬聲色之好鄉人器重
之正德末公橫罹謫謫下詔獄且逮繫族屬是時君已
有子乃舍其子而攜持其兄之子匿民家賴以保全又
痛念其父母高年被逮亟詣逮所與父母俱三千里風
雪中晨夕掖起居饋飲食身執僮僕之勞不以煩諸兄

父母之在獄也事之如在途也釋譴歸太常卿橋亭方公作傳以旌之督學肅侍御詢訪士行以君爲卓首廉諸學宮以勸多士既卒業太學兩任遠郡倅皆極廉介蕭然如寒士也今歲君壽六袞其婿王明度請言以展慶自述君之行其詳余聞而嘆曰陸君之壽其異乎人之壽歟世俗所謂壽者不過鍊氣齋神長生久視而已有人於此其齒則老耄期頤其行則黷倫敗紀是其命於天而根於心者已斷喪淪滅矣可以爲壽乎故余嘗謂盜雖非壽顏子非夭孟軻氏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之數在天而人之心不可貳不貳

送舜祥弟赴任序

嘉靖丙辰春吾弟舜祥以太學生謁選天曹有自京師

來者語余曰舜祥授嶺南離使副提舉矣嶺南余舊遊自錢塘至五羊不過四十日程水陸皆坦途余以爲喜旣而邸報至則在蜀也蜀道萬餘里所經連雲棧瞿塘三峽皆號最險余以爲憂及舜祥捧檄過家余慰勞之則曰竊以蜀爲幸耳問其故則曰嶺南離賦繁重出納必由司之長貳防檢稍懈易汚其身蜀離賦輕省出納不由司之長貳以郡邑之吏代之庶幾簡拙者可寡過耳余聞之喜又甚焉嗚呼所謂險夷者豈在山川道路間哉士之處世恒潔其身以安其心雖日履畏途猶坦途也如不能潔其身以安其心雖日履坦途猶畏途也邇來士習日異而月不同往往有據臺省握樞筥者御利則忘義營私則忘公况以下百司庶府乎殊不知利者害之源也私者患之媒也一時權勢烜赫饋遺盈集逮夫天網不漏莫能善後者多矣昔人謂高車駟馬傾履在焉豈惟棧峽可畏乎哉今之人皆知棧之險也兢兢焉慎其輪則入棧皆無虞矣知峽之險也兢兢焉慎其柁則入峽皆無虞矣而利欲之險誰復知之雖有負明達之資者一念染溺終身將淪躓矣舜祥預見於此古人懸魚瘞鹿之事皆所優爲此行必能樹嘉績保令譽以光門閭若之何勿喜哉吾家自古稱著姓史傳多

載偉人弘治中吾叔祖太保公吾父中憲公繼登甲科
文行政業顯於時此後入仕籍者踵武相接皆先世慶
澤所鍾也惟願吾諸昆弟子姓宅心制行希慕古人而
不染於習俗或隱或仕皆不失爲君子庶幾益衍世澤
於昌隆今聞爾祥之言乃知其家居十餘年所養醇懿
於義利公私之界瞭然矣若之何勿喜哉諸昆弟請言
以贈別余乃作詩以反李白舜祥在萬里外時一諷誦
何如其辭曰蜀道今非難潔吾身兮此心安窺絕壁兮
巘岈泛洪濤兮森慢神愉氣舒兮遂此奇觀操蘭橈兮
桂楫灑瀕如象兮瞿塘可涉酌武侯兮祠宇登白帝兮

卷上

桂雲堂

壽周母序

桂雲堂

壽周母序

吾邑之士先後領鄉薦者幾三十人評其行誼必曰周
子儒亨者清修君子也士之廩於學宮者二十人評其
行誼必曰周子儒允者清修君子也二子者少司寇王
巖公之子也溫恭孝友表裏一致檢飭言動不爲流俗
所沮撓而又不露崖岸圭角非其家庭之訓有素何以
致此士大夫修身正家能使其身後不替家範而益有

卷上

桂雲堂

壽

桂雲堂

光焉如玉巖公者何可多得哉嘉靖丙辰歲公之配夏
夫人壽躋七袞二子請余言以致頌禱嗚呼余豈足
爲夫人重哉竊念公爲司寇時余備員南曹收侍公於
休暇誤受誨愛惓惓以古人相期勉今也頽情不立齒
髮蚤衰慚負於公多矣幸親夫人之茂膺詩祉安享孝
養而二子之賢實爲一邑翹楚進修所至遠大無疆則
今日頌禱之言烏容已乎惟昔弘治中公與同邑莊渠
魏公同舉進士相切劘砥礪究心六經孔孟之旨平生
論著多前哲所未發而庸言細行毫髮不苟於是海內
翕然稱二公爲名儒云正德中權奸蒙蔽日月竊弄威
福公爲監察御史抗疏指斥辭氣激烈蹈禍且不測既
而極貶萬里外爲卑冗官數年公固奮身殉國無所顧
慮而夫人亦恬然安之公獨赴貶所夫人家居夙夜課
僮僕力耕織以助公旅資及今上登極敷求忠讜布
列庶位公累擢外臺尋拜御史中丞撫江西未幾佐司
寇於南都所至振肅紀綱作育人材欽恤刑辟而夫人
實代理內政纖瑕必綜覈不以既貴而忘儉勤公遂無
內顧憂盡心於國事海內又翕然稱爲名卿者夫人之
助也二子襲叩時公與夫人卽規戒程督不少縱逸又
遣從莊渠公受學領悟益深公旣沒而夫人之教之者

不以慈愛廢宜其行誼卓然若此惟昔程大中夫婦教
二程夫子極嚴一步趨一話言愆於禮度必訓責之厥
後玉色金聲規圓矩方爲百代所宗仰實由於茲今之
人蔑棄古道父母愛其子惟欲致身於科名仕宦而立
教之根本眇焉無復存矣上嚴公之家範無愧於程大
中而夫人式克助之則二子所造詣詎可涯淡哉易曰
積善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今日頌禱之言特
爲之權輿矣乎

送王別駕詩序

余讀詩大雅若申伯出封於謝樊侯築城於齊尹吉甫

東晉書卷之六

桂雲堂

皆以詩送之今之人贈別必有詩卽大雅之義也大雅
所稱車馬之盛曰四牡騤騤駒膺濯濯又曰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今之士大夫以公事遠行儻從雲架旌蓋交
映一時光榮炫耀亦何以異此惟所稱申伯樊侯之德
或者以爲古今人殆不相及然而影纓垂組之彥能以
往哲自期待者內秉其心外修其政又何往哲之不可
繼乎吾郡別駕秦和王君涖任滿三載值 萬壽聖節
在邇遂捧表入賀且獻最績於銓曹吾邑諸耆紳謂君
嘗視邑篆敏政甚多相率賦詩以贈別而屬余爲之序
余則曰大雅稱申伯之德不過柔惠且直而已稱樊侯

之德不過柔嘉維則而已淑人君子以忠厚惻怛爲心
寬裕豈弟爲政凡世祿之驚悍苛鏤以戕吾民者皆不
忍爲故訓之柔惠謂之柔嘉然柔惠而曰且直是其刑
賞威愛惟視情法而非偏於寬裕也柔嘉而曰維則是
其張弛慘舒咸合年度而非專於豈弟也別駕君自涖
吾郡及視篆吾邑未嘗施峻刑橫罰於民每念兵燹之
餘徵需百出輒愀容蹙頞亟欲停罷是以自奉極清約
浮費冗務一切裁省而雅量弘度尤能涵容鎮定誠無
愧於柔惠柔嘉矣然惟律已靡瑕吏胥瞻望悚畏凡姦
宄積蠹憑藉以爲囊橐者剗革殆盡其直而有則又如
此謂可以希蹤申伯樊侯豈謬譽乎其入賀也非徒驚
呼拜舞云爾庶幾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也其獻績
也非徒計歲月飾簿牒云爾庶幾於文武最憲聞於四
國者也諸耆紳之詩將不與大雅並流芳於無窮也哉
君名如璣山江右舊族云

送鄭縣丞序

昔者子產不毀鄉校謂然明曰夫人退而游焉以議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
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子聞其言稱子產爲仁人今之
郡邑有學校聚一鄉之俊秀而遊於斯守令及佐貳之

賢否皆得以與聞而議焉者也議出於衆且出於俊秀其言必公而可信然郡邑之執政者聞其所善而勉而行之聞其所不善愧悔而改之者鮮矣徒以愛憎毀譽咎諸人而不以遷善改過反諸己此今人之所以不子產若也然而臺省之激揚擢紳之褒貶猶必徵諸學校之議焉翕然議其爲善者其善無疑也翕然議其爲不善者其不善無疑也是故學校之議亦今之有司所資以自鑒者乎臨安鄭君爲吾邑貳尹叙遷南都虎賁幕職邑中諸庠生請余以言贈且其爲人通敏恪恪虎賁可臥治也余謂鄭君所於學校之議如此其善殆

虎賁續錄

卷上

圭

桂雲堂

送吳仲子序

吳仲子者故太保文端公仲子也弘治中公爲翰林編修先君以庶吉士數相過從爲文字交時仲子尚髫鬣英慧能吐奇語余大馬齒少仲子稍有知識卽慕其才名正德中余與仲子先後領鄉薦公以禮部侍郎北上攜余同舟與仲子日夕論文甚歡嘉靖初又先後舉進士公爲南京吏部尚書余時爲郎侍公省中歲餘公始致政自後余奔走外藩仲子亦補吏部郎卽念公春秋

高懇請歸養矣乙巳春仲子外艱服闋將赴京師余則抱病乞休久卧林壑仲子過余言別余送之婁江之漣臨觴嘆曰鄙人誤受知愛於文端公父子間踰三十年忽忽如昨日事茲行雲霄萬里後會未可期竊有感焉仲子乃授之簡俾以言贈嗟乎人生窮達顯晦命也莫可致方其可以自見自立以不朽其身者古之人必屢勉焉仲子大臣子絕無膏粱統緒之好而博覽玄探有如嗜欲挾輪修辭馳騁千古卽今所造詣已卓然成家而自視殊未愜也寧滯榮途無忘將父承歡綠野數年日饋甘毳躬調藥餌此仲子志行之大者豈今之人所可及哉顧入仕十有七年忌其才者英能明揚彙征處以右地識者惜之聖天子方急賢閭化大臣吐握求上如不及茲行也必無負仲子矣文端公雅度厚德柄用未久韋平韓范之芳躅不於仲子屬望乎自見自立以不朽其身者端在於此文學抑其次也仲子又曰吾性亢直懼弗諧於時奈何余應之曰制僞莫如誠制傲莫如謙仲子與人交中表如一未嘗以貴介才地陵人誠且謙矣何弗諧之有請以是壯行色可乎

虎賁續錄

卷上

圭

桂雲堂

虎賁續錄卷之上終

疣贅續錄卷下

跋雪竹卷

馮山人號雪竹索予作韻語予惟江南景色清絕無如天寒歲暮積瑤堆瓊照耀蒼翠間晉人風流或夜游剡曲或不問主人徑造嘉處其嗜好誠迥異凡俗若乃工賦詠者托興抒情白淇澳北風而下篇翰尤繁馮君以詩鳴江南宜其嗜好在茲也雖然荒涼寂寞之墟非自甘僵卧不慕肉食者誰能識此真趣予聞馮君安貧抱節無偽行寡言則其所嗜好者殆非直景色而已奚貴乎韻語乎哉諸摺紳賦詠已成帙漫書其後

疣贅續錄

卷下

十一

桂雲堂

跋淵明事蹟圖

畫史所傳靖節先生事蹟皆恬澹真率古今人爭慕尚之然其終身不臣二姓之志耿耿不移至於臚瘡委頓猶麾却檀江州梁肉之餽斯與柳下惠和而不流殆庶幾焉故人品不可及也若但以爲恬澹真率則晉人之崇虛任達者不少矣豈深知靖節者耶

跋桃源圖

余讀五柳先生傳自托於無懷葛天之民至與子疏又自謂羲皇上人其詩則曰黃唐莫逮慨獨在予又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淳又曰愚生三

後慨然念黃虞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蓋靖節平生中懷雅志深厭末俗之澆漓復役思與古人庶康衢之謠擊土鼓醉玄酒以終其身而邈不可得往往發諸詠歎况生當晉宋之交觸目皆戾劉勰懷之事尤可感憤故思古尤切讀山海經十三首卽屈子遠遊之旨也其記桃源事并系以詩亦豈專爲桃源哉若曰際此濁世安得如避秦者云爾所述溪山林徑之幽迥桑榆菽稷之豐茂衣冠俎豆之朴雅童孺斑白之歡娛竊意無懷葛天羲農黃唐之世景象不過如此宜靖節有深契欲凌風高舉以相從也此地今在湖南辰沅間歲久

疣贅續錄

卷下

十二

桂雲堂

芟夷遂成通衢撫此圖殊爲增感若乃繪染精麗識之能評之

跋芝山詩集

芝山吳君自少工詩操觚吟詠無虛日所積殆千餘首於是詩名播遠近嘗遊楚越甌閩齊魯燕薊登覽高山大川襟抱開爽詩思橫發因得以接見臺省館閣諸公諸公皆樂與之交倡酬讌歡且厚贈之其必有可重者矣吳中士友刻其詩之精者以傳間挾以示予乞品題數語予讀之既古體朴而雅近體縝而麗歌行馳騁飄逸大率類唐人格調信可傳也已至其爲人個儻有氣

樂知重輕義利高談雄辯每傾四座而識趣超出塵表
雖與顯者交語及朝市中紛華烜赫輒藐視之顯者所
贈金不屑殖產垂老尚無屋廬此其所可重者士友或
未深知也昔越中詩人董蘿石年七十餘謁陽明先生
得授身心之學今吾君年未六十而悟過人苟能親炙
於今之高賢如陽明者益勵其安貧守靜之志他日不
徒以詩人稱不亦美乎

題王昭明詩冊

王君昭明攜素楮見過命錄予詩予嘆曰此鄙人所以
自誤其平生者方不勝愧悔曷敢塵瀆於有道之士

卷六

車

桂雲堂

哉鄙人髫髻習舉子業剽竊經傳之糟粕而無分毫
益於身心弱冠叨入仕版遊兩都又不能親就高賢講
求實學而徒摹擬前代詩家之格調鍛鍊字句以爲工
蓋少壯時精力皆耗損於無益之地矣中歲多病不能
折腰奔走風塵間且世態日以卑濁與拙直不相宜遂
決意解組猶冀習靜林壑收桑榆之功於萬一也日月
易邁漸成衰颯恐終與草木同腐今幸里閭間有如昭
明者以朗悟卓絕之資而加深沉精密之學操履探討
追踪古人乃不我遐棄數以至論相徵規誡莫大之賜
矣曷敢報以雕蟲之末技乎昭明日詩以道性情何可

廢耶予曰如能防其情之逸以恒保其性之中也又何
賴於詩也昭明嘗教予曰君子貴有終雖老不可懈
惰又曰知俯仰無愧之樂可以絕嗜欲之根知物我無
間之理可以塞忿競之源斯論也佩服之以畢餘生詩
固不暇爲矣敬書以謝

題楊椒山詩冊

椒山楊君繼盛抗疏劾柄臣不法 上震怒下詔獄英
風勁氣名動海內吾邑王君昭明與椒山爲道義交留
都判袂時椒山以所作節婦詩序及送行詩二章手書
以贈觀者皆愛重之蓋正人君子片楮隻字人視之如

卷六

車

桂雲堂

隨珠和璧此乘彝好德之心古今所同也昭明既語
責備賢者之意古人朋友相切磋雖爲善而未協於中
必致忠告不徒以甘言相媚悅此道不行於今之世亦
久矣觀者當益知愛重也夫

嘉靖乙卯冬椒山竟受極刑其妻亦自縊大爲忠臣妻
爲烈婦古今所難也附錄于此

跋改事奏議

余自髫髻時卽受知愛於侍御改事方公四十年來公
忘年相與如一日庚戌孟夏幸遊山閣酒半謂余曰正
德中承乏臺憲有一二疏草藏諸篋笥乞題數語以示

我子孫余敬諾焉是歲秋公卽謝世至乙卯仲春公之
仲子範始出疏草見示捧誦曩日借題其後曰聖哲論
世道否泰唯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大臣訓禁言官獻
替亦唯以進君子退小人爲第一義也公在南臺力薦
陽明王公才節出羣他日必爲國家振肅紀綱捍禦災
變數年後竟符其言陽明公爲權閹所忌禍且不測公
又力救之靜中胡公忤逆濠達繫至京師大臣無敢言
者公獨抗疏申救其慘惓於保全君子如此及涖獄憲
院權閹張銳張忠輩下獄則請速正典刑以昭國法老
姦如蕭敬猶在君側大貪如李燧猶長司空則願借此

范著續集

卷中

墓

桂雲堂

方劍以光 今上之新治其惓惓於屏逐小人如此何
暇顧惜一身一家之利害耶 武廟南巡時公按畿郡
羣小導 上逸遊數降僞旨公持七不可之說遂稱疾
乞歸充此志也真有以道事君之風使公登陟樞筦操
進退百寮之柄必能正己以植表儀引善類以掖泰運
而位止臬佐終老邱壑深可爲天下太息也有餘不盡
之慶將在其子若孫範也青年美質尚思夙夜績學以
闡揚先德也哉

跋湖山倡和集

銀臺石川公登臨之興每欲離埃壘凌雲霞世情家務

一毫不掛懷抱真有向子平之風至於賦詠敏贍動盈
卷帙既老而思若涌泉不少蹇鈍尤人所難其累年紀
遊詩諸名公叙之諱矣若駙馬都尉王公自東坡時
卽受 上寵眷侍禁近者三十餘年日與五侯七貴遊
處耳目所濡染皆紛華盛麗之事安知輕邱壑壑之可
樂操觚拔翰之可貴乎傾其德性淳樸雅澹與流俗
前歲奉 上命暫返故里館石川公家予訪之見其寢
室中帷布被瓦器然皆出於真誠非若平津侯之矯飾
也丙辰春二公同遊若雪洞庭余山九龍山諸名勝地
倡和亦盈帙蓋玉峯公居京師時卽延接章逢探討經

范著續集

卷中

本

桂雲堂

籍旁及星緯堪輿之學所著古體近體詩皆合矩度故
能與石川公爲騷壇勍敵此其爲人在賦畹中尤不易
得豈非吾儕所當敬愛者哉二公暇日見過持此帙索
予評訂予謝不能漫題其後而歸之

跋陸氏戶帖

我 聖祖御極之初垂情於天下版籍卽周禮司徒頒
比法登六鄉之衆寡以施政教行徵令之遺意也版籍
以總之且戶給一帖備書姓名邑里丁產與版籍互爲
稽覈立法至嚴密矣嗚呼孰知熙洽既久民爲日滋養
吏稍胥之飛詭勢家豪族之兼井姦蠹百出莫可究詰

使 聖祖之法復行詎能免於鉄鉞鼎鑊也哉然戶帖之制不惟防姦抑亦甄別流品如軍民區區之屬皆不得混淆而吾邑陸子龍氏獨稱儒戶其先以經術承傳可徵矣七世孫光祿寺丞楊菴先生夙負明哲捐介之資與陽明莊渠諸碩儒切劘砥礪文行卓然誠無忝先德者哉陸氏子孫珍藏此帖益務修文飭行俾儒者之澤綿衍於無疆此楊菴先生燕翼貽謀之志也

題夏氏族譜

吾邑衣冠鉅族稱夏氏爲甲乙永樂中有孟陽仲昭二公並以翰墨精妙受知於 文皇帝刻官禁近邑人

卷下

七

桂雲堂

爲大小中書孟陽之孫昌化令時濟念其家舊譜燬於元季兵燹不復可考乃自七世祖景芳以下備書其世系支派及 朝廷所頒之綸命摺紳所撰之誌銘所贈之文辭裒爲一帙謂之夏氏族譜時濟之從孫士宜又增輯譜中所未悉請予一言以示子孫予念夏氏與顧氏世締姻好時濟又與予同領鄉薦其人淳樸謹飭可重也士宜之請又何敢辭因閱時濟所自叙曰譜牒之修惟在辨親疎別尊卑俾後世有所考究非欲借貴顯以誇於世也此有道君子之言足以表其修譜之志矣奚俟予言哉然觀古人若柳柳州者於其先君神道石

表陰作先友記曰先君所與友天下善士舉集焉蓋欲因交游之善以彰其親之善匪徒誇貴顯云耳譜中撰誌銘者若楊文貞公士奇彭文憲公時葉文莊公盛國子祭酒劉公鉉太常少卿陸公鉉贈文辭者若楊文定公溥王文端公直于肅愍公謙李文毅公時勉吳文定公寬毛文簡公澄數公者信可以當天下之善士行業虎炳於 先朝者也其稱夏氏孝友仁厚之風恬退高曠之節翕然無異言此豈以貴顯相慕尚者哉予願夏氏子孫永念世德以詩書禮義自立而勿以驕奢浮薄自玷俾二申書公之澤垂裕於千載庶無負時濟修

卷下

八

桂雲堂

題鄉約全書後

今世有談及教化風俗者人皆詆以爲迂殊不知民生不寧繇風俗不淳風俗不淳繇教化不明詎可迂視之乎古人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何以能擾天下也爲其知嗜欲而不知理義知口體而不知心志則放辟邪侈萌焉冠賊姦興焉天下始多事矣唐虞聖人思患預防設官以司五教五刑至成周而法益密比閭族黨州鄉皆有師長以飲射祭禁正歲吉月屬民讀法比績撻罰納之園土以懲其暴賢與賢能登于天府

以旌其善當時之人孰肯以庸人自待乎哉後世取士
惟科目課吏惟簿書士以文辭微榮達則已矣吏以猥
捷致超遷則已矣而農工商賈府吏胥徒皆所謂皇皇
求財利者相噓相染則章逢搢紳之徒亦或惟利是事
詎知所謂理義心志乎哉噫彼謂古人之重教化風俗
者誠迂矣然章逢搢紳每繇利以敗名行農工商賈府
吏胥徒每繇利以罹法網是何古人之過寡今人之過
多也卽有能吏長於簿書者日惟蔽精神於徵求讞鞠
欲如古之囹圄空虛外戶不閉而長上鳴琴以治之何
可得哉是故庸人果足以擾天下而教化風俗果不

卷中

九

佳

以爲迂也吾邑老儒澹菴龔翁增嘒藍田呂氏鄉約
全書四卷而以 聖祖振鐸警衆之言揭於編首蓋有
古人之志者矣間持以示余爲題其後而歸之

詩

行路難贈澹山周子

人心險如瞿塘峽倏忽風濤撼舟楫世態紛如隴上雲
白衣蒼狗常飄飄 朝廷耳目寄臺諫涇渭玄黃殊不
辨一朝睚眦生猜嫌頓令西子作無鹽澹山湖上數椽
屋當年被褐勒耕讀遭時通籍向金閨松栢貞姿戀幽
谷曳紫橫金十五年故園三徑自蕭然史雲不厭生塵

甌季子誰營負郭田奉公愛國丹心在少醫朱顏猶未
改共看騏驎騁康莊何意青蠅集蘭蕙眼中富貴等浮
漚散帙鳴琴卧草樓支撐大厦須梁棟直幹千尋早晚
收

山人周詩平生好遊山水無妻子之累博學工文
辭醫術亦有奇効死後歲餘惡虞山丁氏之訖與
錢侍御籍陳死生之說且賦詩數章格調宛如平
生其友皇甫氏兄弟聞之悲感以詩紀之索予和
之

知爾煙霞性不迷丹崖翠岫托幽棲孤吟傳與同心

卷中

十

佳

泉路何由尺素題

一生文字少相知獨奏朱絃向子期縹緲芳魂在湖海
故人清夜夢羅池

仲弟自南都歸憫予衰謝至垂涕泣且以攝生遠

遊相勸賦此志感

秣陵留滯復經春相見衰顏淚滿巾骨肉何緣常聚首
光陰易邁轉傷神花前一醉憐今夕海上孤槎欲問津
安得浮邱授丹訣共摩銅狄閱莊椿

季弟攜酒過南園

一夜東風煙霧消朝來壺榼過溪橋韶華莫遣成虛度

歡會長嫌太寂寥
拂檻柳深新綠韞
隔簾花盛暖香飄
遙林落照尤堪翫
且聽山童品紫簫

中秋日訪楊翁

環堵何蕭寂
今時見古人
庭前留碧草
榻外隔紅塵
適志談經塵
娛情漉酒中
悠悠滄海月
永夜自相親

九日登北城樓

百年重九幾晴明
東郭相邀北郭行
樹裏湖光銀作鏡
樓中山色玉爲城
古今易閱黃花節
寒暑偏催紫鴈程
短髮杜陵同感慨
不辭月下領深觥

池蓮盛開有一花兩房者

桂雲堂

卷下

十

桂雲堂

何處傳仙種
芳菲似有緣
映波丹萼遍
並蒂綠房聯
玉井風標異
金華露氣全
從人說靈瑞
且醉晚涼天

送丁子翟子北上

東閣懷賢每寄聲
扁舟遙羨兩班生
文章應比璠璣價
羽翮猶宜霄漢程
丹葉如春羈思減
黑貂無恙曉寒輕
知音總愛甘泉賦
一日傳抄滿鳳城

夢柏張翁見過二首

秋風吹散隔溪雲
石鼎名香手自焚
客到草堂無一事
忙談藏史五千文

鏡中衰白未須驚
甘載風塵損性情
故里相逢采芝客

金丹已向笑談生

重過王氏看牡丹

百朵香雲覆石欄
十年林館兩回看
人間風雨多相妬
好傍瓊樓集彩鸞

早起作

白玉爲冠碧玉簪
道人高卧大江南
不妨華髮三千丈
自有丹田玉氣含

題雙鵲圖送縣令北上

萬里成橋涉素秋
恩波森森映龍樓
仙家謾詫王喬舄
金印仍歸忠孝侯

桂雲堂

卷下

十

桂雲堂

聞京師宮殿災志感四首

祝融回祿耀天威
玉棟金楹煙焰飛
聖主精禋自昭格
仙壇深處御宵衣

廿載明光罕祝朝
龍顏瞻望隔層霄
赤堦空灑藥巴雨
劍佩從今轉寂寥

五鳳崔嵬盡劫灰
鄧林杞梓幾時來
微輪此際繁南北
萬里星輶往復回

營室當年聚五星
此星變又驚
雷電殷形延邊郵
尚報干戈擾華轍
何由土木停

元夜詠煙火

靈藥玄機一線通珊瑚珠樹有無中天孫梭轉頻揮月
漢使槎浮每御風樓閣垂簾攢萬卉此龍啣燭透層空
繁華滿眼催更漏買笑揮金興未窮

與尚侍御遊集三首

侍御名維持汝寧羅山人余提學時所取士也出按
江南以詢覈守令爲急務有三縣令貪弊顯著乃媚
附權要以覬倖進侍御亟白諸省臺擯斥之至於進
謁供應不責人以非禮之恭嘗曰彼愛民吾卽愛
之雖慢我不爲罪也性度夷曠有舉視軒冕之志余
辱念謫謫數枉車從見過遊集必盡歡賦此紀之

卷下

車

桂雲堂

迅商散浮嵐孤嶽凝黛紫茵閣雲悠悠曾阿石齒齒
飛沙島外菊秀陽林裏綠禾被迴肝丹楓間霞綺維茲
荒寂境罕覩簪裾美弭蓋禪榻驚鳴笳靈喜顧瞻及
問閭兵燹多殘毀未展落帽情四座傳觴止九月九日登
澄潭望洪渚旛旆登闌樓莫問夜何如玉漏初迢遙接
几行羽觴發權聞新謠天吳息微波銀漢掃輕霄歡冷
申幽懷埃壘焉能超三湘隔千里逸駕誰相招芳猷和
鼎寶劣性甘漁樵人生各有適津吏迎歸潮右東郊夜
茅茨覆僻垣舊畦惟畝溫從絕車馬恒與麋鹿友蕭
條歲將除閉戶巾漉酒雲端五花驄臨况意孔厚是時

百卉腓繁華寂無有相對一枝梅宛似交情久青陽布
德澤露寬觀夷柳明發別江干蒼生跂台右暮集

題沈順甫遊金陵卷

彩筆誰能記勝遊江山佳興幾收荒臺鳳去青春迥
仙關龍蟠紫氣浮班固雄辭懷往代向平高志托扁舟
歸來片玉山房裏對客披圖興未休

送尚侍御北上二首

滿江煙水映兼葭夾道衣冠擁漢槎青雲連驛路

千林丹葉染霜華龍泉拂拭騰星象雉堞崢嶸護海涯

江海要書處侍 遙想綈袍情繾綣一緘猶寄野人家

卷下

市

桂雲堂

清樽相對暮帆前醉聽驪駒各黯然頻爲聞聞揮涕淚
豈將旌節耀山川數頭舊識無雙士待角長依

尺五天莫嘆賢勞催鬢改法星炯炯輝

詩餘

北舍賞牡丹調行香子

樓上看山樓下看花翠煙濃相映紅霞三朋舊來訪
山家且聽新詞酌新酒煮新茶獨倚朱欄醉片鳥紗
送春時休負韶華市橋雨細池館風斜莫使吹殘香艷
亂委塵沙

南園納涼調天仙子

生濃陰 玉塵四面好風吹 白雲亂蟬幽鳥相迎
聲在樹涼生渚水自漸晴 散髮解衣偏得趣
瘦石清泉爲伴 紛紛繁暑紅塵心無慮 頗可駐車
馬難尋空寂處

北合賞蓮 謝風人松

誰鋪紅錦小池中 香度簾櫳倚欄竟 日何曾厭愛水禽
來往芳叢未許六郎相擬 溪風月無窮
賓朋折取翠爲筒 一吸千鍾仙粧自出 緣斷歎冰肌
玉骨難逢 曉色催人歸也 樓臺煙雨重

鳴溪道中四關 謝喜蓮驚

紅雨盡綠陰 五百里片帆輕 荆楚水最關情 咫尺
陵然 水面霞山杪 樹長中 召僧家茶笋午厨

清來聽玉泉鳴

新水漲亂鶯啼芳草 正菱華好山都在驛樓西 猶恨曉
煙迷 訪名園尋古洞 怪石幽花 萬種老僧期我宿 招
提先掃碧雲梯

詩集卷八

疣贅錄後序

雍正屠維作噩之歲 族叔懷劬重鉸其五世祖雍里府
君疣贅錄成 索余一言序其後 余惟府君之著作文也
而進於道 震川先生序詳言之矣 余小子復何容抒蠶
管之見 顧念文章之顯晦有數 而孜孜於表章先澤者
之足令人感興也 嘗考郡乘府君有北海齊梁武平還
山諸稿 而疣贅錄之名不載 震川先生序則謂自舉進
士至謝事家居之作 咸在焉 其存者不能什一 意其萃
諸稿之精而猶自以爲附贅懸疣也 乎原刻成於嘉靖
中 剞劂至爲踳駁 迄今都已散軼 幸存府君手自塗註
重贅錄 後序 桂雲堂

一本猶得考而正之 使垂及二百年之手澤煥然復新
此其間宜若有點宰焉 非偶然者 吾叔少履艱窶 無能
讀先世遺書 屢習計然之策 屏處烟湖 寥閭之鄉 厚
自封殖 以至今日 然每念前人輒興水木之想 思欲盡
壽先集於梨棗 乃以是集爲嚆矢 意蓋謂不於其身莫
於其後也 詩曰 昭茲來許 繩其祖武 又曰 治厥孫謀 以
燕翼子 夫能以繩祖武爲治孫子 有度越尋常者矣 昔
漢魯人曹曾好書 嘗取古來文策 詭脫者刊正 垂萬餘
卷 又慮先文湮沒 積石爲倉 以藏之時 人號爲曹氏書
倉 曾誠善於藏者哉 斯亦何病其多藏也哉 今而後叔

其更知所從事矣錄凡正集九卷續集二卷編輯次第
悉仍舊貫惟原序從震川先生集中定本卷首向附像
贊今并繪像於前又倣前賢集例載入傳誌二首俾覽
者開卷如見其人則易於此幸獲與於參訂不辭僭妄
云六世從孫馮易拜手謹識

鹿齋錄

後序

十一

桂雲堂

贅疣錄九卷續錄二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明顧夢圭撰夢圭字武祥號雍里崑山人嘉靖癸
未進士官至江西右布政使此集爲夢圭所自編
同里歸有光序之末載府志列傳及有光所撰墓
誌則其五世孫登重刊時所附入也首二卷爲就
正編乃其讀書劄記之語上卷論五經四書下卷
皆襍論而說經講學者居多旨以心學爲宗闡
王守仁之餘緒考有光序中稱夢圭暇日以所爲
文名之曰贅疣錄則贅疣但其文集之名不應冠
於此書蘇州府志載其有北海齊梁武平還山諸
稿集中亦不標此名意者四稿乃其詩集與就正
編皆別行登重刊時始合爲一編而仍襲其文集
之名歟文凡五卷詩凡四卷續錄則文一卷有奇
而詩附焉詩文皆平正通達直抒胸臆無鉤章棘
句之習惟詩有捶字未堅者蓋當有明中葉風氣
初更學問移於姚江而文章未移於北地猶沿長
沙舊格者也

藍侍御集十卷北泉草堂詩
集二卷北泉文集五卷

〔明〕藍田撰

藍侍御集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十

五年藍思紹刻本北泉草堂詩集復

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北泉文集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泉集無
卷數》提要

藍侍御集選序

余嘗覽史如屈大夫之騷賈長沙之疏
讀其文想見其為人蓋本剛烈之行而
以問學佐之者也晚近世以來士風日
替紛而務呶吾非不慨然冀所樹立及
登仕籍卒未能表表自見即工於著述
而行誼或虧是亦收須臾之譽而滅萬
世之名者矣乃有若屈之騷賈之疏也
者蓋鮮聞哉嘉靖初有即墨藍公者為
少司寇大勞翁冢嗣余先子恭定公同
年友也文章行誼高出儔伍甫成童即
薦鄉書越三十年而成進士高第亡何
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彈劾百僚悉協公
論一時

輦轂下翕然稱名直指及議大禮復侃侃
不阿誤

昔受廷杖罷歸墨水之涯迨後薦剡交上
旦夕當躋華臚而公自謂我數十年老
婦何可與紅顏爭艷堅謝不赴日惟遊
心翰墨築萬卷樓居之探討古今絕戶
外事不與搦管呻吟頃刻盈紙爛焉五

虛作御集

前序

色觀者從傍吐舌謂萬言倚馬才也余
少而慕公之行暨公之文曩歲待罪東
土行縣索公文不得即憮然竊嘆以公
之行誼昭於文章而竟泯泯乎則後學
何所法程後數年公之冢孫儼然來海
上出公集示余已知裒然成帙矣回環
讀之即欣欣嚮往焉蓋讀公之文益想

見公之懿行有不與賈屈輩共垂不朽
哉王孫作而言曰先生知先君子之行
且學也將藉先生之寵靈以為先君子
光則請先生一言以為之序余不佞志
念荒落學術迂踈假令公而在也不足
以當北面事者曷敢冒昧而序其文耶
雖然公之文如荆山之玉不佞序之縱
不足為公生色又寧加公瑕也乎遂援
筆數言以謝王孫王孫名思紹慷慨嗜
義不愧家學云

萬曆丁亥夏五月之吉前進士益州岳
伯年家晚生雲間潘允端謹撰

虛作御集

前序



藍侍御集選序

吳郡長洲張獻翼幼于敬撰

夫文以氣為主而學以佐之才以昌之柳
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
之氣生而君子之風寒斯又世道閑焉而
文之時義大矣若賈生不害于涕泣李邕
受抑于銳寒古今同慨至誦其之猶凜々
藍侍御集序

足以鼓天下之正氣激天下之暴風陸波
管籥關木索暴體裂膚而志不為亂氣
不為沮非素養有它而能然耶東萊即墨
藍侍御田者漢祖唐邕之倫也年未弱冠
以犧易領鄉薦逮及壯齡以麟經擢禮闈
蓋自弘治壬子及嘉靖癸未云勅授河南道
居無何言六禮遂杖罷歸乃糟粕城旦之

藍侍御集序

書寤寐竹帛之業即庭邑室絕跡罕臻
曰予既長揖當路遠謝交遊弟子之東墨水
之上當烟霞激癖豈更屬念纓綬魚鳥顧忘
抑何取榮車騎乃懸屏垢氣洞析名理雖臥
高謝傳尚繫望於蒼生年迫趙昌猶堪
承乎清問而薦剡交馳堅謝不起所著詩
文幾三十解卷侍御鄉里後賢黃公嘉善
適倅吾郡一日携以示予乞為之選余識孔
仲偉賞之元禮敢謂操龍淵以議割然尼
父刪詩悉翦蕪累梁昭選藝特采菁英
故至寶必稀用多為拙聞諸人文誰曰不然
於是僅存其什之四其記序咸闕大暢朗多
碑世教端風軌賦率直簡澹書亮直有藉
為南車較若左券者碑銘將昭潛於墓棺

溢美於譽。基詩則語取暢心不由雕刻。占惟
 信口奚假。深沉多無意求工而自然。追雅
 讀是集者。知波百折而不回光。萬丈而愈
 勵。至今猶欽挹風。茲可以為忠臣烈士勸志
 乃爭光於日月。言則等敵於霄壤。凡以其詞
 而已。若雕藻。騁技務華。絕根。豈公之意哉。再
 踰年而公之令子過吳。請為序而刊焉。余展
 卷三復。豈惟知公業之不死哉。重感公素履
 忠孝宛然。收涕叩闕。母氏矜李孟博刺血污
 牘。令子甚於緹紫。今昔同慨矣。

藍侍御集序

三

藍侍御集目錄

卷之一

詩部

樂府十首

前溪歌

三婦艷二首

鞦韆謠

妾薄命

割骨引二首

孝思圖

枯木吟

方山詞

四言詩一首

藍侍御集

目錄

乙

實蓮集毛詩句

七言古詩二十首

寫懷二首

九日賞菊

臘日賞山茶

漫成

夢中得梅花句

登華樓

漂母祠

寫懷次樂簡齋韻

題秋溪聚禽圖

花游曲二首

宮詞

九日

送楊遂庵節制

山居

海山亭次陳后亭韻

除日遣懷二首

次陳后亭韻

五言排律一百

贈楊逵庵總制

五言律詩十七首

勞山道中二首

秋日同青石登華樓

飲上院待月

迎駕二首

憶兄弟

望勞山

鶴山洞

王太人東征

藍侍御集目錄

彭九皋鶴齡

聞漢中凱旋二首

五日偶成

宿巨峯朝陽洞

五日劉生過訪

周中丞送母還鄉

聯句

范泉亭聯句二首

七言律詩九首

送劉上舍還鄉

次康湖西韻

次維清也可亭韻

次張仲子亭韻

送楊子補上虞令

別潘陸二先生

壽方山先生

端陽感懷

山居

卷之二

五言絕句三十六首

菊

蘭

珊瑚

茅亭理琴

蒲石三首

萱

芙蓉

桃

兔

題大石畫貓

藍侍御集目錄

牧

畫犬

偶成

題山泉畫卷四首

題畫六首

題漁舟二首

半窓月色

題畫昭君

竹

西河烟柳

觀畫扇有感

菊一首

無題二首

七言絕句二十三首

已酉登金山二首

乞菊於劉陽谷

柳枝曲 <small>三首</small>	送鄭掌教致仕 <small>三首</small>	送徐上人歸山 <small>三首</small>	芭蕉	寄郭魯瞻	焦山	無題	山居 <small>二首</small>	太平宮 <small>二首</small>	餞施海樓	草堂圖 <small>十首</small>	題馬集句 <small>四首</small>	次胡蓮塘 <small>四首</small>	次遼寧泉 <small>二首</small>	次馮間山 <small>二首</small>	題希山扇 <small>二首</small>
寫懷	寫懷	題畫次升庵韻	寄楊舜卿先生	六言絕句 <small>十首</small>	漫興 <small>二首</small>	山行 <small>二首</small>	壯丹	七言絕句 <small>集古五十五首</small>	東崗草堂集句 <small>十首</small>	題畫 <small>四首</small>	次康湖西 <small>十首</small>	次楊升庵 <small>五首</small>	次北山 <small>二首</small>		

卷之三	文部	序 <small>八首</small>	送太常喬先生代祀序	贈邦伯柳梅川入覲序	贈令尹王安山褒賢序	憲伯仲萬山赴雲南序	送周禎甫赴永明序	令君雨詩序	藍侍御集 <small>目錄</small>	送范希道之雲南序	壽李孺人八十序	卷之四	記 <small>九首</small>	新開膠州馬濠記	登州帥府題名記	城即墨營記	潛山宗丞祠記	勞山白雲洞記	瞻日樓記	東嶽廟重修記	與唐寺半間處記	五龍廟重修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五

傳六首

戴軒子小傳

補王燾小傳

藍氏三仙小傳

張三丰真人小傳

墓誌九首

兵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錦衣千戶劉府君墓誌銘

安人孟氏墓誌銘

御史浦公墓誌銘

藍侍御集

目錄

濟公任孺人合葬墓誌銘

宣義郎藍公墓誌銘

同知周君墓誌銘

通判叢公墓誌銘

通判于先生墓誌銘

卷之六

墓碑行狀三首

尚書黃公墓碑

尚書叢公行狀

參議劉公行狀

上梁文

東厓上梁文

世廡堂上梁文

楊南庄上梁文

卷之七

帳詞七首

送王南澧帳詞

贈柳梅川入覲帳詞

送柳梅川帳詞

史吉庵入覲帳詞

王明府入覲帳詞

仲萬山帳詞

吳我齋休政帳詞

藍侍御集

目錄

銘二首

修城銘

理鸚鵡銘

箴一首

薰庵箴

卷之八

祭文十首

祭楊甥任大文

祭韓孺人文

祭李夫人文

祭李弟東泉文

祭從弟謙齋文

祭鄭東谷文

祭王明府文	祭楊南庄文
祭劉夫人文	祭趙夫人文
題五首	
題胡可泉樂府	題煉丹圖
紀叢龍灣出處	書東巡十韻後
書捋槎集后	
跋三首	
蘇李泣別圖	寫昭圖
說一首	
畫侍御集目錄	八
鳳雛說	
卷之九	
書一十九首	
虎谷上石淙書	求壽文與白品書
與西泉書	與龍灣書
與南溪書	與南湖書
答松庵書	與子開書
答澗川書	答松厓書
與海野書二首	與龍江書

與東溪書	與季弟徵甫書
與方城書	與安厓書
與文伯書	答侯正郎書
卷之十	
書啟一十七首	
與太滄書	與北楚書
求研石與閻山書	答浚川書
答方城書	與子開書
與月渠書	與礪庵書
畫侍御集目錄	九
答文峯書	答龍灣書
答東臯書	謝浚川寄詩
與石泉書	答鶴塘書
與安厓書	與元靜書
啟吳山泉	
監侍御集目錄終	

藍侍御集

明即墨藍田王甫撰

明即墨黃嘉善

明長洲張獻翼同校選

卷之一

詩部

樂府

前溪歌

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時順流還

藍侍御集

卷一

還亦不復鮮

三婦詠二首

大婦鼓琵琶中婦歌青曲小婦更含嬌笑揮紈扇綠

良人且安坐月落當秉燭

又

大婦鼓月琴中婦金壺携小婦更妖冶來獻玉東西

良人且安坐百年頌眉齊

鞦韆謠

新粧亭亭誰家女走向鞦韆喧笑語桃花明媚妬紅

顏柳絲搖曳吹白紵玉笋指露綰綵繩金蓮足舉畫板登

妾薄命

十齡學畫眉風神已妖雅十二蕩蘭舟芙蓉摘盈把十四養蠶絲採桑出東野十六工織紵不立鞦韆下十八對春風閉門彈賀若二十未得歸我心與誰寫

剗股引二首

天高高兮雲靄靄兮呼之不應將奈何兮母邪母邪循床婆娑令我視之兮涕泗滂沱股之痛兮傷我皮

藍侍御集

卷一

膚母之痛兮傷我心曲和廉進兮庶其平復

又

阿母有疾兒心悲稽首呼天兒代之天門茫茫帝無語兒身無母誰依與烹石粉草方不靈巫史紛紛亦冥冥幽閨飲泣露左肘割肉為糜進母口但祈母疾翻然廖兒身毀傷何足憂寸衷懇到阿母起綵衣北堂獻耳肯世間真樂惟慕親顏一轅兒不慚何人作頌傳沉輩停機慚讀人對

孝思圖

瀛海孝執季夫子天乎乃爾喪考妣哀彌泣血何時
已茅廬爰結墳之東朝真暮真神仲仲籍草枕塊恒
夢焚俯仰乾坤真窮者塞憶私情歆誰寫歆語還先
淚盈把有身不如枝頭鳥飛飛辛苦日返舖小巢毋
子足歡娛遠墳百匝五內絕儀容終天不可聞仰懷
潛德琬誦碣宿草惟憐月照新栢林長苦風呼頻野
猿山鳥吊荆榛陰雲片片護孤影逝水冷冷添咽哽
一招巫陽為上請巫陽無靈魂不歸茫茫萬古闕幽
扉荒原滿目夕陽微蓼莪之詩忍復讀轉首西郊三
墓侍御集卷一

易教枯桐無律北向哭旌典行看出彤庭孝門突兀

風頑冥柳州應為撰新銘

枯木吟有感

木葉下兮天宇空清霜烈兮悲回風望汝渡兮無垠
情愴恍兮忡忡思美人兮不來悵衡陽兮飛鴻

方山辭

彼方者山兮洪河之東山中之人兮起從飛龍春為
甘霖肅為秋風修焉歸來兮孰與之朋蕭蕭山積積
兮雲陰陰於容彼夷齊二子兮萬古無雙工山中

之人兮以準以繩神融出處殊途趣與之同陟方山
兮雲欽太空山中之人兮薜荔為窓且蕭荷衣葛巾
濁醪盈甕為工蹈之舞之高歌雅頌清風穆穆
兮邦人以興六宮

四言詩

賞蓮集毛詩句

斐彼泉水有蒲與荷方之舟之來游來歌列彼下泉
參差荇菜予以游之酒既和旨有列沚泉有蒲萋萋
有荷青青君子維宴泉源左右隰有荷華每有良友
蓮侍御集卷一

可與晤歌逝彼百泉其魚唯唯烝龍罩罩可以樂饌

觀其沝泉隱有游龍我泉我池蒹葭蒼蒼琴瑟在御

好樂無荒相彼泉水驚禽在梁君子偕老壽考不忘

厭沸檻泉綠竹青青爰有寒泉衆沚既清

七言古詩

寫懷二首

北泉先生真腐儒未央前殿來上書狂言迂論忤中
書合投嶺表桎梏拘聖恩如天赦臣愚黃紙放歸東
海隅葛巾苧袍風徐徐釣竿還垂陰島附大勞小勞

山色殊雲霞掩映如畫圖。廿載沉落氣不除。遙指林
林尋酒壚不耻窮鬼相。柳榆不悲霜雪點髮鬚。水底
神山果有無。採藥樓船安且謾。翻笑今吾即故吾。點
綴新詩聊自娛。潮生潮落走天涯。惟爾鷗盟不負余
又

山人愛詩復愛酒。短歌長歌不絕口。桑落松醪恒在
手。平生潦倒于隴畝。赫赫要路耻奔走。萬鍾千駟更
何有。芋栗終秋又春韭。昨日朱顏今皓首。君不見湘
纍詞賦光映斗。又不見坡仙赤壁謀諸婦。我誠不能

藍侍御集 卷一

五

二子偶酒。竟詩魔隨左右。適意即復記誰某。

九日賞菊。壬子與解載卿劉公弼杜道隆江體
昆楊爾浮期集于百福庵。以雨不果。乃小酌于
家園。可止軒爾浮賦詩用韵。作歌答之。

去秋重九雨零零。今秋重九亦未晴。南山泥滑不可
到。有客集我可止。亭金錢玉錢開元。樣化工無心爲
菊型。采采盈把忽起舞。漫歌伐木聲丁丁。囊乏銅臭
何足惜。樽有茱萸浸醪醺。斷送秋聲須酩酊。奚用數
葉照汗青。攬鏡笑看鬢已白。勸我閉息觀三庭。君衣

見群從三人塚。纍纍故舊落冥如。晨星冪中鍊藥黍
米大。鶴飛遼海來定盟。

臘日東屋草堂山茶花初放。仲弟深甫邀賞。

東屋草堂留殘雪。五夜北風萬木折。凍合南谿人跡
滅。堂前忽見山茶花。峻嶒老幹發新芽。一枝整整後
斜斜。葉如鸚鵡舒雙羽。益似鶴鵲初哺乳。鶴頂丹砂
屢起舞。眼底却忘是窮冬。仲氏邀我春意濃。典衣更
酌琉璃鐘。年來懶對桃李面。歲寒喜尋松竹院。今遇
山茶尤眷戀。山茶山茶爾勿慘。放臣逐客真好仇。嚴

藍侍御集 卷一

六

霜烈日何足憂。

漫成

海濱草閣大如斗。十圍老柳垂左右。中藏白髮避世
叟。床頭新釀桑落酒。橋東來者金石友。古風和就五
十首。每吟一句賞一白麻衣。如雪露雨肘試洗。破研
書餅蚪寒酸風味可哂否。

夢中得梅花笑我寒徹骨。却乃哦詩慰爾窮。之
句醒後足成短歌。呈載軒子求和。

驚冬夜半三尺雪。冰合東浦潮必輟。猛虎兩雨思食

人樵蘇道上已斷絕。莖翁閉門卧如弓。敗衾破帽畏
晨風。梅花笑我寒徹骨。却乃哦詩慰尔窮。欲招載軒
楊。仲子和我長歌應滿紙。東家濁酒不肯賒。一笑掀
髯且爾爾。烹茶掃雪石鼎鳴。射虎之念不復生。冰飭
簷頭看落地。與子共賞金石聲。

登華樓

前山後山紅葉多。東澗西澗白雲合。紅葉白雲迷遠
近。雲葉缺處山嵯峨。閑拋書卷踏秋芳。扶藜偶入山
人房。柴門月上客初到。瓦甕酒熟魚松香。坐望洞口

藍傳集

卷一

七

晚花暗金液。泉頭秋草遍。樂爐丹井尚依稀。白雪黃
芽今不見。長春高舉烟霞外。使臣遠出風塵界。當時
人已踰飛仙。祇今惟有殘碑在。人生適意且樽酒。莫
放朱顏空老醜。神仙千古真浪傳。丹砂一粒元非有。
迺知造物本無物。薄命不逢隨意足。雲滿青山風滿
松。何必洞天三十六。

漂母祠

漂母進食憐我餓。千金之報矢不移。漢王椎食真相
知。三齊未會垓下師。王孫素志在一飽。通也何為騁。

說詞後車載歸長安日。只恨陳平計太奇。人生富貴
履危機。何如乞食淮陰時。野子西風泛漁艇。月明酌
酒漂母祠。祠前秋水侵老柳。潯聲猶為英雄悲。

馬懷次膠西樂蘭齋韻

少勞山人拙且癡。有園三畝郭之西。朝朝抱甕灌白
菜。喜見一尺青玻璃。人生一飽亦云足。况有床頭盈
缶。盞試看方丈萬錢者。何如簞瓢顏氏居。從渠得出
真滋味。拍手楚狂歌鳳兮。

題秋溪聚禽圖

藍傳集

卷十

八

朱門之池深復深。菡萏芙蓉荷浮波。心白蘋左右魚上
下。紫萍風蕩菰米沉。兩岬蕭蕭萬竿竹。野菊參差媚
幽獨。秋水倒浸芙蓉開。秋霜寒透榴房熟。主人何在
西入秦。金印腰懸垂朝紳。花晨月夕夢中耳。亭館寂
寂如幾春。惟留惟石如人立。不將不迎不解泣。逐客
一朝過湘江。惟有飛鳥時時入。

花游曲二首

香風撲鼻梨花酒。馬蹄紅襯章臺走。美人拉我醉春
鮮。朶雲初出開琅函。湘簾日捲露山嘴。風綠楊柳鳴

花聯雲鬢兩雨翠模糊霓裳低舞來方壺晚霞紅
玉簫起窺樓明月驚啼鳥鮫鮪一掃烟雲落仙凡陡
隔原非昨狂呼弄玉醉蘭皋不妨春酒如江潮

其二

春風着物濃於酒芳思撩人月下走問春何處春最
醉柳塘風細花破函中有一枝雅仍淡綽約姑射回
鸞驂手持紫金甌倒瀉碧玉壺高歌一曲勸我醉簾
櫳曙色驚啼鳥君不見辛夷枝頭風擺落鏡紅顏
不如昨夜家高樓倚紅臯願即有信如江潮

盡帝御集

卷一

九

宮詞

雲窓寂寂刻漏長鉛華淨洗呈新粧玉容弱態當二
八羅衣綉帶飄餘香監官催入長生殿却是君王初
識面誰知恹恹朝暮時死轉承恩侍清宴太液池頭
木蘭舟番仙裙皺風悠悠手中鮑素一揮拂徐徐爽
氣渾如秋秋來春去新成故雙飛紫燕何相妬階前
落葉風攏塵幽懷空入長門賦黃姑七夕歸天孫不
盡歡娛離恨存幾度相思欲相見薰籠灰冷常銷魂
妾身不怨君恩薄但怨紅顏不如昨安得歌吹明月

中供奉千年萬年樂

九日

病夫久矣怯登高徒倚危樓對二勞九日獨餐客
菊十年却憶大官糕謀生落落無三窟攬鏡欣欣有
二毛釣伴多情還過我一壺社酒脩霜整

送楊運庵節制三秦用邊華泉韻

書馳白羽戒秦邦詔起元臣過曲江關武飛旌雲冉
冉渡河橫吹浪淙淙幕府勲庸今第一吾皇神武古
無雙玉門開路何須閉虜帳名王次第降

盡帝御集

卷一

十

山居

試評渤海大勞山太岳終開伯仲間丹竈飛霞映海
屋洞簫吹月度天關一醉有詩題道院十年無夢立
朝班野人自抱琴書癖曳杖從容去復還

海山亭次陳石亭韻

危坐高亭白眼空碧波萬里接天東層層海市微芒
上點點齊山指顧中幾葉仙郎歸後夢一番花信自
春風酒醉輸與狂夫醉漁唱漁歌思不窮

除日遣懷二首

歲云暮矣客何之萬斛羈愁兩地思望入白雲果國
淚夢回春草謝家詩酒徒棄絕無歡宴病軀侵尋自
護持坐待東風天外轉走看花柳滿京師

其二

落落栖栖自笑迂十年塵土客天偶懶拈栢葉浮醇
酒獨臭梅花伴瘦軀眼底年光驚換去鏡中熟葉試
看無春風明日西山霽濡筆登高賦帝都

次陳石亭韻

今夕何夕會此樓要知行止非人謀先生幾時出史
書侍御集卷十一

局野子數載夢仙舟東海北海樽可釣大勞小勞山

共遊床頭新酒須痛飲且專一壑與一丘

五言排律

贈遼庵少傅總制

闕下馳中使江干起老臣乾威奮靈武元帥用文人
柱國勲階久登壇誓眾頻監開金騾裏符握玉麒麟
斧鉞三秦肅旌旄八陣新白龍沙歛霧鴻鴈塞回春
四知傳草澤同德格楓宸部卒多分閭門生半束鈞
虜酋驚畏鏖蒲鎮仰經綸雅歌揮塵尾長嘯正綸巾

微酣舞劍器下席禮儒紳遼尊今有幾福履古無倫
鳳閣巢痕在鷗磯夢寐真更聞褒詔下再入輔昌辰
五言律詩

勞山道中二首

携杖出南郭藍輿度晚山霜橫木葉脫風定海雲關
訪古情何極題詩意自慳安期生不見嘆息髮毛斑
其二

夕宿少勞谷朝登太勞山五鼎我何預一瓢天與閑
野竹從來瘦山茶散放慳逢萌高卧處千載許誰班
畫侍御集卷十一

秋日同青石中丞公登華樓次韻

有客乘黃鶴長吟海上臺三山飛夢至萬里附潮迴
紅葉洞門落黃花幽澗開安期生笑語誰識謫仙來

飲上莊待月

坐對獅子峯澗水何淙淙蟾光翳蜃氣漁火照綠幢
泉石道人意江湖客子蹤長風誰喚起吹斷紫烟封
迎駕二首

出時升雲路迎鷺指斗城班行鵷鷺集韶護鳳凰鳴
淑氣隨芝蓋春風拂羽旌蠻夷陳職貢稽首渭橋迎

又

震出八神擁乾旋七曜清雪消馳道潤日麗衣輕
雙闕風雲繞千官劍珮迎笙歌隨輦沸海宇慶極成
憶兄弟

一榻宛如釋浮雲時往還解衣訝長帶對鏡羞蒼顏
風雨客窓夜鶴鳴何處山晨興問著策途次喜平安
望勞山

逐客登臨處仙靈不厭重雲收見瀑布葉落露山容
三秀石間葉數聲烟外鍾石榻莓蘚上應記我孤踪
董傳集卷十

鶴山洞

洞府北岩裏微茫草徑通潮聲鶴席上山色落樽中
野鶴何年去孤雲此日同還將遠遊意揮筆向霜風
王大人東征

羣盜何時起山東羽檄飛俄傳馳馬出喜見捷音歸
海岱風塵息旌旗雲漢輝漢廷三錫命金豸映朱衣
彭九臯鶴齡

鶴也蓬萊客飄然下九關時仙懷赤瑩飛夢繞東山
露冷松風晚天高桂意閑一桴今已辦吾與爾同還

聞漢中凱旋二首

見說漢南平三軍擁旌旄人傳露布語家聽凱歌聲
上計資文武前籌誓死生功成猶隕淚不忍更言兵
又

離亂何時已中原滿甲兵忽傳蜀路史喜見捷音成
西土今無事中丞罷遠征遠征之子鑒辭閣共知名
五日偶成

學語兒三歲攤書女十齡羅裳曉露開綵索午風聲
綠艾懸無恙丹符佩有靈太翁獻蒲酒抱酒過前庭
董傳集卷十

宿巨峯朝陽洞

石洞丹梯上掀髯一笑豁山高碍新月潮長去孤舟
樵笛穿林入漁燈隔島浮客懷渾不寐直擬訪蓬丘
五日劉生過訪

劉向傳經術飛塵來共談蒲觴汝未醉官前我懷愁
過眼榴花繁垂門艾葉乾楚騷千載恨落日照湘潭
周中丞送母還鄉

大家歸思切陛下寵恩深特輟中臺務聊安故國心
江魚翻浪出春酒倚桄榔應有東征賦人傳是楚音

聯句

范泉亭與劉山泉聯句 二首

小集花亭上 東屋 狂夫酒力微歌聲還斷續 山泉柳

色倍光輝汲井開新茗 屋 閑居樂草木百年開口自

泉鍾鼓自忘歸 屋

其二

坡草真如剪 泉 王孫賦式微泉深知印月 屋 興極歌

留暉牆上題新句 泉 磯頭浣葛衣十年塵土夢 屋 今

日恨遲歸 泉

藍青御集

卷十

十五

七言律詩

送劉上舍還鄉

遨遊京國已三秋走筆新詩處處留 臺上無金燕草

暮匣中有劍斗光浮 玉關漠漠飛雲遠華岳蒼蒼曉

霧收莫向商顏嘆牢落中原羅網更旁求

次康湖西韻

尺書歡寄托雙魚惜別聊停柳外車野酌折花圖几

席峯中看竹到茅廬晚來山氣佳堪愛風送晴雲盡

不如海岱歸來洗几日東屋春雨帶經鋤

次維清也可亭韻

也可亭前縱大觀病來詩力尚桓桓披風欲飲三江

水卧月先投百尺竿採藥已招仙客至看書未許俗

人看連天大厦無心戀亭可容身也自歡

次張子維清築室韻

東溪先生五畝廬雕蟲少日壓子虛舊藏竹簡點

蚪誰寄丹經亦鯉魚澄江橋下笑對酒光範門前羞

上書行藏熟業有定數何勞龜策為卜居

送楊子補上虞令

藍青御集

卷十

十六

連蟻總記看華初何事霜飛鴈影疎聞道浙東風物

好那禁燕北酒樽虛晚潮遶郭文書靜曉日行春餉

餽餘百里士元聊借爾三臺四首是微車

別潘陸二先生

潘陸二先生
陸上海

雄才陸海與潘江硯沼吞雲筆似扛留別詩成題寺

壁驚春花落倚船窓獨憐奇字憑誰問幾仰高壇影

樹降入五城南常曲池忍看鴻鴈不成雙

壽方山先生

偕老人間已是稀况逢七十掛冠時喚回青瑣闥中

夢賦就玄都觀裏詩秘閣圖書懷舊學方山杖履採
新芝蘭孫桂子稱觴處喜見青瞳映白眉

端陽感懷

卯君端午延北泉草堂石榴花爭鮮投之綠蒲醉我
酒蒼以綠縷延爾年舊艾已非醫國手飛鳧誰詠陟
江篇回首傳宣賜角黍素餐昔日愧先賢

山居

欲起青蓮李謫仙禪房斗酒菊花眠樓臺隱隱東西
寺圖畫層層南北巔滿院濤聲鳴老樹當空月色浸
新泉老僧終夕蒲團坐一悟無生息萬緣

藍侍御集卷之一終

藍侍御集

金

明即墨藍田王甫撰

明即墨黃嘉善

明長洲張獻翼同校選

卷之二

五言絕句

菊

霜風催野菊百歲幾重陽典衣求一醉應不愧柴桑

蘭

空谷幽蘭秋晚無顏色不見同心人臨風三嘆息

珊瑚

碧海採珊瑚連理枝如玉欲寄瓊臺侶歲晚見心曲

茅亭理琴

楚人不解音素琴常在石酒酣一撫之曰我金石友

蒲石 三首

青青水中蒲安寒色欲滿綽約芙蓉花翻笑爾孤寂

又

寂寞楚江濱靈苗依石不入花石網歲晚如逐客

又

萱

青水中滿歲寒色不易即心如風濤妾心已化石

天際北堂遠湖山萬里遊春風到萱草見爾更添憂

芙蓉

歲晚繁叢裡霜風妬曉粧江干誰是伴野菊正含芳

桃

東風恨未銷問桃桃不言試看玄都觀何如武陵源
光

藍帶御集

卷上

拾得玉蟾蜍仙家萬年藥蓬山訪舊居應駕青丘鶴

題大石畫猶次楊升庵韻

何處玉後貌鬚戟爪如鐵伏爾不群才掃平杜鼠穴
牧

春草收牛肥月出歸村落更携一卷書牛背有真樂
畫犬三首

緋帶懸金鈴愛爾如盤飢掉尾戲筆間無心逐狡兔
又

採藥入深山隔澗吠仙犬金鼎烹靈根蓬萊又清淺

又

偶成

黃耳棹來日平原縱獵初已無尋鹿夢或可寄家書

秋晚山容淡林深塔影平高僧在何處誰與話無生

題山泉畫卷
四首

採藥蓬山遠食霞碧海空不如尋酒伴携杖過橋東

又

積雪滿空山枯藤上寒木江月落沉沉孤舟對誰宿

又

藍帶御集

卷上

逐客逢漁父江濱坐晚潮可憐魚價賤不得酒盈瓢

又

溪上添秋水微茫浸碧岑道人倚杖久無復羨魚心

題畫
六首

携手楚江濱恰有酒一斗呼舟迎騷人同醉杏花不

又

逐客東海濱卜居山深處長歌招隱篇攀折木樨樹

又

石影庭樓迥松風午夢醒江干恒閉戶無客共談經

又

白盡千山雨黃蘆兩岸風旅魂驚欲斷何處寄孤蓬

又

聊登不其坂獨坐對滄溟白雲知我意偏映晚山青

又

我有一尊酒欲醉杏花春呼舟迎酒伴佇立碧江津

題漁舟二首

蘆畔風蕭蕭江頭月皎皎非熊不入夢漁竿綠縹緲

又

董傳御集

卷十

甲

孤舟弄長笛風靜月沉沉江上會心處何人為賞音

半窓月色

殘月入疎櫺故人幽懷結不見同心人天邊幾圓缺

題畫昭君

琵琶無心曲形庭墮朔庭自憐妾薄命那復怨丹青

竹

曉日江湖落霜風鴈影初長竿特道與不是愛鱸魚

西河烟柳

含烟千萬條東風生楚尾仰懷伊上翁羞歌柳枝曲

觀畫扇有感

可憐雙鯉魚誰易一斗粟生計尺長竿官租何日足

菊

十月飛嚴霜幽人入空谷衆芳搖落盡惟留一枝菊

菊

朔風萬木折黃花在幽谷歌招柴桑蕊賞我十月菊

無題

茅屋松陰下悲秋懶賦詩隔溪沽酒至白髮任相欺

無題

董傳御集

卷二

五

步兵竹林遊南隣呼小阮酒酣奏琵琶長嘯月色晚

七言絕句

已酉登金山已未後登金山順流而東登焦山

宿于三石洞迄今思之如昨日耳因觀扇頭畫

迹題二首以志之實辛亥夏五日也

金山焦山江流中吸江吞海亭亭雄記得買舟遊賞

日黃蘆紅葉醉霜風

其二

浮玉山巖中隱寺龍游樓閣寺包山朝飲中冷暮焦

洞百年能得幾躋攀

乞菊於劉陽谷

病態重九不登高籬下無花只吹騷悶說落英滿陽
谷可分幾朵伴松醪

柳枝曲 三首

二月江干風尚寒楊垂如雪白漫漫晚來千樹垂金
縷只與離人帶恨看

其二

蘇小門前春色寒錢塘江上路漫漫柳條不繫王孫

畫傳御集

卷十

六

馬一段愁眉盡日看

其三

初試輕羅怯曉寒軟風陣陣絮飛漫江樓幾縷青絲

映綰作同心結自看

送鄭掌教致仕 代作 三首

不其山下典刑存君是康成幾葉孫一笑霜風理歸

棹祇餘書帶草盈園

其二

幾年閩海又齊山絳帳風吹雨鬢斑長嘯掀髯歸故

里扁舟明月聽潺湲

其三

年來官况秋雲薄江上漁磯歸興濃應有新詩還寄
我夕陽吟斷數聲鍾

送徐上人光寺歸山 三首

已知世網皆成幻誰信禪宗終是真澗底春雲印新
月定中老衲記前身

其二

東海青山今始歸回頭四十九年非山中老衲頻招

畫傳御集

卷十

七

我月下殘碁未解圍

其三

解巢那能如柳子投荒只合禮空門山僧曾偈無多

句石榻蒲團度晚昏

宮詞 二首

金魚聲合晚鍾殘錦瑟生寒促柱難譜就雲和無用

處祇應閑向月明彈

其二

紅紫紛紛開艷陽君王無暇披香春深花老無人

見空對東風舞一場

燕

社前社後春可憐楊柳枝頭款帶烟不向畫梁尋舊
壘主人恩義忍相捐

芭蕉

興來常擬碧雲箋雨洗翻翻秋色鮮我有新詩三百
首淋漓醉墨許誰先

寫懷

曾向江干駐客舟雲山烟樹幾經秋開園忽憶十年

事馬首黃塵愧昔游

卷十

八

寄魯瞻年兄

杏花欲放東風暖黃鳥不鳴春意閑寥落無人共杯
酒舉頭西望大伾山

寫懷

雲飛殘月橫樓閣風定微霜滿樹枝長谷深山秋興
好湘江逐客許誰知

焦山

幾年不到焦山寺猶憶江潮落海門款乃漁舟遇

和月明風定酒盈樽

題畫次升庵韻

翻雲覆雨無知己斜日殘霞客憶家三尺焦桐絃絕
久且看秋水夢南華

無題

佳入初試薄羅裳雨霽桃華澗底香春暮遠西書不
至只占孤矢射天狼

寄楊舜卿先生

東望勞山道路賒一春歸思亂如麻五龍山上人千
里獨倚高樓看暮鴉

六言絕句

漫興二首

開花千樹萬樹看山一重兩重客到籬頭犬吠寺近
竹林鳴鐘

又

僧老白髮垂耳樹古青葉及肩茅屋蒲團小座花煙
揮麈談禪

山居二首

南山北山嵐氣東澗西澗水聲在杖間尋精舍携酒
試聽鶻鷁

又

馬蹄特特石澗羊腸曲曲山坡寺古春遊人少碑殘
雨打苔多

山行二首

微雨草衣竹笠晚風柔櫓輕浮海上碧波如鏡先生
乘興東遊

又

登博御集

卷十

十

石壁泉生滴滴竹根水過潺潺流出寺門三尺便分
幽境塵寰

太平宮三首

屨氣幾層樓閣潮聲一片宮商幾駁早離陽谷壟人
高卧石床

又

潮長沙頭鷗起風來林外漁歌隔浦淮山幾點玻璃
盤擁青螺

牡丹

內苑偏宜春色花王不似當時可惜紅顏不再玉欄
何處相移

錢施海樓詩

西風吹倒薰葭北鴈飛過殘霞寄語隣翁酒熟休教
辜負黃花

七言絕句集古

東崗草堂集句次唐子畏韻十首

行歌南陌上東崗獨與黃花對夕陽醉翁生志今如
此天上應無綠野堂司馬光 杜牧之 歐陽六一

登博御集

卷十

十一

其一

落日孤雲帶遠崗靜吟閑步听華陽年來自許機心
盡時約漁樵會草堂韓龜公 劉秩 陸放翁

其三

曉乘輕冷上平崗獨自吟詩送夕陽百年從此皆閑
日蕪竹中間一草堂韓龜公 方岳 張翥近

其四

別墅潭隈華子崗門前山好更斜陽倘可卜鄰吾欲
往對候書帙滿高堂曾駒 楊雲翼 陳去非

其五

還家新卜卧龍岡、清曉開軒見太陽、從來任拙唯疎懶、賓客逢迎少下堂。高啓 劉秋 倪元鎮 白樂天

其六

急流方了又重岡、便尋句編與華陽野夫別、後還相憶、今日題詩寄草堂。華仲至 高啓 謝應芳 高遠夫

其七

試覓人間千仞崗、忽看風雨破驕陽、巢許變龍竟誰是、直邀紫微賦山堂。陳去非 王半山 陸放翁 張光弼

其八

一聲吹裂翠屋岡、且與持盃送夕陽、還憶題詩舊游處、老來詩陣尚堂堂。蘇東坡 謝應芳 陸天錫 高啓

其九

瘦筇扶我陟層岡、遠樹平洲半夕陽、自此先陰為已、有、滿山殘雪對虛堂。周杜山 高啓 白樂天 朱文公

其十

十宵九夢在龍岡、數片殘霞映夕陽、南山野客閑相過、載酒終朝問草堂。丁鶴年 曹翥 白樂天 史碩皓

草堂圖集句 十首

已有春風拂草堂、水生看欲到垂楊、南山野客閑相過、漫有高吟力尚強。韓元鎮 唐子西 張允立 韓元鎮

其二

花裏還迷舊草堂、從今風雨莫顛狂、西園詩侶應多思、兩鬢羊深一鏡霜。張光弼 朱晦庵 許潭 鄭谷

其三

暇有新篇寄草堂、柴門流水稻花香、市橋落日明官柳、一曲漁歌入夕陽。歐陽六一 許潭 施鈞 韓致光

其四

萬里橋西一草堂、其因經亂早蒼茫、今古騷人乃如許、賦詩懷舊更荒涼。杜工部 韓致光 韓仲止 倪元鎮

其五

十載歸來問草堂、孔明高卧尚南陽、致主澤民非我輩、揮毫聊作送春忙。范德機 宋禧 劉秉忠 趙德機

其六

舊隱匡廬一草堂、壯游垂白未還鄉、隣僧亦有通文者、光範三書計本狂。伍喬 姚孝錫 仇仁近 陸敬甫

其七

時約漁樵會草堂，得錢沽酒一春忙。不用名山訪真訣，要從千載到羲皇。張養浩 陸谷翁 司空曙 劉靜修

其八

昨夜西風吹草堂，辜負黃花滿帽香。歸計未知身已老，詩成吟咏轉淒涼。王元章 朱晦庵 羅隱 杜子美

其九

雙桂婆娑對草堂，歌聲故放促傳觴。此味只憂兒輩覺，今吾故我一時忘。劉秋 蔡圭 蘇東坡 張養浩

藍侍御集

卷二

十四

其十

載酒終朝問草堂，門前山色蘸湖光。主人不醉不歸去，惟有詩籌未易忘。劉嵩 張宛丘 許渾 張養浩

題畫集句 四首

寒江日日有回潮，帶郭茅亭詩興饒。我欲買舟尋李白，酒旗風急更相招。李季迪 李義山 陳象仲 林和靖

其二

亂山環合水浸門，病客從教懶出門。歌伴酒徒零落盡，幾回風雨送黃昏。蘇東坡 吳清江 白樂天 張光同

其三

舉頭三十六青山，黃葉蒼苔盡掩關。莫忘西亭曾醉處，病夫題字不能刪。蘇東坡 林景熙 歐陽六一 馬祖常

其四

誰報風簾雪已飄，即看庭樹失青條。寒窓呵筆尋詩句，越水吳山共寂寥。歐陽六一 傅與礪 羅昭諫 陳適言

題馬集句 四首

三生文采趙公子，戲拈秃筆偏驕騶。天闊過日如飛電，卿井淒涼戰伐秋。王士熙 杜工部 虞伯生 藍智明

藍侍御集

卷二

十五

其二

前代王孫今閣老，筆跡遠過楊契丹。圖畫光輝矯玉勒，至今遺恨楚江干。虞道園 杜少陵 高建夫 于介翁

其三

翰林學士宋公子，酒後常稱老畫師。驄馬常鳴北風起，舊官何在黍離離。僧別岸 杜子美 岑補闕 李方叔

其四

吳興公子玉堂仙，獨將文彩事戎旃。亦能畫馬窮殊相，滄海難追魯少連。虞伯生 張光弼 杜少陵 藍智明

次康湖西春與集古韻十首

不覺行年四十過鳳臺人去月明多同年若問儂消息閑倚疎蓬聽棹歌劉東中 王元章 薩天錫

其二

扣門還客夜經過渺渺滄波月色多花暗楚城春醉少羈愁淒斷不成歌蘇東坡 吳融 許渾 倪元鎮

其三

俯視層空鳥背過倦遊江海故人多却憶少年行樂處曾聽豪客碧玉歌趙子昂 倪元鎮 洪覺範 吳融

藍情御集卷十

十六

其四

稍情相約屢經過別後悲歡事幾多珍重仙曹舊知已蒲桃酒醉美人歌歐陽六一 劉秩 譚用之 王元章

其五

年年惆悵是春過誰信人間白髮多為報已無軒冕夢長懷明月曉漁歌羅卿 朱復 杜子羽 藍智明

其六

更有何人載酒過一篇詩草古風多九原喚起堯夫笑為我臨風一再歌張光弼 宋自遜 劉楚吉 謝應芳

其七

東城南陌強經過酒船零落釣船多此身又置功名外江上竹枝聽楚歌皎然 瞿佑 劉秉忠 藍智明

其八

林深地僻少經過別緒還隨夜雨多流鶯百轉和殘漏遷客初聞子夜歌倪雲林 劉歲春 鄭谷 葉頤

其九

收錄殘篇夜每過得詩還勝去年多近來分得麻姑酒三復新詩繁節歌虞伯生 王冕 仇仁遠 劉秩 虞伯生

藍情御集卷十

十七

其十

夜月茅仙宅畔過道家書卷枕前多浮生日月仍須惜不必繁絃不必歌王冕 魚玄機 邵子 吳融

集古次胡蓮塘春日試筆韻四首

美人千里思何窮淺水低橋去盡通自是未能歸去得夢魂搖曳櫓聲中李群玉 白樂天 代君舜

其二

眼中花柳各青紅十里平堤一徑通莫道風流無宋玉幾回搔首月明中劉夢吉 史肅 王元章 韓渥

其三

丁香暗結盈盈露天上靈槎一水通明月更期來此
醉錦鸞雙起碧流中楊基 劉近 司空圖 章穎

其四

月明如畫露華濃曲渚斜橋畫舫通倚醉無端尋舊
約人生幾日笑談中東坡 吳融 韓偓 劉東忠

次楊升庵韻集古 五首

別館燈光淡淡秋迂疎不辨一身謀臨風惆悵無人
會憑寄新詩過石頭丁鶴年 劉因 麻革 林子羽

畫傳御集 卷二

其二

一曲哀箏感素秋黃金元不為孫謀由來事過多堪
惜盡日悲歌曲水頭華頤 劉秉忠 白樂天 羅隱

其三

前值東風後值秋要知行止豈人謀歸心逐夢成魚
鳥高卧雲峯不枕頭羅隱 范梈 歐陽脩 許渾

其四

報我西風咫尺秋更携書劍與閑謀有花時節甚難
遇獨掩雙扉漢水頭馬融 常 劉昫 姜梅山 魚玄機

其五

節過清明却似秋雨師風伯不吾謀錦囊詩句年年
滿垂釣荆江欲白頭葉頤 高啓 張光弼 許渾

次華泉韻集古 二首

酒醒重讀寄來詩思却千思與萬思前日紅顏今日
老幾將天外數歸期林齊山 魯齊 章伯亮

其二

千里江山費夢思枕中春夢不多時又堪細雨新秋
水舊恨新愁只自知陳后山 蘇東坡 朱淑真

畫傳御集 卷二

次北山韻

兩轉三回讀遠書秋風落葉正堪悲深知身在情常
在宛轉蛾眉能幾時邵謁 劉文房 李商隱

其三

遠書開罷更依依羞把腰肢去折枝流鶯有恨空題
樹對此如何不淚垂許渾 羅靜 薛逢 白雲天

次馮間山二首

耿耿寒燈伴獨居挑燈重讀寄來書幾回欲寄相思
字倚遍欄干思有餘劉靜修 虞德機 楊元正

又

鏡中雙鬢已非鴉便置清酒不煮茶籌漏初長天杳杳憶親覓夢去無涯代石屏趙公子陳簡齋歐陽六一

題希山扇二首

春深逐客一浮萍勝斷秦川流渭涇年過半百不稱意問柳尋花到野亭題鄭十八著作處○時事暮歸嚴中丞枉駕見過

其二

白水青山空復春路迷何處是三秦高車駟馬帶傾覆晚來幽獨恐傷神寄韋微君○冬至○華山人隱居題鄭孫亭子時聞浦竹堂道長

藍中御集卷之二終

藍侍御集卷之二終

藍侍御集卷之三

明即墨藍田王甫

明即墨黃嘉善

明長洲張獻翼同校選

文部

序

送太常喬先生代祀序

今上踐祚之明年為正德元年仲春丁丑上御奉天殿制遣近臣分祀天下群神太常喬少卿先生其一

藍侍御集卷之三

也先生祀中鎮霍山于霍州祀西海河瀆于蒲州祀燭皇陵于趙城祀成湯陵於滎河祀聖諸王園于太原祀代諸王園於大同祀藩諸王園於潞州既受命不敢宿于家遂出國門諸與游者咸賦詩以餞而先生謂某曰子其序之某辭不獲序曰先王之禮莫有嚴於受終繼體者蓋奉成命而主神人是以明則昭告于中外臣庶幽則祭告于上下神祇所以正本始而一人心匪有所祈也故帝舜之受禪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而禹之受禪也如舜之

初雖以湯武之征伐亦昭告于上天神后而祀于周廟之三日樂望告成斯禮也未之有改者秦漢以來典禮墜地儀文苟簡創業之君出于草昧繼體之君拘于諒闇遂無有能復先王之舊者或有遣使代祀則又惑于異端之說以徼福希報為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殆若持券而責其償者神其享諸也哉今日遘棟廱臣茂舉殷禮肅然如躬至其處蓋情與文稱合四代之制而兼用之者先生以清德與學擢君太常典三禮將命而往軺車載駕簡潔精意以交于

藍傳御集

卷三

三

我敢并序之
贈大邦伯梅川柳公考績入覲序
古者列郡太守事得專制故龔遂曰願令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是但言丞相御史耳今則又有撫按藩臬事必請而後行否則牽制而拂抑之其氣不得伸也我先朝累延見守令親與之語因以考其才器苟稱上旨即加以顯秩近世則延對之恩微計資而始遷累歲而後得也今上更化之初嘗詔郡守見撫按御史勿輒長跪聲諾以培養其氣若舉其職輒加采錄蓋所以復舊典也梅川柳公以司徒大夫擢守東萊者三載績用告成將獻于朝即墨令王某氏來訪北泉草堂曰某不佞獲侍教于梅川公矣今之于守以分則帥也以義則師也某得寡過者匪不瞻依五馬將駕烏用乎吾情敢微詞于子某逐客也不入城市然息耕隴畔每從鄉之父老游父老曰吾萊憑山負渤海其地瀉鹵瘠薄其民朴實淳直而先正呂成公之故鄉也是故其俗重禮義其士多專經術有文采可稱然其弊也或失之畱而固

藍傳御集

卷三

三

矯而偽守斯土者其難矣哉。姑以四五十年來論之。更守已二十餘人。或尚嚴。或以寬。或喜事。或不事。固人人殊也。而吾民之疲于奔命者則甚矣。自我柳公之來也。吾民之敝俗始得一變。將至于魯。嘗聞公之言曰。直道者。吾先世家法也。吾知有此而已。均我徭役。定我租稅。平我訟獄。酌輕重之權。次第以行。有挾貴要以請託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可貸。衆環視禁口。不敢一辭。耳然以服。監司符檄旁午。下輒奉行。事或有拂民好者。公開陳端倪。分析利害。封上之不為。

藍侍御集

卷三

四

少屈。武毛舉細微事。以撼公公。氣不為動。久而乃信。郡事踰省文。移期會。取辦一時。吏胥傲玩。欺侮視賄多寡。高下其手。前政以為常。公洞然燭其姦。繩束愈密。事皆躬自判定。吏惟從事硃墨間。不敢少移。夫不屈于貴要。則直道得以自施。不怵于監司。則直道得以自見。不隲于吏術。則直道得以自洽。公可謂能踐其言矣。昔之守萊者。若關西楊太尉之清白。廣宗崔太宰之德化。民祀之曰二賢。近日長沙楊司寇之平易。及我柳公之直道。其可謂四賢也矣。明年春。正元。

日諸侯入。觀銓部憲臺。考太守第一者。必柳東萊也。宴賓延對之。恩臺省不次之擢。自有故事矣。雖然。古之事賢者在官。則有久任之典。既去則有復借之令。皆所以為民也。廟堂之上。其念我萊民否。某曰。人之名譽。可以僥倖而得。惟于民也。不容少偽。蓋其勢重。其地遠。其情也平。而不偏。故能致監司之交。薦而不能得其匹。夫匹婦之心。能得貴要之推許。而不能于國人之皆賢。天下後世之所謂公議者。至是而後定。請書父老之言。以為贈。

藍侍御集

卷三

五

贈安山先生王令君撫臺褒賚叙

安山王子舉于大江之西。署吉安州學政三載。而政成。擢知即墨縣事。募月而政脩。辛丑春。正元日。入覲于廷。大冢宰甄別之。為三齊百城之寢。賜璽書以歸。夏四月。李中丞公行部東萊。以屬吏詢于州郡。訪于藩臬。州郡守曰。若王即墨者。使吏也。公曰。吾于其市無偏。金陌無游。手足以徵其徒也。臬使曰。若王即墨者。才吏也。公曰。吾于其租稅不迫。訟牒不滯。足以徵其才也。藩使曰。若我王即墨者。良吏也。公曰。吾于

其公門嚴鎖鑰鄉閭盈絃誦諸士登魁選足以徵其
良也又詢于田野山澤見其父老子弟稱之懷之咏
歌之不欺之畏而愛之公乃下教曰夫有德者褒而
有績者登觀風之彞典也古者子男之任並列于諸
侯而宰邑之官寔應乎星宿蓋以宣朝采之風裨岳
牧之化也即墨王令布優異之政著殊尤之績孚于
下以集事獲于上以馳譽有司其以文綺羊酒饗我
王令所以薰灼其聲猷便蕃其勞異也僚佐聞之舉
觴稱賀天氣清和南薰徐來肴核維旅情文兩洽陳

藍待御集

卷三

六

丞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我令長以之要丞曰樂只
君子邦家之光我令長以之趙簿曰顯允君子莫不
令德我令長以之王令君曰惟茲即墨何賢大夫之
多也即墨褒封齊威以霸即墨城守齊地以復即墨
拒諫齊社以屋漢宗清淨猛虎以伏景嵩清介妖狐
以逐仇源堤脩洪流以縮守中庶平頌聲以作惟茲
即墨何賢大夫之多也不佞踵其後不能為賢大夫
役祇懷慙耳何以賀為僚佐復請于北泉子曰願有
述也北泉子曰今之即墨非昔之即墨也漢田肯曰

齊東有即墨之饒舊城沽尤水之北墨水之濱去今
之治百里地已入平度矣今城在不其臯虞之間東
南西三面皆負海也海之濱皆山也重岡復嶺綿亘
盤錯而地之低者斥鹵渟淖高者瘠薄剛踈垂穀寡
少民之流徙非復昔之饒矣昔之為即墨也易今之
為即墨難子王子之來適當蝗旱疫癘之後而宏才
力定綽綽然有餘裕可班于昔之賢大夫也異時旌
獎有矣疏褒封有敕命而拔擢有徵書紀載有圖經
皆王子分內事今撫臺之褒賚特為之兆爾

藍待御集

卷三

七

一大憲伯萬山先生仲公自東萊赴雲南叙
雲南在京師之西南與安南境相接安南古交趾也
漢置九郡而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為二道置節度
五管而安南亦隸焉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有
宋有元皆弗能制因而授之更歷數姓然稱臣奉貢
比內諸侯云我皇明奄有四海陳氏率先款附鑄
印錫封列為藩國後遭黎氏之篡文廟命將致討郡
縣其地及章廟因黎孽謝罪請命復以國予之三
載一朝者在令甲正德以來蠢爾昏迷不供職貢二

十餘年宗伯上疏請討其罪、上乃命將出師、象宰以軍旅之事必擇憲臣監視、于是我萬山先生擢雲南按察副使、蓋慎簡而特薦之也、或有為之嘖責者曰、先生以名進士入南臺、為才御史、出守武昌、復移東萊、為良二千石、徊翔久矣、當入為卿寺、乃得遐荒之地、是往也、寧無幾微于其心乎、執先生聞之曰、雲南雖遠在萬里外、然上方有事於安南、吾可忘狄矢四方之志、而負廊廟用我之心耶、意氣慨然、治裝戒行、萊之僚佐及縉紳士咸祖於海山亭、先生曰、諸君何以贈我有作而言者曰、征討之役在吏于兵、吏貪兵驕、績用弗成、今夫雲南珍寶所萃之鄉、吏其土者鮮有不貪、貪則其下不用命矣、雲南之衛兵恒役于斯門、每有調遣必藉土兵、而土兵驕悍殊甚、惟劫掠輜重首級之多寡不計也、得先生往監視之、貪吏必鮮、印綬而宵遁、驕兵必用紀律而獻誠矣、先生曰、鷹隼之搏擊、不若鳳凰之和鳴也、刑法之嚴肅、不若德化之雍容也、長平冠軍之出塞、不若營平之屯田也、伏波之五谿、不若諸葛武侯之七擒七縱也、又有

作而言者曰、西南徼外皆百粵之地、延袤數千里、層山複嶺、危巖穹障、而長溪巨壑、相與聳拔、環迴深窈、莫測、兵士之騎、不得以入、而車不得以逞、蓋無所用其長技、其外又皆炎海也、瀰漫旋繞、颶風晝夜連作、則波濤洶湧、噴薄蕩摩、巨魚水怪、跋扈騰觸、而水軍戰艦、勁弩利劍、皆不暇發、又四時濕涼蒸燠之氣、發作無節、而草木之榮凋、花實率不以時、濕霧鬱嵐、瀕洞膠輻、茫無畔岸、由是瘴癘疾疫、往往中人、蓋南涉敵境、而病者已告半矣、先生曰、此以風土言也、不見黃忠宣公之事乎、忠宣東萊鄉先達也、永樂安南之役、寔以司空掌藩臬事、肇新政、教協贊戎機、內撫外寧、安南之人至今懷之不忘、雖其謀畫勲業載諸國史者、後生承學莫得而窺然、其載于交藩集者、固已家傳而人誦之矣、某雖不敏、請執此以往、北泉生藍某曰、在易有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在書有之、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上文德誕敷、同諸帝舜、而嘉靖中興、侔諸高宗、班師振旅、安南必稽顙闕下、而不待三年有賞矣、先生曰、子之言然、遂書以贈

送周子禎甫學諭轉縣令自即墨赴永明序

閩中丹山水碧雄深秀拔為東南之冠秦漢以來多列仙意猶不足以當之蓋秦以前未通中土也其通中土自漢元封始其人知講學舉進士自貞元中始沿至于有宋中葉人文盛矣龜山得諸伊洛兩夫子載道而南傳諸豫章延平及於考亭兩洙泗之統緒開絕學於無窮由是絃誦之聲閭閻相聞號稱海濱鄒魯逮至我洪武以來人文益盛碩輔名鄉材大夫魁士之屬彬彬乎煥于簡編播于寰宇者中土蓋莫

藍倚御集

卷三

十

之先也某往在京師得接閩之縉紳多矣而泉山見素南澗三林子尤所親炙者其著作勲業匹諸往昔蓋皆私淑考亭者也自被逐東歸聞見益寡離索興懷辛丑之秋周子禎甫以鄉進士來為即墨學諭訪我于大勞山澤中某嘆曰今見吾子宛然三林子之風度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哉禎甫之淑人以白鹿洞規為主言及義理則洞祭繡輿語闢庶務則暢達時宜不專于科舉之學求合矩度而已吾邑嘗乏令撫臺檄周子署其事乃取法同安南康之政不屑

屑於簿書期會催科刑罰也未及太守招延一郡之

雋集于東萊書院聘周子為之師後藩臬招延一省之雋集于湖南書院亦聘周子為之師其朝夕訓迪猶夫在吾庠也門人服之曰夫子真閩中之豪傑得考亭之緒餘矣上官皆具疏薦之曰若周某某者其器可大受也輿論稱允浙藩倅來聘典文衡禎甫辭避人益重之今年夏銓部以周子為永明令捧檄將行諸生劉廷紳輩設俎載酒餞于西郊咸有愜色曰今典故之官預薦剡者必得臺諫之選而夫子乃栖栖于百里何也某曰得失者命也利鈍者時也禎甫炳靈毓秀學道有得蓋安命俟時者也安知廟堂之意不以文學政事試吾禎甫乎且閩之先達若陳尚書山周司業斌陳贊善仲完皆起家鄉舉典教事馴致通顯者也禎甫瞻于詩賦又綽能為古文他日著作勲業必追三林子而名位之通顯又在所不論也諸生釋然曰令甲具有夫子必從此升諸公朝而一時之得失利鈍固夫子之所不屑計也

令君雨詩序

藍倚御集

卷三

十

即墨之鏡稱於三齊舊矣。然今之即墨非古之即墨也。古之即墨在平度之東六十里。隋徙即墨於不其阜虞之間。今之即墨也。東南皆山阜。阜外皆海濤也。西北地下水無所泄。是故一有水旱之虞。高田龜拆。低田淤泥。土瘠民貧。未有甚於今日也。自戊子來。又值有蠡者五年。癸巳自正月至於三月。又不雨。米賈翔湧。物色憔悴。小民皇皇。告急於令。潁張叔子曰。盍為魏羽。雩祀五龍之法乎。令君曰否。盍為董仲舒。閉陽緘陰之法乎。令君曰否。吁嗟乎。是誠在我之人。

藍傳御集

卷三

七

事未修也。敢怨天乎。乃親檢簿書決斷。省遣囹圄中。所禁數百人。乃親發廩庾以貸貧者。至廢常餐。篝燈呼召夜分不倦。唯恐畸人寡婦病翁弱子有一之失。其所民之歡呼。遍於四境矣。四月朔日。乃令僚屬進吏民悉齋于公禁市中。勿殺以教和氣。越四日。禱于山川之神。翼日雨。又越翼日大雨霽。霽不止。速近沾足。禾黍勃興。米價陡落。蓋如戰北而勝。如病危而生。邑之士夫耆庶相謂曰。和氣致祥。觀令君之禱可知矣。在天降甘露。在地生嘉穀。在人稱有年。如執左符。

不約而同。天人之際不爽若此。於乎休哉。乃歌而咏之。授簡于予。予以罪戾被放還山。時有耕鑿之後。於北泉之野。亦方以旱為憂。乃更以雨為慰。詒于衆曰。昔顏魯公為御史決冤獄。而兩人呼曰御史。雨。今張叔子清國圉賑窮困。而兩請呼曰令君。雨何如。衆曰。然。張叔子名某。字某。寧國人。太子少保御史大夫敬亭翁之子也。以廕齒胄。監選入鴻臚典儀。贊謁出為郎官。有譽望於時。少保公筮仕為鹽山令。鹽山之人至今懷之。軒譜相傳。信有自云。

藍傳御集

卷三

七

送希道范先生之雲南序代作

范君希道。擢五井鹽課提舉。余與希道。非一日之雅也。故於其行。不可不贈以言。惟禹貢青州之鹽。雖以為貢。未以為賦也。周官鹽人所掌者。供祭祀賓客膳羞而已。其利則與民共之也。自管夷吾相齊。始作海王之篇。謹正鹽筴。計口賦鹽。渠展之費。得成金萬斤。而齊以富疆。利孔開矣。然是時利未日就於官也。漢武帝時。經賦不足。咸陽孔僅。領鹽鐵事。倡之桑弘羊。和之而鹽鐵之官。掌於大司農。布於郡國矣。後雖有

文學賢良之議而不克罷然是時利猶有遺於民也至唐乾元時置諸道鹽鐵使宋置諸路轉運使而利天下之賦益利居半十倍於唐其法視漢益密矣自是以來法雖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天地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孔不可開一開亦不可閉也雖然益者天地自然之利也盡捐之於民則縱未作資游惰布衣有胸邨國君有吳澤專山澤之饒而威積害生盡屬之官則困於商估奪民日用至有淡食者而公室有近實之害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以供

藍荷御集

卷三

市

軍國之需取之於山澤不猶愈於取之於民乎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易之泰與謙皆曰不富以其鄰小畜則曰富以其鄰夫居之近民所謂鄰也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而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矣三代其泰謙之意乎敬仲其得小畜之意乎希道治易者也監於前古亦熟矣今寄提舉鹽課之任可不慎哉夫法者成憲不可更因時制宜而變通利民則在乎人也故古今之權益者以劃

晏陳恕為首稱余往年曾奉詔專理兩浙鹽事雖盡以為之而民亦未獲其利故今希道之行復申言之希道以為何如

壽李母太孺人八十序代司寇公作

虞人貴德而尚齒夏人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齒之于天下亦重矣乎大理寺丞李君孔教之母封孺人某氏以今正德戊寅歲屈八旬有二而季冬某日維初度之辰時孔教受詔冊封親藩于齊右過家之便龍章鳳節照耀里閭山川

藍荷御集

卷三

十五

草木赫有榮觀綵服登堂捧觴稱壽其鄉之縉紳大夫士咸會于是太平令楊君舜卿謂余曰古之稱福者先壽后富而不言貴今以貴頌人則諛以富頌人則陋惟壽之為頌則義歸于正君子之所得為也然觴觴不足以盡歡幣帛不足以將敬歌舞不足以愉揚惟文字可以稱頌德美蓋令妻壽母詩人頌之聖人有取焉公其圖之余惟孔教之攷贈給事公宗仁與余有塲屋之舊孔教之兄交河令孔昭又兄某同年也余之先世居昌陽武毅將軍公始遷即墨由是

鄉曲之舊兩家世數往還為通家知孺人之德莫予若也。孺人自少而壯而老未始一日廢其紡績之業而於倉困之入、栖柵之養、中饋之治、督視惟謹、不以其身之貴忘其勤、家之富易其儉、而少縱焉、首飾服御、樸而不華、有尚古荆布之風、準其相給事公於黎陽門、無私謁、號稱賢配、倦倦于教子、不憚勞費、二子與十年之間、兩登高科、孔教官給事時迎養于京師、官大理時迎養于留都、而朝夕之訓、勵孔教者、益力、誦稱賢母、夫好德錫福、箕嘯所陳、王贊黃流、著于詩、雅蓋言福之錫于君、昇于天者、必安私淑善之人人不可以倖致也、太孺人被龍章奎畫之褒、膺翟冠霞帔之服、黃髮兒齒、清健康裕、歸然于北堂、有孫男若干人、環侍膝下、兢爽玉立、家庭內外、肅如雍如、皆世之所難得者、而太夫人不以貴自高、以富自恃、以婦業母功之過于人自足、則傳所稱歸極必嚮之五福、而黃流不註于瓦缶者、非是之謂歟、矧孔教春秋鼎盛、清才妙器、表表一時、位益進、則功名益懋、功名益懋、則慈訓之名益彰、慈訓彰、則太孺人之心益樂、心

藍侍御集

卷三

七

藍侍御集卷之三終

藍侍御集

卷三

十七

益樂不知歲月之更也、則壽益高、由八十以馴至于百歲、使里閭之觀者、歆慕聞者、興起有所觀法焉、豈特一家之慶而已哉、

藍侍御集

木

明即墨藍田王甫撰

明即墨黃嘉善

明長洲張獻翼同校選

卷之四

記

新開膠州馬濠記

齊之東青登萊三郡皆海瀕也海運之罷百二十餘年矣先時丘文莊公及藍侍郎公論列海運皆不果

藍侍御集

卷四

行議者惜之嘉靖乙未巡海憲使王公建行臺于萊練兵糾吏既肅且寧興廢沅滯巨細畢覃乃按郡邑稽閱圖誌訪膠萊新河之故跡以及于馬濠口嗟乎齊人之窮困我知之矣蓋舟楫不通故耳父老進曰昔在有元專仰海運以靈山之東浮山勞山北至于成山西至于九臯大洋之險乃議開膠萊新河南自麻灣北至海倉三百餘里出北海以避之然浮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相接百數十里石礁林立橫據大洋若橋梁然猶為險阻薛島之西十里許連海涯處

有平岡焉曰馬濠者南北幾五里元人嘗鑿之遇石而罷今若鑿馬濠以抵麻灣濟新河以出北海則舟楫可通吾儕之窮困庶其可濟乎公曰然又詢諸鄉大夫士皆如父老言公南登瑯琊臺觀之見沿涯海溜宛如素練縈轉紆迴北至馬濠而止父老曰海濬者舊運道也爰以其議請于撫臺及察院下其議于藩臬皆曰巡海之議是也乃檄公成之公慮財計徒將舉斯役時有妬能忌功者飛語騰謗波湧風起不可遏止或以蜚蜚之後度積空矣公曰用取諸贖金而費不敢飲于民也或以餓羣之餘筋力耗矣公曰募民以顧役而陰以寓夫賑恤也或以濠中皆石不可鑿矣公曰獨不見李冰之鑿離碓乎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人可與樂成難于慮始苟足于國而裕于民吾雖獲謗亦何悔之有乃下令顧役民皆樂趨選文武將士之有才力者以督其成程以備其器用公復戾止相形度勢去元人之舊跡少西七丈許開之其始也土石相半其下則皆石也立法以示懲而厚犒以勸勞春鍾雲動鍾鑿雷奔決壅

斬莽取彼巨石焚以烈火沃以水潦摧堅破頑化為
灰燼力不告殘形不知疲而石渠成矣蓋經始于丁
酉正月之二十二日畢于四月二十二日鑿石成渠
者一千三百餘步濬南北之灘磧二千五百餘步潮
汐日至濬以木椿其為闊六丈餘其為梁半之海波
流入宛若天成地烈有神明陰相之者是日也召淮
舟適至乃率文武將士卓午登舟自濠南灘而入島
嶼環抱中夾一水廣如湖潭南風徐來波濤不驚帆
檣載張舟師鼓柁旌旗飛揚鼓吹振作北至于膠州

董侍御集

卷四

主

又東至麻灣入于新河陳村而止日尚未曛蓋已百
五十餘里矣老稚婦孺扶携來觀者皆呼忭曰余百
年而未見也自茲南北商賈舳舻絡繹往來不絕百
貨駢集貿遷有無遠邇獲利矣撫臺聞焉濠之開也
屢行褒嘉具疏薦公而復以濬新河之役責成于公
焉父老曰公之鑿馬濠也出于昔人之所難而成于
今日之獨易在力斷浮議之非而堅持永逸之利耳
由是安不忘危河漕阻溢而丘公江淮海運之說可
試也易鹽輸布鹽賤如土而監公膠東運鹽之說可

行也斗粟十錢豐年亦饑而粟米之征可運于京師
也嗚呼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天有迅變然人力
亦可以勝之也但官成若急而交承者譏事之可以
為而莫為之者多矣余為水裁公之治水澤底當時
而功垂來世余為守相伯仲也敢假詞刻石以志
不忘俟新河之成自有太史氏紀于河渠書公名獻
字惟臣陝之咸陽人登癸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擢山
東按察副使斯役也綱維于上者巡撫都御史蔡公
經胡公績宗巡按御史張公鵬李公松周公缺文武

董侍御集

卷四

中

將士若萊州府同知陳諫武舉千戶周魯指揮王璽
程文柳碧朱繼祖劉琦皆督功有勞者附書于後

登州總督備倭帥府廳題名記

登州故岬夷之境也三面距海為京東杆屏東海之
東有島夷焉曰日本國在漢曰倭奴至于有唐自惡
其名更曰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或曰日本乃小
國為倭所併故冒其名云島夷之地為國者無慮百
數北起拘邪韓南至邪馬臺旁又有夷洲府嶼皆倭
種也附庸于倭是故倭之強悍東夷莫敵焉倭奴稍

知文字賦性很狡狴習波濤若鳬鴈然艤巨艦乘風張帆瞬息之間百有餘里其戰具有鎧甲有戈矛劍戟鋸鋒淬鏑天下無利鐵焉昔者有元東征舟師十萬棄于平臺島得生還者三人耳是雖元之佳兵不祥而亦倭之恃險善戰也厥後航海報怨燔燬城郭抄掠民庶瀕海而南自青營以及吳越閩廣皆罹其荼毒云我高廟之逐元氏華夷咸臣倭豈入貢矣後胡惟庸之不軌也倭寔陰預其謀遂拒絕之載于祖訓者可考也是以沿海之區設諸衛所屯兵

藍借御集

卷甲

五

防禦至於文廟入繼大統倭復入貢夫拒之者討逆之威也納之者懷遠之恩也恩威並施廟謨弘深矣永樂戊戌乃立帥府于登州新城新城者新開海口也宋人之刀魚寨寔為禦倭之要衝乃命都督衛青來鎮守而協守則都督李凱賜以璽書符驗佩以關防以節制衛所及三營諸軍事成化丙申命都指揮高通來改總督備倭至今仍之嘉靖乙巳臨清衛指揮使王氏子承大司馬荐之曰若子承者可當一面之寄也擢都指揮僉事建牙于登乃考昔効往據

藍借御集

卷四

木

迹詢故嘆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此之謂也然自開府以來上下幾百七十年當時寄者已數十人名氏漫無記載日月于征流風漸邈多至湮沒不傳于是稽諸曆牒得以往來者一人以都督僉事來者三人以都指揮使來者一人以都指揮僉事來者六人以署都指揮僉事來者十二人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來者七人其銜之列于督府都司雖異其名之為鎮守總督雖殊而其備倭之責任則同也乃采其名氏錄其里址次其爵位并歷履歲月之槩勒諸珉樹諸厓左以昭垂永久介武舉千戶施禮來問記于予予曰公署題名非古也其昉于有唐諸署之壁記乎至于有宋諸署之題名記則刻之石矣我朝中外諸署咸刻題名記獨登之帥府未之有也夫記者所以彰善而不黨指惡而不誣鍊神示人不朽之義也夫何居位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位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於地矣予嘗詢諸老兵言帥於登能惜士如子而得其心者前有衛宣城後有徐永康而已至今有畫像在兵家飲食祀之徧詢諸帥或不

能及二公而亦有自放不檢不堪傳說者吁可畏哉
夫諸衛之兵困于分番三營之兵困于役使而有司
之餽餉在在告乏由是近者潛匿遠者逃避而行伍
尺籍空名鮮食長顧却慮者之所寒心也近者笑未
倭奴入寇寧經震驚此殷鑒也萬一有之何以取劉
廣寧之捷乎勢有不可仍而機有不可緩者此則總
督者之責而非草塋病廢者之所敢聞也王都閫氏
之來申戰陣之法而習蒐狩之禮師律既和軍容丕
肅君子曰王氏之子慕宣城永康之風矣帥府題名
藍侍御集 卷四 七

城即墨營記

即墨未有營也。有之自宣德己酉始。在縣治之北十
里。海濱諸衛之兵分番于京師。乃選步騎之精者千
有二百人。將領之才者二人。常屯于營。防禦倭夷之
出沒。而盜賊之竊發者。亦責成之。營未有城也。有之
自張文博始。正德甲戌。文博來總營事。具疏于都臺
于察院。曰。正德初。承平恬嬉。不虞之禍。始于河北。賊
有十八騎耳。剽奪行旅。侵犯村落。後有烏合幾百人。

由北海之濱而東。庚午歲暮。首破高寨。留十有七日。
隣境皆周聞知。及其去也。劫而從之者幾千人。乃破
離破昌邑。破平度。殺戮益慘。東萊之境。城不破者惟
膠與即墨耳。壬申三月二十七日。賊擁衆幾萬人來
攻即墨營。官兵甫成列于營之西。賊張兩翼突之。而
將領李勲死。楊繼宗逃。官兵大潰。死者過半。遂焚
營壘而南。時縣城南築完。其隍三面引溪水浸之。賊
乘勝來固。以為破在頃刻耳。高尹信道率僚佐士民
登城拒守。矢石交下。賊不敢近。東門射其首朱傳死。

藍侍御集

卷四

八

賊乃喪氣解圍而北。破萊陽矣。夫營之所以破者。壘
垣及肩。無可屏蔽耳。縣之所以保者。城高池深。我逸
彼勞耳。思患預防。營請城之。若築營城與縣城南。北
相望。如昔人夾寨之制。則彼此應援。倭夷聞之。亦被
膽遠避矣。臺院以其疏下藩臬。臬皆曰。張總管
之疏可允矣。遂以命文博。乃朝夕臨視。隅方而準平
其方以里計者四為門者三。高厚合度。士卒爭奮。不
三閱月而告完。望之巍然。屹若石壁。可為萬功矣。後
察院來閱。嘆曰。若張總管者。謀慮宏深。可勞也。檄有

司具羊酒文綺禮之嘉靖己酉文博之嗣子元功繼總營事請于北泉子曰昔人之制因革皆托之文字有為廳壁記有為題名記先將軍築城之後敢請于子余辭又請曰城即墨者高信道也子為作銘先將軍敢援此例余乃取文博請城之疏為之記俾刻于石文博名某姓張氏其先山後人昭勇將軍大嵩衛指揮使元功名某既世其祿又世其官議者以為不愧其先元功又稽諸往牒先後來總營事者得指揮使九人同知六人僉事十有九人千戶四人悉書其

藍侍御集

卷四

九

姓名爵里刻諸石陰觀者按而考之曰此死于王事者此膺薦剡而遷者此罷免者此謫戍于邊者亦足為後之勸懲云

潛山縣宗丞祠記

先司寇公命作

宗公諱信字誠之東萊之平度人成化庚寅來丞于潛山其操廉其事慎其功勤集以和處其僚以恭事其上而以仁撫綏其民人頻年之流離竄逐者聞之而歸公遂復豪民所侵官壩百餘畝甃為通衢民比皆受壓而居治之西南田高阜無水小旱輒龜拆公率

民鑿河五十餘里分引吳塘水以灌田凡五萬餘畝民咸有秋賦稅給足俯仰無累皆曰嗚呼生我者父母也活我者宗丞也公知民可使乃度木戒工一新廟學大成殿甫成而公卒矣蓋成化己未十月也野人婦子皆失聲而哭曰嗚呼天胡不使活我者而活我乎相率立祠塑像春秋享之私治癸丑春余承乏于茲謁公之祠見卑濕狹隘弗稱報享乃卜地于治之西高明壇壝奠民皆欣然趨事建宇若干楹而塑公之像于中為一門若干楹垣覆以瓦置守祠戶一人

藍侍御集

卷四

十

經始于私治甲寅六月落成于八月望日余率僚屬以牲醴告神父老有至泣下者嗚呼先王之典有功于民則祀之漢羹鬲侯劉信守舒城之日作三堰灌田二萬頃民到于今祀之若公之水利匪直一世之利寔萬世之功也蓋廢幾乎羹鬲矣藝政樹德則又過之公可謂有功于民矣廟世紀之宜也謹刻此石於祠之左以告后之來斯者

勞山巨峯白雲洞記

即墨之東南百里皆山焉山之大者曰勞山勞山之

群峯其最高者曰巨峯。巨峯之巔有洞焉。曰白雲洞。深而明。旁有水泉。可引以漱濯。甲于巨峯。雖當晴晝。雲氣翳鬱。則咫尺不可辨。頃刻變幻。則又漠然不知其所之矣。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非神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登也。緣崖攀蘿。崎嶇數十里。非有泉石之癖者。亦不能至也。北泉山人。薄游海上。南訪胸山。登瑯瑤臺。北觀之果山。雄秀突兀。皆未有若勞山者也。齊記曰。太山雖云高。不如東海勞。是勞山之高。高如太岳矣。然勞山僻在海隅。名未聞于天下。而胸山瑯瑤

藍侍御集

卷四

十一

瑤之界。以秦皇之游覽也。人人知之。嗚呼。山之見知與不見知。而亦有幸不幸存焉。山川且然。而況于人乎。道人張某得白雲洞。曰是與入境隔異。直可以傍日月而依星辰矣。非玄武之神不足以當之也。乃于其中奉事玄武。而自居其旁。學鍊形之術焉。嘉靖壬午秋。北泉山人登巨峯之巔。而望焉。面各數百里。海濤蜃氣起伏。洶湧而島嶼出于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旦夕萬狀。連峯有無遠邇。環遶村墟城郭。隱隱可指數。神觀蕭爽。非世人耳目所嘗見聞者也。夜宿洞

中。援筆題於石曰。居白雲洞者。自張某始也。李誦仙詩曰。我昔東海上。勞山食紫霞。嗚呼。安得斷棄家事。而喰霞洞中。彈琴鼓缶。以詠屈子遠游之篇也哉。顧今有所未暇。聊記于此。以志自愧云。

瞻日樓記

瞻日樓者。寧國張氏養親之樓也。張恭政公為刑部郎中。日養其父武畧公。其母錢宜人。始築樓。居名曰瞻日。武畧公曰。汝為法官。能伸人即伸我也。羞枉人即枉我也。恭政公曰。唯行之終身。恭政公之孫曰少保公。為監察御史。日養其母李夫人。復築樓。居仍名曰瞻日。李夫人嘗誦武畧公之訓。以訓之後。為中丞。為廷尉。為司寇。以至御史大夫。治獄仁恕。聞于天下。少保公之伯子維清。仲子維禎。皆鄉進士也。養其母邢夫人。復築樓。居亦名曰瞻日。邢夫人嘗曰。汝之大父及汝父。世官執法。皆有陰德。在人繼志。述事。改革其念之。其叔子維藩。自鴻臚出。尹即墨。季子維立。來省其兄。時某放歸。于塾。維清以書來屬某作瞻日樓記。某惟我司寇公與少保公同舉進士。同為御史。

藍侍御集

卷四

十一

後又同為九卿某少常侍少保公而又與維清伯仲
同試于禮闈乃言曰德盛者澤遠善積者慶長昔在
有漢于公高大其門閭使容駟馬高蓋車且曰吾治
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已而其子定國為丞相封
西平侯其孫永為御史大夫嗣侯者三世虞經曰吾
治獄庶幾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其孫翊
曰升卿翊後官至尚書令曾孫恭為上黨太守夫子
公郡決曹耳虞經郡獄吏耳孰與張氏兩世執邦國
之憲持天下之平乎是故瞻日之樓叅政公始建于

畫齋御集

卷四

十一

南都之太平街在永樂中少保公再建于北都之長
安街在弘治初維清三建于寧國之天門山在嘉靖
中祖孫四世歷年百餘而輪奐之美常如新焉張氏
之世德可徵矣夫秩秩斯干咏于小雅而下館新宮
奏于燕禮古之人重宮室者所以上續妣祖之業下
開子孫之祥也予嘗見世有崛起之家其高樓曲榭
華堂邃宇聲勢氣焰雖烜赫震于一時然不一二世
即磨滅消盡祇見其頽垣廢址皆野草荒烟所迷而
已視張氏之樓為何如哉少保公晚登亞相乃累贈

大父及父如其官階而閥閱益大顯伯仲又皆有俊
才嚮用于世蓋未可涯也始叅政公之子以武功有
世祿于京衛少保公京產也正德中省先墓于敬亭
營茔表而老焉歐陽叅政之居穎而不歸于龐岡蘇
學士之居宜興不歸于老泉桑梓之憾議者不能無
之若少保公者畫錦南還視歐蘇為有光矣在小宛
有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叅政公以之在車牽有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少保公以之在既醉有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維清伯仲以之

畫齋御集

卷四

十一

東嶽廟重修記

予邑南鄉折巷而東數步有東嶽行祠莫究其辨惟
有成化五年重修碑在正殿少憊弟國新之繪塑孔
塵弟園龕之重門壯觀弟困植之若有聖母祠在殿
之良闢君祠在殿之乾殊失制度歲久傾頽肖像無
真于子朴等見而嘆曰此其我邑之崇奉我謀諸眾
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况非淫祠乎蓋飾而正之遂
鳩工于庚戌年之始移聖母祠在殿之後以為寢宮
四楹闢君祠在殿之前列為兩廊各四楹規矩適協

垣墉永固、瞻者敬發、參者善思、土木金碧之壯、實如
晦而明矣、工完於壬戌之春、夫天下之山、總屬於崑
崙、障我三齊而不支其脉者、其為東嶽、虜又以天地
出入之權、付之於震、稱曰岱宗、史載孔子云、登封者
七十餘君、是以廣後世封禪之典、王者且爾、况我邑
人之祈祐乎、禮曰、能禦災、旱則祀之、及日月星辰、山
川、凡有益於人者、都與祀典、若此廟者、更何如哉、夫
陰陽者、天地之喜怒也、好陽惡陰、神實體之、善惡者
死生之權輿也、福善禍淫、神實職之、必感應如響、則
血食斯宜、不然、何異於莘之田、楚之巫、執衆因告成
卜、吉獻牲禮、華俎豆、樂備笙鏞、神之聽之、默錫以和
平之福、有報有珥、明期為豐穰之區、君乘三車、鞭青
龍、載靈旗、馭清風、儼鑒兎首、孤葉之誠、衆心其為慰
哉、嘻、期傳不傳、用備衷情、既書以鐵筆、仍勒以堅珉
凡有力於斯舉者、俱列名於碑陰、以俟後君子之仍
葺云、

興唐寺半間廡記

余幼時讀李太白詩、已知興唐寺之名、成化丁巳冬

舊唐集

卷四

十五

舊唐集

卷中

一

從大人官婆源始遊興唐崎、拔奇、厲高、數千、仍勢若
壓屋、然者、碎月、灘環、其前、溪水、極清、每深、潭下、石子
細、魚、皆可、枚數、道出、新安、涉練、溪而、西、見、棲觀、飛出
于、枿木、高松、中、僕夫、告余、曰、興唐也、乃、步入、寺、見、浮
屠師、太愚、予、訊之、曰、寺、創于、唐、至、德、中、有、三十六、院
甚、宏、麗、今、所、存、惟、十、而已、若、祥所、居者、太平、院也、因
導予、縱觀、峯巒、巖壑、襟帶、左右、披雲、峯之下、碎月、灘
其、東、曰、問政、則、聶師、道、辟、教之、居、廬、其、東、曰、紫陽、則
許宣平、負薪、行吟之、所、常往、來、其、北、曰、黃山、則、容成
子、浮丘、翁、曹既、諸仙人、舍丹之、遺跡、尚有、存者、其、西
曰、靈山、上有、靈壇、產神、芝、異草、人所、不敢、犯者、俯、瞰
群、城、門、堞、秩如、市井、鱗、舞、鳥、道、縈、紆于、山谷、中、真若
畫圖、乃、恨、太白、詩、未、有、能、盡之、也、弘治、癸丑、秋、余、下
第、遊、江南、太愚、招予、復遊、興唐、林木、益、茂、厚、而、庭宇
益、潔、烟霞、出沒、朝夕、萬狀、信、宿而、返、然、興唐之、夢、常
往來、於、中、宵也、癸亥、夏、太愚、見余、于、都下、大愚、曰、院
近、毀于、火、縮衣、食費、以、粗布、成、而、別、構、一、軒、雅士、逸
客之、來、遊、悉、留、以、詩集、而、成、卷、榜曰、半間廡、先生、為

我記之于漫應之太愚將歸竟不予捨予嘗聞司馬子長時覽徧天下而求古今之迹心竊慕之顧以多病而未之能也抑蔡陽者朱太史公之書屋在焉而晦菴夫子之所從出者也新安為今日之涖泗山林中士豈無聞其風而興者余之所願訪而不可必得也他日如或一遂此志而所謂半間處者當為子賦詩太愚名太祥嘗為郡都綱云

五龍廟禱雨重修記

正德九年秋八月不雨至於冬十又二月不雪陂澤

藍侍御集

卷四

十七

既竭源泉不通農氏惶惶告病高密吳侯憂之反躬內訟蔬食宿于外乃率僚屬父老露跪往禱于五龍之神曰吏而食于斯者視民之病而不能救固吏之羞也神而血食于斯者視民之病而不之救亦神之羞也神以予吏于斯弗能有為反有病於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于予之身足矣不當波及於斯民也禱畢而雨繼以雪盈尺侯曰神之德不可忘也捐俸石工撤廟之舊而新之中為堂三間以奉神翼之以左右廟各三間前為門者一間環護以垣經始于

十又一年春三月至于冬十月皆神落成十又二年夏四月至于六月不雨民告病益急侯率僚屬父老禱于神如昔時禱畢大雨父老咸曰吾邑數十年來未見有令如此憂民者如此敬神者亦未見有禱雨得如此響答者侯之德不可忘也請刻諸麗牲之碑侯曰神之所以荅予者非所以勸余也乃所以勸凡為吏者以憂民為心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為予私哉父老乃遣使來請文嗚呼旱天數也禱人事也以人事回天數豈易易哉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雨

藍侍御集

卷四

十八

善其有志於民也雲禮父廢識者傷之而寧風旱逆時雨之責寄與縉黃之流縉黃之流何足以通神明也侯之禱也雖非雪禮之舊然周禮曰索鬼神禱曰廢神不舉五龍之祠亦義之起也禮之變也於變之中而有憂民之誠積誠之至則天順成之矣蓋天心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旱虐豈使之無子遺哉侯之歸德于神也其言仁父老之歸德于侯也其言義余采父老之言而記侯之事以見善雨者能閔雨也此春秋之義是宜刻諸石以告嗣為吏于茲

者侯名魯字宗道河南固始縣人起家鄉貢進士授
高密縣知縣云

藍侍御集卷之四終

藍侍御集

卷四

十九



藍侍御集

明即墨藍田王甫撰

明即墨黃嘉善

明長洲張獻翼同校選

卷之五

傳

載軒子小傳

楊仲子性冲雅蕭曠厭處市廛間乃卜居于南山之麓溪水之陽築土成臺高尋丈上結茅屋四楹咏詩

藍侍御集

卷五

一

讀書偃仰其中名之曰載軒朋傳因名之曰載軒居士仲子大笑曰是善名我由是書疏往來亦因以此代名蓋用華陽隱居例云載軒居士葛巾芒鞋被服等寒士然喜飲酒常躬耕種黍數十畝荷鋤自耘之獲黍數十石命家人釀酒酒熟乃又大笑曰可以度朝夕矣每有過訪者輒留之飲談茶鼓琴唱和詩數十篇露頂蓬髮大酌更飲不醉不已人或以酒招之載軒亦輒往飲飲亦輒醉醉亦輒卧其側或強起之亦不辭或醉不能歸亦輒止宿焉率意任情不以世

務嬰心人謂其類五柳先生云尤喜方外之士羽客
禪衲聞載軒名者輒累累相訪載軒輒與之談服食
養生導氣之術窮極玄奧尤不喜見俗人遇輒舍去
也每風日佳時狂歌徒步或登二勞山巔或觀渤澥
潮汐上下指雇青丘裹乾饌絮酒坐卧林窵數日忘
歸又大笑曰吾何日得縱遊五岳以償夙願也人又
皆曰竹林七賢之流也載軒為文落筆千萬言奇氣
橫發不可遏止然數躋于文場載軒子無喜怒之色
嘗自嘆曰晉敬仲樂毅諸葛孔明王畧明彼何人也

藍侍御集

卷五

二

而不得與之遊其亦命也夫胸次耿耿洞視古今時
人蓋未之識載軒軒中畜群經子史集數千卷北泉
訪之徃復問難指摘考訂載軒子大笑曰博而寡要
問曰其要云何答曰吾聞諸瀟溪夫子文以載道北
泉嘆曰吾子之所謂載者載是矣遂作載軒子小傳

補王嬙小傳

王嬙字昭君齊國王穰女也一云歸州秭陽人晉人
避司馬昭諱故稱明妃端正閑麗未嘗窺門戶穰以
其有異於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

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后宮嘗
然不出以上出樂府詩集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
圖其形察圖召幸官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
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
不得見以上出西京雜記元丰匈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
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加黃龍時單于自言願
婿漢氏以為親帝乃按圖以良家子王嬙賜單于報
漢以白璧一雙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
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以上

藍侍御集

卷五

三

出漢及去召見盛飾而至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
止閑雅帝悔之為名籍已定方重信于外國故不復
更人乃窮按其事實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
老少得其真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京師畫工於是
益稀單于號昭君旦聞胡閼氏生一男曰伊屠智牙
師為右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元年死子雕
陶莫皋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昭君謂曰為胡者妻
母為素者更娶復株累若鞮單于曰欲作胡禮乃妻
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有註小女為當于

居次樂府解題曰吞藥而死者妄也平帝初令遣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有傳甚厚死埋於胡地上獨青故號青塚

藍氏三仙小傳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鞵。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鞵。踏歌曰。踏

藍采和

卷五

中

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疑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游天下。人有為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鞵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鞵衫等旋亦失亡。

藍方

養素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人也。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肌若截膏。眉目疎遠。唇若積朱。齒如排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歡心。或醉游旗亭。遇廢人乞於道。踞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拯救疾苦。宋仁宗聞先生之名。特詔上殿。賜座及賜茶藥。館於芳林園。未幾告去。賜號養素先生。住南岳招仙觀。學士賈昌朝贈詩云。聖澤濃霑隱逸身。直裝宜用葛為巾。

藍采和

卷五

五

祝融峰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飛三結子。不知印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跪後人。先生和云。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緇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會錦鱗。元府烏雞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吾公倪若為同志。續有壺天兩箇人。弟子陳通叟。問無功行。即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之為功行。恐人知之。今之為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卒無所成就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牖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詢之。先

生曰。吾師劉道君。行兩過此。留話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餐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今人時復見之。一云。朝議郎宜春李觀。游南岳。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簍。持釘鉸具者。謂曰。子非李觀。往南岳見藍養素乎。觀曰。然。如此則煩子寄一信於藍公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遂長揖而去。觀行數里。怏怏不快。因思此人。既知予姓名。又知予。

藍養素

卷五

六

心事。且言不類俗。因往求之。不復得矣。至南岳見養素。具述所言。養素大驚曰。其人肩間有白痣乎。觀曰。有之。養素嘆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因撫掌大笑。惟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養素無異。直上衝霄。而養素已逝矣。觀焚香嘆息而退。今岳山長笑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也。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

年十二。已能為詩詞。有相者謂陳氏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為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為。乃所願則輕舉爾。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以長年無疾。留歲餘。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真氣啞活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汚吾瓜。當於水中漱爾。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有瓜皮。

藍養素

卷五

七

浮出水面。訖迹儼然。至夜不出。子野往候其邸。則鼾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子野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轡后游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不久上升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翕翕。躍而上升。仙鶴成羣。自南來。起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

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壙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云。英州人鄭總作傳：一云喬舉進士不第，乃隱於霍山，常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史足生涯。春深帶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升而去，後有人見之于洛陽。

張三丰真人小傳

三丰真人張氏名全，一字玄玄，其號曰三丰。或又號曰落鬼，或曰留文成侯之苗裔云。身長七尺，丰姿魁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中作一髻，手中

藍倩御集

卷五

八

執方尺，寒暑惟一袖一簾笠，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三五日一食，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經書一覽即成誦，不忘。或處窮山，或游市井，或日行千里，嬉嬉自如。傍若無人，有請益者，終日不答一語。及至議論三教經書，則絡繹不絕，每吐辭發語，專以道德仁義忠孝為本，無虛誕禍福欺誑于人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事皆有先見之理，應顯莫測。人咸以神仙稱之。洪武初入武當山，遍歷諸峰，披奇覽勝，脩煉于天柱峰西南清微妙代岩，嘗語耆舊云：此山異日必大

興也。時五龍南岳紫霄俱假于兵，三丰去荆榛拾瓦礫粗創之，乃命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岩，劉古泉、楊善澄住紫霄，又卜展旗峯北，陸結廬曰遇真宮。庵前有古木五株，三丰獨栖其下，久則猛獸不據，櫻鳥不搏，人皆異之。又卜望仙臺之左結廬曰會仙館。語弟子周真德曰：爾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子也。洪武庚午拂袖而去，形迹杳然。幸未朝廷遣三山高道使于四方，清理道教，高皇帝曰：有張玄玄者可請來，竟不之遇。後居寶雞縣之東金臺觀，祭酉

藍倩御集

卷五

九

九月二十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楊執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獻王。登大邑縣鶴鳴山，往來者半年，又入武當或游震鄧間。永樂丁亥正月初六日，文皇帝慕三丰至道，遣行在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司攝監太監朱祥致香奉書於名山洞府訪求。三丰來朝，壬辰二月初十日御製書曰：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賢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熒等巡遊天下，雖窮鄉下邑，軌跡無所不到，在湖廣間，寂久丙申秋還朝，熒等內艱乞終制，不許尋進，禮部左侍郎丁酉復巡江浙諸州，癸卯復自均襄還朝，然三丰竟不得見也。文皇帝又嘗賜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制曰：朕敬慕真仙張三丰老師道德崇高，虛化玄妙，超越萬有，冠絕古今，願見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書求之四方，積有年

虛傳御集

卷五

十

歲迄今未至，朕聞武當遇真庵實真仙老師鶴馭所游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欽慕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聞。朕將卜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致宜盡力，以成協相之功。欽哉。又嘗賜碧雲詩曰：福地洞天游，歡偏適。選下土，蟠虬螭。若遇真仙張有道，為言佇俟長相思。又嘗教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江昕禮部尚書金紀工部侍郎郭進等率領官軍夫匠三十餘萬，修建過真宮名曰玄天玉虛宮，建天柱峯大頂金殿石垣名

曰太岳太和宮，建五龍宮名曰興聖五龍宮，建紫霄宮名曰太玄紫霄宮，建南岩宮名曰大聖南岩宮，建會仙館為遇真宮，建妙化岩為清微宮，皆命官鑄印司之。玄風大振，果符三丰之言云：天順己卯四月十三日，睿皇帝制曰：朕惟仙風道骨，得天地之真元秘典，靈文集陰陽之正氣，願長生久視之術，成超凡入聖之功，曠世一逢，奇踪罕見。爾真仙張三丰芳姿穎異，雅志孤高，存想專精，煉修堅定，得仙籙之寶訣，餌金鼎之靈膏，是以名隸丹臺，神遊玄圃，去來倏忽，豈但煙霞之栖隱，顯渺茫實同造化之妙茲特贈爾為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以示褒崇。於戲脫形不老，永為物外之逍遙，抱道絕倫，益動園中之景慕。尚期指要式惠來英。

虛傳御集

卷五

十一

墓銘

兵部右侍郎王君墓志銘代作

公諱倬，字用檢，七歲受小學于清江，即張素庵長受詩于郎中吳西溪。辛卯領鄉薦，戊戌登進士第，除山陰縣知縣。民有死于虎者，或以誣某公力辨得伸。春

幾坐外艱去哀毀幾死太守以官舟僕遣公辭曰我罪人也其何敢勞蒙後除余干縣縣民健訟繫獄五百餘人公剖決如流。圖圉頓空。有張李二爭湖百餘頃引証至千人訟不決者蓋四十年而人之瘼死者半矣公親視其田以數言判之而爭遂定余與殺柴氏兄弟子久不情伏公廉知之曰非汝殺柴氏子何為竊其尸及檢尸尸果失與乃伏誅賴賊殺信豐尹巡撫都御史檄公捕之賊據險為柵設木石為備不可仰攻公夜聚羊千餘頭山下縱火鼓噪惑之賊以

書傳御集

卷五

十一

為兵也校木石殆盡黎明乃進兵破之而俘其黨坐內艱去復除蘭溪縣縣有豪猾朱郭鄭三氏為最聞風屏迹盜之竊伏者皆捕獲之民有逋租繫禁久者公請于朝釋其過半者而餘令在外以漸償之已卯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時文選即貪甚公首劾罷之繼以災異示警又劾罷方面官二十七人執政五人中官楊某驕橫笞辱朝士公力劾而奪其官平江伯陳某帥師北征公上疏曰某庸才也豈堪大將乎後果敗壬戌擢貴州按察副使時新平米魯之亂公

嚴飾武備衆始帖然土官阿偉恃險不出公使人問之即趨見公曰我今撫公也未幾改廣東瓊州兵備黎賊復畔公分兵扼其要路賊每潛入必擒獲之賊悞請以前所擄男婦來贖許之崖州千家村賊亦叛公伺其怠夜率兵五千襲之連破數村賊乞降乃析三大村為數十小村以殺其勢瓊土以寧公絕口不言署按察司事繫獄者七百餘人未踰月悉判決之稽考諸司庫藏銖兩無隱得銀捌拾餘萬兩罪其奸匿者九百餘人已已陞雲南按察使時部院所下案

書傳御集

卷五

十三

贖七百餘種公晝夜閱之三月事悉完擢廣西右布政使臨賀賊叛總督都御史檄公征之俘馘甚衆逃匿山谷者總督欲殲焉公曰不可遣人以禍福諭之賊果出降捷聞賜白金文綺全州賊殺千戶後帥兵平之辛未轉四川左布政使嘗山賊將犯成都鎮守譏焚城外民居公曰是益張賊威耳仍洞開四門以數萬人營城下賊乃遁去時討賊兵十餘萬郡縣役人運糧疫死者太半公悉縱遣之發公帑銀六萬兩增價糴米而分貯之民力稍舒兵食亦足癸酉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北畿時歲大侵公乞通州餘米十萬石賑之又益以勸諭銀貳萬兩全活者甚衆修築邊牆四百餘里事聞加二品俸虜殺參將公帥兵討之駐于馬蘭峪公曰虜必乘吾虛東入也乃選精騎四千伏于山下虜果自東入伏起虜大敗獲聞璽書獎勞賜白金文綺巡關御史欲以退縮法誅指揮十七人公曰未經督遣何為退縮十七人由是得免乙亥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戎務修明先是六七年中具疏十三上求去不允至是又上三疏始得允給

藍侍御集

卷五

十四

驛以歸公之兄求析居公以先業讓之作家廟治祭器割田千畝為義庄手寫約授之宗子俾世世掌之曰吾之為此者所以成祖宗之德而終吾伯氏即中之志也公榜所居室曰質菴讀書其中因自號曰質菴翁貴州瓊州人皆為公立生祠春秋祠祀可以觀公之德矣惟王姬姓周太子晉之後以王氏為氏代有聞者至晉光祿大夫覽丞相導自瑯琊還江東而族益大至周明州衛推仁鎬遷分水至宋潛貢進士遷崑山又八世至琳公之大父也至輅公之父也皆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太母石氏母張氏皆贈淑人元配贈淑人繼配封孺人再繼封淑人皆陳氏也子男二長愔國子生次忬女三長適大名府通判葉夢謀次適盛有成次適國子生史斌金孫男三世德官生次某女三長適周允元餘在室公生以正統丁卯六月六日卒以正德辛巳三月九日葬于某山之原以某年某月某日公之子愔泣曰先公神道有碑制也墓有銘古道也公與先公寔同僚案知先公者莫公若公其哀而銘之先公為不死矣

藍侍御集

卷五

十五

余曰諾乃按毛宗伯三江所撰狀而作銘曰惟彼姑蘇葉氏文莊位不上卿吾道之窮王公晚出道與之同更三縣而歷五藩登臺憲而參本兵踰四十年公已成翁乃拜二十疏乞退以全其躬天耶人耶九原有封我為作銘以永令名

明故武畧將軍錦衣衛千戶劉府君墓誌銘

武畧將軍錦衣衛副千戶劉府君以正德丁卯十月十有六日卒于家其年十二月某日葬于邠州城西之南山從少保公賜兆禮也至嘉靖乙酉季秋甥監

察御史藍某奉 詔按隴右河西道出于卯拜我外
舅之墓其子孟延泣而請曰先君力為善而不獲顯
于當世今其葬數年未得銘文後世有見焉唯吾子
其圖之嗟乎某不及識舅氏矣然舅氏之世則聞其
大畧矣乃序之劉氏故邠州人累贈資政大夫工部
尚書諱文貴於府君為曾祖封兵科給事中累贈資
政大夫工部尚書諱諒於府君為祖曾祖母景氏祖
母盧氏繼祖母楊氏皆累贈夫人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諱昭於府君為父少保公歷
事 三朝為時名臣勲庸始卒載于國史少保公之
配累封夫人陳氏生三子府君其季子也諱綺字大
華奉議大夫禮部儀制郎中諱紳之弟正德辛未某
求繼室于劉氏郎中君曰是東海藍生耶其父都御
史公又吾友也是可妻也以其季弟之長女許歸于
我焉郎中君嘗謂某曰先公之為司空司徒也吾在
郎署吾仲弟氏繪時以任子入太學諸廢弟皆幼先
公曰吾家政在綺矣吾季乃統馭僮僕綜理出納咸
有條理閨門之內無敢議者而又謙約勤勵被服雅

藍侍御集

卷五

十六

素遇之者不知其貴介公子也及先公之謝故西歸
而吾謫于蜀季氏朝夕事先公先夫人益慎而持其
家政益力先公之薨也季氏號泣奔走以聞于 朝
得卹典甚厚而又求文於徐文靖公先夫人晚年得
末疾而吾伯仲從仕于南北季氏獨侍左右嘗藥而
後進取親中綦厠淪身自澣洒有石建風及其薨也
季弟舍歛無虛禮鄉黨稱之曰若劉錦衣大華者可
謂孝矣吾嘗愧之某退而志之不敢忘宋進士瑋府
君之弟之夫也嘗謂某曰劉將軍當父兄之在朝也
門戶赫奕而秉禮謹度未嘗有驕色及時移勢殊群
小或侮之將軍曰吾知飭吾身而已未嘗戚戚憂懼
也將軍共事禮部光祿二兄能得其心而友其庶弟
鴻臚以下四人不啻同產姊妹六人皆歸於貴族巨
室歲時問遺無愆于禮劉氏族大以蕃其群從昆弟
子姪幾千指將軍遇之咸有恩義其所交游皆一時
名流飲酒嘯歌竟日不亂不倦遭回祿之厄先世積
蓄無有子遺乃力田治生築室以居而樂施與好賓
客猶如平時也某復志之府君之拜官錦衣也以輸

藍侍御集

卷五

十七

粟之令當路者薦之署鑾駕庫事府君固辭君子同
劉季子才如張釋之卜式而不見用於時其命矣夫
府君之夫人蓋屋趙氏趙氏有女嬪于宣廟為貴
妃於夫人為祖姑趙氏乃徙居京師戚里世祿于錦
衣夫人出於貴戚而不知貴富自修執婦道甚恭府
君卒時子女皆幼夫人教之甚嚴嗚呼府君刑家之
功不可誣也居二十餘年親戚以為女師成化丙戌
七月二十六日生享春秋四十有二夫人生子二孟
延國子生孟遂州學生一女而歸于某者也其滕生
藍侍御集 卷五 十八

安人孟氏墓誌銘

余聞登州周安人之賢舊矣安人之夫周君諱瑄卒
時維生一子曰俊尚幼安人欲以身殉之族黨曰死
節易字難安人何為其難者乎安人曰諾抱其歎
俊相恃為命窮苦困厄所不堪稍長遣從知名士間

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三赴秋闈不第始
命之承蔭後齊魯汎賊作俊捧檄討之安人曰戰陣
不勇非孝也追賊于平度州之徐里村力戰而死安
人哭曰吾兒得死所矣令甲死事者當晉一官而幕
府不錄安人哭曰吾兒得死所矣錄與不錄非吾所
計也聞者益賢之俊亦止生一子曰魯尚幼其婦王
氏未幾亦卒安人字之如字俊也稍長亦遣從知名
士問學乃登嘉靖丙戌科武舉高第晉武德將軍正
千戶安人曰吾他日可以見吾夫吾子於九原矣然
藍侍御集 卷五 十九

榮而死生之道不愧矣安人姓孟氏諱真年十七而
歸于三十七而娶居娶居四十七年年八十有四而
考終寔嘉靖丁酉六月二十有七日十二月十五日
合葬于其夫白石崗之原禮也孫女三懷柔主簿李
祚蓬萊學士吳鐸張通判子紳其婿也魯繼娶于藥
生子曰文恕安人之行其姻黨間長史鳳翔狀之魯
持以乞銘余觀近世銘婦人者率皆屏摺內常事細
行依倣褒叙之無以傳信于世故余于安人之銘不
敢依倣古事亦不用褒叙常禮祇據其大者一二書
之未知可傳信于世否耶銘曰維世澤以傳兮維世
祿以延兮維世祀以綿兮維安人之賢兮

墓誌御集

卷十

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浦先生墓誌銘

浦先生為御史者一年母太孺人袁氏思鄉乃上疏
請假扶輿東歸既還朝思太孺人不置乃上疏請終
養者七年後還朝掌河南道事河南者司考察與考
功司等時當六年考察京官先生黜貪墨屏邪佞不
少牽連以是忤于柄臣乃毀言先生與考功郎中夜
飲共謀罷官閑住者七年兩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

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者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
朝既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爵以劾太師珣國公郭
勛少師太學士夏言繫祕獄者年餘矣先生上疏論
救忤旨命錦衣官校乘傳逮捕之既至關中宣駕帖
先生拜伏曰臣罪當誅乃褫冠裳微纏于項柱桎于
手足檻于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先
生已病矣屬錦衣鎮撫司訊之拘執束縛榜掠甚嚴
奏獄甫上復命訊之復加榜掠先生不勝痛以嘉靖
壬寅正月六日卒于獄中君子曰彼巧宦者一歲九

墓誌御集

卷十

遷階至極品壽至耄耄而終于牖下是正命耶浦先
生七品之階不遷者二十有六年而壽止于六十有
一而又被繫者十有五日而卒是非正命耶先生之
嗣子之珠扶柩至其家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北
原從先兆也以其婦翁叢蓋安氏為介衰經走五百
里至大勞山中泣謂某曰先君子與先生同在臺端
敢以墓銘請某昔以言事兩繫祕獄榜掠幾死者屢
矣幸而生還痛定思痛臭味寔同豈忍銘耶然又不
忍不銘乃按許宗元氏所撰狀誌之先生諱錄字汝

器故蘇州之嘉定人先世從戎于登州徽遠占籍焉父諱政世具隱德輸粟救荒授七品散官後贈湖廣道監察御史先生以成化壬寅某月某日生配封孺人任氏都御史忠之妹也生二子之珠之雲皆為生員一女適登州千戶陳師孫男一朝柱孫女一正德丁卯先生舉于鄉薦丁丑進士補洪洞知縣北虜入寇先生率民兵禦之虜失利遁去其為政師法兩漢循吏民翕然服嘉靖癸未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惡少屏跡豪猾不敢犯廷議大禮奪倖者半載

藍傳御集

卷五

二十五

時尚書林俊陶琰徵入而後去太監秦文既出而復入先生上疏曰非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保泰之道也武定郭某之姦貪播于海內請罷其兵權復奪倖者三月又言恤灾防虜罷織三事乙酉巡視居庸等三關言邊務六事時政六事庚子復浙江道監察御史監北畿鄉試甫畢而即西巡值旱荒之餘地震星隕所上四十餘疏皆軍國大計也總制都御史楊守禮薦之曰若浦巡按某者關中數十年所未見也請破常格用之蓋未幾而罹于禍矣在開元中御史周

子諒以諫死于墀下柳宗元書其墓碣曰有唐貞臣浦先生之大節與周氏等銘墓之文當屬之如柳柳州者而屬之於某汗顏多矣銘曰太山喬松摧于雷風茂菴下鍾兮有吳莫邪闕于泥沙亦露光華兮鬱鬱北原海市吐吞貞臣墓門兮結為卿雲凝為瑤琨爰寓忠魂兮後千百春垂裕仍孫銘詞尚存兮

監察御史浦君妻任孺人合葬墓誌銘

嘉靖壬寅正月六日巡按陝西御史浦君以諫死于錦衣獄中其配任孺人聞之曰吾何以生為耶號慟

藍傳御集

卷五

二十三

嘔血勺水粒米不入口者旬日幾死族黨戚里更進互說曲折譬曉乃少進鍾粥得不死然自是積憂叢困摧抑鬱結精神內耗形體外離遂成瘵疾其子求良藥跪進輒揮去曰吾以即死為幸至癸卯四月九日呼其子女曰吾今得從夫子于地下矣遂絕嗚呼死生之于人大矣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君浦氏夫婦者雖詩書古文所錄何以加焉嗣子之珠復走大勞山中拜且泣曰先君墓中之石請銘于夫子者母夫人命也今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合葬母夫

人于北原敢復以銘請者亦母夫人治命也否則無以掩諸幽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淚下者某猶甚悲之昔者某亦以諫簪楚于闕廷氣息奄奄將死時繼室劉氏歆自經以殉侯二日一夜幸而復生乃已今劉氏亦已病殂故某於任氏夫婦之死猶甚悲之乃為誌曰任孺人者故登州衛人其父曰封給事中某其母曰封孺人某氏其兄曰都御史某以成化甲辰十月十四日生長而誦書讀史通其指義能為五七言詩得風人興致然自靳惜不肯傳播于外年十

藍倩御集

卷五

二十四

六歸于浦氏其夫曰諱鉉字汝器登丁丑進士知洪洞縣擢監察御史其子即之珠也孫朝柱孫女二其勝陳氏生子之雲夏氏生女歸于千戶陳師孺人撫之與已出者等斯亦人所難能也已享春秋六十其在洪洞時有赤氣亘空孺人謂御史君曰此赤青也是為兵徵御史君乃堅壁清野練民兵以俟未幾北虜果犯境覘我有備失利而潰其在都下時御史君篝燈夜半草疏論諫萬餘言孺人窺之曰夫子以言為職業不顧禍福不計合否直遂歷詆失詞四達

盡底裏萬一冒突不測其如太夫人何御史君謝之乃上疏請終養家居者七年後制終還朝以直道遭讒放歸孺人曰失得有命得守先人丘壠不猶愈于南遷嶺表北逐邊徼乎復家居者七年蓋一觴一咏相對如賓不戚戚然也及累薦徵還孺人亦無喜色未踰年而禍作矣中書舍人浦之浩孺人從子也撰次行狀載閨閭之儼法事核而詞嚴紀于家乘後來者可以攷焉故孺人之他善衆矣某皆畧而弗書獨取其重且大者銘曰維夫尸諫維婦身殉求仁得仁鬼神有徵有祀有胤有石刻誅用播鴻名

藍倩御集

卷五

二十五

先叔父宣義郎藍公墓誌銘

宣義郎藍公諱某字某河南道監察御史之叔父也春秋七十嘉靖乙酉六月十六日卒丁亥五月八日穿我叔母劉氏孺人之墓而合葬之在盟旺山之南麓嗚呼惟我藍氏世居即墨元初有諱珎者為武毅將軍監軍總領其世系兵於邢學正所撰墓碑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諱福盛娶于氏贈淑人合

墓于盟旺山之西王文莊公錦其神道於公為大父
累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刑部右侍郎諱銅娶于氏
累贈涖人合墓于華棲山之東周文端公表其墓於
公為父南京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進
階資善大夫諱章於公為兄我大母涖人以某年某
月某日生我叔父甫四歲而失所恃長娶于劉儀封
主簿其之女隴州同知某之妹也生子二人長曰國
陰陽學訓術次曰國太學生我叔母先君卒于某年
某月某日也其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春秋若干繼黃

藍傳御集

卷五

二十七

氏生子一人曰國太學生生女一人適鰲山衛指揮
嗣子燕介孫子八人芝陰陽學訓術芸醫學訓科芳
義官蕙苒葵皆邑庠生負荷省祭芹已娶而甥孫女
六人適邑庠生員范思明宋師曾江如璧邑陰陽學
訓術王吉義官代惠鰲山衛指揮馮時濟曾孫五人
長正業省祭次充業振業大業皆邑庠生員曾孫女
四人長適鰲山衛指揮何棟餘尚幼我大父侍郎公
御家嚴厲叔父為之甚謹飾或遭譴責跪伏受責不
敢少忤俟其色霽方起其事我大人資善公得其歡

心猶事我大父也叔母劉孺人之事我母徐淑人間
內之政不敢少有專焉曰我移其事姑者以事奴也
叔父嚴于教諸子而接族黨寬修於祭享賓客而自
奉儉素于樹藝尤力別業之在東郭及周村者以穀
則豐以果則碩以畜收則蕃息是故稅畝日增佃傭
日盛而堂構日拓以新君子謂宣義即能克家矣甲
辰歲大侵叔父輸粟于官以佐賑濟例為宣義即後
每侵隨廩食多寡以貸鄉鄰貸而不能償者輒焚其
券人有不平者多就決其是非犁然當人心退無後

藍傳御集

卷五

二十七

言邑大夫行鄉飲酒禮速之為賓辭曰我弗堪也強
而後就乙酉春某按部陝西過家省親時我大人昆
第三人偕坐世廡堂上子孫朝夕侍側捧觴進壽方
以為樂曾幾何時而哭我叔父又哭我大人嗚呼天
之致罰不孝何其酷耶乃茹哀飲泣為之銘納諸墓
中銘曰有儲其休有委其祉有孫有曾小宗有祀有
宅其阡有銘弗毀

明故奉議大夫懷慶府同知周君墓誌銘

正德初宦豎逆瑾竊柄羅織縉紳大夫士中以慘禍

海內側足而立。然聞濟南周生者名士也。遣人來招致。或勸之勿往。公全笑曰。是非爾所知也。乃往見之。瑾問以象緯。曰。左傳云。天道遠。人道邇。問以兵謀。曰。虞書云。舜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問以術數。曰。有漢。眭弘。夏賀良。儒生之覆轍也。遂大忤其意。留之旬日。遣歸。公全蓋知有逆志久矣。後瑾果敗。或曰。子之見瑾何也。公全曰。吾不往。見則禍及吾伯仲矣。于時伯子公度令寶城仲子公慶守嘉興。公之往。蓋其迹類陳太丘云。後公全令蒙城。宜堅丘德守鳳陽。大肆

藍備御集

卷五

壬午

誅求公全毅然弗從。以狀聞於漕臺。德乃誣搆之曰。蒙城令秀違制。被逮赴錦衣。秘獄拷訊。幾死。已而誦清豐丞。君子曰。周蒙城之拒德。可謂剛矣。乃知昔之見瑾。亦非柔也。若蒙城者。不茹不吐。其大節可以觀也。已公全年六十三。以嘉靖甲申三月十八日卒。五月二十日。祔墓于祖塋。寶城撰行狀。授某曰。吾子與吾兄弟為同年。又吾子之仲弟。吾季氏甥也。戚友之誼。敢以墓銘請。某安忍銘。又不忍不銘。公全諸秀故。蘇州之長洲人。曾大父諱秉一。國初舉於京闈。為國

子助教。雖時守城門。有活人功。大父諱鉅。舉進士。歷官都督府都事。為讐所誣。罷去。後以薦起。為山東運司經歷。而歿。塋於歷下。子孫遂占籍為歷城人。父諱傳。山東解元。為元氏知縣。以文行重。一世學者稱書樵先生。後以公全贈承德郎。上元知縣。母范氏。贈安人生母王氏。生夫子三人。伯子程。仲子寧。皆以春秋魁於鄉。而仲子復舉進士。季子即公全也。以詩興伯子同榜。有司表其鄉曰三鳳。又表其門曰四世魁。名由是歷下之稱世家者。必曰周氏。周氏云。公全少

藍備御集

卷五

壬午

學於家。篤於孝友。父子兄弟。自為知己。枕藉墳素。軼出旁行。數落璫。璫虞初。稱官鄉先生。尹恭簡公重之。曰。周元氏。不忘矣。及隨計偕。上京師。一時名流。若少師楊石齋。少傅喬白岩。及我先侍。即勞山公。皆折行輩。與之交。聲名籍籍。士子從之。游者多取高第。若蔡侍。即天祐。黃都憲。臣其尤著者也。公全久困於場屋。乃就部銓。得蒙城南。三月而破。謫在清豐。時巡遊多事。梓檄奔走。得疾。又幾死。嘉靖初。白岩為吏部。乃薦之上元。留都之下。素稱繁劇。公全處之裕如。未幾。獲

薦為懷慶同知然公全病已復作又與其中不合遂
鬱抑以致所著詩文誦曰魔山集若干卷藏于家元
配辛氏繼配田氏皆贈安人又繼夏氏側室吳氏子
男二都即墨學生昆娶而殤女三歷城李慶徽濟南
指揮費經即墨國子生監國其婿也孫男七璞珣珩
璋珣瑞璵女一淑資銘曰歷下之阜淶水之步疊疊
者丘四世其祔元氏季子其才孰賦其進孰凡孰測
其故乃篤其後世其竹素銘其幽室以永其馨

承直郎華昌府通判監督甘肅糧儲致仕叢公

藍傳卿集

卷五

三十

墓誌銘

君諱磐字益安姓叢氏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諱蘭之
子也母封夫人邢氏尚書以進士起家為時名卿卿
里世次家有譜賜兆有碑銘君生於成化乙巳閏八
月十八日年六十七嘉靖辛亥九月二十七日而歿
歿後百六十日而葬在賜兆之次其治命曰必藍伯
子若銘我墓也狄仲樞表經來告為我先君與尚書
同為九卿而某獲拜于床下及某被放東歸君歲時
遵海而南訪于少勞山中世講其好不忍以衰病辭

誌曰君夙有異質記誦開敏才藻雋穎聲名籍籍從
宿儒名士游動履語默咸有法度布衣常帶與寒士
等尚書以禦寇功當蔭子君曰磐已食廩於庠矣請
以予仲弟磐尚書曰汝嫡長也於令甲為宜君固辭
後尚書考績又當蔭子君又固讓其季弟賢尚書知
其志不可奪嘆息而許之後有司貢士劉瑛為正而
君次之憲臺以君之文優曰叢磐可貢也君懇讓之
憲臺曰讓美德也從之以風示統者君復厚禮之蓋
君之志期于取世科而乃屢不合於主司亦無愠色

藍傳卿集

卷五

三十一

後選貢例行君乃膺選入太學而進脩益力見時之
養友黨務詐偽以取時名者輒遠避之初尚書屢將
使指北至於上谷雲中西至於三秦南至於兩淮君
嘗侍宦即清苦慎密不通請託親遺此在君為不足
言故皆畧其為某某也夫費介公子不自儉束而貽
辱其親以招臺評者比比故一時稱有家法者曰叢
氏叢氏云仲氏為湖廣府通判季氏為上林苑監丞
君需次家居者幾二十年無少競進意有司屢勸駕
之乃赴銓誠授華昌府通判監督甘肅軍儲事卑卑

之任揭前後所統錢穀出納之最於壁取簿書列于案目閱手披剗剔蠹弊根源宏父毫髮必盡官屬吏胥承命弗暇事以大治甫三月而疾作矣君具疏懇請於臺院求去臺院慰留之而退志益堅乃褒飭許之令華昌致贐君復固辭臺院嘆曰若叢氏之恬退不苟可以厲貪賑懦矣歸來自歸龍灣翁結茅于萬石山以居子弟從游者多至成材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獎予善者誨責其有過者俗為一變薄於自奉厚于賓友有過訪者飲酒嘯歌繼談前輩言行臺閣

藍傳御集

卷五

三十一

典章從容竟日每歲大侵賑貸至傾庾廩無少計惜鄰里之疾病婚姻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周之君才足以責成謀足以經遠然不得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而有識者惜之不能已也娶於邑之許氏同德偕老生子四人伯棟仲楫叔模季格讀書世其業女二人歸蓬萊浦之珠寧海黃改孝皆郡庠生孫子九人思紹思學思成思順思原思得思可思蕙思齊孫女九尚幼銘曰孚我家人維孝暨友教彼一鄉悔亡無咎難進易退令名不朽求闕幽官爰利其後爰

配於社春秋俎豆

明故承德郎直隸順德府通判致仕于先生墓誌銘

于先生諱訓字文教萊陽人也嘗令無極者七年後去而倅於順德無極為之立生祠曰昭德倅順德者三年後致其事而歸順德為之立生祠曰遺愛先生嘗自言我東海于公之苗裔也于公多陰德郡中為之立生祠曰于公祠嗚呼先生可謂有祖風矣先生生于正統甲子四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八嘉靖辛

藍傳御集

卷五

三十一

卯六月十二日卒卜兆在某山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其子典膳金鐸求余銘蓋乃按李伯遠所撰狀序之先生早為學官諸生嗜學而文即弗與諸生群諸生亦自以為弗及顧屢屈於場屋乃以貢為太學生後試銓曹授知連城值考喪不赴又值妣喪時先生年幾六十哀毀逾禮幾死者屢矣縣令欲旌之泣而辭曰我未能子也後改無極而無極故稱多豪家不法先生召其父老集處下語之曰君民也奈何不法乃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辭懇到皆感動泣下自

是罔敢不奉法李某者以武斷稱刃其從父大言曰
吾以千金賄令吾無慮矣先生優堅秉貞關節不淨
通捕之益急乃自縊而死學官告敝先生曰淫祠可
毀而用也乃輦其木石于公拓而大之禮殿講堂齋
廡庖室輪奐之美甲諸恒山風教勃興矣渚沱河湓
而決漂沒田舍以萬數巡撫徵六郡吏卒治其隄防
曰是役也非于無極莫可屬者先生循行按視約束
徭來伐買薪石增卑培薄隄防繕完人不怨咨順德
四方之衝也事殷且劇撫按二臺檄委旁午先生上
藍侍御集 卷五 三十四
承下御過歷屬邑庶事咸治後督餉于京屬吏有以
贖來者先生毅然不受置之于法內黃有殺人疑獄
廿載不決先生往獻之遂釋畿甸流賊之變先生從
官軍討之將校貪功欲殺被虜者先生諍之曰民幸
而不死于賊而乃死于軍民何罪哉將校乃不敢殺
蓋活被虜者幾萬人云先生寬簡沉靜或數日不官
一人嘗曰古之人視民如傷今之人每欲傷之何也
歸休于西峯心惟自守如不勝衣口不臧否人賓客
過從飲酒至數石不亂喜為歌詩占口而成年愈高

而愈精明杖屨往來逍遙容與老稚扶携笑樂皆曰
西峯翁真卿先生矣邑令學官飲射先生為賓及詢
以政事輒辭曰吾曠無所知也按于氏出自姬姓周
武王之子封于邶曰邶叔子孫以國為氏後去邑但
為于氏宋季于七公自克而徙于萊陽五世至剡萊
州庫使剡之子玠封河南伯先生之九世祖也曾大
父通大父躍涇陽丞父承母某氏先生其冢嗣也諸
弟求分異乃擇膏腴讓之而自取荒頓者夫人尤氏
少先生一歲相對如賓終身無侍媵生子二金鐸金
藍侍御集 卷五 三十五
蘭孫男四田縣學生少有軼材苗畧畧女二曾孫男
二女二俱幼銘曰維彼昭德無極之堂爰繪公像來
蒸來嘗維彼遺愛襄國之亭爰刻公名來祀來享維
彼里社昌陽之臯爰用公配來祈來報維彼西峯有
丘孔高爰歲公形來式來效

藍侍御集卷之五終

藍侍御集

水

明即墨藍田王甫撰

明即墨黃嘉善

明長洲張獻翼同校選

卷之六

行狀墓碑

工部尚書謚簡肅黃公墓碑銘代作

嘉靖元年十二月朔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
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黃公卒皇帝悼念不已詔

藍侍御集

卷六

特贈太子少保謚曰簡肅遣官諭祭于家明年月日

賜塋于土橋山之原公有子某以公行狀請文以刻
墓碑嗚呼公余同年友也其可辭公諱某字某其先
居崇陽元季遷于遂寧至公始四世矣大父諱某父
諱某餘姚縣知縣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
尚書太母馮氏母劉氏皆贈夫人公傳春秋家學庚
子舉于鄉甲辰登進士第授龍陽縣知縣有疑獄數
年不決公片言決之咸得其情奸偽消阻有劇盜往
來湖中公遣人捕而誅之湖南饑民入境公用富文

忠青州牧荒之法民賴以甦吏部徵以選風憲適母
夫人去父尚書公相繼卒公居喪無違禮癸丑擢陝
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盜起公與錦衣千戶同捕之剪
除殆盡巡視東城募猾屏迹巡按貴州長官何倫父
子據險將叛公以計誅之疏設流官金達以安巡按
順天等府太監陸愷誣奏人下詔獄有羅織死者公
具疏劾之都指揮康淵附勢怙惡誣詆巡撫公逮治
之而貶其官壽寧因賜地欲奪民地公力奏之得止
督修內皇城孝廟在便殿見之賜革撥一袋玉完復

藍侍御集

卷六

二

賜白金文綺酒肴貴州土官米魯叛命將出師詔公
監其軍紀功時土兵無紀律公以軍法諭之遂不敢
肆掠軍中殺良民以報功者公立送軍門斬之有司
獻珠玉數斗以為論功費公不受捷聞賜白金文綺
加六品俸某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公嚴飭
武備寧海有山賊橫甚公選將領平之時逆瑾怒不
附已者公罰米五百石戊辰陞山西按察使獄無宿
囚刑罰一清藩府中官罪至死有欲庇之者公不許
屬吏有獻羨餘者公斥之已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延綏遼虜犯城下公帥兵禦之躬冒矢石軍中人人自奮虜乃敗去后虜掠威武營公發遊擊兵迎擊得首級三百五十顆牛馬器械無算武安化之叛關西動搖公用間得偽檄進于朝復上八事皆中機宜上多采用之遣將提兵扼其要害而賊不敢犯矣瑾忌公甚命官羅織之無所得猶罰米若干石常出境燒荒忽大風士訛驚公曰此虜氛惡甚即選精騎數百伏于山后備之虜果來突我伏起虜亂斬獲殆盡虜在河套將入寇命師分路擣之俘獲數百虜

藍侍御集

卷六

三

霄遁矣後虜掠常州歸公出兵邀之大戰數日奪回虜掠男婦及牛羊輜重甚多前後獻捷蒙賜敕獎勞者四賜白金文綺者再逆瑾清查沿邊屯地獨公慎重不肯承附一鎮帖然處領嚴明無以敢剖剋者公帑羨餘悉一充軍需修築墩臺數百處而邊備完矣庚午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河南盜起命公總督糧餉賜白金文綺遣之時屯兵十餘萬公籌度得宜士皆宿飽諸將有餽首虜者有獻名馬者皆不受捷聞賜白金文綺羊酒者再及慶功銀牌加陞二品俸

廢子入監未幾改刑部巡賊獄成權奸欲用剥膚之刑公以祖訓固爭之癸酉轉左侍郎魯藩鄒平王子爭立命公校之公曰長者當立甲戌改兵部時寧藩納賄求復護衛獨公拒之後奏稿上公不署行尋清武官黃提調武舉權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有巨室姚氏婦孀居族人知有財証與從子通時守備中官納其賄坐以重辟公廉得之力請得釋乙亥南京庶察當考察出令吏部誠心咨訪所罷者數百人黜者咸無怨言萬壽節公捧表入賀因乞歸省墳墓命

藍侍御集

卷六

四

馳驛以歸丙子改南京工部尚書時營造器物多出于舊額公慎節而精簡之中官不敢侵漁有官地為人所侵權右庇之公奪而歸諸官刻廟官闕城垣厝宇為淫雨所傾者千七百餘公竭力修輯數月告完在南都前後乞休者三疏不允至四疏上憫其情乃允之賜制馳驛回復給祿永人夫蓋殊典也公歸遂寧居南津別墅自號藤山翁遇族黨有恩不能婚嫁者輒資給之享春秋七十有四其生景泰己巳十二月十二日也配張氏繼聶氏皆累封夫人子男三長

齋縣學生次華官生次峯女二長適國子生王錦次
適翰林脩撰楊慎孫男五君槐官生某某女一某
銘曰我朝文臣之易名始于胡文穆公厥後之得者
唯九卿之長及輔導之宗工至于留都無一二得與
之同黃公之在留都自御史大夫而陟大司空奮其
孤忠成此駁功天子賜謚以式于家邦蓋儀宗伯之
簡余司寇之肅公與之而為雙鳴呼簡肅千載孔彰
故實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
少保叢公行狀

藍倩御集

卷六

五

今天子嗣位之初收召故老布列中外時公以諸告
省墓在故鄉論討逆濠功加一品俸上疏乞休者三
始賜璽書允之給祿米與隸恬退之節天下高之
踰年公卒贈太子少保遣官諭祭賜葬于某原恩禮
優渥蓋異數云公諱某字某酷嗜讀書海濱無刻本
市草札盡錄夜誦資政公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
為臧膏火止之公不止癸卯薦于卿自都鬻書一車
歸入丰山讀之天官三式兵鈐醫術之類靡不精貫
庚戌登進士選授戶科給事中兵科右給事中通政

藍倩御集

卷六

六

使司右叅議左叅議通政使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尚書其在戶科
也巡光祿寺見皇壇供器公曰是崇異端也請止之
寺中書算者為弊久矣公盡逐之會計運于掌上不
爽毫釐巡房山草場牧馬者不敢踐民田巡西內十
庫瑯革宿弊出納不撓于宦者三邊以乏馬與粟告
公上補弊備邊事宜災異疊聞公疏陳六事曰惜人
才慎舉措寬民力厚風俗遵官制去元惡復乞黜奸
貪指斥其尤者四人某非是也何文鼎以言事死公
合臺諫言之皆逮赴詔獄未幾宥出太常寺卿崔志
端黃冠也左道倖進公首舉劾之又應詔上惇大
信赦小過恤畿民撫邊戍警怠玩杜貪墨者數事
劾都指揮某以賄傳陞近倖股慄邊將某債軍請誅
之以徇司馬少傳選十二營軍私役影射者皆歸行
伍賜羊酒以勞其在通政司也敷奏詳明出納惟允
災異求言公草疏陳便宜益同沈侍郎某上之違警報
日至庭議曰經畧紫荆等關非叢公不可故皇帝
召至御榻下面諭賜金幣遣之公至關躬歷窮

險相度築守浮圖峪無橋公因兩山為夾城起敵樓中以鐵鎖貫木橫其水中浮而為關紫荆關門扉無鐵忽道隙露數錢遣人掘之得數千緡正足償鐵之費倒馬關內及棹箭嶺堡皆無井公禱相勢鑿之皆有泉湧出若醴人謂之叢公泉後又規畫延綏等處邊務督理寧夏糧儲兼清屯田抽軍丁二事二事蓋逆瑾意也公嘆曰吾寧獲譴吾不迎合也遂條其不便者十事以聞曰速賞賚以勵人宥罰賠以寬人周顧慮以作人緩催徵以安人優武舉以召人擢有功

藍侍御集

卷六

七

以倡人公考察以黜人通坐派以濟人遵律例以安人禁緝訪以靖人瑾甚不懌逆鑄之變果起于屯糧云及錯就擒公請駐王師不聽後瑾伏誅賜璽書獎勵文綺白金及賞功銀牌其在戶部也總督陝西三邊糧儲時連歲苦旱公請禱于神三邊皆雨往時開鹽引利皆歸于權右公請謁不得通而商人四集矣又畫十事以上時催徵停灾傷便收受發帑歲復舊規豁重併釋充發貨藉沒歲茶鹽禁侵欺兼督固清軍務邊事以備流賊犯兩淮公守鳳陽分鄉兵禦河

以邊兵往來為聲援借漕米餉之自提兵屯蔣山禦之陵寢不驚前後斬俘三千人賜璽書金幣獎勵班師歸人為立生祠陛見又加俸一級蔭一子入監賜文綺白金羊酒宴于禮部宣府游兵毅皇帝自覽之欲留為禁兵下戶部議公謂孫尚書曰禁掖非閑武之所矧茲事隸兵曹而命吾輩議之何居當斥諍之宦者谷大用傳宣三四執議益堅不聽逆彬之禍萌于此矣巡視紫荆諸關防守益嚴總督宣大二鎮軍餉儲蓄告充其在院也總制宣大并鴈門延綏軍

藍侍御集

卷六

八

務給令旗令牌以便益從事總兵而下咸聽約束公上疏辭不克賜金幣公至軍中號令一新增益修邊牆補墩臺宦者張永輩時為總督軍務以公之持正掣肘也陰憾之皆餉者置酒欲解而公不知及公後至皆進揖曰我輩跪奉此酒于公公亦如此奉于張公此為一日之歡何如公憤然曰吾膝未嘗屈于人也遂罷會虜嘗深入公提兵駐陽和以當其鋒分部諸將十七人伏兵五萬于要害密遣間諜往來傳報或俟其散而分擊之或襲其營而夾攻之虜迺宵遁

至塞又為我兵乘險要之歐虜酋傷右臂而走斬獲百有餘級賜璽書獎勵檄山西郡邑築堡結砦清野保民亦如塞下未輩懷公之功又結都督王瓚數詣于上前遣校尉緝之然竟無所得也改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郡蒐剔宿弊改立條約作漕運錄行于時請濬會通河及修車路以省挽費又請辟水兌軍以免守凍之費漕船負私貸者公皆不問尋罷公漕事專理巡撫賜麟衣三襲值饑饉流移公請發倉廩不足又借漕米及勸諭賑之無家者為設粥後業者

藍侍御集

卷六

九

為給牛種死者為義塚激揚有司咨諏民隱而淮忘其災矣宦者史宣誣奏主事王鑒下獄公論奏以免宦者劉允使烏思藏迎佛所過誅求百計公檄有司曰若徇允欲者吾將治汝至淮款謁公閣者辭焉遂具疏奏佛老之害乞免允迎不聽鳳陽守備丘德會虐公移文禁之乃少悛高牆庶人聰濯逃公因疏乞矜釋之以篤親親之道濠之變公率兵守儀真江津俘斬併奸細百有餘人毅皇帝南狩公迎之境外帝笑曰叢某記昔年隨水事乎公頓首謝蓋公為總

制時孽虜過桑乾河墜于泥中云至驛御宴唯以金酒盞盛以銀盤余皆磁漆器而已進貢方物亦不及他鎮十之一二時逆彬謂公不遠迎入水賂不滿其意數數進諛言上亦不之責也南京工部尚書缺廷議以公名上經年餘不下再上乃允未赴公即請告省丘墓遂杜門不出自號丰山翁嗚呼正德時官官義兒伶官供奉西內朋比用事公處其間不傲不隨動輒奏績居二品八年四上疏乞歸其智可稱也其愚亦可稱也奉冊徽唐謝絕饋送其介可稱也衰年

藍侍御集

卷六

十

執喪哀毀廬墓其孝可稱也先世遺產讓彼仲氏其友可稱也布衣四友久要不忘其信可稱也平居不嗜酒不重味不用錦余其儉足稱也有一于此足以名世矧茲兼之其可傳無疑矣公配夫人邢氏生子三磐縣學生慧賢俱官生繼王氏生子磐女三遠太學生孫掌寧海指揮王瀛太學生于璋孫男三棟府學生揖模女三公之生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卒癸未二月二十六日塋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我司寇公在憲臺棘寺時公在諫垣銀臺撫陝時公督餉于陝

清淮監時公漕臺在淮與公游舊矣某以通家子弟亦荷公知公子磐彙遺事求狀公行其通家舊義不待辭詳為論次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以俟太史氏采擇云

明故朝列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叅議劉君行狀
太保大學士劉文和公輔我 憲廟者十餘年勲庸載于史牒其伯子汝金累官禮部郎中漢陽府知府仲子汝利舉山東鄉試第二人季子汝忠累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書直內閣者二十餘年少子某某

藍侍御集

卷六

十一

皆為中書舍人嫡孫子靜累官監察御史山西左叅議次孫子深亦舉于鄉三世譽望在人耳目嗚呼休哉房杜之後不克負荷自昔為然若我劉氏者可謂能世其家矣子靜漢陽之冢子也其母曰封恭人董氏以其年某月某日生君其名澄甫也弘治辛酉舉于鄉正德戊辰登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冊封于瀋府賄幣餽遺咸峻拒之路人曰君劉天使者可謂行已有耻矣奉使于衍聖公府禮度無愆壬申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輦轂之下貴戚豪勅寔難彈

壓君不撓不縱剖決如流人不敢少犯癸酉奉勅兩淮巡鹽兼理其河道時揚州商人李宣者姦惡人也納粟為指揮使豪橫恣肆出入乘肩輿擁褐蓋揚揚然張聲勢以凌駕于道路挾制告訐運司府衛短長咸陷于錦衣秘獄幾死以是人不敢忤視君歎曰若此鼠輩者不剪除之國典憲章將何以施適有數十人來告宣之罪狀君密掩捕之陳刑具一訊宣畏威即款伏得其犯入死罪者數條君乃治以嚴刑枷于廣陵驛前不旬日而斃兩淮之歡聲遠近動地矣藍

藍侍御集

卷六

十二

利疏通赴擊者二百餘萬較之往昔利增加倍高郵湖東堤三十餘里皆修築之范公泰州捍海塘地五百餘里皆重修葺之而濠右侵去河道者二十餘里皆奪還于官江都相董廣川宋丞相文信國二祠堂皆勸於富商成之規制一新至今過者言必以君為才臺察云丙子巡按宣府大同首劾代府與鎮巡相結而地方利害查章奏請者五百餘疏時北虜入寇太監張忠為提督軍務禦之而君奉勅監其軍事紀驗功次未幾奏捷于朝丁丑春代還未及陛見復命

吏部即轉君為山西按察司僉事不旬日論功奏上
吏部又擬君陞一級外任即得山西布政司左叅議
紀功奏捷陞大理寺丞或有先轉官者亦對品改
京秩此百年舊例也而吏部聽讒言謗書破例處君
君歎曰出處進退有命也夫在山西時奉勅督理糧
儲值武廟西狩駐蹕于偏頭關者月餘中官要人
需求取索皆以君命將之巡撫張都御史遂以供億
事委君而君窮竭籌畫幸得苟免蓋君巡按時曾識
豹房義兒姜彬及是扈從為提督者彬也而宦侍用
藍侍御集 卷六 十三

泉集若干卷歲于家君娶于馬封孺人生子一人曰
士雲為國子生娶于藍即余之甥也孫四人三德三
禮三俊三宅皆為郡庠生昔者漢陽之行狀君委之
於余今君之治命曰我友朋周落多矣唯諸孫之外
翁藍子在狀我行若必藍子也孫三德衰經來稽顙
泣請余不忍以衰耄辭乃據其大者而書之以俟君
子之采擇云

重修東厓書屋上梁文

葺屋蓋頭聊作一丘之主富書充棟不寒四友之盟
藍侍御集 卷六 十四
用寄歲修豈專游覽東厓主人講身鳩拙耽策靈廡
西抹東塗漫笑軟塵之眯目北車南棹自吟騷句以
娛情蓋嘗讀萬卷之書不自量中人以下心豈莫愈
足倦早歸惟此東厓于今四世童子之釣所不改大
父之弊廬尚存左顧則天井潛龍忽落半天之雷雨
前瞻則不其訓虎每飛萬斛之烟霞馬山覆如錦之
夕陽靈山擁似螺之朝黛灌園列井咬菜之滋味更
長繞閨清溪拔楔之風光自好足泉石膏肓之趣占
山林窟宅之中西壁東墻苦風雨之凌剝左傾右壓

懼棟桶之摧殘、既不能穴處以巢居、又未克高飛而
遠走、爰謀爰度、爰慮爰思、亦勉強以安排、但甚難於
締構、切羨玉川之茅屋、雅意浣花之草堂、歎少羅之
不能與其奢也、寧儉、斧彼鋸彼、苟合苟完、不啻築臺
四壁之蕭條、且作香山三間之蕭洒、卜之日者、天與
時而地與利、若有神助、山增高而水增深、彈琴咏有
虞之風、高卧慕無懷以上、上棟下宇、既草落成之詩
前史後圖、行作閑居之賦、躬耕厓畔、何須去天尺五
常曲城南、垂釣海濱、不羨擊水三千、扶搖直上、壇林

藍侍御集

卷六

十五

壑之美不亦樂乎、秉機軸之權、蓋有命矣、敷暢兒郎
之偉、激昂梓匠之歡、爰舉雙梁、可無六頌

梁之東海、門曉日影、瞳瞳照見蓬窓、蠅脚字一生汗
簡、齊魚中

梁之西、闕里遺風、被魯齊自得一瓢、真樂地也、知容
膝易卑棲

梁之南山、姿橫碧水、拖藍春暮、幽人登覽、處濯潏風
味與誰談

梁之北、家法客卿、傳子墨、草堂危坐、玩圖書、敢向神

京修遺直

梁之上、東萊先生入夢想、文光直與危宿齊、况是野
人丈人行

梁之下、不須方臺共曲榭、兄弟連床對短檠、此中自
可談風雅

伏願上梁之後、結廬心遠、閱世日長、摯文印以傳家
冀書香之有種、通疇馬畫、百子九經、深明聖賢之體
用、精究述作之淵源、相維鬼神、永杜漂搖之患、燕及
胤嗣、盡鍾海岱之英、肯構肯堂、善頌善禱

藍侍御集

卷六

十一

世薦堂上梁文

突兀千萬間、知公懷拙拾遺之念、辛勤三十載、喜公
有韓昌黎之廬、盡出賜予之金、成此經營之費、大勞
山翁、自比管樂、人擬夔龍、堂上鳴子賤之琴、車下沛
真卿之雨、伯同為太僕、侍御周非正人、釋之為理卿、
黎庶無稱屈訟、不致右師之語、遂為左官之行、達靈
鵠跳浪于漢南、而狂虜猖獗于塞北、天子若曰、孰
為予佐群臣、咸謂莫若公、堪玉節、金符、陝右專撫、安
之寄、高牙大纛、聞外許便宜之權、薛宣彈壓乎百僚

裴度節制平諸帥，圖書屢獎為寬南顧之憂。奏贖再陳，莫遂東歸之興。乃命承家之子，授以下築之規。前曰堂而後曰樓，左為廟而右為塾，不侈不儉，錙銖奏功。苟有苟完，林壑獻狀。溫公洛陽之園，獨樂李愿盤谷之所，誰爭草木皆知燕雀相賀。申張老之善頌輪羹，馬與美焉。宜夫子之燕居申如也。天如也，真海上神仙之窟。見人間卿相之家，即仁宅以安居，由禮門而出入，六緯雷動，雙梁虹飛。

梁之東，天柱峯頭曦馭紅，曉起憑欄望處遶丘海。畫傳御集 卷六 十七

市有無市

梁之西，夕陽影裏馬山低，百里桑麻如畫簇，富饒千載甲三齊。

梁之南，大勞小勞山蔚藍，老子少年行樂地，磨厓詩律許誰參。

梁之北，一點靈山擁黛色，倚樓佇眺海天空，白鶴飛來如舊識。

梁之上，瑞塔亭亭幾千丈，我公衣錦畫還鄉，惟辨登臨玉鳩杖。

梁之下，墨水潺潺遶平野，漢南陰德活萬人，卜公子姓如水也。

伏願上梁之後，詩書繼世，忠孝傳家，謝氏庭前，即長芝蘭玉樹。于公門外，儘容駟馬高車，喬木參天，嘉禾滿野，福來宜而祿來下，資之深而居之安，世廬之第已新，海岱之間永鎮。

楊南庄先生新居上梁文

家傳清白，鯉堂開千載之祥，勢壓山川，華屋峙一區之盛。問天下築擇地開荒，忽驚興作之勤，處成燕休。

畫傳御集 卷六 十七

之慶，聞者手舞趾，飛聲飛南庄主人，斟酌六經，枕籍諸子，古文奇字，好事者往往從游，姑洗角鐘，知音者嘖嘖稱賞，信台輔逸群之器，擅臺閣通敏之才，七歲屬文，亦手折三秋之桂，一揖謁選，墨綬綰百里之符，如彼同僚，可修贈，伍退而問舍，孰與仲多，惟我先廬，儘容門外之駟，讓彼季子，爰及屋上之烏，卓哉長者之高風偉矣，鄉閭之嘉話，平生蜚英于湖海，晚歲選勝于林塘，治南城五畝之園，費中人十家之產，物非容易而為得事，或艱難而晚成，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頌其獻狀太虛為室明月為燭留以待公啟棟宇之
宏規集班輸之巧匠斷長續短革故增高構此新宮
前為堂而后為寢鄰乎故室右曰塾而左曰祠暫分
風雨之床請占水雲之窟四時携酒則親故足以娛
嬉千里命車則故舊斯為款曲體因居而寢人心與
地以俱平請看賓主之再酬試听兒郎之六偉

藍侍御集卷之六終

藍侍御集 卷六

十九

藍侍御集

卷之七

帳詞

送大方伯南澧王老先生大人帳詞代作

伏以虞書九州岳牧監臨於萬國周禮八命方伯表
率乎群公位次九卿制隆西漢地分十道任重有唐

藍侍御集 卷七

長貳官聯惟旬宣之皆一舉刺上計信承轄之匪輕
况晉陽有表裏之山川實為重鎮而薇垣挈郡邑之
綱紀是號監司惟公道之攸關緊正人之登用朝會
允協除目肆頒蓋簡在于帝心故克承于寵命恭惟
大方伯王公望高名世念切經邦華岳降神而生洪
河孕靈以出縱橫大筆魁多士于三秦枕籍六經領
諸儒於太學甫登龍虎之榜即裁獬豸之冠風憲得
一時之英廟堂增九鼎之重挺高明邁望之質秉剛
毅不回之操期期抗直之風諤諤敢言之氣衣繡持

斧稱決遣之奇才攬轡登車遂澄清之雅志施霹靂
手飛霜雪名割十九牛而必若發硨磲擊三千里而風
斯在下明日張膽何狐狸之足杆聚精會神要藜藿
之不採豈惟振山岳之動蓋將書竹帛之光輟從臺
中俾專閭外允文允武渤澥無傳烽之驚維屏維垣
齊魯逐長城之固訪海運之舊迹濟膠萊之新河通
賈通漕足兵足食聲譽上達於當宁綸綍下頒于外
臺人望甚隆天心可測叅彼大政于我太原兒童迎
細侯沙頭竹馬反側識賈父田畔飯牛觀往年甘棠

藍侍御集

卷七

二

之陰成喜今日生祠之象設台階伊邇德化流行唯
老成之當路乃升平之權輿凡在庠序舉增忻慰某
等叨承一郡久奉六條維鵠有巢行看召南之化維
衮有缺載期山甫之功念頌禱之有誠惜挽留之無
計且歌濟川之新曲以侑祖席之離觴

贈大方伯柳梅川公入覲帳詞代作

伏以省郎出領千乘明時重共理之官太守入為三
公漢廷嘉已試之績當萬國來朝之日正三年考最
之時膠水萊山諒非久淹之地鸞臺鳳閣佇看不吹

之成案案增輝閭閻吐氣恭惟大邦伯柳公識量非
今世之士才華有古人之風一札十行分符剖竹雙
旌五馬皂蓋朱旂雖海岱一隅號為僻郡而桑麻千
里名曰沃州柰頻歲而易官幾十羊而九牧新舊倍
將迎之費簿書有懸絕之姦布縷之征粟米之征民
力竭矣豆之事軍旅之事官帑枵然公來撫摩心
增惻恤蓋繼弊政者收功甚易而整頓綱者為力暫
勞治國如烹小鮮憂民若保赤子能使十萬戶之蒙
福緣得一千石之惟良於是沛然有餘幾若儲以相

藍侍御集

卷七

三

待少廢笑談之頃刻即獲郡邑之安寧文翁修學校
之宮比於鄒魯嚴助勞侍從之事對以春秋方廟堂
核名實之時屢下溫詔而郡國上課最之狀定頒殊
恩計指日之合符即論功而增秩九萬搏翼行且見
之四十專城未足稱者喜華髮麗眉之來錢恨攀轅
臥轍之不成某等夙奉教言叨承寅佐數展西園之
會屢開北海之樽尚稽餘光自憐寒迹依甘棠之下
寧不與思舉祖筵之觴豈忍遽別擬百姓之備冠瞻
九重之徵黃請歌雅詞用託微敬

送大邦伯梅川柳老先生大人懷詞代作

伏以岳牧用詞人誰復游于城闕朝廷知治行豈
惟記於屏風以成周大夫之賢膺有漢太守之寄共
理之官衆所注目已試之績人無間言詔為三公行
舉廟堂之故事歌有五袴暫慰閭閻之人心公議慚
于一時歡聲洽于千里恭惟大邦伯柳公標格與嵩
岳並峙襟懷共淮瀆同源洞識古今不專泥紙上之
語達源左右間一吐膏中之奇唐令僕之宗魯士師
之後家訓為經緯楷範筆法與鍾王比肩談議自高

藍侍御集

卷七

四

表儀風著里溪之制作直比子長東郊之辭章彷彿
韓愈遙遙中州之華胃赫赫南省之科名羽儀清班
翱翔粉署方聖天子之重外求良有司以分憂疇
咨銓衡咸曰公可識馮唐于郎省但取一言冀汲黯
于淮南未忘舊物少屈雲霄之步用蘇渤海之瀆惟
此東萊今稱僻郡戶乏中人之產府無經月之儲不
哀杼軸之空俗吏乾沒去為溝壑之瘠遺黎無聊惟
君子不以中外為心所至盡職故小人得于葦月之
內自爾從風父老扶携問公來之何暮衣冠流寓快

我親之爭先愷悌出于詩書精明辨乎銖兩貪夫自

解其印綬更迹不到于山村性戒西門止用南陽之
杖禮希東閣屢開北海之樽畫諾從容桂笏醞藉惠
已施而及物官未足以稱才若循吏傳之所書與講
德論之所頌昔聞其語今見其人至于不察而秋毫
分抑且不怒而刻木畏陳陳滯訟渙若漸流猝猝饒
師了無箕歛兵衛森戟未減凝清香之歡川原開花
不妨蒸紅霞之賦神山風月揮生嘯之塵毛溟水波
瀾喧行春之鼓角長途闊步何殊擊水之三千近輔

藍侍御集

卷七

五一

專城可謂去天之尺五旌旄在望謠誦聞藩臬交
章優為列郡二千石之首撫按互荐先達當宁十
二旒之尊漢廷已洞知弱翁行將大用宣室久不見
賈誼想亦深思一札細書看拜白水真人之賜千金
增秩應繼黃龍循吏之名即報政成別膺召命某等
幸列寮案辱賴幃幃每曲借于誨詞頃誤遭于眷獎
宣有海涵之器久安斗大之州雖膠萊澄清暫作龜
蒙之主而風雲集會必歸駕駕之行聊舉稱慶之觴
侑以擊壤之曲

牧伯吉庵史公入觀帳詞代作

伏以三載考績始紀于虞書五牧來朝再見于周典
惟茲一法寔貫三才仰稽乾文星宿右旋而拱極俯
觀地勢百川東向以朝宗惟我聖明之憲章允愜
帝王之定式諸侯朝覲于魏闕一人端拱于法宮屏
翰有光廟廊增重恭惟大牧伯史公身兼數器文擅
三長決彼詞科嘆董賈之未直遂於經術指毛鄭為
淺聞於卿邦之望竅高蓋家世所傳如此量淵乎而
莫測節凜然以自持才氣無雙不淹於西山之邑治

藍侍御集 卷七

木一

行第一召歸于北門之中唯六察風稜尤寂於三輔
而南床雄峻大震于百僚諤諤以昌排公論之所不
與蹇蹇之故發衆人之所未言忠邪由是以洞分紀
綱於焉而夫振剛直聞於天下朋黨去於朝廷事觸
之而風生心卑管晏物迎之而办解法陋申韓自居
臺諫之司已負珥諧之望上方一視同仁故用賢無
中外之殊公能學道愛人欲為時齊輕重之典顯膺
綸綍榮剖竹符惟此東萊號稱海國土鹵疏薄間聞
無閱日之儲賦稅徵求吏掾有積年之弊大瘡瘡痍

之俗須我慈惠之師廣舜德以治民心奉漢條以察

郡治恢淳龐結固之德敷老成樸厚之謨有三代之
遺風號兩京之循吏餘波所及弱植自安視今日桑
麻之場皆異時荆棘之野長孺雖勤于臥治本自春
歸望之少屈於治民蓋將遠用幸康侯之入覲有日
知明君之錫命可期某等慙以空疎幸同僚案因人
而成事遂免曠厥之憂定盟而通家早緣桑梓之敬
奉餞朝天之五馬式舉臨風之一鐫載歌慢詞以寓
企仰

藍侍御集 卷七

七

王明府入觀帳詞代作

伏以正月上日虞書紀輯瑞之文述職巡功周禮謹
侯邦之度漢廷上計四方畢來唐室稱觴諸藩亦至
瞻天威于咫尺誠寤寐而無違仰雲漢之昭回固屏
營而何及在昔時以為曠典至今日尤為盛儀廊廟
動民最重一同之長絃歌宰邑喜逢四科之賢以故
家文獻之餘補海隅僻右之地雖嬖姍不進公自為
計則疎而愷悌惟良民之蒙惠甚厚屬茲獻績皆知
詠歌恭惟即墨大夫王公宗派炎劉之列侯家聲典

午之元宰三槐陰德奕世應名頌得賢而賦登樓藉
論衡而作中說允矣我公兼茲衆美所養者厚擢桂
於月脇之傍欲資之深采芹於泮水之地仰範模之
有作煥常布以咸歸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宛同
洙泗水擊三千里扶搖九萬里俯視滄溟桃李嶺南
方有賴主司之時雨枯槁海右正得資邑長之和風
魚川泳而鳥雲飛見華嶺之相慶昔無襦而今有袴
聞茅屋之興謠在賢者亦樂此乎非若人無共功者
况勞峯有餐霞之客而渤海有浴日之奇賞此達觀

藍侍御集

卷七

八

未妨游宦以學道愛人之志勅朱墨簿領之勤可使
實惠及於斯民庶幾吾通行于當世一雷之地人所
不屑或望望而去之千室之宰公所樂為自恢恢有
餘矣雖為時而少屈將自下而升高擢察院諫垣即
奉十行之詔縮銅章墨綬何待三年之淹若望實之
當然亦乘除之必爾朱輪華轂陪方伯以來朝底績
稽功俟冢宰之考定必書我公之上上以勵庶官之
平平封即墨之大夫曰安山之王子履絢宛若飛葉
今之雙鳬城堞依然歸遼東之一鶴父老扶携而相

送閭閻踴躍以思還某同服官寮幸聯曹舍揖佳風
於庠表夫豈偶然託巨庇於鴈行已惟藉慰方結唇
齒之助了無肺腑之疑既喜入覲如登仙又悵臨岐
之設祖聊歌短調用備一觴

萬山憲副帳詞 代萊甫作

伏以臣直主明慶雲龍之胥會乾清坤肅仰霜隼以
橫飛周禮掌贊書風生柱下漢儀察候服威振都亭
雖中外之分臺然責任之匪易况滇南為被化之區
謨烈攸存而臬司為獨教之基廟堂尤茲特茲慎簡

藍侍御集

卷七

九

尚賴欽承恭惟大憲伯仲公英槩自高脩名早立入
班揚作者之域有齊魯大臣之風素節清規表儀于
淮甸閭閻敏識潤色乎朝廷濁斯激而清斯揚衣繡
持斧柔不茹而剛不吐攬轡登車何嘗捨豺狼而問
狐狸所以如鷹鷂之逐鳥雀霜飛白簡不止膽落金
吾照日丹心又復謀寢南國金聲益振玉立不移爰
把一麾出守鄂渚之上再乘五馬分符萊子之邦地
雖南北異宜操則金石無二省耕問稼視民饑如已
饑決獄明刑處公事如家事閭閻父母載藉循良蝗

赴海而鹿夾車、麥兩岐而禾同穎、允類中和之政、加惠凋瘵之民、荐剡屢達于楓宸、錫命下頒于海嶠、列品仍四維階級之相同、設司為三寔地位之雄峻、登鳥臺而見栢、喜歲寒之青青、繡白多而剪袍、覺秋空之肅肅、方南交不延之日、正丈夫搏擊之時、秉端克之奇才、敬持法網、蘊韜鈴之妙畧、兼督師徒、掃夷獠之妖氛、坐觀千里之澄徹、生梁益之財用、行致九年之禔豐、蓋不獨取儒術以勝法家、抑將以去暴亂而致刑措、藩臬動色、華夷聳觀、某等叨居僚案、久奉清

盡侍御集

卷七

十

塵臥轍心勞、皆欲從公于邁、分襟誼重、永懷典于同行、何武之去、見思季路之別、有贈美青驄之款、駕無計可留、觀紫誥之遙臨、不謀相慶、載歌短曲、用托微情、

墨令我齋吳老先生休政帳詞代作

伏以難進易退、仰君子之清風、碧水丹崖、遂高人之雅趣、惟久速不愆於禮、乃去就適合於時、居寵思危、周書之大訓、知止不殆、老子之格言、魚龍踴躍於江湖、猿鶴飛鳴于丘壑、雖君父未報、非臣子盡瘁之心、

而邑里告疲、豈仕者耽祿之日、記存謝事、易戒惡盈、林下今見一人、鄉社可傳千古、恭惟明府吳公恭伯、苗裔番君、雲孫酌貪泉而志操愈堅、揮羽扇而江濤飛渡、書法八妙、畫筆通神、人品吳興之鳳、翹門第延陵之喬木、望隆時論、才冠士林、心涵西漢之醇、學識九流之廣、白蘋洲畔、繼柳惠之風流、黃檗山前、續江淹之詞采、標格蓬壺、子閭苑器、質大呂而黃鍾、風蜚塲屋之名、久困雲霄之步、乃充里選、求就郛銓、九重之命、而暫付老成、百里之寄、而用蘇廕、瘠山中父老

盡侍御集

卷七

十

喜聞車馬之音、境內衣冠企聽風聲之美、以耆蔡之先知、而決斷兩詞、以廊廟之大具、而撫字一同、惠施間間、威戢姦宄、勞山發政、已傳愷悌之聲、墨水趨風、更掛冰霜之節、古史之傳、為循吏、今世之稱為真儒、彼子游以高第為武城、預四科之妙選、而建武以太傅召、察令實中興之盛聞、夫何投牒亟稱、引年棄簿、耆繁劇之司、還山水清逸之地、故廬寂寞、幾同仲蔚之蓬蒿、晚景安然、復對淵明之松菊、不待頭童而齒豁、且免漏盡以鍾鳴、榮動五亭、先生四水茶等偶從

銘

修城銘 有叙

藍侍御集

卷七

十二

民不以爲勞、用木石甃瓦之材、計萬餘枚、而費不歛
于民、至於守城之械、皆集工治之、而若老於其事者
以其年二月望日始作、四月朔日成、父老謂北泉子
曰、明府之此役大矣、群盜遠屏、百姓用寧、是宜有記
也、將以屬子、子其謂何、某曰、諾、退自念昔陳無己爲
蘇文忠父銘黃樓、固治氓也、某今奉父老之命、亦曰
宜矣、其敢以不敏辭、直次其畧爲之銘、鏤之城隅、以
垂之永久、銘曰、維我卽墨、甲于三齊、勞山南峙、沽尤
西園、昔在戰國、安平保之、望諸來攻、五載弗廩、歷時

藍侍御集

卷七

十年

余干侯曰嘻我民我人我社我稷我山川歟血
盟衆守死弗寒鼓鞀畫鳴刁斗夜嚴民拜稽首曰我
高侯築城鑿池實衛我儔先懷而防先變而愛我侯
愷悌民之耆龜維仲山陰城彼東方吉甫作詞垂諸
無窮允矣我侯厥功與同並人獻文刻石新城

埋鸚鵡銘

癸丑之夏京師有客以鸚鵡遺余者時余下第南歸
皖城舟中頗以為娛甲寅之冬忽不食而死令小奴
埋之而復為之銘銘曰汝兮誰使汝為人言兮汝兮

自貽于寵而不潛兮。嗟汝兮。毀羽絨。鬚兮。則長樂於山岩兮。我銘汝兮。汝羽族之貴。而非燕雀之凡兮。

歲

維我從子庵名曰董。我演厥義。學術攸分。有晉義獻王義之。王獻之。董於穎體。筆精墨妙。千金一紙。亦有三謝。謝靈運。玄暉。謝靈運。董于賦詩。逸才遠韻。百世嗟咨。眉山三蘇。蘇老泉。蘇東坡。董于詞苑。潤身華國。光照竹簡。大小夏侯。夏侯勝。夏侯玄。董于尚書。訓詁深奧。名冠

藍侍御集

卷七

十

藍侍御集卷之七終

藍侍御集

火

卷之八

祭文

祭楊甥任大文

惟我楊甥任大茂。才既卒之七日。是維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四月八日庚申。其舅氏藍伯玉翁。表弟柱孫。史孫。以家饌家醪。奠于甥之柩前曰。天之於我姊妹。何其降割。至於如此耶。維我先公先夫人寔生三女子。擇其所歸。咸曰佳士。伯姊歸于王。而師龍為元子。仲姊歸于尤。而威遠為元子。季姊歸於楊。而任大為元子。夫何王甥尤甥。相繼而死。獨有楊甥。今日亦死。天之於我姊妹。何其降割。至於此耶。我姊妹移孝于舅姑。甘旨中饋。我三甥敦睦於渭陽。情無窮已。其世業詩書者。外家之宅。相可起其世蔭。萬戶者。先世之功業。可擬天之祐之宜。壽宜祿當享百年爾。今忽

至於如此是禍福之理亦不可揆耶維昔汝舅放歸
墨水維楊氏甥寔同井里游我門牆談經評史月夕
風晨山巔水涘舅昌甥和欲追正始自謂此樂無物
可比何壹疾伏枕之八日遽歛手歛足而就于梓邪
嗚呼痛哉汝父汝母白髮垂耳汝兒汝女尚未有齒
汝獨不念遂長往矣嗟人生悲况在戚里豈脩短之
有定命雖鬼神亦不能以移徙耶汝舅汝弟涕淚如
水炙肉炊飯樽酒二盞陳汝柩前目淚不視哀汝以
詞淚落盈紙嗚呼痛哉天之於我姊妹何其降割至
藍侍御集 卷八

祭韓孺人孔氏文御史普之妻

貞靜閑一肅爾容止其系伊何素王胤系其訓伊何
閨睢攸始恤孤諸父早歸名士克孝翁姑其疊甘旨
蘋與蘩兮謹于裡祀敬戒毋違相我君子德業孔脩
用取華仕作邑循良立臺綱紀有古胎教生兒並美
績紉之風不尚綺靡閨壺之間篤此倫理而翁違恙
憂勞瘁只重以哀毀一疾不起物固不數壽歲在已
婦則母儀無添孔氏天道何知壽止如是嗟我孺人

奚愧生死嗟茲庭階敬彼芳芷德音不違捐此簪珥
淑氣靈風還彼闕里玉珮驚軒僊手弱水察案傷之
亡茲女史有酒在觴有肴在簋臨風一酌伏惟鑒此
尚享

祭李夫人文

嗚呼德以配德賢以育賢維賢維德其澤永延猗與
夫人式之燕全婦道母儀女史以傳維夫及子維子
及孫肅肅穆穆慶積閨門家孫登庸獻策萬言出宰
赤縣召入諫垣寵光赫赫慈訓寔彰堯而愈健百齡

藍侍御集

卷八

三

其昌聞安孔時計音忽揚維家之艱維善之傷某冢
孫之友登堂盟寒以哀感哀赴吊辛酸辨香一炷東
帛一端臨風遙奠瀛水漫漫嗚呼尚享

祭季弟通判東泉徵甫氏文

嗚呼痛哉吾弟棄我而長往今已七日矣扣棺呼弟
弟不我應酌酒薦弟弟不我飲何忍棄我而長往耶
惟弟生平時酷嗜于石先廬別業精葺堂宇以游以
息與石為伍蓋或淪於渤海太湖之濱或委於羅浮
天竺之麓列之臺榭置之盆盎富哉石乎累累而聚

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不鞭而來無脛而至列而
置之獻奇呈怪阿睹中物風晨月夕雪消雨霽呼朋
集侶勝咏於里撫掌大笑曰我之適意在於群石矣
迫觀熱察百仞一卷千里一瞬蓋不出戶庭而仙山
靈岳福地洞天盡在於此矣。明窓靜几左右相映者
又有法帖名畫舊琴瓦硯周彝漢鼎玉軸牙籤賞鑒
披閱殆忘飲食吾弟所學之清一時所未有也。疇昔
燕飲我倡汝和我酬汝作今則已矣涕淚零落嗚呼
痛哉吾弟何忍棄我而往耶嗚呼溟溟漠漠塵世永
隔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同氣之悲何時已耶嗚呼痛
哉

祭從弟謙齋訓術京甫氏文

維嘉靖甲午臘月八日寔亡第京甫訓術君之生朝
也其兄北泉處士伯氏王甫設奠於庭哀京甫之歸
而侑之以詞曰維我與汝同生丁酉我春汝冬同抱
同負同叩同角庭闈趨走有隨步徐我前汝後朝墳
春麓如左右手豈無他人不如汝厚兄弟相看亦漸
白首汝胡棄我孰奪其壽爰卜新春汝將駕遊我設

祖奠芳肴旨酒汝昔無量今能幾斗笑語不聞汝盼
于樞涕泣擗踊汝子汝婦我益增悲天乎誰咎今日
何日雲慘風吼憶汝生朝布席陳豆燕我伯仲亦及
賓友云胡此樂化為烏有浮生如夢往時難碍我言
及此汝能知否嗚呼痛哉

祭鄭東谷文

於惟東谷義經夜讀弱冠維文薦於已蜀鼓篋成均
南省收錄賜對大廷禮樂滿牘樂宴瓊林宮花簇簇
剖符百里兩為民牧寒汝我衣饑汝我粥愷悌君子

藍侍御集

卷八

五

明揚方岳爰錫徵書位於臺幕赫赫憲臺綱紀邦國
贊畫匡襄大夫屬目天曹考最龍章滿匱褒嘉嚴君
閨壺翟服少俟三年金紫可掬一疾不起天乎不淑
何積之厚何卒之促冥冥漠漠却有定數不忘者存
歆我醺醺

祭王明府文 代司寇翁作

嗚呼樂莫樂于相知悲莫悲于永訣何天道之無常
致哲人之萎折猗歟明府寤寐豪傑爰宰一同慶時
心切有屹屹不渝之操有皦皦不欺之節有孜孜不

虐之恩有濯濯不淄之潔念吾民之饑窮每一飯而
三噎聞鞭朴于庭堦勞撫字而心竭荒蕪我闢疑獄
我決惡少膽落猾吏心缺偉六載之政成感百姓之
心悅信治縣之有譜考功第于上列憶我前歲奉使
兩浙往來經過遂定交結吁歲月之幾何驚計青之
來徹嘆民生之無祿淚浪浪而中熱豈墨綬之足羈
期玉斧之飛雪傷陸離之長劍甫小試而遽缺瞻勞
山之從龍俯墨水之幽咽懷棠陰之遺愛同山水干
不滅絨千里之哀辭聊寸衷乎誠泄想英靈之洋洋
藍侍御集 卷八 六

在左右而昭晰

祭南庄楊公文

嗚呼公來自晉我亦歸田日月幾何疾於跳丸東西
十年相見悲歡公之逸氣上薄雲天公之丰神下昭
山川壽將七袞綠鬢紅顏武功告成晉秩宜遷公赴
京師執手河邊萬里之別孰知此筵未拜新命忽訃
蓋棺公子泣迎靈車東還羽嬰徘徊銘旌悠然我迎
于郊有淚漫漫勞山北蟠滄海東灣有寧一丘公歸
其間維我總州公已壯年寔同歲脩五龍之庵友我

愛我公忘其年同赴大北公愧我先禮闈六科寔同
周旋通家之好終始無愆公子請婚先公從焉昔飲
同堂今奠于阡酒肴雖薄誠意以宣再拜事公交盟
敢寒文以告悲終夕長嘆

祭劉侍御夫人文

嗚戲孺人生有令德貞淑惠慈昭乎士行卓乎閭儀
紹思媚之風而齊姜姬守鷄鳴之誓而接踵芳徽
惟母族為東魯之望而申結肇嫡惟良人為邦家之
彥而吉協伉儷方注名桂籍而榮寵與正嬈休烏府

藍侍御集

卷八

七

而內政是毗鄉閭嘉其惟德之有淑族黨慶其惟福
之永綏嗚戲翟冠霞帔錫典之貶妻以夫貴云乎不
宜夫何脩齡迺限疾景如徂零落春風桃花澗深我
酒既清我散既馨申詞為奠以記哀忱靈其有知也
耶草露湛湛天河明明

祭趙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其可謂之淑已乎吾聞之婦德不形
于閨外何以知夫人之淑也哉吾於南溪先生蓋有
以徵之矣夫以即墨之饒甲於三齊而南溪之操履

鎮靜寡慾以是知夫人之幽閒有以相之也。即墨之繁劇無少暇休而南溪之剖決銑刃不頓以是知夫人之整飭有以相之也。即墨之境營衛錯處仰口待哺而南溪專軍餉之任催科不擾行伍告足以是知夫人之嚴肅有以相之也。縣廳之中明府曰可贊府曰俞自昔為然而南溪之議論不苟不阿故謳吟者不於其宰而稱頌者必於其丞以是知夫人之專一有以相之也。夫幽閒也。整飭也。嚴肅也。專一也。是謂之四德而夫人咸有之。求之縉紳士亦或罕能之矣。

藍侍御集

卷八

八

而况閨閣之內乎。吾安得不謂之淑人也哉。有德者必有壽。而有壽者未必有德。夫人年未半百。忽焉就木。一同之地。走吊匍匐。某等昆弟。納交南溪。為日頗久。寓其恭敬。酌此卮酒。嗚呼尚享。

題

題胡可泉樂府

余嘗聞諸先生長者言。今之太常所用樂。沿有元有元襲宋之東都。蓋崇寧樂府之遺法也。今之樂府。非古之樂府也。今之樂府。分為南北。北曲皆胡部也。南

曲皆俗部也。胡俗雜陳。繁碎輕儇。亢麗縱肆。始緩終驟。不中音節。他則倡妓伶優。粉黛塗抹。淫侈靡增。悲導邪。不得禁止。夫以胡俗之樂。不中音節。則風氣淺浮。而日趨于薄。伶優之伎。不得禁止。則風俗流蕩。不知所返。孟子不云乎。今之樂。即古之樂。余曰不然。北曲自蒙古女真入我中原。始有之。南曲則五代宋世所遺。慢詞是也。南則沉於哀怨。北則極其暴厲。皆非古之樂府之音也。至於有唐。以詩自名家者。而擬古樂府。雜用今體。若李、白、宮中、行、樂、詞、王、維、渭、城、歌、

藍侍御集

卷八

九

皆今之七言絕句也。徐彥伯、沈雲卿、胡無人、鈞竿等篇。司空曙、河陽子、皆今之五言律詩絕句也。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是豈古之樂府乎。至於南北朝之際。為樂府者。一切見之新詞。南朝之樂。多用異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或官闈脂澤之尚存。或風沙戰伐之間。雖離體詠之雅樂。至秦亂而廢。至漢之西京。始欲修之。而燕代吳楚之謳街衢巷陌。交相倡和。當是時。司馬相如之徒。數十人。作為詩誦。稍協律呂。立漢家一代之樂府。雖非三百篇之舊。而共

去古尚未遠也傳及魏晉流風寢盛是故後世宗之
然後之擬古者紛亂嘯雜摹倣盜襲層見疊出讀者
厭之我可哀夫子悼正聲之微茫而惜雅韻之廢絕
乃取漢魏古樂府諸篇之名擬而賦之凡若干首余
得而讀之嘆曰樂府也其殆庶幾乎漢之樂府乎他
日若設樂府之署置采詩之官而有信都方萬寶常
因可泉言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悟可泉心德之
所形是正令言張文收者出天悟神解即可泉之樂
府有唱有嘆以發其趣被之管絃布之海宇一洗千

藍侍御集

卷八

十

載之陋習而復西京之舊音者此特其權輿云爾

題煉丹圖

楚屈子放逐于江潭彷徨悲嘆乃賦遠遊願為方仙
之道後天而老下觀無窮之世變蓋寓言也考亭朱
夫子遭偽學之禁亦猶屈子之放逐也乃註楚詞乃
註參同契與蔡季通往返訂正後又得其策數之說
恨不得與季通講之亦猶遠遊之意也寄與玄奧是
豈易與流俗語哉後之迂怪之士不原二子之心而
猶以之籍口終身溺於煉丹之說何其惑也吾求諸

在昔之不惑者矣楊子雲曰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憂
其先乎又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谷子雲曰明
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
罔以非類韓退之曰余不知燒丹服食說自何世起
殺人不可計而世尚慕之益至此其惑也今直取目
前視與之遊而以藥敗者以為世戒尚書歸登李遜
孟簡侍郎李建節度使盧坦御史李虛中金吾李道
古是也程正叔曰此是天地間一賊使聖人肯為周
孔當為之矣真景元曰以漢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

藍侍御集

卷八

十一

不死之欲一動于中遂為方士之所愚惑猶玩嬰兒
于掌股之上豈不異哉嗚呼五君子之言炳炳如丹
而迂怪之士猶曰吾煉丹之說出於遠遊也出於參
同契也陷溺至死而不之悟嗚呼悲矣

紀龍灣先生叢伯子出處

東半多文獻巨室至官保大司空叢公盛大矣公之
嗣子曰龍灣先生伯益安甫公以三品考績當任子
載在令甲嫡子嫡孫云伯子固辭以讓其弟磐後公
守中都以禦寇功又當任子又固辭以讓其弟磐夫

閱牆見於雅而克駟見於鄭弗友者自昔有之是故
韋元成之佯狂讓爵劉愷之遁迹辭封紀於漢者千
載頌嘆今觀叢益安之一讓其仲氏再讓其季氏殆
過之矣叢氏素貴富者也伯子乃不有其貴富折節
讀詩書從諸館閣老先生游諸老先生亦析行輩與
之交又與一時名盛士友講習探討磨礪浸灌日益
以精布衣徒步自奉如寒士遇之者不知其為貴介
公子也其下筆述作頃刻千餘言英發鉅麗名動燕
趙東被齊魯皆尊慕之曰叢氏有子矣然屢試于場

藍侍御集

卷八

十一

屋不售衆言之曰君子之出處有遇有合而遇合有
時伯子謝曰我業未脩耳識者為時惜不為叢氏惜
也後為有司者所推擇貢于胄監而註籍于選部需
次東歸又大肆力于群籍涵畜益深溫粹簡重莊靜
沉遠丹穴有鳳鳥焉群飛競起而附翼之東牟之彦
有志于道者咸依歸焉暇日放情于山巔水涯以釣
以采優游者幾二十年邑大夫謂曰昔之世臣君晦
叔者不得不起若張敬夫者聞召即行先哲有定論
矣吾子亦世世矣盍一出乎伯子乃出就銓試名在

高等授通判鞏昌府監甘肅軍餉事或謂曰世曾之
出恒得清華京秩羽儀于班行間吾子乃獨出之外
且遠者何也斷犀之湛盧而以之割鵠照乘之夜光
而以之彈鳥嗟乎其命也夫伯子曰否自廊廟以至
要荒自卿大夫而視委吏皆天工也何加損焉吾愧
有曠云耳懷檄登車畧無幾微難色疾驅而西至大
河之南宿疾作留逆旅月餘少愈而入函谷關歷秦
漢故都踰隴西乃至鞏昌府治視事署文牒又出金
城關至莊浪疾復作至甘州鎮城疾復大作乃上疏

藍侍御集

卷八

十一

于巡撫趙都憲巡按張侍御曰夫甘肅者險塞之地
也西控西域南隔羌戎此拒胡虜甲兵調度食足為
先司餽餉者非得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才應世之智
者鮮克能之若磐者徒抱區區犬馬之志而德薄寡
祐疾急侵尋邊鄙無良醫師診察攻治罔究虛實標
本妄投藥石而脾胃元氣日虛瘵火日甚眩暈時作
不能視事請乞殘軀生歸明公之賜天矣撫按勉弱
之後上疏曰磐無似嘗受教于先公矣食焉而怠其
事君子所深耻也敢檄先公之靈解所居官後登優

老之堂以免素餐之譏志願足矣堅卧不出祈請益力撫按察其誠咸曰今世仕者多而止者寡進者易而退者難故觀人者于其寡而取人者于其難若輩輩昌者齒髮未衰精力尚健抗疏至再力求引去厭載馳而思考繁可以矯世礪俗矣乃命有司具禮供徒役傳送以華其歸輩昌周太守曰叢監郡踈涉者幾萬里請奉者甫兩月委致其事而去一時所未有也阮嗣宗旬日而去東平陶元亮八十餘日而去彭澤世謂今人不及古人以監郡視之何古人之不相

藍侍御集

卷八

十四

及耶乃率其僚佐屬吏父老饒于郡之東郊酒半父老有執爵而嘆者曰汗血之駒出於渥洼之濱追風逐電一日千里蓋其所出者異也往者司空公奉使于我關中足兵足食勲勞著于三邊監郡之來人皆忻忻然曰我司空公之克肖子也世德作求竊有望焉今聽其去不幾于失士矣乎太守曰撫按之意蓋以崇退讓而耻躁競也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者多也不然監郡豈苟去者而撫按豈棄士者哉叢伯子既歸龍灣邑大夫奉粟帛牛酒問勞朋

舊戚黨咸以觴豆相賀致書於北泉藍生曰古者有聞史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龍灣子之出處鮮有矣吾子其書之否某之先司寇公與司空公交誼甚篤故某于龍灣子稱通家焉某往在臺端不能見幾而作兩執手秘獄考掠幾死除名放歸有媿于叢氏多矣強言書之以補邑乘亦以自訟云

書東巡十韻後

藍侍御集

卷八

十五

東巡十韻者都憲胡可泉公之所著也公撫我東魯及三齊敎令甫布百城改觀乃振維摯網拔逸而顛者錯邪而肆者陪武斷壘斷者詳讞囹圄之無辜者以是暮月之間海岱寧謐蓋吏嚴其條而官守其程矣時維孟冬輶車東巡至于青社又至于東萊又至於東牟撫摩咨諏之暇或覽勝以摘思或唏景以載詠得詩若干首時憲使王南澧君寔從其後乃編錄成帙三復而嘆曰是詩也有風雅之遺音焉可以傳矣龍洞雲門如其幽而邃也東鎮東勞如其高而峻也雖淄膠萊之流如其濯濯洋洋也地鏡海市之見

如其奇奇惟惟也。三齊山水寔藉助於公詩非公詩
辭助於山水也是詩也有風雅之遺音焉可以傳矣
乃即東萊刻之又得吳人為公所立去思碑附刻于
后而以書抵其同年生藍某曰子孟識之其往在京
師聞吳之縉紳大夫士言天水胡公之守吳郡也如
漢循吏文蜀郡黃穎川召南陽而儒雅藝文則靠左
司白尚書劉賓客後起也竊私志之今讀徐少宰所
撰碑不我誣也然黃次公入相公名損於治郡時今
可泉公位登亞相當分陝之寄而德輿播勿剪之謠

藍侍御集

卷八

十六

敷庸益重于朝野次公又非其倫匹也公旦夕徵還
臺閣明良賡歌匹休于虞廷祇之管絃編之史冊以
風示來世剛后又又有詩矣而此東巡十韻者不過游
藝云耳固未足以盡公之蘊畜也姑書此以俟

書浮槎集目錄後

大江之左列郡有九山川之峭嶠清澈甲於三吳而
新安為寂則其地平蓋與天目山等新安所領之邑
有六皆宅窮谷絕壑中而婺源為寂其水之出于豐
溪者西下為鄱湖出于浙山者東下為浙江鍾靈孕

秀為子朱子之關里其他望與鄒魯洙泗等婺源之
里一百六十有四其峯巒拱挹鳥道紆迴而桃溪為
寂桃溪者隱君子潘氏節齋世居之成化甲辰潘按
察公與我先侍郎公同登進士榜一尹新水一尹婺
源由是朋友之誼兄弟之情在年家中世講尤真且
密焉潘氏之鼎彥曰桃谷子者尚書公之兄大中公
之子而按察公之孫也桃谷早有譽于鄉校已而魁
于南畿然屢不利于禮闈竟乃就詮試行佐郡于東
年云簿領詳讞之餘應酬交游賦詩為文一揮而成

藍侍御集

卷八

十七

人爭誦之門人趙生應坤輩五人編校為十卷名之
曰浮槎集余得而誦之嘆曰桃谷子之來齊魯觀岱
宗之巖巖地境之燁燁海市之恠恠奇奇而詩文益
雄峻幽邃可以傳矣嘗檢馬班歐陽之諸史將相公
卿表所載三公九卿大夫王侯大將軍名姓相望其
威權氣力摧山振海可以奔走一時然轉瞬之頃已
潦涸雲散不可復見矣而求其著作簡策垂世傳後
則未之多有也桃谷雖齟齬于時然是集也命意鑄
詞出筆墨蹊徑之外視前之崇階顯秩無聞于人者

執與子多執。桃谷不愧其先世矣。余垂髫時曾拜太中公而晚遇桃谷。屢訪逐客枝。贈長句久而不衰。蓋其反躬實踐。私淑于子。朱子而可以傳者。不獨言語文字之末而已。

跋

蘇李泣別圖

杜陵蘇中郎子卿。與成紀李都尉少卿。事武皇帝。俱為侍中。相友善。天漢元年。子卿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初。幽置大窖中。餓。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藍侍御集

卷八

十八

匈奴以為神。徙之北海。上使牧羝羊。杖漢節。卧起不食。節旄盡落。天漢二年。少卿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鬪矢盡。遂降虜。漢於是族其家。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嘗置酒設樂。說子卿降。子卿曰。自分已失矣。願効死于前。少卿喟然嘆曰。義士義士。因泣下沾襟。及照皇帝與匈奴和親。子卿得歸。少卿置酒賀曰。今足下還歸。名揚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諸。因賦詩有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之一章。子卿答詩有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

馬昭圖

之句。少卿又贈以詩。至努力崇明德。結首以為期。少卿乃泣下數行。因與子卿決。中郎都尉氣度渾厚。與極悠遠。評三百流風餘韻。而魏晉以下之為五言者。皆莫之及也。班孟堅氏曰。陵不引決。秦世喊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以是觀之。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未必有德。語論之言。豈欺我哉。因觀從子芳所藏蘇李泣別圖。援筆書其下。以示兒輩。使知所以尚德云。

毛延壽為王嬙馬昭圖。姜周佐所臨也。余觀此圖。有藍侍御集

卷八

十九

可為戒。四焉。夫帝王之御夷狄。有周宣王得中策可也。和親之說。奉妻女。君已悞矣。而元帝復以良家子配呼韓邪。內而不外。戚而不疎。志春秋之旨。其可為戒一也。嬙數年不得見御。自當引分自安。如班婕妤之賦。自悼可也。乃積悲怨。自請掖庭。令求行以良家子。其為殊匹。為生一子。其可為戒二也。及呼韓邪死。其前關氏子代立。欲妻之。嬙當此時。慷慨自殺。猶之可也。乃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關氏復生二女焉。其心聚塵。其可為戒三也。夫嬙不

足責而成帝者乃聽之較之春秋賜仲子之帽殆有甚焉壞法亂紀其可為戒四也

說

鳳雛說

鳳靈鳥也其狀有六象其文有五色其德有九苞其聲中夷則其棲則梧桐其食則竹食其飲則醴泉翔翔乎四海之外過崑崙懸砥柱濯羽于弱水而暮宿于丹穴世不可得而常見也惟黃帝時集于南園堯舜時儀于庭文王時鳴于岐山其後鮮見焉故姬公藍侍御集卷八
曰我則鳴鳥不聞尼父曰鳳鳥不至是已雖然鳳之見也必有聖人在乎位鳳為聖人出也故君子謂之瑞若鳳之見于元鳳儀鳳祥符之時若其見不待聖人君子則謂之妖或曰非鳳也鴉也正使其有真鳳亦不足為瑞也蒲田陳衆仲之孫前錦衣千戶某羊五卜始生子友人繪鳳雛圖以贈之蓋取昔人謂士元為鳳雛之義翼子他日之長也蘊九苞之德被五色之文吐中律之音感六英聞九韶而乘風振羽于明時君子將曰此人中之鳳世之瑞也豈不休哉子

拭目以待之作鳳雛說

藍侍御集卷之八終

藍侍御集

卷八

二十一

監侍御集

明卽墨監田王甫撰

明卽墨黃嘉善

明長洲張獻翼同校選

卷之九

書

虎谷上石綜書

伏惟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聞者匪敢效
劉元城不通司馬公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以把筆
藍侍御集 卷九

輒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
循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于咨文中始見陞少
保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史謹
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
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
雖貶數日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
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
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
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

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超耀今文達之富貴
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
之論可畏也一時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
紀載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
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往者
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
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
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譁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
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哀之語亦有以直諫之言
藍侍御集 卷九

達於聰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某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某迂陋欲躐躐
辱薦稿今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余慚懼交至久
病殘喘豈堪任事不敢祇受輒用上陳迂拙情詞備
見奏疏乞賜覽便見愚衷向者寺中拜別妄有看不
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况今兩耳全聾已成
廢疾只當耕田納稅備畝畝之余民養親讀書忘歲
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着衣冠束帶耶伏望執事周
旋其間以必得適戢為幸萬一未獲如願必至再三

得而後已。非但家人往還。身費實多。而于晤左右。未免煩擾。惟俯垂憐念。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澗淵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某未死之年。嘗執事之賜也。倘他日執事解重而南。某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於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酌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盛頗聞也。近聞群盜盡平。天下蒼生之慶。此固君子之力。而執事運謀發蹤。知人用賢之功。當受首賞。然釋楚之懷。平吳之憂。古人蓋有深意。而外患既寧。則有識者尤未可高枕而卧也。

藍傳御集

卷九

三

求壽文與白崑書

家君生于癸酉。今年壽七十矣。冬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誕辰也。家母少家君一歲。誕辰九月七日也。家君自在陝日。兩上疏乞歸。在南都日。又上疏乞歸。在兩淮日。三上疏乞歸。方得俞旨。給驛而歸。今歸已五年矣。鄉鄰親賓。每至誕辰。舉慶禮。家君皆避詞不受。至今歲先期。鄉鄰親賓。預持慶禮。懇請家君方允之。某惟近世縉紳家之慶誕。必得高文大軸。炫燿于壁。

方以為榮。一時交游。惟執事之與學駿才絕出流。而著作必傳于後。敢再拜以請。伏惟矜而賜之。豈為某一家之私幸。而鄉邦亦與有榮耀焉。去冬某有青社之役。歸至半途。舍輦遣人以家君病告。某憂懼無地。竊自思。惟家君嘗居言路。扶植善類。而不舉細故。以為直嘗掌法司。夫求人之生。而不深文法。以為明。嘗督師旅矣。先事招撫。而不計首虜。以為功。所撫散流賊萬二千。有余人。見于璽書。獎勞者可考也。家君歸之日。漢中士民為生祠。以祀若家君者。其古之所謂仁人耶。仁者壽。吾將徵于古矣。及抵家。而家君少瘳。至今春而全愈。愈日東屋草堂。牡丹有並蒂者。開焉。乃開宴。捧觴上壽。至今夏北泉草堂。荷花有並蒂者。開焉。又開宴。捧觴上壽。識者以為草木得氣之先者。一歲之間。一家之中。而並蒂之花。兩種見焉。實為奇逢。實為盛事。實為莫大之幸。而家君家母眉壽無疆之兆也。敢以附告于執事。

與西泉書

春初聞徵執事入朝。識者咸曰。端人正士。用矣。蓋世

道之幸、匪特卿曲之光而已、未及致賀而執事已北
征、乃辱賜手教、動懇祇領、甚感、後以無便、缺于奉答、
罪過罪過、冬間聞執事出按三秦、西土之人、凋瘵已
久、今得執事臨之、激清之氣、與華岳爭高、而惠澤之
流、與洪河爭深、夫先公巡撫時、以討賊常駐漢中、致
仕後、漢人為作生祠、賤子以名在罪籍、不獲往為恨、
若執事觀風之暇、肯一過訪、令有司拂飾之、存沒均
感、今漢中守亦賤子同年也、得公文以及之、尤幸、特
在愛下、輒爾煩聒、念在為親諒、不見罪也、

藍侍御集

卷九

五

與龍灣書

正爾耿耿、忽承使來、出示教札、惠賜先少保公先夫
人誌銘、拜讀之餘、卿邦小子有所師法矣、又讀瑞麥
亭記、知專門禎祥、蓋未已也、再觀楊海石市園烟雲
變化、奇怪百出、蓋不必身登蓬萊閣、而目底已識蜃
氣矣、欣慰欣慰、使回草此占謝、所堂基銘、草草脫稿、
請教中、間有未周悉處、請一一批示、再改上也、其詳
具別楮、願傳示另倩子光當鑒賤子此心也、

與南溪書

人回得臺下五月八日所寄書、始知執事有憲使之
命、蓋清德雅望、重于縉紳間久矣、大拜伊邇、此特為
之兆耳、東山之興、雖執事之高致、不肖、知其不能
遂也、不肖自落遭憂、患以來、交游書問斷絕、廼辱記
存、寵賜腴儀、再拜祇領、愧感無已、但所以稱述不肖
者、殊過其情、匪所敢當、乃及別絨、又來索先大夫通
海道奏疏、不覺泣下沾襟、先大夫投疏後、未久即去
國、行勘之時、有求賂于鹽場者、不遂、是以未行、識者
至今惜之、今若以臺下之力、建白、與行、之、不肖
子雲矣、疏稿及海道經偶為膠守借錄、茲就托錄一
本奉

藍侍御集

卷九

六

與南湖書

人回、蒙手教、及書綾之賜、再拜祇領、感歎交并、賤子
自放逐以來、飽經世態、釋氏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
知也、彼勢利人也、見吾年丈已懸車矣、是以顛倒如
此、天定自能勝人、年丈云靜守以俟天意、得處橫逆
之道矣、賤子夫何言、聞年丈動履益健、益有道者所
養、自別此外、又復何求矣、年丈野服海上之約、不知

賤子有幸否賤子亦欲遊江登金焦訪武丘泛西湖探禹穴而窮天台雁蕩之勝但多病早衰又不知老夭肯遂人願否承命訪駝基島雪浪研賤子海濱人也三四十年間所得不下百餘方皆粗勵損筆無一佳者嘗訪之登人云駝基舊取研坑嘗為潮水所浸潮落水淺欲施工取之而潮水又至矣以是坑中之石數十年絕不可得而以應官府之求者皆岸邊涸燥之石耳賤子昨又托相知者訪諸故家終莫得一佳者若有得即當馳奉不爽研價先此奉回乞檢留

藍侍御集

卷九

七

之昨賤子見趙司寇公贈硯石二方云往年昔在甘州日得之于西域賈人云于漸俄端石也頗覺細潤敢先此奉上不知堪尊意否

荅松庵書

忽得使來出示手札兼惠腴儀再拜祇領媿感無量伏念自遭憂患以來天上故人音問斷絕久矣而乃得吾兄一歲之中三次問存久要不忘之義執事當與古人中求之但僕之頑鈍不足以當之也承為抄書二冊紙墨精佳明憲展讀殊發佳意所恨者僕少

執事一歲髮鬢皓然兩目昏花已成老態每展卷時許便覺神倦自知無力進學與木草草同朽腐矣每誦韓子之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者似正為僕言也執事所借三種書已檢得五十冊附使奉上振肅之命留情此事仕優則學之道仰羨多矣手卷久留舍下恐污佳製少待春和再加商量勉強書奉

與子開書

開中一別今二十年矣屢得手翰益增懷想通家故舊之誼每恨落落也今春擬得知吾子開大魁天下不意王光紉氣無識之者良用浩歎昨會夏備倭始知吾子開今于文登又辱寄聲問存許訪我草堂少慰離懷如吾子開俯就銓試上可以擬臺部得京秩次可以得領郡海夷小邑足見正人君子之不合于時宜矣然循良有傳紀于班史傳千世初不論官之尊卑中外也今又會舍親施總管備道吾子開清白之操端嚴之政不旬月上信下服傳播于東牟又竊為吾子開喜自茲而膺旌典徵為臺諫可計日矣賤

藍侍御集

卷九

八

子衰殘之年。又復鰥居。一櫛蕭然。如有髮之僧。想吾子開聞之。必為賤子一惻然也。恃舊知。敢布之。未由良晤。臨風馳情。

荅濯川書

比者公按部山城。審編徭役。盡洗前人之畧。萬口稱頌。以為數十年來所未見也。若某者。受廬躬耕。亦陰受其賜。感德之私。尤倍常倫。但未圖報稱耳。使者來出示台教。知當道有新河之役。甚為喜慰。蓋此事備載于元史河渠志。而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中議論

畫侍御集

卷九

九

尤為精詳。至于近時王南澧憲副公首任此事。南開馬家濠。而北濬新河。以達于北海。甚為捷徑。可以避成山之險。又精詳于文。蒞矣功。將垂成。南澧轉大參而去。後來者妬其功。遂置之不問。河漸淤淺。開漸毀壞。嗚呼惜哉。方今司空將命。事決有成。其百世之利也。但所用財力。非東方所能獨辦。令部省為之。則衆輕易舉矣。未知公以為何如。承下問。敢以直對。此事有舊文移。而海道解中有毛文簡公所撰碑。某亦有開馬家濠碑。請一查之。便見顛末也。燈下草草治報。

不能一一

荅松厓書

比聞尊翁石厓先生之訃。北向揮淚者數日。欲匍匐走吊。嘗讀記曰。君子禮以治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用是不果。然傷悼之情。恒耿耿于中宵也。惟執事之純孝。忽遭大變。何以堪處。上有慈闈。下有弟子家門之責。皆在執事。以禮節哀。善繼善述。是通家之所望于執事。永嘉幣索尊翁行狀。但憂患餘生。文思荒蕪。何能紀述。勲業以稱執事顯揚之心。但又念不肖辱尊翁知者四十年矣。同伴同年。零落殆盡。不敢自外。少假旬日。當勉強草課成篇。奉上剛定。何如。何如有辱來命。寔增惶悚。

畫侍御集

卷九

十

與海野書二封

去冬曾托鄉人北來者。奉啟于執事。值時禁正嚴。不敢投而還。舍弟赴部。亦以避嫌。不敢寄上。然懷德仰高之私。則與日俱積于衷也。茲聞執事陟選。部喜而不寐。蓋不為執事得選。部喜。為選部得執事喜耳。正人君子。當衡鑑之任。妍蚩輕重。必得分明。而士論稱

平用舍允當、蓋世道之幸、非位同鄉、同榜之光而已、謹具短啟稱賀、不識雲霄仙人、風晨月夕、亦曾念及泥塗賤子否、

又

敕邑人去、曾托奉啓候、乃聞年丈以清德雅望、擢居考功、竊為縉紳慶、蓋黜陟之地、得正人君子司之、方精密清允矣、正欲作啟奉賀、而忽得手教、及補完韻會、舉要自膠東、令舅寄來、再拜祇領、媿感無已、賤子庸劣、無似、乃誤以天下士稱之、皇汗浹背、非所敢當、

董侍御集

卷九

十一

與龍江書

比者使旌東臨海隅、辱蒙枉顧、茅舍寵惠、腴儀而又賜教、諄切及登覽、鰲峯又叨陪杖履、夜酌道院、曉觀日出、笑語款洽、聞所未聞、西溪奉別、後情甚悵、快令甥自高密回、又辱賜教、札長跪拜讀、益增感仰、伏念

僕往在臺中、愚昧自用、不識忌諱、而下秘獄、箠笞幾死于廷、既而放還山中、罪大責輕、恩深命薄、得守先人丘壠、為幸已多、并與草木同朽、腐蓋無復僥倖他望也、迺蒙大雅君子、憐窮悼困、輒綏流落、褒飭獎予、適過其情、自顧寡劣、殊不敢當、惶汗沅背者終夕、圖報無由、惟銘刻于衷而已、惟我龍江夫子、以天上仙郎、暫謫青土、而神丹刀圭、已收活疲癯之功、計不日當風詔徵還、玄圃之側、霖雨海宇、若賤子者、亦陰受其賜矣、

董侍御集

卷九

十二

與東溪書

某往年、在石齋少師門牆、曾得識公眉宇、辱賜教愛、感激於懷、及公以直道外補、愈見升菴太史、輒言及公、相與歎息、后某放逐海濱、如坐井底、雖聞公歷藩臬、躋通顯、然無一字奉候起居、蓋以罪垢、恐玷大雅耳、去冬聞公擢亞相、釐弊、都正人、登庸可為天下蒼生賀、匪獨從游之私幸而已、昨得舍弟書、備云見公之日、蒙公垂念、愚父子推及烏之愛、感激無已、相去雲泥永隔、趨侍無階、臨楮南望、神往形留、

與季弟微甫書

昨人回得吾弟手書。備知迎送之際。煩冗勞苦。不可勝道。大抵一入仕途。自是多事。比之在家况味。大不同也。惟勞苦而得無事。斯為上矣。得同年石村書。言吾弟居官。却鄉豪之餽。禁積年之姦。甚為吾弟喜。而不寐。岱屏相遇。無怪其薄。蓋彼勢利途中人。也。且如海墜與彼不同。昨有士夫問及于我。彼云。已年老矣。不堪用。世彼壯年。堪用。何遽爾歸乎。細讀陳文。昔人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禹事瓦裂。何面目見江東之

藍傳御集

卷九

十三

與方城書

父老子。甚可嘆。可惜。吾黨可以為永鑒矣。寄來筆墨甚佳。及相谿愚谷石村書物。皆領訖。茲欲煩吾弟為買書四部。以消山林長日。宋史廣東板也。遼史金史元史南雍板也。可令人各尋買一部。或有脫落。就望查出補完。方為無恨。家中六書。統所源書學正韻。皆有脫落者。今一二查出。煩為我補之。付便寄來。為禱。老杜云。多病所須惟藥。我則云。多病所須惟書。同。可以發吾弟千里一笑也。

罪戾孤踪。杜門罕接人事。一味退步。恐蹈禍機。是以

于執事處。雖切傾企。未嘗敢輒爾通問。蓋恐玷汚大雅君子耳。乃辱記存。表通守來。蒙賜手教。及海山亭詩。來玄集。再拜祇領。感無已。但來教許予不肖者。過情殊不敢當。皇汗皇汗。連夜挑燈。讀來玄集。見其選擇之精。攷索之博。可以盡廢昔人所選之集矣。蓋近世之所盛傳者。劉氏選詩補註。則惟及五言選體。而四言七言者。畧楊氏唐音。或畧或詳。然惟取唐之一代。而漢魏六朝者。不載焉。馬氏唐詩品彙。及瀛奎律髓。則惟及五七言律體。而各體未及。張氏唐三百家絕句選。則惟五七言絕句耳。若夫衆體兼備。自漢魏直至有唐。各家之精英。盡萃于執事所選之集矣。愚故曰。可以盡廢昔人所選之集矣。但恨止得見續別二集。其全本未之得見。實勞夢想。敢拜求以任。一企却見寄。以為草堂重鎮。至感至感。昔蘇州之守先後得韋左司白太傅二人詩篇文物。丕變流風。至今不衰。吾鄉僻在東海隅。今屈執事于此。昔人所謂岳牧得詞人也。後生小子有所師法矣。敢稽首為吾

藍傳御集

卷九

十四

鄉賀新製必多有刻石者求再寄一部永為式何如

與安厓書

比者辱蒙記存逕客遠領手教并碑刻三通知褒表
先公生祠真以雄文刻之樂石而陝城名宦鄉賢二
詞記亦命工刻完緒緒林誦弟相友下先公在九原
足曰有知我者矣即結之報自當圖之賤子愚昧自
用觸忤貴人苟活山間為幸已多自甘與草木同腐
朽乃辱獎于過南匪所敢當從弟園在屬吏末得免
箠笞定仰二天之庇豚犬愚鈍殊甚尋行數墨亦愧

藍侍御集

卷九

十五

不能皆蒙齒及益增感刻蒙寄示岷梁峻捷集桃燈
夜讀賞不酬勞與議惜之后得即報知憲節移鎮兩
淮督理賑政且有事完殊擢之命益分陝勲庸簡在
當宁久矣不日用太原沂州二王公故事召入部院
以福晦宇此非閭里之榮乃邦國之光也近聞過家
上冢故舊畢會草木生輝山川改觀賤子杜門日久
不得登堂稱賀仰企徒切

與文伯書

往年承寄示尊翁先生墓銘再拜捧讀不忍釋手願

翁先生之筆老而愈健真今之史遷也尊翁托之不
朽千百世矣但其末以事核而詞宏許予不肖汗流
冷背匪所敢當後聞執事擢居即署欲致啟奉賀恐
有浮沉罪戾孤踪返玷汚大惟君子是以不果後又
聞執事奉使淮東取道過家致啟通問則使旌已南
邁矣皇恐皇恐淮東風景清淑簿書清簡登臨舒嘯
著述日富想充滿篋笥不識念及故舊肯揮賜一二
以見教否

荅侯正郎

藍侍御集

卷九

十六

昨執事奉使關中某邂逅得見極蒙傾蓋如故高懷
雅誼非不肖之人所可當者惟感刻而已辱留卷索
書郵作初亦欲因此請教既而思之執事之交游英
俊如林豈可使惡揚厠于其中昔徐陵南渡以魏收
集校之江中曰為魏公掩醜某於魏不能為後執事
獨不當為某掩醜乎以是不敢污卷謹因便奉納千
乞情寬不賜責責幸甚引領東望情思惻然

藍侍御集卷之九終

藍侍御集

土

明即墨監田玉甫撰

明即墨黃嘉善

明長洲張獻翼同校選

卷之十

書啓

與太滄書

正爾耿耿忽見龍灣公使者來出示華札并題署大字再拜捧觀或壯威嚴重或道勁放逸蓋不類今人

藍侍御集

卷十

所書也賤子少時嘗讀雪庵大字書法後奔走四方亦曾觀宋元人題署真迹今觀太滄公之落筆迹可以無愧往昔之名家矣忻羨無已藏之草堂必有虹光上燭也使者回草此申謝未由求見不勝馳情或執事有赴省之便得往過山中使得一觀紫芝眉宇甚幸甚幸但不敢必耳餘惟專鑒不次

與北野書

臧前姜生回蒙賜台翰及壬寅詩稿一卷長跪讀之如見故人顏色喜慰無量但稽於裁謝罪戾莫追忽

又承使者來出示台翰及除日元日之作益增感仰謹奉次二音稿呈求教所諭移花卉荒園中無佳者蓋地既僻陋而主人又俗又無氣力以致無名花故耳謹令園丁尋得牡丹四種芍藥四種寄上種之高軒三四年即花開爛熳矣又聞與山泉有海濱登臨之約賤子當掃榻拱候山靈淨此二偉人品題真奇逢也乞早命駕為幸

求研石于閭山

侍養暇有小贖聞唐淄川開元寺碑北海李邕撰並

藍侍御集

卷十

二

書今移在青州城北門外河北大寺中求令人摸打數本見寄為幸青州紅絲硯石唐彥詢研譜以為天下第一今絕傳久矣某讀元人金履祥註禹貢云合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峯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所謂怪石也執事令人尋訪黑山倘得此石琢以為研亦斯文一奇妙事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但不如紅絲石之堅亦可為研並求見寄為幸

答浚川書

昨者每晉謁臺下輒得聞所未聞。恨見公之晚也。雖
嚴肅之地不敢數數然此心嘗在左右矣。奉別後疾
疾大作。閉門謝客。不知公留滯少華之麓。及驛承四
乃辱寄聲存問。曾以失于奉候。起居。愛罪戾乃又
辱使來出。示雅什。再拜祇領。挑燈夜讀。頓覺頭目清
爽。但留別之作非鄙陋所能當者。愧感愧感。出陝次
華州。少華玉女峯望。三首何愧三謝除日寄開
封寄太史。蒼薛秀才華麓曉望七首亦唐初之音也。
公之制作必傳于后無疑。所委鄙作已草創但亦類
舊侍御集 卷十 三

荅方城書

比者蒙公肅將制命。賁丘壠成禮之后。公又以雄文
致奠九原。增輝及枉顧草堂。拜求卹典記。又辱金諾
不知已屬稿否。伏念先人不祿已久。而僕名在刑書
被放還里中。人所厭棄。乃辱大雅君子拳拳如此。豈
報之心。雖啣結不足以盡之也。承差來蒙賜手札。數

靈動懇益增感激。但所以稱述不肖者。殊過其情。惶
汗浹背。又蒙謫勞山之游。甚慙懷仰。勞山自李謫仙
塗霞之后。山靈寂寞久矣。今日若得公登臨之。則峯
巒若增而高。溪谷若增而深。自此益聞于寰宇矣。惟
公先天圖學妙奧。精玄直接希夷。以上僕得因追陪
山中而請益焉。則終身師資詎忍以自棄耶。

與子開書

不見子開者九年矣。恒切企仰。幸卯季秋得陝西試
錄。見子開高擢世科。嘆曰東岳于地下目可以少暝
舊侍御集 卷十 四

矣。喜而不寐者數夕。后吳子松谷來自言。與子開為
中表。得聞起居之詳。壬辰季冬舍弟在都下寄書來
言。與子開相見。今春末抵家。言子開以內艱南歸矣。
尊堂夫人教子成立。苦節全歸。九原見尊翁。必含笑
矣。子開一身宗祀所係。節哀自重。是故舊之所願望
也。尊翁手稿十冊。向在李崆峒處。邊華泉取而歸之。
于僕托僕選校。僕選校成。編後付之華泉。刻梓不意
未成。華泉東歸。僕往索之。荅云書樓值回祿之厄。此
集已化為烏有矣。為之歎惋不置。昨見舍弟云。曾崔

岱屏都尉言及東岳手稿華泉處已無岱屏云孫平
泉太史處有東岳手稿向曾見之平泉沒後其所藏
書集皆歸于乃族人孫堪堪武舉都指揮今坐京營
子嗣米京時可托索之劍光珠氣宇宙間至寶自不
容掩沒也古文苑東岳子舊曾借觀時有批註又圖
書八方舊遺于舍下皆尊翁手澤所在也今檢出并
以奉上以為子開傳家之寶第想子開見之必泫然
流涕也

與月渠書

藍侍御集

卷十

五

醉翁刪正黃庭經晦翁註參同契而又與蔡西山論
訂之養生之道醇儒莊士所不能廢也至於黃白之
方則沈文正不肯啟坡翁不肯受蓋以術也非道也
有深意存焉月渠子少以春秋三傳之學擅場湖湘
間偶遇異人授內外丹訣歸而讀黃庭經參同契若
破竹然無一字疑滯至於黃白試之輒成然未嘗輕
以語人也余於京師見之嘆曰是劉更生之所不能
鑄而成者子過更生遠矣然儒者自有家法乃輒以
范蘇之事告之月渠然余之言也

與礪菴書

伏蒙尊慈記存寵賜驚然頽稿長號捧讀欣慰無量
昭代入內閣者臨胸馬公字陽許公壽光劉公及我
海翁四人而已其少時於澄軒東魯古直三公集詩
時於士大夫間見一二耳獨我海翁之製作詩文乃
得盡見之一何幸歟竊嘗評之澄軒之作莊而溫東
魯之作明而豪古直之作雅而整礪菴則又兼三公
之所長而時出之播諸海宇傳諸後世承學小子永
有矜式而海岱益增輝光矣海內達尊惟公一人如
魯之靈光巋然宗祖神靈風詔蒲輪不日東徵師尚
父出將衛武公入相拭目以俟之此輿議之公非區
區一人之私也未由趨侍臨楮悵然

荅文峯書

賤子往在京師嘗聞諸魯華山曰君劉文峯者吾鄉
名士也賤子曰文峯雖未之識至于其群從兄弟若
莖察若兵曹二公則賤子俱嘗拜其堂下矣魯無君
子斯焉取斯信哉後賤子被放東還兵曹歷東藩魯
厚垂訪莖察公總制三秦時亦辱寄手札及奏議見

教亦感賢伯仲之大雅不忘矣。雖聞執事入教成均，出守膠東，然以罪戾跡不敢輒通音問者，蓋恐沾汚耳。乃辱記存，遂遣使者出示手教，兼餽腴儀，再拜祇領，愧感交集。但稱述過情，匪所敢當。捧讀再四，惶汗浹背。惟執事愷悌之政，冰蘗之操，孚于上下，首列薦剡，不日當召為省郎，羽儀班行矣。河海之潤，吾膠東疲人恐不得獨受其澤也。

荅龍燭書

昨者蒙吾兄携令倩子光枉顧山中，索不腆之文賤

藍侍御集

卷十

七

子放逐既久，加以多病，筆硯廢棄，舊業荒蕪，何足以辱嘉命。然又不敢固辭，祇增愧感而已。次日早請行，軒則吾兄已五鼓冒雨出城矣。追餞弗及，愈增惶悚。方欲執筆草課成篇，以求教正，不意家門不幸，而老叔棄世。先公同氣之人盡矣，哀苦之懷莫可言喻。少俟殯事克襄，即當脫稿專人請教，定不敢違候也。正爾傾企，忽承使者來，出示太滄公題著大字，追勁奇逸，直配古之名家。若非借重于吾兄，何以得此重寶。刻感刻又承賜草筆第，賤子無臨池之工，不能揮

灑藏之草堂，永以為好耳。使者回具郵作墓銘二通，奉上請教。又新刻四本，備緘。

荅東臯書

方城公回，曾托寄啟奉謝，諒已達記室矣。后聞公轉行寺，良用憮然。夫以灤州真仙而出領方岳，識者猶竊惜之。今后若此何也。烈而必復，宇宙之常，請少俟。天定自當賜環，復公於北扉也。公雅量高一世，區區升沉，何足介意。而某為此言者，亦非一己之私情也。使來蒙惠游鰲山記及詩，再拜捧讀，奇崛幽深，足以

藍侍御集

卷十

八

追配柳柳州游西山諸錄。鰲山為有遭矣。某當為公刻諸石，置之山中，而某亦賴以傳使。四草此申謝他日有便乞作一圖寄示置之卷首，永以為寶。至幸至幸。

謝浚川寄詩

正爾耿耿，忽辱來使，賜手教并雅什盈卷，再拜捧讀。感慰無已。公之春興何減少陵秋興短歌行白頭吟亦漢魏間語，盡龍引比之。曾將軍盡馬引又長一格矣。憶昔至亳州清明病起四首置之開元詩集中，無

異也三復之餘十襲珍藏永為草堂重鎮九頓首不足為公謝矣嘗讀公之長短句花間為嫩素而柳氏為微官敢具小卷求書數則但得隴望蜀某亦自知其不知足也惟一揮而賜之使長歌於山巔海涯以自適鄙人之幸也辱索鄙作某頑鈍如故百無一成安敢以侏儒之音而奏于韶護之側縱門下憐而赦之某之顏亦厚矣

與石泉書

伏聞憲節兵符駐我海右清肅之氣與岱岳爭高而

藍侍御集

卷十

本

惠澤之流與渤海爭深貪殘革面疲瘡得獲蘇息矣但某以放逐孤踪不敢輒通書問恐有玷大雅君子故耳頃者樓部山城某既不敢拜迎道左又不敢躬謁行臺以盡治生之敬乃辱光臨茅屋賜以教言憐窮悼困撫綏流落是高風雅誼直當於古之人求之奉別後之三日又辱使來出示台翰并邸報長跪捧讀喜慰無量但稱述賤子者殊過其情惶汗浹背匪所敢當圖報無階唯銘刻肝膈而已伏惟我公資望益深勲庸益著而猶迴翔于藩臬益見公之高致行

當一飛九萬直登臺閣以福庇海宇兩區區齊魯不得獨沾德化也

荅鶴塘書

一別二十餘年相望一萬餘里賤子放逐東海而吾兄留滯滇南雲泥懸隔無握手之期每一念及輒數夕不寐計吾兄亦同此懷也張碧泉來蒙寄示手教及升菴詩話長跪捧讀如見顏色知龍駒鳳雛煥侍左右將來為瑞以紹前休必矣頗慰鄙懷癸卯孟秋賤子繼室人又棄世衰殘之年復值鰥居雖有兩小藍侍御集

卷十

十

兒已納婦然年幼無知識瑣屑家務又榮心曲不知造物者之于賤子何若是其酷也恃知愛故一布之讀初亭詩話序知吾兄近時著書甚多恨不得盡見以償夙願倘有便人寄示為禱新正偶冒風寒卧病未愈弱筆荅報不能盡所懷

與安厓書

奉違門下者十又七年而不通書問者又三年矣然懷賢感舊之念常往來於風晨月夕也昨見邸報知公上疏懇求東歸公之為身計甚為得策然縉紳之

倚重蒼生之屬望則有未能釋然者前時當理蓋之
寄者多借此結納要路未有不躡登臺省者近日當
此寄而乞歸者獨先大夫與公二人耳進退出處天
下後世自有公議而區區一時之利口蓋未足為輕
重也少侯天定公必賜環柄用以澤海宇矣

與元靜書

去春曾托人投啓人曰云執事有蜀中之役未得領
荅放良增慨然蜀中山水奇麗甲于天下昔者杜少
陵入蜀後而其詩橫逸不可當今執事登眺之餘其
藍侍御集 卷十 十一
畫必超神入妙當與顧陸比肩蓋詩畫同一机杼耳
恨相去之遠不得見解衣磅礴時也

啓吳山泉

伏審令嗣仲子獻藝京闈策名桂籍辟雍上舍復從
場屋之游慶胄少年乃蹈常布之習晚賢科而俯拾
偕昆季以鼓行惟茲家世人曰難能捷報傳于渤澥
歡聲動于椿萱偉濟美之匪常原種德之有自恭惟
山泉質兼文武謨贊廟堂詞鋒當西江之鼓旗威望
振海岱之草木苗裔侯之三萬軸經術傳家學魯國

之一丈夫木鐸鳴世一時標準萬里舟航雖身在于
雲霄教子不忘于科目克紹聯第時維寧馨橋梓陰
陰于家庭棠棣華韋于里黨玉笋相輝金籙可賤義
方比燕山之寶德星擬太丘之陳何慙蜀之三蘇可
並沐之二宋佇聽傳臚于丹陛禮樂縱橫即看視草
于玉堂縉紳領袖豈惟寒畯之爭知激昂是致膏梁
者莫不歎艷南朝黃叔尤須人門並美之家西周司
徒應見父子相繼之盛知熾昌之未艾寔福澤之所
鍾某阻造行莖拘係謫籍莫飛馳于燕賀第引領于
藍侍御集 卷十 十二
巖瞻續鳳毛之詩自有作者睹麟趾之瑞幸遇斯人
當宗社之中典壓英雄之妙選欲隨天籟入海宇喜
氣之中尚冀化工點丹青枯莖之外其為忻忻未易
鋪陳

藍侍御集卷之十終

書先侍御集後

先大父侍御公年甫垂髫即能為古文詞篋中程公見而奇之曾大父侍郎公時最之曰丈夫生而當振拔流俗雕蟲小藝壯夫所耻汝其勉之因益感奮自勵然性實博雅好古自志學至耄耋於世物一無所嗜未嘗須臾去左右者史籍而已自六經諸史裨官百家之言靡不兼收而博采之因署其樓曰萬卷日探討其中時以好學稱焉以鄉貢登嘉靖癸未亞魁

後書一

為名御史會

世宗朝大禮之議執經抗疏者輒十上甫獲釋褐而遂寃逐東歸曾不惜也歸即日與同好交遊賦詩飲酒殆無間日晚年與青郡山泉劉公閣山馮公輩立海岱尚友會命題分作因事倡和幾無隙月箋筒相屬不啻萬有餘言矣客有求覽者輒應之曰吾所作不過口占遺情耳何足以煩口吻也率棄去不存乃以嘉靖乙卯歲卒於家先君太學公相繼先公而卒

吾兄弟尚在孩提上海潘公建旄東土詢及先稿思繼等懼無以應以深不孝之罪也乃請於從伯墨野公僅得私蓄稿數十篇兄思紹弟思緒同繼告於隣邑通家得刻之碑書之軸者數十篇邑侯許公喜而欲梓之惜其未全也繼復於書簾東啓中覓得手書數十篇多草隸未辨或殘蠹缺畧併以前稿請校於吾邑諸先達訖齋黃公鍊菴楊公東溪王公庚山周公輩方欲就緒適撫臺趙公巡歷墨水懇索先稿遂

後書二

命分類成帙凡十卷為今集焉梓山黃公宦遊於蘇復請校於理學名賢壺梁張公去取而銓次之以為之序而題其稿曰藍侍御集陵陽吳公參考訛謬以永其傳時繼以喪母之戚久廬墓側銜哀輯錄幾不能句然此特什一之於千萬耳烏足以盡先公之著作哉今兄紹將梓於姑蘇遂携笈南行跋屨山川風霜千里而繼謹按淚畧叙其命編之義若夫奏疏履歷載諸明倫大典及中麓李公誌銘悉美茲不敢復

贊云

萬曆丙戌仲冬朔日不肖孫思繼泣血百拜書
萬曆丁亥仲夏望日不肖孫思紹新梓於姑蘇

藍侍御集

後書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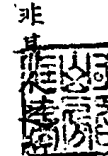


重校藍北泉先生詩集序

甚矣著撰之顯晦有數存



之傳與否非其



能

主者吾以為其言之傳與不傳一視其人耳其言傳其人或未可
傳其傳也我不敢知其人傳其言猶未盡傳其不傳也我亦不敢
知往往見當時傳之沒則已焉然傳之當時不若其傳之身後一
人傳之不若人人共為傳之一家一姓傳之尤不若天下共為傳
之以是知文章之得失直俟百年訂可否耳不必屑屑計目前也
即墨藍北泉先生有集數十卷標觚家所傳謂侍御集也先生生
於前明孝宗時海內咸平文章號為極盛然其負重名稱博極羣
書者益部則楊升庵山以東則北泉先生升庵以議禮遠成博南
先生亦以議禮廷杖罷歸往升庵漢中寄詩四海風紀藍御史甘
我姓名即墨城可味哉同心之言也第名可逝而身不能逝乃與
濟南遊華泉青土劉山泉及同里戴軒子倡酬無虛日戴軒子蓋
余曾伯祖鄉貢爾浮也即集中所稱頃刻千言落筆有奇氣者其
人也先生以海濱地廣之才發為篇章勿論其前三十年之晤歌
先生十六萬鄉書題
三十年始成進士
充滿篋笥即後三十年之行吟當不下萬餘
言今集中所載寥寥何哉且其言之散佚亦不知其何自也當
上海潘公建節東省時行縣索取亦無以應時先生即世未幾頃

零落如此況其後多歷年所哉吾獨怪其就梓姑蘇時：在萬曆丁亥其集尚存三十餘卷而長洲張君身任校理自言存其十之四然其中訛謬不可更僕甚至竄前人之詩於集中吾不知長洲之去取原集後序云張公去取陸北張即長洲張幼予陵陽之參考陵陽吳公恭考其意何居噫郭象之注莊王充之論衡能無貽譏後來乎恭元孝廉每與余太息痛悼於此事恭元蓋先生五世孫也有志集校予因憶總角時家藏燕山漫稿一冊相傳為北泉作恒秘惜之五十年來不以示人當舉以歸君恭元驚喜再拜益以卷冊圖畫又十餘首俾盡錄以歸燕山稿考其年月蓋弘治乙丑下第時都門所作也迄今百六十餘年矣因取集中詩與今所增入分為上下卷而文稿別有專集託余重校並請序於余：謂先生之可傳者諫草也其鑒：諤：難進易退之風固已天下後世共為志之矣又何論其語言文字哉即以詩論明詩之盛莫盛於嘉隆嘉隆七子尤推于鱗先生語不經意而興象幽然窺其意不有歷下何論宗王然後知其可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名滿天下風采隱然百世不磨此尤後人之所當觀法者豈僅：以風雅名世哉若其溯音韻於既往片語必珍尤足生人無窮之感矣

康熙癸酉仲春吉旦同里後學楊遠吉撰

北泉草堂詩集目錄

上卷

擬古

自君之出矣

晏薄命

兩頭纖纖

枯木吟

四言古

題施海樓萱葵卷

剡股引

方山辭

五言古

送郭魯瞻年丈尹山陰

村居自適

出西郭

邢邱為王明叔賦三首

七言古

觀海行

題畫二首

臘日東屋草堂山茶花初放仲氏深甫邀賞

花游曲二首

漂母祠

北泉草堂即事

剡舟引

觀王進卿施天秩二將軍畋獵歌

馮懷二首

宮詞

漫成

夢中得梅花笑我寒微骨却乃哦詩慰爾窮之句醒後足成

短歌呈載軒子求和

登華樓

馮懷次膠西樂簡齋侍御韻

壬子九日與解載卿劉公弼杜道隆江體昆楊爾浮期集於

百福菴以雨不果乃小酌家園可止軒爾浮賦詩用韻作

歌答之

少勞山居園

載軒子歌

有感

題扇

賦送鄭介若西歸

淮沙弔古

五言律

翠微道中

平坡山

水心亭呈石齋先生

宿巨峯白雲洞

上院待月

五日偶咏

陪祀南郊恭紀二首

遊三祖塔

遊寺贈上人

登鏡光閣

送客調宿邊

獅子峯

魏宋西野良貴四首

周中丞送冊還鄉

乙酉之秋余奉使隴右道出陝州觀砥柱謁禹廟次金人韻

二首

隴右喜逢彭鶴齡

長安憶弟

同陳石亭太史遊鶴山洞次韻

秋日同翟中丞青石登華樓次韻

東厓山茶花初放

除夕二首

勞山道中

生孫二首

賀王柱史平寇山東

勞山

五日劉生過訪

五言排律

旅送楊邃菴少傅節制三秦

七言律

登功德寺閣

出郭送長垣劉君歸兼寄士延

次王明叔韻二首

春遊達俗屏都尉別墅之約次韻奉謝二首

青王石渠家宰九十

東崗草堂次喬太宰白巖先生韻二首

贈楊邃菴少傅節制三秦用遶華泉太常韻二首

送劉孟廷上舍西歸

九日二首

送楊舜卿先生之任太平令

長安除日

丙申元日試筆

管秋江憲副訊予海上步韻答之兼呈辛嵩堂侍御四首

家弟五日邀飯

山居二首

次陳石亭太史海山亭韻

送張明府維藩歸金陵

登獅子亭

贈彭九皋

宿濟南同年周公金舍

山行次青石嶺

寄友人

同石亭游三標山

使節分封

寄同年李夷門二首

紀病

北泉試冊二首

春日吳體

登臨吳體

下卷

五言絕句

題朽卷画二首

題郭侍御画屏二首

米蓮曲六首

菊二首

梅二首

桃

竹

蒲二首

蘭

題画猶次楊升菴韻

咏昭君

題劉山泉画冊二首

題画次康潯西四首

題畫二首

夜月獨坐二首

北泉草堂雜咏六首

題画

漫成四首

題画二首

無題

訪戴軒子二首

有感二首

思亡友二首

贈別吳我齋明府

六言絕句

九日

山行雜興

七言絕句

西湖堤上四首

春思次韻二首

宮詞次韻四首

昭君曲次王明叔韻四首

青樓曲二首

題畫

題牡丹寄趙子雲

柳枝曲四首

題桃

宮詞二首

燕

芭蕉

題畫次秋江韻

題畫二首

題吳小像畫四

題畫次楊升菴韻

白題小像二首

題扇頭畫

無題

桂花

寄懷楊苕卿先生

乞菊於劉陽谷

送鄭廣文致政歸里二首

奉和衡藩殿下

牡丹

黃菊

梅二首

榴

荷池

芙蓉

畫竹與客

題墨竹四首

題畫竹二首

題畫七首

題扇二首

題畫二首

美人二首

題畫三首

題畫

題美人彈琴

村居

題班超投筆圖

五老峯

慈炬院四首

同陳石亭遊上清宮次邱長春韻二首

太清宮次邱長春韻四首

登華樓二首

寫懷

書懷

憶友人

五日飲可止軒即事

觀扇頭畫堂有感

海上舟中看月

九日

宿寒亭次韻

寄郭魯瞻同年

戲東楊舜卿先生二首

北泉石橋成荷花正開

六松亭落成二首

過上人有感

送李將軍孔昭

送天竺上人

北泉草堂詩集上卷

擬古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樓頭幾見月。思君如桂花，馨香無時歇。
自君之出矣，東風吹落葉。思君如桃花，亂落如桃花。

吳傳

十部書畫寶，神已妖冶。十二蕩蘭舟，芙蓉摘盈把。十四卷蘇絲，
採桑出東野。十六工織，紅不立。鞦韆下十八，對春風。閉門彈賀若，
二十未得歸。我心誰與寫。

兩頭織

兩頭織，花爭妍。半白半黑，月生煙。扁扁膊膊，泉流巖。磊磊落落，
石澗邊。

兩頭織，纖月橫。眉半白，半黑。鹿將光，扁扁膊膊。山石波，磊磊落落。
步虛詞

枯木吟

木葉下兮，天宇空。清霜烈兮，悲回風。望沈沈兮，無限情。愴恍兮，忡忡。
思美人兮，不見。悵衡陽兮，飛鴻。

四言古

題施海樓堂琴卷

有琴有琴，園中灼灼。有堂有堂，庭前燁燁。有美君子，進退綽綽。于
家于國，不愧不作。

刳股引

天高兮，雲籠籠。呼之不應，將奈何。母耶，母耶，循牀婆娑。令
我視之，涕泗沱。股之痛兮，傷我皮膚。母之痛兮，傷我心曲。

方山辭

彼方者，山兮。洪河之東，山中之人。兮，起從飛龍。春為甘霖，芳廟為

秋風。倏然歸來，兮，孰與之閒。兮，山積積兮，雲陰陰。於客彼吏，齊

之二子兮，萬古無雙。山中之人兮，以準以繩。神出鬼沒，迹

趣與之同。陟方山兮，雲飲太室。山中之人兮，辟易為臆。業

萬巾濁醪，盈甕。切，蹈之舞之。高歌雅頌，清風穆穆。兮，邦人以興

切大宮

五言古

送郭魯瞻年丈平山陰

魯瞻別我去衝風赴浙東朝看扶桑日夕望會稽拳大禹知已遠
神氣猶帶慈遺民在山下讀書而力農吾子佩墨綬種花理縣桐
政清訟自息陶然還古風春日蘭亭飲夜月鏡湖中悠悠千載後
尋我王賀蹤送興得佳句寄以慰吾衷

村居自適

濁酒飲半醺坦腹繩牀宿晨足木棉衾枕頭采野菊檢點妄想心
自然能合目晨起讀楚騷光供蔬米粥惟我素心人可共此清福

出西郭

曉出西郭門春風拂襟裾榆柳道周濃飛花驚已疎隄臺渺何許
興懷良悲余拘監無故人何年獻子虛青袍棄京洛慚愧南陽廬
良友三四人愛我意有餘人生行樂耳窮達有乘除岩、玉泉山
翠色壓郊墟振衣凌絕頂燕趙空冰醺酒耐餐狂歌浮雲任卷舒

邢邱為王明叔賦

巨河荒裔來萬里歸東海河內老槐亭處客夢日夕在仰懷無極
翁撫溪不予詒考亭元勝父紫陽華志改燕山不得歸邢邱書門
根寄語鄉社人春酒會有待故、千載心傳雲正漢媛

俯仰邢邱中幽人意遠邈太行何岩、天險孰能斷黃河何湯、
我足不可濯欲呼愚公來移之海西角欲拔一寸膠澄清萬古濁
此志竟易事終夕浩歎數何當賦達遊邢尋青雲樂

粟懷千古雄襟帶河濟潤高堂壁分平托嵩岳鎮精靈造物惜
間世生豪俊堂、昌黎公騎麟麟筆文印邢邱王夫子端居從先
進朗吟送窮篇奇兵破愁陣亂以佛骨表寒、誰見信更參魯齋
翁斯文有真屑

七言古

觀海行

少勞山人來得來天地島嶼洪濤回三山若無又若有塵氣海市
成樓臺下有天吳之窟宅朝餐珠英夕水碧安期赤松相經過
渺渺千年憶方招秦人乘車求神仙方士棲船去不還茂陵何事
尋遺轍瑯琊臺上之采薪東望博桑大如拱弱流萬里風呼洶
君不見千載殷鑒宇宙間橋山我我軒轅塚

題畫

海上仙山青芙蓉窮巖絕壑蛟龍飛來瀑布懸晴空銀漢傾瀉

神無功一涼徹骨驚改容今日何日御天風憶昔南登五老峯
布彷彿爭雄雄醉題詩墨痕濃路來茅屋幾數弓霞光雲影蓬
臆針針淨洗豪氣蕩肺腑

山路之畔野人家紅葉黃葉如春花屋左屋右蒸九霞葉竹亭
復斜：檜栢蒼松蒼枝槎枒翠微殘照明簾霞鷗鷺飛來點白沙
霜落潭底魚可又危橋十丈浸西涯東有酒帘為我賒撥髯一醉
落紅焚香午夜請南華

臘日東厓草堂山茶初放仲氏深甫邀賞

東厓草堂留殘雪五夜北風萬木折東合南駱人迹滅堂前忽見

山茶花凌嶒老幹發新芽一枝整、復斜、葉如鸞翹舒羽蕊
似鶴觴初哺乳鶴頂丹砂屢起舞却忘眼底是窮冬仲氏邀我春
意濃與衣更酌琉璃鍾年來懶對桃李面歲寒喜尋松竹院為過
山茶生眷戀山茶山茶爾勿愁故臣逐客真好仇嚴霜烈日何足
憂

花游曲

香風撲鼻梨花酒馬蹄紅欄章臺走美人拉我醉春酣翠雲初出
開琅函湘簾日捲露山嘴風縹楊柳鳴花驂雲葉西、翠樓窺寬
雲低舞來方壺晚霞斜逐玉簫起窺樓明月驚啼鳴絃一掃烟

雲落仙凡陵隔原非昨狂呼弄玉醉蘭皋不妨春酒如江湖
春風看物濃如酒芳思撩人月下走問春何處春最酣柳塘風細
破雨中有一枝雅仍淡綽約姑射回鸞驂手持紫金甌倒瀉碧
玉壺高歌一曲勸我醉簾櫳曙色驚啼鳴君不見草裏枝頭風擺
落鏡紅顏不如昨妾家高樓倚江皋願即有信如江潮

漂母祠

漂母進食憐我饑千金之報矢不移漢王推食真相知三齊未會
垓下師王孫素志在一籠通也何為騁說詞後車載歸長安日只
恨陳平計太奇人生富貴復危機何如乞食淮陰時野子西風泛

溪月明醉酒深母祠前秋水浸老柳清聲猶為英雄悲

北泉草堂即事

朱門之池深復深蒹葭荷浮波心白蘋左右魚上下紫萍風蕩
菰米沉兩岸蕭蕭萬竿竹野菊參差媚幽獨秋水倒浸芙蓉開秋
霜寒透榴房熟主人何事西入秦腰懸金印垂朝紳花晨月夕夢
中耳亭館無聲幾度春惟留怪石如人立不將不迎不解泣逐客
一朝過湘江惟有飛鳥時入

剗股引

阿母有疾兒心悲稽首呼天死代之天門茫帝無語兒身無母

誰依語與黑石於草方不靈巫史紛々亦冥々幽閨飲泣露左肘
割肉為糜進母口但祈母疾翻然瘳兒身毀傷何足憂寸表懇到
阿母起線衣堂歡甘旨世間真樂惟慕親願一展兒不單何
人作頌傳流筆停機漸讀鄭人對

觀王進卿進天秩二將軍歌

進卿萬戶氣如虹平明選徒繼轡東天秩武舉力似虎手挽強弓
飛白羽馬上橫吹三疊罷封狐狡兔驚叱詭石呼黃犬右蒼鷹彭
彭逐々相枕藉雲蒸霧擁南北驅清翻雨注東西呼須臾三匝馬
山盤車前車後塵飛曳即墨營中二將軍範我馳驅武且文霜濃

馬如太白動談笑何有胡虜氛去年不刺出青海祁連山下陷堅
吳今年吉囊犯雲中烽火夜報甘泉宮彼開府者口乳其可惜三
軍或兵走吁嗟予王子施子真人豪何時發壇擁節旄

馮懷

北泉先生直腐儒未央前殿來上書狂言迂論忤中旨合投嶺衣
桎梏拘聖恩如天赦臣愚黃紙於歸東海隅萬巾紵袍風徐々釣
竿還出陰島澗大勞小勞山色殊雲霞掩映如畫圖廿載流落氣
不除遙指桃林尋酒壚不耻山鬼相揶揄不悲霜雪點鬢水底
神山果有無採藥樓船妄且謾翻笑今吾即故吾點綴新詩聊自

娛湖生潮落走天涯惟爾鷗盟不負余

山々嗜詩復嗜詩酒短長歌長歌不絕口桑落松醪恒在手生平
塗則手雕鐵赫々要路耻奔走萬鍾千駟更何有芋栗饒秋又春
進昨日朱顏今老醜安得丹砂鍊九君不見相景詞賦光映斗
又不見坡仙赤壁謀諸婦我誠不能二子酒危詩卷隨左右適
意即能記誰某

宮詞

雲窈窕刻漏長鉛華淨洗呈新妝玉容能當二八羅衣綉帶親
餘香監宮催入長殿却是君王初識面誰知愜意朝暮時宛轉承

思侍清宴太液頭。木蘭舟留仙。裾敝風慙。手執中統素一揮拂。
徐：寒氣渾如秋。來春去新成。故雙飛紫燕。何相妬。階前落葉。
風聲。虛幽懷空入長門。賦妾身不怨君。思薄但怨紅顏。不如昨。安
得歌吹明月中。供奉千年萬年樂。

漫成

海濱草閣大如斗。十圍老柳垂左右。中藏白髮避世叟。牀頭新釀
桑落酒。橋東來者金石友。古風和就五十首。每吟一句賞一白。
麻衣如雪露兩肘。試洗破研書料。料寒酸風味可哂否。

夢中得梅花笑我寒微骨。却乃哦詩慰爾窮之句。醒後是成

短歌呈戴軒子求和

蒼莽夜半三尺雪。冰合東浦潮沙輟。猛虎西。思食人。熊羆道上
已斷絕。野翁閉門卧。如丐敗衾破帽。畏晨風。梅花笑我寒微骨。却
乃哦詩慰爾窮。窮欲載軒揚。仲子和我長歌。應滿紙。東家濁酒不
肯賒。一笑掀髯且爾。烹茶掃雪石鼎鳴。射虎之念不復生。冰筋
簷頭看落地。與子共賞金石聲。

登華樓

前山後山紅葉多。東瀾西瀾白雲合。紅葉白雲迷近遠。雲葉缺處
山峰峨。閒拋書卷踏秋芳。扶藜偶入山人房。柴門月上客初到。毛

簋酒熟。兼松香。玉皇洞口晚花暗。金液泉頭秋草過。樂壇丹井尚
依稀。白雲黃茅今不見。長春高舉烟霞外。使臣遠出風塵界。當時
人已歸。神仙祇今惟有殘碑在。人生適意且樽酒。莫放朱顏空老
醜。神仙千古真浪傳。丹砂一粒元非有。迺知造物本無物。薄命不
近。隨意足雲滿。青山風滿松。何必洞天三十六。

馬懷大膠西樂簡齋侍御韻

少勞山人拙且癡。有園三畝閤之西。朝。抱甕灌白菜。喜見一尺
青。玻璃人生一飽亦云足。况有牀頭益。去盡試者方丈萬錢者何
如。簾瓢顏氏居。菜根嚼出真滋味。拍手楚狂歌鳳兮。

壬子九日與解載卿劉公弼杜道隆江體昆楊爾浮期集於

百福菴以雨不果乃小酌於家園可止軒爾浮詩賦詩用
韻作

去秋重九雨寒。今秋重九亦未晴。南山泥滑不可到。有客集我
可以享金銀玉錢。開元樣化無心為菊型。米。盈把忽起舞。漫歌
代不聲。丁。囊乏銅。足臭何足惜。樽有菜羹。浸醪醑。斷送秋色須
酩酊。異席動。業然汗青。攬鏡笑看鬢已白。勸我開悲觀。三庭君不
見。聲從三人塚。粟。故舊落莫如蓬蓬。萬中鍊藥。泰米大鵬飛。連
海。定照。

少勞山居圖

巨屏之山深更深春花萬樹茅屋陰東風一夜雲錦侵山翁少年
不辭事談笑功名可立致快策走赴長安試一朝賜宴香園中
袍五夜朝法宮即首請劍誅奸雄孤臣不向嶺表竄故歸故山廩
鹿伴君恩浩濶如翰回頭二十四番春却憶同時看花人八尺
俄成一聚塵山人日坐花下一醉須傾三百帶潯白昨日是殷
惜何人畫出山居圖識今吾即故吾霜髯真稱山澤臞日食萬錢
亦何有何如白衣人送酒是耶非耶付身後

載軒子歌

載軒睡起輒飲酒、後哦詩不輟口且哦且飲餐孤嘯雲雨翻覆
我何有有人以之為狂生有人以之為木偶載軒頽然不肯應醉
卿詩社却奔走何時名獻清平調沉香亭上識楊某

有感

山村破屋鼠飲迹黃牛十角賣供役深林乳虎山怒號草間伏兔
度夕雲泉有龍鎮日眠荷鋤無人蛇在田戰馬未了復甲馬一
羊十牧誰相憐老妻隨候拾橡栗側聽隣雞起治柳史來烹犬長
疏買猪無錢應遺桂

題扇

少年初為江南客笑對小舟如安宅東風挂帆速潮生朝餐白下
暮宿石城眉亭下訪謫仙月落空梁徒嘖我日酒徒呼狂夫醉
裏詩語墨山吁嗟倦遊歸海角年光過眼如昨夕忽見看扇面
春波平古木蒼厓升漫橫其居對月青山畔似畫先生懷古情

賦送鄒令君西歸

古之即墨平度東今之即墨改邑牖南有不其山龍東有皋虞潮
沙衝壤地斥國焉一同沃饒不此卿卿前遭流賊後罷盡村落往
往生蒿蓬營衛四城屯瘕戎仰食于我艱衰瘡新招將子終學防
秋即予千金量夫錢料價復重、僅料橫縱無有終觀風使者專

且載錄畫付史手中通者吳人傳三烽倭奴鼓搥欲相攻巡察只
禁商船通不設海鵲造糧響三夏猶促修城工大表小麦缺缺空
栢巷鄒子人中龍鄒下詞賦學蒼寧分符上應即响崇許國蹇
禁運躬吾皇蚤衣明光宮干羽兩階舞從容匈奴倭奴開飲踟謀
畫者誰肯何息、漢家循良栢巷宗閭隱憂恒懷、午夜蒼度
租調庸三等、則戶口公我實一分謀求同民受一分惠澤陸迅
亡歸芳多替禁麻舞凋殘漸以充嗚呼異齋起悲風栢巷甘雨不
得蒙衰衣白馬去焉、猶泣孺子慟衰翁草疏稽首獻重禮奪情
撫我期必從

淮沙弔古

馬跡落日龍且道古木霜風映衰草淮沙隱、遠淮水行人弔古
傷懷抱霸主遺且來山東旌旗耀日淮水紅當時意氣吞海岱寧
知豎子真英雄夜半囊沙塞淮水湏臾水扶楚軍死多、益善韓
將軍一料且也在夢裡龍且頭顱一邱土麋鹿縱橫狐狸舞淮陰
勳業竟何如未央鐘室淚如雨

五言律

翠微道中

草笠風吹破襟節款、遊懶從管城子欲覓醉鄉佳雲壑可尋樂
鶯花不厭愁隔林誰奏笛懷況若為收
輕陰護客子驢背恣春遊花鳥歸登嶺湖山襯酒樓採芝雲渺、
感舊月悠、便欲還東海魚舟日夜浮

平坡山

危坐千巖上乾坤真畫圖雲歸霞老樹月窺見平湖病骨詩成癖
清談興不孤夢中尋酒伴自笑野人迂

載酒春風裡行歌傍碧溪雲生山寺遠雨漲石橋低花絮驚飛盡
江湖思欲迷催歸太無賴兩、竹林西

水心亭呈石齋先生

一宿高亭上四圍方沼寬風生荷影亂波浸月華寒鷗社開簾結
蕭蕭倚檻看滄浪誰咏罷江海興漫、
桂亭如畫船橫依水雲柳花翻侵客影魚耀破天光清冷塵機息
潺湲逸興長夢回青靄外春草滿池塘

宿巨峯白雲洞

石洞丹梯上掀髯一笑留山高碍新月朝失孤舟樵笛穿林入

溪燈隔岸浮客懷渾不寐直擬訪蓮邱

上院待月

澗水何深、坐臨獅子峯蟾光翳唇氣漁火照螺螄泉石山人意
江湖客子蹤長風誰喚起吹斷紫煙封

五日偶吟

學語兒三歲攤書亦十齡羅裳朝露潤絲索午風聲綠艾懸無恙
丹符佩有靈太翁獻蒲酒抱爾過前庭

陪祀南郊恭紀

傳聲殿懸圖鳴鐘出禁庭禮文三代合寅畏百神寧玉漏遲黃道

門旗綴列星象頭春時五色瑞光停停

震出八神擁乾旋七曜清雪消馳道潤日麗袞衣輕雙闕風雲繞
千官劔珮連筆歌麗華沸海宇慶輝成

遊三祖塔

朕遊聊半日塵壘頓能忘酒味濃如醴歌聲巧似簧奇觀登巨塔
困醉依繩床一覺遊仙路午風吹起涼

遊寺贈上人

僻地多名寺殊思每及僧開樽餘內酒獻佛有金燈竹外笙簫度
林前水陸增下頃尋鶯嶺曉岩前先登

登鏡光閣

飛閣雲根起回盤出九垓俯臨大內近平眺玉泉迴馳驅諸天擁
森森萬象開客愁元不減一上一徘徊

送客調宿遷

殷勤舉杯水聊餞宰君行願借何年遂攀留此日情千秋良吏傳
一揮玉壺盟後夜占郎宿崆峒峯頂明

獅子峯

樹老秋光禿山煙^晚更深風吹仙洞冷雲度石門陰照水憐華髮素
桴慙素心題詩聊達興必欲徹鷄林

輓宋西野良貴

生死尋常事宋生死可悲簡編真作祟兒女願多違耻註絕交論
惟歌閨已詞素棺蓋已定誰刻墓門碑

病擁牛衣卧饑尋草子炊逐貧鬼仍在許劌客何之破屋憐新雨
孤墳泣舊知蓬蒿穢滿目悵望鶴還遲

子桑誰問疾憲也自忘貧一朝哭之子千載嘆斯人枕上異書借
總前玄酒親幽居過半百冥然竟無神

海岱從遊日神交我與生乞棺歛手足作誄播聲名長夜何時曉
悲風此夜鳴磷磷釣磯水西逝恨難平

周中丞送母還鄉

大家思歸切丹陛寵恩深特輟中臺物聊安故國心江魚翻浪出
春酒依饒料應有東征賦人傳是楚音

乙酉之秋余奉使隴右道出陝州觀砥柱謁禹廟次金人韻
崑崙來萬里西清更爲尊承天分六柱設險列三門禹廟丹青舊
林翁禱祀宣九河湮故跡猶未有批寇

兩岸青山固中流砥柱尊乾坤留巨鎮河北設重門今古波濤湧
蛟螭出沒喧貪夫樂幽險誰復與招魂

隴右喜逢彭鶴齡

鶴也蓬萊客飄然下九關游仙懷赤壁飛夢繞東山露冷松風晚
天高野意闊一桴今已辦吾與爾同還

長安憶弟

一榻宛如釋浮雲時往還解衣訝長帶對鏡羞蒼顏風雨客牕夜
鶴鶴何處山晨興問著策逢次喜平安

同陳石亭太史游鶴山洞次韻

洞府北岩裏微茫草徑通潮般驚席上山色落樽中野鶴何年去
孤雲此日同還將遠遊意揮筆向霜風

秋日同崔中丞青石登華樓次韻

有客來黃鶴長吟海上臺三山飛夢至萬里附潮迴紅葉洞門落
黃花幽閣開安期生笑語誰識謫仙來

東厓山茶花初放

歲晚蛇龍蟄天寒草木萎山花開舊樹海畔發新枝灼灼猩猩艷
曾層翠羽奇甘心居冷地不受雪霜欺

除夕

挑燈拈秃筆和韻送殘年燃薪聊煖屋祈穀向冰天癡態何曾賣
顏毛辛已宣靈龜盈斗酒病煩暫春妍

無復允庭夢樓樓海上洲陶魚償風願車笠憶同遊韋索垂應却

半盤飽即休從來焚諫草慚負飲樽頭

勞山道中

携杖出南郭籃輿度晚山霜橫木葉脫風定海雲閒訪古情何極
觀詩意自慙安期生不見嘆息鬢毛斑

生孫

衆翁七十七三歲得三孫客稱我餘慶我喜客盈門夢卜期他日

慶歎備此尊傳家諫草在依似太翁婚

賀王柱史平寇山東

犀兕何時起山東羽檄飛俄傳驄馬出喜見捷音歸海岱風塵息

旌旗雲漢輝漢庭三錫命金甌映朱衣

勞山

逐客登臨處仙室不厭重雲收見瀑布葉落露山容一徑嶙峋月
三更斷續鐘薺苔石榻上應記我孤蹤

五日劉生過訪

劉向傳經術造廬來共談蒲觴未醉宮扇我懷慚過眼榴花燦
垂明艾葉純楚騷千載恨落日照湘潭

五言排律

恭送楊遠菴少傅節制三秦

閣下馳中使江干起老臣乾坤奮靈武元帥用文人柱國勲階久
登壇誓衆頻點開金騾裏符握玉麒麟斧鉞三秦商旌旗八陣新
白龍沙歛霧鴻鴈塞回春四知傳草澤一德格楓宸部卒多分聞
門生半秉釣虜酋驚翼鏢藩鎮仰經綸雅歌揮塵尾看菊正綸巾
微酣舞劍器下席禮儒紳達尊今有幾福履古無倫鳳閣棠痕在
臨戎夢寐真更聞褒詔下再入輔昌辰

七言律

登功德寺閣

憶昨宣皇幸梵廬，霓旌錦纜照西湖。
雅歌雲靜魚龍躍，清蹕風來草樹呼。
巖岫何來鍾紫氣，樓臺當日眺清臚。
而今芝輦無遊豫，官柳蕭條道遶燕。

出郭送長垣劉君歸兼寄士延

老柳和煙壓短廊，為巾漉酒倚高樓。
暮春聊爾舒吟目，斜日那堪送客舟。
風遞楚詞憐獨醒，月迷汀草起離愁。
南歸太白如相見，為誦新詩肯憶不。

次王明叔韻

危欄送雨洗鸛愁，笑被湖山幾日留。
眼底絲絲徒冷暖，臂中落落自陽秋。
月橫午夜團松影，風度深林雜鳥謳。
詠剡枕邊詩伴至，西家能借一尊不。

箕踞掀髯不厭愁，自知無骨可封留。
漫舟一棹海門曉，鐵笛數聲巖下秋。
夢裡情隨蝶舞醉餘絮，餐前韻伴丹邱欲往須。
王鶴問王喬肯借不。

春遊遠俗屏都尉別墅之約次韻奉謝

緩步燕山野水濱，東風吹雨洗煩塵。
望中魚鳥無窮樂，醉後煙花

一段真欲吸蘆花，鷗社月已期。
蕭史鳳臺春禪筍，遮說西來意慚。
負南樓北顧頻。

松醪醉卧玉泉濱，枕石茵花不染塵。
白鶴飛來仙客幻，青山靜對主人真。
何年了識邯鄲夢，此日空盟沁水春。
玉塵何郎詩力健，漢書屏上憶予頻。

壽玉石渠家宰九十

華夷時問石渠菴，滋國勲名伯仲驂。
四海天留元老一，百年人見建寧三。
錦衣典禮須鳩杖，漢室文章戴鳳函。
應與耆英添故事，大書新頌刻終南。

東崗草堂次喬太宰白巖先生韻

東崗丈人北海宗，歸田解佩開雙龍。
三間茅屋月皎皎，一篙野水煙重重。
滿徑花開笑殘醉，何處鷗來傍短筇。
山中逐客夢李白，孤舟雪夜定爾從。

天柱崗頭開草堂，堂前四圍薜蘿蒼。
雲收圓蓋圓屏障，地擁芙蓉作堵牆。
老去不聞車馬跡，年來惟喜薜蘿香。
隱居仲子能名世，漫擬柴桑更有光。

贈楊遜菴少傅節制三秦用遼華泉太常韻

書馳白羽戒秦邦，詔起元臣過曲江。
閱武飛旌雲冉冉，渡河橫吹

浪滌、幕府勳庸今第一、吾皇神武古無雙、玉門關路何須問、虜
帳名王次第降

前乘鳴笳函谷關、舊時却曲笑生顏、單于奉甲歸沙漠、回紇移牙
過雪山、紫塞草肥風細、洪河戍寂水漫、勒銘綽向燕山石、石還
館綵綸黃閣間

送劉孟延上舍西歸

遨游京國已三秋、走筆新詩處處留、臺下無金燕草暮、匣中有劍
斗光浮、函關漢、飛雲遠、岳蒼、曉霞收、莫向商顏嘆、牢落中
原、網羅更傍求

九日

病夫久矣怯登高、徙倚危樓對二勞、九日獨餐騷客菊、十年却憶
大官糕、謀生落、無三窟、覽鏡欣、有二毛、釣伴多情還遇我、一
壺社酒消霜鬢

沉、渤海蓬邱高、欲往登之魂、憑勞一歎、且罪桑落酒、百事耽誇
孺子糕、孤吟此日同、野語吾言、當年付屢毛、紫萸黃菊盈三徑、飽
笑何貪持蟹螯

送楊舜卿先生之任太平令

連鑣總記看花初、何事霜飛燕影疎、聞道浙東物、好好那堪燕北

酒樽虛晚、潮遠郭、文書靜、曉日行春、鉤餘百里、士元聊借爾三
台、回首是微車

長安除日

歲云暮矣、客何之、萬斛羈愁、兩地思、望入白雲、梁園淚、夢回春草
謝家詩、酒徒棄絕、無歡宴、病體侵尋、自護持、坐待春風、天外轉、走
看花、柳滿京師

落、栖、自笑、迂十年、塵土客、天隅懶、拈栢葉、浮醇酒、獨嗅梅花
伴、瘦軀、眼底年光、驚換、速鏡中、熟業、試看無春風、明日西山、露滿
筆、登高賦帝都

丙申元日試筆

放臣草野、敢忘君、五夜深、永禮北辰、去國十年、雙鬢老、憂諒一夕
九回辛、交游覺、非前日、黨籍誰思、步後塵、獨喜上、旬言子甲子有
年、應慰窮困人

管秋江憲副訊于海上步韻答之兼呈辛稼臺侍御

多病支離笑、此身幾朝不、滌面生、鱗夢飛、美里城、如故、桃種玄都
觀、又新、孰謂黨人、非俊物、自憐逐客、豈良臣、荷鋤晚、立青霞外、且
看谿山一夜春

萬剡誰收、一葉身、酒危、照影碧鱗、十年放逐、丹心在、幾卷離騷

白髮新東海，傍徨依鹿承。南柯魂夢識，君臣故國野。菊西風裡，應避姚黃洛下春。

采得海上避謫身，聊把長竿截鱗鱗。展讀當年悲命薄，生還此日感恩新。孫劉廊廟真稱貴，巢許林泉那得臣。欲訪蓬邱尋羽客，浮游玄圃四時春。

醉裡猶驚九死身，劍光埋獄起青燐。法家羅織重註註，諫院掄才疏一新。漫芳杜思公子靡，幽蘭泣故臣。珍重秋江贈長句，自慚無以和陽春。

家弟五日邀飲

卯君端午宴北泉，草堂石榴花爭妍。斜投之綠蒲，醉我酒。答以綠綵，延爾年。昔艾已非醫國手，飛鳬誰詠陟江篇。回首傳宣賜角黍，素餐肯愧先賢。

山居

試評渤海大勞山，秦嶽纔開伯仲間。丹竈飛霞映海屋，洞簫吹月度天關。一醉有詩題道_院，十年無夢立朝班。野人自抱琴書書癖曳，杖從容去復還。

欲起青蓮李謫仙，禪房斗酒背花眠。樓臺隱隱東西寺，圖畫層層南北巔。滿院清聲鳴老樹，當空月色浸新泉。山僧終夕蒲團坐，一

悟無生息萬緣。

次陳石亭太史海山亭韻

危崖高亭白眼空，碧波萬里接天東。層層海市微茫上，點點齊山指顧中。幾負霸圖留往夢，一番花信自春風。兩歌輸與狂夫醉，漁唱樵歌思不窮。

送張明府維藩歸金陵

秋風瑟瑟拂登鞭，一曲驪歌強自寬。岐路征塵增遠思，驛亭別酒祝加餐。南瞻喬嶽雲零落，東指蓬壺水淼漫。計日君歸梅正發，折枝還寄野人看。

登獅子峯

高風危坐臨滄海，暮雨蕭條冷似秋。潮落潮生天地老，月圓月缺古今愁。金丹負我何時就，碧樹娛人可暫留。誰識遠遊輕舉意，請從漁子買扁舟。

贈彭九章

莫笑狂夫不識丁，沙鷗隨我泛春萍。行厨簾幕綠芳草，春酒山肴酌地靈。誦賦宮中無狗監，飛塵海內見狼星。一時聚首來三益，等鉢詩成取次聽。

宿濟南同年周公舍

酒盡燈殘話未休，半聽明月上簾鉤。
青綾寒透元龍榻，綠筆^初筆^翻。
李白樓千里，朋簪雲擾。十年塵夢水悠悠。
明朝又踏京華路，夢底青萍電影浮。

山行次青石韻

捫蘿攜客對雲門，風雨岩後勢欲吞。
仙犬吠雲行白日，山猿收果度黃昏。
樵翁來講餐芝訣，道士常虎種玉園。
到此已無塵市想，使君何處問天孫。

寄友人

茅屋三間海上村，梅花結實竹生孫。
日止日行有定數，一邱一壑

敢忘恩。臣觸逆鱗應賜死，帝憐華髮不加髡。
休向箇中尋諫草，臺評當日竟成悞。

同石亭遊三標山

三峯海上接雲平，洞裡丹經不識名。
東望仙洲悲漢武，西隣事舍憶康成。
崎嶇百轉泉流遠，蒼翠千重雲氣生。
多病年來除百慮，獨於林壑未忘情。

使節分封

角亢驚占使者星，丹符玉節出都亭。
王孫建社周邦舊，宗子維城漢鼎寧。
麟趾趨蹌呈汗野，鳳毛飛舞復康庭。
駟車載得民風曲，願

上延英左右屏

寄同年李夷門

三年不得讀仙書，千里夷門念起居。
楚澤淒涼翁孺屈，子梁園詞客重相如。
靈魚萬卷成底用，碧月當牕只似初。
聞說洞中鴻寶試，丹成應寄野人廬。

王屋先生懶著書，城南煙水卜幽居。
流觴到手騰，醉攬鏡攔髭落。如忘言定訪三緘，口不樂誰思九折。
初還憶海濱，連客否舉盟何日到茅廬。

紀病

陟覺沉疴小半分，愁顏立地作欣欣。
一痕生意懸魚草，萬里長陰綻薄腫。
酒浸蛇形元是錯，藥醫魚腹果成勲。
冥冥只為哀鴛獨，更雷同未長文。

北泉試舟

幽人獨愛水雲鄉，新買魚舟試野塘。
晚日棹歌亭樹下，秋風載酒石橋旁。
潯陽聞妓空悲晚，錦里載詩自笑狂。
江海有情還可濟，暫隨詩友共傳觴。

他年學隱海濱鄉，旋買青山帶小塘。
策杖拋殘塵外事，扶犁耕過石人旁。
種蓮遠慕潯溪浴，沂邇同點爾狂。
不向山陰航夜雪，却

隨逸少水流觴

春日吳體

春日遲遲半陰晴春風柔
牽人情前村後村桃新暗南枝北枝
鳴互鳴野谷全分自成派山園花發不知名詩翁得酒忘歸去坐
看晚雲巖畔生

登臨吳體

南山常作夢中遊此日登臨是夢否金液翠屏隔塵世清風碧落
真蓬邱谷口長松起寒籟雲際懸泉鳴素秋東望仙人渺何許聳
身欲作餐霞僑

北泉草堂詩集下卷

五言絕句

題朽菴畫

美人隔湘浦千載靈均友日暮招不來東風獨搔首
蘭西子天下白秋風落震澤淨洗鉛華妝鎮日情脉脉
菊

題郭侍御畫屏

大明麗中天丹心盡傾寫孤臣愛此花手植西臺下
蔡天涯客子心隱憂誰與寫見此亭々夜夢繞北堂下
萱

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桂楫兩々起驚却紫鴛鴦橫梁過北汴
采蓮復采蓮雨洗荷香異欲尋藕中絲織手畏菱刺
采蓮復采蓮金蓮應見妬停舟呼女郎小試奴玉步
采蓮復采蓮女伴恣笑語忽見游冶郎移棹湖心去
采蓮復采蓮秋波盡觴連藕絲幾許長爭似妾相思
采蓮復采蓮冰藕信手折挽取千尺絲製作同心結
菊

霜風催野菊百歲幾重陽典衣求一醉應不愧柴桑
十月飛嚴霜幽人入空谷衆芳搖落盡惟留一枝菊



宋玉悲秋日西風到菊枝落英餐不盡千載汨羅思
黎子分封日春桃^風桃李香海雲常入望野菊滿隣塢

梅

冷澹風欺瘦寒香雪壓微深山甘落窠不逐百花飛
桃李皆奴僕松篁自主賓暗香凌積雪絕色耻宜春

桃

東風恨未消問桃、不言試看玄都觀何如武陵源

竹

蕭蕭幾箇竹歲晚是知心憑君截作簫吹出古韶音

蒲

青、水中蒲凌寒色欲滴綠約芙蓉花翻笑爾孤寂
青、水中蒲歲寒色不易即心如風濤妾心已化石

蘭

空谷清幽蘭秋晚無顏色不見同心人臨風三嘆息

題畫猶次楊升菴韻

何處玉貌猊鬚戰爪如鐵仗爾不羣材掃平社鼠穴

咏昭君

琵琶寓心曲彤庭望朔庭自憐妾命薄命那復怨丹青

題劉山泉畫冊

採藥蓬山遠食霞碧海空不如尋酒伴攜杖過橋東
逐客逢漁父江濱坐晚潮可憐魚價賤未得酒盈瓢

題畫次康詩西

我有一尊酒欲醉春花春可憐無酒伴佇立碧江津
孤舟弄長笛風靜月沉、江上會心處何人為賞音
攜手楚江濱恰有酒一斗呼舟迎騷人同醉杏花不
試問湘江水何時風浪平題詩付蕉葉天際寄同盟

題畫

細雨孤村晚寒江湖水平一竿垂釣去不是為逃名
山頭雲漢、林外鳥闌、野橋歸去晚驢背老人閒

月夜獨坐

道人好獨坐白頭松樹軒微風夜起冷、秋琴琴絃
斜月伴孤影愛爾不成眠匪曰消酷暑實以滌塵煩

北泉草堂雜咏

野菊占水閣三伏午風清危坐忘言久猶嫌秋乃聲
柳外危亭舊蘆蘆連漁艇聞山人得新句信手不須刪
茅屋松陰下悲秋懶賦詩隔溪沽酒主白髮任相欺

欲訪仙山去遠、隔水東無錢買舟楫幾立夕陽中
石影庭樓迴松風午夢醒江干恒閉戶無客共談經
軒冕非吾事江山自賞音秋風去釣客不起羨魚心

題畫

徑險樂苗茂澗深泉水甘悠然獨來去妙處與誰參

漫成

迎客東海濱卜居山僻處長歌招隱篇攀折木樨樹
秋晚山容淡林深塔影平高僧在何處誰與話無生
極目海東流持竿不下釣驚心隔塵市無路入神州

聊登不其坂獨坐對滄溟白雲知我意偏映晚山青

題畫

可憐双鯉魚不易一斗粟生計只長竿官租何日足
谿翁貧至骨日晚食無魚小舟今已賣不怕算舟車

無題

月落玄猿嘯春殘白鹿鳴深巖幽壑裡羨爾保餘生

訪戴軒子

草玄人寂寞風雨懷危亭慚非好事客為爾携瓦瓶
去秋訪子雲題詩水西閣孤舟今又來山空木葉脫

有感

捕魚恒苦飢采薪無完衣相見長嘆息催租夜叩門
倭奴東海浮我無一葉舟嘆息憂秋至築城猶未休

思亡友

丹竈秋風冷詩壇夜月沉碑銘應不滅松柏自陰森
秋色老松陰無絃三尺琴山門半輪月寂寂是知心

贈別吳我齋明府

白晝千山雨黃蘆兩岸風旅魂驚欲斷何處寄孤蓬

六言絕句

九日

西風吹倒蒹葭北，鴈飛過殘霞。寄語隣翁酒熟休教辜負黃花。

山行雜興

蜃氣幾層樓閣，潮聲一片宮商。義馭早離陽谷野，高卧石床床。
潮長沙頭鷗起，風來林外漁歌。隔浦淮山幾點玻璃盤，擁青螺。
開花千樹萬樹，看山一重兩重。客到離頭犬吠寺，近竹林鳴鐘。
僧老白髮垂耳，樹古青葉及肩。茅屋蒲團小坐，瓦爐揮麈談禪。
馬蹄特特石澗，羊腸曲曲山坡。寺古春遊人少，碑殘雨打苔多。
石壁泉生滴，竹根過水潺。流出寺三尺，便分幽境塵寰。

七言絕句

西湖堤上

官柳陰陰，湖水新沙。頭鷗鷺解隨人，春風何事翻成惡。吹落先生
漉酒巾。

漫、湖水點蒲新。白鳥飛來亦可人，領却春風驢背上。牛山當日
耻沾巾。

十年不踏西山路，今日重來訪路叉。唯有玉泉亭下水，粼粼
柳根沙。

傍柳行吟日已斜，道逢樵子問三叉。望湖亭在西山麓，亭下青蒲

印碧沙

春思次韻

羅衣初試怯肢脈，春愁對風在魂夢。忽看双鯉至，驚聲誰遣
入重簾。

一弄花雨曉纖纖，懶整搔頭啟玉奩。何事東風双映蝶，撩人飛舞
過珠簾。

宮詞次韻

曲臺獨立月華昏，長嘆當年負主恩。強倚玉琴尋羽調，不堪詞絕
痛傷魂。

甘泉雙燕與晴空偷解羅衣認守宮仙仗不來芳草冷狂風吹落
海棠紅

沉香亭北按霓裳月_寒月_寒爭壓行供奉天家回一笑年_年春雨
賞_花王

監宮喚起首頻搔倦向瑤柳聽風簫水鑑乍開憐絕色_{鮫綃}新剪
試纖腰

昭君曲次王明叔韻

琵琶馬上淚零_零誰譜新聲落漢庭莫話當年枉描寫人間何事
不丹青

太息官家信畫師妾身飄泊白龍涯行人笑說嫫媧事爭似和親
出塞時

月到邊城沙碛空歸鴻兩_兩御剛風天狼幾點芒如許為我傳信
五柝宮

命薄何心怨畫師重瞳咫尺自妍媸千金此日誰窮出竟誤和親
却未知

青樓曲

柳舞花飛鶯語輕高樓獨倚弄秦箏隔溪有客可人意日暮不來
真薄情

春風紅雨印蒼苔一曲霓裳倒玉壘月落洞門清夢斷劉郎何事
不重來

題畫

草閣風生六月秋溪光松影落吟眸村西酒伴能憐我驢背呼兒
記此游

題牡丹寄趙子雲

題詩東寄看花人海月山入_寒亭頻好借凌風玄圃鶴明年來賞
落陽春

柳枝曲

二月江干風尚寒楊花如雪白漫_漫晚來千樹盡金縷只與離人
帶恨看

蘓小門前春色寒錢塘江上路漫_漫柳條不繫王孫馬一段愁眉
盡日看

初試輕羅怯晚寒秋風陣_陣絮飛漫江樓幾樓青絲軟縮作同心
結自看

含風惹露館娃寒嬌_嬌依_依步履漫無數新枝蘸流水惜春長掃
踰塵看

題桃

諸下瑤臺第一宮曾看春雨亞枝紅千載桃實大如斗仙子多情
寄懷

宮詞

金魚聲合晚鐘殘錦瑟生寒促柱難譜就雲和無用處祇應閒向
月中彈

紅紫絲、開艷陽君王無暇披披香春深花老無人見空對東風
舞幾場

燕

社前社後總堪憐楊柳枝頭欲帶煙不向畫梁尋舊巢主人見義

忍相捐

芭蕉

興來常擬碧雲箋雨洗翻、秋色鮮我有新詩三百首淋漓醉墨
許誰光

題畫次秋江韻

雲飛殘月橫樓閣風定微霜到樹枝長谷深山秋興好三湘逐客
許誰知

題畫

柴閨草閣枕江濱花柳東風又滿村堪笑先生不解事只憑覓句

了朝昏

袖手茅亭懶著書溪山真可養殘軀海內交游久矣絕何處野橋
人跡駐

題吳小倦畫

潮落秋江草樹平笛聲遙遞晚風橫茅亭有酒先生醉客至從喚
不出迎

先生久矣無得迎深林之外江水橫何處笛來驚午夢小舟不繫
暮雲平

湖東湖西石尤風舟南舟北不可行華嶺野子携竹杖橋頭獨立

香湖生

草閣橫江倚茂林江中漁笛送清音可知無數梅花落不解幽人
薜荔心

題畫次楊升菴韻

翻雲覆雨知知已斜日殘霞客憶家三尺蕉桐絃絕久且看秋水
夢歸華

自題小像

杏園花發十年前曾伴羣仙醉御筵華髮放歸春夢覺數枝惆悵
楚江邊

朝暉封事春歸耕鹿牀頭夢始醒種得芭蕉長三丈寫成樂府
寄江生

題扇頭畫

半江秋水淡如油中有先生不繫舟丹客禪僧久矣絕只將心事
付沙鷗

無題

佳入初試薄羅裳雨霽桃花澗底香春暮遠西書不至只占孤矢
謝天恨

杜花

蟾宮少日桂花游回首西風五十秋莫笑衆翁常對月幾人能飲
復能謳

寄懷楊舜卿先生

東望勞山道路賒一春思歸亂如麻五龍山上人千里獨倚南樓
看暮鴉

題畫

江樓百尺倚秋空江水微茫浸野峯欲上江樓寫新句呼兒須棹
一帆風

乞菊於劉賜谷

病翁重九不登高籬下無花只咏騷聞說落英賜谷滿可分幾朵
伴松醪

送鄭廣文致政歸里

不具山下典型存君是康成幾葉孫一笑霜風歸棹遠祇餘書帶
草盈園

年年官况秋雲薄江上漁磯歸興濃應有新詩還寄我夕陽吟斷
數聲鐘

奉和衡藩殿下

岱岳之東少海邊靈芝煥々紫霞鮮王孫筆力如司馬蚤和芝房

被管絃

牡丹

洛下名花魏紫新小東常避看花塵淡粧微抹勞峰麓一醉東風
亦是春

黃菊

美人無意逐蜂黃醉擁羅衣午夢長寂々深宮應自惜懶將脂粉
問簾妝

梅

羌笛梅花曲調新蓬山瀛海隔冰塵岳陽樓上倚長劍醉後題詩

湘水春

御冷綈袍就地垂
杖藜徐步去遲遲
暗香來處須尋着
春在前山第一枝

榴

珠樹瓊英散綺霞
何年安石貢榴花
旅裝垂作千秋戒
今日誰嗔溪使槎

荷池

依山草閣自生涼
白藕花開水亦香
綠樹圍陰人對坐
碧雲鏡裏醉壺觴

芙蓉

湖海共憐司馬病
楊州誰識牧之狂
只將無限西風怨
寫出芙蓉對晚妝

畫竹與客

舞筵中歲得麟兒
添點雙瞳玉作頤
可惜空齋無楮穎
為拈秃筆掃風枝

題墨竹

雲氣滃鬱青鳳翔
湘江鼓瑟倩湘靈
壁張此畫驚奇絕
醉倒茅君獲玉瓶

娟娟風枝臺未乾
美人湘水逐笙簧
恍然一枕游仙夢
清夜縱橫山月寒

琅玕節下起秋風
寒葉蕭蕭煙雨中
贈子仙壇驚翠帶
杏林春掃落花紅

雨後池塘竹色新
筠簾翠霧濕衣巾
為君寫出團圓影
喜比他鄉見故人

題畫竹

籬。生竊寫竹竿
愁看春雨滿空壇
風流誰識當時意
萬里鷗波煙影寒

阿儂渡江畏風波
聽渠江上竹枝歌
試看淇水青。綠
何似瀟湘煙雨多

三家市上沽村酒
玄夜明燈初自酉
官奴把竹我所思
幽篁亂寫飛風柳

題畫

漫向湖邊繫酒船
柳風山月枕蓑眠
近來詩力渾消盡
只訪麴生度歲年

江波渺。接青天
竹葉蕭蕭鎖暮煙
欲棹磯頭弄明月
酒仙誰識是詩仙

賞雪詩成筆有花淋漓醉墨大如鴉深山跡滑無人到日落空江月斜

萬里長空洗眼來江邊芳草綠如苔小舟斜棹柳陰底長嘯仰天舒素懷

萬里千壑天台路夢裡携琴度石橋猶憶龍三百丈丈飛珠流沫落丹霄

巨平仙子不悲秋目送歸鴻過小舟筆底新詩三百首江風山月滿危樓

老子歸來悔昨非東風驢背野橋宜桃花源裡尋茅屋酒伴應喚

不寄詩

題扇

瀑布千尋對草樓鄰翁酒伴此同遊漫說先生非宋玉掀髯一笑不悲秋

老農正苦冬無雪忽見新春雪意驕山寺高樓堪遠眺杖藜携酒度危橋

題畫

竹遮茅屋綠陰稠帶犢簾牛下隴頭牧子斜騎橫短笛一聲吹破白雲秋

山色澄濛失翠微狂風斜捲黑雲飛牧童對伏沉牛背簑笠蕭蕭帶雨歸

美人

美酒何曾解別離相思惟有月明知青樓重赴當年約又寫新愁入小詩

日高懶起翠眉顰病骨慙：發是春暈憐不及街前柳一度東風一度新

題畫

起：行旅萬重山鳥道凌空雪道艱翹首故園何處是蛾眉應在

冰雲間

碧桃丹桂仙家樂終宴天台又廣寒記得霓裳醉中曲劉郎謫出與人看

華髮儒臣列講筵夜來夜來采戴進旅餐篇共仰官家却祥瑞玉虎卧山巔

題畫

宋家公子帶夫人夫婦丹青世絕倫只把湖山歸咫尺秦離秦秀不傷神

題美人彈琴

雲鬟理罷綠簪深金鴨香消坐弄琴試聽絃緣之底事周南寫出
后妃心

村居

稻花香裡水潄溪村落秋風農事閒野老相呼新酒熟蒙騰得句
不須刪

題班超投筆圖

曾乘驄馬入甘州駐蹕封侯曲似勾白筆閑閑空獻疏故臣歸卧
海東頭

五老峯

五老峯高江水平春明煙樹午風輕籃輿直上三千丈瀑布四看
落照中

慧炬院上人

已知世網皆成幻誰信禪宗獨是真澗底春初印月定中老衲衲
記前身

東海青山今始歸回頭四十九年非山中老衲頻招我下月殘碁
未解圍

解崇那能如柳子投荒只合禮空門山僧留偈無多句石榻蒲團
度曉昏

故臣飄泊醉荒村海上禪僧贈衲裙袍笏已還明主去笑無玉帶
鍊山門

同陳石亭遊上清宮次邱長春韻

載酒來登海上山松風危坐月如環嵐光冷逼吟懷透幻出仙宮
在世間

澗水清冷下作淵山峯翠嶺上摩天橋危路黑無人到古渡風搖
香篆煙

太清宮次邱長春韻

天涯海角太清宮幾曲羊腸草徑通不是愛山應不到留白題笑

雪中鴻

雲護茅簷挑海涯風鳴幽澗泛奇花危橋險徑遊人到丹竈茶甌
羽士家

大勞小勞歷三齊泰岳雖高躋覺低野子來遊登絕頂一壺春酒
月華西

石壇一誦五千言令我塵襟便灑然自愧不如忘世客海風山月
了流年

登華樓

山木叢深石逕回洞門長對野花開磨厓有前朝朝句一片白雲

鎖翠宮

風翠千重暮暮烟松風一派秦鈞天開樽共坐雲根飲爛醉狂歌
不羨仙

寫懷

破帽蕭蕭兩鬢秋歸來海上理方舟往來酒伴都零落只付青山
與白鷗

書懷

浪學人間舞柘枝故人應笑客歸遲何日剗舟東海上蘆花煙雨
一垂絲

東塗西抹成何事白簡朱衣亦浪稱誰醒烏臺愁夢破也應海畔
愧禪僧

憶友人

巨平高岫白雲深中有幽人不可尋還念北泉之子否輕帆落
共狂吟

五日飲可止軒即事

五日孤臣舒蒲酒一枝驚見合歡花芳趙家姊妹休相妬不照陽
關曉妝

觀扇頭畫萱有感

野橋淫雨水湯、大麦小麦未上場野人無錢可納稅縱有萱花
憂不忘

海上舟中看月

東海中秋月出林妨居老子酒須斟請看七十五年事只有蟾光
照我心

九日

滿折茱萸房揜二毛輕寒野翁已重袍買糕市井兒孫喜一飽爭誇
百事高

宿寒亭次韻

風挾霜威怒未平一鞭秋月雪聲中故山酒伴應相笑爾復何為
入玉京

寄郭魯瞻同年

杏花欲放東風暖黃鳥不鳴春意閒寒落無人共杯酒舉頭西望
大匡山

戲東楊舜卿先生

細馬嘶嘶小鬟阿儂休說路崎嶇朝雲行雨知何處煙草草萎
過水山

即騎駿骨過前山野菊花开一破顏忽被西風吹折去蕭蕭暮雨

獨空還

北泉石橋成荷花正開

北泉之東石橋成先生曳杖携門生芙蓉千朵一斗酒天心水面

風自清

六松亭落成

築就土階高二尺結成茅屋恰三間山翁幸有安身處只怪近來

詩思慳

一畝之園松六株不是秦家五大夫更倚亭數竿竹歲寒風味

月明孤

遇上人有感

年過半百為遷客識盡人間苦與甘忽遇野僧來煮焚香五午夜

讀楞嚴

送李將軍孔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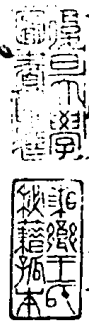
西崑山下雪花浮野馬黃羊作陣遊傳令三軍齊校獵元戎新試

紫貂裘

送天竺上人

深山日啟經函為築梵宮下翠巖十二浮圖雲外起笑歸石洞

卧松杉



北泉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

糾勅奸佞大臣疏

書

代王虎谷上楊石梁少保書

記

新開膠州馬濠記

城即墨營記

修高密城記

登州府新遷察院記

登州總督備倭帥府廳題名記

勞山巨峰白雲洞記

興唐寺半開處記

瞻日樓記

偃老堂記

潛山縣宗丞祀記

重修永徽廟記



高密縣重修五龍廟記

舊鼓腔記

卷之二

序

河東薛氏家譜序

高密縣志序

令君雨詩序

送太常喬址巖先生代祀序

送大憲伯萬山仲公赴雲南序

送萊州郡伯梅川柳公考績入覲序

送選部筆山侯伯子之南雄序

送希道范君之雲南序

送周禎甫學諭赴永明縣令序

送杜汝欽之豐潤教諭序

送杜子之建康序

送永昌張氏伯仲下第南歸序

送月渠子小序

送施天秩自即墨赴登州營詩序

賀即墨令安山王君褒養序

賀武舉施天秩序

贈王進卿移總登州營序

御史中丞翟青石七十壽序

王憲使潤泉六十壽序

匡石泉八十壽序

史順翁八十壽序

楊先生七十詩序

原任即墨令高侯七十壽序

張東厓八十壽序

王義官宗理七十壽序

封監察御史史健翁太孺人于氏偕壽序

李母太孺人八十壽序

封太孺人王母岳氏八十壽序

張母邵太夫人七十壽序

封太孺人蘇母郭氏八十壽序

郭孺人毛氏七十壽序

黃安人李氏貌詩序

卷之三

書後

書有宋道學六君子遺像後

書浮槎集後

書東巡十韻後

書柳溪倡和詩後

題

題蘇李泣別圖

題明妃圖

題煉丹圖

題升天圖

題南園公滇國山川圖

題胡可泉樂府

題張子月塢

題葉丰山奏議畧後

題李司馬山水扇頭

題濟南周氏藏黃忠宣卷

題東華詩札後

題芸軒卷後

題仰山卷後

題類說目錄後

跋

跋胡可泉樂府

跋邊太常劉吏部與周氏詩

跋邊劉二公與周氏兄弟書札

跋陽朔集咏

說

鳳雛說

銘

修城銘

埋鵬鵠銘

硯銘

少泉硯銘

箴

薰庵箴

頌

新修淮涉河高堤頌并序

紀

紀就灣叢伯子出處

傳

月泉子傳

載軒子小傳

祝英臺小傳

泰之四

阡表

海南周氏三世阡表

誌銘

登州衛施氏先塋碑銘

故工部尚書簡肅黃公墓道碑銘

故兵部右侍郎崑山王公墓誌銘

故監察御史浦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懷慶府同知周君墓誌銘

故承直郎肇昌府通判監督甘肅糧儲致仕叢公墓誌銘

故承德郎直隸順德府通判致仕于君墓誌銘

故臨縣教諭王京夫墓誌銘

故武畧將軍錦衣衛千戶劉府君墓誌銘

故山東都指揮僉事廩將軍墓誌銘

故青州左衛指揮王將軍墓誌銘

故青州左衛指揮僉事黃將軍墓誌銘

先叔父宣義郎藍公墓誌銘

故兵部侍郎東岡李公元配誥封淑人答氏墓誌銘

故監察御史浦公元配任孺人合墓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紹興府同知張君元配樂氏合墓墓誌銘

故錦衣衛千戶劉府君元配趙氏合墓墓誌銘

故即墨尹王公暨配潘氏合墓墓誌銘

故宜人孫氏墓誌銘

故安人孟氏墓誌銘

亡從妹墓誌銘

行狀

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叢公行

狀

故朝列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叅議劉君行狀

叔母劉夫人行狀

卷之五

祭文

祭王明府文

祭從弟謙齋訓術京甫氏文

祭季弟通判東泉徵甫氏文

祭太原通判楊公文

祭楊甥仕大文

祭侍御韓公元配孔孺人文

祭即墨少尹趙南溪夫人文

祭侍御夫人大

祭李太夫人大

尺牘

求壽文與喬白崑

與南湖

答宋濯川

與海野

與龍江書

寄季弟徵甫

與楊方城

求硯石於馮閭山

答楊方城

謝王浚川寄詩

與礪庵

與南溪

答松庵

答松厓

與北野

答王浚川

與子開

答東臯

與石泉

答楊升庵

與元靜

與王安厓書

與東溪

與西泉

與安厓

與毛文伯

答侯正郎

與子開

答劉文峰

寄叢伯子

其二

與太滄

答管秋江

帳詞

送憲伯南豐王公

送郡伯梅川柳公入覲

送州郡伯梅川柳公

送州郡伯吉庵史公入覲

送即墨令王安山明府入覲

送憲副萬山仲公

送即墨令吳我齋明府休致

賀吳山泉公即秋捷啟

上梁文

重修東厓書屋上梁文

世薦堂上梁文

楊南莊先生新居上梁文

糾劾奸佞大臣疏一

嘉靖三年十月初九日具官某題為糾劾奸佞大臣事竊以
之罪莫大於訕君上欺朝廷肆奸言植私黨有一於此已不容誅
四者備焉其何以宥謹按禮部尚書席書性本陰賊天賦傾巧狡
之術足以逢迎而為悅諛之詞足以譸張而為妖頌者巡撫宣
線鄉里執政躡取重卿後值穀荒又為鄉里提拔遂承人之未
考最輒乞恩廕內之機械日生外之粗鄙屢見不愜人情得罪公
議臣請即其近所上之奏條其罪惡之若者為陛下陳之書曰臣
上言於孝宗願陛下節用愛人以漢文帝宋仁宗為法奉道事佛

以梁武帝宋徽宗為戒孝宗初臣之言置之座右夫九重嚴遠外
廷莫得而知書之所謂置之座右者抑開諸左右貴近之言乎抑
窺見金匱石室之藏乎若二者俱無則書之所言王安石自若日
錄之類也高自標榜以惑陛下其訕君上之罪一也書曰孝宗居
內閣大臣劉健尚書劉大夏毛大昇戴珊親問軍國等事夫陛下
於內閣輔臣不時召見延問親訪未嘗有壅蔽之禍也其而不召
者獨書一人耳書為此言蓋勢動陛下欲求召見以售其奸臣恐
其榮感聖聰必紛更法制而誤蒼生矣其欺朝廷之罪二也書曰
以安靜為治又曰肅憲令而法可行夫書知以此責之陛下而獨

不敢責之於已救荒無狀廉賤巨萬已見劾於言官矣及差科道
查勘而書乃奏曰與科道有仇請改差堂上官知府宋卿之獄已
鞫於外臺而速赴於內臺矣及擬卿充軍而書文過飾非欲指大
獄具奏舉正亦請差堂上官即此二者其榮驚橫肆怙勢招權謂
之安靜可乎謂之肅憲令可乎其肆奸言之罪三也書曰錢子敷
隨全輩苟取其言堂為賞賜可也夫書屢歷既淺開坐素輕賤登
要津海內竊嘆於是植黨甚眾如子敷與全么麼闖茸名教所絕
者皆其賓客也故論薦之私市恩澤至於戶科左給事中陳洗在
黨羽中尤為親密出入門閥蹤迹詭秘結之為腹心倚之為鷹犬

蓋洗之為人也貪得之心盤斷尤甚內亂之行禽獸不如排擊一
時之老成引為同儕之奸佞陛下已洞燭其肺腑矣今故入奏計
於都察院者見有文崇四宗行勅未結臣往年會試時使步於書
肆中曾買印本書冊宋元翰所編也中載洗罪惡甚悉不意彼時
未正典刑而與書結為死黨書之屋角可以負手去論為之沸騰
其植私黨之罪四也書無執政之才而濫具瞻之地遇充舜之主
而懷共鯀之凶欺世布寵要君賣名皆王法之所必誅而聖明之
所不赦者也伏望陛下俯察言將書罷斥將洗等送法司明正其
罪使忠佞不得以謀廢駕臬不得以升樓則紀綱正而體統益尊

法令行而宗社益固矣臣不勝懇祈待罪之至所有原賈印本宋
元翰書一冊不敢重加裝背謹隨本封進緣係糾劾奸佞大臣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代王席谷上楊石淙少保書

伏惟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匪敢微劉元城不通
司馬公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
瑣作世俗寒賸語是以因循至今夫禮殊甚負罪殊甚近於咎大
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之愈榮而忘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史牒
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
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歎日之間兩轉未久
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
事筆端焉耳他日東史筆若書此一行豈不足以昭耀今古哉每
恨李太遠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
貧之陞布政及得超擢今太遠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
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論可畏也一時私情可畧也天下指
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榮極富極貴可畧也每日
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往者未必可追可
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
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結利達之人
相見之際非辨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家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
達於聽聰以古人功業建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為某於執事可

以此言進故不從忌諱某恩陋孤蹤羣屬稱今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慨之餘漸懼交至久病殘喘坐堪任事不敢祇受祿用上陳迂拙情詞備見奏疏乞賜覽便見愚衷向者寺中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況今兩月全請已成痼疾只當耕田納稅備賦畝之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與豈有豪傑更若衣冠束帶耶伏望執事周旋其間以必得適箴為幸萬一未獲如願必至再三得而後已非但家人往返身費寔多而干咎左右未免煩擾惟俯垂憐念繼據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浩瀚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某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倘他日執事解車而

南某尚當杖竹跨驢侯門下於特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酬江以弔千古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煩聞也近聞群盜盡平天下蒼生之慶此固諸君子之力而執事運謀設蹤知人用賢之功當受首賞然釋楚之懷平吳之憂古人蓋有深意而外患既寧則有識者尤未可高枕而卧也

新開膠州馬濠記

齊之東青萊三郡皆海濱也海運之罷百二十餘年矣先時丘文莊公及藍侍郎公論列海運皆不果行議者惜之嘉靖乙未巡海憲使王公建行臺於萊練兵科吏既肅且寧輿賸流滯巨細畢畢乃按部郡邑稽閱圖誌訪膠萊新河之故跡以及於馬濠口嘆曰嗟乎齊人之窮困我知之矣蓋舟楫不通故耳父老道曰昔在有元專仰海運以靈山之東浮山勞山北至於成山西至於九阜大洋之際乃議開膠萊新河南自麻灣北至海倉三百餘里出北海以避之然浮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相接百數十里石礁林立橫據大洋若橋梁然尤為險阻薛島之西十里許連海涯廣有平岡馬曰馬濠者南北幾五里元人常鑿之過石而罷今若鑿馬濠以抵麻灣濬新河以出北海則舟楫可通告儕之困窮庶其可濟乎公曰然又詢諸鄉大夫士皆如父老言公南登瑯琊臺觀之見沿涯海濤宛如素練縈轉紆迴北至馬濠而止父老曰海濤者舊運道也要以其議請於撫臺及察院下其議於藩臬皆曰巡海之議是也乃檄公成之公慮時計使將舉斯役時有妬能忌功者飛語騰謗波湧風起不可遏止或以蜚蜚之後度積空矣公曰用取諸賄金而費不敢歛於民也或以餓莩之餘筋力耗矣公曰募民以

度役而陷以寓夫賑恤也或以濠中皆石不可鑿矣公曰獨不見
李冰之鑿離碇乎天下無不可舉之事無不可成之功人可與
樂成難於慮始苟足於國而裕於民吾雖獲謗亦何悔之有乃下
令度役民皆樂趨選文武將士之有才力者以督其成程以備其
器用公復度止相形度勢去元人之舊跡少西七丈許開之其始
也土石相半其下則皆石也立法以示懲而厚犒以勤勞畚鍤雲
動鍾鑿雷奔決壅斬莽取彼巨石焚以烈火沃以水潦摧堅破頑
化為灰燼力不告殘形不知疲而石渠成矣蓋始於丁酉正月
之二十二日畢於四月二十二日鑿石成渠者千三百餘步濟南

北之灘磧二千五百餘步潮汐日至護以木椿其為闊六丈餘其
為渠半之海波流入宛若天成地列有神明陰相之者是日也淮
舟適至乃率文武將士車午登舟自濠南灘而入島嶼環抱中央
一水廣如潮潭南風徐來波濤不驚帆檣蔽張舟師鼓柁旌旗飛
揚鼓吹振作北至膠州又東至麻灣入於新河陳村而止日尚未
曉蓋已百五十餘里矣老稚婦孺扶携來觀者皆呼曰余百年
而未見也自茲南北商賈舳舳絡繹往來不絕百貨聚集賢達有
無遠邇獲利矣撫臺聞焉濠之開也屢行褒嘉具疏薦公而復以
濟新河之役責成於公焉父老曰公之鑿馬濠也出於昔人之所

難而成於今日之獨易在力斷浮議之非而堅持永遠之利耳由
是安不忘危河漕阻澀而止公江淮海運之說可試也易鹽輸布
鹽賤如土而藍公膠東運鹽之說可行也斗粟十錢豐年亦饑而
粟米之征可運於京師也嗚呼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天有迅
變然人力亦可以勝之也但觀成者怠而交承者諉事之可以為
而莫為之者多矣豈獨水哉公之治水澤庇當時而功垂來世與
李蜀守相伯仲也敢假詞刻石以志不忘侯新河之成自有太史
氏紀於河渠書公名獻宇惟臣陝之咸陽人登於未進士授監察
御史擢山東按察副使斯役也綱維於上者巡撫都御史蔡公經

胡公瓚崇巡按御史張公鵬李公松周公欽文武將士若某州府
同知陳棟武舉千戶周魯指揮王瑾程大柳碧朱繼祖劉琦皆督
功有勞者附書於後

城即墨營記

即墨未有營也有之自宣德已酉始在縣治之北十里海濱諸衛之兵分番於京師乃選步騎之精者十有二百人將領之才者二人常屯於營防禦倭夷之出沒而盜賊之竊發者亦責成之營未有城也有之自張大博始也德中成大博來總營事具疏於都臺於察院曰正德初承平恬嬉不虞之禍始於河北賊有十八騎耳剽奪行旅促化村落後有烏合幾百人由北海之濱而東歷千載兼首破高密留十有七日鄆境皆聞知及其去也劫而從之者幾千人乃破濰破昌邑破平度殺戮益慘東萊之境城不破者惟

膠興即墨耳士申三月二十七日賊擁衆幾萬人來攻即墨營官兵甫成列於營之西賊張兩翼突之而將領李勲死楊繼宗逃官兵大潰死傷者過半遂焚營壘而南時縣城甫築完其隍三面引溪水浸之賊衆乘隙以為破在頃刻耳高尹信道率僚佐士民登城拒守矢石交下賊不敢近東門射其首朱傅死賊乃喪氣解圍而北破萊陽矣夫營之所以破者牆垣及有無可屏蔽耳縣之所以保者城高池深我逸彼勞耳思患預防營請城之若築營城與縣城南北相望如昔人夾寨之制則彼此應援倭夷聞之亦膽膽遠避矣臺院以其疏下落泉議落泉曰張總營之疏可允也遂以

命文博乃朝夕臨視隅方而準平其方以里計者四為門者三高厚合度士卒爭奮不三閱月而告完望之巍然屹若石壁可為嶠功矣後察院來閱嘆曰若張總營者謀慮宏深可勞也檄有司具羊酒文綺禮之嘉靖己酉文博之嗣子元功繼總營事請於北泉子曰昔人之制因革皆托之文字有為廳壁記有為題名記先將軍築城之後敢請於予余解又請曰城即墨者高信道也予為作銘先將軍敢授此例余乃取文博請城之疏為之記俾刻於石文博名某姓張氏其先山後人昭勇將軍大憲衛指揮使元功名某既世其祿又世其官議者以為不愧其先元公又稽諸往牒先後

來總營事者得指揮使九人千戶四人悉書其姓名爵里刻諸石陰觀者按而考之曰此死於王事者此庸薦剌而遷者此罷免者此謫戍於邊者亦足為後之勸懲云

修高密城記

吳君宗道來知高密縣事首召父老百數十於庭曰若疾苦云何父老頓首曰頃者承平滋久習因循而惜愆微盜賊不測之變起於倉猝首攻我高密而城不移時破焚掠殺虜之慘至今不忍言繼而雖破而昌邑破而平度破惟掖以附府郭賊不敢攻膠與即墨賊攻之而不能破蓋不能破者城可恃也而破者城不可恃也賊去之後雖曾修築之然土惡善崩又將圯壞弗夫吳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唯令君其圖之吳君曰父老之言然我其敢後當是時財力凋敝費無所從出吳君明其賦役節其用度而財之隳落者

出滲漏者室積之踰年乃以斯役召父老父老率其子弟來聽約束匠備既集資糧既具各錦藻軒既治楹日以庀事吳君躬臨勸相而條屬分董之城之綿亘悉仍其舊址以尺計者五千七百二十有奇厚尋有四尺崇四尋有三尺四門竝設扁鍵如式象甃為堞其崇五尺築敵臺附於城者二十有七屋於堞者亦如之闕馬道五千四百尺濬池亦如之池之旁樹以柳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鎮壯雄峻謹望侯而嚴徵巡則昔之無也斯役也始於某年某月訖於某年某月而告成居者有所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時宜為而忘其勞父老來觀相顧而嘆曰向使其有斯城

也吾黨小子寧有憐禍乎人方困於力之不足患於火之相欺而我公獨成之有餘裕其才志蓋過人遠矣請為大記之以昭示我後人何如衆曰諾惟邑學生劉淵孫源持幣來請文子惟易於草戒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南仲城朔方吉甫城東方福於雅而春秋書城中丘城即蓋取以固吾圉也夫豈過計哉吳君之斯役也信於上下且將以民心為垣牆士氣為樓櫓精神合與小民之脉絡相為流通蓋重金湯之勢而潛弭姦覲之萌地利人和兩盡之矣百里之保障永久是賴嗣為是邑者其知所法乎為記之使刻之石而置之城隅

登州府新遷察院記

御史周官也掌邦國都鄙之治法凡治者受令焉至秦以御史監都郡漢以御史督三輔州郡唐宋以來又設三院侍御史之署曰臺院殿中侍御史之署曰殿院監察御史之署曰察院言軍事各有所掌也明興之時革臺院殿院而獨設監察御史彈劾違失純糾譴隱風霜之任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焉其署之在兩京曰道而各以其地名其署之在各藩及兩畿即縣按臨之署者皆仍曰察院云登州府舊有察院在府署之東南隅而規制狹隘前臨蘭蘭市舊微聞文武屬吏之廷參者至不能盡容因循苟簡無以重

威殆百有餘年上下肅之嘉靖甲辰冬祥符李君來知府事願瞻歎曰昔在成周五等之國莫不為於賓客而尤重於朝廷之使受館之禮弗敢以少緩也今之郡畧與侯國等御史每歲遣一人出巡一方蓋主上臨軒而面命者而其館宇乃弊陋若是豈禮也哉欲謀改作以時羸民詎不果至於丙午之春政舉民和乃詢於僚佐及父老得廢庫故址真壇宏敞其向離明殿皆曰遷之允宜太守君乃發其自隄詞訟贖金得幾百數十兩輸材鳩工擇吏董役逆有釋老張字太守君曰王弘中之觀察江西壞釋氏舍以飭公解韓文公銘之曰志儒之本達士之經此舊典也遂撤而用之觀

往指畫程其功倍其費伴無情慢無滿道焉前為廳事後為寢室中為柱廊寢室之後為射圃廳事之前為露臺為甬道南出有儀門五間儀門之內及寢室之前左右為廂廂幾十間則吏牘之所棲從隸之所憩庖偏之所存也儀門之南有外門三間設局鑰以擬出入榜曰察院外門之東西又為屬吏之候舍三區：各六間異以垣墻折而東西以周於北凡幾百幾丈是役也用棟樑榑楠板檻之屬幾千幾百有奇蓋瓦級觀鵲吻之屬幾萬幾千幾百有奇鐵線廣火礮礪之屬幾十幾百有奇從役者幾十幾百有奇人各役幾旬工匠之屬幾百有奇級者役幾旬礪者役幾旬盡工役

幾旬巧者役幾旬梓人役幾旬凡幾月幾日而落成公帑不告乏而人役不告勞深觀整飭誠可以嚴制度而齊具瞻矣其同僚牛君等書其事遣經履趙君來請勒詞於石用傳永世嗟乎魯語有之署位之表也野以朝夕度君命也察院洞開憲節危立謁其門者瞻落而趨其庭者股栗非他署比也署成孔安皆民之力而上之賜也其盡忠感戴犬仲善守之言矣乎李君名紳字朝儀進士起家歷太常博士戶部郎中以至今官屢膺憲臺薦剡其善政可傳者以特舉一事耳贊成其事者同知武功牛君兆祥通判蒲城姜君泗史州劉君沂峴州劉君東推官太和楊君戴鳴皆有勞績云

登州總督備倭帥府廳題名記

登州故端夷之境也三面距海為京東并東海之東有島夷焉曰日本國在漢曰倭至於有唐自惡其名更曰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或曰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故肖其名云島夷之地為國者無慮百數北起拘邪韓南至邪馬臺旁又有夷洲紇嶼皆倭種也附庸於倭是故倭之強悍東夷莫敵焉倭奴猶知大字賦性狠狽狎習波濤若鳬然體雖巨艦乘風張帆瞬息之間百有餘里其戰具有鏃中有戈矛劍戟鉞鋒洋鈐天下無利鐵焉昔者有元東征舟師十萬棄於平臺島得生還者三人耳是雖元之佳兵

不祥而亦倭之恃險善戰也厥後航海報怨燔蕪城郭抄掠民庶瀾海而南自青營以及吳越閩廣皆罹其荼毒云我高廟之運元氏華夷咸臣倭嘗入貢矣後胡惟庸之不軌也倭寔陸與其謀遂拒絕之載於祖訓者可考也是以沿海之區設諸衛所屯兵防禦至於文廟入繼大統倭獲入貢夫拒之者討逆之威也納之者懷遠之恩也思威并施廟謨弘深矣永樂戊戌乃立帥府於登州新城新域者新開海口也宋人之刀魚寨寔為禦倭之要衝乃命都督衛青來鎮守而協守則都督李凱賜以璽書符驗佩以關防以節制衛所及三營諸軍事成化丙申命都指揮高通來改總督備

倭至今仍之嘉靖乙巳臨青衛指揮使王氏子承大司馬薦之曰若子承者可當一面之寄也擢都指揮僉事建牙於登乃考昔效往撫迤詢故嘆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此之謂也然自開府以來上下幾百七十年當斯寄者已數十人名氏漫無記載日月於征流風漸邈多至湮沒不傳於是稽諸厝牒得以俟來者一人以都督僉事來者三人以都指揮使來者一人以都指揮僉事來者六人以署都指揮僉事來者十二人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來者七人其銜之列於督府都司雖異其名之為鎮守總督雖殊而其備倭之責任則同也乃采其名氏錄其里址次其爵位并歷履歲月之

榮勳諸堅珉樹諸廳左以昭垂永久介武舉千戶施禮來問記於予予曰公署題名非古也其昉於有唐諸署之壁記乎至於有宋諸署之題名記則刻之石矣我朝中外諸署咸刻題名記獨登州帥府未之有也夫記者所以彰善而不黨指惡而不誣疎神示人不朽之義也夫何居位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位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於地矣予嘗詢諸老兵言帥於蔡能惜士如子而得其心者前有衛宣城後有徐永康而已至今有畫像在兵家飲食祝之猶詢諸帥或不能及二公而亦有自款不檢不堪傳說者吁可畏哉夫諸衛之兵困於分番三營之兵困於役使而

有司之餽餉在：告之由是近者潛匿遠者逃避而行伍大藉空
名解寔長顧却慮者之所寒心也近者於未倭奴入寇寧紹寒驚
此啟鑒也萬一有之以何取劉廣寧之捷乎勢有不可仍而機有
不可緩者此則總督者之責而非草野病廢者之所敢聞也王都
閭氏之來中戰陣之法而習蒐狩之禮師律既和軍容不肅君子
曰王氏之子慕宣城永康之風矣師府題名之舉後事之師也虛
其左方以俟後之來者

勞山巨峰白雲洞記

即臺之東南百里皆山焉山之大者曰勞山其峰之最高者曰巨
峰巨峰之巔有洞焉曰白雲洞深而明旁有水泉可引以漱濯雖
當晴晝雲氣渤鬱則咫尺不可辨頃刻變幻則又漠然不知其所
之矣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非神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登也緣
崖攀蘿峭崿數十里非有泉石之癖者亦不能至也北泉山人薄
游海上南訪胸山登瑯琊臺北觀之學雄秀發兀皆未有若勞山
者也齊記曰泰山雖云高不如東海勞是勞山之高：於泰山矣
然僻在海隅未有知者而胸山瑯琊之學以秦皇之游覽遂馳名
於乎內鳴呼山之見知與不見知其亦有幸不幸存焉山川且然
而況於人乎哉道人張某得白雲洞曰是與人境隔異真可傍日
月而依壁展矣乃於其中奉玄武以居學鍊形之術焉嘉靖壬午
秋北泉山人登巨峰之巔而望之面各數百里海濤屢氣起伏涵
湧而島嶼出於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旦夕萬狀連峰有無遠邇
環遶村墟城郭隱隱：可指數神觀蕭真非世人耳目所嘗見聞者
也夜宿洞中撥筆題於石曰居白雲洞者自張某始也事謫仙詩
曰我昔東海上勞山猿紫霞鳴呼安得斷素家事而食霞洞中脾
思鼓坐以詠屈子遠游之篇也哉願今有暇聯記於此以忘

自愧云

興唐寺半開處記

余幼讀李太白詩已知興唐寺之名成化丁巳冬從大人官婺源道出新安涉練溪而西見樓觀飛出於枿木高松中僕夫告余曰興唐也乃步入寺見浮屠師太愚因訊之曰寺創於唐至德中有三十六院甚宏麗今所存唯十而已若祥所居者太平院也因導予縱觀峰巒岩壑襟帶左右其峭拔奇厲高數十仞勢若壁崖者披雲峰也其下則碎月灘曲屈環抱溪水極清每深潭下石子細魚皆可枚數其末曰問政則蕭師道辟穀之居廬其東曰紫陽則許宣平負薪行吟常往來之處其北曰黃山則容成子浮丘翁曹既諸仙人合丹之遺跡尚有存者其西曰靈山上有靈壇產神芝異草人無敢犯者街衢郡城門堞秩如市井鱗鱗鳥道紫紆於山谷中真若畫圖乃恨太白詩未有能盡之也弘治癸丑秋余下第游南太愚招予復游興唐林木益茂而庭宇益潔煙霞出沒朝夕萬狀信宿而返然興唐之夢常往來於中宵也癸酉夏太愚見余於都下太愚曰院近毀於火縮衣食費以粗有成而別構一軒雅士逸客之來游者皆以詩集而成卷榜曰半開處先生為我記之予漫應之太愚將歸竟不予舍予嘗聞司馬子長游覽徧天下而求古人之跡心竊慕之願以多病而未之能也抑紫陽者宋太史

公之書屋在焉而悔庵夫子之所從出者也新安為今日之洙泗
山林中士豈無聞其風而興者余之所願訪而不可必得也他日
如或一遂此志而所謂半閒庵者當為予賦詩太愚名太祥嘗為
郡都憫云

瞻日樓記

瞻日樓者寧國張氏恭親之樓也張恭政公為刑部郎中日養其
父武畧公其母錢宜人始築樓居名曰瞻日武畧公曰汝為法官
能仲人即仲我也若枉人即枉我也恭政公曰唯行之終身恭政
公之孫曰少保公為監察御史日養其母李夫人復築樓居仍名
曰瞻日李夫人嘗誦武畧公之訓以訓之後為中丞為廷尉為司
寇以至御史大夫治獄仁恕聞於天下少保公之伯子維清仲子
維祥皆鄉進士也養其母邢夫人從築樓居亦名曰瞻日邢夫人
嘗曰汝之大父及汝父世官執法皆有陰德在人繼志述事汝輩

其念之哉其叔子維藩自鴻臚出尹即墨李子維立來省其兄時
某故歸於野維清以書來屬某作瞻日樓記某惟我司寇公與少
保公同舉進士同為御史後又同為九卿某少常侍少保公而又
與維清伯仲同試於禮闈乃言曰德盛者澤遠善積者慶長昔在
有漢于公高大其門閭使容駟馬高蓋車且曰吾治獄多陰德于
孫必有興者已而其子史國為丞相封西平侯其孫永為御史大
夫嗣侯者三世應經曰吾治獄庶幾于公于孫何必不為九卿耶
故字其孫明曰升卿明後官至尚書令曾孫恭為上黨太守夫于
公郡汝曹耳虞任郡獄吏耳孰與張氏兩世執邦國之憲持天下

之平乎是故瞻日之樓恭政公始建於南都之太平街在永樂中少保公再建於北都之長安街在弘治初維清三建於寧國之天門山在嘉靖中祖孫四世歷年百餘而輪奐之美常如新焉張氏之世德可徵矣夫秋、斯干咏於小雅而下館新宮奏於燕禮古之人重宮室者所以續妣祖之業下開子孫之祥也予嘗見世有崛起之家其高樓曲榭華堂邃宇敬勢氣煥煥赫赫震於一時然不一二世即磨滅消盡祇見其頽垣廢址甘野草荒煙雨迷而已視張氏之樓為何如哉少保公晚於丞相乃累贈太父及父如其官階而閭閻益顯清伯仲又皆有俊才贊用於世蓋未可涯也

始恭政公之子以武功有世祿於京衛少保公京宦也正德中省先墓於敬亭營茔葬而老焉歐陽恭政之居頽而不歸於隴岡蘇學士之居宜興不歸於老泉桑梓之懷識者不勝無之若少保公者畫錦南還視歐蘇為有光矣在小宛有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恭政公以之在車率有曰高山仰止景行止少保公以之在既醉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維清伯仲以之

優老堂記

今上入繼大統之初少保大司空叢公三疏罷政歸老上優詔慰留嗣歲公春秋六十有七矣嘆曰年至矣復屢疏辭益堅上乃許之而猶難其去賜璽書褒旌之給驛還鄉今有司歲給祿米三十石與隸四人以為常近時大臣致政雖間被恩數未有如是之盛者也公奉璽書歸大登鄉之士大夫登公之堂賀公曰請以璽書優老之語名公之堂所以昭上恩而播宇內也公曰吾出八中外端於憂遠畏境今也歸焉若有所獲也君有所負而釋之也上之恩優哉至矣吾何足以堪之容曰古者養民之禮隆而待士

之恩厚有虞之燕有夏之饗有殷之食有周無用之蓋其服食起居與凡動作無不待於養也後世斯禮廢仕於四方者膂力既憊土思益切無田以給伏臘無屋以待風雨由是以官為家者或有之必俟撻於言數於事厭薄於人而後去不惟士之自待者薄而上之待士者益薄上下之間不能無憾豈古今人誠不足相及爾耶觀吾皇獎恬優禮之詔公守禮秉義之疏千載一時可謂兩得矣且公以進士起家給事禁中歷臺省華要而正位六卿屢奉璽書將使指北經邊關西踰秦隴南撫徐揚而又嘗督兵開闢於上谷雲中足跡半天下舉劾封駁之力經國救時之策禦寇保民之

績成有規式載於史冊晚參器務而棟茂清白克勤小物久而不渝蓋一時稱名卿賢大夫者必歸於公為奉身而退絕於物表易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維公以之嗚呼士習之漸卑也鑽隙抵隙營謀依違沉酣寵利鳴璫服黼無復廉耻之色者此皆然吾皇更化之初起伏遺簡俊又板蕩屈顯勞伐元卿碩舊罔不問存際斯辰也空谷之駒英留任隆之鶴養和豈固忘吾皇哉亦懼並驅藐然耳吾皇優其老以勸弗勞優其清白以勸弗清弗白斯吾皇勵俗之心而公全智之秋也敬舉爵為公壽後二十二年公之嗣子國子生船訪予大勞山中屬予為記嗟乎後學晚進何足以知

公伏念先公與公事敬皇帝同為臺諫事毅皇帝同為九卿公督關中遷餉而先公提兵公都漕運而先公理鹽法及先公屢疏乞休得俞旨歸即墨而公設祖帳於黃河之濱慨然嘆曰公先泮歸矣我亦尋當歸訪公於勞山水石之間也某以子職恒恃公辱公敦舊矣世講之誼不敢固辭堂成於正德某年某月公歸於嘉靖壬午二月記作於癸卯十二月後之登斯堂而誦優老之盟書者可以自省矣

潛山縣宗丞祠記 司寇公命作

宗公諱信字誠之東萊之平度人成化庚寅來於潛山其操廉其事慎其功勤集以和履其餘以恭事其上而以仁撫綏其民人頻年之流離竄逐者聞之而歸公遂復豪民所侵官壩百餘畝甃為通衢民皆受厘而居治之西南田高無水小半輒墮耕公率民鑿河五十餘里公引吳塘水以灌田凡五萬餘畝民咸有秋賦稅給之俯仰無累皆曰嗚呼生我者父母也活我者宗丞也公知民可使乃度木戒工一新廟學大成殿甫成而公卒矣蓋成化己未十月也野人婦子皆失聲而嘆曰嗚呼天胡不使活我者而活我

乎相率立祠塑像春秋享之弘治癸丑春余承乏於茲謁公之祠見卑濕狹隘弗稱報享乃卜地於治之西高明樓裏民皆欣然趨事建宇若干楹而塑公之像於中為一門若干楹垣覆以瓦置守祠戶一人徑始於弘治甲寅六月落成於八月望日余率僚屬以牲醴告神父老有至泣下者嗚呼先王之典有功於民則祀之漢莫頌侯劉信守舒城之日作三堆灌田二萬頃民到於今祀之若公之水利匪直一世之利寔萬世之功也蓋庶幾乎莫頌矣藝政樹德則又遇之公可謂有功於民矣廟祀之宜也謹刻石於祠之左以告後之來者

重脩東嶽廟記

予邑南郭折菴而東數步有東嶽行祠莫究其創惟有成化五年重脩碑少博第國新之繪塑孔塵茅圖龜之重門壯觀第因植之又有聖母祠在殿之良閣君祠在殿之乾珠失制度歲久傾頽肖像無真予予朴等見而嘆曰此其我邑之崇奉茲謀於衆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查飾而正之漢明工於廣成年之始移聖母祠在殿之後以為寢宮四楹間君祠在殿之前列為兩節各四楹規矩適協垣墉永固瞻若敬發若善思土木金碧之壯實如晦而明也工完於壬子之春夫天下之山總屬於崑崙障我三齊而不夫

其脉者其唯東嶽乎又以天地出入之權付之於震稱曰岱宗史載孔子云登封者七十餘君是以廣後世封禪之典禮曰能禦災捍患則祀之及日月星辰山川凡有益於人者都與祀典且夫陰陽者天地之喜怒好陽惡陰神實體之善惡者死生之權輿也福善禍淫神實職之必感應如響則血食斯宜不然何異於華之田楚之巫哉衆因告成卜吉獻牲醴華組豆樂備笙鏞神之聽之然錫以和平之福有報有明期為豐稔之區若乘玉車鞭青龍載靈輿馭清風倘鑒光首歆葉之誠衆心其為慙哉嘻期傳不傳用備衷情既書以鐵筆仍勒以堅珉凡有力於斯舉者俱列名於碑

陸以侯後君子之仍葺云

高密縣重修五龍廟記

正德九年秋八月不雨至冬十二月不雪波澤既竭源泉不通農
民惶：告病高密吳侯憂之及躬內訟蔬食宿於外率僚友父老
憲跪往禱於五龍之神曰吏而食於斯者視民之病而不能救固
吏之羞也神而血食於斯者視民之病而不之救亦神之羞也神
以予吏於斯弗能有為友有病於民則宜亟對之亟誅之止及於
予之身是矣不當波及於斯民也禱畢而雨然以靈蓋尺侯曰神
之德不可忘也捐俸召工撤廟之舊而新之中為堂三間以奉神
翼之以左右兩各三間前為門一間環護以垣經始於十一年春

三月至於冬十月告神落成十二年夏四月至六月不雨民告病
益急侯率僚屬父老禱於神如昔禱畢大雨父老咸曰吾邑數十
年來未見有令如此愛民如此敬神者亦未見有禱而得如此響
答者侯之德不可忘也請刻諸麗牲之碑侯曰神之答予非所以
勸予也乃所以勸兄為吏者以愛民為心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
使為予私哉父老乃遣使來請大鳴呼旱天數也禱人事也以人
事回天數豈易：哉春秋譏不聞雨而若喜而喜其有志於民也
零禮久廢識者傷之而寧風早遲時雨之責寄之繼黃之流繼黃
之流何足以通神明也侯之禱也雖非零禮之舊然周禮曰索鬼

神禱曰靡神不舉五龍之初亦義之起也禮之變也於變之中而
有愛民之誠積誠之至則天順成之矣蓋天心仁愛吾民恆欲厚
其生不辜而丁旱虐豈使之無子遺哉侯之歸德於神也其言仁
父老之歸德於侯也其言義余來父老之言而記侯之事以見喜
雨者能聞雨也此春秋之義是宜刻諸石以告嗣為吏於茲者侯
名魯字宗道河南固始縣人起家鄉貢進士授高密縣知縣

舊鼓腔記 司寇公命作

予滿判撫州尋有闕中臬司之擢使業社狂欲求一鼓置舟中以司吏滿適同寅太冲刺駕以舊鼓腔道之視之渾然大成峇無斧鑿痕蓋一鼓樟木斷之徑二尺五寸許長二尺六寸許其中有誌永樂十三年五月望重授又正統九年重授蓋浮屠舊物也工人曰計釘孔已六授矣愚嘆曰此物非宋人即元人所創山林之產有如是耶體堅而香與歲久而質完誠不易得之良材也因患其重上下裁四寸中斷一寸以便舉動命工高授顧完美遺斷持歸故鄉以為宴樂佳賓之具意寺僧固俗人不識此而非用前太守

劉師惠愛之欲完飾而弗果范公亦愛之不自取而遺之於予則物之得過於人也亦難矣蓋天地之間凡事有自然之過其大者呂望之遇周伊尹之遇湯管仲之遇桓公即小而明珠之遇隋侯良驥之遇伯樂美玉之遇卞和無非自然而然者今此物見棄於僧弗采於劉且愛於范而取之自予豈非遺際有定而無假人為也哉夫人之出處一聽其自然則天理順人心安而俯仰無愧作矣愚不敢不以此自勉因識之於腔中他日華契齋昏子孫又將重修讀此大知此物遺際之難而不忍輕棄之因知予亦愛惜此舊物云

河東薛氏家譜序

河東薛氏家譜范縣令重衡所自作也重衡之言曰吾之先祖也原於黃帝而其後與仙為友車正非土於薛歷周之末為楚所併公子黃始以薛為氏所從來者遠矣今欲譜之於文獻廢墜之餘而求悉焉則有妄認他人之祖為已祖外雖足以誦人而內實乃以誑已不孝之罪莫大於是於是是以耳目所知濯濯不誣者自高祖而下譜其世系述其歷履著為一編藏於家鄉進士黃文卿氏讀而重之持以示予徵予序予曰古者氏族掌於史官故魯之仲弓之裔臣鄭之行入子羽皆能探討本原炎黃以來如指諸掌秦政滅典藉諸侯子孫皆失其本系及漢興太史司馬遷約世本因公子譜以作本紀世家列傳而譜牒之學出焉後鄭氏作官譜邵氏作族譜王符作姓氏篇魏晉以下尚之選舉必稽乎簿狀婚姻必由乎譜系置局以嚴族即令史以守擇官以撰而譜紳大夫士家習而戶誦之虞摯作族姓記宋王僧儒作百家譜何承天作姓苑元魏作河南官氏志唐高士廉作氏族志路敬淳作家范譜冲作姓族系錄林寶作姓纂而譜牒之學益振矣五季之亂掃地無遺宋廬陵歐陽文忠公眉山蘇文公出而始自譜其世學者靡然從之宋之播遷女直蒙古竊據中原或以庸人而冒華姓

掌秦政滅典藉諸侯子孫皆失其本系及漢興太史司馬遷約世本因公子譜以作本紀世家列傳而譜牒之學出焉後鄭氏作官譜邵氏作族譜王符作姓氏篇魏晉以下尚之選舉必稽乎簿狀婚姻必由乎譜系置局以嚴族即令史以守擇官以撰而譜紳大夫士家習而戶誦之虞摯作族姓記宋王僧儒作百家譜何承天作姓苑元魏作河南官氏志唐高士廉作氏族志路敬淳作家范譜冲作姓族系錄林寶作姓纂而譜牒之學益振矣五季之亂掃地無遺宋廬陵歐陽文忠公眉山蘇文公出而始自譜其世學者靡然從之宋之播遷女直蒙古竊據中原或以庸人而冒華姓

或以華人而賜虜姓百姓蕩析士去墳墓冠冕之宵降為皂隸屠
狗之輩化為僕王混然一區能知其先之第望名諱者鮮矣嗚呼
大宋小宗之法廢而先王所以昭天倫統人心別婚姻敦風俗維
持天下之意猶幸於譜牒見之譜牒又廢則人不知而本數世之
後群從卒然而過茫若路人吁譜牒可不作哉薛侯之譜世經人
傳取法乎歐陽氏系聯派屬取法乎蔡氏使其後均重其本之所
由出各詳其夫之所由分質而不誣詳而有序其尊祖敬宗之心
可重也已薛氏子孫凡有尊祖敬宗之心皆當重此譜牒也然徒
重此譜牒而不求所以尊祖敬宗之實猶無此譜牒也潛溪先生

有云譜或不備其為患小身或不備則辱其先矣顧舉以為薛之
後人告而亦薛侯作譜之意也薛侯名鑑字重衡領成化癸卯鄉
薦筮仕范縣博學善文而多佳政云

高密縣志序

竊之得名自漢本始元年始然綿涉千餘年迭更數百令而因陋
聚簡志未有成書者固始吳子未為今嘆曰邑之有志猶家之譜
國之史不可缺也史缺則無以紀善惡而昭勸懲譜缺則無以叙
昭穆而敦倫理志缺則邑之典型無以考而大獻不載於炮炙乎
乃屬邑之文學及譜紳家居者蒐羅未益既具吳子論沿革誌異
同刺鉅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著舊者舊所不能言者恃石
刻石刻而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明者則斷之以
理而折之以人情事理之凡卷授之引筆削必公去取求當殊批
墨勸心口相誓如是者半年而志成或曰述作之難莫難於志高
審其大之餘官府簡牘莫得盡稽者舊凋殘傳誦彌寡吳子以半
載之間而版十載之缺與吾恐其萬漏而一挂也吳子聞之曰不
然自今不忘則益遠益昧益無所志矣吾之志其猶丘陵川澤乎
其後為高為下者庶乎其有所因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闕文之不為史病則吾志之缺吾何病乎於是遣邑學生劉洲孫
源持志以首簡授予為序予曰歐陽文忠公論學慨述史道以為
有司傳書之可不責者謂之不怠夫豈唯學哉語以國志非不急
之尤者耶然而莫於國志莫深於傳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之

所急也吳子之來值民物困弊難為之時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
於有司之所急者誠井矣而於君子之所急者尤汲焉吳子
其知政化者哉志凡幾泰有天文有地理有物產賦貢民力官政
風俗人文太之天者皆自然存乎人者當修為氣化有盛衰也人
事有得失也君子不以氣化而使人人事之備而或至於失也此又
吳子作志之微意非直為紀事設也吳子名某字宗道起家鄉貢
進士

令君雨詩序

即墨之號稱於三齊舊矣然今之即墨非古之即墨也古之即墨
在平度之東六十里隋徙即墨於不其卑虞之間今之即墨也東
南皆山阜山阜外皆海濤也西北地下水無所泄是故一有水旱
之虞高田龜折低田淤泥土瘠民貧未有甚於今日也自戊子來
又值有蝨者五年癸巳自正月至於三月久不雨米價翔湧物色
憔悴小民望之告急於令君張叔子曰盍為魏羽寧祀五穀之法
乎令君曰否盍為董仲舒開陽縱陰之法乎令君曰否吁嗟乎是
誠在我之人事未備也敢怨天乎乃親檢簿書決斷省遺因國中
所禁數百人乃親散廩粟以貸貧者至廢常餐篝燈呼召夜分不
倦惟恐時人寡婦病弱弱子有一之失其所民之歡呼遍於四境
矣四月朔日乃合僚屬進吏民悉齋於公禁市中無殺以盤和氣
越四日禱於山川之神翼日雨又越翼日大雨霽霽不止遠近沾
足禾稼勃興米價陡落真如戰址而勝如臨危而生邑之士夫者
庶相謂曰和氣致祥觀令君之禱可知矣在天降甘露在地生嘉
穀在人稱有年如執左符不約而同大人之際不其若此於乎休
哉乃歌而詠之授簡於予予以罪戾被放還山時有耕鑿之役於
北泉之野亦方以旱為憂乃更以雨為慰於衆曰昔顏魯公為

御史決寬獄而兩人呼曰御史而今張叔子清園固眠窮困而雨
清呼曰令君而何如歟曰然張叔子名某字某寧國人太子少保
御史大夫敬字翁之子也以族齒胄監選入鴻臚典儀贊謁出為
郎官有譽於時少保公某仕為鹽山令鹽山之人至今懷之新
諸相傳信有自云

送太常喬白巖先生代祀序

今上踐祚之明年為正德元年仲春丁丑上御奉天殿制遣近臣
公祀天下群神太常喬少卿先生其一也先生祀中鎮霍山於霍
州祀西海河清於肅州祀媽皇陵於趙城祀成湯陵於滎河祀晉
諸王國於太原祀代諸王國於大同祀落諸王國於潞州既受命
不敢宿於家遂出國門諸與違者咸賦詩以餞而先生謂某曰予
其序之某辭不獲序曰先王之禮莫有嚴於受終繼體者蓋奉成
命而主神人是以明則昭告於中外臣庶幽則祭告於上下神祇
所以正本始而一人心匪有所祈也故帝舜之受禪類於上帝禋
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而為之受禪也如舜之初雖以湯武
之征伐而昭告於上天神后而祀於周廟之三日崇望告成斯禮
也未之有改者秦漢以來典禮墮地儀大苟簡創業之君出於草
昧繼體之君拘於諒闇遂無有能復先王之舊者或有遣使代祀
則又惑於異端之說以徽福希報為心歲時躋山川以伸其私殆
若持券而責其償者神其事諸今日遠揀近臣茂舉殷禮肅然如
躬至其處蓋情與文稱合四代之制而無用之者先生以清德與
學權居太常典三禮將命而往躬車載駕簡潔精意以交於神明
使翕然敬聖主之祀以左右上天之神化風雨以時災厲不作以

大庇吾民且使山右之人知吾君所為越於秦漢萬一也大禮既成止車案帷慰問父老以宣上德意而告歆其隱微鬱塞以待宣室之間從容論說而先生奉使事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者而有待於先生乎抑又聞有周勞使臣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先生之妻案丘壠者十七年矣今得以過家上塚展省松楸則公與私兩盡恩與義無全先生之遺際又周使臣之所無者不亦榮且幸哉并序之

送大憲伯萬山仲公赴雲南序

雲南在京師之西南與安南境接安南古交趾也漢置九郡而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為二道置節度五管而安南亦隸焉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有宋有元皆弗能制因而授之更曆數姓然稱臣奉貢比內諸侯云我皇明奄有四海陳氏率先款附錫封列為藩國後遭黎氏之篡大廟命將致討郡縣其地及章廟因黎孽謝罪請命從以國子之三載一朝若在今甲正德以來蠢爾昏迷不供職貢二十餘年崇伯請討其罪上乃命將出師聚軍以軍旅之事必擇憲臣於是萬山先生擢雲南按察副使蓋慎簡而特薦之也或有為之噴者曰先生以名進士入南臺為才御史出守武昌復移東萊為良二千石徇翔久矣當入為卿寺乃得退荒之地是役也寧無幾微於其心乎先生聞之曰雲南雖遠在萬里外然上方有事於安南吾可忘孤欠四方之志而負廊廟用人之心耶意氣慨然治裝戒行某之僚佐及縉紳士咸祖於海山亭先生曰諸君何以贈我有作而言者曰征討之役在吏與兵吏貪兵驕饋用弗成今夫雲南珍寶所萃之鄉吏其土者鮮有不貪貪則其下不用命矣雲南之衛兵恒役於私門每有調遣必藉土兵而土兵驕悍殊甚唯劫掠輜重首級之多寡不計也得先生往

監視之貪吏必解印綬而宵遁騎兵必用紀律而獻誠矣先生曰
鷹隼之搏擊不若鳳皇之和鳴刑法之嚴肅不若德化之雍容長
平寇軍之出塞不若營平屯田伏波之^五點不若諸葛武侯之七擒
七縱也又有作而言者曰西南徼外皆百粵之地延袤數千里
層山複嶺危巒穹障而長溪巨壑相與攢環迴深窈莫測兵士
之騎不得入而車不得運蓋無可用其長技其外又皆炎海也瀟
漫旋繞颶風晝夜連作則波濤涵湧噴薄摩巨魚水怪怪危驚
觸而水軍戰艦動勢利制皆不暇費又四時溫涼蒸燠之氣發作
無節而草木之榮凋花實率不以時濕露鬱蒸傾洞膠輻茫無畔

岸由是瘴癘疾疫往往中人蓋甫涉敵境而病者已告半矣先生
曰此以風土言也不見黃忠宣公之事乎忠宣東萊鄉先達也永
樂安南之役定以司空掌藩某事肇新政教協贊戎機內撫外寧
安南之人至今懷之不忠雖其謀畫敷業載諸國史者後生承學
莫得而窺然其載於文藻集者固已眾傳而人誦之矣某雖不敏
請就以此往北來生藍某曰在易有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在
書有之舜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上大德誕敷同諸帝舜而嘉
靖中興俾諸高宗班師振旅安南必稱賴閣下而不待三年有賞
矣先生曰子之言然遠書以贈

送某州郡伯梅川柳公考績入覲序

古者列郡太守事得專制故藝選曰朝令丞相御史無拘臣以大
法是但言丞相御史耳今則又有撫按藩臬事必請而後行否則
率制而拂抑之其氣不得伸也我先朝累延見守令親與之語因
以考其才器苟稱上旨即加以顯秩近世則延對之恩微計資而
始遷累載而後得也今上更化之初嘗詔郡守見撫按御史勿輒
長跪報諾以培養其氣若舉其職祿加米錄蓋所以復舊典也梅
川柳公以司徒大夫權守東萊者三載績用告成將獻於朝即墨
令王某氏來訪予於北泉草堂曰某不佞獲侍教於梅川公矣今

之於守以分則帥也以義則師也某所塞通者匪公疇休五馬將
駕馬用乎吾情敢微詞於子某遜谷也不入城市然息耕隴畔每
從鄉之父老游父老曰吾某遠山負海其地瀉雨瘴瘴其民朴寔
淳直而先王呂成公之故鄉也是故其俗重禮義其士多專經術
有文米可稱然其弊也歲夫之畜而固矯而偽守斯土者其難矣
我姑以四五十年来論之更守已二十餘人哉而嚴或以寬或喜
事或不事國人一殊也而吾民之瘼於奔命者則甚矣自我柳公
之來也吾民之弊俗始得一變將至於魯嘗聞公之言曰直道者
吾先世家法也吾知有此而已均我德後定我租稅平我訟獄酌

輕重之權次第以行有扶貴要以請託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可
貸環視禁口不敢一辭糾然以服監司符檄旁午下報奉行事
或有排民好者公開陳端倪分析利害封上之不為少屈或毛舉
細微事以撼公氣不為動久而乃信郡事踴奮大移期會取辦
一時吏胥傲玩欺侮視賄豪高下其手前政以為常公洞然燭其
姦繩束愈密事皆躬自判定吏惟從事疎墨間不敢少移夫不屈
於貴要則直道得以自施不怵於監司則直道得以自見公履於
吏將則直道得以自洽公可謂能踐其言矣昔之守業者若關西
楊太尉之清白廣宗崔太宰之德化民祀之曰二賢近日長沙楊

司寇之平易及我柳公之直道其可謂四賢也矣明年春正月日
諸侯入覲銓部憲臺考太守第一者必柳東萊也宴齊廷對之恩
臺省不次之權自有故事矣雖然古之事賢者在官則有久任之
典既去則有復借之令皆所以為民也廟堂之上其念我萊民否
某曰人之名譽可以僥倖而得惟於民也不容少偽蓋其勢重其
地遠其情也平而不偏故能致監司之交薦而不能得匹夫匹婦
之心能得貴要之推許而不能必國人之皆賢天下後世之所謂
公議者至是而後定請書父老之言以為贈

送還部筆山侯伯子之南雄序

筆山子左遷於掖來攝即墨事時北泉生被放耕於勞山之下乃
傾蓋為北泉生曰昔者秘獄我出于人我病子譴及今十餘載矣
乃得見子也豈非天哉未幾筆山子遷於南雄邑之縉紳士祖於
西郊有執爵而興曰子昔在泗愛慕六經厥化以行爰補泗志舊
章以存是行也治泗有錄以及粵民刑其清矣乎又曰子昔在曲
周爰興倉社執此不渝不擾不凌厥政以孚是行也士師直道十
載同符刑其昭矣乎又曰子昔在掖憲臺閱士大春千金吾子抗
言恤此困貧子來我即墨使我荒田禾黍始蕃討彼逆賊懲奸革

頑是行也奪我父母理彼誕漫刑其均矣乎北泉生聞之嘆曰世
之品士曰才曰器才可罷也器不可罷也器也者素定者也素定
而後不可易也是故百鍊之金利必所不入千鈞之石烈風所不
能移悍夫不能以市狗耕勇士不能以熊羆駕金不可以易其堅
石不可以易其頑庸約熊羆不可以易其猛也皆素定者也譬之
於人其器鎮重則視天下無不可為而事無不可濟其器精明故
予人足以為恩而懲之不能不變其器威嚴故不可干以私而強
之以其所不好乃筆山子者吾與之交矣上下其議論矣叩其中
知其所蓄矣升諸朝省而不以為榮斥諸郡邑而不以為卑忤於

當路而不以為悔加諸縲絏而不以為辱叢諸謫謫而不以為慍
勝諸薦剝而不以為喜是鎮重精明威嚴之品而不獨以才名者
也是其中不可易者金石之性也晚而有成乃可以勝
天降大任矣葦山子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所不可易者
有如此雖然大笑酒盡而別

送希道范君之雲南序

范公作

范君希道權五井鹽課提舉余與希道非一日之雅也故於行不
可不贈以言惟禹貢青州之鹽雖以為貢未以為賦也周官鹽人
所掌者供祭祀賓客膳羞而已其利則與民共之也自管夷吾相
齊始作海王之為鹽正鹽筭計口賦鹽課展之發得成金萬斤而
齊以富強利孔開矣然是時利未日就於官也漢武帝時經賦不
足咸陽孔僅領鹽鐵事倡之桑弘羊和之而鹽鐵之官掌於大司
農布於郡國矣後雖有文學賢良之議而不克罷然是時利猶有
遺於民也至唐乾元時置諸道鹽鐵使宋置諸路轉運使而天下
之賦鹽利居半十倍於唐其法視漢益密矣自是以來法雖有寬
有急然禁榷與天地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孔不可開一開而
不可閉也雖然鹽者天地自然之利也盡損之於民則幾末作資
將情布衣有胸即國君有吳淞寧山澤之饒而咸積害生盡屬之
官則國於商估奪民日用至有淡食者而公室有近實之害官為
厲禁俾民取之而載入其稅以供軍國之需取之於山澤不猶愈
於取之於民乎歟山澤之價以寬田疇之賦秋闕市之稅以助什
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資天地之產患天地之民易之泰與
謙皆曰不當以其鄰小富則曰富以其鄰大君之近民所謂鄰也

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而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矣三代其恭讓
之意乎而欲伸其小富之意乎布道治易者也監於前古亦熟矣
今皆提舉鹽課之任可不慎哉夫法者成憲不可更因時制宜而
變通利民則在乎人也改古今之權鹽者以劉晏陳恕為首稱余
往年曾奉詔專理兩浙鹽事雖盡心為之而常恨民之未獲其利
故於布道之行為布道言之

送周預甫學諭赴永明縣令序

閩中山丹水岩確深秀拔為東南之冠秦漢以來多列仙意猶不
足以當之蓋秦以前未通中土也其通中土自漢元封始其人知
講學舉進士自負元中始沿至於有宋中葉人文盛矣龜山得諸
伊洛兩夫子載道而南傳諸豫章延平及於考亭淵源洵之統緒
開絕學於無窮由是弦誦之聲閭閻相聞彌稱海濱鄒魯逮至我
洪武以來人文益盛碩輔名卿材大夫魁士之數彬彬乎煥於簡
編播於寰宇者中土蓋莫之先也某往在京師得接聞之猶紳多
矣而山泉見素南潤三林子尤所親炙者其著作勲業匹諸往哲
蓋皆私淑考亭者也自被選東歸聞見益寡離索興懷辛丑之秋
周子預甫以鄉進士來為即墨學諭訪我於大勞山澤中某嘆曰
今見吾子宛然三林子之風度也魯無君子斯為取斯信哉預甫
之淑人以白虎洞規為主言及義理則洞發蘊與語闕庶務則暢
達時宜不專於科舉之學求合矩度而已吾邑嘗之令撫臺檄周
子署其事乃取法同安南康之政不屑於簿書期會催科刑罰
也未幾太守招延一郡之雋集於東萊書院聘周子為之師後藩
臬招延一省之雋集於湖南書院亦聘周子為之師其朝夕訓迪
猶夫在吾庠也門人服之曰夫子真閩中之豪傑考亭之緒餘

夫上官皆具疏薦之曰若周某者其器可大受也與論稱允浙藩
佯來聘與大衡頗有解避人益重之今年夏銓部以周子為永明
令擇徽將行諸生劉廷仲輩設酒餞於西郊咸有愷色曰今
典教之官豫薦刺者必得臺諫之選而夫子乃栖於百里何也
某曰得夫者命也利鈍者時也預甫秉靈毓秀學道有得蓋安命
侯時者也安知廟堂之意不以文學政事試吾預甫乎且聞之先
達若陳尚書山周司業斌陳督善仲完皆起家鄉舉典教訓致
通顯者也預甫瞻於詩賦又俾能為古文他日若作鼎業必追三
林子而名位之通顯又在所不論也諸生釋然曰令甲其存夫子

必從此升諸公朝而一時之得失利鈍固夫子之所不屑計也

送杜汝欽之豐潤教諭序

夏侯傳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
使拾地芥耳余嘗讀漢書至此掩卷長嘆尼父刪述六經為百王
之大典學者明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所貴乎明經者
蓋如是也長公以利誘學者學而仕而顯不遇容悅患失之人
亦何足於用固哉勝之言也嗚呼三代鄉舉里選之制不可復見
自唐至於今日科舉法行而士習益陋矣群居執經曰若是冠冕
可以命題若是時忌不可命題擬擇而後讀之耳目皮膚以求媚
於主司雖歸曰明經應舉而徑實未嘗明也視漢時專門訓詁之

習未能窺其藩籬夏侯太傅九原可作又將陋今之學者矣蓋有
司以是求士以是應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明經之弊司教者不
得而辭也胡安史先生教授湖州及門者數百人言行而身化明
經術治時務誠明者達迂愚者屬頑傲者韋是以湖學多彥秀其
出則取高第其為政多通於世務故至今稱教者必曰安史先生
云以是觀之則司教之責居可知矣鄉進士汝欽甫試於禮部得
乙榜授豐教諭其姻兄楊舜卿合鄉之士大談祖於崇大門之外
酒半舜卿謂余曰願子一言以為贈余曰惟汝欽之考常司教於
四邑矣竊聞其教陋習俗而仰湖學弟子多登第知名於時若賈

太史鳴和崔解元文 其尤著者也汝欽紹繼其業余何容置一
噉哉舜卿曰茲固然也如朋友道何余因舉爵作而言曰夏侯太
傳敢舉以為杜子規若胡侍講敢舉以為杜子法吾聞燕趙多奇
士安知他日無明經如劉要者出炳々燎々用其道於天下乎驪
駒載途序以識別

送杜子之建康序

杜子某赴銓試館於仲父之官邸得應天府檢校其仲父之僚宋
欽酒賀焉杜子有不豫之色客曰子之官逸矣胡為乎不豫也杜
子曰居人之業著其不易哉夫令出而必行者其官長之所尊也
從而輔贊之者其從事之所司也凡令有違於公議拂於民風而
必言我之可為者也言而必聽豈我之所能為我既不能必言之
我聽凡有罪戾必先及我故曰居人之業著其不易哉仲父曰不
然吾子唯非矯激而已勿詭隨而已官長果正令果公是宜將順
之以成其美若曰我為從事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成吾名乃

妄而紛更之是矯激也官長果不正令果不公宜匡救之以補其
過若曰我為從事言之使速悔尤曷若倡和取容苟保吾祿而去
是詭隨也吾子之事官長也矯激不可詭隨亦不可惟盡吾心而
已矣官長正我當從之不正我當諍之正不正在彼而從與諍盡
我之心諍之而不從則雖獲罪戾於吾之心實無愧焉杜子欣然
曰仲父教我矣盡歡而退蒞于閨之曰李衛公有言臺閣之任須
以公卿子弟為之蓋以其習知典故也杜子之大父司空公歟德
紀於國史父太守公遺愛在於青萊仲父在都督幕府學之望是
信於人杜子之得於家庭者久矣況應天者古之京兆也其官長

皆一時之選賓接僚屬與正直諒吾見杜子之心可以無愧矣蓋
予者太守公之諸生也視杜子猶兄弟也故之以為規

送永昌張氏伯仲下第南歸序

司徒南園公之伯子曰愈光仲子曰愈乎愈光少時以豪俠聞於
滇南及壯奉太夫人來京侍公於宦邸乃折節讀書從諸老先生
游為文賦詩以慕漢自期許視南北朝以下漢如也及歸膺下邪
鄉薦復來京師人譁然曰若伯子者當一舉取高第無疑也已而
六舉於禮部不利人或少之某曰是未可以少吾愈光也愈乎自
能言時類無他人甫十三繪萬里別圖五言詩數百首贈其兄伯
子流布京師諸名公皆嘆賞之後三年膺鄉試首薦來京師人譁
然曰若張仲子者當一舉取高第無疑也已而舉於禮部不利人
或少之某曰是未可以少吾愈乎也夫不聞徂徠之松新甫之柏
與夫豫章之木乎萌芽而輝耀燦爛而尋丈尋丈而拱把而合抱
其材可以柱石明堂棟梁清廟萬乘之用也是豈一朝一夕一
一足之力哉必其閱歲月而潛風霜萬里挽致而後可得也苟朝
榮暮悴曲成而遂就焉未見其為材者而深山大谷之中則又就
蛇之所窟窟穴之所宅焉者又必待人為之用也二張子養之厚
而得之深其必遠列無疑矣其舉於禮部不利焉者天也非人也
不然捕風係辭捕蠅綴陳古不識篇目臆說杜撰者間亦竊高第取
被名於時而老成文雅之士若我愈光愈乎者顧不利焉非人也

天也二子治策南鄉與子將者饒於都門外有執爵言者曰在宋
若宋郊宋圻科名之盛近代而無也張氏伯仲稍就舉業絕人其
似之矣乎某曰是非所以望於張氏伯仲者也科目豈可稱豪傑
乎又有執爵言者曰在宋若蘇文忠公文定公文藝之盛近代而
無也張氏伯仲充其文藝制作其似之矣乎某曰是非所以望於
張氏伯仲者也文藝豈可稱豪傑乎然則吾何望於二子乎宋之
程氏純公正公志於道德古所謂豪傑之士也此吾之所望於張
氏伯仲者也愈光愈乎曰蓋子之愛我期我至矣敢不服膺子之
規請次第其言歸以為南園公獻南園公某家司寇公同年友也

視某猶子也必有教以教某者矣

送月梁子小序

醉翁刪正黃庭經晦翁註參同契而又與蔡西山論訂之養生之
道醇儒莊士所不能廢也至於黃白之方則范文正不肯放坡翁
不肯受蓋以術也非道也有深意存焉月梁子少以春秋三傳之
學擅場湖湘間偶遇異人授內外丹訣歸而讀黃庭經參同契若
破竹然無一字疑滯至於黃白試之輒成然未嘗輕以語人也余
於京師見之嘆曰是劉更生之所不能鑄而成者乎過更生遠矣
然儒者自有家法乃採取范蘇之事告之月梁然余之言否耶

送施天秩自即墨赴登州營詩序

北來子曰登州界于海山之間土瘠水涸人性憤直然蘇大忠公
宣游之邪也沉風餘韻至今尚存雖介冑之士亦如親炙城堽之
門者若施天秩魁髯有奇氣嗣其先昭信校尉官喜從賢豪名世
士游貫研古今探華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或擯入廣衆中專席高
論濠上無對或閉門袖手借書充坐讀之徑旬月無不通人共其
博而專也或越馬獨出不施鞍勒挾強弓勁矢射獵山藪中獲雉
兔狼狐諸牲刺封席皮道旁敲石出火燔炙脰肥浩歌飲飲大醉
疊鞭連還而歸議者謂施將軍履戰場亦如是也嘉靖丙戌秋武

舉科天秩曰吾雖不武然不取是科吾為弗子矣因就試果登高
第賜宴增祿階武德將軍大司馬遣赴邊鎮督軍機天秩辭歸
司馬曰如子之才使當戰陣累勦積弊萬戶侯可取也天秩曰有
母氏在由是人孟重之歸而總登州營事者五載又改總大營營
事者五載又改總即坐營事者五載夫三營之設所以防海道備
倭夷也倭夷之種落踞居海濱性甚滑黠乘風張帆一日千里窺
我間隙探我偵賄辟如狗鼠然善兵者惟設險守備而已施將軍
歷總三營訓練精明不苛不縱內國外嚴一時論備倭者以施將
軍為優撫臺案院屢以禮幣勞之曰施某者將才也今平改視登

州衛篆天秩欣然曰吾得奉母氏朝夕共遊海共公曰衛者分番
之兵也營者屯駐之兵也衛輕而營重施某將才也從留總即墨
營事天秩辭曰某之不赴鎮者以母氏在也歸治營務得以迎養
頃者有妹孀居母氏戀之極與北歸為鳥之情寢食不寧昔人云
不以三公之貴而易一日之養乞回登州吳公許之君子曰此舉
也將軍可謂能子矣海道可謂能用才矣車將北轅過訪言別北
來子曰休哉行矣昔元稱曰方寸亂矣舍昭烈而就魏武其就非
矣溫太真奉表瑯琊絕裾而去其去非矣孰若施子者出有軍旅
之事入有違闕之奉志移於邦國則太宜人有餘歟矣惠加於行

但則太宜人有餘愛矣歲行於間外則太宜人有餘顯矣展色養
之心就揚名之業徐溫二子所不泐焉者施子燕之休哉行矣乃
舉群從兄弟子侄十餘人餞之於草堂祖孟孔嘉壺觴盡歡北來
子曰尹吉甫送中伯出封於謝作崧高送樊侯築城於齊作燕民
顯父送韓侯來朝歸國至於屠作韓奕鄭六卿餞宣子於祁宣子
請各賦詩敢援斯義盡人賦一詩叙離送意云爾

賀即墨令安山王君襄齋序

安山王子舉於大江之西著吉安州學政三載而政成權知即墨
縣事暮月而政修年丑春正元日入覲於廷大家軍甄別之為三
齊百城之最勝聖書以歸夏四月奉中丞公行部東來以屬吏詢
於州郡訪於藩臬州郡守曰若王即墨者使吏也公曰吾於其市
無偽金陌無游手足以徵其使也衆使曰若王即墨者才吏也公
曰吾於其租稅不遺訟牒不滯足以徵其才也藩使曰若王即墨
者良吏也公曰吾於其公門嚴鎖鑰鄉閭肅然諸士登魁選是
以徵其良也又詢於田野山澤見其父老子弟稱之懷之咏歌而

畏愛之公乃下教曰夫有德者褒而有績者賞觀風之要典也古
者子男之任并列於諸侯而宰邑之官實應乎星宿蓋以重朝廷
之風輝岳牧之化也即墨王令布優異之政若殊尤之績率於下
以集事獲於上以馳譽有司其以文綺羊酒眷我王令所以薰灼
其骸骸便蕃其勞獎也條依聞之舉觴稱賀天氣清和南薰徐來
有核推襟情大兩洽陳丞曰憶弟君子民之父母我令長以之
丞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我令長以之趙簿曰顯允君子莫不令
德我令長以之王令君曰惟茲即墨何賢大夫之多也即墨襄封
齊威以霸即墨城中齊地以復即墨拒陳齊社以壓漢宋清淨猛

席以伏景萬清介秋孤以逐仇源堤修洪流以緇守中肅平頌教
以作雅茲即墨何賢大夫之多也不佞踵其後不能為賢大夫後
祇懷慙耳何以賀為僚佐須請於址泉子曰願有述也址泉子曰
今之即墨非昔之即墨也漢田肯曰齊東有即墨之饒舊城沽尤
水之址墨水之濱去今之治百里地已入平度矣今城在不其舉
虞之閭東南西三面皆負海也海之濱皆山也重岡復嶺綿亘
錯而地之低者斥鹵渟渟高者瘠薄剛疎蘆藎寡少民之流徙非
復昔之饒矣昔之為即墨也易今之為即墨也難王子之來適雷
蝗旱疫厲之後而宏才定力俾然有餘裕可班於昔之賢大夫

也異時旌獎有奏疏襄封有敕命而拔擢有徵書紀載有圖經皆
王子分內事今撫臺之襄齋特為之兆耳

賀武舉施天秩序

武舉之科始於有唐猛士名將多由此出若郭汾陽之威素一時安危所寄其尤著者也沿習至於今日刻其姓名大字傳布天下曰武舉錄而盼安增秩視昔蓋隆武弁之士爭趨之正德中先司寇公以都憲之節撫鎮三秦時山南有蜀盜侵掠公承制出師而塞北又虜酋窺伺其所簡拔諸將領南征北守多武舉之士也戎者以為遠足以開使倖之門公曰不然蓋大志不云乎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濟而用也公指授方畧克平蜀盜而虜人亦不敢牧者蓋特領得人之故後十年余以臺察

出按三秦聞延夏原常四鎮之大將裨將多先公所簡拔武舉士也及余踰隴西出金城關河四五郡之境其軍政修明士卒激勸其將領皆武舉軍政嚴而士卒情者其將領皆非武舉或謂科目不足以待人者過矣後余被放還山而吾郡武舉之士彬々而出曰施天秩者月旦之評尤以為優施氏之先以武功授承信校尉雲騎尉世祿於登州衛天秩承蔭入官喜從縉紳士大夫游識義理知機變讀史傳通古今成敗脈脈射特其餘事耳或謂舉武堅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山西者天水隴西安史地也上郡河內是也余惟孟堅之言一特可見非萬世之史論也孫

于十三篇孫武于所著司馬兵法田大司馬穰租所著二子山東人也他如齊之田安平孫臏漢之彭仲陳子卿諸葛武侯晉之馬孝興秦之王景岑唐之李愬功業之王于明皆山東人也天之生材無往不有又何嘗專以地氣拘乎天秩蓋兩成武舉高第哥武節將軍驍騎尉始德文登營事而文登之兵以治移德登州營事而登州之兵以治又移德即遷營事而即遷之兵以治歷官蓋二十年矣藩臬屢以將材薦之撫臺察院屢以禮幣勞之其餘佐幕屬皆捧觴稱賀曰將軍從此授鉞推轂矣天秩辭謝不敢當余曰永樂中薛揚武勳鍾鼎之勳建封侯之業然奮自卒伍起況施將

軍有鐵基可乘乎方今虜酋之吉業俺喀屢犯北鄙土魯蕃之連壇滿速便奪哈密交趾之英登庸倭奴之宋素卿皆僭逆跳梁不貢亦有年矣廟堂之上求將之令屢屬之臺省矣施將軍雖新輝偉應對詳明謀畧才燕山東諸將中莫敢與之伍當路若薦之在廟堂而付以關外之柄則孫田二子之言不徒誦說而安乎以至揚武皆將軍之師也他日為武舉之科增重而山東又出將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此之謂也

贈王進卿移德登州營序

登萊二郡隄入渤海中渤海之外島夷數十種其最狡譎而強悍者曰倭奴自勝國時屢犯海濱我洪武初乃設諸衛及三營後諸衛之兵春秋分番徠於京營而三營之兵則常駐以備倭奴者也永樂中倭奴入寇劉廣寧禦之歿捷自是不敢復窺三齊無烽燧之警者百有餘年嘉靖初倭奴來貢道出寧波首曰宋素卿者謀叛燔炳生盧度劉黎庶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而沿海騷然矣大司馬乃請戒飭諸衛營而易置諸將領曰必選一時之有謀畧者方可稱任使也王將軍進卿氏者夙承其先明威君之蔭而部登州

之兵分番於京營者十五春秋矣大司馬為亟獎予之曰將領之才也乃推總即選營事訓練嚴肅旣視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為三營之冠聞四歲登州營總領在告巡海南澧公曰非王明威不可使也乃移總登州營事進卿氏登產也世祿於登是後也有故鄉之樂無簡書之畏操檄載道祖廷要關同僚施大扶氏賦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邑尹夫氏賦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學諸王邦寧氏賦詩曰教誨爾子式毅似之王將軍梁觴屬北泉子曰詩之小雅我介冒之士未之誦也先生其為我說之北泉子曰施氏之賦車攻者言吾子之精於藝也田獵者所以講武事也

夫氏之賦六月者言吾子之取友必端所以輔成其德業也王氏之賦小雅者言吾子之爵承之祖先傳之于孫而有宋法以教之也進卿氏頌首曰吾其學詩矣乎北泉子曰先民有言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豫者國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將軍之寄備倭奴也易思先事而立之銷患於未形乎是故善兵者不戰善戰者不攻心為先攻量次之乃又舉觴賦詩之出車曰赫々南仲獫狁於衆蓋以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也王將軍乃請書諸紳

御史中丞程青石七十壽序

歲遲亦暮若月旅太簇之二日御史中丞程青石翁之初度也蓋其壽登七十矣月聰目朗步履健壯恒自考經訂史而又旁通三式諸家時方阜康門祚鼎盛子姓孔多合其三族內外戚屬咸舉教順指熙然鄉人稱之曰我鄉先生也雖均年若亦相視如尊行筆矣杖履而至門巷生輝倡和品題增重九鼎萊山雖水間長堤野蘆煙雲望月從之游者仰高思齊分章費奇薰化於願瞻者衆矣三壽之地致為臣者聯歌此事如翁者無幾速詢安否而近來起居專介使教書幣以問典故求論說者常相屬於道昔人所

謂達尊者若翁其人矣乎翁有堂在芙蓉池北壽運載張蔡送御獻酬互作有客曰翁世居東土東震方也仁育之氣所萃也萬水之所歸也萬物發生之所先也其求為青丘為三山草木得之為壽麻為搏桑人得之為壽氏之國不茫之鄉況我翁鍾靈孕秀滄海敷之正氣哉翁必至於期頤矣又有客曰東海之濱古稱仙室之窟若安期生浮丘公之載於仙史者可徵也安期生嘗以策干諸楚而楚人弗庸浮丘公嘗以經傳諸生而弗仕於漢蓋勞於用世故采於忘世耳翁早登諫垣以忤權貴斥之於外藩及晉陟中丞前看數葉於湖湘即退而隱居招僭幽侶道遠客與每酒酣

耳熱長歌速將及大人賦高懷逸韻人莫之識或有以陰符參同契來訪者翁於隱調與義心悟神解雖得告人而多不能領受也然固不必導引此納煉藥服食而壽必至於期頤矣又有客曰二子之言不幾於迂矣乎翁用世之才未盡蘊蓄五十而退七十而傳齒當益芳福當益茂也矧今當守人唯求賢以敦仁永命荷東帛之責服安車之榮被錫類之仁膺袒割之養舍翁其誰哉昔在有周尚父之為將行年八十也昔在有宋文潞公之起平章行年九十也昔在有漢張大侯之為丞相行年百有餘歲也翁異能之士也屬刺屢上高卧不起海內之所想望不可以嘗語為壽敢

以呂張文三公之壽為鄉國致重望於天下坐客感嘆以為得詩人規頌遺意翁亦累觴至醉莫不歡欣因屬余序之而賀客之名咸書於後以紀一時之嘉會云

王憲使潤泉六十壽序

歲曜姬管月旅終賓我憲使王公壽躋六十矣碧煙點髮步履矯健神意英赫奕如而巍如蓋眉壽徵也其初度之辰在月之既望即堯史令謂余曰憲使公之壽不可不賀昔者詩人之頌其上曰如松柏之茂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夫壽未有不以大頌之者故請於吾子某以衰朽辭史令曰吾子於憲使公同年友也又同官臺察伐木之詛三十年矣吾子獨無詩人之義乎余曰然憲使公之事嘗聞諸人言矣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其在今日若我公者亦其一也公之先自關西而徙洛中輟終傳家至公乃服縫掖

而習組豆沉酣九經稽察兩經藝以進士出令陽城廉靖簡直陋俗丕變徵為御史憲誇志諒信乎威行先後默納者幾百疏皆本經術而舉劾者幾百人皆存大體未幾出守東萊時為臺諫者上則規取卿寺次則藩臬至於郡守咸卑之公獨怡然曰守令雖殊至於親民則一也乃以施於陽城者而施於萊之君子佩其惠愛而小人服其嚴整災憚而歸民恃而舒自廣崇崔公之後一人而已未幾擢憲使逮牙於魯整飭兵事曹則盜區公曰盜之起也吾知之矣乃寬其力後平其賦稅而盜遂息後又移於萊巡察海道萊人聞之歡呼踴躍其初者竹馬迎於西郊而尤者稽首拜於

道左公之視故民也蓋親而民之事舊君也蓋篤訓師有律勸農有秋而壽之境寧且隘矣夫關西楊伯起以清白聞猶有可卻之金公則無一足暮夜至門者賴川黃霸入為公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公累陟外臺而聲譽益起勳庸益著過於楊黃二子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公之謂與夫六十始壽公今日之壽六十撫臺察院屢以異才薦而廟堂臺鼎懷之乎其有餘地可以賀矣書曰天惟純祐命則商賁又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服蓋古國有人而實天無私而壽內外之賢臣有益於國者如此故昭之頌之也公自此而七十則賜以几杖而八十則載以後車而九十則有問就

之以珍從而又用洛中故事或為香山之社或為同甲之會或列耆英之圖或成真率之約以為太平盛事不亦休哉史令曰藍子之於年家兄弟可謂善頌善禱矣乃再拜登臺以獻

匡石泉八十壽序

嘉靖甲辰之歲膠東匡石泉先生壽八十矣十月九日其生辰也其甥楊爾貢謂社泉子曰禮八十曰耄以其勛力智慮衰也今我外舅氏解蒲州組歸矯使如五六十步上下山原如飛尊狙笑談晝夜不倦喜悅賓接探竹與景物相周旋乃非耄也敢請吾子一言為公壽余曰吾嘗聞考亭之言三代以上氣數醇醪聖賢皆壽以下及是是由是推之春秋以後人之壽者鮮矣然其間亦有不為氣數所囿者蓋能審取予之際必為造化所甚佑而有不容不壽者若吳延陵李予是也李予吳公子之最少者也其父欲授以國

李予辭乃立諸樊免喪後以父命謀之又辭曰願附於子臧也吳人固欲主之李予棄其室而耕乃舍其時年已弱冠矣後諸樊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李予而止餘祭授弟余昧余昧又欲授國於李予李予逃去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李予救陳退兵以為子期名劉氏注曰延州本李予推驗其年蓋幾於百歲嗚呼當氣數渙薄之世李予而獨以壽稱推其所自能以國與人夫矣又能以名與人是無一物動於其中也其取之也薄其與之也厚而氣數自不能以圖之其享期順也宜哉千載之下若石泉先生者其殆庶幾乎先生之先以武鄉世祿於膠早幹蠱克家

業以朕及同氣三人之析居也田園之清薄坐廬之敬陋器物之圯敝者皆願災之後正德時逆閹劉瑾威權甚熾鈎織得仲於獄厥勢雷轟山崩人自保竄遂若將及之先生之仲兄按察君罹其禍中時在巴蜀未之知也先生在膠知之泣曰太夫人在堂吾兄有不測如太夫人何乃從酷署無晝夜行饑渴至都門謀余曰仲氏之禍何以為解余曰妾里之難聞太夫人未獻珍寶良馬其人非賢聖乎先生然之乃哀其私帑入稱賁於人以重賂閹事乃從釋後見仲兄絕口不言唯曰賴我先世之靈有大幸而已獨余所知其細微曲折每語人曰若石泉先生者可以為人弟矣嗚呼

兄弟之天倫重矣然象曰謙蓋都者管業曰不利於孺子見利忘義況事世乎人之視國與家雖曰有殊其利一也石泉先生壽取厚與其以延陵事予之風而興起者與事予之百歲先生必享之矣何也有而不居曰謙謙君子天道益之地道沉之鬼神福之人道好之吾有微於易矣爾貢曰欲以吾子之言以為外舅氏壽

史順翁八十壽序

順翁者即堽令史某之廢君也。夙有用世之氣，不澤一伸，乃典托閨塾，耕之於江右之瑞林，既而厭之，棄其冠服，隱於鈞陽三峰山之麓。葛巾卉服，結茅以居，榜之曰順菴。順菴也，所以自養其清於天也。或訪尋簡編，訓子以筆研，或循壑治田，勸課農佃，與耕夫周旋，不入市廛者二十餘年矣。人因稱之曰順翁。其元子某以明經高第薦於中州，登於春官，而需次於銓部。嘉靖庚戌，翁命之曰：子盍設政矣乎？乃俯就銓試，得我即堽辛亥之秋，騰雲靡寧，乃以輕軒令其孫某駕之，迎順翁於家，杜轅以就養焉。歲止之日百里。

徵呼曰：我令君視我如子弟，而我之視翁則丈人行也。相率拜迎於治尤之澗，問翁之年，曰八十矣。其初度之辰，則月次太呂之二日也。鄉校師氏曰：順翁之壽，御黨之達尊也。壽筵初開，曾孫在膝，四世孫承鳴聚鼓瑟，可謂希有矣。敢不舉觴以慶庠之諸生曰：吾即墨雖小，然自昔稱就南通鄉，耶東達靈海，掛帆設網，俟潮消長，捕魚鮓而拾蚌蛤，亦尾丹鯉，紫翼黃髯，異形怪狀，目所不能識，耳所不能聞，揀以芳醪，既甘且和，秋露之酒，酌以樽口，斯亦海濱之俊味也。老者非由不能請，以是為情，師氏曰：翁樂於淡薄，恐海錯不足以盡歡也。諸生曰：唯我即堽青社之東有齊師尚父，勸其女

工極其技巧，故桓好衣紫，空重穀地，管仲衣錦，盟朝，織羅刺繡，水繞仙陵，光如雪華，輕如蟬羽，爰制時服，以違寒暑。山桑之絲，在某諸山，鍊以為絃，一唱三嘆，俄而為縉，堅細異常，故齊之冠帶衣履，徧於天下，是服飾之珍麗也。毫而後衣，絲請以是為獻，師氏曰：翁不耻縉袍，恐帶帛不足以將敬也。諸生曰：勞勝之岩有樂修門之館，不其之上，有太乙仙人之祠，而勞山石人，陰島馬迹，有秦漢訪仙之遺踪，其東曰青丘，又東曰蓬壺，有不死之草，有返魂之樹，有瓊枝玉林，而赤松黃門，晏期常遊，將於其間。順翁秉梓鼓楫而往，遇之則玄秘瑰璋之藥，刀圭入口，而老彭之壽可待矣。師氏曰：迂

性荒唐，順翁所不屑為也。北來藍氏曰：吾嘗從吾令君矣。見順翁之訓曰：清心以肅潔治民，以慈愛報君，以忠勤學業，以窮經新律，蓋與嘉興王氏輪之書同也。王氏之書，我聖祖見之，賜以璽書，脩以金帛，藥物沒免其征，稱以風勸人，載諸五倫者，可考也。今上嗣統，率由舊章，若順翁之書，得徵於上，其旌賢之典，必同於王氏矣。今日之壽，固不必驚笙鳩杖之奇物，華陽鶴鬢之中服，內廷胡麻之飲食，喬松靈椿，白鹿玉璫之勳，植青露絲，室丹砂石髓之見於上下也。順翁踰八望九，而至於期頤，以其所自養者，可以占之矣。夫以冒頌人，則誤以貴頌人，則佞諛與佞皆順翁之所羞道而耻

聞者也請以王氏之事申之於壽筵師氏諸生皆慨然曰可遂書其語於軸

楊先生七十初度詩序 司寇公作

鄉貢進士楊舜卿卒業太學將歸告余曰大人明平壽七十春仲某日初度之辰也良臣求諸名卿大夫士賦詩使子弟起舞歌之以侑一觴願先生序之余曰吾自入仕以來奔走南社舊學遺忘文思衰落恐於子愛親之意無以掄揚故辭舜卿曰先生之考卿史君與大人實同里閭有深契焉而吾與先生又申之以婚媾先生其勿辭余遂請諸詩而讀之序曰初度為壽非古也其防於唐相源乾曜請立千秋節乎然周人頌禱眉壽之語叢見於風雅而秦漢以來奉觴上壽者上下同之則後之人於初度之辰置酒張

樂播諸歌咏連簡並牘以寄其獻祝之私亦古人之意也矧人子愛親之情無有終窮雖求諸人獻之詩也亦宜夫壽者國人之所同欲然其身均處於鄉若珠潛淵玉藏石而龍見四出有民社之寄若廣雲麗日郁然舒卷而仰觀為快利益於人若山川不見作為而草木禽獸以蕃以息如此之人唯忘其不壽是以頌禱之至於原壤褚君曰若人憎之如鴟梟鵂有曰十年平死是為佳士如此之人唯忘其有壽是雖壽猶不壽也楊先生年通毛氏詩有聞望於齊魯間子弟執經受業者數百人既而令武邑武邑之人宜之以不直於當路遂杖屨乞身東歸耕於南村之野暇則

觀魚於海挾冊登六旁之巔吟咏舒嘯竟日而返里之父老子弟
多從之游者每宴集必延之上坐先生若瞶然談道理辨別事
可否商評古今成敗人物賢智盛衰忘倦人以爲儀則先生之
壽人心可若願者況今日值仁壽之運南極下常有祥以明者先
生之壽亦固必其未艾也他日至菴臺至黃耆至期願余當倡爲
詩歌以壽先生因以見吾鄉之有鄉先生爲可喜也故序此以俟

原任即墨令高侯七十壽序

太原高先生爲即墨令者七年致其事而去邑之耆舊懷之刻石
頌德曰去思碑樹之縣治連中去後幾二十年懷之如一日乙未
正月之望邑人咸走集碑下嘆曰我高侯壽登七十矣盛欽詞以
賀之乃交北泉草堂曰請授簡於吾子余曰高先生之壽必登於
期願吾有以徵之矣先民有言其自取者薄而與人者厚天之所
佑也是故季孫行父事文宣成三公爲執政皆十八年而久事襄
公蓋逾百歲東里子產事簡也敬獻四公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
蓋逾九十歲晏平仲事靈莊景三公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蓋

亦八九十歲延陵季子嘗聘於魯以觀先代之樂後又以觀諸侯
復又救陳蓋亦近九十餘歲夫四子之得壽者行父妻不帶馬不
果也子產古之遺愛行已恭養民惠也平仲一狐裘三十年又納
邑辭宅也季子以國謀人又以名與人也四子者所謂自取者薄
與人者厚天之所甚佑也先生充才與學進士及第可取也一不
得則俯就授官及陟縣令禦寇之績崇階厚祿可待也一不錄則
奉身而退內無膝侍衣無錦綺田無膏腴居世無華遽器物無刻
鏤悔之譙然泥迹於草澤耕牧之間孝其父明山公友其異母弟
少尹君族黨鄉鄰咸視其力之所至以恤之是怯於利名而勇於

慈惠膏於物欲而豐於倫理較於浮靡光耀而重於恬淡潔白行
可以通於神明則功可以奪造化也先生無愧於四子其壽必登
於期頤矣昔先生之舉於鄉也我先公為監臨得先生之卷爾雅
溫厚嘆曰有德者之古先生後在福山教人以伊洛閩閩為師出
其門者多有名於時在耶墨治人以兩漢循吏為師史不忍欺而
民不忍犯簿書清簡風化還淳也人皆以先公為知人先生之西
歸也行李蕭然所有者先公贖之馬乘之而歸余與先生有通家
之誼當世講之好故不容以鄙辭俟他日壽登期頤又當為吾黨
大書賀之

張東厓八十壽序

先生世居膠水之東厓學者稱之曰東厓先生先生有字曰某行
某不以其字與而稱東厓寄景慕而加重之也先生膺里選之貢
試於銓曹而官為郎博不以其官而稱先生重道德也嘉靖歲在
己巳孟秋二十七日先生初度之辰壽躋八袞矣先生壽服生於
堂上子姓之趨拜賀於下厓眉船背雙瞳炯炯如電鬚鬢蒼白矣
而脫者復出談論安雅體履矯健不以杖隨殆人瑞也其鄉之諸
生趙某等八人以朋酒羔羊咸造於門下登於壽筵果既和鐘
鼓亦翕主賓之樂融々洵子曰三公不易夫三公外物耳果

是以易此某等再拜致辭曰先生六十而退七十而傳八十而
優游門族鼎盛子孫昌蕃建訓塾不傳誦詩讀書至夜分乃罷
子揮巍科為名令尹諸孫將郡庠升國學者數人內外疎屬咸率
教順指點然下至佃傭各職其職無敢侈以肆也天保有之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請以是祝又曰吾鄉之先正春秋時則有
若晏子其恭儉可法也在漢時則有若賈生庸生鄭公其經學可
法也先生之於經傳考據精詳早稱專門而謹飭儉約方之平仲
沉風遺韻益千載如新也鄉人與先生雖均年耆相視如尊行華
考德問業思齊仰期薰而化之者多矣南山有之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請以是祝又曰吾鄉有蓋公曹懿侯之相蘇避正堂舍之用其言而民以安後漢文忠公之守膠西作蓋公堂而自為之記亦有取於懿侯云先生之歸老也角巾野服章帶草履養晦避嫌足跡不及於公門郡守每行鄉飲酒禮必請為大賓先生以筋力衰辭每門者詢閭閻疾苦先生以智慮昏辭夫吾鄉郡之民微輸吏息慈嘆貧乏相與轉之溝壑者殆將半矣先生懷抱冲淡不減蓋公請毋金玉爾音以答今之慕曹蘇者以購吾民於壽域丁乎小明有之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請以是祝先生再拜答曰青我之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君子以之諸生以書報社泉子北泉子曰貴至一品巧宦者或能之富至萬金積殖者或能之壽至於毫釐則順則有不可強焉若非當建極錫福之世休養涵煦之澤孰於海隅者既深且久而何以得若東厓先生者出建尊將於一鄉乎諸君子之祝詞有休揚見者咸發聞者歡動請紀諸方冊以侑壽觴

王義官崇理七十壽序

老人星司天下人壽筭去北極一百四十三度入井宿三度在臥大之南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其精神之出於地謂之老人隱見不常太史氏以秋分之旦春分之夕侯之南郊見於丙而後於丁明則人多壽唯王人建極於上而散鈞於庶民於是七政順軌而老人始可得而見東牟王義官崇理壽筭七十鄉進士孔廷瑞繪南極圖外請循紳為詩歌以獻之而以其序屬予予惟凡人之壽原於天之賦予而遂天時之界平符之於已之貞守考崇理之生乃易道之月而日南至之時去南極為近蓋其靈光

粹氣將有妙合者其原可謂厚矣邇來化洽教行海宇怡嬉無虞萬年壽澤若之災疢白之老衣帛食肉崇理生于育孫克承先世之業於時不可謂之不遇矣矧其耳目聰明體履健康力足以康所事可以守其所樂者可謂俱矣其壽也固宜古稱七十者稱壽君子之壽之也亦宜芳辰載旦賞年斯開賓友具臨杯酒既醉於樽俎之間與客按圖為勸衍歌而和丘園增賁林谷生風終之以蟋蟀山有樵之詩情禮交孚誠頌無備惜余不得預此會徒以空言序之

封監察御史史使翁太孺人于氏偕壽序

嘉靖壬子封御史使翁壽登七十有五其初度之辰十月十有八日其配太孺人于氏長使翁一歲其初度亦在是月朔越四日其元子吉菴夫子官居臺察爰剖符守於東萊其僚佐旅山張子濯川柴子月川張子沮野申子相與謀曰吾等後吉菴夫子之後有兄弟之誼也吉菴之父母吾等視之猶父母也壽嶽古稀盡頌之於是肅醴於尊載幣於筐歲造於連下旅山子再拜曰惟我使翁萬寶昭於四體儉約素於一鄉惟馬斯裕惟寶斯康神祐堂弗天降吉祥乃歌天保之二章濯川子再拜曰惟我太孺人洞五行

於指掌研理數於無方知幾知來物無遺藏千載女士祖述京房乃歌閨宮之八章月川子再拜曰惟翁與媼剛柔合德音不忘如風如風和鳴鏘々宜家宜室彌久彌光乃歌閨雅之首章沮野子再拜曰惟翁與媼華髮朱顏芳艷煌々翟冠霞帔輝映中堂錦跼龍文褒嘉孔揚乃歌南山之五章歌已成禮而退乃寓書於北泉籃子曰子其為我序之某雖不獲從史夫子游然嘗交燕趙之士而聞其世德矣使翁之行一世長者也而亦見於世吉菴夫子早以經術獻策取甲科高第人曰有以見使翁之文矣出館墨綬如兩京循吏人又曰有以見使翁之政矣微為柱下史內庸百僚

辭

外巡群服充充行聞於海宇人又曰有以見使翁之直矣及一度出守萊人皆知其風裁相戒不敢犯蓋旬月之間薄俗丕變而疫癘得戢矣非使翁之身教無以成吉菴之美非吉菴之美無以見使翁之自修盛德之士閭而不蔽必在其子孫信不誣也使翁積而能散尤恤困窮富貴兩臻至德無茂伉儷偕壽徠衣三世自少至老安寧遐豫無一日不在太平全盛之時天地所不能齊聖賢所不能均天下古今所不能必得而無致之者使翁庶幾得之宜乎君子嘉讀而樂頌之也使翁父子風采雅望亦當與太行瀛海同為悠久矣某遜客也耕於海濱亦陰受其惠者不敢以固陋

李母太孺人八十壽序

司寇公命作

虞人貴德而尚齒夏人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之於天下亦重矣乎大理司丞李君孔教之母封孺人某氏以今正德戊寅歲名八十有二而季冬某日維初度之辰時評教受詔冊封親藩於齊右過家之便就章服節熙耀閭里山川草木赫有榮觀絲服登堂捧觴稱壽其鄉之循紳大夫士咸會於是太平令楊君舜卿謂余曰古之稱福者先壽後富而不言貴今以貴領人則欲以富領人則賤惟壽之為領則義歸於正君子之所得為也然觴斝不足以盡歡幣帛不足以將敬歌舞不足以愉

揚唯文字可以稱頌德美蓋余妻母詩人頌之聖人有取焉公其圖之余惟孔教之考贈給事公崇仁與余有塲屋之舊孔教之兄交河令孔昭又兄某同年也余之先世居昌陽武義將軍公始遷即墨由是鄉曲之舊雨寒世數往還為過家知孺人之德莫予若也孺人自少而壯而老未嘗一日廢紡績之業而於念因之入柶櫓之養中饋之治督視惟謹不以其身之貴忘其勤家之留忘其儉首飾服御樸而不華有尚古荆布之風焉其相給事公於教陽門無私錫錫稱賢配德教子不憚勞費十年之間二子兩登高科孔教官給事時迎養於京師官大理時迎養於歸都而朝夕

之訓勵孔教者盡力就稱賢母夫好德錫福箕時所陳玉璫黃流若於詩雅益古福之錫於君界於天者必安和淑善之人不可清健康裕歸然於北堂有孫男若干人環侍膝下繞其玉立家定內外肅如雍如皆世之所難得者而太孺人不以貴自高以富自恃而專心於婦業女功則傳所稱歸德必嚮之五福而黃流不注於尾鉉者非是之謂與用孔教春秋鼎盛清才妙麗表一時位益進則功名益懋功名益懋則惠訓之名益彰惠訓益彰則太孺人之心益樂心益樂不知歲月之更也則壽益高由八十以馴至

於百歲使里閭之觀者歆慕聞者興起咸有可觀法焉豈特一家之慶而已哉

封太孺人王母岳氏八十壽序

封太孺人岳氏者按察副使南澧先生之母也先生內歷兩臺外巡方岳者十年乃擢今官奉璽書持節挺符巡察海右不將戲綵壽於咸陽里第坐雲之思無窮而靡靡之嘆不置乃遣其子道直駕安車迎太孺人就養於東萊之行臺越明年丁酉二月七日太孺人誕悅之辰也蓋壽躋八十矣傳曰八十曰耄太孺人耳聰明步履健髮懸神氣和朗猶如始壽者然郡伯仲萬山子曰康哉休哉我與憲伯昔同南臺誼實通家今又在按部之中視太孺人猶母也詩云稱彼兕觥以介眉壽我於太孺人之壽豈可無一言以効

頌禱之誠乃率郡之僚武衛之將佐郡之士大夫咸再拜於堂下捧觴致辭曰太孺人係我憲伯師伊宗陶嚴而克慈愛而知勞可謂仁矣太孺人係我閭閻孫接武賢科克承英訓益大其家可謂孝矣太孺人能成我憲伯之仁之孝能好能惡不拂於人臺綱振肅東土以寧身立名揚與庸日照帝嘉賜之廟存貌誥太孺人之壽匪特為王氏慶為燕氏慶為士大夫慶為邦國慶北泉藍生聞之嘆曰務大而損實世態之誇也畧內而詳外人情之哀也是故事其親者名號尉使以為榮矣而不慚辱其身也趨將跪拜以為容矣而不恤憂其中也甘旨潤腹以為豐矣而不顧遠其心也憲伯之

於太孺人念之不忘兢之不忘而濡彼東萊通漕早財是愛乎親以愛人矣訓彼王師既整且和是敬乎親以敬人矣嘗聞諸憲伯曰吾親之心吾弗敢違也吾弗敢貽吾親之憂也吾之身弗敢辱也以是言之太孺人之壽自堯堯而期頤可必至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與萬山子謂某曰吾子與南澧先生為同年又同為臺察亦通家也蓋序其事以侑壽觴以介景福乃援筆而次第之不敏以不逮辭

張母邵太夫人七十壽序

張母太夫人邵氏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敬亭公之配也少保早以進士甲科歷事四朝出入中外勲庸紀於國史為時名臣其經畫家政皆出於太夫人少保公不屑內顧也教育其六子伯氏仲氏以文學薦於鄉叔氏以任子升於朝季氏以詩書業於塾下逮咸豐皆聽令職同放翁越一時之人皆稱太夫人婦業母功為兩盡云太夫人五受詔命聖躬翹揭煥然居歲時入朝太后及宮中屢沾寶輿錦綺之賜晚歸江左端居於曉日樓諸孫環膝膝前玉立蘭芳聞者榮豔不已然太夫人不以貴而忘謙不以富而

忘儉不以有所恃而忘教也洪範曰攸好德魯頌曰純嘏太夫人其儔之矣叔氏雅範謂某曰今年乙未我太夫人閱日之多至於四百二十甲子蓋壽七旬矣十二月五日其故悅之辰也此者使韓仕韓得湯膳乃請養焉太夫人曰吾安於江之左矣得即墨乃省觀而就養為又曰吾安於江之左矣自與軒不北也乃每旦風興焚香於庭南向拜者四祝曰眉壽無疆者三然白雲望心惟薄陶也傷公壽母壽人誦之仲尼有取焉今茲慶旦將何以為壽也某曰子之素親居而養者色難推原其親之志以為居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居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唐者以志養

者與大公可謂善言人情矣某嘗聞太夫人之訓韓曰先少保公蓋令於蘊山蘊山人思之如父縣譜俱有存汝踐世官其純之韓頌首曰諸其治即堂堂弟宜民人曰克肖先民是太夫人之志不遠矣志養者使親之心常樂離猶不離也色養者使親之心不失居而安也張氏諸子之養其兩得之矣太夫人享諸子之養其心休然休然斯無憂無憂斯康寧矣由茲而漸八九以底乎期頤黃髮兒齒歸然猶存大慈公之陰德遺澤也少保公之正身刑家也朱廟小星諸詩列名南以為訓者不我誣也風化之原王道之成匪獨一家之慶而已某之先司教與少保公同甲榜又同僚宋

若異姓兄弟然故某與伯仲叔季數相往來為通家因得登堂展舞太夫人視某猶子也乃序其事貽之遺仲馳獻惟危為壽

封太孺人蘇母郭氏八十壽序

太孺人郭氏前監察御史蘇君茂元之母也。以茂元貴封太孺人。今年龍集庚子秋七月七日太孺人設悅之辰也。壽躋八十矣。翟翁霞懷盛服坐堂上。御史君率子姓戚黨以次拜舞。捧觴上壽。水陸之奇南北之產有羞之珍饈。簞篚之麗。密成華於席。音節之和以宣其愉悅而報文之美。以導其愉揚。御史君盡衛生延年之道矣。遠邇聞之咸嘖嘖。敬莫不已。其衛使王君率其僚屬趨走門下。拜捧觴曰。夫世之為母者莫不頌其子之賢。然賢而通藉於朝者。千百而推恩得及其親者一二太孺人。恭膺慶典。榮受寵命。錦軸頒

賜。龍文煥赫。山川改色。草木生輝。匪但家慶之光。是實聖恩之溥。博而人生希有之遇也。臺察之選多科目之英。今貴監之士得之者僅茂元一人。海內儒紳常布聞之。相顧增氣。是實聖心立賢之無方。而人生希有之遇也。古官在選。舉多遠地。茂元獨得選桑梓之里。奉慈闈之養。是實聖度之優容。而人生希有之遇也。太孺人際此景福。可無春酒以介眉壽乎。然余不能大祝頌之詞。將以屬之北衆。子北衆子曰。吾聞君子仁人之致其愛敬於親者。養志為大。蘇氏御史君出慕匪躬之節。入勸竭力之誠。退而休焉。又得以輝其所舊聞。而增其所新得。英時賜環。柄用將以究其所積而廣

其所施。可謂養志矣。同鄉之人吾黨之士。喜談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自茲以往。太孺人心志益裕。老耄益增。恩寵當益厚。而希有之遇。自有外史氏記之。以耀諸來世。余逐客也不腆之詞。姑為之先驅云爾。

郭獨人毛氏七十壽序

郭獨人毛氏大中大夫恭政郭君之配也始大中為御史時封獨人後其子從朴為戶部主事例進其父母又封淑人壽驤七十矣八月八日淑人初度之辰也從朴時陟員外郎督太倉事不得躬捧壽觴而朝之猶仲大夫相與往還者咸賦詩以寓頌禱併采為壽淑人之兄少保學士海翁謝政家居率其子侄及鄉之耆紳大夫咸賦詩宴於郭氏之堂而郡之守倅邑之令丞衛之將佐聞之亦來宴集而和之淑人之少子從樞編次成卷獻諸壽筵敬以情觴而以其首簡屬余為序余與大中同舉於鄉同入太學而又

頌之式歌且謠余讀郭氏之壽詩而嘆天道之下文也人事之上昭也約諸毛詩之旨有三焉大中直內方外介石堅操刑諸其室內懿是飲車牽之章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二子伯登世科仲紹大學崔廬連姻王謝諸少抑之六章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淑人嘉猷載臨積有紫結附懷進榮其儀窈窕泮水之三章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之謂也淑人贈少保奏浩公之女其母一品夫人劉氏早過母誠鍾愛淑人迨其子公與夫人皆壽踰堯耄福澤榮厚歸然如魯之靈光鄒閭慕為盛事淑人固壽鍾也先是十年淑人六袞從朴繪西海月圖賓客賦詩海翁為序成有卜氏之風人競傳誦今淑人之壽益增而頌禱之詩益盛乃以序屬之於余故耕於勞山之麓鄰鈍荒陋於海翁不能執酒拂之從強顏執筆以大字繼其後愧何可言他日淑人之壽劇至期願尚富有名公巨卿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以掄揚郭氏之壽美云

黃母李安人輓詩序

安人李氏武德將軍諱璽之女昭信校尉黃君瑞之繼室武峯將軍柱之嫡母也安人年未卅而字二十有二而嫁三十有四而寡寡四十餘年八十有四而卒之年合葬於昭信君之墓實嘉靖丙申九月八日也安人卒於寧海里第時中立總領海道兵任於茶將解官奔喪以情白於憲臺憲臺曰非令甲所載宜準古制塋喪從軍葬畢而送禮也中立慟毀逾禮告哀於鄉國縉紳大夫士得輓詩若干篇然作者方殷繼者未已將集以成帙訪予於勞山澤中泣讀曰詩必有序予讀而悲之中立可謂用情矣序曰秦人黃鳥之篇公孫夏虞殯之歌莊子涕泣之語其輓詩之權輿乎曰橫死門人傷之而不散歿為作悲歌其輓詩之一變乎李延年分歌為二曲薤露以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士大夫庶人其輓詩之再變乎然但主嘆光景哀死之感情事非有專美意焉若王歸若袁松好為輓歌若桓伊善為輓歌曰好曰善豈因誰氏而作哉則猶有序之消息意也自唐宋以來諸名家之作又異其名曰八哀四哀詞曰悼詞曰哭某一人一切頌揚功德以慰生者所謂萬里薤露之音又變而盡矣今之孝子慈孫告哀乞詩雖不相知亦請託為之以顯揚其祖考且寓孝思無已之意習於見聞遂成故

事雖輓之原不同然其意未嘗不孝也乃黃安人者有樛木之仁是以側室有小星之義子孫有螽斯之福而我中立克承世祿安人之生榮死哀固其宜也嘗聞之安人訓中立曰汝雖在軍旅無忘組豆雖習弧矢無忘詩書中立曰唯由是登武舉高第擢千戶安人曰吾見昭信於原無漸色矣嗚呼莫為於後雖盛弗傳中立負器甚偉練達世故加之親賢嗜學累膺薦譽望日隆屢有更白能亢其宗其顯揚之心無日不在也其時被閭外之選收有征之勲以終昭信之志使其名列燕常而書史冊其為孝尚有大焉豈特見之哀輓而已



解母孫氏八十壽詩序

女婦之行不出於閨門之義也婦也持身之儀者重於鄉黨焉
子當稱揚之使傳於人可久之若名則詩作春秋其於紀載閨門之懿傳見
其言行始末者蓋有深意存焉吾鄉解氏即之分孫今年己巳壽登八十有
廿二日其初度之辰之御堂諸君子為聯聯進香成堂聯聯賦詩為壽焉
夫解母之行未得悉用觀其解母之教其教之為時各既而其二子曰某曰某
又各獻于序皆可以大受者人解母之教是而某之教也其教之為時各既而
其子之道亦習之於風而朋友之道亦奉誦焉詩有以見吾鄉風俗之當
而有德者必有壽解母之有德必有壽諸君子以之皆世傳于吾東者也其門人
李生勝芳者瑞平北來平堂曰先生教誨北來子弟之德為之賦有漢為六經
有誨之德故堂下芳其葉焉既滿其茂昔後後碩人載譽載碩子
有誨之德故東序芳其幹焉既美其固昔後後碩人載譽載碩子
有誨之德故後其花灼既今其此分後後碩人載譽載碩子
有誨之德故千律呂宜室宜家碩人永寶子
有風有風于郊野于宜子不孫碩人難老兮
如珪如璋百禄是宜子如周如殷髦髦其父兮

書有宋道學六君子遺像後

熙寧庚戌王安石入相時有道學六君子周元公年五十
公年五十一程純公正公年三十八邵康節公年六十司馬文正
公年五十二皆在散地安石不能深知六君子故不能汲引而與
之謀國其所汲引者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皆愉夫壬人也
新法一布宋鼎震矣及元佑之初始相文正公更其新法甫一載
而卒後船述之說作黨籍有碑宋室遂南遷矣南遷後復有道學
三先生朱文公張宣公呂純公出亦皆在散地而偽學有禁宋社
遂屋矣嗚呼天若祚宋使道學諸賢相繼執政則女直韃靼何自
而腥羶哉嗚呼王氏新法盛行而春秋不立於學宮由是帝王
所自立之中國漢杜諸賢講道之世此大變也而安石無所逃其
罪矣



書浮槎集後

大江之左列郡有九山川之峭嶠清激中於三吳而新安為最其地之平蓋與大目山等新安所領之邑有六皆宅窮谷絕壑中而婺源為最其水之出於豐溪者西下為鄱湖出於浙山者東下為浙江鍾靈孕秀為子朱子之閭里其地望與鄒魯洙泗等婺源之里一百六十有四其峯巒拱挹鳥道紆迴而桃溪為最桃溪者隱君子潘氏即齋世居之成化中辰潘按察公與我先侍郎公同登進士榜一尹新水一尹婺源由是朋友之誼兄弟之情在年家中世講尤真且密為潘氏之雋彥曰桃谷子者尚書公之兄大中公

之子按察公之孫也桃谷早有譽於鄉校魁於南畿然屢不利於禮闈晚乃就銓試得佐郡於東牟薄領詳獻之餘應酬交將賦詩為文一揮而成人爭誦之門人趙生應坤輩五人編校為十卷名之曰浮槎集余得而誦之嘆曰桃谷子之來齊魯觀岱宗之巖、地鏡之輝、海市之怪變離奇而詩文益雄峻幽邃可以傳矣當榆馬班歐陽諸史其將相公卿表所載三公九卿大夫王侯大將軍名姓相望其威權氣力摧山振海可以奔走一時然轉盼之頃已潦灑雲散不可復見矣而求其若作簡素垂世傳後則未之多有也桃谷雖題語於時是集也命意矯詞出筆墨蹊徑之外視前

之崇階顯秩無聞於人若孰與子多哉桃谷不愧其先世矣余垂髫時嘗拜大中公而晚過桃谷屢訪逐客接贈長句久而不衰蓋其反躬實踐私淑於子朱子而可以傳者不獨言語文字之末而已

書東巡十韵後

東巡十韵都憲明可泉公之所著公撫我東魯及三齊教令甫布百城改觀乃振維綱拔速而顛者錯邪而肆者踏武斷壑斷者詳獸囹圄之無辜者以是蒼月之間海岱寧謐蓋吏嚴其條而官守其程矣時維冬報車東巡至於青社又至於東萊又至於東牟撫摩岱嶽之暇或覽勝以摘思或睇景以載詠得詩若干首時憲使王兩道君從其後乃編錄成帙三復而嘆曰是詩也有風雅之遺音焉可以傳矣就洞雲門如其幽而邃也東鎮二旁如其高而峻也濰淄膠萊之汎如其洋溢地鏡海市之見如其奇怪也三齊

山水實藉助於公詩非公詩藉助於山水也是詩也有風雅之遺音焉可以傳矣乃即東萊刻之又得吳人為公所立去思碑附刻於後而以書抵其同年生蘆某曰子益識之某往在京師聞吳人言天水胡公之守吳郡也如漢循吏之文蜀郡黃頴川召南陽而獨雅文藝則韋玄司白尚書劉賓客後起也竊私志之余讀徐少宰所撰碑不我誑也然黃次公入相功名損於治郡今可泉公位登並相當公陝之寄而德舉播勿剪之誦鼎膺益重於朝野次公又非其倫匹也公旦夕徵還臺閣明良聲歌匹休於虞廷故之管絃編之史冊以風示來世則後又有詩矣而此東巡十韵者不遇

游藝云耳固未足以盡公之蘊蓄也姑書此以埃

舊柳溪倡和詩後

孫邦美氏有別業在青社城之南雲門山之東方五畝許結草廬於中環植花卉門前有溪沿溪種柳數百株邦美恒釣隱其間然貧而好事客有過臨者必難泰延留終日不倦東堂公嘗將而樂之定名曰柳溪賦詩八首因號邦美曰柳溪居士一時名勝若來山間山泉范泉澗谷海隱諸君子又從而和之積成大冊人爭傳誦由是柳溪居士之名三齊皆知之矣夫邦美隱約山間一韋布耳諸君子文學甲科或入為法牧或出臨方岳或退處於家皆所謂鄉先生也一觴一咏播為美談柳溪居士無諸君子之倡和其姓字亦將湮沒而不彰矣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傳於後世哉名非邦美之所取也然沒世而名不稱或亦邦美之所耻也

題蘇李泣別圖

杜陵蘇中郎子卿與成紀李都尉少卿並武帝俱為侍中相友善天漢元年子卿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初幽置大窖中饑餒盡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之北海上使牧羝羝秋漢節旄盡落天漢二年少卿將步卒五千擊匈奴將聞矢盡遂降虜漢於是族其家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嘗置酒設樂說子卿降子卿曰自分已死矣願效死於前少卿喟然嘆曰義士義士因泣下沾襟及昭皇帝與匈奴和親子卿得歸少卿置酒賀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

以過諸國賦詩有良辰不再至離別在須臾之一章子卿答詩有俯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之句少卿又贈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少卿乃泣下數行因與子卿訣中郎都尉氣度淳厚興趣悠遠得三百流風餘韻而魏晉以下之為五言者皆莫之及也班孟堅氏曰陵不引決於世滅性蘇武信節不屈王命以是觀之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未必有德論語之言益欺我哉因觀從子芳所藏蘇李泣別圖援筆書其下以示兒輩使知所以尚德云

題明妃圖

毛延壽為王嬙寫照圖姜周佐所臨也余觀此圖有可為戒四焉
夫帝王之御夷狄有周宣王得中策可也和親之說奉妻女君已
誤矣而元帝復以良家子配呼韓邪內而不外戚而不疎忘春秋
之旨其可為戒一也嬙數年不得見鄉自當引分自安如班婕妤
之賦自悼可也乃積悲怨自請掖庭令求行以良家子甘為珠配
為生一子其可為戒二也及呼韓邪死其前關氏子代立欲妻之
嬙當此時慷慨自殺猶之可也乃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
復為後單于關氏復生二女焉甘心聚應其可為戒三也夫嬙不
足貴而武帝者乃聽之較之春秋賜仲子之昭殆有甚焉壞法亂
紀其可為戒四也

題煉丹圖

楚屈子放逐於江潭彷徨悲嘆乃賦遠游願為方仙之道後天而
老下觀無窮之世變蓋寓言也考亭朱夫子遺偽學之禁亦猶屈
子之放逐也乃註楚詞註參同契與蔡季通往返訂正後又得其
策數之說恨不得與季通講之亦猶遠游之意也寄興玄與是豈
易與流俗語哉後之迂怪之士不原二子之心而猶以之藉口終
身溺於煉丹之說何其惑也吾求諸在昔之不惑者矣楊子雲曰
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又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谷
子雲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同
以非類韓退之曰余不知燒丹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尚慕之益至此其惑也今直取目前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以
為世戒尚書歸登李遂孟簡侍郎李建節度使盧坦御史李虛中
金季道古是也程正叔曰此是天機間一賊使聖人肯為周孔當
為之矣真景元曰以漢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於
中遂為方士之所惑惑猶玩嬰兒於掌股之上豈不異哉嗚呼五
君子之言炳々如丹而迂怪之士猶曰吾煉丹之說出於遠游也
出於參同契也陷溺至死而不之悟嗚呼悲矣

題升天圖

藍氏之學仙者有三人焉其一曰藍采和嘗伴狂歌曰踏踏歌世
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櫛換古人泥去不送今水紛
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眸在空際金
銀宮闕高嵯峨後於潞梁間乘醉輕舉於雲而去其一曰藍元道
宋仁宗召見之賜號曰養素先生嘗和學士呂朝詩曰近告明君
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綸中滿斟野酒浮綠蟻旋釣溪魚膾錦鱗主
府烏雛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我公倘若為同志續有湖天兩
個人後李朝儀觀往南岳訪之具述劉海蟾奉問十月懷胎如何

出得之語乃撫掌大笑唯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雲月之輝與素
衣無異直上衝霄而養素已逝矣其一曰藍子升舉進士不第嘗
吹鐵笛賦詩曰太乙峰前是我家滿林書史更生涯春深帶酒不
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後游洛陽置紙百幅於是下令人片找
之無一破者絳童足浮風雲憐倏而上升久嘗誦李太白詩云
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嗚呼三仙升天之事特幻化
之術耳陳致虛曰畧記飛昇者三萬餘人拔宅百餘家考之方仙
往牒亦不悉得其姓字其虛誕誇詡已可知矣夫天者輕清積氣
成象耳升天之人之家何所而置之乎白日飛升者吾聞諸伊川

程夫子云

題胡可全樂府

余嘗聞諸先生長者言今之太常所用樂沿有元有元魏宋之東都蓋崇寧樂府之遺法今之樂府非古之樂府也今之樂府分爲南北，曲皆胡部也南曲皆俗部也胡俗雜陳繁碎輕儇亢麗縱肆始緩終驟不中音節他則娼妓伶優粉黛塗抹侈綺靡增悲導邪不得禁止夫以胡俗之樂不中音節則風氣淺薄而日趨於薄俗優之佚不得禁止則風俗流蕩不知所返孟子曰今之樂即古之樂而今殊不然北曲自蒙古女直入我中原始有之南曲則五代宋所遺慢詞是也南則流於哀怨北則極其暴厲皆非古樂

府之音也古之雅樂至秦亂而廢至漢之西京始欲修之而燕代吳楚之謳街衢巷陌交相倡和當是時司馬相如之徒數十人作爲誦詩稍協律呂立漢家一代之樂府雖非三百篇之舊而其去古尚未遠也傳及魏晉流風浸盛是故後世宗之然後之擬古者紛亂雅雜摹倣盜襲層見疊出讀者厭之至於有唐以詩自名家者雜用今體若李白宮中行樂詞王維渭城歌皆今之七言絕句也徐彥伯沈雲卿胡無人的竿等篇司空曙河陽子晉今之五言律興絕句也不能倚其故以造辭而使欲以其辭勝是豈古之樂府乎至於南北朝之爲樂府者一切見之新辭南朝之樂多用異

音北朝之樂僅蘇夾虜或宮闈脂澤之尚存或風沙戰伐之間作亦豈古之樂府乎我可泉夫子悼正統之微世惜雅音之廢應乃取漢魏古樂府諸篇之名擬而賦之凡若干首余得而讀之嘆曰其殆庶幾乎漢之樂府乎因可泉言辭之所指散音之所發而悟可泉心德之所形使王令言張文收者出天悟神解即可泉之樂府有唱有嘆以散其趣被之管絃布之海宇一洗千載之陋習而復西京之舊音者此特其權輿云爾

題張子月塢

月出之夕始揚輝於東嶺既凌厲夫群岫吐納百谷掩映林木上下光景盡之所見者皆為蒼涼杳渺浮游清淨之境有張子居夜月一出光先射室因以月題塢每俟月出之時則步自山麓盤坐於峻坂枕危於曲阿既哺且歌竟夕忘返歎曰山之上兮非爾抗兮月之皎兮非爾矯兮彼之靜兮雅爾性兮棄職業聚裳冕絕交游黜聰明墮形骸以一世之見聞嗚呼想其始卜之也忻焉若未有獲既築之專焉若默有契居久之灑焉若若能忘其世慮樞輝堂白枕簟流溢出塢而立仰視俯視恍乎若有所失充乎若有所得久之塌焉而忘耳更目易述不知取骨節靈飛飄若鴻蕭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泉聲栢影樹樾卉樵園亭臺榭梵宮琳館參差隱映金輝五米浮藍盡白若有若無顧而樂之使人心神俱泯世累盡矣期以終老焉

題張子山奏議畧後

半山翁以進士起家累官工部尚書勅致其事致賜茶祭贈太子少保哀榮始終近世無倫比其生平奏議凡三百八十三篇藏於家久矣嗣子鞏昌通判鑒取其百十一篇分為六卷中粹八則之曰奏議畧遺其子伯棟持以示某使某為序某以先達制作非臣之末學所敢序然翁知愛至深終不可無一言則為題其後以歸之憶在弘治初某以計偕游太學中翁筮仕清院即排釋老之徒斥近倖之黨剛方之氣塞浮之風溢於彈劾叅駁間者頗能得其語而遺之及翁晉陟銀臺都臺司徒司空其練甲兵修邊防擇將領慎災祥理財用通漕輓輿困窮禦寇盜諸奏議皆標徑陳文質証今事不率意而為之也斟酌時病不諱不憚不恤諱也然而懇悃詳盡故言而獲聽者十八九為言簡而伸氣直而達可為事君者法也然此特翁之言耳至於翁之大節天下後世未必悉知之往在正德時宦官劉瑾義兒朱寧武夫姜彬相繼而起竊威福之柄縉紳之不能自立者往往附麗之縉紳位以取富貴略無愧色及瑾寧彬等敗伏誅臺諫陳議群起而攻附麗之人咸戢於中成於邊或竄逐於草野無一能逃者獨翁則翔於千仞之上而無少訾議乃躋樞品嘉靖之初翁屢疏乞休以禮進退海內咸服

其明據云夫言可能也而德不可能也才可能也而即不可能也
靖翁之奏議者毋使曰有言有才斯為知翁矣

題李司馬山水扇頭

扇頭書自晉人重之謂之便面又曰方麈若半半雪王逸少蒲葵
是也唐詩云謝安團扇上為畫敬亭雲流風至今益重之往在成
化中李司馬公扇頭為題詩者十有五人五言五首六言五首七
言五首李天正公東陽時為史官又同公居太僕巷為比隣甚厚
故又書扇背七言律詩一首倪文毅公岳吳文定公寬李禮侍公
傑時皆為史官公舊為庶吉士皆同院者也閔太保公珪陳中丞
公瑞李公經張公西銘時皆察官與公同臺者也楊少師公一清
時為舍人卞公榮為正郎周公庶為院判皆與公同朝者也潘太
僕公辰時以布衣游諸公間至若林君霄及名現名茂三人者則
某之孤陋無由知其出處姓氏也然諸公題止書其名其私印亦
止刻其姓字未有近世所謂道號也夫道號非古也古人幼名壯
字五十以伯仲稱如醉翁六一居士則歐陽文忠公晚歲自戲之
言東坡浩翁則蘇文忠公黃文節公在放逐中姑以自記云耳何
嘗有所謂道號者哉南渡後史丞相之子年少驕侈與其親黨趙
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造作始倡為雲麓一岩十洲等道號波
瀾草靡以至於今往時有識者猶或非之今則有識者亦自為之
矣甚至邊鄙武夫江湖方技游客乞使伶官賤隸莫不妄為標榜

自稱道號不亦可羞也哉某得視司馬公扇頭於其諸孫光緒因
嘆先輩真率後生小子所當師法而詞翰之美固不俟贊頌也

題濟南周氏藏黃忠堂卷

忠宣公在宣廟時嘗召至便殿觀摹公曰臣不解摹上曰何以不
解公曰臣父師嚴不命臣作無益事上默然入嘗預曲宴伶優滿
前公獨俛首上命觀之公曰臣不好戲上歛容久之直言敢諫為
時名臣人以為似王魏云或曰靖難公不死難亦似王魏云公昌
邑人交翠先生為邑博士納交甚厚後為靖江藩僚當渡江時從
守江東門而公為少司空同在圍城中出處大節謀之熟矣恨晚
學無由知之此卷乃公平時與交翠詞翰也周公重歲三世矣某
得觀於其孫公慶慶因題其後以俟知者

題東臯詩札後

小弁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者何桑以育茲梓以具器用也恭敬者何先世之所植以遺我後人也後人見其樹則思其先思其先則愛其所樹是故必恭必敬也夫桑與梓者先世之所植也猶必恭必敬而況於先世之詩什墨蹟出乎心思精神之微者乎誦其詩什玩其墨蹟孝子慈孫其故慢易也乎東臯翁修潔詳雅老於布衣其賦詩作字自重不苟有敬於三吳然其得于晚故清辭逸翰靈頓塵昏雲散鳥沒零落無幾矣南村與翁為莫逆友得翁七言絕句十律詩十八首牘七通或真行或草行皆翁手蹟

也榮祿成恭後歸翁之孫子貞子貞珍裝寶藏作而嘆曰即其所莫知其所存即其所存知其所立於是乎可以少知我翁之所立矣北泉子曰東臯者何胡氏九萬也南村者何鄭氏拱樞也南村所交游者多一時名勝若錢學士鄭鼎部周廷躬諸公贈答詞翰皆附入卷中扼前輩之風流保先世之尊澤于貞子可謂克肖矣

題芸軒卷後

鰲山教授胡子貞氏訪余於少勞山房曰松江號賞鑒家若我大翁芸軒翁而其力又足以致奇玩是故墨刻自神禹蚺螭碑周穆壇山宣石鼓文泰山卿卿臺下及漢魏晉諸碑碣幾千餘本圖籍自蜀本宋本九經三史諸子集幾二千餘卷下逮蘇黃馬夏諸家斷殘幾百餘軸得之雖云多矣而嗜好益不足縮衣食恒費聞人有異本汲之購求之乃築一室於假山之後左圖右書偃仰於中笑曰足以怡吾老矣棟芸於連除蓋以芸能避蠹魚也夏山軒方伯公大父莫逆友也為題之曰芸軒作記貽之而諸名勝聞之咸

賦以詩今所存芸軒卷是也請吾子以言識之余唯天下之物聚散出入相為倚伏者勢也惟其聚其入不肯於理而其後人又能念其故物不至失墜則可謂克肖矣若曰人亡人得並先世之所鑒哉芸軒翁雅才清韻聞之於耆舊者久矣一傳而為仰山再傳而為子貞三傳而諸孫森之世游藝苑世德以承保其書畫手澤題識如故印記尚新茲完盛將及百年蓋詩書之澤未艾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故以是為胡氏頌

題仰山卷後

李蒼皇平泉別墅采天下珍木怪石為玩有醴酒石尤所寶惜醉
即臨之遺戒云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牛奇景采郊南
壑聚太湖羅浮天竺之石而與之為伍刻其陰曰牛氏石甲之上
乙之中丙之下重之如寶玉愛之為兒孫夫文饒忠顯皆位至台
輔其勢足以奔走乎人是故古今之嗜石者莫之敢爭雄焉松江
東華翁隱居求志周大嘗薦之弗起人益重之亦嘗聚奇石為培
塿之山雜植花卉以寄情當厥子元姜氏嘆曰見山如見吾親矣
錢文道公為文號曰仰山詞人墨客從而咏歌之由是仰山之號
傳播於吳中仰山之仲子曰子負教授於鰲山以此卷示余曰
君子之於物可以寓意而不可以留意平泉之石為監卑所取而
甲乙之石亦轉徙於好事家足成之者近於迂而刻之者亦近於
迂也胡氏之假山傳諸三世其亦可謂賢矣辭翁記凌溪石曰好
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何必取而去哉請大書深刻於仰山
亭上何如

題類說目錄後

類說五十卷宋曾慥纂慥字端伯歸至將子魯公之裔也嘗守贛
州師荆諸官至太卿共纂此書博采旁搜尤取類凡三百六十
餘種校之紺珠集立言命意不少差別蓋踵而成之者然引用則
倍之矣紺珠集者宋僕射藏一所纂也至將子之自序畧云聞居
國春予於蒙陰李即中庵得見此書因借錄之其校正者杭州孫
森政也至將子有通書四十二卷凡一百二十二篇余得於道歲
中亦錄收之尚有集仙傳十二卷自岑道顒而下凡一百六十二
人詩選五十七卷自寇萊公而下凡二百餘家樂府雅詞十二卷
拾遺二卷凡三十四家此未得傳錄者姑記於此

跋胡可泉樂府

我可泉公在東魯、擬漢樂府二百篇成、余得而讀之、嘆曰、公其厭今之樂府乎、其思古之樂府乎、二百篇者、比興與互作、宮商相宣、冲淡和平、從容閑雅、非徒擬漢、蓋庶幾于漢矣、往在京都、聞諸太常白岩公、以今太常所領之樂、蓋沿蘇蒙古得之於東平者、東平之部、女真汴蔡之所遺也、女真沿蘇蒙之東都、太鼓樂府之道也、太鼓樂府者、朱瞻翁所謂崇宣之季、姦佞之會、熙湮之氣、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國初郊廟燕享之樂、皆一時諸賢所撰、次而樂律之制、未聞有所更定、蓋有所不服也、可泉公嘗教人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門法也、公於樂律、窮本知變、冥契神機、講求先王之雅樂、而一洗金元之陋習者、其在公乎、其在公乎、擬漢樂府為之光耳、

跋邊太常到吏部與周氏詩

往在弘治中、邊太常廷實與李戶部獻吉、何中書仲默諸子唱和詩篇、皆曰以杜少陵為師、一時詞客、靡然為之正變、或以為此與漸微、或以為正變互出、恐亦非少陵家法也、至正德中、劉吏部希尹與其同舍郎薛君來諸子、更為初唐之調、又更為江左蘇梁之體、或又以纖麗舒緩議之、或又以為此數子者、自為數子詩也、因觀周用昭所藏邊劉二子、與其先人詩、遂題於後、以俟開大雅者、商確之、邊太常和羅察院瑞卿詩、呈周實砥公、度其末云、借蓋玉父詩、稿予讀之、愧怯、惟少好風雅、未造者、竊且以周氏兄弟及瑞卿皆余同年友、及廷實希尹、皆在九原久矣、獨余被放、苟活草野、為之浩嘆終夕、

、政選劉二公與周氏兄弟書札

周氏伯子公度、仲子公慶、季子公全，皆以文學名於時，稱濟南三鳳。與邊子靜之、劉子繼志，為金石友。周仲子邊子，同登丙子科。周伯子季子劉子，同登壬子科。邊子之子曰貢，劉子之子曰天民。皆以少年先後登科甲，陟躋華要，風流文采，照映一時。周氏兄弟父執也，而與之為忘年友。及書札往還，一則曰伯父，一則曰叔父。世講其好，傳播紳間。皆曰劉子之教子，有以朱晁子以道之風矣。子朱子輯小學，取晁子之言者，見當時故家舊族，不能若是。故耶夫有宋盛時，尚不能若是。況世道凌夷，至於今日乎？周季子之

子曰：鄰，聚其書札之存者為一卷，出以見予。曰：吾子亦先子之同年也。請為識之。余三復嘆曰：昔在有周，天子於諸侯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上下之交，固不以尊而凌卑也。下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少者之事長者，出入起居，飲食酬獻，皆有等。蓋如射鴈，畧不可紊。其載於曲禮少儀、王制諸篇者，班班可考也。夫何後世子弟，放曠簡傲，棄典禮，蓋不獨少長一節而已。周氏此卷，其永保之，裨助風教多矣。

、政陽朔集咏

鴈蕩在越之東，謝康樂酷耽登覽，尚未能至。有宋而後，名於世。矧陽朔又在百粵之南者耶？柳之山水，固柳之州諸記始名於世。陽朔與柳隣，而山水之高峻清駛，益勝於柳。然未能與柳爭衡者，豈非文獻不足徵耶？夫陽朔去中州幾萬里，非故臣還客莫之至。山水之未名於世也，固宜。韓文公以嶺南之氣磅礴而鬱積，不獨鍾丹砂石乳諸異物，而必有魁奇之士出於其間。若陽朔之曹鄴，非其人耶？余曰：鄴詩人耳，或曰：若東州朱氏之父，子，文學行業，名於一世，非魁奇之士耶？余曰：然。陽朔山水奏通儒秀人題詠，東州

撰次得若干篇為一卷。余曰：此陽朔之大獻也，可以傳於世矣。余又聞東州之先居於青桂，海岱之雄，號曰十二。吾子亦集咏之，雖衆與梓之教，不亦重且大乎？東州以為何如？東州名鵬，字騰實，與余為同年友云。

鳳雛說

鳳靈鳥也、其狀有六象、其文有五色、其德有九苞、其聲中夾則其棲則梧桐、其食則竹食、其飲則醴泉、翱翔乎四海之外、過崑崙、越砥柱、濯羽於弱水、而暮宿於丹穴、世不可得而常見也、惟黃帝時集於南園、堯舜時儀於庭、文王時鳴於岐山、其後鮮見焉、故姬公曰、我則鳴鳥不聞、尼父曰、鳳鳥不至是已、雖然、鳳之見也、必有聖人在乎位、鳳為聖人出也、故君子謂之瑞、若鳳之見於元鳳、儀鳳祥符之時者、其見不待聖人君子、則謂之妖、或曰、非鳳也、鵠也正使其有真鳳、亦不足為瑞也、莆田陳庚仲之孫、前錦衣千戶某、年

五十始生子、友繪鳳雛圖以贈之、蓋取昔人謂士元為鳳雛之義、異乎他日之成也、蓋九苞之德、被五色之文、吐中律之音、感六英、聞九韶、而乘風振羽於明時、君子將曰、此入中之鳳、世之瑞也、豈不休哉、予拭目以待之作鳳雛說

修城銘

正德辛未春、盜起北海、出入蘇魯之境、守令之或死或潰走者不一人、太原高侯信道時、知即墨、聚眾屬父老於道、曰、有衛者勝、善守者全、吾欲為若築城、何如、眾曰、然、乃相舊城而增築之、用民之力計萬餘工、而民不以為勞、用木石甃瓦之材計萬餘件、而費不絀於民、至於守城之械、皆集工治之、而若老於其事者、以其年二月望日始作、四月朔日成、父老謂北眾子曰、明府之役大矣、群盜遠屏、百姓用寧、是宜有記也、將以屬予、予其謂何、某曰、諾、退自念、昔陳無已為模文忠公銘黃樓、固治氓也、某今奉父老之命、不

敢以不敏辭、直次其畧為之銘、鏤之城隅、以垂之永久、銘曰、維我即基、中於三壽、勞山南峙、浩尤西固、昔在戰國、安平係之、望諸來攻、五載弗隳、歷時既久、城復於隍、群盜弄兵、衆鞠竭張、虔劉青衿、蕩萊疆、海岱蒸黎、震驚務復、高侯曰、咎是誠在吾、設險守國、尼父所予、掌固司險、周禮所蓄、保障吾民、屬寧其居、爰相其表、爰定址基、爰議丈尺、爰揣高卑、爰度厚薄、爰量亭期、爰計遐邇、爰會負時、通其溝洫、物其土方、簡其校庸、均其餼糧、畚築以稱、板幹以平、其應登、其堅馮、其怡然其作、裕然其成、轟若連雲、亘若引繩、三旬之際、百堵皆興、高侯慮事、於素不愆、百年因循、俄頃以遷、虎墉藉

阻氣象偉完、姦爾整賊、孰敢余干、侯曰、嘻哉、我民我人、我社我稷、
我山我川、歟血盟衆、守死弗寒、歟聲畫鳴、刀斗夜振、民拜稽首曰、
我高侯築城鑿池、實衛我儕、先患而防、先變而憂、我侯愷弟、民之
蒼龜、維仲山甫、城彼東方、吉甫作詞、垂諸無窮、允矣我侯、厥功與
同、野人獻文、刻石新城、

埋鸛龜銘

癸丑之夏、京師有客、以鸛龜遺余、時余下第南歸、饒城舟中、頗以
為娛、甲寅之冬、忽不食而死、令小奴埋之、而復為之銘、曰、汝兮
誰使汝為人言兮、汝兮自蹈於籠而不潛兮、嗟汝兮、緩羽絃、噤其
則、長樂於山岩兮、我銘汝兮、汝別族之貴、而非燕雀之凡兮、

硯銘

玉振金聲、厥德惟純、東厓寶之、以鳴其窮、
阜陵之硯、東坡之澤、玉甫作銘、甲乙舊德、

少泉硯銘

唯尼父之硯、筆削麟經、作春秋以傳、唯王逸少之硯、匪曰友生、實
我師然、自先民有言、取友必端、官子之硯、受之太泉、奉以朝夕、此
諸湯盥、世其斯文、字其永年、

薰庵箴

維我從子、卷名曰薰、我演厥義、學術攸分、有晉義獻、薰於穎體、筆精墨妙、千金一師、亦有三謝、薰於賦詩、逸才達韵、百世嗟咨、眉山三蘇、薰於詞苑、潤身華國、光熙竹簡、大小夏侯、薰於尚書、訓詁深奧、名聞石渠、河南一程、薰於道學、繼我顏孟、安覺後覺、所薰者與、所成者殊、汝慎擇之、庶成真儒

新修淮涉河高堤頌并序

高堤者何、即墨令太原高子之所築也、維即墨城隋人遷於此、淮涉之水、逼城西南隅、唐人築堤障之、後未有繼之者、繼之者我高子也、堤經始於正德甲戌春二月朔日、越四月望日、告成、東西長六百丈、高一百尺、南北厚七十尺、後子弟二十人、北泉監生曰、蘇子瞻之守杭、築西湖堤、人名之曰蘇堤、高子信道、淮涉之堤、請以高名之、何如、父老曰、然、令君不憚勤勞、保城惠民、是可以傳、請子作為頌詩、刻之貞甌、以紀功烈、永為後式、生曰、夫頌者所以頌成功也、不腆之辭、何足以傳達、父老固請、生不敢讓、高子名允中、起

家鄉貢進士、署福山教諭事、遷文林郎、知即墨縣云、頌曰、

淮涉之川、出石城、山、湯、汭、遶我墨城、之川維、水迴厥陰、蔡堤捍之、始自有唐、歲日以遠、堤日以崩、淮水時至、百川灌盈、馬牛不辨、奔走蛟龍、湍急激疾、潄怒波鳴、一有決溢、侵謁高墉、吾其為魚、惴惴震驚、高子曰、咨、咎在余身、乃觀源流、思度勢形、經之營之、載續前功、玉壓爰港、河伯錫慶、高子躬親、偕我築作、勞山林、竹、爰取為落、竹落五百、狹以山石、爰負薪柴、遠近相屬、長茨維千、塞諸橫街、鑿彼高阜、填諸深澤、水致始、岸側立、激高子告我、趨事勿亟、民忘其勞、手舞足蹈、後未逾時、功以成告、維堤崇、維墮清、

維城隆、高子之功、有宗蘇子、有唐白公、錢塘西湖築堤馮、禦
災、饑、患、高子與同、新堤曰高子之甘棠神佑高子、河水以寧、高子
撫我心、如水、清山人作頌、用備觀風、後千百年、紀於景鍾、

紀龍灣叢伯子出處

東牟多文獻巨室、至宮保大司空叢公盛矣、公之嗣子曰龍灣先
生、益安甫、公以三品考績、當任子、載在令甲、嫡子嫡孫云、伯子固
辭、以讓其弟、後公守中都、以禦寇功、又當任子、又固辭、以讓其
弟、暨夫閱牆見於雅、而克鄒見於鄭、非友者自昔有之、是迄章元
成之伴狂、讓爵、劉愷之遺、逃辭封、紀於漢者千載頌嘆、今觀叢益
安之一讓其仲氏、再讓其季氏、殆過之矣、叢氏素貴富者也、伯子
乃不有其貴富、折節讀詩書、從諸館閣先生游、諸先生亦折行草
與之交、又與一時名勝士友、講習探討、磨礪浸灌、日益以精、布衣

徒步、自奉如寒士、遇之者不知其為貴介公子也、其下業述作頃
刻千餘言、其黃鉅履、名動燕趙、東被齊魯、人皆慕之曰、叢氏有子
矣、然屢試於場屋不售、人曰、君子之出處有遇有合、而遇合有時
伯子謝曰、我業未備耳、識者為時惜、不為叢氏惜也、後為有司者
所推擇、貴於青監、而註籍於選部、需次東歸、又大肆力於群籍、涵
畜益深、溫粹閒重、莊靜沉遠、丹穴有鳳、鳥羣飛競起而附翼之、東
牟之彦、有志於道者、咸依歸焉、暇日放情於山巔水涯、以釣以採、
優游者幾二十年、邑大夫謂之曰、昔之世臣若晦叔者、不得不起、
若張敬夫者、聞召即行、先招有定論矣、吾子亦世臣也、盍一出乎、

伯子乃出就銓試、授通判華昌府監甘肅軍餉、或曰、世甫之出、惜得清華京秩、羽儀於班行間、子乃出之外、且遠者、何也、斷犀之湛盧、而以此割雞、照乘之夜光、而以此彈烏、其命也夫、伯子曰、否、自廟廟以至要荒、自卿大夫而視委吏、皆天工也、何加損焉、吾愧有曠云耳、懷檄登車、畧無難色、疾驅而西、至大河之南、宿疾作、留逆旅月餘、少愈、而入函谷關、歷秦漢故都、踰隴西、乃至華昌府治、視事署文牒、又出金城關、至莊浪、疾復作、至甘州鎮城、疾復大作、乃上疏於巡撫趙都憲、巡按張侍御、曰、夫甘肅險塞之地也、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拒胡虜、中央調度、食足為先、司餽餉者、非精強

敏給、有無人之才、應世之智者、鮮克能之、若若徒抱區區犬馬之而德薄寡佑、疾恙侵尋、眩暈時作、不能視事、請乞殘軀生歸、明公之賜大矣、撫按危器之復、疏曰、若無似、當受教於先君矣、食焉而怠其事、君子所深耻也、敢欲先公之靈、解所居官、復登優老之堂、以免素餐之譏、志願足矣、堅卧不出、祈請益力、撫按察其誠、咸曰、今世仕者多而止者寡、進者易而退者難、故觀人者於其寡、而取人者於其難、若輩輩者、齒髮未衰、精力尚健、抗疏至再、力求引去、厭載馳而思考槃、可以矯世厲俗矣、乃命有司具禮供役、俾傳送以華其歸、華昌周太守曰、叢監郡政、涉者幾萬里、清俸者甫

兩月、妻數而去、一時呵未有也、既嗣宗旬日而去、東平陶元亮八十餘日而去彭澤、世謂今人不及古人、以監郡視之、付古人之不相及耶、乃率其僚佐屬吏父老餞於郡之東郊、酒半、父老有執爵而嘆者曰、汗血之駒、出於渥洼之濱、追風逐電、一日千里、蓋其時出者異也、往者司空公、奉使於我關中、足兵足食、勤勞若於三邊、監郡之來、人方忻然曰、我司空公之克肖子也、世德作求、竊有望焉、今聽其去、不執於失士矣乎、太守曰、撫按之意、蓋以崇退讓而恥踴競也、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者多也、不然、監郡豈苟去者、而撫按豈棄士者哉、叢伯子既歸龍溪、邑大夫奉粟帛

牛酒問勞、朋舊咸黨、咸以鴈豆相賀、致書於北泉藍生曰、古者有閭史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龍灣子之出處、鮮有矣、吾子其書之否、某之先司馬公、與司空公交誼甚篤、故某與龍灣子稱通家、不為某往在臺端、不能見幾而作、兩執於秘獄、考掠幾死、除名放歸、有愧於叢氏多矣、強顏書之以補邑乘、亦以自訟云、

載軒子小傳

楊仲子，性冲雅，蕭曠，厭塵市廛間，乃卜居於南山之麓，溪水之陽，築土成臺，高尋丈，上結茅屋四楹，誅詩讀書，偃仰其中，朋儕因名之曰載軒居士。仲子笑曰：「是善名我，由是書疏往來，亦因此代名。」載軒居士，葛巾芒鞋，被服等寒士，素善飲，酒常躬耕種黍，數年畝，荷鋤自耘之，獲黍數十石，命家人釀酒，熟，笑曰：「可以度朝夕矣。」每有過訪者，輒沽之飲，彈棊鼓琴，唱和詩數十篇，露頂蓬髮，大酌更飲，不醉不已。人或以酒招之，輒往飲，亦輒醉，亦輒卧，或強起之，亦不辭，或醉不能歸，亦輒止宿焉，率意任情，不以世務嬰心。人謂其類五柳先生云。尤喜方外之士，羽客，祥被間，載軒名者，輒累々相訪，至即與之談，服食養生之術，窮極玄奧，尤不喜見俗人，遇輒舍去也。每風日佳時，狂歌徒步，或登二旁山巔，或觀渤澥潮汐上下，拍頭青丘，棗乾饌絮酒，坐卧林壑，數日忘歸。笑曰：「吾何日得解游五岳以償夙願也？」人又謂其為竹林七賢之流也。載軒為文，落筆千萬言，奇氣橫發，不可遏止，然數躡於文場，累無愜色。唯嘗嘆曰：「管敬中樂毅諸葛孔明，彼何人也，而不得與之游，其亦命也夫。」胸次耿耿，洞視古今，時人並未易識載軒也。北泉訪之，往復問難，指擗考訂，載軒曰：「學病博而寡要，問曰：其要云何？」曰：吾

聞諸漁溪夫子，文以載道，北泉嘆曰：「吾子之所載者，載是矣，遂作載軒子小傳。」

祝英臺小傳

祝英臺者不知其何代人相傳以為秦川女也少悅儒為男子飾與里人梁山伯為友賓篋遠遊三年同師祝雖心許與梁而益以禮閑梁為篤志於學而不計其他也學成而歸祝父母已納馬氏聘矣梁方議婚而無人悵恨而卒祝將嫁適梁墓祭之墓忽開祝投入而死

君子曰古人之心誠矣祝豈無一夕之情梁豈無一隙之見此無他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梁之死則隘矣祝可謂始終完節也展風紀化此其傳與

濟南周氏三世所表

周室之孫子以國為氏代有顯人孫為著姓蓋文武之澤發達不滅也濟南周氏當宋室南渡居浙東之紹興兵火譜逸不知幾何貽謬矣自周實之官為提督府庫徙居於平江之吳城乃有譜系可考傳至今日為十世國初周在陽者諱來一洪武丁卯舉於京闈授昌邑學教諭造士成村恤其窮乏遷靖江府奉祀優於文學簡入史館供事改國子助教諸生以為得良師矣所著有交翠軒直清軒二稿享年六十塋於吳城之洛星國子學錄刻卷銘之正室曰劉繼室曰李生子景明諱鏐永樂丁酉舉人戊戌登進

士授饒陽知縣時武弁索軍餉府胥逮文移貪橫虐人於禁斥之改上林苑監丞以無所事事自請劾力繁劇改右軍都督府都事或獎肅清坐營人所誣罷後兵部薦其才復授太僕寺主簿齊舉顯職出為山東運司經歷建白三十餘事皆切於益法吏丁賈人翕然稱快所著有敬身齋稿前軒雜錄享年五十有七始塋於濟南城西南之北面山翰林學士陳循銘之正室曰張繼曰岳生子宗大諱溥景泰丙子山東解元授壽陽教諭訓詁腹習在饒陽郡來從者百餘人河南陝西兩省相繼聘為考試官遴選真才授純請託吏部方謀以為校官第一選知縣有三世刀恩首置

於罪、又久乏科目、乃選諸生之類異者、誘報指授後之登第者八人、飛蝗入境、而競野蠶成繭、人傳頌之、坐僚佐之累、遂謝事歸、所著有書然文集、享年五十有九、茲附於先巡按御史張慈表之曰、書然先生墓正室曰范、副曰王、生三子、長曰程、字公度、弘治壬子經魁、授寶坻知縣、歲內多宦豎豪勢、不受有司約束、理民御史雖朝夕點檢、而竟生誣羅、襟懷高曠、不嬰世故、嘗讀莊列二氏書、曰、吾志在是矣、享年八十有七、正室曰關、里孔氏、父選郎中、刻天民銘之、仲曰導、字公慶、成化丙午經魁、已未登進士、授撫州推官、江右健訟而撫尤甚、聽訟務盡其情、民不稱冤、遷嘉興同知、浙西富

侈、甲於三吳、而水寨益堅、無可指摘、遷嘉陽知府、簡易糧藉、而強藩豪戚不敢少犯、然優游之意久矣、上疏求歸、享年六十有四、正室曰史、公度泣曰、知我弟者莫如我也、我狀其行以載於家譜、李曰秀、字公全、與公度同科、稱博多才藝、有先秦策士之風、授蒙城知縣、直道不屈、觸忤宦豎、請清豐縣丞、值南幸多事、捧檄奔走周懈、嘉靖更化之初、起為上元知縣、晉階承德郎、贈范母為安人、元氏如其官階、公全泣曰、九原可少慰矣、遷懷慶同知、版圖向用、而與郡守忤、遂卒、享年六十有三、正室曰辛、繼曰田、曰夏、側室曰吳、某實銘其墓、三子所著有北渚北川覽山三集、茲皆附於先兆公

全之孤都曰、我三世之阡、未有表之者、敢問於子、藍子某以年契、不忍辭、嘗讀元氏所撰陰德傳、而知周氏之後必昌也、今觀其三世之經藝事、繁庶幾乎昔之儒林循吏、然皆甫伸而頓困於諛譏、迎翔於學校郡邑、而祿位未至、於尊顯豈積之者豐而收之者寡、猶有俟於後之人耶、乃撫其大者表之、載於誌銘、行狀可以互覽者、此不悉書云、

登州衛施氏先塋碑銘

高皇帝受天明命，驅逐胡元，起於濠梁，而一時疏附先後奔走，樂悔者，多豪傑之士。若臨淮施氏者，其一也。施氏之五世孫曰施禮，訪余於即墨山中，再拜請曰：我高大父諱將吳，元年甲辰，伏劍未聘，從大將軍東取兩浙，南取江湘，北定中原，皆在伍間，以號勇聞於人。小大百數十戰，與有勞焉。洪武庚申，遷充馬隊小旗士，成試鎬得捷，遷充總旗。已巳，清勾軍，復稱旨，擢應天衛管軍百戶。階昭信校尉，賜世襲制命。甲戌，調廣東潮州衛而卒。曾大父諱敬，已卯，蘇官調湖廣，新州衛永樂庚寅，調登州衛，督領海舟運餉於遼東。值颶風大作，橋折舟覆，遂溺於水。我大父諱能，宣德戊申，蘇官守我先業，我父諱勇，成化壬辰，蘇官嘗領操於京營，士卒無怨之者。我高大母王氏，曾大母劉氏，大母道氏，母高氏，皆封安人。父洪俊，追賜誥命，賜正千戶武德將軍，母加贈宜人。先世兆域，早獲葬，稱禮乃改卜於團山之原，奉遷高曾祖考四世之柩，用先儒族墓之法。左昭右穆，寔為亡安封宜。人孫氏附於右，然墓道之碑，未有文辭，無以昭先人功烈。禮於是，有遺憾焉。先生其憐而界之，庶使後之子孫，知起家之難，兢慎守官，不敢廢墜也。予悅，錄禮之繼室也。姻戚之誼，不容固辭，乃序而銘之。唯國家報功之典，大者公

侯伯，小者列校，雖帶礪同盟，而其臣子之世祿有隆有替，不能皆同。要其先人有以遺之者，有宋曹彬、曹翰之後，概矣。潮州昭信君，以武弁取功名，而宅心仁厚，不嗜殺人，故其後人習慶，垂社若是。至於禮出，以才氣賴拔，登武舉高第，晉武德將軍，管軍五千戶，歷總三營備倭軍事。大元厭宗，施氏之昌大，其可量乎？銘曰：高皇來龍，史鼎江東，中都臨淮，如漢沛豐，桓桓施氏，如虎如熊，躍馬試劍，南征北伐，身披矢石，口不言功，乃長百夫，詰許繼承，允矣。玄孫武舉奮興，位尉千夫，兩世襲封，寵光赫奕，以大其宗，團山之原，改卜幽宮，佳氣鬱鬱，昭穆式明，春秋燕嘗，慶源深弘，刻銘墓碑，百世有徵。

故工部尚書簡肅黃公墓道碑銘 司寇公命作

嘉靖元年十二月朔，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黃公卒。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太子少保，諡簡肅。遣官諭祭，明年賜葬於土橋山原。公子某以公行狀請文以刻墓碑。嗚呼！公余同年友也，其可辭乎？公諱某，字某，其先居崇陽。元季遷於遂寧，至公四世矣。太父諱某，父諱某，餘姚縣知縣，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太母馮氏，劉氏皆贈夫人。公傳春秋家學，庚子舉於鄉，甲辰登進士第，授龍陽縣知縣，有疑獄數年不決，公片言折之，咸得其情，奸偽消阻，有劇盜往來湖中，公捕而誅之。

湖南饑民入境，公用富文忠青州救荒之法，民賴以生，吏部徵以還風憲。適母夫人與父尚書公相繼卒，公居喪無違禮，癸丑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盜起，公與錦衣千戶同捕之，剪除殆盡。巡視東城，索猾屏迹。巡按貴州，長官何倫父子據險將叛，公以計誅之。疏改流官金達以安，巡按順天等府，太監陸愷誣奏人下詔獄，有羅織尤者，公具疏劾之，都指揮康淵附勢怙惡，誣詆巡撫，公逮治之，而貶其官。壽寧因賜地欲奪民地，公力奏得止。督修內皇城，孝廟見於便殿，賜華縑一袋，工完復賜白金文綺酒肴。貴州土官朱魯叛，命將出師，詔公監其軍，紀功時，土兵無紀律，公以軍法諭之。

無敢肆掠，軍中救良民以報功者，公立送軍門斬之，有獻珠玉數斗以爲論功費，公不受。捷聞，賜白金文綺加六品俸。某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公嚴飭武備，寧海有山賊縱橫，公平之時，逆瑾怒不附已者，公罰米五百石。戊辰陞山西按察使，獄無宿囚，刑罰一清。藩府中官罪至死有欲庇之者，公不許，屬吏有獻羨餘者，公斥之。己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適虜犯城下，公禦之，躬冒矢石，軍中人自奮，虜敗走。後虜掠威武營，公發游擊兵迎擊，得首級三百五十顆，馬器械無算。武安化之叛，關西勦擒，公用間得偽檄，進於朝，復上八事，付中機，宜上多採用之，遣將提

兵扼其要害，而賊不敢犯。瑾益忌公，命官羅織之，無所得，猶罰米若干石。公嘗出境燒荒，忽大風，士訛驚，公曰：「此虜氛惡甚，即選精騎數百，伏於山後，備之。」虜果來突，我伏起，虜亂，斬獲殆盡。又虜在河套，將入寇，公命師分路擣之，俘獲數百，虜宵遁。後虜掠韋州，歸公出兵邀之，大戰數日，奪回虜掠男婦及牛羊輜重甚多。前後獻捷，蒙賜敕獎勞者四，賜白金文綺者再。逆瑾清查沿邊屯地，獨公慎重不肯承附，一鎮怡然。嚴明無一敢括起者，公節羨餘充軍需，修葺築墩臺數百處，而邊備完。整庚午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河南盜起，命公總督糧餉，賜白金文綺，遣之時，屯兵十餘

萬公籌度得宜士皆宿飽諸將有餽首虜者有獻名馬者皆不受
提聞賜白金文綺羊酒者再及慶功銀牌加陞二品俸廕子入監
未幾改刑部逆賊獄成權奸欲用剝膚之刑公以祖訓固爭之癸
酉轉在侍郎魯恭鄒平王于爭立命公按之公曰長者當立甲戌
改兵部時寧藩納賄求復舊銜獨公拒之後奏攝上公不署事尋
遷提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有巨室姚氏婦孀居族人知其有財
誣與從子通時守備中官貪賄坐以重辟公燭其情力請得釋乙
亥南京庶僚當考察公與吏部誠心啟訪罷者數百人咸無怨言
萬壽節公捧表入賀因乞歸省墳墓命馳驛以歸丙子改南京工

部尚書時營造器物多出於舊額公慎節而精簡之中官不敢侵
漁有官地為人所侵權右庇之公奪而歸諸官郊廟宮闕城垣廨
宇為淫雨所傾者千七百餘處公竭力修葺數月告完在南都前
後乞休者三疏不允至第四疏上憫其情允之賜制馳驛回後
給祿米人夫蓋殊典也公歸遂半居南津別墅自號巖山翁遇族
黨有貧不能婚嫁者輒資給之享春秋七十有四其生景泰己巳
十二月十二日配張氏繼蕭氏皆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嵩縣學生
次華官生次峯女二長適國子生王錦次適翰林修撰楊慎孫男
五若槐官生某一女一某銘曰我朝文武之易名始於胡文穆公

厥後之得者惟九卿之長及輔導之宗至于於諸都無一二得與
之同黃公之在蜀都自御史大夫而陟大司寇奮其孤忠成此駿
功天子賜諡以式於家邦蓋儀宗伯之間余司寇之肅公與之而
為雙鳴呼簡肅千載孔彰

故兵部右侍郎崑山王公墓志銘 司寇公命作

公諱偉字用檢七歲受小學於清紀即張素庵長受詩於郎中吳西溪辛卯領鄉薦戊戌登進士第除山陰縣知縣民有死於市者或以誣某公力辨得釋未幾坐外艱去後除餘干縣民使訟繁獄五百餘人公剖決如流囹圄頓空有張李二姓爭湖田百餘頃引證至千人公不執者四十年而人之獲死者半矣公親視其田以數言判之而爭遂息余與張某氏兄弟子久不情伏公廉知之曰非汝教某氏子何為竊其尸及檢尸果失與乃伏誅賴賊殺信豐尹巡撫都御史檄公捕之賊據險為柵設木石為備不可仰

攻公夜聚羊千餘頭山下縱火鼓噪感之賊以為兵拔木石殆盡黎明乃進兵破之而俘其黨生肉解去復除蘭溪縣有豪滑朱鄭三氏聞風屏迹盜之竊伏者皆捕獲之民有通租禁某者公請於朝釋其過半者而餘令在外以漸償之已卯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時大選即貪公首劾蘇之繼以災異示警劾嚴方面官二十七人執政五人中官楊某驕橫害辱朝士公力劾而奪其官平江伯陳某帥師北征公曰某庸才也不堪大將後果敗士戍糧貴州按察副使時新平米魯之亂公嚴飭武備然始帖然土官阿偉恃險不出公使人問之即趨見公未幾改廣東瓊州兵備恭

賊從叛公分兵扼其要路賊每潛入必擒獲之賊懼請以前所虜男婦來贖許之崖州千家村賊亦叛公伺其怠夜率兵五千蘇之連破數村賊乞降乃析三大村為數十村以救其勢瓊土以寧署按察司事禁獄者七百餘人未踰月悉判決之稽考諸司庫藏銖兩無隱得銀八十餘萬兩罪其奸匿者九百餘人已已陞雲南按察使時部院所下案牘七百餘種公晝夜閱之三月事悉究推廣西右布政使臨賀賊叛總督都御史檄公征之俘賊甚衆逃匿山谷者總督欲戮焉公曰不可遣人以禍福諭之賊盡出降使聞賂白金文綺全州賊叛公帥師平之卒未轉四川左布政使營山賊

將犯成都鎮守張英城外民居公曰是益張賊威耳乃洞開四門以數萬人營城下賊乃遁時討賊兵十餘萬郡縣役人運糧度此者大半公悉縱遣之按公帑銀六萬兩增價糴米而分貯之民力稍舒兵食亦足癸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北畿時歲大侵公乞通州餘米十萬石賑之又益以勸輸銀二萬兩全活者甚衆備築邊牆四百餘里事聞加二品俸虜殺參將公帥師討之駐馬蘭峪公曰虜必來吾虛束入乃選精騎四千伏於山下虜果自東入伏起虜大敗捷聞重賞與勞賜白金文綺巡關御史欲以還餉法誅指揮十七人公曰未經督遣何為還餉十七人由是得免乙

亥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或務修明先是六七年中具疏十三上求去不允至是又上三疏始得允給驛以歸公之兄求析居公以先業讓之作家廟治祭器割田千畝為義莊手寫約授之宗子俾世守之曰吾之為此者所以成祖宗之德而終吾伯氏即中之志也公榜所居室曰質庵讀書其中自號曰質庵翁貴州瓊州人皆為公立生祠春秋祠祀可以觀公之德矣惟王姬姓周太子晉之後以王為氏代有聞者至晉光祿大夫覽丞相導自瑯琊遷江東而族益大至周明州衛推仁錫遷分水至宋潛貢進士遷崑山又八世至琳公之大父也琳生輅公之父也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

京兵部右侍郎大母石氏母張氏皆贈淑人元配贈淑人繼配封孺人再繼封淑人皆陳氏也子男二長愔國子生次忬女三長適大名府通判葉夢謀次適盛有成次適國子生史斌金孫男三世德官生次某女三長適周允元餘在室公生以正統丁卯六月六日卒以正德辛巳三月九日葬於某山之原以某年某月某日公之子愔泣曰先公神道有碑制也墓有銘古道也公與先公實同寮宋知先公者莫如公其哀而銘之先公為不死與余曰銘乃按毛宗伯三江所撰狀而作銘曰惟彼姑蘇葉氏文莊位不上卿吾道之窮王公晚出道與之間更三縣而歷五藩登臺憲而眷奉

兵踰四十年公已成翁乃拜二十疏乞歸以全其躬天耶人耶九原有封我為作銘以永令名

故監察御史浦公墓誌銘

浦先生為御史者一年，毋太孺人袁氏思鄉，乃上疏請假扶輿東歸。既還朝，思太孺人不置，乃上疏請終養者七年，後還朝，掌河南道事。河南者司考察與考功司等，時當六年，考察京官，先生然貪墨，屏邪佞，不少牽連，以是忤於柄臣，乃毀言先生與考功郎夜飲共謀，罷官閑住者七年。西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朝，既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爵以劾太師翊國公郭勛，少師大學士夏言，繫獄獄者年餘矣，先生上疏論救忤旨，命錦衣官校乘傳逮捕之，既至關中，宣駕帖，先生

拜伏曰：臣罪當誅，乃就對案，微纒於項，桎梏於手足，檻於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先生已病矣，屬錦衣鎮撫司訊之，拘執束縛，榜掠甚嚴，奏獄甫上，復命訊之，復加榜掠，先生不勝痛，以嘉靖六月六日卒於獄中。君子曰：彼巧宦者一歲九遷，階至極品，壽至耄耄而終於牖下，是正命耶？浦先生七品之階，不遷者二十有六年，而壽止於六十有一，而又被繫者十有三日而卒，是非正命耶？先生之嗣子之珠，扶柩至其家，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墓於北原，從先兆也，以其婦翁嚴益安氏為介，衰經走五百里至大勞山中，泣謂某曰：先君子與先生同在臺端，既以墓銘請，某首以言

事，兩繫秘獄，榜掠幾死者屢矣，幸而生還，痛定思痛，其味實同，豈忍銘耶？然又不忍不銘，乃按許宗元氏所撰狀誌之，先生諱鏞，字汝器，故蕪州之嘉定人，先世從戎於登州衛，遂占籍焉。父諱政，世具隱德，輸粟救荒，授七品散官，後贈湖廣道監察御史。先生以成化壬寅某月某日生，配封孺人任氏，都御史忠之妹也。生二子之珠之雲，皆庠生。一女適登州千戶陳師，孫男一，朝桂，孫女一，正德丁卯，先生舉於鄉，成丁丑進士，補洪洞知縣，壯虜入寇，先生率民兵禦之，虜失利遁去，其為政師法兩漢，循吏民翕然服，嘉靖癸未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惡少屏跡，豪猾不敢犯，廷議大禮，

奪俸者年載，時尚書林俊陶瑛徵入而復去，太監秦文既出而復入，先生上疏曰：非內君子外小人，何以保泰之道也？武定郭某之姦貪，播於海內，請罷其兵權，復奪俸者三月，又言恤災防虜罷職三事，乙酉，巡視居庸等三關，言邊務六事，時政六事，庚子，復浙江道監察御史，監北畿鄉試，甫畢而即西巡，值旱荒之餘，地震星隕，野上四十餘疏，皆軍國大計也，總制都御史楊守禮薦之，以浦巡按某關中數十年，所未見也，請破常格用之，蓋未幾而罹於禍矣，在開元中御史周子諒以諫死於墀也，柳宗元書其墓碣曰：有唐貞臣，浦先生之大節，與周氏等，銘墓之文當屬之如柳州其人者。

而屬之於某汗頗多矣銘曰太山喬松摧於雷風茨菟下鍾公有
吳莫邪閔於泥沙亦露光華兮鬱々北原海中吐吞貞臣墓門兮
結為卿雲疑為瑞琨災寓忠魂兮後千百春垂裕仍孫銘詞尚存
兮

故奉議大夫懷慶府同知周君墓誌銘

正德初宦豎逆瑾竊柄羅織縉紳大夫士海內側足而立聞濟南
周生公全名遣人來招致或勸勿往公全笑曰是非爾所知也乃
往見之瑾問以象緯曰左傳云天道遠人道邇問以兵謀曰虞書
云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問以術數曰有肚弘夏賀良儒
生之覆轍也遂大忤瑾意留旬日遣歸公全蓋知有逆志久矣後
瑾果敗或曰子之見瑾何也公全曰吾不往見則禍及吾伯仲矣
於時伯子公慶令賈城仲子公慶守嘉興公之往蓋其逆類陳太
丘云後公全令蒙城宦豎丘德守鳳陽大肆誅求公全毅然弗從
以狀聞於清臺德乃誣構之曰蒙城令秀建制被逮赴錦衣秘獄
拷訊幾死已而摘清豐丞君子曰周蒙城之拒德可謂剛矣乃知
昔之見瑾亦非柔也若蒙城者不茹不吐其大節可以觀也已公
全年六十三以嘉靖甲申三月十八日卒正月二十日附葬於祖
塋賈城撰行狀授某曰吾子與吾兄弟為同年又吾子之仲弟吾
李氏甥也戚誼之間敢以墓銘誦某因銘之公全諱秀故懷州之
長洲人曾大父諱秉一國初舉於京闈為國子助教靖難時城門
有活人功大父諱鏐舉進士歷官都督府都事為營所誣罷去後
以為起為山東運司經歷而歿於歷下子孫遂占籍為歷城人

父諱溥山東解元為元氏知縣以文行重於世學者稱書樵先生
後以公全贈承德郎上元知縣范氏贈安人生母王氏生大夫
子三人伯子程仲子導皆以春秋魁於鄉而仲子復舉進士李子
即公全也以詩與伯子同榜有司表其鄉曰三鳳又表其門曰四
世魁名由是歷下之稱世家者必曰周氏公全少學於家篤於孝
友父子兄弟自為知己枕籍墳素軼出旁行敦落瀾際虞初稗官
鄒先生尹恭簡公重之以周元氏不亡矣又隨計偕上京師一時
名流若少師楊石齋少傅喬白岩及我先侍即勞山公皆折行輩
與之交敬名籍之士子從之游者多取高第若蔡侍郎天祐黃都

其幽室以永其馨

憲臣其尤著者也公全久困於場屋乃就部銓得蒙城甫三月而
被謫在清豐時巡將多事檄奔走游疾入幾死嘉靖初白岩為
吏部乃薦之上元留都之下素稱繁劇公全處之裕如未幾復薦
為懷慶同知然公全病已復作又與其守不合遂抑鬱以致所著
詩文歸曰廬山集若干卷藏於家元配辛氏繼配田氏皆贈安人
又繼夏氏側室吳氏子男二都即墨學生昆娶而殤女三歷城李
慶徽濟南指揮費紱即墨國子生藍因其婿也孫男七璞珣珪璋
珣瑞琳女一淑資銘曰歷下之泉深水之步繁者丘四世其樹
元氏李子其才孰賦其進孰尼孰測其故乃為其後世其竹素銘

故承直郎華昌府通判監督甘肅糧儲致仕叢公墓誌銘

君諱磐字益安姓叢氏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諱蘭之子也母封夫人邢氏尚書以進士起家為時名卿鄉里世次家有譜牒此有碑銘君生於成化己巳閏八月十八日年六十七嘉靖辛亥九月二十七日而歿後百六十日而葬在賜兆之次其治命曰必藍伯子者銘我墓也孤仲楫衰經來告惟我先君與尚書同為九卿而某獲拜於牀下及其被放東歸君歲時遵海而南訪於少勞山中世講其好今日之誌蓋不忍以東病解誌曰君夙有異質訥誦開敏才藻雋穎敏名藉與宿儒名士游動履語默咸有法度布衣章

帶與寒士等尚書以禦寇功當庶子君曰磐已食廩於庠矣請以予仲弟磐尚書曰汝嫡長也於令甲為宜君固辭予弟後尚書考績又當庶子君又固讓其弟若尚書知其志不可奪許之後有司貢士劉英為正君次之憲臺以君之文優欲先貢君怨讓之憲臺曰讓美德也從之以風示競者蓋君之志期於取世科而乃屢不合於主司亦無愠色後選貢例行君乃膺選入太學而進修益力見時之養交黨偽以取時名者歟遠避之初尚書屢將使指赴至於山谷雲中西至於三秦南至於兩淮君嘗侍官邸清苦慎密不通請託餽遺此在君為不足言故皆畧之夫貴介公子不自檢

束而貽辱其親以招臺評者此故一時稱有家法者必曰叢氏仲氏為湖廣府通判季氏為上林苑監丞君需次家居者幾二十年無少競進意有司屢為勸駕乃赴銓試授華昌府通判監督甘肅軍儲事車車之任揭前後所統錢穀出納之嚴於歷取簿書列於案目閱手披剝剔蠹弊根源窟穴毫髮必盡官屬吏胥承命非暇事以大治甫三月而疾作矣君具疏懇請於臺院求去臺院慰賜之而退志益堅乃棄飭許之令華昌致驢君固辭臺院嘆曰若叢氏之恬退不苟可以厲貪振懦矣歸來自鄂龍灣翁結茅於萬石山以居子弟從游者多至成材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獎予善

者誨責其有過者俗為一變專於自奉厚於賓友有過訪者飲酒肅歌饒前華言行臺閣典章從容竟日每歲大侵賑貸至傾庾梁無少計惜鄰里之疾病婚姻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周之君才足以責成謀足以經遠然不得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而有識者惜之娶於邑之許氏同德偕老生乎四人伯棟仲楫叔模李格讀書世其業女二人歸蓬萊浦之珠寧海黃汝孝皆郎序生孫子九人思紹思學思成思順思原思得思可思蕪思春孫女九尚幼銘曰乎我家人維孝暨友教彼一鄉悔亡無咎雖進易退令名不朽永閤幽宮爰刊其後爰配於社春秋俎豆

故承德郎直隸順德府通判致仕于君墓誌銘

于先生諱訓字文教萊陽人令無極七年後去而卒於順德無極為之立生祠曰昭德俾順德三年後致其事而歸順德為之立生祠曰遺愛先生嘗自玄我東海于公之苗裔也于公多陰德郡中為之立生祠曰于公祠嗚呼先生可謂有祖風矣先生于正統甲子四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八嘉靖辛卯六月十二日卒卜兆在某山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其子典膳金鑾求余銘墓乃按李伯達所撰狀序之先生素為學宮諸生嗜學而能文諸生皆自以為弗及願屢屈於場屋乃以貢為太學生後試銓曹授知連城

值考喪不赴又值妣喪時先生年幾六十哀毀逾禮幾死者屢矣縣令欲旌之辭曰我未能于也後改無極無極之人多豪家不法先生召其父老集庭下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辭懇到皆感動泣下自是罔敢不奉法李某者以武斷稱办其從父大言曰吾以千金賄令吾無慮矣先生屢堅秉貞關節不得通捕之益急乃自縊而死學宮告敝先生曰深利可毀而用也乃輦其木后於公拓而大之禮殿講堂齋廡庖室輪奐之美甲諸恒山風教勃興矣渚沱河溢而決漂沒田舍以萬數巡撫徵六郡吏卒治其隄防曰是後也非于無極莫可屬者先生循行按視約束招徠代買薪石增卑

培薄隄防繕完人無怨咨順德四方之衝也事殷且劇撫按檄委旁午先生上承下御徧歷屬邑庶事咸治後督餉於京屬吏有以賕來者先生毅然不受置之於法內黃有殺人疑獄念數不決先生往獄之遂釋獄向流賊之變先生從官軍討之將拔食功欲殺被虜者先生諍之曰民卒不死於賊而乃死於軍民何罪哉將校乃不敢殺蓋活被虜者幾萬人先生寬簡沉靜或數日不答一人嘗曰古人視民如傷今人每欲傷之何也歸休於西峰心惟自守如不勝衣口不臧否人賓客過從飲酒至數石不亂喜為歌詩占口而成年愈高而愈精明杖履往來逍遙容與老稚扶攜笑樂皆

曰西峰翁真鄉先生矣邑令學宮飲射先生為賓及詢以政事輒辭曰昏瞶無所知也按于氏出自姬姓周武王之子封於邢曰邢叔子孫以國為氏後去邑但為于氏宋李于七公自究而徙於萊陽五世至刺萊州庫使刺之子玠封河南伯先生之九世祖也曹大父通大父躍涇陽丞父承母某氏先生其家嗣也諸弟求分與乃擇膏腴讓之而自取荒墳者夫人尤氏少先一歲相對如賓終身無侍媵生子二金鑾金蘭孫男四曰縣學生少有軼才苗畝品女二曾孫男二女二俱幼銘曰維彼昭德無極之堂爰繪公像來燕來嘗維改遺愛萊國之亭爰刻公名來祀來享維彼里社昌

陽之舉、要用公配萊祈萊萊維彼西峰有丘孔高是藏公形萊式
來效

故臨縣教諭王京夫墓誌銘

嘉靖庚戌四月某日、臨縣教諭王京夫卒、春秋六十有三、其生弘治戊申十一月某日也、先是三月之望、以書示其子邦直曰、我疾作、汝可來省我、邦直驚悸、戴星疾趨而西、至則棺已蓋矣、乃杖而扶柩東歸、諸生攀送、哭泣者、信宿方舍去、行四十餘日、始抵家、擇兆域於郭之東原、曰茅阜、實以嘉靖辛亥某月、遷其母李氏之柩而合塋焉、李氏先卒於嘉靖辛卯十二月某日也、春秋四十有三、其生則弘治庚戌九月某日、邦直哀經、持所撰先子事狀、再拜謁余、泣曰、先子有治命、埋石必問於子、若非得銘、猶弗埋也、其詞甚

悲、環聽者皆悲、余亦悲之、詩曰、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師範、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其京夫之謂與、始余放逐海濱、京夫合其同志者十數人、來從余游、欲相率推余爲師、余謝不可、京夫則余之畏友也、問難評論、上適九經、傍涉三史、諸子微旨、無義條分、縷析、往返器不苟同、時場屋之文、大變於往、昔後輩輩出、排斥相尚、浮肆險虛、抄掠剽剽、更相授受、舉世薰染、之以取名、某、視晚宋之文、妖經賊、又過甚矣、京夫之著述、溫厚爾雅、充補大樸、若子以爲難能、然竟不合於有司、其命也夫、嘉靖己亥、乃貢於禮部、辛丑、授鄆縣訓導、嘗聞京夫之諭諸生曰、古之擇賢於先師者、必即

其學之所自出而各祭之非其師非學也非其學非師也郭之先師若岳蒙泉是也古有「憲先而無乞言」憲者儀刑其德也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諸生其尸而祝之觀感興起高風感烈一洗場屋之陋習為善學也諸生拜曰命之矣諸生早作晚罷以身先之因其材而嚴其科條脩詞居業率意與滋雖風雨寒暑無少間缺諸生成彬然類出或有困窮者又相率賙贈之近時校官所未有也丁未遷臨縣教諭其諭諸生猶在郭也余嘗寄以書曰若河津薛文清公若山右之先生也吾子以文清諭之丁沂伊洛閩閩之派矣京夫曰然王氏世居於即墨其六

世祖曰伯舉弘治中以薦舉官至廣東按察使其後之人多通堪輿家之說至來孫曰佐成化丙午舉人卒業太學余初計偕赴京師猶得請見之蓋充博宿儒也終於所州學正京夫其子也名曰鏡夫婦躬親稼穡以養其母蘇氏受使取束脩以自給母甚安之京夫堅苦剛方不妄出入環堵蕭然有舊書數百卷隳然自放廬城郭如在立壁子一即邦直也好學而文能世其業一女字黃學正之子黃米一孫曰一元二孫女長字生員監振業余之再從孫也次字生員黃師善進士黃汝從之季子也京夫有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又有郭志臨志二種云銘曰昔在有周髦士並庭

譽我燕我吾道以弘後世髦士弗譽弗燕委諸科名以言取人婉我郭評吁嗟京夫獨抱遺經茅阜之宅峰環水迎其歲有石我慰以銘

故武襄將軍鄧永衡千戶劉府君墓誌銘

武襄將軍鄧永衡千戶劉府君，以正德丁卯十月十有六日卒。其年十二月某日，塋於邠州城西之南山。從少保公賜兆禮也。嘉靖乙酉，甥藍某奉詔按隴右河西，道出於邠，拜我外舅之墓。其子孟延泣請曰：先君力為善，而不顯於當世，今墓幾年，未得誌銘，俾後世有見焉，唯吾子圖之。嗟乎！某不及識舅氏矣。然嘗得聞舅氏之世，劉氏故邠州人，崇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諱文貴。於府君為曾祖，封兵科給事中，崇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諱諒。於府君為祖，曾祖母景氏，祖母盧氏，繼祖母楊氏，皆崇贈夫人。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諱昭，於府君為父。少保公歷事三朝，為時名臣，勲庸載於國史。少保公之配，系封夫人陳氏，生三子。府君其季也，諱綺，字太華，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諱紳之弟。正德辛未，某求繼於劉氏，即中君慨然以其季弟之長女許歸某。即中君嘗謂某曰：先君之為司徒也，吾在即署，吾仲弟某氏，繪時以任子入太學，諸庶弟皆幼，先公以家政付季，統奴僕，綜理出納，咸有條理。閨門之內，無敢議者，而又謙約勤勵，被服儒素，遇之者不知其貴介也。及先公之謝政西歸也，吾謫於蜀，季氏朝夕事先公。先夫人益慎，而持其家政益力。先公之薨也，季氏歸泣奔走，以聞於朝，得郵

典甚厚，而又求文於徐文靖公。先夫人晚年得末疾，而吾伯仲從仕於南北，季氏獨侍左右，嘗藥而後進，取親中幕廁，解身自澣，酒及其薨也，含歆無遺禮。鄉黨稱之，吾嘗愧之。宋進士瑯亦嘗語某曰：劉將軍當父兄之在朝也，門戶赫奕，而東禮謹度，未嘗有驕色。及時移勢殊，群小或侮之，將軍曰：吾知飭吾身而已，未嘗戚。憂懼也。將軍共事二兄，能得其心，而友其庶弟四人，不啻同產。劉氏族大以蕃，其群從昆弟子，僅幾千人。將軍遇之，咸有恩義，其所交游，皆一時名流，飲酒痛飲，竟日不罷，遭曲祿之厄，先世積畜無有子遺，乃力田治生，築室以居，而樂施與，好賓客，猶如平時也。此某

所聞於人言，嘗退而志之。府君之拜官，錦衣也，以輸粟之令當路者薦之，署鑾駕庫事。府君固辭，君子曰：劉季子才如張釋之，卜式而不見用於時，其命矣夫。府君之夫人，蓋居京師，戚里世祿，錦衣夫人出於貴戚，而不知貴富自侈，就婦道甚恭。府君卒時，子女皆幼，夫人教之甚嚴。府君刑家之功不可誣也。居二十餘年，親戚以為女師，成化丙戌七月二十六日生，享春秋四十有二。夫人生于二孟，是國子生孟遠州學生，一女歸於某，其腹生子一，孟起州學生，一女歸河間府同知王汝翼，孫女五人，尚幼。銘曰：荷司徒之肯子

岑胡茂其德而青其齒嗟公孫之必復其始岑胡施諸彼而不報
諸此環后以刺銘岑胡藏留之為幽岩之悰

故署山東都司都指揮僉事蕭將軍墓誌銘司寇公命作

弘治壬子蕭將軍卒之二十又二年為正德中戌其配韓夫人
卒其子指揮使文盛就將軍之櫬與淑人合葬於高山之原從先
兆也文盛家經理余門叩首泣曰先將軍之墓賴公銘之誌曰蕭
將軍諱政字廷舉正統壬戌蘇蕭山衛指揮僉事己巳之夏京師
初設團營將軍率所部士赴營訓練天順辛巳睿皇帝閱武於內
苑將軍控絃引滿三矢皆中鵠賜寶鈔三百貫逆臣曹欽叛將軍
從會昌侯戰於東市躍馬荷戈直當其鋒逆黨潰敗進懷遠將軍
指揮同知成化丙戌逆賊劉通亂於荆襄將軍從寧伯致討深入

房穴萬山菁中屢與賊戰橫街其陣手斬軍士擒偽千戶李聰又
所部士斬獲甚多進昭勇將軍指揮使賜祿段四表裏寶鈔二千
貫癸巳詔求將材大司馬白公薦將軍進署都指揮僉事賜璽書
督領山東操備純皇帝閱武於內苑將軍射破的賜寶鈔三百
貫戊戌山東都司以缺員聞大司馬余公薦將軍署掌司事練達
戎務不激不隨每與藩臬同議省事言不苟發藩臬咸重之弘治
庚戌將軍以風疾上疏乞歸詔許之歸於鰲山官舍病一年乃不
起生宣德戊申四月某日春秋六十有五子男四長文盛次文明
國子生次文博大淵早卒皆側室王氏出女五適朱謙何瑛顧佐

楊繼宗陳鈺俱鰲山衛指揮孫男四介愈會命女五長適吳指揮
嗣子臣餘在室按氏其先北庭人勝國時魏國孝懿公希魯凱雅
拜廉訪使之命而其子希憲生魏曰既逆承慶宜以官氏遂氏曰
廉希憲官至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恒陽王謚文正而廉氏遂聞
於天下矣子孫世有官業後徙於光山洪武初廉友從征南北
累陞武畧將軍府庫衛副千戶友生高從征遠東陞授明威將軍呂
國衛指揮僉事鰲山衛之初設也高實來掌衛事高生清廉指揮
僉事清生忠廉指揮僉事清忠俱以將軍功贈昭勇將軍指揮使
恒陽王之九世孫也其澤可謂深遠矣銘曰矯々將軍國之布臣
討逆靜氛有殊有勲建牙東藩宣威海境恒陽雲孫不辱其門高
山之原松柏茂蔭有防其墳是惟定神貞珉勒文百世昭宣尚爾
後昆世祿弗諼

故青州左衛指揮王將軍墓誌銘

青州王將軍年五十四以嘉靖丁酉八月二十四日卒十月二十
六日葬於廣福之南原其嗣子延祚持楊祠部文煥所撰狀請於
余余之嗣子杜孫聘將軍之少姝姻黨也詎不可辭誌曰王君諱
道字天德故宛之曹縣人父諱欽金吾右衛指揮使調青州左衛
毋淑人金氏以成化甲辰三月十八日生君於京邸少讀孫武韜
畧及百將傳諸書講解皆成誦喜從文士議論古今治亂成敗又
喜談邊隅山川險易攻守方畧精於弧矢發必中的而偉貌脩軀
見者器之正德乙卯廉指揮使嘗率衆捕盜礦者窮追至於蒙山
探甲鼓勇而前乃陷於伏中大呼求死盜不敢逼雅拜求盡生計
遂稽顙者旬日君嘆曰君親未報何以生為意氣慨然盜亦感歎
偶烈風大作雨下如注晝晦不分咫尺君乃遁還而盜不之覺君
子曰王將軍之忠義蓋有鬼神呵護之也又嘗率衆赴京營訓練
行伍嚴肅而慰恤勤懇由是無逃潰者憲臺推君掌衛印軍政因
循久矣君銳意樹立體統一新屢事傾軔君積公費羨餘召工成
之甲於諸衛君性寬和忤之者不較然惡太甚而小人亦有怨
之者至於倫理則篤厚教少弟迎明經工文為青州府學生雖出
異母而友愛之情同母者或不能及也配淑人郭氏指揮使恭之

女生男子三人長即延祚應世官者次延福延祉女子四人長許黃叔政之子舍未歸而卒次歸指揮同知孫魯次歸指揮同知查約之嗣子懋中次在室孫男女各一人君嘗慨然謂余曰我高太父諱興者從文皇帝靖內難河北山東及江淮間數百戰皆捷授羽林前衛正千戶後扈蹕北征追牙失坐於玄冥河遇哈魯臺於靜虜鎮追北至廣漢成獲之授指揮僉事我曾大父諱塔者繼之值睿皇帝北狩虜酋乜先又入寇京師敗之於西直門之西授指揮同知又追而敗之於涿州之南授指揮使調金吾右衛昭武伯曹鎮及其弟督都曹鋒謀逆攻禁門甚急戰於東大市街敗之

授都指揮僉事夫先將卑兩世智足以知興衰而勇以濟之故樹勲於當時而垂休於後世其烈丈夫也哉若道者承先世之蔭竊祿於海岱之間不能建尺寸之功託於竹帛以光前烈其亦可耻也夫余聞其言而壯之嗚呼言猶在耳而九原不可作矣有志莫遂其亦可悲也夫銘曰有騏驎可致千里厄於莠草伯樂所恥有圭有璋可獻明堂匿於瓦礫卞氏所傷倘短成壞彼有定意其在我者何怨何謂允矣符罕駿骨玉塵幽宮永閉微我銘文

故青州左衛指揮僉事黃將軍墓誌銘

黃明威將軍諱嚴字仲石為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其先蓋湖廣寧遠縣人也洪武初曾大父諱貴布衣仗劍歸附行伍中西征哈喇哈密北征天城陽和等處經數百戰皆有功拜懷慶衛副千戶階武畧將軍大父諱忠襲副千戶從靖難兵渡江人有功陞明威將軍青州左衛指揮僉事青州黃氏蓋自此始父諱通繼指揮僉事未幾而歿仲石其長子也生於正德丙寅孟春望日年幾歲其母恭人某氏撫之有成繼指揮僉事其他為指揮者皆以門閥相繼繼之食祿而已無所樹立有聞於世者仲石乃奮勵感激嘆息曰

守官不能敬是不忠也不能度越前人非孝也於是攻苦食淡讀武經七書及百將傳皆能成誦從學士大夫游通其奇正合變之說獻名籍以人口嘗蒞城嚴而操備邊陲而邊陲寧與衛政而衛政舉士卒與當道皆稱之諸指揮咸辟以為不及也臨胸益都皆有礦洞竊之者盡強橫仲石謀擒首惡而防守甚密其黨遂解顏神鎮巨賊姚世清等起仲石部兵逐去之次上妖賊會金等起仲石率兵為前鋒破之卒夾北還有驚警兵部使者招募義勇於青州得騎士八百餘人命仲石統領屯於德州訓練有方干戈精明時三省之民兵青州稱首而武弁屯戍者皆無敢與仲石埒乃四

月五日一疾不起壽僅四十有六趙按察時整飭軍務惜仲石之死哭而殮之嗚呼仲石痛其父之早死以孝於其母病鰥天求代母養愈至今康寧嘗請贈其父為明威將軍其母為太恭人而所以養太恭人者又甚至可不謂之孝乎娶於高氏封恭人拍婢某之女也生子一人曰黃甲娶太保劉大和公之曾孫女余之外孫女也今蘇指碑倉事以辛亥之冬一日墓仲石附於先兆持陳舉人墓狀問銘於余往過青州時數會仲石見其教敬華輝蓋三齊之英而千城之器也豈意其竟止於是哉銘曰維我青州其地用武明威莫之寶繼厥祖赫々揚々孰與之伍爰師淄青氣奪

醜虜北海之陽雲門之塲伐石刻詞用昭千古

先叔父宣義郎藍公墓誌銘

宣義郎藍公諱某字某河南道監察御史某之叔父也春秋七十嘉靖乙酉六月十六日辛丁亥五月八日穿我叔母劉氏孺人之墓而合葬之在盟旺山之南麓嗚呼惟我藍氏世居即墨元初有諱琛者為武毅將軍監軍總領其世系具於形學政所撰墓碑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諱福盛娶于氏贈淑人合葬於盟旺山之西王父莊公銘其神道於公為大父累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刑部右侍郎諱綱娶于氏累贈淑人合葬於華樓山之東周文端公表其墓於公為父南京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進階實善大夫諱章於公為兄我大母淑人以某年某月某日生我叔父甫四歲而失所恃長娶於劉儀封主簿某之女隴州同知某之妹也生子二人長曰國陰陽學訓術次曰國太學生我叔母先君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也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春秋若干繼黃氏生子一人曰國太學生一女一人適鰲山衛指揮嗣子廉介孫八人芝陰陽學訓術芸醫學訓科若義官憲為蔡皆邑庠生員荷省祭并號孫女六人適邑庠生員范思明宋師魯江如璧邑陰陽學訓術王吉義官代忠鰲山衛指揮馮時濬曾孫五人長正業省孫次光業振業大業皆邑庠生員曾孫女四人長適鰲山衛指

據何棟餘尚幼，我大父侍郎公御家嚴厲，叔父為之甚謹飾，或遭
譴責，跪伏收責，不敢少忤，俟其色霽方起。其事我大人資善公，得
其歡心，猶事我大父也。叔母劉號人之事，我叔徐淑人聞內之政，
不敢少有專焉，曰：我移其事姑者，以事叔也。叔父嚴於教誨，予而
接族黨賓，後於茶亭賓客，而自奉儉素，於樹藝尤力。別業之在東
郭及周村者，以穀則貴，以米則賤，以畜牧則蕃息，是故稅畝日增。
田滿日盛，而堂構日拓，以新君子謂宜義，即能克家矣。甲辰歲大
侵，叔父輸粟於官，以佐賑濟，例為宣義郎，後每使隨粟，多寡以
貸鄉鄰，貸而不能償者，無焚其券，人有不平者，多就決其是非，犁
然當人心，退無後言。邑大夫行鄉飲酒禮，迎之為賓，辭曰：我弗堪
也。強而後就。乙酉春，某按部陝西，過家省親，時我大人昆弟三人
偕坐世薦堂上，予孫朝夕侍側，捧觴進壽，方以為樂，曾幾何時而
哭我叔父，又哭我大人，嗚呼！天之數，罰不孝，何其酷耶！乃茹哀飲
泣為之銘，納諸墓中，銘曰：有儲其休，有委其社，有孫有曾，小宗有
祀，有宅其阡，有銘弗絕。

故兵部侍郎東岡李公元配誥封淑人谷氏墓誌銘

淑人姓谷氏，東萊之高密人，兵部郎中諱誠之女，適同邑李氏，為
兵部侍郎贈尚書諱介之家婦。兵部侍郎諱昆之妻，河東運司同
知光祿之母也。以嘉靖丁酉孟冬十月卒於正寢，於是時淑人年
六十有六矣。卜明年戊戌之孟冬二十一日，附於侍郎公之墓。光
祿持狀來請銘，某以通家晚學，獲拜尚書公於牀下，退而與侍郎
公相從甚久，亦常登堂拜淑人而瞻其儀型矣。公之容，皆一時
賢雋，其巨筆鴻藻，足以傳於後世，而光祿獨以銘屬某，某猶以公
遺意取用，是不敢固辭。嘉靖乙酉春，公以恙在告，某將出按陝西，
往奉候之，且叙別焉。公曰：吾歸志決矣，況吾內子諱言之乎。吾
昔在武選也，忤於柄臣，謫守於解，內子曰：升沉命也，願吾之直道
何如耳。後移於秦，泉於楚，藩於秦，巡撫於河西，內子屢曰：願夫子
無忘解時也。吾又以忤於柄臣，被逮赴詔獄，內子曰：姜里夏臺，聖
哲亦不能免，況於夫子乎。已而謫於浙，泉於內子，復曰：升沉命也，願
吾之直道何如耳。今上更化之初，詔撫於北，幾內子復曰：願夫子
無忘在浙時也。復召入兵部，內子屢曰：夫子早登世科，而都憲亞
卿兩踐世官，可謂克肖矣。成功者去，昔人所嘉，夫子其乞歸矣乎。
吾嘆曰：內子之言是也。吾歸志決矣，吾於他日，當訪我於東門石。

泉之間也。後公累疏乞歸。始得九。婚仲成。仲公之高。而尤重淑人之遠識云。答即中公之配曰。宜人張氏。以成化士原仲春二十。五日生淑人。宜人天性簡重。而教其子女尤嚴。尚書與即中公同舉進士。入金石友也。聞淑人之端。曰。是可以配吾子矣。遣媒均來。議即中公曰。李氏之子。類而力學。是可以妻吾女矣。淑人年十七。乃委禽。未歸時。君舅若姑。必貴顯於朝。淑人奉之如事其父母。而遠事其太姑。太姑時已得末疾。在牀。齒有數年。淑人視之如姑也。太姑喜曰。是善事我矣。後太姑及君舅若姑相繼而卒。淑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潔。中變旗黨。稱孝婦。李氏故

西臺世家。族大以蕃。內外伯叔。群從兄弟。姨姐。姨妹。幾百十指。淑人奉上撫下。肅敬慈起。皆中儀節。至於指教。童僕。接鄰里。姻。人皆有恩義。閨閭之政。精審詳審。不以細故累其君子。每宴賓。酒有甘滑。果蔬精芳。必親視之。曰。此婦職也。公嘗司刑。淑人曰。惟明克允。公曰。吾愧不能如皋陶也。公嘗典禮。淑人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公曰。吾愧不能如伯夷也。公嘗視學。淑人曰。敦敦五教。在爾公曰。吾愧不能如契也。公嘗分陝。淑人曰。蘇芾甘棠。分剪勿伐。公曰。吾愧不能如召伯也。公嘗撫邊。淑人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公曰。吾愧不能如南仲也。公嘗左右邦政。淑人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公曰。吾愧不能如吉甫也。公出入中外。英陰一節。茂著。顯庸。為時聞人。君子謂淑人相之。功。亦不可誣也。已淑人始封。安人後晉封淑人。嘗屢朝謁西宮。受文綺寶楮之賜。趨拜進止。安雅恭慎。諸命婦屬目曰。若李淑人者。可以為女師矣。淑人生男子二人。長幼。次即光緒也。以尚書公。為都督府都事。晉經歷。以至今官。娶郭氏。四川。恭政東山之女。贈孺人。累贈宜人。繼娶毛氏。少保尚書大學士紀之女。封孺人。累封宜人。女子四人。長適藍田。我光緒即公之季子也。亦以薦為江寧知縣。次三人。皆幼穉。其膝深氏生一子。光緒淑人撫之。幼勞愈於已出。光緒及長。不知其為膝之子也。

及讀毛少保所撰侍郎公誌。始知之。嗚呼。淑人可謂難能也。孫男二人。志業志隆。女二人。尚幼。狀淑人行者。固已細大畢書。自謂無一字妄載。諸家來可以互見者。此不盡書也。銘曰。婦。東岡。鬱。封樹。榮。賜。在司馬墓。有美同穴。夫。婦。采蘋小星。化行閨壺。維我德音。尚配中古。為其雲仍。燕嘗來赴。伐石刻銘。不慙毫素。後千百年。以燕以譽。

、故監察御史浦公元配任孺人合葬墓誌銘

嘉靖壬寅正月六日、巡按陝西御史浦君、以諫死於錦衣獄中、其配任孺人聞之、曰、吾何以生為耶、歸恸血、勺水粒米不入口者旬日、幾死、族黨戚里、更進互說、曲折磨曉、乃少進杯粥、得不死、然自是積憂、素困、摧抑鬱結、精神內耗、形體外離、遂成瘵疾、其子求良藥、疏進、輒揮去、曰、吾以即死為幸、至癸卯四月九日、呼其子女曰、吾今得從夫子於地下矣、遂絕、嗚呼、死生之於人、大矣、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若浦氏夫婦者、雖詩書古文所錄、何以加焉、嗣子之珠、復去大勞山中、拜且泣曰、先君墓中之石、請銘於夫子者、母

夫人命也、今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合葬、母夫人於北原、欲復以銘請者、亦母夫人治命也、否則無以掩諸幽、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泣下者、某猶甚悲之、昔某亦以諫盡楚於闕廷、氣息奄奄、將死、時繼室劉氏、欲自經以殉、俟二日一夜、幸而復生、乃已、今劉氏亦已病歿、故某於任氏夫婦之死、猶甚悲之、乃為誌曰、任孺人者、故登州衛人、其父曰封、給事中某、其母曰封孺人某氏、其兄曰都御史某、以成化甲辰十月十四日生、長而誦書讀史、通其指義、能為五七言詩、得風人興致、然自新情、不肯傳播於外、年十六、歸於浦氏、其夫諱鑑、字汝器、登丁丑進士、知洪洞縣、擢監察御史、其

子即之珠也、孫朝柱、孫女二、其膝陳氏生子之雲、夏氏生女歸於千戶陳、即孺人撫之、與已出者等、斯亦人所難能也已、享春秋六十、其在洪洞時、有赤氣亘空、孺人謂御史君曰、此亦肯也是為兵徵、御史君乃堅壁清野、練民兵以俟、未幾虜果犯境、現我有備、失利而潰、其在都下時、御史君篝燈夜半、草疏論陳萬餘言、孺人覽之曰、夫子以言為貴、素不顧禍福、不計合否、直遂歷詆、失詞四達、輒盡底裏、萬一冒戾不測、其如太夫人何、御史君謝之、乃上疏、請終養、家居者七年、後制終還朝、以直道遭讒、放歸、孺人曰、夫得有命、得守先人丘隴、不猶愈於南遷、嶺表北逐、還檄乎復家居者

七年、蓋一觴一咏、相對如賓、不戚、然也、及某薦徵還、孺人亦無喜色、未逾年而過、過作矣、中書舍人浦之浩、孺人授子也、撰次行狀、載閨閭之儀法、事核而詞麗、紀於家乘、後來者可以考焉、故孺人之也、善處矣、某皆畧而弗書、獨取其重且大者、銘曰、維夫尸諫、維婦身殉、求仁得仁、致寧生順、可朽者形、不朽者心、仁人同穴、壙樹勿剪、鬼神有徵、有祀有胤、有石刻、誅用播鴻名、

故奉議大夫紹興府同知張公元配樂氏合葬墓誌銘

奉議大夫張公之夫人樂氏以嘉靖乙未七月某甲子卒其生正統戊辰十二月某甲子享春秋八十有八歲矣越二年丁酉四月辛酉附於大夫之墓先期其季子汝祿自為狀次其母夫人之世出行事哀經走九百里謁某於勞山澤中賈某曰先大夫蚤舉於鄉屢屈於禮部乃就吏部銓授知懷遠改宿遷後知隰州改霍州後入擢同知紹興而所至皆以清白吏稱者固以先大夫能盡其職抑亦先夫人之德有以相之也國所以傳後世其在幽隱之文乎敬諸於石其乃按其狀而序之曰夫人登之福山人大父曰

希孟父曰貞母曰某氏夫人貞淑少成見治絲枲謹於供事其父母異之擇配者數年大夫為學官弟子既令重其端穎曰張子好述必晉之樂矣既令者諱堅為時聞人學者稱容思先生也乃備禮以字年若干歸於張氏為建事其舅姑左右澆養烹飪調劑組織縫紉之事不敢以煩冢婦奉盥授悅肅敬無謀族黨太息祝其女婦庶幾夫人為一而夫人歟然常愧力不足也及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影堂如生薦享精潔中度乃七條濯背親之至室白猶然而忘其力之德也大夫生平所與遊多賢雋士每至必宿第夫人親庖厨酒有清甘果蔬芳滑紫不俸諸子婦常勸止

之夫人曰此婦職也諸子婦從而化為大夫冠仕有恒祿矣而夫人處之猶如在監時也及大夫進秩祿稍豐裕矣而夫人處之猶如作繇時也其自奉儉約漸衣菲食祿世俗之華靡無一足以搖其中也大夫既沒其族人有群譏謗侵凌者夫嘗置之不問不以動聲色有僕偶與人競被毆而尤夫人輒掩之不以聞於官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而歸者有佃田而欠租者夫人輒焚其券令勿償蓋以義為利不為絲毫計惜也大夫有女兄弟夫人家居飲食必共之曰吾不忘大夫之教若也晚年教諸子並嚴父師亦莫之加諸子與人交夫人曰某當即某當友某當絕勿與通

恒勵以道德名節不獨貴其仕進起家也嗚呼若夫人者殆古烈女之風可傳諸來世矣夫人生男子四人汝祥以翰墨救荒授散官汝祐汝祺汝祿皆好學而文汝洪早卒汝祐汝祿皆貢士女子二人千戶安璋王給事之子舉其婿也孫男十八國賓士民誤獻臣女孫七人王千戶嗣子承乾年釣蘇裕之孫耀王或其婿也餘尚幼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三人皆幼銘曰龍山之麓水紆岡盤幽宮天造大夫孔安蓋授龜食益夏季年夫人克樹合德婉賢百豐用齋萃靈乘生後千百祀式執爾孫

故錦衣衛千戶劉府君元配趙氏合墓誌銘

我外姑趙夫人其先世居陝西之藍屋祖曰某父曰安皆錦衣衛千戶母范氏封宜人夫人之祖姑遷入宮中景皇帝冊為貴妃趙氏始有世祿於錦衣衛而又賜第於京師由是自輟居徙居焉歸貴戚家夫人生十有七年而歸於我舅錦衣衛千戶劉府君府君諱綺字大華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公之季子也生男子二人長曰國子生孟延次曰孟遠女子一人歸於監察御史即墓藍某府君以才克其家而不究其年夫人年四十有二而娶居三十年七十有一以嘉靖十五年三月四日卒之後五月二日計之於即

墓某乃率婦子為位制服以哭時某名在刑書而其女哀毀成疾不克赴弔乃遣一介走三千餘里來會墓閏十二月九日孟延奉夫人之柩附於府君墓去少保公賜兆少四十步次年四月孟延墓哀訪某於大勢山澤中泣曰先夫子治命以合墓之銘屬於藍甥然以大事日迫方伏苦塊間不能自通今逾年未死敢以是請惟銘者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必訓誨之流澤也吾子寧無意乎某泣曰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我不審之謹其書之者夫人歸半牛而少保公累跣乞休伯子儀制君仲子光祿君皆從事於中外諸弟鴻臚君以下四人又少年也家政皆傳之府君而夫人佐之惟

謹然見事明果雖府君有不能回者群從獻疑而堅守初意不為變曰後當如是又事定分一一如夫人言太夫人陳氏性堅正諸婦無當其意者不知者以為過嚴至夫人市之未嘗少忤太夫人晚年得瘕疾常卧於牀榻間夫人奉盥換視比平日尤慎膳服非其子訓老縫紉不以進宗黨間既稱譽夫人之賢又以太夫人非難事者也既而家跌於火舅姑良人相繼棄世夫人篤禮家義哀死孑孤勤儉以治生而豫備以應倉卒用保其家業夫人之膝生一子孟超一女歸河間府同知王汝翼為三子求師擇文日夜進其學教二女以婦事皆託於成孫男三人孫女七人飲食服飾聘

儀盡具事一如一人不知其出有嫡庶也劉氏大族也伯仲叔姪內外姻戚幾數千指夫人仰事俯接肅敬慈恕皆有法度不為夫人之毀毀者重哀嗚呼女教凌夷久矣若我姑者不移於俗婦自立持書而稱何以加諸銘之以詒來世於法允耳銘曰秦趙仲女於別來歸於婦有德於母有儀眉壽以卒春年而娶爰利其後孝思無違相彼陽光西有高丘雙厓允合尚永有綢

故即墨尹王公暨配潘氏合墓誌銘

正德戊辰原任即墨尹王公疾革某往問焉嗚泣曰夫人以墓銘累予某不敢對越數日公卒明年己巳春正月十一日猶人卒嗚以治命請銘蓋堅某固辭不獲竊念公之文遊藝文巨人多矣今不乞銘而托之小子蓋以舊治舊生習知賴未不敢為諛詞以實故爾乃按劉子靜軒述狀銘之公王姓諱輔字廷佐先世居懷慶之河內祖諱某洪武末應募為潘陽右衛總旗尋改漢府復衛後漢府陞珠璣有令擒某官至者即賞以某官指揮某顏曰汝其縛我以獻不猶愈於營乎辭曰乘危邀利不忍為也事竣遷遼東之廣

寧既而檄遷屬武功中衛遂家都下父諱貴娶於陳氏生二子伯曰義仲曰誠公季也公少有逸才蓄其齋居曰主一弱對學易於邢侍郎簡劉編脩昇二公成奇重之領京闈鄉薦卒業太學遷累舉進士不偶成化癸巳乃就吏部銓得泰和知縣泰和俗使訟中於江西公臨之絕鈎蠹但以誠意感茲曲幽隱數言而決恭年訟頗息縣多巨室橫甚公諭以禮不從絕之以法始而謀終而帖然父廟災公鳩匠樞材禮殿門屋復其舊費出於官民不告勞時士子劉鴻徐威齒尚少公獨賞拔後卒為聞人甫三載坐毋氏憂解官歸服闋改知即墨即墨舊之饒野民質直不好競公臨

之一如泰和訟度喪空五載與民相宜知府某挾私怨誣奏致其事公聞之曰吾亦欲歸耳某尋亦悔厚加餽贖且謝適為公一錢不受唯自咎而已去之日父老僕吏連送泣下公內明敏而外朴茂不喜戲謔不飲酒世氏常病癰頻危公不解帶然累月蒙茵穢溺躬為泔濯泰和之婦有勸別置產者公笑曰伯氏仲氏衣我食我若私賣人其謂我何卒以俸資歸諸伯仲伯仲卒無嗣孤女三人公為擇婿具粧奩遣之御史邢昭事經千戶邸宣其婿也公與邢主事謹友善謹暴卒時得若無紀綱之僕公即市棺以殮而不責其值公入官幾十年生涯不長尺寸謝官閉戶布衣蔬食

如也獨人潘氏諱毓賢其先楊州寶應人祖諱嵩營繕所正父諱寧女陳氏獨人負閑莊靜與公伉儷無違尤喜以勤儉餘理內政凡公奉親敬長恤孤諸懿行率與獨人贊之甚力公生於宣德辛亥八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八獨人生於正統戊午二月五日享年七十二子男四長昭次暢順天府學生博學而文次時次暉膝張氏出也獨人撫之與己子等女四長適張知府之孫棣次適呂森讓之子和次適劉布政之子守德次適曹尚書之子洪三女皆早世唯適曹者孀居有告節孫男一曰懌勝將以正德四年月日奉公與獨人之柩合墓於永安莊收祖兆也銘曰惟夫不貪

惟婦不妬、聯德婉行、不愆於度、維華二休、河內碩族、白首同歸、永安之麓、不齒於官、不於閭、貽爾準繩、維負維薦、孫子維肖、駸駸厥祥、終古孔昭

故宜人孫氏墓誌銘

孫宜人之心夫子曰武節將軍驍騎尉登州衛正千戶施氏天秩名禮嘉靖戊戌孝冬大報禮告成詔武舉官署職者與實授仍與應得誥初天秩以武舉署職充合於制於是實授加勳階而宜人獲誥封為實殊遇也中辰孟春二十七日宜人卒卜以其年孟夏二日葬於先塋之兆天秩來告曰余內子病瘵喘嗽止輒作今已二載矣孰意其春秋甫五十有一而竟死耶當其病危時其神炯然其語秩然不亂其所著衣履皆自檢取若將歸寧焉者余泣且問曰汝詎忍舍我去耶內子曰孰忍耶奈何目乃瞑嗚呼其忍

言耶余不佞獲授吾子遊散以銘問若不得銘其何以塞予之悲耶乃按張越氏所撰世行叙之孫瑞人諱曰賢登州人其父曰簡奉直大夫協正廩尹某州知州其母崔氏封安人弘治甲寅季冬二十日生宜人始能言笑即慎重不苟精於女紅有武弁未聞名者大夫拒之安人以為誤矣大夫曰吾將擇武而父者當是時施氏有子岳不群勃然興於學有令名焉是為天秩也大夫蓋嘗見之及媒氏至亟諾曰是可妻也宜人年十有八歸施氏其事君舅君姑與其父母等生子一人曰大恩生女二人許聘孫繼先沃允謙初天秩為承信校尉雲騎尉百戶時祿入弗裕也宜人田廬

之經營難勝之生息說果隨需之宜紡績織紉之事靡不躬為儉約以助之天秋日學劍柳騎射夜誦史讀雜書宜人終旁聽之輒記其一二或贊問大義亦了然及天秩擢高第晉階增祿歷撫文登州即墨三營軍事者二十年宜人未嘗不悅也其間閭日以大其服食日約一如昔于歸時也天秩喜交遊一時知名士下上議論雅歌投壺燕集為樂酒有餘具皆出宜人手或勸勞瘁少休宜人曰此婦職也仇儻三十餘年無貽親友目態獨諫其夫子索飲又更甚苦而教子女自幼無誑日勸嚴諭繼紹先烈以是天秩思之不能忘夫世祿則怙侈祿貴則驕縱經生學士或沉溺焉宜

人乃能弘儉約之風樹肅靖之節其亦難能也已銘曰丹崖之山松檟九之渤海四環是為施氏之所宜人幽玄之宮爰考於左焉爰固爰堅爰吉爰安宜樞爰存爰熾爾子孫陵谷莫烟維內則爰傳

、故安人孟氏墓誌銘

余聞登州周安人之賢舊矣安人之夫周君諱憲平時惟生一子曰俊尚幼安人欲以身殉之族黨曰死節易乎孤難安人益為其難者乎安人曰諾抱其孤俊相持為命窮苦困阨人所不堪俊稍長遣樵知名士問學夜課以書必滿下三十刻乃止三赴秋闈不第始命之承蔭獲齊魯流賊作俊捧檄討之安人曰戰陣不勇非孝也俊乃追賊於平度州之徐里村力戰而死安人哭曰吾先河死所矣令甲死事者當晉一官而幕府不錄非吾所計也聞者益賢之俊亦止生一子曰魯尚幼其婦王氏未幾亦卒安人字魯如

字俊也及長登嘉靖丙戌科武舉高第晉武德將軍正千戶安人曰吾他日可以見吾夫吾子於九原矣然教而進之者益少雖父師莫之加也魯之婦將氏亦早卒生一子曰文忠甫三歲安人字之如字魯忘其身之哀且憊也魯而總即墨營事又移總登州營事五品之祿稍豐裕矣而安人處之儉薄猶如昔時也嗚呼風俗頹壞久矣自縉紳大夫多不能保其節況婦人乎安人無圖史之傳無禮樂之教而分義自明者其賢不可及也故能左右其夫及其子孫以能有家先其先緒周氏再振於登州者安人啟之也里巷之婦能為安人所為則微可使興辱可使榮而死生之道不愧

吳安人姓孟氏諱具年十七而于歸三十七而娶居娶居四十七年八十有四而考終實嘉靖丁酉六月二十有七日十二月十五日合墓於其夫白石崗之原禮也孫女三懷榮主簿李祚達萊學生吳鐸張通判子紳其嫁也魯繼娶於樂生子曰文怒安人之行其姻黨間長史嚴翔狀之魯持以乞銘余觀近世銘婦人者率皆屏擯內常事細行依倣策叙之無以傳信於世故余於安人之銘不敢依倣古事亦不用襲叙常禮祇撫其大者一二書之未知可傳於世否耶銘曰維世澤以傳芳維世祿以延芳維世祀以綿芳維安人之賢芳

心從妹墓誌銘

吾從妹某嫁劉氏為士人宗學妻隴州同知名鑑之家婦其姓藍也世居即墨我叔父承事即名尊之子大父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諱銅之孫其母曰盧伊陽知縣諱繼宗之子也吾父侍郎公為伊陽門人故其子娶我叔父叔父授吾父婺源官郎吾從妹實生焉某年月日也幼而不好嬉遊戲及長柔閑沉靜不妄語笑矜鏤刀尺經手皆絕出流華為吾母淑人所器重愛之同姊妹故其事我父母不異於叔父焉叔父與隴州以意氣喜相得也遂許字之某年月日歸於其家女事不廢女容愈恭時隴州在粵州幕不得事其舅但嘆曰吾無以盡婦道也及其姑致毀之甚慟曰吾終無以盡婦道也宗學雖宦家然實困乏吾妹獨任家政能精力勤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為導節各有條序隴州聞之曰吾有佳婦矣教孀母不怠唯一女曰某許聘宋氏吾妹以憂痺致疾年三十有幾某年月日卒中外親族哭之者甚哀嗚呼吾妹若是之以知其德矣又之以知吾父叔之教行於其家也卒之後幾月履生一子曰某嗚呼吾妹亦為之少慰矣蓋以某年月日墓在邑城南銘曰有子以祀不必其出也有德以孚不必其老也有銘以昭過者必式也

、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叢公行狀

今天子嗣位之初、收召故老、布列中外、時公以請告省墓、在故鄉論討逆濠、功加一品、休者三、始賜璽書、之給、祿米與隸、恬退之節、天下高之、年公卒、贈太子少保、遣官諭祭、賜葬於某原、恩禮優渥、蓋異數云、公諱某字某、酷嗜讀書、海濱無刻本、市草、晝錄夜誦、資政公以過、悲傷其孱、薄也、為、膏火止之、公不止、癸卯、薦於鄉、自都、書一車、歸、入、山、讀之、天官三武、兵、銓、醫、術之類、靡不精貫、庚戌、登進士、選授戶科給事中、歷官兵科

右給事中、通政使司、右叅議、左叅議、通政使、戶部右侍郎、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尚書、其在戶科也、巡光祿寺、見皇壇供茹、公曰、是崇異端也、請止之、寺中書、莫者為弊久矣、公盡逐之、會計運於掌上、不與毫釐、巡房山草場、牧馬者不敢踐、民田、巡西內十庫、釐草宿弊、出納不撓於官者、三邊以乏馬與果、告、公上補弊偏、邊事宜、災異疊聞、公疏陳六事、曰、惜人才、慎舉措、寬民力、厚風俗、遵官制、去元惡、獲乞、然奸貪、指斥其尤者、四人、某、某是也、何文鼎以言事死、公合臺諫言之、皆速赴詔獄、未幾、有出、太常寺卿、崔忠端、黃冠也、左道倖進、公首舉劾之、又應詔上、惇大

信、教小過、恤貧民、撫邊戍、警急、玩社、貪墨者數事、劾都指揮某以賄陞、近倖朕、驟遷將某、偵軍、請誅之以徇、司馬少傅、選十二營軍、私役影射者、皆歸行伍、賜羊酒以勞、其在通政司也、數奏詳明、出納惟允、災異求言、公草疏、陳便宜、同決、侍即某上之、適警報日至、度議曰、經畧某、荆、鄂、關、非、叢、公不可、敬皇帝召至、御榻下、面諭、賜金幣、遣之、公至、關、躬歷窮險、相度寨守、浮圖峪、無橋、公因兩山為夾城、起敵樓、中以鐵鎖貫木橫其水中、浮而為關、某、荆、鄂、關、門、靡無、鐵、忽道、隙、密、數、錢、遣人掘之、得數千、錢、正之、偵、鐵、之、費、倒、馬、關、內、及、掉、箭、嶺、堡、皆、無、井、公、禱、相、勢、鑿、之、皆、有、泉、湧、出、若、醴、人、謂、之、叢

公、衆、後、又、規、畫、延、綏、等、處、邊、務、督、理、寧、夏、糧、儲、無、消、屯、田、抽、軍、丁、二、事、二、事、蓋、逆、理、意、也、公、嘆、曰、吾、寧、獲、譴、必、不、迎、合、也、邊、條、其、不、便、者、十、事、以、聞、曰、速、賞、募、以、勵、人、宥、罰、賄、以、寬、人、周、顧、慮、以、作、人、緩、催、徵、以、安、人、優、武、舉、以、召、人、權、有、功、以、倡、人、公、考、察、以、黜、人、通、坐、派、以、濟、人、遵、律、例、以、安、人、禁、緝、訪、以、靖、人、理、甚、不、憚、逆、鑑、之、變、果、起、於、屯、糧、云、及、錫、就、擒、公、請、駐、王、師、不、聽、後、瑾、伏、誅、賜、重、賞、與、賜、父、綺、白、金、及、賞、功、銀、牌、其、在、戶、部、也、總、督、陝、西、三、邊、糧、儲、時、連、歲、苦、旱、公、請、禱、於、神、三、邊、皆、雨、往、時、開、鹽、引、利、皆、歸、於、權、石、公、請、謁、不、得、通、而、向、人、四、集、矣、又、盡、十、事、以、上、時、催、徵、保、災、傷、使、收、受、

恭節嚴復舊規，路重併，釋充糗，貸藉沒，案茶監，禁使欺，無督固清軍務，邊防以備流賊，犯兩淮，公守鳳陽，分鄉兵禦河，以邊兵往來為救援，借漕米餉之，自題兵屯將山禦之，陵寢不驚，前後斬俘三十人，賜重賞，余幣獎勵，班師歸，人為立生祠，陞見，入加俸一級，蔭一子入監，賜文綺白金羊酒，宴於禮部，宣府進兵穀，皇帝自覽之，欲召為禁兵，下戶部議，公謂孫尚書曰：「禁旅非閑武之所，矧茲事棘，兵曹而命吾輩議之，何居當廷諍之，官者谷大用，傳宣三四，執議益堅，不聽，遂移之稿塢於此矣。」巡視紫荆諸關，防守益嚴，總督宣大二鎮，軍餉儲蓄告充，其在院也，總制宣大并鴈門延綏軍務，

給令旗金牌，以便軍從事，總兵而下，咸聽約束，公上疏辭，不允，賜金幣，公至軍中，號令一新，益增備邊牆，補墩臺，官者張永革時為總督軍務，以公之持正掣肘也，陟愾之，督餉者置酒欲解，而公不知，及公後至，皆進揖曰：「我輩晚奉此酒於公，公亦如此奉於張公，為此一日之歡，何如？」公憤然曰：「吾膝未嘗屈於人也，遂罷會，虜害深入，公提兵駐防，和以當其鋒，分部諸將十七人伏兵，一萬於要害，密遣間諜往來傳報，或俟其散而分擊之，或襲其營而夾攻之，虜乃宵遁，至塞，又為我兵乘險要之，敗虜而傷右臂而走，斬獲百有餘級，賜重賞，獎勵，撤山西郡邑，集堡結居，清野保民，亦如塞下，

永革操公之功，又結都督王瓖，數詣於上前，道拔尉繚也，然竟所呵得也，改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郡，剋別宿弊，改立條約，作漕運錄行於時，請濬會通河，及脩車路，以省挽費，又請辟水兌軍，以免守凍之費，漕船負私貨者，公皆不問，尋罷公漕事，專理巡撫，賜璘末三襲，值饑饉流移，公請發倉廩，不足，又借漕米，及勸諭賑之，無家者為改粥，復業者為給牛種，死者為義塚，激揚有司，皆感民，隱兩淮忘其災矣，官者史宣，誣奏主事王鑒下獄，公論奏，以免，官者劉允，便為思慮，迎佛，所過誅求百計，公檄有司曰：「若徇允欲者，吾將治汝。」至淮，欲謁公，聞者辭為，遂具疏奏佛老之害，乞免允迎，

不聽，鳳陽守備丘德貪虐，公移文禁之，乃少懷，高牆燕人聰濯，逃公因流乞釋，釋之，以篤親之道，濠之變，公率兵守儀真，江津俘斬奸細百有餘人，穀皇帝南狩，公迎之境外，帝笑曰：「蓋某記昔年隨水事乎？」公頓首謝，蓋公為總制時，擊虜，過桑乾河，墜於泥中，云：「至驛御宴，唯公金酒盞，盛以銀盞，余皆鐵漆器而已。」進貢方物，亦不及他鎮十之一二，時逆彬謂公不速迎，又求賂，不滿其意，數數進謁，言上亦不之責也，南京工部尚書缺，廷議以公名上，經年餘不下，再上，乃允，未赴，公即請告省丘墓，遂杜門不出，自號牛山翁，嗚呼！正德時，官官義兒伶官，供奉西內，朋比用事，公廢其間，不

激不隨、勤敏奏績居二品八年、四上疏乞歸、其智可稱也、其愚亦可稱也、奉冊蔽唐、謝絕饋送、其介可稱也、某年秋喪、哀毀廬墓、其孝可稱也、先世遺產、讓使仲氏、其友可稱也、布衣四友、父老不忘、其信可稱也、平居不嗜酒、不用錦衾、其餘足稱也、有一於此、足以名世、矧茲無之、其可傳無幾矣、公配夫人邢氏、生子三、皆縣學生、署警俱官生、繼王氏、生子碧、女三、適太學生孫寧、寧海指揮王瀛、太學生于璉、孫男三、棟、府學生、梓、模、女三、公之生、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卒、癸未二月二十六日、薨、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我司寇公在憲臺、棟寺時、公在諫垣、銀臺、撫陝時、公督餉於陝、清淮

監時、公清臺在淮、與公遊舊矣、某以通家子弟、而荷公知、公子若輩遺事求狀公行、某通家舊矣、義不得辭、詳為論次、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以俟太史氏採擇云

故朝列大夫山西布政司叅議劉君行狀

太保大學士劉文和公、輔我憲廟者十餘年、典爵載於史牒、其伯子汝全、累官禮部郎中、漢陽府知府、仲子汝利、舉山東鄉試第二人、季子汝忠、累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直內閣者二十餘年、少子某、皆為中書舍人、嫡孫子靜、累官監察御史、山西左叅議、次孫子深、亦舉於鄉、三世譽望在人耳目、嗚呼休哉、房杜之後、不克負荷、自昔為然、若我劉氏者、可謂能世其家矣、子靜漢陽之家、子也、其母曰封恭人董氏、以某年某月某日生、君其名澄甫也、弘治辛酉、舉於鄉、正德戊辰、登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冊封於藩府

賄幣餽遺、咸峻拒之、潞人曰、君劉大使者、可謂行己有耻矣、奉使於衍聖公府、禮度無愆、士中樞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革較之下、貴戚豪勳、實難彈壓、君不悅、不擬剖決、如流、人不敵、少犯、奏面、奉勅兩淮巡鹽、無理其河道、時楊州商人李宣者、姦惡人也、納粟為指揮使、豪橫恣肆、出入乘肩輿、擁褐蓋、揚然狀、飲勢以凌駕於道路、扶制告訐、運司府衙、短長咸陷於錦衣、秘獄幾死、以是人不敢忤視、君嘆曰、若此輩輩者、不剪除之、國典憲章、將何以施、適有數十人來告、宣之罪狀、君密掩捕之、陳刑具一訊、宣畏威、即款服、得其犯入元罪者數條、君乃治以嚴刑、如於廣陵驛前、不旬

日而贊兩淮之歡敘、遠近動地矣。鹽利疏通赴粵者二百餘萬、較之往昔、利增加倍、高陸湖東堤三十餘里、皆脩築之、范公泰州捍海塘地五百里、皆重修葺之、而豪右侵去河道者二十餘里、皆奪還於官、江都相董廣川、宋丞相大信國二祠堂、皆勸於富商成之、規制一新、至今過者言必以君為才、臺察云、丙子巡按宣府大同、首勅代府、與鎮巡相結、而地方利害、查革奏請者、五百餘疏、時北虜入、太監張忠為提督軍務禦之、而君奉敕監其軍事、紀驗功次、未幾奏捷於朝、丁丑春代選、未幾及陞見、復命吏部即轉君為山西按察司僉事、不旬日、論功奏上、吏部人擬君陞一級外任、即

得山西布政司左叅議、紀功奏捷、陞大理寺、丞、或有先轉官者

亦對品改京秩、此百年舊例也、而吏部聽諫言、謬書、破例處君、

嘆曰、出處進退、有命也夫、在山西時、奉勅督理糧儲、值武廟西狩、

駐蹕於偏頭關者月餘、中官要人、需求取索、皆以君命待之、巡撫

張都御史、遂以供億事委君、而君窮竭籌畫、卒得苟免、蓋君巡按

時、曾識豹房義兒姜彬、及是扈從為提督者彬也、而宦侍用事者

又多忠同列也、君皆破產岸、畧邊幅、笑談委曲處之、巡撫稱於衆

曰、此事非劉藩叅莫能辦也、然誘之敗之者、自顯貴人勝起、且又

連及巡鹽時事、影附敲和、各快妬嫉、布置矛盾、絡繹不絕、君聞之

長嘯謝事、駕車東歸、閉門袖繡、舊書、不復接見當路、諸生有從之遊者、唯談進取、絕尺而已、往者有取高第者、與鄉大夫退居者、若石太守敬夫、馮憲使伯順、楊太守文煥、黃方伯某、結海岱大會、每月再集於精舍、詩賦之出、一時競傳、胡都憲世父序之、君生平所著、有山泉集若干卷、旅於家、君娶於馬、封孺人、生子一人曰士雲、為國子生、娶於藍、即余之甥也、孫四人、三德、三禮、三俊、三宅、皆為郡庠生、昔者漢陽之行狀、君委之於余、余君之治命曰、我友朋凋落多矣、唯諸孫之外、前藍子在、狀我行若必藍子也、孫三德、哀絳來、猶賴泣請、余不忍以衰老辭、乃撫其大者而書之、以俟君子之

採擇云、

叔母劉夫人行狀

嗚呼弘治十年五月九日我叔母卒於正寢卒之後十有三日某在京師始克聞知為位以哭家君呼某曰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汝叔母之行汝知之汝不書之誰其書之者某再拜受命泣而書之曰夫人自及笄柔和平雅孝友修嚴主於織紉組紃剪製縷結皆精巧過人其考主簿君異之曰必以歸名家子惟我藍氏世居即墨實為大族先大父與主簿君同遊里閭有深契焉是以許字於我叔母夫人年二十而歸其事先大父中饋之勞親執惟謹常以不及事太夫人為恨每春秋享祀而怵惕之威生焉其事我母夫人

有所為必請之不敢專柄其事我叔父相助無違禮閨門之內雍雍如也其於族里戚黨拊循接應恩義周洽皆得其道嗚呼仁者必壽以夫人之德宜享上壽而年乃止於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之不可恃也如此孰謂天可問耶夫人生於景泰六年某月有子二人長曰國次曰國皆學舉子業將以今年某月日薨於城東盟旺山之陽景泰純節詞撰寫盛德加以毒痛在心易其能悉但可告神者無愧詞耳故以是書之獻於立言君子問銘其墓中之石以光耀來世云

祭文

祭王明府文

嗚呼樂莫樂於相知悲莫悲於永訣何大道之無常致哲人之萎折猗嗟明府宿蒙榮傑矣幸一同憂時心切有此不渝之操有暇之不欺之節有政之不虛之思有濯之不緇之潔念吾民之饑窮每一飯而三噎開鞭朴於度堦勞撫字而心竭荒蕪我聞疑獄我決惡少膽落猾吏心歛偉六載之政成感百姓之心悅信治縣之有諸考功第於上列憶我前歲奉使兩浙往來經過遂定父結吁歲月之幾何驚訃音之來徹嘆民生之無祿淚浪浪而中熱豈墨綬之足霸期玉斧之飛靈傷陸離之長劍甫小試而遽缺瞻勞山之巖巖俯墨水之幽幽懷棠蔭之遺愛同山水於不滅誠千里之哀辭聊寸表乎誠誠想英靈之泮在左右而

祭使弟謙齋訓術京甫氏文

維嘉靖甲午臘月八日實亡弟京甫訓術君之生朝也其兄北泉處士伯氏玉甫誤莫於連哀京甫之歸而脩之以詞曰維我與汝同生丁酉我春汝冬同抱同肩同角同運關趨走肩隨步徐我前汝後朝朝暮暮如左右手豈無他人不如汝厚兄弟相看亦漸白首汝胡棄我孰奪其壽爰卜新春汝將駕遊我後祖莫芳音

酒汝昔無量今能幾斗笑語不聞汝卧於柩號泣擗踊汝子汝婦
我益增悲天乎誰咎今日何日雲慘風吼憶汝生朝布席陳豆燕
我伯仲亦及賓友云胡此樂化為烏有浮生如夢往時難尋我言
及此汝能知否嗚呼痛哉

祭太原通判楊公文

嗚呼公來自晉我亦歸田日月幾何疾於跳丸東西十年相見悲
歡公之逸氣上薄雲天公之丰神下昭山川壽將七察綠鬢紅顏
武功告成晉秩宜遷公赴京師執手河邊萬里之別孰知此筵未
拜新命忽訃蓋棺公乎泣迎靈輿東還羽翬徘徊銘旌悠然我迎

於邇有瀛漫：勞山北端滄海東灣有寧一丘公歸其間雅我德
非公已往年實同歲修五龍之庵友我愛我公忘其平同赴大比
公愧我先禮闈六科實同周旋通家之好終始無憾公乎請婚先
公從馬昔飲同堂今奠於所酒肴雖薄誠意以宣再拜 公交盟
敢寒文以告悲終之長嘆

祭楊甥任太文

惟我楊甥任太文才既卒之七日是維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四月
八日庚申其舅氏藍伯玉翁表弟柱孫史孫以家饌家釀奠於甥
之柩前曰天之於我姊妹何其降割至於如此耶維我先公先夫

人實生三女子擇其所歸咸曰佳士伯姊歸於王而師龍為元子
仲姊歸於尤而威遠為元子季姊歸於楊而任大為元子夫何王
甥尤甥相繼而死獨有楊甥今日亦死天之於我姊妹何其降割
至於如此耶我姊妹移孝於舅姑甘旨中饋我三甥敦睦於渭陽
情無窮已其世業詩書者外家之宅相可起其世廢萬戶者先世
之功業可擬之之始之巨壽祿富享百年不令忽至於如此是禍
福之理亦不可按耶惟昔汝舅叔婦墨水惟楊氏甥室同里游我
門墻說評史月々風采山巔水溪旁偶甥和韻道正姑自謂此無
無物可比何一疾伏枕之八日遽歿手歛足而就於梓耶嗚呼痛

哉汝父汝母白髮垂耳汝兄汝女尚未有齒汝能不念遂長往矣
路人生悲况在戚里豈修短之有定命矣鬼神亦不能以移徙耶
汝舅汝弟涕零如水爰內炊飯樽酒二盞陳汝柩前目冥不視哀
汝以詞淚落盈紙嗚呼痛哉天之於我姊妹何其降割至於如此
耶嗚呼痛哉冥漠有知是與未止

祭鄭東谷文

於惟東谷義經夜讀弱冠雄文薦於已蜀鼓篋成均南省以錄賜
對大廷礼樂滿腹榮華瓊林宮花簇：剡符百里兩為民牧寒汝
我來仇汝我食粥惟憐君子明楊方岳是錫徵書位於台幕赫：

憲台綱紀邦國贊畫匡襄大夫屬目天曹考最執事滿匱瘼嘉嚴
君困重罹服少使三年金紫可掬一疾不起元乎不淑何積之厚
何卒之促矣漢：却有定數不忘者存歟我醺醪

祭侍御韓公夫人孔孺人文

貞靜剛一肅不容止其系伊何素王胤系其訓伊何閔難攸始恤
孤諸父早歸台士克孝翁姑其壺甘旨蘋其繁分謹於禮祀敬戒
母違相我君子德業孔修用取華士作是循良立台綱紀有古胎
教生兒並美績紆之風不尚綺靡國香之間篤此倫理而窮造意
憂勞瘁只重以哀毀一疾不起物固不數憂歲在己婦則母儀無

忝孔氏天道何如壽止如是嗟我孺人莫愧生死嗟茲廢階敬彼
芳並德音不遠捐此聲珥淑氣是風還彼闕里玉佩驚新德乎弱
水察家傷之亡茲士史有酒在觴有看任蓋臨風一酌伏惟鑒此尚事

祭即墨少尹趙南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其可謂之淑已乎吾聞之婦德不形於閭外何以
知夫人之淑也哉吾於南溪先生蓋有以徵之矣夫以即墨之饒
甲於三齊而南溪之操履鎮靜寡慾以是知夫人幽閒有以相之
也即墨之繁劇無少暇休而南溪之制次控刃不頓以是知夫人
之整飭有以相之也即墨之境營衛錯處仰口待哺而南溪專軍

餉之任催科不擾待征告是以是知夫人之夙甫有以相之也縣
廨之中明府曰可贊府曰俞自昔為然而南溪之議論不苟不阿
故詎吟者不於其軍而稱頌者必於其丞以是知夫人之專一有
以相之也夫幽閒也整飭也夙甫也專一也所謂之四德而夫人
咸有之求之緒紳士亦或罕能之矣而況閭閻之內乎吾安得不
謂之淑人也哉有德者必有身而有壽者未必有德夫人年未半
百忽焉就木一同之地走吊而聞其弟弟之南溪為日頌久
寓其恭敬酌此卮酒嗚呼尚事

祭侍御夫人文

嗚呼孺人生有令德貞淑慈惠昭乎士行卓乎閭閻結思媚之風
而奔美善姬守雞鳴之警而得踵芳徽惟母族為東魯之望而中
結華構惟良人為邦家之序而吉協伉儷方注名桂籍而榮寵典
正婉休為府而內政是毗鄉閭嘉其惟德之有淑族黨慶其惟福
之永綏嗚呼孺人寵靈煥然錫典之貽妻以夫貴云胡不宜夫何修齡
遐限疾景如徂零落春風桃花洞深我酒既清我有既飲中詞為
奠以記哀悼是其有知也耶華露湛：天河明明

祭李太夫人文

嗚乎德以配德賢以育賢惟賢惟德其澤永延猗與夫人式克兼

尺牘

求壽文與喬白崑

家君生於癸酉今年壽七十矣冬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誕辰也家母少家君一歲誕辰九月七日也家君自在陝日而上疏乞歸在南都日又上疏乞歸在兩淮日三上疏乞歸方得俞旨給驛而歸今歸已五年矣鄉鄰親賓每至誕辰舉慶禮家君皆避辭不受至今歲先期鄉鄰親賓預持慶禮懇請家君方允之其性近世縉紳家之慶誕必得高文大軸炫燿於壁方以為榮一時交游惟執

事之與學駿才絕出流輩而著作必傳於後敢再拜以請伏惟矜而賜之豈惟某一家之私幸而鄉邦亦與有榮耀焉去冬某有青社之役歸至半途舍弟適人以家君病告某受懼無地竊自思惟家君嘗居官路矣扶植善類而不舉細故以爲直嘗掌法司矣或人之生而不深文法以爲明嘗督師旅矣先事招撫而不計首虜以爲功所撫散流賊萬二千有餘人見於聖書獎勞者可考也家君歸之日漢中士民爲生祠以祀若家君者其古之所謂仁人耶仁者壽吾將徵於古矣及抵家而家君少瘧至今春而全愈愈日東崖草堂牡丹有並蒂者聞焉乃開宴捧觴上壽至夏北泉草堂

荷花有並蒂者聞焉又開宴捧觴上壽識者以爲草木得氣之先者一歲之同一家之中而並蒂之花兩種見爲寔爲奇遂寔爲盛事寔爲莫大之幸而家君家母眉壽無疆之兆也敢以附告於執事

典南湖

人曰蒙手教及書綾之賜再拜祇領感歎交並賤子自放逐以來飽經世態釋氏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也彼勢利人也見吾年大已懸車矣是以顛倒如此天定自能勝人年丈云靜守以俟天意得處橫逆之道矣賤子夫何言聞年丈勸履益健蓋有道者所

養自別此外又復何求矣年丈野服海上之約不知賤子有幸否賤子亦欲遊江登金焦訪武丘泛西湖探禹穴而窮天台窮蕩之勝但多病早衰又不知老之將至人願否承命訪紫雲島雷浪研賤子海濱人也三四十間所得不下百餘方皆粗糲損華無一佳者堂訪之登人云駝基日取研坑堂爲湖水所浸潮落水淺欲施工取之而潮水又至矣以是坑中之石數十年絕不可得而以在官府之求者皆岸邊潤燥之石耳賤子昨又托相知者訪諸故家終莫得一佳者若有得即當馳奉不與研僕先此奉回乞檢苗之昨賤子見趙司寇公贈研石二方云往年在甘州日得之於西域

賈人云於漸俄瑞石也頗覺細潤敢先此奉上不知堪尊意否

答宋滄川

此者公按部山城審編得役盡洗前人之陋萬口稱頌以為數十
年未所見也若某者受屬躬耕亦除受其賜感德之私尤倍常
倫但未因報稱耳使者未出示台教知當道有新河之役甚為喜
慰蓋此事條載於元史河渠志而丘文庄公大學衍義補中議論
尤為精詳至於近時王南澧憲副公首任此事南開馬家濠而北
濬新河以達於北海甚為捷徑可以避成山之險又精詳於文庄
矣功將垂成南澧轉大參而去後未看始其功遂置之不同河漸

淤淺間漸毀壞嗚呼惜哉方今司憲將命事決有成其百世之利
也但所用財力非東方所能辦合都省為之則泉輕易舉矣未
知公以為何如承下問敢以直對此事有曰文移而海道廟中有
毛文簡公所撰碑某亦有開馬家濠碑請一查之便見其末也燈
下草：治振不能一一

與海野

去冬曾托鄉人北來者奉啟於執事值時禁正度不敢從而還舍
弟赴部亦以避嫌不敢寄上然懷德仰高之私則與日俱積於衷
也茲聞執事涉選部喜而不寐蓋不為執事得選部喜而為選部

得執事喜耳正人羣當銜鑑之任妍媸輕重必得分明而士論稱
平用舍允當蓋世道之幸非真同鄉同榜之尤而已短啓稱賀不
識雲霄仙人鳳展月夕亦曾念及泥塗賤子否

微邑人去曾托啟奉候乃閱年大以清德雅望推居考功竊為稽
紳廣區點涉之地得正人君子司之方精密清允美正歌作於奉
賀而忽得手教及補完韻會舉來自膠東今男亦來再拜祇領愧
感無已賤子庸劣無似乃誤以天下士稱之惟汗決荷小不敢事
所掄情時有用之神聖致虛耗以二語者切中今日方士之病然
子凡骨非仙才而至人不世遇當依匡山甘與翠木同腐朽而已

雲泥永隔無階求正引便北望祇增歎息

與龍江本

此者使旌東臨海隅辱當枉顧茅舍寵書牌儀中又賜教語切及
登覽整奉又叨陪杖履在酌道院晚視日出笑語款洽聞所未聞
西溪奉別後情古慨快余男自高密回又辱賜教北長跪拜懷至
增感仰伏念某往在臺中愚昧自用不識忌諱而下私獄蓋曾几
死於廷既而放逐山中深大責輕恩深令落得守先人立範為幸
已多甘與翠木同朽腐蓋無後僥倖也乃蒙大雅君子憐芳
憐困撫綏流落裝飭獎予實過其情自顧寡劣恐不敢當惟汗決

皆者終夕而報無由惟銘刻於哀而已惟我龍江夫子以天上仙
即暫隨壽士而神丹刀圭已收活潑起騰之功計不日而鳳始振
還之園之側霖雨海宇若賤子者亦陰受其賜矣

寄華弟微甫

昨人回得身弟手書備知近送之際頗見勞苦不可勝道大抵二位
迨自是事以之在官滋味大不同也惟勞苦而得志事斯為上
矣得同年石村書云身弟居官即卿家之饒樂積年之益
甚為身弟喜而孫公居相遇與怪甚高蓋微勢利途中也
此乃海望與役不同昨有士夫問及于我彼云已年矣矣不堪有

世彼壯年堪用何道尔歸乎細讀碑文昔人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
為萬事覆裂何面目見江東之父老乎甚可憐可憐惜竟不可
永登矣身弟早喜佳及相驗是各不相若物餘記若頻身弟居
官者四部以消山林長日宋史廣宋板也連史今史元史南唐板也可不
人若身弟一即或有脫落就中查出補定方為手帳家中古書統
什源者學正物皆有脫落者今二三書出煩而致補之付便清
來身弟社社云身弟所須惟藥物利則云多病而需情事無可以
為身弟千里一笑也

與楊方城

而决孤臨杜門罕接人事一味退步恐貽禍机是以于執事當
務勿使金未盡散散亦通同益恐貽得大報君子身弟力存記存
身通守未蒙賜手教及海山亦請身弟集再拜祇領愧感
身已但求教許予不肖者過情殊不敢當身弟汗汗連夜挑灯
讀身弟集見其選擇之精考索之博可盡廣古人所選之集矣蓋
今世之所謂傳者則大違諸補注則惟及五言選本而四言七言者略
楊大唐者或異或詳然惟不唐之一代而得魏六朝者不載者
大唐詩為宗及漢全律體則惟及五七言律體而各體詩及
唐大廟三百家純句選則惟五七言純句耳若大中休兼備

自得親五言有唐各宗之精英全萃于執事所選之集矣愚故
曰可以盡廣古人而選之集矣但恨止得見後刻三集其全本未之
得見實夢夢想故拜求以任依即一全即見身弟以為草堂重鎮
至感身弟蘇州之守更後得帶在司白太付二人編篇文物五
表流風古今不衰身弟卿卿在東海陽今居執事于此若人所
謂盡收得詞人也後生小子有所師法矣致緒首身弟卿卿
秘製必多有利者不再寄之部亦為式何如

亦研石于海國山

情愛報有小清川唐浩川開元寺碑片海寺邑報並書今錄

在青州紅松石唐方洞研溪以爲天下第一今特傳久矣某
讀元人余履祥記爲云今青州黑山紅松石紅松相參文如
栢木或如月華如山峰如雲霞如夜卉如古所謂怪石也批
事令人尋訪黑山俗傳以爲研亦斯文一奇如事也當川
梓桐山石門洞石色若蒼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但不似紅松
石之堅而可爲研並求見寄而事

与礪菴

伏蒙尊慈記在親劬整峰類稿長規捧讀欣感忘言量昭
代內國者臨駒區公寧揚許公壽光公及我三爲人而已

某大尉于隆軒東書古直三公集詩時于士大夫間見一二耳初爲
公之製作詩文乃得悉見之一日事與當堂評之隆軒之作
莊而溫肅肅之作剛而豪古直之作雅而整整整則又兼三
公之長而時出之播揚海宇傳諸後世永學小子永有裕哉
而後公益增輝光矣海內遠近惟公一人如身之軍光輝
然京祖神靈風雨滂輪不日東微師尚父出將衛武公入
相拭目以俟之以望隆之公此區一人之抄也

答楊方城

此者蒙公請將制令責止隴成札之居公又以雅文結真九原增輝
及相顧草堂并求曲曲記又辱金說不知已爲稿否伏念先人不
祿已久而僕在刑書猶放還里中人所棄乃爲大報存子奉以此
圖振有心雖抑不若以兵之也承蒙賜手澤教愛勸勉益
增感激但所以移述不肖者殊之其情惟汗淚背云某方以之
甚惟懷仰芳不自容滴仙冷霞後矣新雲之來自某公
照之則幸甚某地之古溪谷云惟而自以爲中于某字某惟
公先天固妙與轉之直極希英以上僕自同進階中而請益

古則修身師資証以自棄耶

謝王溪川寄詩

委使賜手書並雅什望美存降捧讀喜慰甚已公之志與以賦少
陵秋興程數以白即咏二漢就官注此引以爲曹將軍畫馬
引又長一稿失情者王毫而清以病起四首置之開文訪余也若
昇也三改之修十黎行藏亦如年重錄九刊者不足爲分謝矣
當謂公之長雅尚氣而雄豪而抑以爲微官故其不來亦未可知但
以陳詩蜀某二句知某不七是也惟一梓而約之使告於于山廟海涯

以自遠部人、去、也、奇、亦、却、此、其、頑、誠、以、不、可、一、成、出、故、以、
伴、僑、音、而、奏、於、韶、落、側、維、門、下、博、而、為、其、某、之、類、也、
厚、矣、

與南溪

人回得台下五月八日所寄書始知執事有憲使之命蓋清德雅
望重於縉紳間矣大拜伊邇此特為之北耳東山之興雖執事之
高致不肯決知其不能遂也不肖自海遭憂患以來交游書問斷
絕迴尋記存寵賜朕儀再拜祇領愧感無已但所以稱述不肖者
殊過其情非所敢當乃及別職又來索先大夫通海道奏疏不覺
泣下沾襟先大夫投疏後未久即去國行辭之時有求賂於臨場
者不遂是以未行識者至今惜之今若以台下之力建白舉行是
後世有楊子雲矣疏稿及海道經偶為膠守得錄茲就托錄一本
奉覽

荅松庵

自遭憂患以來天上故人音問斷絕久矣而乃得吾兄一歲之中
三次問存又果不忘之義執事當於古人中求之但僕之頑鈍不
足以當之也承為抄書二冊紙墨精佳明憲展讀殊發佳意所恨
者僕少執事一歲髮鬢皓然兩目昏花已成老態每展卷時許便
覺神倦自知無力進奉與草木甘同朽腐矣無誦諱子之聰明不
及於前時道德日茂於初心者似正為僕言之執事少借三體書
已檢得五十冊附伏奉上振刷之餘留情此事仕優則孝之道仰

羨矣手卷久留合下恐汚佳製少待春和再加商量勉強書奉

答松屋

比聞尊翁石崖先生之計北面揮淚者數日欲前而不可言讀記
曰君子禮以治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用是不果然傷悼
之情怛耿耿於中懷也惟執事之純孝必遭大變何以堪處上有
慈闈下有弟子家門之責皆在執事以禮節哀善繼善述是通家
之望望於執事也承嘉幣尊翁行狀但慶慈念生之忠荒蕪
何能紀述熟業以絲執事顯揚之心但人念不肖辱尊翁者四
十年矣因伴同年寒暑殆盡不敢自外夕假旬日當勉強草撰成

篇奉上刪定何如何如有辱來命資增性懷

与北野

職前先生回蒙賜台翰及壬寅詩稿一卷長跪讀之如見故人顏
色意慰元堂但稽于載謝罪莫道思又承使者來出亦台翰及
除日九日之作益增感仰謹奉次二首稿呈亦教珍逾修花卉荒
園中无佳者蓋地既僻陋而主人又倦又元氣力以致元氣花故
耳謹令園丁尋得牡丹四種芍藥四種寄上禮之高軒三四年中
花開燭燭笑人同占山泉有海濱登臨之句賤子當擇摘拱候山
靈得此二偉人品題真奇逢之乙卯年當為幸

答王浚川

案者嘗謂台下執得聞所未聞恨見公之晚也茲嚴南之地不敢
數之此心嘗在云云奉別后瘵疾大作閉門謝客不云公流
涕少華之麓及驛乘回以辱寄聲存問自以失于奉候起居方憂
罪戾以人辱使來出而雅什再拜祇領挑燈夜讀頓夜頭目痛寒
但留別之作必鄙陋隨前寄者愧感愧感出陝次華州少華玉女
峯望潼華三首何愧三謝除日寄開封寄太火蒼蘇才華繼曉
望七首亦應初之晉也公之制作必傳于后無疑此亦鄙作已草
創但亦願序五代史者以此目愧不敢輕出容再力加商量奉

稿清教弟領小字本奉還前小本克爾負罪於風風十切之輝
未嘗不引頸而趨企望

与子開

不見子開者九年矣但切企仰幸非幸然得陝西試錄見子開告
撰世科嘆曰本出于地下目可以少快矣喜而不寐者數日矣
子松谷來目言子子開為中表得同起居之祥士衣冬冬舍弟在
柳下寄書來言子子開相見今春亦抵京天子開以肉款南歸夫
尊堂大子教子成也若中全渙然不見尊翁必含笑矣子開一得
宗祀妙傳前衣自重是故舊之好頓復也尊翁手稿十冊尚在

唯明處邊筆取而歸之于僕托僕選校僕選校成偏后付之筆
衆刻梓不意亦成筆衆東歸僕往索之答云書樓值回祿之厄此
集已化為烏有矣為之嘆惋不置昨見舍弟云公崔岱屏都村言
及東岳子稿草衆版已元成屏云孫平衆太史版有東岳子稿向
曾見之下衆没后其封載士集皆歸于族八孫堪武奉都指揮
今生第營子聞宋京時可托索之珠光劍氣字面問至室自不容
掩設之古又非東岳子舊曾借現時有批注又圖士八方舊素于
舍下皆舊素手澤跡在迄今檢出并奉以上為子同傳家之寶
想子開見之心法流涕也

答東阜

方城公公回曾托寄啓奉謝涼已達記室矣后聞公轉行寺良用
撫然夫以瀛州真仙而出領方岳職者抗竊惜之今復若此何心
制而必復宇宙之常清乃僕天之日去賜環復公於比靡也公雅
量高一世區區計阮何足介意而某為此言者亦非一己之私情
也僕亦常思將鰲山為有遺矣某為公刻諸石置之山●中而
某亦願以傳使回草此中謝也日有便乞作一圖寄示置之卷首
亦以為室至幸至幸

日●泉

与石泉

代問憲下兵符駐我海右清肅之氣与岳岳爭高而惠澤之流与
渤澥爭滂會咸華面疾瘳得獲蘇息矣但某以放逐孤踪不敢輒
通士問恐有玷大雅君子耳頃者按部山城某既不取并迎道左
又不敢躬謁行台以乞治生之教以身先臨茅屋賜以教訓●情
劣憚因機從流落是為風雅沉真當于古之人亦之奉別后之三
日又辱便來出示台翰並郵報長跪捧讀喜慰無量但標述賡于
者殊過其情惶汗淚背匪敢取當圖披無階唯銘肝膈而已矣
伏惟我公資望益深敷肅日普而犹迴翔於藩臬蓋見公之高致

行當一飛九萬直登台閣以福庇海宇而區區奇者不得徒沾德
化也

荅楊升庵

一別二十餘年相望一萬餘里賡子放逐東海而吾兄留滯滇南
雲泥懸隔无握手之期每一念及輒歎歎不寐計吾兄必同此懷
也張碧泉來策寄示子叔及升庵法活長跪捧讀如見顏色知龍
駒鳳雛堪傳三石將未為瑞以紹前休必矣頌慰鄙懷奈秋
賡子寄室人又棄世哀殘之年復值鰥居豈有兩小兒已納婦哉
年幼无主識環盾家務之繁心由不支造物者之于賡子何若是

之酷也情之愛歎一布之讀初序法序知吾兄近時著工甚多恨不得見以復夙願倘有便人寄示為待新正偶月風寒卧病未愈持筆答報不能及妙怀

与元靜

去晉自托人投厝人回云執事有蜀中之役未得領教教良增慨然蜀中山水奇麗甲於天下昔昔杜少陵入蜀后而其詩機逸不可當今執事登眺之餘其盡心超神之妙當与領陸北眉蓋詩畫同一机杼乃快相去之遠不得見離衣磅礴時也

与安陸書

奉違門下者十有七年而不通書問者以三年矣然懷矣感舊之念常往來於夙晨月也昨見邱振玄公上疏懇求未賜以之為月計甚為得策然借仲之倚重蒼生之屬望則有未能釋然者前時當理監之寄者多借此結納要路未有不職登台者近日步此寄而乞歸者独先大夫与公二人乃進退出處天下后世自有公议而區區一時之利口益未足為輕重也少候天定必賜環栢用以澤海宇矣

与東溪

某注年任石南少師門牆曾得識公眉宇辱賜教安感激於怀反

公以直道外補每見升黜太史輒言及公相与嘆息後某放逐海濱如坐井底公聞公應藩臬路通顯然無一字奉使起底蓋以罪垢惡汚玷大挫乃去冬聞公擢亞相聲留都正人登庸可為天下蒼生賀非但從遊之私幸而已昨得舍弟書云見公之日蒙公垂念邀父子推及烏之愛感激无已相去電泥永隔頻停无階臨惜南望神往形留

与西泉

春初聞微執事入蜀職省咸曰端八正士用失蓋世道之幸非特卿曲之光而已未及致賀而執事已北征乃辱賜手教勤懇祇領

甚感後以无便缺於奉答罪過罪過冬間聞執事出按三秦西土之人祠瘞已久公得執事臨之激清之氣与華岳爭高而惠澤之流与洪河爭深矣先公巡撫時以討賊常駐漢中致仕心漢人為作生祠賤子以名在罪籍不獲往為恨若執事視風之暇肯以過訪全有司拂飾之存沒均感今漢中守亦賤子同年也得公言以公之尤幸侍在愛下輒爾繫聯念任為親諒不見罪也

与安陸

此者辱蒙記存遠寄遠願手教並研刻三通去表表先公生祠莫以雄文刻之樂石而陝城名宦賢卿二祠記亦命工刻完稽首捧

痛涕泗交下先公在九泉必曰有知我者矣啣結之恨自當圖之
賤子愚昧日用觸忤貴人苟活山間為幸已多日計與草木同腐
朽乃辱獎予過情非敢當從弟園在禹史不得免筮筮實仰二
天之庇脉天恩鉅殊甚尋行數墨愧不能背蒙靈及茲增感刻
蒙寄示岷嶺峻捷集批燈夜讀賞不酬勞與以惜之後得邸報
憲下移鎮兩淮督理釐政且有事冗殊權之命蓋分陝熟庸簡在
當守以矢不日用大原沂州二公故事召入部院以補海宇此非
閭里之榮乃邦國之光也近聞過家上塚故舊畢會草下生輝山
川收視賤子杜門日久不得登堂極賀仰企後切

与七文伯

往年承寄示尊翁先生墓銘再拜捧讀不忍釋手竊翁先生之事
老而健健其今之史述也尊翁托之不朽于百世矣但其末以事
核而宏洞許于不肯汗流洽嗜非敢當后聞執事推居即署啟
致啓奉賀悲眉泮沉罪戾孤踪返玷汚大雅君子是以不果后入
閣執事奉使准東取道過家致啓通問則便旌已南邁矣里惡望
恐淮東風景清淑簿云清簡登臨舒嘯著書日富想克滿篋司不
識念五故舊肯推賜一二以見教否

恭候正印

昨執事奉使關中某邂逅得見極蒙傾益如故高怀雅量非不肯之
人妙可當者惟感刺而已辱留卷索書鄙作初志欲因此清教既
而思之執事之交游英俊如林豈可仗惡缺測于其中昔修陵南
渡以魏叔集投之江中曰為魏叔掩醜某于魏不能為役獨不當
為某掩醜乎心是不敢污老淫同便奉納乞情實不賜贊責幸甚
引領書思情思惘然

与子開

因中一到公廿年矣冬得子簡益增懷想通家故舊之道無憾者
也今春擬得如君子既大施天下不意王光劍氣无濤之者良

用浩嘆昨金貝倫倭始知君子聞今于文登又得寄書問存許訪
我草堂少慰離懷如君子用俯就銓試上可以擬台部得第秩次
可以領郡海隅小邑足見正人君子之不合于時且矣然猶有
傳記作史傳千世初不論官之尊卑中外也今人舍親視親
營備道君子開清白之操端嚴之政不可目上侯下服傳播於東
華人竊為君子開喜自茲而膺旌典徵為台諫可計日矣賤子衰
疾之年又復離居一榻蕭然如有幾之借焉君子問問之必為賤
子一惻然也特傳知取布之末由良晤臨風水情

恭候正印

我子往在京師嘗問諸魯華山曰若列文萃者吾卿名士也賤子
曰人萃者之識至于其詳從兄弟若台察若無曹三公則賤子
供嘗拜其堂下矣魯若君子斯言取斯信我后賤子被放東還兵
曹歷東藩曾辱垂訪台察公總制三府時存乎札及奏以見
叔父吳伯仲之大雅不閱矣愚聞執事入教成均出守臬臺
以非灰狐踪不取輒通子聞者蓋恐玷污乃乃尋記存遠道使者
出示手教兼親映儀再拜祇領愧感交集但極述過情匪敢以
捧讀再四惶汗淚背惟執事惶惶之政冰蘗之操予于上下自刊
萬刻不日當召為省郎朋儕班行矣河海之闊此鵬象跡入悲不
得從受其澤也

荅龍灣

昨昔蒙吾兄携令倩子光枉頌山中索不腆之文賤子放逐既久
加以多病革現廢棄舊業荒蕪何足少辱嘉命然又不取固辭祇
增愧感而已次日早詣行軒則吾兄已出鼓勇而出城矣追饒希
又愈增惶悚方欲執筆草深或簡以求教正不意家門不寧而老
叔棄世先以同氣之人天寒哀苦之懷莫可言喻以俟續事惠義
即當脫稿專人清和室不敢違悞也
侯者未出示太滄公題若大字道勁奇逸直配古之名家若非借

重於吾兄何以得此重寶感刻定刻入承賜冊草等賤子元臨此
之工不勝揮灑藏之草堂亦以為好耳使者回具副休墓銘二通
奉上清教又新刻四本備緘

與龍灣

正承耿耿忽承使來●出示教札兼賜先以保公先人法錄拜讀
之餘卿和小子有以師法矣人讀瑞表亭記志專門頑祥益未已
也再現揚海石市園煙雲變化奇怪百出蓋必身登蓬萊閣而目
底已識塵氛矣欣慰欣慰使回草此言謝竹堂墓銘草草就稿瑣
教中間有未周意處請一批示再改上也其注俱列楷額傳布

全倩子先當鑒賤子此心也

與大滄

龍灣公使者來出示華札並題署大字再拜捧讀感感感感
道勁放逸蓋不類分人抄書也賤子少時嘗讀聖庵大字書法後
奔走四方亦曾觀宋元人題署真迹今現太倉公之草迹可以无
愧往昔之慕矣欣美无已藏之草堂必有虹光上燭也使昔回
草此中謝末由求見不勝取情或託事有赴者之便得枉过山中
使得以頌業芝眉宇甚幸甚幸但不敢必耳

荅管秋江

戰子放逐孤蹤辱執事教愛奉養感激無已后執事掛冠難歸
恒切企慕但無緣一鼓起居之間耳今孫茂才出示華札及河
亭續稿破愁叢話二書再拜祇領甚慰鄙衷但疲飭戰子者殊
過其情非敢多惶汗決皆戰子衰殘鰥居者已三年矣落如
僧寮道宇而今者弟人物故懷况之悲殆不可言釋氏云缺陷
世界戰子之遭逢缺陷尤甚首想我公聞之人心為一側豈也今
孫事區區中為通之然武弁尋言賄賂不得如計願而戰子不能
取重耳方今之世不強武弁為然只可付之長嘆是而已公孫事
更不備不敢拜領付之作一人事告知草草治答奉復外具東省

試錄一帙備上引就時下寒甚伏惟倍加珍調以膺晚福以主盟
斯文不次

帳詞

送憲伯南還王公帳詞

伏以虞書九州岳牧監臨於萬國周禮八命方伯表率乎
群公位次九卿制臨面漢地分十道任重寄唐長武官新
惟旬宣之皆一舉刺上計信亟賴之匪輕況晉陽有素秉
之山川實為重鎮而薇垣挈郡邑之綱紀是縣監司惟公
道之優閑整正人之登用朝食允協陰目降經蓋簡在于
帝心茲克承命恭惟大方伯王公望高名世念切經邦

華岳降神而生洪切聖靈而出惟核大華魁多士于三秦枕藉六
經領袖儒於太學南登龍虎之榜而發解為之魁風生為
一時之英相堂增九鼎之重擬焉以蓬壺之曠肅閣毅不
回之揚期一抗直之風謬一教言之氣衣佛指舒稱決選
之才才挽魯登車遂澄濁之雅志旆震震手而霜雪名刻
十九牛而亦若若酬擊三千里而夙斯在下目目慷慨何
孤程之呈抒聚精會神要恭著之不搖主惟惟孫山岳之
動蓋將書竹帛之光擬從臺中傳寄閭外久文允武渤海
本信輝之驚維屏維垣者魯道長城之固行海運之昌迄

源膠恭之新州通要通濤是兵是食是養上達於當守梅
松下快于外臺人望是隆天心可測恭德大政于我太原
兒童迎細侯沙致竹馬及例該貢父田畔飯牛觀佳年甘
棠之陰成嘉今日生祠之象設各階伊通德化流行唯老
成之當路以升平之權輿凡在府庭奉揚州其苦四承
一郡久奉六條鶴省崇行看召廟之化維系有缺教期山
有之功念頌被之有誠情挽留之志計且款濟川之新曲
以佑祖席之離錫

送郡伯梅川柳公入觀帳詞

伏以省部出欽千雲以時重共理之官太守入為之公漢
廷嘉已試之侯當第國未親之日正三年考最之時膠此
萊山諒非久淹之地嚮慕風聞竹者不須之嘉察案增輝
閭閻吐氣恭惟大邦伯柳公識量非今世之士才華有左
人之凡一札十行未符剡竹雙旌之馬皂蓋朱旂難海岱
一院號為解郡而桑祿牛里名曰汝州奮發歲而易官城
十羊而九牧新舊侯將迎之黃篋書有懸絕之嘉布德之
征粟米之征民力竭矣祖豆之享官常格於公未振摩心
增惻怛蓋繼與政者收功於易而整頓綱者為力督勞渚

國如泉小解受民保赤子能使千戶之崇福係得二千
石之惟良于星渚並有餘教者德以相格少廢英談之嘆
判即獲郡邑之安寧文為修學校之官比于郭魯嚴助勞
侍從之下對以春秋方廟堂核名實之時屬下溫詔而留
上謀最之決定傾殊恩計指日之令待而論功而增秩九
萬擢冀行且見之四十專城志亞稱者素華賢賢履肩之
未錢恨攀轅昨報之不灰某等夙奉教言以承宣佐教履
西園之會屬前北海之樽尚稽餘光自憐寒途依甘棠之
下寧不興思恭祖筵之觴生思遠別擬石姓之借寇勝九

重之微責請歌雅詞用託微敬

送州郡伯梅川柳公帳詞

伏以岳牧用詞人誰後游於城闕相廷知治行生惟記於
屏風以成國史之賢膺有洪太守之案典理之官衆此注
目已試之侯人各問言詔為三以行舉廟堂之嘉事歌之
袴哲慰閭閻之人以公識愜於一時歡聲洽于里十里恭
惟大邦伯柳公標格岳岳並峙襟懷共淮漢同流多識
古今不喜泥級上之語達源左右問一吐膏中之芳廣令
僕之案魯士師之後家訓為傳仲楷範筆法而鍾王此肩

談議自高素儀風著里溪之制作直比子其步效之義章
彷彿轉愈遂中州之華胃越之南省之科名羽儀清班
翔於男方天子之重外亦自有司以分憂明察給衡咸
曰公不識馮度于郎省但取一言實淑題于江南亦忘舊
物少居雲霄之步因蘇渤海之深惟此惠華今稱郡戶
台中人三度府委後目之儲下京梓拙之空俗吏乾沒去
為溝壑瘠遠黎多聊惟君子不以中外為心此至盡職
小人自于期月之內自爾從風父之扶携同公去之以暮
不冠流寓快我觀之爭先惟係出于詩公精壯辦于殊兩

食夫自解其任印綬更迭不到于山柑性戒而門止困南
陽之杖礼希東閣屬開北海之樽畫諾從實往節醢藉惠
已施而及物官者足以非才者補良吏傳之此方與講德
論之此頌者測其詩今見其人至于不容而秋毫分抑且
不怒而列木畏陰澤滋渙者漸流梓之錄所了為其飲兵
衛森戟未減凝清公之歡川石洞是不妨紅霞之映神
山風月輝堂味之塵毛濕水波洞堂之事之鼓角長途隨
步以殊數千水之三牛近捕署城不謂去天之尺石旌旄在
望搖蕩滿閣滿閣易文章優為列即二千石之香接拙至暮

九龍堂十二祝之尊漢庭也則為弱翁少將六國宮室
久不買酒想不深思不細土有舞白水具人之賜千金增秩
應殊黃龍猶思公之計說以成列府是年某等士列席第
尊願併懷每由借疏海同項漢連于者獎其為海也
器大安斗大之州出勝華慶清若作龜紫之也而風雲集
必師當當之行聊應時表之臨備以事之也

送州郡伯吉庵史公入觀帳詞

伏以三載考績紀于虞書五牧來朝再見於周典惟茲一法實
貫三才仰稽乾天生宿右旋而拱極俯視地勢現地勢百川東向
以察崇惟我全明之意章九龍帝王之定式諸侯朝覲于觀開一
人端拱于法宮界御有光廊廟增重恭惟大牧伯史公身兼數器
天授三長次次河社嘆重賈之希尊于經術指七鄭為次聞于
鄉邦之望嚴高蓋家世妙傳如此重淵乎而莫測下瀾豈以自持
才氣无雙不淹于西山之邑治行第一已歸于北門之中唯不務
風核尤蒙于三朝而南床雄峻人震于北倚謬謬以昌排公論之
終不與寒暑之改發衆人之謫亦忘邪曲是以洞分紀綱于馬
而大振剛直聞於家米爾榮去于朝連事觸之而風生心

早管易物逆之而取以解法隨中韓自若其誅之司已負衡諧
之聖上方一視同仁約同異乎中外之珠公能學道愛人非為
時各推重之典顯虜掃掃禁制竹符惟此東萊號稱海國土
國破藩同國無國日之儲賦稅徵求吏極有積年之弊太極廣
廢之俗須我慈惠之師廣舜德以洽民心奉漢條以察郡治
浮麗結固之德敷老成朴厚之懷有三仙之送風乎西京之偏
吏銓後而及於祖國出視今日桑麻之場望異於荆林之野長
孺難勤於此漢本自春歸乎少原任治民善將速同章衣
侯之入觀有日祖國君之福命可期其等慈以望珠幸同僚

東同人而成事逆免賤辱之憂宜則而通家早緣系持
之敬奉代朝天之五馬式奉臨凡之一樽載歌慢詞以
寫仝作

送印墨令王安山州府入觀帳詞

伏以正月上日虞書紀攝瑞之文述職巡功周禮謹侯邦之
度漢廷上計四方早來廣家稱賜諸藩之邑瞻天威德
尺威宿震而青遠仰中漢之昭回國屏紫而何及在昔時以
為曠典至今日尤為盛儀有廟勳民最重一同之長松歌
軍邑喜逢四科之賢以故家之獻之餘補海隅僻右之地雅

盤桓不進以自計則疎而情惟良民之常惠甚厚皆獻
情皆和誦歌崇惟聖王夫公宗派炎烈之烈侯家新典年
三之官三祝德安世康多政清賢而賦登揚芳滿街而作
中說之夫我公乘茲家美而養者擢桂於月陽之傍龍安
三保未若於汗水之地作北樓之有作煥帝布以威輝覽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宛同沐浴水聲三十里扶搖九夢至俯視
陰漠挑書厥有方有款主司之時而松栢海右正清安道長
之祖風魚川冰而烏雲飛見華歆之相愛者長獨而人為於
開草屋之與誰在賢者亦與此分非若人無其功者況若華

有餐霞之客而渤海有浴日之奇實此達親未妨臨官以學
道愛人之 勅朱墨清嚴之勅可使量寬及於斯民無異者
道行於當世一需之地人不屑或至之而十之十室之年公
而樂為自快之有餘矣雖為時而少居將自下而升高推察院
祿垣即奉十行之誦循銅章墨履何待三年之浚若至實之
當於亦乘除之必尔朱赫筆數陸方伯以來朝底後務功使
家軍之考定必書我公之上之以勸眾有之年之封即墨之夫
日安山之王子履狗寵若飛臺令之双鳧城隍依於歸途
東之一鶴父老扶携而相送問問強雅以思還其同服者亦

斯書今將區區於序未大望備託託巨在行爲行已惟新
慰方往舊而之助了之肺腑之疑既去入現於終仙又張歸岐
之役坦所報之詞用備一疏

送憲副萬山什公帳詞

伏以目直之明身重之龍之存會乾清坤輔竹霜兼以操飛
肉乳掌贊畫風十相下漢儀察候厥威極前亭中
分是之於責任之區為沈湮句為被化之區謫然仙存而果司力
彌教之聖刺書之香粉光輝同出於我承奉惟大憲仙仙公
英傑目焉儲君早之入狀揚作者之域有者魯大目之風

素日清規未儀於淮甸周敵敵識潤色字朝廷渴斯渴而
情斯情不補於各季不而剛不以提督於半何當分利報
而回孫祥而必驚驚鶴之遊鳥在霜飛白間不上騰騰金
吾照日丹心又後謀復南國全於益振公立不為愛把一
麾出守鄂渚之上再乘五馬分符某子之邦地也南地黑宜
操則金石無二者耕同視視民饑已饑決獄刑刑重之事
如家事同同父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應夾半表而此而
木同額之額中和之政加志明察之民若到集建作孤衣錫
令下於於海嶠列品仍四雅階級之相同設司為三寶也位

雄吸登鳥其金而尺柏喜歲寒之青、補白子而昔祀覺秋堂
、甫、方自交不廷、口正、丈、博擊、三、時、東、滿、覽、之、青、才、敬
、拍、信、網、臨、輻、鈴、之、幼、男、賢、師、後、掃、事、豫、之、伏、氣、坐、觀、千
、子、之、澄、微、生、梁、蓋、之、財、用、行、報、九、年、之、積、善、善、不、朽、取、像、如
、以、勝、法、亦、如、將、以、其、累、祀、而、收、刑、格、滿、皇、皇、已、華、夷、等、現
、其、善、如、若、修、業、久、奉、清、臺、助、微、心、等、皆、非、後、公、作、通、分
、祿、預、重、永、保、子、子、同、行、何、武、之、古、之、思、考、務、之、刻、有、贈、美
、青、龍、之、形、為、年、計、可、帶、親、紫、誼、之、道、臨、不、遠、相、受、於
、歌、旋、曲、用、托、微、情

送即墨令吳我府休休帳詞

伏以、雖、進、易、退、作、君、子、之、清、風、如、水、丹、崖、遂、高、人、之、雅
、趣、惟、久、遠、不、愁、往、祀、乃、才、就、通、金、桂、時、居、龍、恩、光、同
、青、之、大、門、如、止、不、移、若、子、之、移、之、魚、龍、瑞、雅、於、江、湖
、株、鶴、飛、鳴、於、丘、壑、早、君、父、未、振、非、目、子、之、盡、心、之、心
、而、已、子、之、為、之、仕、者、晚、祿、之、口、記、子、謝、事、為、我
、恩、厚、林、下、今、見、一、人、新、社、之、傳、十、古、恭、惟、昨、府
、吳、公、泰、伯、為、商、君、若、君、若、金、和、那、金、家、而、毛、孫、愈、堅、持
、羽、扇、向、江、海、飛、渡、青、才、入、妙、畫、筆、通、神、人、在、吳、興

之、風、翹、門、延、陵、之、高、木、望、海、時、論、才、冠、士、林、心、幽、兩、漢、之、醇、香、識
、九、流、之、廣、白、蘋、洲、呼、延、柳、思、之、風、流、黃、葉、山、前、後、江、海、之、因、木、樨
、格、遂、空、今、閱、苑、器、真、大、呂、而、黃、鐘、風、豔、場、屋、之、名、久、因、雲、霄、之、步
、乃、无、里、遊、步、就、却、鉅、九、里、之、命、而、暫、付、老、成、百、里、之、年、而、月、蘇、雅
、雅、山、中、火、左、魯、閱、車、馬、之、音、境、內、衣、冠、企、觀、以、戶、之、美、以、著、登、之
、先、而、決、斷、兩、詞、以、節、廟、之、大、共、而、撫、字、一、因、思、旋、問、閣、威、戰、軒
、元、芳、山、拱、致、已、得、愷、悌、之、聲、星、水、題、風、更、揮、冰、霜、之、下、古、之、傳
、為、陌、史、公、世、之、祐、為、真、儒、彼、子、游、以、高、第、為、武、城、預、四、科、之、功、選
、而、健、武、以、大、舟、召、客、公、室、中、興、之、勳、大、何、投、勝、亞、孫、引、年、垂、簪

上、醫、藥、之、司、還、山、水、清、遠、之、地、政、廬、寂、寞、共、同、仲、蔚、之、蓬、蒿、晚、景
、安、坐、復、對、淵、明、之、松、菊、不、待、踴、童、而、齒、豁、且、免、漏、盡、以、鍾、鳴、榮、勳
、五、亭、光、生、因、水、菖、等、偶、從、選、調、獲、在、交、承、見、元、德、素、以、初、聞、慕、云
、子、因、久、笑、割、難、之、何、有、慚、穉、與、之、言、的、阻、陪、傾、蓋、之、欣、以、悅、駕、早
、之、速、爰、聞、祖、席、載、樂、離、觴、試、轉、懷、同、月、晚、雅、况

賀興山泉公即秋捷啓

伏客全閣神子獻壽示闡策名桂籍辭班上公復從鳴屋之壯慶
冒少年以燭常布之習晚矣科而俯拾儒先幸以鉅行惟茲家世
人口能能振振傳于海內歟戶勳于給茲傳濟美之非常系種德
之有自恭惟山泉寶兼文武漢贊廟堂河鋒步西江之鼓旗威望
振海岱之草木百鄰侯之三萬軸經術傳家孝廉國之一文大本
輝世一時標準萬里舟航不任于雲霄氣子不忘于科目
免紹聯第時維寧馨倚梓陰陰格家廷崇標粹粹於里宅玉笋相
輝金鑰可賦義方北燕山之寶德星擬大丘之陳河野蜀之三蘇

可并許下之二宋浮聽傳臚於丹陛礼焉擬樓即看視草于玉堂
得伸領袖宜惟寒暖之爭和激昂生致膏肓者莫不歎絕南朝黃
叔元須人門並美之家西司司法應見父不相疑之盛和熾昌之
木艾究福澤之珍鍾甚阻進行台拘係誦誦莫飛飛於燕燈第引
領于巖嵒得風毛之清自有作者睹蹤趾之瑞年過斯人步宗社
之中興應英雄之少遜欲隨天籟入海宇喜氣之中尚冀化二點
丹青結望之外共為忻忻亦易鋪陳

重修東屋上梁文

葺屋蓋頭聊作一丘之主富貴充棟不寒四友之盟周寧歲修主

專游覽東屋主人瑞月鳩拙枕策嘉慶西棟東塗漫笑歎塵之跡
日北平南梓自吟騷句以娛情蓋嘗讀萬卷之書不自量中人必
下心襲美愈是倦早歸惟此東屋于今也世童子之釣此不
改大父之弊廬尚存左顧則大井潛龍忽落平天之雷雨前曉則
不其則虎母飛馬斛之烟霞馬山霞錦之夕陽靈山擁似螺之
朝霞灌園洲井咬菜之滋味更長繞閣清溪板橋之風光日好之
泉石當窗之趣占山林窟宅之中西壁東橋苦風雨之凌剝左顧
右顧俱標榜之推殘既不能穴廬以巢居人亦克高飛而逸走矣
謀爰度爰慮爰思亦勉勉以安排但甚在于締構切美玉川之芳

屋雅克況花之草堂欲少弱之不能與支即東屋主人亦奮也
寧儉奢雖雅被為舍為宅不食其甘四壁之蕭條且作香山
三問之蒲酒下之也者天為時而地為利義有神助山增高亦
增厚得琴才育雲之風言以道業喜懷以上上標下下既得
落成之詩前史後同作開告之賦躬耕屋畔何須去天尺五章
曲城南主釣海濱不羨擊水三千扶搖直上擅林壑之美不亦
于東桃袖之秋益有帶笑暢覽即之偉激昂梓匠之吹炭舉以梁
可無大碩伏願上梁之後結廬心遠閑世日長拱大印以傳家葉
香之有種龜鶴馬齒百子九粒深明令矣之休因精究述作之淵

源相維鬼神來杜深樞之患燕及後嗣尺鐘海岱之英肯講肯堂
善頌嘉禱

世屬堂上梁文

爽曰元十萬洞知公杜拾遺之念辛勤卅載喜公有韓昌黎之
蘆花出賜予之金成此佳營之費人勞山前自此管錫人擬燕公龍
堂上鳴子賤之琴平下沛正卿之兩伯同為太僕侍御同非正
人解之為理御鼎無元祿禹以不致右師之兩遂為左官之行通
蠻鴟跳浪于漢南而狂虜猖獗于塞北天子若曰孰為子使群臣
咸謂莫若公堪玉下金符陝右導撫安之寄高才大纛開外許侯
宜之叔薛宣彈壓于百僚裴度下制于諸帥堂上慶獎為寬南碩
之愛奏贖再陳災逆東歸之共仍命承家之千授以卜築之規前
日堂而右曰樁左為廟而右為塾不復不復不復不復不復不復
林樹狀溫公洛陽之園桃李急盤谷之步誰爭草不皆古燕
惟相賀中張老之善頌輪美馬與美馬里大子之燕居中如也失
如也真海上神仙之窟見人間卿相之家即仁宅以安居由礼門
而出入六緯雷動以梁虹飛伏願上壽之應請出繼世忠若傳家
謝以從前即長生蘭出樹于公門外休因馬高車喬馬奉大嘉
木蒲野稻東而福來下資之賜而居之安世為之第日新海岱

之間承鎮

楊南莊先生新居上梁文

承傳清白蠲堂開千載之祥勢壓山川華至得一區之盛問天下
築祥地何處忽驚其作之勤處成燕休之安問者上壽也哉管飛
南莊主人斟酌六經枕籍者古又奇家好事者往往從遊姑洗
角鍾知者噴噴稱賞信台輔逸群之器擅台閣通政之老歲屬
大赤子折三秋之桂一揖為遊墨綬百里之符如飲同儕可着
吟仙退而問舍孰與仲多惟我先靈依門外之駟深飲李子
爰及屋上之烏卓哉長者之高風滿天鄉閭之嘉話平生燕燕于

湖海晚歲選勝於林塘治南城五公之園費中人士家之產物外
容易而為得事或歎難而晚成鍾山之英華堂之靈類其歎狀太
虛為室明月為燭留以待公啓棟宇之宏規集班翰之巧匠斷長
清短幸故增高構此新宮前為堂而右為寢都乎故室右日塾而
左曰祠暫分風雨之床請占水雲之窟四時挾酒則親朋足以娛
娛于里今夫川故舊斯為款曲休因居而寢大心與地以居平清
有子試聽見即之六緯伏願上梁之在君子居之矣者
至此神祇安而祖考裕兄弟俞而子孫軍右樹良芳德裕不老

北泉集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藍田撰田字玉甫號北泉卽墨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河南道監察御史事跡附見明史葉應龍傳當張璁等希旨議大禮田反覆抗論凡七上章受廷杖幾殆復糾劾陳洸不法事直聲動一時今集中惟錄劾禮部尚書席書一疏不知何故其他古近體詩及書記襍文亦未分卷考千頃堂書目田有侍御集十卷又東歸唱和一卷則此本已非完書且田生平可傳者在諸諫草今章疏缺佚則此本非菁華所在矣

石比部集八卷（存卷五至

卷八）

〔明〕石英中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比部集

八卷》提要

石比部集卷之五

上海見山石英中撰

從子石應魁輯

讀書錄

詩經

周南

夫道始乎夫婦而化基于衽席后妃之德闡睢以端本葛覃以躬勤卷耳以貞操樛木螽斯以逮下故俗有麟趾之仁厚國有桃天之宜家采

石比部集

卷五

二

管之和平野人兔置之賢才漸被于南國有江漢汝墳之遵化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匡衡說詩稱后妃夫人之行侔天地吾謂儀刑文王敦德日聚有美含之而代有終以言乎地道斯可矣

召南

聖人傳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夫天下者合天下之家而為之者也君人者之家又天下之家之所表率焉者也文王太姒脩德于身刑于家而

家化御于畿域家畿域者舉化延于邦國家邦
國者舉化吾徵諸詩召南如鵲巢草蟲采蘋采
蘋小星江汜言諸侯夫人大夫婦之賢行露標
梅嚴其雷野有死麕言士民之妻之女之賢何
彼穠矣則本之王姬以見南國之化始自王國
凡皆特詳於家人其甘棠歌召伯之德羔羊美
在位之儉騶虞詠澤物之仁亦既略矣此子程
子所謂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者也噫吾廼今
知周之所以興

石比部集卷五

邶鄘衛

邶鄘入衛皆衛地也其土卑以薄其風柔以蕩
其人偷以溺其俗褻以縱其政散其倫賣其志
荒其音靡是故嬖媵擅寵則貞嫡廢矣世族崇
慾則氓婦放矣賢人隱鬱則士民離矣災禍忘
恤則與國嗟矣而莫醜於蓄茨鴉奔莫慘於二
子乘舟先民有言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
義也衛無義斯甚此亡國風也乃若栢舟之矢
死秉節載馳之閔宗止義定中之勵精興衰洪

澳之懿戒敏德泉水竹竿可廣之鑒禮奪情皆
能自拔異不昧於流風噫豈先王之澤耶抑所
謂豪傑者耶

王

周之興也以后妃其衰也以褒姒丘麻采芻蕘
昏以肆傳有之上之所為民之歸也雖大車大
夫刑政自邑不利即滔然特畏而不敢視江漢
行露斯遠矣夫志淫則荒荒則暴慢俗僻則溫
溫則乖散以暴慢之政馭乖散之俗於是乎有

石比部集卷五

卷五

三

葛藟之流離有兔爰之罹凶有中谷之棄捐有
于役之勞怨骨肉化為仇讎宗廟蕩為禾黍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故其詩曰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曰尚寐無訖曰尚寐無覺曰尚寐無聰
人情呼天而懷死則窮之極者也氣鬱而懣音
悽而悲節促而迫宜王之不為雅而為風君子
是以有感於世變也

鄭

鄭土俗風氣類衛而詩淫靡過之且復以女先

男不有其躬破檢毀則徇情威性濡而汨乎炎
而熾乎通滑濫乎于隅相和平衛猶舉刺滯者
鄭則如魚之於江湖相與忘之矣是故聞其音
樂者陶乎如醒惘乎如狂邠乎其似喜蕩乎其
弗能自止常始乎治而卒乎鄙故孔子獨稱鄭
聲淫而不及衛以鄭甚於衛也夫鄭衛土俗風
氣類也又何以異吾嘗求之衛遭伏禍時有饑
饉流離之苦猶懼而能懲鄭詩大抵多佚樂而
少憂危宜其日以縱而不返也已噫斯時也而

石比部集

卷五

四

齊

齊四戰之國也擅東海之利太公治之以尊賢
尚功其君類勤政而治其民多材武喜射藝俊
者思以功名自著推魯者亦力致富饒以業其
生矯矯乎無淫溺偷惰之風而齊以疆聞天下
是故讀鸚鵡鳴可以觀君德讀還與盧令與甫田
可以觀民俗逮其弊也則昏禮廢而彼姝即室
矣會朝之不時而樊園興刺矣又其甚也則朱

薪發夕雄狐懷止濟禮而賊親矣嗚呼斯豈太
公之教也歟其敝筍稱從者之衆多載驅稱齊
子之豈弟倚嗟稱我甥之才美而文姜之義耻
亂倫莊公之縱母敗禮隱然自見於言外婉而
切微而諷嗟歎有餘情焉衰世之聲得此可以
為難矣

魏

君子之為國也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
禮可以飾政可以定志鄙可使寬薄可使敦甚

石比部集

卷五

五

矣其可以為人國也魏土隘民貧饒苦而儉
奢侈非所懼也懼其固也為政者不務和之以
禮復以儉臨之是琴瑟專一而以水濟水也養
士也廉而責之也詳使民也勞而董之也峻狹
迫瑣屑令人囂然喪其和樂之心辟之簡髮而
櫛數米而炊不可以行於家人而況於國乎夫
是以來葛屨之刺貽公路之譏其君子則思退
棲十畝自食其力而不顧仕其小人不聊其生
相與運而之樂土國之所恃在士與民不有士

民其何能國故其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且夫魏舜禹之所都其遺風猶有存者有國者誠知禮以承之雖至今存可也

唐

余讀唐風於揚之水曰小惠勤民民戴之若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枝茂而本蹶誰寔啓之於杜杜曰死喪急難非兄弟莫及也其有隱憂乎於鴛羽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奇役盡力以傷孝子王澤竭矣所謂毆民者非歟於無衣曰下盈

石比部集

卷五

六

其隱上賞其奸寵賂彰而紀綱廢天下莫知君也已於有杖之杜曰賢人國之紀也吾未見好賢而不興者也於采芴曰讒言逞則亂之本無信無然斯有瘳矣乎於葛生曰是夫婦之變也之死矢靡他可以言貞矣於蟋蟀曰樂而不忘憂以思其職是其民也質其俗也儉其力也勤其思也遠其遺風也由放勳乎吾是以知聖人之化之遠也

秦

秦僻處西戎逼戎遺難憂勤勞瘁以生植積聚疾耕勇戰以拓土擅疆君臣戮力上下一心如家人然蓋不特岐豳王者之澤其俗重厚則然也是故君有寺人車馬則賦車鄰有田獵射御則賦駟鐵有錦狐繡紱則賦終南所謂民樂其樂者有焉無衣之同仇相死小戎之先義後情所謂民憂其憂者有焉君人者誠以仁義忠厚臨之可以王矣迺貪殘狠虐使之以酷烈而董之以苛峻君之於民如猛虎御群羊恣其啖食

石比部集

卷五

七

不復顧惜民之於君如雷電鬼神不敢迫視以此而強亦以此而亡說者謂一壞於范雎再壞於商鞅而大壞於李斯噫是豈三子之罪哉三良之死擅命淫戮作法于暴後必甚焉三子者逆而助之耳故讀黃鳥一詩而知賢人之所以隱民之所以怨叛秦之所以亡亡秦者穆公也左氏特謂不復東征焉者淺說也

陳

陳隱居之詩一衡門是也刺不善之詩一墓門

有棘是也餘皆男女歌舞歡樂會遇思念之辭耳噫何其蕩也蓋其地廣以平無名山巨川之限其人多淺薄儇率輕喜而易動太姬又以巫覡歌舞導之於開國之始風氣之所咻習俗之所染其流而莫知返也固宜昔太公治齊尊賢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其國以德太公曰後世寢微矣夫二公之所以治歌舞其何法之有馴至靈公破君人之檢而即

石比部集

卷五

八

蚩氓之私身死國亂為天下笑則太姬之教也噫后妃之化行於南國而不能化其家人豈所謂下愚不移者歟寡妻之弗刑則滿其罪矣

檜

齊桓好衣紫至十素不易一紫衛君好長纓纓價騰踴比于黃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俗之美惡國之貧富所係弗可弗慎也是以明主御虎裘服漸濯示儉朴為天下先檜君何為者哉獨潔服遨遊之好君子憂之故其詩曰羔裘如膏

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服之不衷則費出無經而征歛無藝下民其咨矣故其詩曰隰有萋楚樂子之無知夫欲為萋楚之無知疾苦而甚之之辭也其志乖其氣鬱其聲怨其節促有亡國之徵焉使天子之令行則將赴愬于天子易其臣之不肖而與賢更其政之不善而歸諸善貶其君之爵使有懲以遷甚則奪而與諸宗室之有德者陳亦未遽亡也王室而既卑則強暴者滅之而已矣故其詩曰顧瞻周道中心

石比部集

卷五

九

怛兮又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是非思周也思檜也非悲周之衰也悲檜之所以亡也吾是以讀檜詩而知其國之多君子何也以匪風素冠之詠皆識微而懷古非夫人所能及也

曹

曹國小而逼君侈而無禮近小人遠君子此有國者所戒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是親而寵之爵位婉兮嬾兮季女斯饑困阨又甚焉矣是故以晉公子之賢從者之才一婦人能辨之而其

君欲觀其駢脅至薄之於裸此不特父兄之教不豫亦在位者皆小人無君子以規正之也在易負乘致寇至已足以致寇矣而又無禮以速焉自貽伊慙其是之謂乎夫禮所以安國家定社稷利後嗣者也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又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壽考以有禮無禮者適死而已矣噫周室弗綱故君暴慢君暴慢故小人得志小人得志故政貪殘而國以困敝此下泉思周之詩所由作也詩人之慮遠矣哉

石比部集

卷五

十

幽

幽之有七月也是王業之本也其有鴟鴞也是周治亂之幾也夫曜中而旻序成而改器盈而覆物極而反此天地人事之經周自后稷以農桑起家而太王而王季而文王武王賢聖奕世可謂極矣能無變乎是故以周公之聖且親與有功德於國也而管叔讒之以成王之仁且明也信管叔之讒而疑之凜凜乎周之治且一變而亂矣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周公所以處變

者安而不感其迹順以白譏而不矜其氣和以平婉而切其詞暢以達公而斷其動時以勇程子所謂盡力以扶持至誠以感動明禮義杜蔽惑者公有焉是以昊天鑒而風雷警成王悟而金縢發家有元老民有父母國有典刑政有著龜變而克正非至聖孰能之故幽之為風也變而正者也繫國風之終者言變之可正也吾斯有取於王通氏

左傳

石比部集

卷五

十一

左氏之文其思精其聞洽精故造語也辨洽故序事也麗宛轉萬態合於一軌不費斷削畢達其趣三代而下自六經外求文之工者止是矣而昌黎氏乃譏其浮誇吾謂辨且麗已安得而不浮誇且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不與諸子並稱而廁之經既尊之矣尊而不忘譏論文固主嚴也哉

韓非子

昔人評戰國文章孟莊而下孫韓最善又謂左

氏國語之亞夫孟之純正嚴潔不宜責比諸子固矣若莊以肆韓以檢孫輕以明韓重而隱左辨以麗韓輿而核卓然自為一家如碧梧翠竹列植輝映如麟趾鳳羽翔武自適顏貌不肖其為珍且瑞一也從而輕重之其臆說也乎或又病非不難亡韓以規秦利者余視其言蓋以韓利闢秦而說以存韓者也顧其書持法甚酷猜疑甚峻使君人者之視臣下嘗若虎豹犬豕然謹伺密防而預之戕然少顧惜秦以不仁亡非

右比部集

卷五

主

與有力矣

莊子

莊生之言以虛為軌以自然為與以一為適以無窮為涯以荒唐悠謬渺茫曼衍為遊其處已和神而遺形其與人率真而遺情其應天下萬物任精而遺心博以宏達之趣昌以奇詭之辯述以倣儻之辭會六經之精而不名統百氏之宗而不設破經世之檢而不由探群形之變而不汨上窺窈冥下鈎淵玄中凌萬象旁折八極

讀之使人徜徉邈哉遺形骸耳目心志而齊愛惡榮辱死生之變寓言之精其感人者如此

老子

老子之術大要以柔勝剛以弱制強以與為取以翕為張伏雌守牝匿玄處默不先福不始禍不尸名不府謀約之以淡薄休之以恬靜而持之以堅忍其無為也乃所以有為也是故師士說以脩身則神全而天和可以養生以治國則清淨而不擾可以安民然其弊也蕪之極反而

右比部集

卷五

主

此二句

為貪慈之極反而為忍讓之極反而為賊朴之極反而為險始欲死聖人以止大盜而卒為大盜資後世亂臣賊子操其餘說遂以竊人之國然則老氏之禍豈直倡申韓慘刻已哉

呂氏春秋

不常既得志挾富貴之資招致賓客游士著書其言環偉辯博統貫條理計非一人所能為其人類材甚高者不減荀卿下者猶當顧視李斯而名不聞後非不常攘之歟夫不常嘗貨異人

而博侯相又竊材士之能以市名後世信姦人之雄者也當其書成布諸咸陽門以千金令國中增減一字人率畏其威詐莫之敢故楊子雲恨不生其時車載金而歸以吾言之呂書有純有駁瑕瑜不相揜夫人而知之非特楊子能增減之也顧其文詞使楊子為之未必能過之也若夫時紀所書君人者祀享之數政事之宜衣服之度飲食之節甚詳誠解其拘審其要時而行之未必無益八覽六論則於古今人事之述

市北郭集

卷五

十車

略備有志用世者將有取焉以其人而廢之烏乎可

秦漢文

夫有虞夏商周之文而後有春秋戰國之文有春秋戰國之文而後有秦漢之文秦漢文者四累之下也何以稱古文以其近於古也吾讀其詞信乎雄偉深厚鼎彝鍾呂形聲自別豈斯人之能氣寔使然也然漢視秦已不能無異而兩漢又自有優劣則氣日降而文逾弊矣吾聞氣

命於性善學者明性性明而氣隨之文豈終弊哉

韓柳文

夫言所以達意夫文所以約言文無他書吾意所欲言耳矣而舉難之雕琢則綺麗簡率則鄙俚師故則臭腐好奇則艱澁析文與意與言三之而格愈卑而氣愈靡自後漢歷晉魏以及唐極矣韓柳氏相與起而振之洞視百世砭劑諸子洗滌澆陋與古為徒有意而成言有言而成

市北郭集

卷五

十五

文起伏相承清濁相感疾徐長短各識其職不為險僻齟齬之辭而氣格自然高古一時人士嚮風文章丕變而盛二子之力也或乃謂韓之琴操子厚不能作歐陽子稱韓不稱柳以為優劣余竊笑之二子敵才也韓之有琴操猶柳之有饒歌鼓吹曲也亦謂韓弗能為可乎二子之文不能兼有正如雲物斑空為輪為山為人物不一其態如水行地中方圓廣狹異者異所值也雲與水有異材哉歐陽子稱韓不稱柳則

好各異且夫觀文者而取於人無所用觀為矣

歐陽文

吾嘗取歐陽氏論三蘇氏語在讀蘇文錄中歐陽子之文附見矣

三蘇文

宇宙大矣以文章名者代不數人蘇氏父子師友眉山隱然名動京師其所著書傳播天下漢唐以來所未有也三子復生余願為執鞭矣當時有歐陽子以古文自任原述六經採獵百氏

布比部集卷五

十六

卓然名家以較老泉如元戎冢宰坐于堂上尊嚴若神縉紳之士鳴金珮玉從容揖遜於前雖其氣不為之少懾而威儀精采何可同語東坡天才逸邁明暢洞達其文無意於古而自不作世人語其自謂行吾所當行止吾所不得不止乃與歐陽子頡頏而時過之穎濱之溫雅平淡簡而切拙而不俚庶幾歐陽子而未達者也夫以歐陽子之有聲一代僅能過子由子瞻乃其所畏老泉又非其敵則蘇氏所得可知夫老泉

氣壯而學深識精而志果宏與瑰偉鋒鏑凜然有秦漢間風唐自韓子外無及者當為一代文宗蓋其少困于科舉壯而讀書積既久而後發之故所成特異子瞻子由未二十已能射策取高第斐聲公卿間故二子之不及老泉非特才氣異用之也輕而發之也早其不及固宜也然可謂奇矣余少小喜讀蘇文今復一閱之若有所得也乃妄論著如此

文選

布比部集卷五

十七

自戰國秦漢迄梁文人述作所以傳世者統之力也而或譏其去取失當孰與文典紛逸泯沒不傳耶或又以蘭亭記管絃絲竹之語衍而複統故不取非也嬾真子謂四字出張禹傳夫有所受亦非也蓋文選所取例對偶綺麗之文蘭亭簫散遠淡特異于統是以弗取爾且管絃絲竹語果不衍而複出恒人不害為佳果衍而複雖出漢書其為病固也貴古而賤今吾無取焉獨東坡氏謂高唐神女賦皆賦也不宜裂而為

序此最得之其謂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字
余未敢信西漢文皆深重此書特俊逸稱陵之
才然其氣格猶夫西漢也齊梁間人有此語言
否若夫諸體高下以時異工拙以才異疎密以
學異純駁以識異壯往以氣異貞僻以志異在
審所尚而已矣

戰國策

周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列國相吞滅以
攻戰為賢勝則拓地千里同列憚從敗則境土

石比部集卷五

七

削弱宗社不守一時游說之士乘時奮起抵掌
立談之頃能令國君擁帚長跽不惜兼金間錦
連壁駟車高官大爵以結其歡以求效其計凡
所欲得無弗如意如持券取物不爽毫髮是何
也誠有以動之也余讀其書辯博變化循環無
端如開闔戶如別黑白數一二如雷電起滅探
之以情則肆張之以譽則矜動之以慾則喜激
之以辱則怒數之以禍則憂托之以喻則悟欺
之以方則信劫之以威則怯溢之以有餘則勇

千變萬態語意益奇然要其歸一言蔽之曰術
是也二言以蔽之曰利害是也縱橫家者各利
其利各害其害者也夫縱人所謂利即橫人所
謂害橫人所謂害即縱人所謂利利害亦異矣
兩家皆易而言之而皆中其形不失其情信天
下之善辯也

石見山集卷五

石比部集卷五

七

石比部集卷之六

上海見山石英中撰

從子石應魁輯

書

上鄭思齋

為諸生時

愚聞悅芝蘭慕少艾人之至情然未若好賢之為甚所謂賢者皆天民之秀傑而厚之以異於天下者也為賢者亦自負其異而不肯與凡民伍三代而上出於鄉舉里選春秋戰國出於游

石比部集卷六

一

士唐宋以來出於科舉其群而出群而入並而事事者何可勝數皆賢矣乎曰不不能皆賢而卓然名天下聞後代者則賢太史亦異其能從而特書不一書而足愚自知讀史蓋未嘗不竊歎以為數千載間中天地而人者知其幾億億以賢名者僅僅若此且什伯為群有人焉以才自見未始不敬且愛矧夫絕類倫舉一世而下之以名於千百載之後其為人宜何如此愚所以每三嘆不能已既又聞之人曰我國家有

其人者其德行幾古其人者其功業幾古其人者其文章幾古則又歎且奮歲丁丑某生二十有年矣邑之與試者歸謂曰今

天子教化久人才日異登第者皆極時選且云執事與倫公三四輩猶年少才奇士類咸歸因自思馬牛之齒日長曾不得與觀天下豪傑世果有斯人矣將奔走京師趨下風承教告諸父母則驚且疑謀諸朋友親戚則笑以為狂度不可遂乃求其鄉里宗族及其父兄問其聲容而

石比部集卷六

三

默思其學業聊以自慰已邠之秋就試南都慨然有志一獲非一獲之為利而得游京師揖名公以償其夙昔之願為慰也監試楊公一閱其文過許曰是必能得特呼謄錄者命好為之卒以失有司程度不錄慙負楊公之知又恨幾年欲承教於執事者一朝遂已蓋不佞甘味安寢者累月時時舉首發聲天其困我也耶秋且暮會京師傳語云繼尹吾邑者莆田鄭公不覺色喜洒然如脫沉疴揚然如獲至寶私自慶幸及

見矣且意執事以少年挾雄才將震耀英明令人喪失神氣及至之日其容色溫然以和也其言語其禮度默然虛以謙也抱出群之才而守之以朴負蓋世之名而濟之以恭處高人之位而行之以謙遜非德之大過人而安能此退而處茫然自失平昔望慕之心日以益甚欲以書自達於執事忽思才如退之三干時相不報老泉受知莫如永叔然得其書辭未暇讀況如愚萬萬不及古人者乎則又恐而止如是者再復

右趾部集卷六

三

取二子之書讀之類皆矜其辭張其能空四海盡出已下將以取重於人而冀其引薦僥倖富貴夫挾驕滿之氣持為利之心此固賢者所笑而望其說之行難矣若愚則安敢然曰吾邑之才凡幾不敢自謂其同也古之賢才凡幾不敢以自期而亦未嘗不是之學故凡所以求於執事為今之古人愚則古人而未始願有以賜教且執事固尹吾邑而愚固為邑主養育人才非執事之責

而誰責况久於慕望如愚薦於求教如愚者乎至於

朝廷爵祿所以富貴天下賢才非愚所望安敢以干執事哉謹以舊所為治論文論兩篇及時論四篇為獻惟願削其繁靡正其訛謬培其根而使之食其實則自今日以往皆執事之賜矣

上朱大巡

其聞古君子之事君以身忠也以人大忠也古君子之以人事君出於已智也公於人大智也

右趾部集卷六

四

夫忠且智士大夫誰不樂為者患在獨任狹聽則賢者伏而不彰避嫌疑存形迹則雖知其人之賢而卷舌於當路不敢一發聲矣夫如是所謂忠與智者安得而有之恭惟執事在臺昌言論人物據天下之公以聞其所不肖欲推諸野其所賢惟恐其不亟用今又以

天子命按江南凡江南之有司皆得而黜陟是有志進人而又操其權者也且爽愷博大明光俊偉傑然有摩礪金石之才震撼山嶽之操而

將之以容與良易與人開示肺腑如青天白日
不為隱蔽動容正色進退揖遜恭而不矜若將
使人人充其志者則所謂獨任狹聽執事非其
人而避嫌疑存形迹又非所以事執事者也故
敢卑心悲辭進一賢於執事伏見上海令鄭某
有逆群之才稽古之學經世之志絕俗之介飾
吏事以儒術得民心以王道軌胥吏隸肅奸刻
弊議獄平訟賑窮恤乏有未易一一言者其為
政崇大體務遠猷始海之士多矜恃資稟鮮競

右北都集卷六

五

于學自鄭之來躬親講論日徵月考賞勸勸怠
士皆爭奮且惓惓不愧聖賢不負所學相勉
諭故士風丕變率多成材學校之振為南畿望
小民無知或有迫於貧火葬其親者鄭聞而痛
之曰非民之罪令之不德也乃為之闢義冢數
十明表樹立禁約述孝思啓昏蔽而火葬遂絕
邑素多訟至庭下者每千人鄭曰民之多爭禮
之廢也乃百家為里里有師十里為鄉鄉有老
茂選德望者克之每朔望則老與師率其鄉人

子弟行揖遜禮講書歌詩錄善紀惡於是民競
自脩飾重於犯義而訟且鮮矣吳下風俗浮靡
婚姻喪葬多至破產乘靡費之極巨欲趨約迫
於信議鄙吝強為侈觀鄭則勒為成書不責不
僭民皆宜之咸適於禮而又懸鍾以待冤設磬
以聞道屈己以來諫博採以省風政績日著民
心丕和鄰邑不決之獄多奔走來訴鄭固辭之
曰吾不敢越職也不得已而為之剖析數辭各
喜服引去歲時以公事至府城中之民皆群聚

右北都集卷六

六

觀之偶遇新雨民消息其來也布糠於橋以寧
從者其得他邑之民心如此然果於行志篤於
愛民廢請謁絕交際非愛民深而謀國至者其
孰以聞於執事也某故不自揆度以所知見者
悉陳於前執事試察之有徇私干好不如所言
則絕於大賢之門無悔也若夫寵之薦引公之
廟堂執事事也某何敢贅哉

東蕭先生

東南士風敝矣自我公視政端軌範彰條教明

賞罰行之以至誠出之以大公而持之以果斷
士皆曉然知所趨就相高以名節相勵以廉耻
相講以道學相效以敦朴昔之不羈者舉聞風
興起噫何感化之速如此哉凡人之性舉好善
其為不善者動於欲動斯流流而莫之制斯害
矣故罰也者制其欲而趨諸善者也雖然善之
趨也有機機非賞不作不速故賞也者所以趨
人於善之權也自夫以文賞而賞自夫以文罰
而罰非夫以文賞以文罰則有德與否孰從而
辨豈惟無辨或又從而逆施於是工文者日肆
而質厚寡文者日困肆故之惡也輕困故為善
也急嗚呼其所由来漸矣能識其所由来辨其
機操其權遏其橫流而防之中道非公吾將孰
與往公移文群校謂吾賞不以文苟敦行雖弗
能文吾猶賞吾罰亦不以文苟弗競於行雖言
語妙天下吾不敢不黜士舉愕不信既而公卒
履其說始爭自濯磨不敢為非如愚前所陳者
信也非譽也今公復以天子命移師河南河南

右北都集卷六

七

固天下中土風氣古稱厚公且以教東南者行
之其為效宜益大古人有言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公之典刑東南固在也河南士豈得獨私
其桑東南一介辱我公拔之人人中發其潛使
有光揚其氣使知所樹立蒙知最深惟恐一朝
遺墜以賈罪戾故悉以公之所以教士之所
以起者陳於下執事亦欲覺此心毋為公負且
幸公終教之也

東宋王洲

右北都集卷六

八

古人難相知誠難也若某者可不謂幸我公以
文章鳴數十年某晚數十年出公獨許之揚之
曩名諸士夫宴獨以相示有以某文呈者不問
知某作噫以此號天下無問賢不肖有不謂知
已者乎昔歐陽公得子瞻文遽許其有古孟軻
風且曰子吾徒某何敢自擬蘇子而公之賢非
歐陽子莫比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抑惟公可以
陳此言不然將咲我狂由是言之知己之難誠
難也

東陸儼山

我公師天下天下士皆興起不獨某而某於公則鄉子弟也薰德最久且深獨異天下某之事公將不得與天下比况公又賜之顏色重之教誨待某者復異天下某之事公將不得與天下比每見天下士之佳者舉從公門出知之預教之時其材公真天下師某不得私然某以公之愛諱於天下士士皆聳然異於人中公之榮寵某寔竊私之天下士不得有也某亦何幸我石比部集卷六

東趙曲江

某往時未履公庭心馳焉既通於下執事甚喜獲我心也公有禮貌之異話言之親則有憂之恐負也來京首謁今器狎公愛也望令器之才且賢心竊自喜副我私也既而令器愛我日深德我日厚又有憂之恐重負也舉動必謀之令

嗣求減且以無負也舉以為公鳴志德也抑中心之誠有弗能已於言者以公之庭忝天子官謹稽首拜書白心承教冀相與以有成立效也暑涼弗時惟公善願自王敢以規下執事而某之仰望匪辭則盡也

東沈西津

某聞之君子處世和衆非難而不容於人之難無高位非患而無令名之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不容然後見君子言至孔子

石比部集卷六

十

極矣為士而不惟孔子之言是法將誰法今世誦法孔子自五尺童已然惜其所謂法名焉耳非誠誠法之將不為位戚不為人疚夫戚且疚日不得為君子執事既君子矣執事直節雄才天下士誰不知清朝高臥有識憤歎執事獨昂然咲談弗少介意然士人相聚語稱有才識好節氣者必及公有才識好節氣而弗獲大用者必及公執事雖去國聲滿天下矣自有天地至今據通津顯位者何限舉泯無聲所共敬慕必

厚施薄食直道而不容於時者有志者將安取
我公辱知最深是故舉首發辭一為我公鳴歎
公之自信自願且使某永有範也

東徐伯陳

曩會吾兄頃耳便有深契相愛重如平生僕與
足下皆弗能自知也意者神情冥合有弗可解
心者耶爾後不得時見以僕之有意足下之未
始忘僕每遇士大夫必稱足下知者首肯不知
者亦嘆曰世有斯人乎子見子幸吾且因子見

石北郭集

卷六

求幸而聞之人足下之譽也益過僕何以得此
於是下也古人相思千里命駕僕與吾兄隔越
幾百里竟不能相過古今人不相及共此愧矣
今日偶為此官相羈會面殊未可卜方自悔恨
往年之信弗可追已連款寄東弗得便茲因家
人回謹布此不次不次

東劉先生

某往年頑然童耳賴我公命之知好學不意道
歸弗獲卒業且十年弗瞻顏範茲書辭時時西

望遙見雲物回憶舊游一室一石耿耿在懷撫
然流涕於我師宜何如迺自慰曰我師必錄有
司當遇又自奮曰某必錄有司當遇迺今果然
夫公之錄也我師之教也奸師之力為已能公
何敢我師之錄也天以賜公也貪天之功為已
有公亦何敢天之賜我師之教皆弗能解於心
是故辭之弗能已也敢布之從者

東孫黃溪

與賢郎遊益久知公益詳鄉邦之光士大夫之

石北郭集

卷六

式僕之慕望何可云喻每舉事竊仰高風而門
牆邈遠未能奔走請教則謀之賢郎是可弗違
公否曰然然後敢從事夫以公為之的而又得
賢郎者挽之俱前不令獨墮後僕之受恩至死
之年皆是矣感激懷仰時形夢寐間惟仗中書
君諸友布誠左右適妻父以解事來京得遂所
畱良足欣慰江頭送別時有為妻父賀者曰是
行胡憂有恃矣問其說則曰黃溪公方作顯官
據要途而愛乃壻夫壻與翁至親也愛夫人而

及其至親情也行矣公且左右若事易若夷難若阻困妻父因自慶凡聞言者舉為之慶然則僕之受恩至親黨皆是矣妻父者某姓曩有為編脩者其祖也家業異昔禮節疎簡亦惟恩之於不報之地此在大人君子樂為而屑屑自鳴以情不能已希照察

代柬鄭山齋

吾甫望天下吾族望天下而我公又為天下望三望者某庇也亦俱也何者有大善焉祇足以

右北郭集

卷六

繼而一疵則人皆指而議之矣是故不敢不懼某嘗聞懼德之繩也福之基也是故不敢弛繩隳基以弗寧朝夕而又嘗聞之懼而無道無為也是故將就有道正焉惟公之為見適得命弗果行退而恍然自失惟公昭德揚烈永佐天子使某有休庇且有則某敢不拜賜

代柬沈西津

某自瞻顏範聆教言知公為天下偉人而某且獲禮殊自賀既而公去我西也殊自恨則求所

以如公者從事焉然學而未能殊自失迺慕望見公有謂某者公且朝子將無同私獨幸喜適又有謂某者公在常且以朝子將無同又大幸喜夫公我師也舍師無所於依某有依矣是故戒行李肅心官求以從執事之下者以某之求庇之專知公之不我退棄也某也敢不拜賜

代柬鄭推朱公

自某知學時久仰高名不獲見丁丑歲群試春官幸從執事偕登第奇也既而相善又奇也既

右北郭集

卷六

而得官交之鄉邦又奇也雖然恭厥職勉厥志令天下稱曰是二人者皆賢尤大奇也前所云誠已有之而後所云則在執事易某非所望然何敢不勉且某又聞之執事迎西席得黃景孚其少同筆硯者此又一奇矣以賢即義材而又得景孚之德業麗澤之其進也孰禦某敢不以為賀哉寒氣襲人萬萬善自愛

代柬李二守

某吏茲土去公且千里然自閩來者無問賢不

肖皆曰李公仁人其自四方來者無問賢不肖亦曰聞李公仁人其異之既而聞有君子至問焉則曰李公之仁足以生閩人馮公之賢足以庸李公民是以和某既慶閩之蒙其澤而又賀公之得行其道且某亦忝民牧惟素餐是懼曩馮公以書見誨謂為學與政必先立志公之愛某與馮公豈異也其無以教乎敢以請

與徐伯陳

某既歸矜語人人曰從伯陳先生游矣或問先

右北都集

卷六

七

生何如曰貌和而莊言簡而中其心如其貌其文如其言其與人終始之以誠古君子也皆曰是信然信然子不妄語者而獨不以其文歸乎曰先生以文若干篇為某教以詩一篇為某贈聚而觀惟後之恐聞而來請者惟弗及之憂於是吾邑之士舉知先生為有道君子而又以某之得所托為賀矣故樂為先生道之

陝之儒以省親流落哀而贈之因與之書適舍弟語我知子流落困苦謀諸家得少許錢

米聊以為贍且聞去家七千里携此少婦諸小兒奚以至必有奸義者時周之乃可松吾邦也邦之士大夫必有知某者不惜以書示應有濟其不知某者此心此理將無同示之應有濟松而上士大夫何限此心此理將無同示之應有濟力之不足故樂與諸君子共之聞元振之風者必將與我

代東林見素時起司寇不肯赴

某聞天下非治之難而無大人之患某聞道非

右北都集

卷六

七

行之難而無所致之患今天子聖明大人如公者實首登用是治有人而道有所致矣天下聞之皆人人喜既而有言者曰公且堅辭復人人疑以為古今求治之難如此大人不恒有於天下如此且難於遇如此今皆有之而又以進為難如此是道終無時而行也豈有道者固將自餘而已耶將進退大節不可不慎耶不然天子側席士民延頸胡為乎遲遲也夫大人變化神乎神乎非夫人可測然其疑不可不解某

辱愛最深教最至故願以請謹齊沐以俟

代家君辭鄉師請約長

携榼餉耕止清陰得兒輩報曰賢父母且樹學
視地之宜以廣教喜既又曰建師惟賢惟賢乃
帥以從民古道是復喜既又曰師之選惟某與
某行主令進鄉老禮之為子弟率喜既又曰以
童子來鄉之老父之為歸喜乃冠飾乃帶治乃
禮習而弗能乃筋束乃躬肅乃力奮而弗能夫
禮立效夫力行禮弗力弗行弗禮弗效是重辱
石此部集 卷六 七
子教而罪是賈某不敏將罪是務去而速焉無
乃不可乎敢辭

東薛子仁卿

某往年為文字不能狗人至講論文亦不能
狗人蓋性然非故也忌我而謗者遂紛起又不
得丈夫者相扶翼用是多取惡而今且已矣迺
聞足下又然其誤耶其亦有取於僕不覺失聲
失足耶往見子文字僕私獨喜私獨語自慶為
有知己及見人議足下無俟畢辭遽笑曰噫其

謗也其有以也張膽明目為足下辯之亦性然
非好辯也而怒子者又我怒矣夫人才不恒有
有之未易遇有而遇之顧忌之謗之亦異矣此
東坡太息篇所以作也僕與子雖不相識見子
文猶將愛且慕況子又愛我禮我有取我敢不
自托知己人亦有言士為知己死無亦人情乎
予於此重有感矣足下其時顧我惠我好音

與唐白屏

某之疎魯當世鮮儷獨大人君子謂某也才揚
石此部集 卷六 八

之人人有不足某者又解之人人謂某也直無
他愛某之深不自顧慮乃至口語藉藉皆曰是
何足云云而白屏顧如此夫譽某而不悅於人
不之顧尤大恩也今人言無知識至木止耳木
受雨露皆欣欣向榮不可謂不知感英雖至愚
猶可為木而獨不知感又背恩焉無乃非情乎
情人人殊至於恩之而喜仇之而怨三尺孺子
皆然某獨何以異何世之好謗者不察此也邇
誠有以大人謗於英者曰白屏不足爾耶應曰

吾知已也不足曰爾何敢以文章議人應曰某不能文顧好文夫好文者之於文也如饑者於食未聞饑者見珍異不之食又從而議焉者此庸人所信君子否抑吾白屏必能為吾解者無懼而譖人不止又以某謗於白屏此其情將奪某之恃而離其腹心以成之謗速之禍者也正可供白屏一笑顧辱王趾過諭愛某而恩之愈至矣夫以白屏之明謗誠無足慮者顧古人云臣之行不如魯參君之信臣不如魯參之母謗

石比部集卷六

五

臣者不特三人某恐大人之投杼也是故重自傷懼謹先鳴於侍御者伏望愛某之卒毋墮小人某亦得時時受教以信于人令人稱曰白屏之譽某也信然則豈惟某之幸意者亦執事之願也

代東金都憲

執事名滿天下天下士皆願一識不得見者幾何人矣某乃獲從群士後竊望顏範後泰宰茲邑邑則公鄉邦也不以某為辱延之願之贐之

感激自思公之愛某禮某異夫人矣某非能異人意公愛之者教之愛民禮之者教之禮士以貽恩於博且衆者歟不然某亦何備而得此者也到官以來恭承明論精白厥心惟恐上負明教恨才疎拙方重慙懼恭聞被命司寇南都師表既邇德音日聞欣躍之情倍萬恒品欲奔走趨賀職事是拘謹薰沐卜日布誠左右引領屬望如覩德容敬肅心官鵠俟清誨萬萬為國自愛以膺多祉某敢以已私鳴天下之願

石比部集卷六

五

代東劉都憲

某未仕為公門人筮仕又為公屬吏與之進翼之有成思念遭遇未始不以命幸自慶亦未始不以報稱自奮也守官來夙夜祇懼不敢不勉第賦性篤信果於從教良恐賈禍取怨而卒為之誠恃公以無恐耳恭惟譽命上逮 聖王明命命下之日天下士知公者皆為朝廷得人慶其知某者亦為某之得所恃可以行其志喜夫某之志惟無負明教而使之得行

惟上焉者為之誠以公重望俯致一言某志行
矣敢不竭駑駘事以仰副威德哉官守是靡不
能躬誦堂下布武拜賀謹卜日肅使用展門弟
子之敬太山在望無任瞻仰

代鄭公東吳大諫

家君辱愛厚時某方穉未解事學稍有知識即
欲侍左右而先生已不家食矣然每受應訓必
曰是得之吳先生勉無怠及僥倖則又曰凡仕
惟吳先生是法勉無怠小子謹識仰慕之私

石址部集

卷六

重

日以益甚適執事司諫南臺某忝茲邑宰相去
無幾耳寧不欲一布赤誠為閭者煩誠以位尊
職要畜縮不敢進故也遠垂厚儀重以華翰先
施未能愧感交集尚望時賜教音輔之翼之某
日望之順時保愛諒先得我心何敢贅

代鄭公東楊邃菴

某椎魯無他知識獨於天下大賢命幸所遭遇
皆與有言某非真可者是故語命耳且今所謂
大賢公非其顯顯者乎道德文章震耀宇內固

秉彛者全好豈惟某哉而某獨為至者以見素
公公所素愛某則其門人舉以教某者皆公之
教故人之知公者某皆有之某所以知公或非
夫人所有何者不得見素公之門者眾去歲過
江拜公門下親之以款納恩之以教誨重之以
台翰禮之以介壽祉酒遼菴諸集待某者則于
弟也何可當意者以愛見素公者推之也感佩
之私已銘心不但書紳矣守官來款一挹道範
圖便未果勉思仰報盛德求無負於見素公惟

石址部集

卷六

重

才性疎拙不足有為是懼夫以公為天下望人
某幸從四府屬吏後朝許可夕馳聲天下公於
某何愛顧某無足辱耳敢不竭駑駘從事以抵承
盛哉太山在望無任瞻仰

代東倫彥周

岱嶽遊廣得瞻清範聆德音已識先生為奇珍
矣而先生所以愛僕者更踰常分故某每念士
之相遇信有常数未易以偶然論也且某閭產
也去廣千里何由仰覩盛德某之有廣行是天

以諸君子賜之也第離合靡常不見君子鄙吝復萌為可恨耳然德音在耳何日忘之當官蒞政決不敢怠焉以為先生羞以為明天子負也時事清明正吾曹戮力之際毋靳教言以匡不逮是所望於執事

代東王都憲

僕讀古人文字竊慕望學而未能每得佳製珍誦之今之古人也歆相於切磋為不朽計竟以官守如背而馳此心惘然如失拱壁執事雖才

右比部集卷六

韋

俊滿京畿然握手論文不言而喻於誰取之以是知執事愛僕與鄙心良不異也曩所贈文士大夫賢者見之稱不容口僕與有光想仕優而學所得日異又不止文而已便中幸有以教我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今天下稱曰是年得人如某如某則敢不頌執事之賜

右比部集卷之六

右比部集卷之七

上海見山石英中撰

從子石應魁輯

碑文

鄭侯去思碑

我上海賢令鄭侯去之明年典刑丕著惠澤滋深民懷父母士慕師傳鄉士大夫周公翰唐公錦再為立碑達民志矣庠俊又群造予曰始吾侯且行以

右比部集卷七

非七

天子命弗敢留既行弗已于思吾弗自知其所以也公雅知侯盍書諸碑以繫我思某義不容辭姑書吾所得者前後令吾海侯最年少始至民環觀之竊相語侯少或未解吏事既視政群吏執簿書序進從容區畫各達其要訟者數千立庭下一問既辨真偽為陳數言輒喜服引去數折疑獄人神焉鄰邑時質厥成徙而就居者千餘家田賦獎積侯議均糧又議正經界具有成式其規模遠矣嘗採古常平法斟酌之視地

遠近立社倉令民以義輸穀多寡惟意益以訟之願息者期年得數萬斛各擇里之醇謹者主之盈縮有數歛散有期通塞有稽民耕歛免假貸咸獲其濟或值凶歲發廩賑之不減豐年蓄積日崇禾菽被野侯乃嘆曰孔子言富而教敦俟君子即毀淫祠立社學集里師校之得若干人使為子弟師頒之條約而考其勤惰其為教始于小學絃歌揖遜秩如雍如雖窮鄉童稚有成人風民是以興獄訟日鮮公庭閑寂垂簾鳴

石比部集

卷七

二

琴境內自治每晨趨學宮為諸生講五經微義卒之以忠孝大節相期勉庸起儒立率多成材又立義塚廣孝思懸磬鐸來諫言設肖隸杜勾援新學宮備文物飾壇壝明表樹百廢興時乃用父而不見其勞也且留神錢穀嘗言世之豪傑務大遺細指此為粗迹不加省以至敗事者多矣故明簿書謹出納公私之費一錢不妄自檢尤嚴初或以歲例為言侯厲聲曰朝廷養廉自有常祿如之何有法外例也日市菜果併所

直製小板親書以出而視之入每上官獎勞文移片紙外無所受及被命行贐一果卻也行李蕭然圖書數卷晨出縣治擁侯輿者餘萬人登舟立河渚觀者延二三十里送者千艘潮至櫓發蟻附鷗翔以出姑蘇之臺有餘情焉父老相謂自有海以來民於令始此也君子曰古稱循良吾見亦鮮矣鄭侯仁惠民廉律已才建政果達郎文行化理真古循良耶有本者如是耶遂書以貽二三子今碑之學宮且傳于世世侯名

石比部集

卷七

三

洛書字啓範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

行狀

明故孫母王氏孺人行狀

孺人姓王氏諱某怡靜王公之女幼端重慧敏兄工部主事世某未貴時家居讀書孺人從旁聽求解大義至古賢哲婦輒奮曰我不當如是耶父兄奇之桂陽學正郎軒孫公崇古而文海所謂君子者聞其賢為家孫聘之即今官刑部司務朝立也成化丙午歸孫氏容辭雅飾禮度

開止舉族相賀得婦事舅愛溪公姑太孺人張氏曲盡禮意弗愧古書傳所云時朝立業舉子孺人請曰門以內願力治之朝立用是獲專于學以文詞稱遂中戊午鄉試讀書南宮南宮去海且千里而愛溪公太孺人安孺人善養若朝立時侍也正德丙寅愛溪公卒丁卯太孺人繼卒喪葬適禮士族取法孺人與有力焉子三曰繼臣受業國學曰繼科曰繼謙並游校績學工文試輒冠邑士大夫見者必遇以國士女一曰

石北部集

卷七

四

某雅有女德始孺人每生子躬自乳哺妯娌或謂之家幸不貧何自苦如此孺人歎曰儉自美德寧以貧且乳者性或不良足以移兒吾安敢任人聞者服其言庚辰朝立官京師迎孺人孺人處家事具有規畫朝立遠宦無內顧之憂則孺人之為也居二年得痰疾幾殆謂朝立曰吾不恨死恨未及見諸子成耳且寄聲繼臣輩死生命也毋吾憂力而學問成而名使吾有以復舅姑地下既而漸愈甲申繼科携妻子趨侍骨

肉相見喜極益愈至丙戌春竟以前疾卒于正寢距生成化戊子享年五十有九子婦三長方伯西津沈公之女次劉氏又次顧氏祖皆仕至郡守孫男四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孫女曰某曰某曰某日衍以昌孫氏之慶未艾也孺人雖以勤儉起家然憫人窮濟之視其力問遺戚若里來哭曰吾德孺人弗已也嗚呼若孺人者可不謂古之遺德哉英中泰交于繼臣兄弟也厚又

石北部集

卷七

五

祭文

祈晴 代縣作

惟神廟食茲土民賴厥庇風雨時若以茂百穀神之職也往年亢旱苗且用稿以令之弗德隨禱而應神忘其功今忘其報民實受祿求為神依乃弗時雨下民咸咨賴神之靈甘霖四溉然

弗雨為亢過雨為淫惟亢與淫民病實均一雨
十日水且為災豈神惠民之意耶是故白心陳
辭以達聰明伏惟戒爾執事歛爾雨澤肅爾雲
物昭太陽之光使百穀豐登粟盛有倫廟食衍
衍神真安焉令以天子命官茲土神實照臨之
故苟利於民不敢弗以告也

代祭曹定菴文

吁嗟我生不偶兮未見先生然金玉之德松栢
之攝瑚璉之才韶鈞之文斐四海而馳聲余既

石比部集

卷七

六

守官于近邑幸有望乎及門而王事靡盬欲至
無因顧承恩於獎譽豈有愛而云云維八月之
吉兮公壽之辰將膏吾車兮抹吾馬祝公壽脩
公樽不我待兮奄逝胡造化之弗仁病不忘余
兮教之話言曰子惟體國兮無我殷憂寤德容
兮杳不可親思公教兮耳若聞公何歸兮下為
河嶽上為星辰英靈在天地耿萬古而有光兮
不亡者存獨願教未酬使余敬歎而不可禁有
爾既旨兮有酒既芬踞陳辭而敬奠兮聊寫我

誠

代家君祭外祖母文

嗟哉孺人古之遺德古之遺德亦既有子萬夫
之特萬夫之特而報未食昔我室氏孩提喪母
伺寒而衣絮饑而穀惟賢故仁以愛生恂勤渠
懇篤在所生右既而我歸周旋婦儀匪孺人教
斯焉取斯有子而子有女而女乃命之學舅則
師汝謂予夫婦勉而庭教將使舅甥驅馳王道
耕不覩獲炊不見熟天胡不仁而奪之速遺音
石比部集 卷七

代子俊兄祭妻祖母文

惟靈靜而能制和以有貞金堅玉潤秋烈春溫
下刑而化家克之豐躬罔踰闔閭譽溢於宗惟予
之室實靈之孫方幼失母而長於靈如匱之玉
如堂之珍愛而教之德斯日新既而我歸周旋
婦儀匪靈之為曷至於斯每相對言必有以報
乃大不然徒傷懷抱室氏厭世尊靈歸僊淚痕

班地怨懷指天衷腸耿耿情事漫漫臨風歆奠
涕泗交統嗚呼哀哉

代祭王二尹文

維靈挺然不群百夫之特百夫之特萬夫之式
疾惡如仇惟力是視罔惕於威罔疚于利予實
涼德繆宰巨邑不有君子其何能立謂君也果
是憑是翼方採厥華未食其實天不我諒奪之
良朋訃音乍騰心官震驚人生相感有屈則伸
哀哀王君位不稱才齒不酬勲凡今之人誰無
石比部集 卷七 八

祭鄭君平文代思齋作

噫嘻君平而致是耶將造物者多妬抑命賦有
定雖鬼神亦莫之移不然如子者宜達而窮宜
壽而夭誰其尸之噫子當年歟厥辭高視獨步
聲傾一時不鄙謂我人未子知暫蹶奚傷一飛
斯其耿東壁之方耀指天魁以相期慙余幸而

獲選慨子多而見遺跂澠池之奮翼遵王道以
驅馳胡天奪之速使有懷莫施千里聞訃將信
將疑撫心驚愕搔首踟躕歎不得憑棺葬不得
執紼獨長望而歎歔附辭敬奠聊哭我私子其
有知式飲食庶幾

代孫汝益祭妻外祖文

事固有幸不幸今非世之所謂智者孰觀其終
今不和俗而同沸聲泯泯而衣食今乃大不幸
乖所志而堅節今實我之聖昔公之安其室今
石比部集 卷七 九

既占我夢虺蛇以兆祥今錫之鸞鳳命史筮之
今得黃裳之吉韞匱而寶雙璧今光澤以璵十
年乃字今曰必獲良匹顧有孫今沈有子以禮
為羅今一朝而獲騏驎全美固造物所忌今賢
者不壽較子淵之天今相為先後嗟振古之節
義今匪遭此而曷見事所天而待亡今歷廿霜
而靡變將異之成性今亦庭訓之開惟天人
之參和今能嶢美而並賢耿雙節以不磨今將
百世傳彼一時之榮樂今譬若吹烟小人所幸

兮君子所耻一時雖生兮百世則死夫人孰不
顧多男子兮曷如公之有女教子以文兮閑女
以貞文則經邦兮貞則流馨公雖逝兮而不亡
者存酒既旨兮肉既盈踞陳辭而敬奠聊寓我
誠

代家君祭祖文

往者昊天弗弔遺棄諸孤使其負艱于躬惟恐
失墜敬懼朝夕上奉母氏下教諸子二十有五
于茲以天之靈以祖宗之庇以我考之遺蔭男
方比部集卷七

卷七

十一

英中中應天鄉試男懿中補邑學生凡我姻戚
皆謂厚德食報不在其躬在其子孫其實聞之
益興感慕非我考之德無以有今日而獨不得
使我考見之其敢不嗣德率教奉揚休烈以慰
我考之靈於地下哉惟我考其昭鑒之祐之中
之使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祭李夫人文

芝蘭謝兮西風冷冷鳳凰去兮高山冥冥聖善
逝兮式昭典刑皎皎白日兮口碑是銘嗟夫人

賢兮將世所希式穀有子兮萬里飛酬景運兮
游

帝畿抱經綸兮策黃扉取金紫兮耀班衣惟泥
封之可待兮豈不遄歸忽奄棄兮誰則尸之寧
令子慟兮鄉邦所悲造化忌全美兮吾將尤誰
壯老相禪兮豈不亡而德弗耀兮嗣弗昌人罔
聞知嗟夫人之賢與有子兮芳聲四馳苟不亡
之可恃兮脩短有期束生芻兮前致我詞神之
聽兮洋格思

石北部集卷七

卷七

十一

又

噫嘻夫人厥有上德弗享中壽智者所惑將德
壽二美造物所難抑理數相御常變相乘惟其
所值莫窺其端倪噫嘻夫人數也則然夫復何言
令子矯然鵬騫羽儀天朝馳聲中原人生不可
恃者身不朽者名德以子彰名以德成夫人雖
亡炳炳烺烺不磨耿光曷為其傷獨士族楷範
昭代禎祥一朝而逝知與不知譽為傍徨而况
某等辱令子休戚相將是用束芻酒陳辭燕

香冀精娛一眄眇萬里之茫茫

伯母哀辭

已丑秋仲姪男英中於墓獄聞我伯母之訃則望東南稽顙號泣幾不能生行徃凶屬殺醴疵惡弗敢漬清魂祭奠乃為文辭寄我兄妹以時墓謁而焚之婦有至德貞而弗妬我伯母之事我伯父也鉛粉弗御荆簪布裙紡木綿操井臼不妄言笑我伯父之有寵貳未嘗見憤恚詞色處之夷然且數十年無一語相犯訐則我伯母

石北邵集 卷七

主

之化也雖古之賢妃名夫人何以加之而潛德弗耀名不出於族里縉紳史氏無所紀述皆男姪等不肖之罪也英中幸以天之功為文章不愧古人力能揚伯母休德世之守身無狀忝天子官以干重法言與身俱棄使伯母休德泯鬱為罪尤大然伏自計伯母九原神靈當不忍忘恩英中英中自憂罪死無以慰我伯母哉維我伯母生丈夫子四人大兄而既天沒婦守女嫁伯母親見之二兄之敏達三兄之敦正四兄之

沉方皆可立身持家五妹則莊重慎雅有諸兄風英中嘗思令諸嫂妾媵輩師之以為女則今日之禍是英中師之不豫也噫我伯母可謂有子與女矣昔人有言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庖英中之命則有所懸早晚相從我伯母地下未可知也故不敢覲縷而亂之以辭曰

太乙培德二五既金相玉章瑞昭代履順相理闔以內作法自躬流善誨彼妬有聞愧交諱惟德不朽貞規在九族作乎愚者倍噫余不肖

石北邵集 卷七

主

聖明廢猶為人猗伏幽昧泣血玄徃心煩憤生負重恥死何愛逝恐無知長捐背吁嗟伯母見難再

說

存濟說

周子某楚名醫也號存濟重之以吾寅友陳子請予說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存濟曰儒先有言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濟是之取爾夫說說也二言者存濟之大說具矣抑聞其微增其所

未至說事也可無言也乎夫弗存而濟理無是存矣而遂忘所有事聽其自濟理亦無是士大夫為有良心誰非愛物者試舉古今論濟人者幾何是非弗存也存而無所事事焉而未至也夫醫亦然天下豈有挾醫而志殺者望其生而畏其死醫固存愛者也然其藥病有濟有弗濟甚者反從而殺之是亦非弗存存而無所事事焉而未至也往讀書見傳扁鵲者稱其遇桑君飲之懷中藥洞見五臟故醫妙天下以吾言之

布比部集卷七

十四

鵲之見五臟非以其目以其心非以其心以其理觀其論辨太子與齊桓公達陰陽之變窮造化之微謂不事學且至者吾弗信也今世操死生之權為醫嘗事鵲之學乎不事其學而徒曰吾存愛吾存愛求如鵲之濟可得也哉且周子之存濟就其醫言之儒先之存濟自吾儒言之吾儒之存窮則學達則行而致之凡所以畏天悲人者其說甚詳其事甚難舉弗敢弗力然後迺有濟不然則否醫獨異是哉南北異稟燥濕

異質陰陽異證君臣佐使異用其說甚長其義甚微舉弗敢弗然後迺有濟不然則否此天下公理也吾不敢私以是為存濟說

武祥字說

顧子之生尊甫夢神授之主名慶圭長或字之禹錫癸未錄春官予泰從後又辱交最深相謂曰吾且字武祥吾弗武以自勵也某曰天下之武無踰子者祥莫太焉而弗自足且益武益武益祥夫人無實弗武者當之武義德也今人言

布比部集卷七

十五

武弗以德謂夫視的然色悻然言決然而武之是氣也非德也任氣且折折則不祥莫大焉何謂武夫武所以尊已執物已屈非尊物爭非執夫武以理伸已勝物者也自子之少至今日視無忤弗壯於頤言恂恂不出口徐行後長於少亦弗忘敬弱冠有文章大聲持以謙崑之士大夫無弗愛且敬進魁南省之士大夫百倍崑亦無弗愛且敬又進友天下士大夫百倍省亦無弗愛且敬愛則偽感者遠矣敬則惡攻者

遠矣吾目見子之尊而物之就子軌也日益衆已尊曰伸物軌曰勝夫武以理尊已勝物者也昔衛君子德如圭人武圭溫而栗人德而武子德圭何以辭武武焉往而不祥說武祥

端崖說

友人唐世相號端崖語某且出薛子序潘子記相示曰子獨何以贈我讀其文先得我心誠何言然重唐請以弗善鳴辭安諸請為之說夫崖山類也蜀多山右天下予遊蜀矣嘗見夫怪石

石比華集 卷七

十六

巍峰突而起俯而曲偃而凹如鬼神變現龍虎盤踞奇形異狀不可盡名又見夫萬仞壁立高摩霄漢橫揜星辰如屏如障如城如矩斯絮如窟斯截而山之大觀備矣惟端崖吾有取焉子是之取蓋取諸象子知之矣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樂在我知且好在物子惟學乃有獲子為端崖子惟弗學乃罔獲子弗能有端崖學斯得矣得斯樂矣稽古人未仕慎厥行利幽人之貞厥師惟聖厥友惟直諒多聞子今未仕

昔古人既仕迺正天子迺正萬民迺經緯紀綱禮樂以化成天下惟終始以正罔變厥初子今將仕子勉是子能勉是子為端崖子能弗勉是子弗能有端崖敬哉敬哉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文簡字說

石子曰天下尚文以治以亂家尚文以興以廢人尚文以君子以小人物尚文以成以否文善也文而適又善也弊而煩不善也甚焉又不善

石比華集 卷七

十七

也朝有儀士大夫有序覲會有禮郊廟有樂上下有章紀以物發以聲成以容定以名夫是以天下治其弊也儀失而浮序失而隔禮失而苛樂失而淫章失而冶物失而侈聲失而蕩容失而誇於是乎亂定省崇於父母友恭著于弟兄內外謹于夫婦拜跪嚴于僮僕揖遜都于賓主往來雍于親戚夫是以家興其弊也崇而弗篤著而弗好謹而弗孚嚴而弗通都而弗洽雍而弗實於是乎廢旅讓而登堦三揖而就位百拜

而執爵度理而成言審則而正武中機而動容
夫是以君子其弊也期讓非讓期揖非揖期拜
非拜詭理非度假則非審作機非中於是乎小
人法兩儀以造形辨五方以設色因陰陽以倚
數窮鬼神以通變相時以利用夫是以物成其
弊也形乖於騁智色殫於務奇數亂於僭擬變
流於循私用塞于遠俗於是乎否故曰文善也
文而適又善也弊而煩不善也王子約請字黃
溪先生先生曰天下文日煩矣字之文簡吾謂
石比部集卷七

文

矯煩以簡庶幾可適黃溪之意也為之說

荔莊對

祁子世用廣之高士也好讀書不干榮利環所
居植荔因自號荔莊或問之曰荔廣產也廣之
人恒有之子愚得專且夫人之號稽古訓以規
以數尚山水以枕以臨旁取草木以幽以介以
淡以雅夫荔美而艷尤物也胡為乎取哉祁子
不能答因其族弟秋卿請於石子見山見山笑
曰人固有會於心而弗令于詞者祁子之謂也

盡對之曰大塊網緼萬物化生或動或植或豐
或瘠或美或惡或榮或落二五經緯鬼神交錯
誰為定名誰為定形誰為定宅誰為定主然則
廣之有荔是客形也謂廣有荔是客感也而固
未始有也人安得而有之有之者適之者也夫
荔吾誠適焉方其偶相值也若將有感也既感
也若將有思也既思若將有悟也既悟也若將
有泰且豫也既泰且豫也若將有得也夫吾得
之之妙游於冥濛通於無極遇不為有遠不為

石比部集卷七

十九

無榮不為欣謝不為戚凡吾目之所接耳之所
受身之所如手足之所觸寤寐之所思營無非
荔者吾誠適焉吾之有取爾也真也子無取爾
也亦真也吾以其真取子以其真無取皆天也
雖然使吾為子無是得之之妙也使子為吾亦
不能以其得之之妙語我也吾與荔且化矣以
吾為荔自覺其贅矣謂荔莊為吾號愈自覺其
贅矣子且申之以辭而詰其所以無已太贅乎
且子所謂古訓山水草木之幽介雅淡宇宙間

物也吾不得而有也荔吾物也天下不得而有也柰之何舍吾所有者而徇吾所無者且吾所有是本無味非惟無味是本無色非惟無色是本無氣非惟無氣是本無形子曰美而艷是誣之是後世之為吾荔作譜序詞賦者誤之也我當乘明月之夜期子于荔莊酌子以玄酒娛子以素琴陳子以太虛之詞無多言也惟允曰是可以為荔莊對矣

送鄭思齋 為童生作

石比部集 卷七

二十一

思齋先生莆產多才甲天下先生材又莆望也來令吾海博觀形勝見大海在東每潮至則激射噴薄汪洋浩蕩鬼神交怒魚龍隱伏有奇觀焉先生曰是邑也必多奇才乃進邑學諸生試之其文蔚然鏘然駸駸乎進求止也又曰未入邑學者亦必多奇才又進吾邑子弟試之其文矯然昂然如鳳雛未離巢穴已有凌霄之氣矣於是政事暇輒進諸生諸生亦惟先生教是聽三年而怠者奮狹者充魯者敏庸者秀異震蕩

不羈者俱入範執筆吐詞巧拙異功清濁異格雄剛剛雅異趨咸適於理矣先生曰可教哉海其莆哉又致書於其邑士大夫曰公實教莆吾惟海教亦惟望莆海不為莆吾不止也嗚呼公之作人其肫切懇惻如此士其有不興乎於公行之某敬序之又相與歌詩之或傳諸莆謂吾海何如也

送鄭思齋 為教讀作

石比部集 卷七

三十一

乎長一人蒙教之善斯一人善千萬人蒙教之善斯千萬人善故長者蒙積也習者教積也萬人之習一人之積也天下之習一邑之積也萬世之積也有能教蒙人敏於善矣有能教蒙者教蒙者敏於善矣有能教一邑之教蒙者天下之人敏於善矣有能教天下之教蒙者萬世之人敏於善矣故先生為令急社學之為務下令曰孰為吾子弟各視地歸社學孰為吾子弟父兄各視地歸子弟於社學社學吾為爾建師

吾為爾立師賢吾為爾庸於是聚邑之教蒙者
凡若千人拔其文暢乎可以為子弟師者凡若
千人又問諸父老又問諸鄉士大夫又博謀諸
蒸又近謀諸心其行確乎其心醇乎其衣冠禮
度容容乎可以為子弟師者凡若千人布諸六
百里內若慕聯道里均也誦讀聲鏘然若金振絃
歌洽也朔望各率子弟見先生若王立揖遜閑
也歸而見父兄若梓若桐若椅若漆英者虎豹
雅者鳳凰材器適也先生又將進教子弟者重
而此部集卷七

十一

曰斯言瞋我哉迺命某序之

石比部集卷之七

石比部集卷七

十三

石見山集卷之八

上海石英中撰

從子石應魁輯

序

四川鄉試錄序

代蘇先生作

惟嘉靖改元

聖天子嗣位朝萬國昭文明治會天下鄉試四
川巡按某先期聘學政某教諭某訓導某至曰
某主試虛厥心慎以得人曰某同試同寅協恭

石見山集卷八

二

毋徇毋偏曰某提調敬脩乃位毋怠以千紀百
度時舉群司戒嚴則合提學某所選士三試之
凡若干人中式凡若干人錄其文之尤精者凡
若干篇以獻某以職當序諸首某惟治以道成
道以文見文以氣移氣以地異夫蜀四阿絕壁
天設之險其辨峻是故其為文廉隅立綱維張
約而理毅而節成都大川經緯沃野千里其容
平是故其為文疏暢洞達平易正直曲而中隱
而肆物產奇綺間錦珍貨大貝富甲天下商賈

挾之射四方其利通是故其為文練事而切情

益時而適治美斯愛愛斯傳夫道文之主也氣

文之輔也文道之章氣之英也功業節義道之

實氣之精也諸士子以英傑之氣達純粹之文

以歸諸道主立而輔具矣英發而華昌矣蓋亦

求其所謂精與實者乎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國家之制亦文以取士而政試之文採其英

華政食其精實諸士子進而會春官又進而策

天子之廷司耳目寄股肱蓋亦於所謂功業節

石見山集卷八

二

義者加之意乎夫道也氣也文也功業節義也

一也二之者假之也叛之也惟假與叛始有文

峻而行卑文平而行險文通而行拘者矣諸士

子蓋亦求其所以一而戒其所以二乎能求其

所以一而戒其所以二是故不利回不勢沮不

徇人喜怒惟義之為歸斯天下將稱之曰蜀之

士其文峻其持身亦以峻如此是故不矯情不

異物泰然行所無事以有容斯天下將稱之曰

蜀之士其文平其臨民亦以平如此是故師古

而不泥偕俗而不流執厥中使民有攸賴斯天下將稱之曰蜀之士其文通其施之政亦以通如此則治出於一而文章達於天下諸士子固可進之三代是錄也亦百世傳否則虛文而已豈惟為國者之憂不敢佞

壽思齋尊翁詩序

自思齋之耒彰禮以齊民振鐸以明教設磬以來諫百度咸貞絃歌聲作頌公仁矣君子曰公仁奚自曰公所自有未也得之天未也天與之

石止部集

卷八

三

義方迪成之又頌乃尊翁仁矣未幾翁自南來觀者塞道皆克然若有獲又未幾為翁壽之辰邑之宦於朝遊於學校於鄉凡役於官者咸進壽有童子數十人亦口祝辭以私壽翁里師某乃為之節其文正其聲以宣其心遂成詩某讀而異之以謂化及孺子德之盛也豫之至也是之謂天籟我公時進以侑翁觴休哉且慈大成子孝大尊親於公之壽翁兩見之君子以為法詩有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翁有焉又曰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思齋有焉

壽府尊序

代學教諭作

春王二月朔教諭某晨起課諸生景風徐來和氣充暢異其祥俄聞歡聲自遠漸近又異之有野叟群進揖曰今茲之晨我公祖某公壽公我民之父母願壽壽無能辭歸諸善鳴某未有以對也有一儒生歷堦而升揚于衆曰惟天子民惟民天視聽惟守令民父母宜惠民惟惠非政弗成惟政非威懷弗濟惟德非大人弗克惟大

石止部集

卷八

四

人為公備厥德德仁之府也禮之典也仁故愛愛故懷禮故制制故威威懷兼濟政是以和民用豫是故德公之所以感也民應之而聲之詠歌而行之祝頌而發之以至誠民之所以感也天應之天感於民民感于德是謂天人交豫天人交豫而福應焉公宜壽凡我子民宜壽壽乃從而歌曰節南山兮面陽於君子兮德孔良民懷只兮不忘報之介福兮壽無疆於是某命之反之命諸生和之述其言序之

送思齋朝覲序

莆陽思齋先生令上海二載以朝行佐黃某謁予曰瞋行禮也非禮無以明敬非文無以章禮子盍圖之辭又曰惟公子知揚功德報知己子志也無亦是務乎某乃稽首言曰樹官國之大經朝覲禮之大紀昭德政之大節植節以張紀張紀以共經臣之大道故昭令德以臣者可以朝矣公種德于躬如水在淵窮則靜止達則兩沛建義倉時歛散均徭役恤孤危昭其恩也關

右此部集

卷八

五

義塚明表樹禁火葬廣孝思昭其仁也甲有長長率其屬鄉有老老和其衆昭其度也為之約使友出入助守望扶持疾病昭其義也祭有品葬有儀婚娶有制不瀆不僭昭其禮也視地建師師惟德人昭其教也朔望會鄉老於學序長幼習揖遜講書歌詩錄善紀惡昭其化也飭廨宇理庠校毀淫祠尊名賢昭其範也軌吏胥束輿隸昭其馭也設磬鐸懸鍾鼓采諫言舒冤抑昭其治也杜請謁卻讒諂昭其公也議獄平訟

右此部集

卷八

六

明罰勅法邪者正之枉者直之偽者恥之頑嚚者刑之昭其法也德以善政政以養民民是以和而頌聲作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德也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臣也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事君也知子民可以為臣矣知為臣可以事君矣知事君以朝朝以成禮故紀理而經治是以能國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知某者天下莫如公知公者某亦不敢為天下後知而弗言弗仁言而

溢辭弗義某獲免於此矣於是乎書

送王二尹朝覲序 代思齋作

嘉靖元年冬上海令鄭某戒行朝明年正月朔先是巡撫李公因颶風之變請於

朝郡畱守縣畱令以勤民隱命未下公且移文止其疑召門人石某筮之得豫之九四曰坤震為豫震象雷是故有命令之義坤象地是故有止而親民之義豫之彖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爻辭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公得乾之純

是故曰剛剛則一一則誠是故曰勿疑民之父
毋邦家之基是故曰應民憂憂之政以和弗徒
善是故曰志行君以順倚民以順載是故曰由
豫惟德動人無遠弗届况其邇者是故曰朋盍
簪官有常分國有常經以分序行禮之經也是
故曰順以動公毋行為

天子牧小民於是越三日得

命二尹王君以行請順動也某曰王少尹觀國
之光用賓於王休哉君亦曰公衣民寒食民饑

右北都集卷八

七

若疚去躬若父兄視子弟休哉退而肅行李為
賦騶虞移時見曰衣在笥書在囊可以行矣敢
辭為賦羔羊又離席曰旅非禮無行朝廷非禮
無立士大夫聚非禮無言敢問禮為賦小宛之
卒章君拜曰騶虞教某以仁也敢不拜賜再拜
曰羔羊教某以儉也敢不再拜曰小宛教某以
敬也夫仁以紀政儉以共德而無敬以將之焉
用之吾乃今知所以為禮敢不三拜遂就道其
樂也怡怡邑之父老樂某之留私語曰願少尹

為我謝天子相與送君其樂也洩洩石生至曰
今日之行可以觀豫盍序之以為君贈某然之
序之

送楊二府朝覲序 代掌教鄒作

惟

皇體國經野其維固矣樹以守令其統理矣三
年一朝其典則矣二守楊公之行以率典也夫
典以示軌合遠之謂軌軌以明分戴土之謂分
分以行義親民之謂義義以昭忠盡責之謂忠

右北都集卷八

八

忠以成信效托之謂信信廢忠墮忠墮義弛義
弛分忽分忽軌敗而典或幾乎熄矣夫典熄非
弗朝也失所以朝也失所以朝視弗朝等也公
得所以朝哉所以朝有四曰飾躬廉曰撫民仁
曰御物嚴曰蒞事恪惟公以祿自給非是一介
無取可以言廉颶風之變植傾蘇困節派宣贊
民咸安之不仁而能如是乎門無私謁庭宇肅
然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不為私可不謂嚴乎
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必以其情不可謂不恪

也廉仁嚴恪四具而義行矣義行忠所以昭也忠昭信所以成也忠信以守分以由軌而典立矣而人臣之道悉矣在易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時也大有之九三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言德也今

聖人嗣位而公朝又得所以朝朝有德與時矣茲亦惟休哉於是主歌蓼蕭二章頌之某歌韓奕二章祝之因相與和之書以序之

擬送禮部司廳李君陞南京戶部員外郎
石北郎集 卷八

序 以賈先生命

皇上嗣位之明年惟考績詔舉黜陟典於是懷城李君自禮部司務擢南京戶部員外郎行且辭予曰惟禮萃禮惟戶錢穀之司某學於禮未之能焉而錢穀吾重過是憂且南方無亦異勢乎吾同而不化是憂敢聞教某曰慎子行哉奚而憂

國家造兩都用崇儉也各設六部用張理也部為之長為之貳盛為之屬用合厥力休治也出

之入之參互以之用通厥材使舉而不窮克有濟也子毋南止哉子毋異禮戶哉禮有文有數有器有運文語其飾節而適謂之文數語其辨章而當謂之數器語其成經而不易謂之器運語其達變而不流謂之運夫戶禮所紀也是故遠近異貢上下異征貴賤異廩親疎異資非文則弗飾是故輕重異權長短異度多寡異量大小異品非數則弗辨是故布縷粟米錫鏐鈇鉞梓桐椅漆毛革輪角非器則弗成是故歛以九

石北郎集 卷八

十

賦節以九式內外相函經權相濟非運則弗達故曰戶禮所紀也吾居視子上下交無誦讀賦厥儀核而不俚有禮之文飾名彰度秩倫昭象不多亂不少遺有禮之數凝然止截然作進矩退規動有成法有禮之器因革隨時弛張隨事春曹別署以義起焉有禮之運往年

駕南巡抗章諫止弗虞重罪惟臣道之殉可以言忠臨位而思思而懼懼而謀弗滿志自逸可以言敬忠禮之基也敬禮之興也基以立之興

以行之禮之二難也文數器運禮之四美也有四美具二難子於禮深矣吾聞以禮動者一衆寡一小大一彼此罔弗臧罔弗協于軌戶何有哉詩有之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言才也子才也夫吾何以裨子慎子行哉毋隋而力無易而慮毋忘而敬三復小宛之卒章

送余子南歸序

今年春子從吾友子後飲見余子子後曰戚也

石北部集

卷八

十一

與之坐純然止聽予與子後語默然若思每子後觴我酬子後必及余子未嘗辭私語曰懿矣保其家矣未始異也既忽舉觴屬予且曰願為子壽而又觴子後曰賀子得友儀象閑止俯仰中則心始異之因與之投壺我無不獲試問之壺亦有道乎曰若何而無道夫壺存乎目也矢存乎手也目從心手從目而發焉者氣也發而獲者神也雖然吾未始有意於獲一吾心而已方吾之將發矢也惕然惟壺之視舉一室莫如

壺之大也其既發而獲也弗敢自矜惕然惟壺之視舉一室莫如壺之大也吾是以獲其不然者急勝則中搖助長則外惑亂而無敢矜而肆目手不相得神氣不相交斯鮮獲矣余始瞿然起揖曰子非常人哉夫古之君子物應而弗窮試變而弗撓者能一其心故也能一其心者物至而動動不先物動故順變至而處處不期變處故貞然又終始之以敬罔敢懈所謂未始有意於獲而惕然者也子非常人哉余子大笑相

石北部集

卷八

十一

與講論至夜分迺別越數日子後謂曰余子且歸遂書此贈之告浙之士夫余子蓋知道者

送同年趙廷言令內江序

內江邑蜀最鉅古人稱今多賢令缺有司以趙子也才上其名天子可之則過石子問曰何以為令石子曰吾聞之物雖小履而後識萬夫之長百里之政非余所敢聞命也雖然請試言之擇而行存乎子矣凡為令有三要有五術有六微有七疵有八難期至曰志志貴大至之曰力

力貴堅志力舉而行之曰猷猷貴遠夫是之謂
三要歆民之信吾一吾令歆民之愛吾去吾害
歆民之紀吾章吾禮歆民之生吾清吾刑歆民
之富吾謹吾度夫是之謂五術矜而色誦諛至
焉卑而躬恥辱麗焉妄而喜賞斯偕焉易而怒
罰斯濫焉弛而防大盜肆焉崇而疑君子遠焉
夫是之謂六微聽言不廣為隘廣而不擇為龐
擇而不行為壅行而不果為弱泥古而不化為
迂與俗而不制為隨侵小而遺大為冥夫是之

石比部集

卷八

七

謂七疵情非明不燭難於弗縱法非守不彰難
於弗苛機非斷不決難於弗差經非權不濟難
於弗流行非同不立難於弗激業非久不究難
於不歆夫是之謂八難要者操則基立而逸術
者修則治順而正微者謹則動節而光疵者去
則用泰而理難者克則道得而效慎此三要五
術六微七疵八難而誠行之無肆無易於令也
何有趙子曰大哉子之言豈惟令抑天下可也
吾問令得相敢不以為喜抑行之弗競將不可

今貽子羞敢不以為懼

桃蹊後序

吾於吾身一毛無弗愛毫芒相觸舉體震驚而
至於人休戚不相謀役人適我奪人與我動我
而寧人者吾見亦鮮矣始吾與人皆有身於天
地也形大同情之好惡大同惟大同是以恒相
通人笑則喜人泣則悲人饑則戚人戮則惕人
溺於水迫於火無問親疎貴賤賢不肖必救此
其天真人我一身也歆動而熾物引而岐天真

石比部集

卷八

八

離矣乃視吾之身與人之身為二夫觀吾之身
為二是其相賊無窮而安望其休戚之相謀也
哉貴溪鄭君南傑種桃數萬株於貴信間綿亘
二百里蔭可息實可食行者賴之或曰子勞苦
為是將干長者之名抑力為善以望天之報之
也南傑曰吾安有心哉吾見行者之勞而無所
於息也吾身亦若勞見其饑而無所於食也吾
身亦若饑故吾桃之植若營吾室植而培之若
養吾子養之而望其成若望吾子之成成矣而

人息焉食焉樂焉吾五內若豫四體若泰凡吾之為皆以為我也非以干人望天也君子曰人我不二視鄆南傑有焉推其心可以為國

送國醫沈希賢之任序

希賢術醫而攻善奕不爭不易不矜不亂不怒不沮不貪不怠又善琴高者礙雲行下者逐奔泉清者激輕風濁者動陰霾徐者運四時疾者驚迅雷管曰吾醫之達塞解結攻亢熄焚黜邪滌惡夷腫屏癥吾得之奕而理元氣適陰陽順

石止齋集

卷八

五

而弗害因而弗撓利而弗違神而弗知其所以吾得之琴吾之不廢奕與琴吾治吾醫也而拘拘讀古人方書者皆吾之所大笑且寧吾醫君子盡奕琴之變達文與治矣窮奕琴之微妙文與治矣人皆異其言余獨是之夫物固有異數而相感者類形也感精也人以此精化形不以形滯精二形與精不足與言也一形與精不足與言也知其一而又知其二會而通之者始可與有言也沈子可與言者今且以術業試高等補

名藩之良醫予悲夫可與言者之去而又悲沈子去我亦將無所於言是故言之不可已也

書去松錄後序

北澗去松錄繫去松者錄為文八詩詞十有五書二十有七疏議二澗理松五載其去也改都不改官士夫多為之不平者廼昌諸文曲而核廼聲諸詩婉而深廼通諸書直而中凡皆以鳴其不平也合是三者則又有驚有惜有述有怨有慰有祝而諫之出北澗者氣和義正惟臣道

石止齋集

卷八

十六

之謀不自貪其功以怒于人人其疏議一崇陸宣公之祀一言吾松利病夫黜邪崇正興利去弊君子事也當官者鮮加之意北澗去吾松而猶力為之嗚呼讀是錄者可以觀北澗矣

送可菴沈子掌教費邑序

予往時見三汀陸先生贈可菴詩文極稱其雅度及同試春官與可菴適隣館放榜之夕相約會飲夜二鼓射得失各心動或俯或頻或嘯或嗟擲杯拊膝或引被獨臥可菴歌詩鼓琴舉酒

自酌泊然漠然不少介意及明余與同邑介齋
張子湛川潘子偶登榜可菴又相從為樂無幾
歲戚戚也今年春可菴復下第余既賞其度而
又惜其才不應屢屈如此既而聞之可菴實與
選以額弗果及凡知可菴者舉為之惋恨可菴
微咲曰數耳宇宙事類此多矣豈獨我余乃難
曰古人稱度量有天才非力所及豈不諒哉一
言而人遽忽忽自失平居而謀事弗獲神色沮
喪矣况於功名之會明達之士未始不以得失

右止部集

卷八

七

為欣戚若可菴者豈惟今世鮮其人直與史冊
諸公相上下可也銓衡者重之今主費邑教費
固禮樂邑也以若人主教士其有不興乎吾聞
度德之宅也德教之本也德以廣教教張斯經
正經以養材材遂斯師立師以宣風風動斯治
達治以表化化成斯道行豈惟費士之幸國家
且賴之矣噫安得若人者而分布諸天下哉

送鄭子德夫審錄湖廣序

五年審錄制也歲丙戌

天子按制勅部寺之賢者分使天下楚省最大
推鄭子鄭子且行謂石子曰秉則昭憲剪頑慝
暢幽繫以力任使在此行也何以語我石子曰
夫陳表極樹風聲範物於道理之始也顛越厥
訓自納于邪則有刑辟弗獲已也用獲已斯止
君子也夫淫戮弗已足謂佳刑佳刑不祥子其
慎之鄭子曰敢佳刑哉書亦有言寧失不經吾
志也石子曰刑之弗經政之災也弗經則弛弛
則懷懷懷暴長奸奸賊良古之語曰與殺不

右止部集

卷八

七

辜寧失不經言無濫刑非訓之也子盍圖之鄭
子曰敢賊良哉抑刑實有經非敢忘也何謂經
石子曰天有文運次恒而躔度明地有理山川
辨而疆域紀刑有經淑慝分而小大之獄必以
情夫情定而弗可易也順而弗可撓也正而弗
可反也易斯訟挽斯忿反斯亂不經莫大焉子
歆經求情已乎鄭子曰吾求情哉情實難知巧
傷義邪間正偽破直是情與言離也怯而剛詖
而端賊而木涼而厚是情與貌離也吾將焉求

石子曰受聲曰耳知聲曰聰鑒曰目知形曰明所謂知聲知聲者也所謂知形知形者也夫言貌之與情偽者形離真者神合也是故虛心而聰明達矣聰明達而離合之變一矣離合之變一而天下之情見矣於經也何有鄭子謝曰吾問治獄得治身請以子言驗之身而後試之獄石子曰斯楚人之福也擇任者之明也三三子之祝也予何言

讀帝念清誠錄序

布帛部集

卷八

九

清溪趙公以刑部尚書請老

天子重違其意詔可之恩禮如故事既而懷其賢賜之一詩則異數也於是士屬樂公之遇述以文詞小吏英中受而讀之廼昌言曰郁哉序乎暢而質詳而不詭其思深其指遠傳世之器也公之德有徵矣雅哉詩乎微婉而肆比而中體高而語邃義廣而韻悠洋洋乎有上世之風焉公之德非是莫可諷詠也諒哉頃乎聲重以越越而則事微以彰彰而昔惟公有心三三子

實知之淑哉歌乎衍而不煩明往而微來會情而適理一唱三歎有清廟遺音天下歌之可也荒哉記乎志務績紀言務傳心不誕不諱不遺不亂典實斯昭觀公者將於是乎在是故綜之覈之參之伍之美哉述乎敬隆詞若不足愛深意若有餘崇綸言君寵彰矣詳官守行業顯矣稱度量德器著矣鳴嚮慕譽命達矣君子謂公斯行諸福具衆美兼謂贈行斯集附名賢修文事法皆得傳英中不揆竊效鄙言願與諸君子共傳之也

布帛部集

卷八

十

鄉試錄序

維我明之制建學以造士設科以興賢考藝以徵德定倫以位事蓋倣唐宋之跡而師古意者也

皇上嗣位敷揚文教于天下七載于茲會天下鄉試用輔臣議出六曹尚書屬主試各省比舊益加重焉其等恭承簡命敬畏朝夕惟怠事紀不稱

明天子求賢至意是懼是故非正大不敢命題
懼破拆割裂之害文體壞士習也非虛心不敢
臨文懼先入者為主而徇同疾異黨謬伐良
衆議弗協弗取衆議弗協弗棄懼識孤見偏有
得以幸失以不幸者也於是乎類以比之類以
檢之權度以次第之錄以姓氏之而又擇文之
尤者獻于

上以彰之茲亦可謂慎以精矣嗚呼

聖天子求之重也諸有司擇之慎以精也凡所

石印部集

卷八

主

以為此者豈以是文鳥已耶臣聞之氣直而昌
者文壯識練而達者文明學邃而顯者文深行
茂而崇者文確文也者氣識學行之餘也氣饒
者其詞弱識暗者其詞窒學陋者其詞淺行卑
者其詞游惟弱與闇與淺與游皆有司之所必
黜也是故凜乎如秋霜之肅物也赫乎如烈日
之行空也浩乎如江河之轉東也毅乎如猛將
之禦敵也夫是之謂壯可以觀氣矣抱獨見而
破群疑師道經而廢雜解尊正術而距異端貴

石印部集

卷八

主

仁義而賤功利夫是之謂明可以觀識矣語治
亂則達其變辨邪正則悉其微格名物則闡其
幽談性命則窮其奧夫是之謂深可以觀學矣
典而暢簡而腴溫而理取類大而稱名小見義
遠而述事適有意而言意盡而止夫是之謂確
可以觀行矣氣道之與也識道之鑒也學道之
府也行道之符也與壯以動迺破三姦愛保愚
私敗公威掩節所謂三姦也鑒明以照迺察四
隱聲以形非貌類情誣陽利陰害外厲內往所
謂四隱也府深以藏迺發五政嚴考課飭兵戎
經田賦謹學校清刑罰所謂五政也符確以驗
乃行六教審好惡斯民志一別淑慝斯民趨正
勵廉耻斯民俗興制等威斯民視信崇孝悌斯
民德厚和禮樂斯民心淑所謂六教也以共有
位以治邦國以康兆民以弼一人之治茲非
聖天子所以求之重與有司所以擇之慎且精
者乎在易卑之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賁之
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貴乎君子之文

者將以化成天下諸士子乘龍飛之運當豹變之期而可不知所以自處耶夫覈文弗慎取士弗精者有司之罪也若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則有任其責者矣諸士子其尚勉之哉

送毛時舉受職還蜀序

某少游蜀師事一齋劉先生時舉與先生交甚得每過議論某竊聽之蓋果於用世慨然有意功業者也既而見某所為文過許曰子雖一日

石比部集

卷八

少吾吾老友也遂相與為忘年交居三年某東歸時舉別予曰與子會京師矣後十年某乃與先生同試春官問時舉先生曰才而屈命也又一年時舉貢至京師謂予且校章乞一儒官歸某曰子昔也有志用世矣今而忘之無乃不可乎且氣聽志道也志聽氣物也狗物違道將焉用之時舉曰以吾之見是或一道也夫吾昔之不可為今猶今之不可為昔吾昔聞仕則喜聞隱則戚今也聞隱則喜聞仕則戚昔之喜戚

以有為今之喜戚將以無為而為吾見夫人之樂進而惡退者日衆夫樂進而惡退以謀國則善以謀身則鄙吾惧天下之趨於鄙也歆以吾一身為廉靖者之倡使一人以吾而興可興天下矣何者天下之衆一人之積也某曰易漸之上六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解者以為漸逵者高尚也羽儀者激貪立懦也高尚而可以激貪立懦故出人位而不為無用所謂能為又不為而為者古之人用之時舉有焉越數日時舉

石比部集

卷八

十四

如其言得請予遂序之為時舉贈

書雲間雜錄後序

雲間雜錄志不忘也不忘利民故錄興革不忘昭法故錄獄訟不忘憂患故錄備變不忘與人故錄建議不忘述道故錄文史不忘思賢故錄書疏利民則政本立昭法則官守著備變則武事脩與人則為善公述道則問學敏思賢則見守定此古人事業北澗可謂力於師古者矣或曰古之所行今之所笑如忤時何石子曰不

古者時也從時者衆人也君子從道不從時若止澗錄君子必有取焉

幽憤小稿序

余以家難連繫幽憤無聊時有著述或感或慨或嘯或悲或憶或覲或諷或惜義指各殊體製畧備雖未能躋美命騷於漢魏風涼殆有意焉偶自吟詠亦足以暫忘憂鬱願養性命但興至拾楮疾書擲筆往往遺棄時復自惜因製小籍謾以可記憶者登諸錄異日倘獲暢理省覽斯

石北部集

卷八

二十一

代送張舜元尹吳縣序

吳東南壯邑也張子某試政余司以選尹吳同司者咸詔余曰吳蘇屬於松為鄰前尹蘇子子同年今尹張子子同司可無言也乎余應曰唯唯夫邑治無亂郡郡皆治無亂省省皆治無亂天下邑治本也尹本治者也善治者視其俗之

蔽思以易之而已矣夫吳商賈之所交財物之所萃游宦之所往來舟車之所輻輳其土沃其產饒其民輕其徭也侈食期珍異窮山海之錯衣期奇詭極組繪之巧宮室期崇麗盡土木之妍輿馬期華備貴金玉之飾博奕蹴踘之戲有摩踵躡玩好麗靡克濫闌閨歌舞游觀舳舻相接風雨寒暑弗絕雖名縉紳魁士不為流風所咻有以自異習俗舉笑以為鄙窮民力弗能自振不耻變詐以營之幸而有獲一舉而恆志無

石北部集

卷八

二十六

難也夫侈則逐末逐末則產約產約則移徙於是乎有不令之民侈則費廣費廣則競貪競貪則師訟於是乎有險健之民侈則志搖志搖則業荒業荒則偷惰於是乎有邪僻之民此三民者亂之所自出也而可不思以易之乎是固非可以言語教令夏楚戮辱為也夫亦以身先之而已昔齊桓好衣紫十素弗易一紫患之以問管仲對曰君好之故公遂惡紫左右無服紫明日朝無服紫者又明日國中無服紫者制不下

堂而倍已變於國則君先之也今之尹比古小
諸侯民所視倣而榮辱賞罰所出也尹而約其
誰敢侈鬻子不云乎明主撰吏吏必使民興焉
此非鬻子之言也仲尼氏嘗曰得之於身者得
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子以身率而民有不
不興者非余所敢知也且子產慶都寔唐堯故
封偃至今儉以朴前尹蘇子善治考江南最
夫師唐堯之遺治以緝蘇子以光我同官以副
聖明擇守令至意可無務乎吳俗之美也日可
右此部集卷八
二十七

送鄭思齋代縣二尹作

邑齒百萬令牧之蒞邑者若都憲若御史若郡
守貳令皆承之牧群羊得術囂囂騰無記事一
主或得或不得且未敢必若而為之下若而為
之上求皆無尤我難無尤難求皆愛我我難愛
我難求皆知我又難噫是三者常相須也夫監
司與守朝廷之耳目夫民監司與守之耳目民
雖賤其論公其言信其口衆易達民誠父母之

或以私劾弗之敢也民誠仇之或以私舉亦弗
之敢也故舉劾者公勢也銓衡者因公勢而利
用之効則黜舉則陟公典也我思齋今上海凡
四年和民以政正俗以教警惰以動激頑以廉
百廢具舉庶事咸貞邑之民安之親之鄰邑者
亦望之訟不決就之過其邑則爭先後聚觀之
無問邑若隣無問賢不肖皆喜頌之一時上官
咸信之皆為之舉於上曰公勤履事年力宜於
理煩清白持身器識可以致遠曰廉能有振肅

右止部集卷八

二十八

之體公慎有卓越之才曰政績昭然於耳目心
事不愧於士民則少保巡撫李公之詞也曰學
力高古政令嚴明則御史馬之詞也曰學古行
純政平訟理則前御史楊之詞也曰守無玷污
政即循良則後御史楊之詞也曰少年有明敏
之才素履無卑污之行則御史鍾之詞也曰學
術深而志操不凡才識優而政教兼盡則御史
董之詞也御史馬則曰性純朴而操守堅才敏
達而政務舉御史東則曰少年學富無負科名

筮仕政純宜為民牧御史熊則曰操持端慎蒞政嚴明御史許則曰愛民之心孚於治事御史朱則曰清慎持已禮樂為政守若貳則曰持身勵清苦之操蒞政慕淳古之風曰持身端謹蒞政嚴明曰德行可取有守有為曰守身不失行事有為曰志銳才優令行人服夫數公者之舉先生豈惟愛可以言知夫而數公將孰取之民耳矣民惟私私先生之政耳先生之政孰出法之古人耳矣法古非志不立非才不充志且

石比部集

卷八

二十九

才孰私天篤碩人成之性耳矣先生得民民不知先生亦不自知惟先生舉上官亦不知惟先生陟銓衡者亦不自知或曰是天也非人也君子曰天始之人成之天人相參焉者也適先生之佐王君某黃君某請某文為先生贈某曰是可以為先生贈矣

告鶴文

思齋先生被

天子召行有日矣留所蓄鶴二且為文記之是

夕鶴見夢曰和物者不棄細挾大者不拘迹我宇宙湖海族也公招我來友我青松泉石間高鳴妙舞可以觀可以聞六百里休休有絃歌誦聲雖公之教意我亦有微勞乎今公遠行棄我歸我也耶將以携我迹鄙跡是拘耶先生撫然告某以夢某乃呼鶴前曰子可謂愛先生未可謂知先生者也夫至觀無形至聞無聲太古之事也觀不忘形聞不忘聲中古之事也故鍾鼓管簫羽旄綴旒明著諸象以志感也有感則視

石比部集

卷八

三十

聽妙感則視聽不實妙而貞則視專精弗易可以保治先生之留子子知之乎唯是六百里內君子誠衆然頑梗暴慢蓄奸懷邪肥頽慝志如螭蟬狐狸一日無蛟龍虎豹號且舞者既有之矣且先生經畫布在官守僚師其訓屬宣其澤師儒刑其範吏繩其束民業其生輿隸塞其私一日二日先生去無乃怠而忽且忘之乎嫩生留子歆子當夜氣清明矯首揚舌一吐出胞中奇唯六百里內將子是聽廣應白晝有衆額集子

乃展翅舒足俯仰中則屈伸疾徐中節以為六
百里觀其非心有不漸消而怠忽者有欣然躍
然者乎且使愛慕先生者思先生不得見見子
斯可矣思先生之話言威儀不得見見子之鳴
且舞斯可矣子獨無意耶二鶴乃暢若喜舉首
若言鶯聲啞啞然若咲之於臺飄飄然自適也
某又從先生就之且告之曰子無忘先生之意
哉妙而感貞而妙人將應焉化焉化且成無事
於子當放子翔於冥冥遊於四海之外吾又聞

春風穆詠序

卷八

三十一

海外有十洲神仙萃雲烟縹渺山水極奇絕此
殆子之居乎是夕鶴又見夢於余曰先生外舍
子無足與語者子非謂十洲有神仙子非仙安
知仙既而唐生某持卷請文遂書之為鶴臺遺
愛序

春風穆詠序

春風穆詠鄉進士為我思齋先生作也先生冷
天子嘉其績召且將柄用先生不能為海士大
夫留士大夫亦不忍先生去乃相與詩歌之間

名於某某曰先生之德如春風吹號萬類融盪
八極不尸其功不見其迹人薰先生德者如物
被春風煦然克然咸有生意咸有獲先生依
永依乃懷永懷乃愛永愛乃惜永惜乃思永思
乃言永言乃聲永夫聲本於誠宣於自然成於
衆和則穆穆然休夫匪誠則偏其聲虛以緩匪
自然則強其聲迫以鬱匪衆和則孤其聲寥以
促宮商弗繼節奏條理弗馴如市歌野唱囂麗
乖謬可以言穆乎五味相和曰調五色相和曰

春風穆詠序

卷八

三十二

章五氣相和曰泰五聲相和曰穆諸君子之詠
述功則績昭鑒乎可施諸政也記德則隱著炳
乎可配諸古也感恩則志奮肫乎可要諸終也
惜別則情婉貞乎可反諸性也度會則思遠悠
乎可徵諸近也比物則旨深淵乎可取諸身也
言景則致真微乎可會諸心也譬諸太山之拍
春風過之熙熙乎蕩蕩乎清濁應律疾徐中節
天機播天籟鳴雖使巧者效為之弗之可能之
已敬名曰春風穆詠又從而歌之春風兮春風

萬里兮橫長空懷君子兮摧我衷與君子期兮
于王之宮

械樸貽思序

械樸之詩曰芄芃械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
右趣之言文王德盛人感而歸之也又曰濟濟
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祀大事也
祀而歸感益深矣又曰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
王于邁六師及之戎又大事也戎而歸感益又
深矣然終之以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勉勉我王

石北郭集卷八

三十三

綱紀四方曰作曰綱紀此文王感人之本而勉
勉云者又作綱紀之本也夫為人上而能以振
作綱紀為心者吾見亦鮮矣况於勉勉不已乎
人之言曰勉勉者文王之德文王太聖人也噫
聖人人耳病不為有為者亦若是我思齊先生
其人也始先生令海進諸生試之文謂才矣藝
未完也既而觀厥生謂美矣道未見也於是乎
教諸生為學其言曰昔吾從甘泉先生游問為
學先生曰且將為聖人焉問要曰敬問敬曰一

一也者志於聖人而已遂令諸生學為聖群歸
之矣然而和聲異心者猶十六也既而先生勵
節砥志舉廢脩墜通政勤民揚風善俗無沮師
無驕孤無難大無忽細其所以為諸生觀者皆
古聖人之道群歸之矣然而信形疑精者猶十
四也既而先生鷄鳴起師諸生講日曷不倦道
古聖人之言退而履諸躬視所言一也群歸之
矣然而善始惧終者猶十一也既而先生誠以
為質節文以行之優柔以出之不倦以成之非

石北郭集卷八

三十四

聖人言弗敢道非聖人行不敢行視諸始有加
焉先生若益熟諸生若益習先生若忘諸生諸
生亦若忘先生相與游於古聖人雖未之至亦
可以弗畔而歸先生者環海六百里皆是矣則
詩所謂作人所謂綱紀所謂勉勉先生可以無
愧左右趨之左右奉璋諸生亦有之故鄉先生
其讀諸生贈先生應召詩名曰械樸貽思善名
也已其獨以為左右趨之左右奉璋常也六師
及之變也變而且歸雖文王感之深亦人所以

應之者厚諸生之歸先生常而已矣歲遠地異
利難臨之少易初心斯異於文王之人此其
某之懼與諸生皆將勉之遂序於楫櫟貽思後
志徵也

石比部集卷之八

石比部集卷八

三十五

先仲父見山行狀

魁仲父見山公藏石久虛魁罪死莫贖匪直
亡才孰能幼孤家世中落樹立弗遑每抽毫
雙淚欲枯寸心幾嘔輒止魁今老矣苟旦夕
死竟漸戚亡聞沉感曷已廼忍痛叙狀曰
先大父比部東崖府君生三子長公魁先子悅
山贈南京工部主事恨蚤世次公即公幼公與
拙太和王府教授今致政家食云公少聰睿
異凡偶能步履即經覽亡遺府君請名於外祖

石比部集附狀

二

張中丞栖間翁翁命曰伯沉靜謐中仲當襲英
文苑英中季秉懿懿懿中遠府君携之宦蜀仲
季在髫髻巴令劉號愛士亟稱二雛初學神茂
金玉聲當寥亮區宇自蜀歸窮覽典墳探綜史
傳操觚摘藻立就千言東髮補弟子員校藝傳
士齊會莆田鄭思齋洛書荏吾邑鄭故八閩稱
雄酷愛才士過齊宮歷諸生卷公方屬草經義
一覽即舉手問公名延之公署拜忘年交持公
卷詣學士陸文裕儼山深所文裕當世名賢慎

許可大奇之擊節欣賞不出口故一時俊乂咸影附形表響和嘉聲競厲珍傳若握拱璧其器思豫君楫與魁游善數數譚之君嘗壽魁大毋張安人文叙此語督學御史蕭號某鳴鳳綜覈精裁鑒賞亡昧奇公置首列大喜得人弱冠登應天壬午鄉試巴令方擢留都京兆寵遇殊禮自譽知言癸未舉進士對策大學士蔣文定敬所見掄才縝密妙選國華學士熊峯石公珪快讀公卷稱奇才時不偶列二甲四名熊峯惜

石比部集 附狀

二

之訪公旅舍驩如生平釋褐拜刑部主事明年遇 特典封先大父如仲官先大母安人又明年慮囚江北稱平還 朝而家難作遂客死痛哉於乎公少奉嚴大人教手不停披口不絕吟敏學好問駸駸向榮舍藝文亡可見而立朝日短即天折安所樹立獨大禮伏闕一見名在明倫大典中迺大衆亡連坐命時西蜀楊用修殿撰慎謫戍滇南公亡素送之郊歌曰度雨千山鳴匣劍占星六詔淨邊埃楊驚起把袂恨相見

晚事亟揮袂去而公亦隨罹難楊著述近百種不譚公事彼固重立言者豈亟去遂遺之耶既蒙難受法古人取古人言研索深至大拓其才立言數種寓志修詞渾融古雅庶上逼西京而下擬晉魏也曰七宣紀夢讀書錄擬古樂府諸篇豈非稟靈川嶽含曜圭璋者與魁束髮投淚手錄編次將序而刻之恨寡昧仰蒼蒼而不知遠近飲滔滔而不知淺深然心知其不媿於立言者歿之日凡知公者高其才重乎紆金紫享

石比部集 附狀

三

遐齡謂可謀不朽鄭思齋時為御史自閩來吊曰嗟來乎子珍仙才鬼才今同清風以上征於乎知言哉真深知也士得一言譽殊死報今魁等與其子若孫世講不負也魁昔童年亡知諱不敢言謂論人在豐功懋德不謂立言古人所並重也古今才士罹奇禍者豈鮮哉憶仲悔詩曰一斛明珠邀豔女千金寶馬博妖童亡自諱意非高謝四流俯弘六度者疇能之若三立者脩而名隨之則茂陵琴心 既云損德李

少卿全師沒虜曷免貶功蔡中郎感遇而王司徒收之坐上貶損甚矣若斯者未易更僕數其言具照耀今古謂立言並重者非耶竊聞文章九命曰貧困歷天折亡終並英雋憐其數奇故不廢一家言即貶損弗論也况仲不幸家難客死志在峻潔門內異墨敗者流絕亡方立德立功之例第乏瞿瞿長慮耳然古今之慮而幸免者又豈鮮哉陳太丘位不滿才儒林謀跡而謚曰文範文為德表範曰士則若仲者有文有

右北都集 附狀 四

則亦庶幾文範者乎配喬安人喬故仕族內翰公維翰者重公才謂女姪賢可配配公既殯先大母安人安之從妣母太安人暨季孀陳孺人日理絰績調二大人甘旨當意御群下以慈萬如也恨命蹇亦夭折生男既殤女又蚤寡於乎離閨閣為新婦勤孝不永竟罹窮厄孰非天使耶古之名妃賢夫人所遭類此者豈勝紀哉是皆不可泯緬惟魁畜髮時嘗效古人一二語上仲仲亟賞曰汝必能大吾門戶手澤尚存每一

誦之五內震裂今遲莫憐卑官在冷局惡能顧先世立言之才謹忍痛叙狀啣情乞憐於大宗工門墻惟明公尚友古人才雄之士凡漸戚者或為左袒或為洗冤即當世片言慕古者均入樂籠中魁仲父才委可憐名以禍沒匿山而山輝沉淵而淵媚不應漸戚亡傳先錄七宣紀夢樂府三篇上塵台覽仰冀昂言賜銘泉壤生光而不肖泯沒先世之誅亦仰藉幸免真百世無涯之感也魁不任拜懇悚息之至

右北都集 附狀

五

萬曆六年戊寅八月朔旦

姪男應魁泣淚百拜謹狀

昔在筠州公署

跋石比部集

石比部先生負蹕絕之才身沉
名飛余少慕之其從予啓文余
丈人行也為忘年交時露肝膽
知自髫髻會比部陽九什襲遺
稿豈不欲亟傳之通都大邑今
比部精心綺辭垂休光照後世
哉惜也士而貧仕而輒軻逮懸

石比部集

跋

上

車之日付諸荆氏蓋六十年所
矣梓成或病其儉啓文曰吾仲
父夭折其煙霞之語如芝蘭乍
馨而飄風狼籍縟采幾何且家
蠹散逸過半故穉作及殘楮賸
書亦所不遺儉固然也余聞而
憐之因念比部侗儻瑰瑋欲自
澡潔而卒賈奇害與角去齒天

道然哉嗟嗟富貴而名磨滅何
可勝數得啓文為後託縹囊為
業比部不朽矣

同邑晚姻俞顯卿跋

石比部集

跋

二

石比部集八卷

江蘇周厚
隋家藏本

明石英中撰英中字子珍上海人嘉靖癸未進士
官刑部主事是集凡詩三卷文四卷英在西曹以
受誣被囚其七宣紀夢及古樂府等篇皆獄中所
作頗磊落有氣嘗自評其文如赤手捕龍蛇蓋才
情俊逸而未能斂才就法者也

飛鴻亭集二十卷(一)

〔明〕吳鵬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吳惟貞刻本

吳宮保飛鴻亭稿序

宮保吳公之葬也華亭存齋徐公志之其奏疏安陽東野郭公甫田礪峰康公序而傳之乃公飛鴻亭稿冢孫伯度哀集十餘年始克成集而又附以公年譜二卷飛鴻亭者公解政歸晚而娛老于此者也恭惟

叙

肅皇帝英察馭下神聖莫及維時廷臣惴惴焉震雷霆而揭日月獨公進則握鑑清朝退則考槃詠言以自樂每稽首嘆曰臣老矣何以得此于

聖明哉故飛鴻言冥冥何慕也然公當時寔以三事受簡上心曰治河賑饑禦叛徐沛之役截漕糧數萬發之而後請命

皆令甲所不載而師尚詔之攻宿州也

公方謁

陵還非有勁守抱孤城當賊譚咲指顧卒以蕩平至於隄築草灣尤多冥感以三事江淮之人至今能道之而

肅皇帝亦以此慰勞寵賚非一旦數問中貴人侍郎頌而髯者安在其特達被遇

叙

二

如此公由郎署敷歷中外近自

帝鄉遠自安南輜軒節旄之所及往返萬里餘而矻矻頭白者亦已四十年所矣度公肅夜馳驅休沐不暇頌安得此師心之語而稱之蓋公嘗一典試三督學元以文章著聞于時故其集中先後所載莫不博大闳衍韶爽簡易既無懶祭

狐綴之煩而亦無蟲雕鵠刻之巧宗工制作盡于此矣余由此仰見

肅皇帝中興元炁盤礴聚為文獻比時三事大夫皆以練敏綜核精心相應無敢操空言罔上而出其餘力矢為昌言尚能斧藻丹青以章

聖天子一代人文之盛公其一人也猗與

叙

三

休哉公勲猷已見於年譜奏草其孫伯度負千里才而逡巡以病輟然翩翩博雅君子也復于二書外檢括遺文不遺餘力遂成二十卷而公之苦心隱行及當時朝典可否損益之故皆庶幾可攷焉嗚呼今世文章家豈少哉無伯度則名山之歲散而飽蠹轉展支離于甕盎

几牖之間者不少矣余喜公之有後而
且重感于是集之獲傳也故許而命之

序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兼

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敘

四

國史 會典總裁予告太原王錫爵撰

飛鴻亭集卷之一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梓

詩

征南行

公奉勅詔諭安南莫
福海時作事載年譜

明皇御寓垂八葉疆理畿荒功載業湛恩沕漠競
遊原玉節焱浮咸怖懾上為天關掃挽槍下為地
窟驅妖孽恣山蒲海屬提封大宛越裳通侍子胡
然南荒八夷肆蜂蠆胃投法網千天紀我皇赫然

飛鴻亭集

卷之一

三

按劍揮紫宸肆闢威靈問不臣金符亟拜大將軍
分馳羽檄如飈雲興言頗牧不足數却為周家憶
方虎廼知聖意慎佳兵本來不殺稱神武疇咨僉
協蔡中丞壯猷元老偕儔伍承恩立召明光宮鐵
冠豸服裁罷熊羆赴夫子本天授往遑夢卜徵神
通具陳方略在征東即稱意旨歡宸衷勅從鷹揚
萬騎虎手授七尺青神龍拂拭蓮花光射獵持之
聞外專成功君不見嗟峨鯨觀示渥窪中有白骨
撐攢如亂麻又不見干羽雍容舞帝居單于來服

隨天樞漢家武皇好斥遠軍興擊胡無虛年定襄
出驃騎旄越度樓舡一旦凜凜秋蕭瑟萬里揚白
吹飛蘆歌臺之詔徒空言烽火猶自防強胡度越
前王豈在茲朝廷亦為東南思薄伐之師有成笑
無使金鉞多淫夷吾聞高陽生伏軾東降七十城
廼况重臣持節遠橫行前驅玄武凌飛廉蒙茸報
雪馳天聲為宣皇恩待不淺會須面縛求全生南
粵濤平毒霧澄旌旄蕙掃蠻烟清望海封溪咸郡
縣伏波銅柱俄崢嶸伏波老將功奇絕浪泊沙頭

和龔雲岡澄心堂夜集長句

參問藩政時作

使君意氣凌紫霄山堂置酒臨岩堯清時嘉會有
上客獨慙朽質能相招開顏試倒百壺了平臺日
落棲歸鳥興酣那問夜如何傲岸乾坤不知曉北
海天才峻且深司成名譽超儒林蒼鷹赤驥均殊
特髮髮况謝霜華侵玉塵輝輝發玄妙蟻尊添續
資吟嘯花前真作少陵狂馬上拚同山簡笑石欄

點華拂松烟詞源倒瀉鬣長川極知麗藻追前輩
更遣風流動四筵城東月出懸孤鏡爽籟依微徹
清聽步屨徘徊榕樹陰浩歌促醒天雞曉芝蘭何
幸竊餘芬合沓聲華早已聞豪飲只今逢李白問
奇兼喜得楊雲會稽蘭亭越千紀剡溪雪夜舟無
幾人生樂事不可常坐惜飛光共頽靡瑞靄春回
五鳳樓周南司馬詎淹留他時記取微垣宴好寄
新詩浙水頭

龍門峽

中原昔有龍門山愚公移此開百蠻長天不斷雲
片片寒日每見花斑斑艱險何啻子午谷往來如
涉咸陽關峽中醉笑漁父孤舟自伴羣鷗閒

放魚行

蘭舟晨發秋江曲馬峽灘平波漾綠長嘯偶驚龍
伯宮飛上錦鱗光睖王呼童亟取付水中萬里波
濤隨烈風野老何心惜微物過來四海多疲癯

大劫灘行

峻山抱江賊負險豺虎噬人無時無乾坤萬古恐

留此每令赤子罹置羅江南土風吾所愛田餘稻
稌圖餘菜先生何不歸去来自昔垂堂有明戒

魯橋閣

魯橋水闊十日塞千舟萬舟行不得我來繫纜枯
樹根長年費盡推移力推爐夜坐心茫然誰為涸
鱗假餘息聖朝多是康濟才此道何為塞如棘
鷄鳴扶桑初日瞰明朝我試長風翼

○○題壺隱卷

朝來雨初收青松若膏沐西日晚遲遲光動咸池
浴陰晴互變化天心見來復嗟嗟淺狹派刀錐競
口腹得隴還望餘日苦不自足豈如壺隱翁披褐
懷其玉秋種瓜秋繁春條桑葉沃門停長者車坐
有君子竹中情了無營山蹊往來熟閒草續太玄
時把黃庭讀荏苒閱歲華放曠展遐矚消息理斯
存術竇成都卜寄謝諸少年我過勿溪督

贈隣松

高標隣松翁投老棄微祿獨抱濟物心清芬滿南
服嗟嗟同事者官逋苦窮廩捐金代之償頓使自

骨肉洪鈞懸朗照類錫表貽穀膏澤多豐年祥鳳
符其卜如何布道交取攫競追逐試覽松陵傳三
復有餘惡

○○八真詩次韻

把釣披素裘下拜禮奇石曠哉至人心取適謝塵
跡所以段干木踰垣避物色冥冥雲中鴻矯矯屬
雙翼吁嗟網與羅可望不可得吾昔事榮貴天君
困蝨賊譬彼涉迷津道岸邈難及晚遇崙谷師藥
言起沉疾亦有東華翁初觀如舊識授我朝元篇
返我太古質蘭焚悲以香木伐悲以直坐馳徒憧
憧守靜在默默悠然脫凡累天光滿虛室彷彿道
遙遊抱朴見純一豈期垂老年果獲錦囊術丹砂
煉九還雲臥探八極采菊尋澗明耕田偶沮溺龍
沙記尚存萬古嗣仙脈

贈張使君

吾憐張使君結宇月溪上碧水淨氣埃明河屬幽曠
超然澹素慮高歌時一放桂殿來香風烟波渺清漲
此志良不渝冰壺迥相望持以樹佳政貞明世所亮

送蘇司教之鉅野

秋至生蚤涼駕言涉東魯嘉會知幾時悵別河之
游惟爾抱醇和香芬藹蘭茝坐我春風中每拂清
談塵品士平若衡光明湛天宇况茲東魯間宮墻
煥前武所育皆英才甄陶幸時雨循循善誘餘雲
鴻振翔羽

贈吳鳳泉

與君橋梓間夙昔雅相識恂恂孝友門五世居同
食君復富春秋積學事文墨霄漢能致身供奉殿

飛鴻事集

卷之一

六

三

西直去家凡幾年蓼莪懷罔極再跡上 明光喜

遂南飛翼潞水揚輕帆天寒靜遠色把酒聊贈君
明我溪相憶故鄉冠亂餘兵戈未衰息斯民困誅
求滿眼見蜚蠊君行慎所圖人情重謙抑歲月無
蹉跎早拂 朝天戟

呂水山夜過即行且為近泉索詩戲贈

有客夜及門塘西水山氏問誰與偕來知是近泉
予入坐兩忘言無慍亦無喜更燭願款留告別頻
五起飛空固無跡濁醪有妙理無為太匆匆明月

滿庭祀

贈左松鶴道人

世多學仙者得似松鶴少植根萬仞岡矯翼孤雲
表大藥駐形神玄經洞幽眇泠然汗漫遊笑眎八
極小

懷林脫鞵

吾懷脫鞵翁避俗隱南郭逍遙雲水間俯仰有真
樂別來三歲週音塵何遼冥天涯秋夢頻談笑宛
如昨

飛鴻事集

卷之一

七

三

興隆次

嗟予始行役茫茫桃李時茲來月仲夏四見斗柄
移每懷靡及慮敢復辭嶮巖朝出蒼梧陰暮經楚
水涯羊腸世路反鳥道煙雲馳撫已自嘆息悠悠
起遐思安得樑棟具為真邦家基古人有遺言樹
德當務滋豐草害良苗行矣慎所治

石爨洞

雅尚在山山水臨眺意無倦望城東郊幽爨表南
甸使君復愛客撫景開芳宴解帶遡蘭風手掬水

花片披蓁取微徑延覽中巖徧結橋度雲溪列炬
散晴電怪石蚪龍翔層臺玉芝炫旋轉尋丈間幻
化千萬變勢凌天姥奇名並桃源擅自非神明護
乾坤豈終見日來苦塵縛豚引資游衍薄暮下山
掛心賞徒猶戀安得長公術地縮中州真依棲煉
五藥辟穀謝朝彥

舟過龍門灘邀馮南江小坐追之不及短述
見懷

秋色江上不危途倦雙翼初經馬磯峻復涉蛟潭
飛鴻亭集卷之一
黑遊子垂堂心感嘆何終極所賴有良朋飲酒見
溫克晨具簾櫺盤過午不敢食留以獻所知于焉
求我則龍門邈難攀可望不可即安得繫兩漿談
笑淹頃刻題詩寄微衷言淺豈深悉雲行與逝水
賢者固不測

題王海涯道士卷

海涯清谿侶抗志風塵表靜嘯撫長烟逍遙瞰蓬
沼飡霞挹飛泉神光日凝繞何當從爾遊歷覽諸
天小

茶洋道中

萬木翠森森孤村霧雨深隔江猿送淚空谷鳥將
音坂厯王尊陰棠懸召伯心喜瞻青嶺外雲物散
春陰

過七里灘次雪汀韻

輕帆駕長風奔馬不暇勒瞬息千里間豈伊三老
力汨汨江上濤矯矯雲中翼便欲披羊裘只恐人
物色

嗟嗟遊俠子白馬黃金勒一食費萬錢誰惜東南
飛鴻亭集卷之一
力腴削到雞豚奚啻席而翼吾其慎所趨琴書表
行色

邈思麟閣画功欲燕然勒曾無尺寸長可展回天
力五月涉炎瘴十年猶塌翼留眼客星亭自覺有
慚色

八月十五雪汀待飲次韻

月色當秋白影落清尊酒多君意氣豪停杯待予
久沉沉瓊宇寒溪掩重門夜朗吟延賞心酒盡還
思借涼風起天際山水澹幽安相對白玉盤萬里

無瑕疵吾聞月中藥雲光浮桂枝嫦娥倘相許三五以為期

洪溪店阻風東同行諸君子

夕陽忽西頽長河白泱泱維舟春風前風逆不可上黃沙霾草樹荒村隱高壤良朋在水湄簫鼓送餘響安得即見之談笑豁遐想吾聞陰陽機屈伸互來往明日風浪平中流蕩輕槳

題惕齋

大道夷且長軋坤自昭炳云胡百世下絕學失衷

飛鴻集卷十一

十一

志

領莠草日蕪穢傍溪競馳騁所以孔孟徒操存示汲警卓哉希聖心雞鳴慎惺惺日新又日新戰兢再俄頃山崇一簣土泉掘九仞井服膺貴有終願言事三省

乙未年五月二十二日值初度偶讀初度志

感詩蓋先得我心者遂和之

東園桃李其實何離離我生苦多難怒馬如重飢未老髮已白含悽體如癯明發懷二人恍惚與夢期杯觴侍言笑形影露眉鬚寧知幽明隔路遠

不可歸念我出門去兒女牽我衣我違父母傍歲月逝弗追戚戚熱中腸悠悠室自悲我今值初度哀痛將何為

壽王野亭七十

太華鬱崔嵬建標天地中下繞長河流元氣通瀉濛降生甫與申自昔周所宗賢哉野亭吏無乃神秀鍾弱齡起高譽聰明冠羣公一官至襄垣五教收全功歸來臥松月詩酒陶春風翩翩雙鳳皇高岡鳴梧桐小兒清廟材大兒忠節崇天衢紫泥誥繼下蓬萊宮靈椿美蔭垂百歲昭悌悵烏紗冒素髮壽酒杯浮紅我瞻南極星光芒映江東再拜祝公壽永言歌華嵩

贈司訓劉方塘

黃河無停派太璞日以斲大道委荆蓁澆風散淳朴誰將盈才膠澄波千頃濁我聞劉方塘弱齡性貞慤潛心六經理寧事口耳學往年白鹿洞諸生仰追琢聲起大江西景行崧山嶽胡為命數奇雲谿路綿邈居然甘冷官五教聞先覺斯文模範餘

飛鴻集卷之一

十一

志

洪濤鼓浪滿遂令牛山木不以斤斧濯我聞方塘
賢喜會方塘數顧予日勉旃立見孔之卓古通行
復敢嗟人徒觀觀

渡口驛

揚帆下長河程期計前驛寒飈天際來白月落沙
磧躊躇清源濱四顧思禹迹匪敢辭路難王事固
云迫尚想鳳皇城蒼蒼紫烟隔南瞻羅浮遐雲端
寸峰碧天地青蠅多撫几三嘆息達人貴逍遙御
風訪姑射我何長苦辛歲暮速行役

飛鴻亭集卷之一

三

重過南旺

自我治東泉今來已十載雖無濟川功幸免素餐
悔徂徠鬱崔嵬汶水白皚皚舉手弄潺湲隨波思
遠海

送客

朝發雙溪津夕宿富春渚淒淒朔風厲鴻鴈哀孤
侶之子何所歸故鄉以容與采芝雲水間浩歌鼎
白紵有酒傾尊罍嘉魚薦魴鱖惟笑及里閭百年
免逆旅

行旅

江水經時發蘭舟冒險過蒼茫迷楚澤浩蕩瀟湘
柯勢汨山腰半渦盤渡口多浮苴沿樹杪短棹歷
烟蘿輾轉朝雲黑濛濛夜雨沱何能辨牛馬已見
舞蛟鼉野泊愁連夢羈栖睡作魔先登瞻彼岸穩
坐憶餘波忠信平生節崎嶇世路訛尚憐無事日
沽酒聽漁歌

清虛院

五世玄功懋宣徽 帝典優光昭三萬劫運啟八
千秋 天府圖書煥瑤臺星斗浮玉真同雅慶碧
落會仙傳摘藻聯羣璧揚鈴振十洲自慙嬰俗網
何幸挹清流

飛鴻亭集卷之一

三

晚泊

擊楫破層冰維舟隔市城幽林歸鳥盡疎荻宿鷗
驚烟護晚山色鍾傳遠寺聲參橫知夜半月出見
潮平地壓霜天重人呼布褐輕尋詩應罷局解醉
且烹茗重款雲間棹還調學士羹連宵真意氣千
載結山盟野客徒瞻仰寒風細雨并

上桂水用宋之問韻

挽流遡桂水鼓枻指江干日落霞章散峰高劍鐔
橫迅流奔白浪危石擁崇灘天地乘開闢山川繆
鬱盤臨流空有羨行路總知難庶見秦丁鑿還遺
蜀道安莫教豺虎橫式遏亂離端利涉通朱舫遊
歌歷翠巒幽尋鷗鳥伴香採菊花園忠信占无咎
琴尊可合惟滄波東入海萬古自漫漫

西過武夷

武夷青未了經覽愜神遊載酒期他日携筇到上
飛鴻事集卷之一
頭溪迴九曲抱雲濕萬峯流庶見烟霞侶談玄慰
客愁
右初過

平生好探覽倚馬武夷巔鶴立千年樹山開一線
天乾坤留脉地蘋藻薦前賢况近神仙窟還期結
靜緣
右再過

劍津遇友

野驛停驂晚江灘繫纜初相逢有知己薄酌愧無
魚急雨翻庭竹清泉掛石渠談玄見精理進我十
年書

題沈默齋適意卷

種菊尋陶令乘風訪葛翁悠悠天地外高執許誰
同

晚至化州與石東叅將

列炬迴山徑嚴城夜已分人經千澗雨馬出萬峯
雲炎海風濤壯征途甲士勤平生憂樂志徒切范
希文

憶爾真驍將營門細柳分晨昏警刁斗號令肅風
雲老覺謀猷壯功收戰伐勤驃姚何足數好武且
飛鴻事集卷之一
能文

太廟峽宿

興耽山水脉留眼繼晨昏溪轉星河動峰攢紫翠
屯薛蘿懸石壁舟楫倚雲根咫尺龍潭浦樵歌稍
出村

行行滇陽峽道遠日已昏帆繫蘆葭渚人經席豹
屯多情愁鴈序有興躡天根何處堪沽酒雲深竹
樹村

南海秋餘瘴高天白霧昏非時灰菓熟到處犬羊

屯客路慙蓬髮鄉田足菜根未能爾 聖主何敢戀山村

贈林雙峰

天馬橋東宅高人舊隱居開軒延素月灌藥引通渠徑滿陶潛菊家傳伏氏書有時逢客至自釣錦溪魚

過玉虛觀

殿鎖金絳秘泉留玉井寒山屏橫鶴榻蛛網絡雲冠洞可殫霞坐碑從拂藪看因知靜者妙何自出

鹿鴻亭集

卷之一

十五

二六〇二

風湍

新喻次蒙泉韻

雲濶連銅柱天高限玉墀無才堪應世抱泣為多岐廊廟登豪傑衣冠變醜夷小臣思解綬泉石有溪期

栢阪鋪次桂洲韻

縣閣斜臨水山雲低度墻名存萍實舊迹恨楚臺荒燕影翻花塢蟬吟散柳塘暑途方暫慙風雨又瀟湘

淶江次前韻

入舟翻執熱過雨不生寒倚浪搖紈扇推蓬挂鵲冠松陰何處坐月色此宵看尚想還家樂安流謝急湍

船小輕於葉蓬低覆若牆淹留當盛夏風物即遐荒獸石高迴浪蛇藤曲蔓塘未須傷鵬鳥已類鶻三湘

山棗驛次寅齋

蒼山望不斷景色兩餘佳對此稱幽賞因誰開好

飛鴻亭集

卷之一

十七

二六〇三

懷溪清玄鶴下松老白雲偕試上平臺坐長吟一遣排

過與安縣松風亭次胡瓶山韻

亭帶蒼崖古松擎翠蓋鮮敗垣蝸篆引高樹鶴雛眠野市餘春釀徭村接瞑烟絃歌非魯邑耕鑿總免年

靈川院壁次曾筆山韻

北極星河迥南州瘴癘深一餐 明主惠九死逐臣心獨抱蘭蓀節空懷鳳鳥音男兒四方志誰復

計升沉

朝趨青瑣禁暮斥嶺南遊檻見朱雲直心懸漆室
憂江山隨浪跡花鳥豁吟眸已是風波定逍遙信
客舟

洪埠灘

素月街高壁朱旗漾廣川螢明兩岸火山帶百蠻
烟夜永嚴刁斗天炎阻勒韉風流逢岳伯時與張五山同
行
遣興藉詩篇

龍門峽

飛鴻亭集卷之一
十八
迤邐龍泉峽雄蟠控百蠻江虛浮岸影石古上苔
斑五嶺團雲樹三門壯水關羣鷗不知險來往自
閒閒

古蘿峽晚泊

風雨滿江天浮生寄客船斷崖明戍火古洞落山
泉猿狄深啼竹蛇龍暗吐涎十年曾學劍何日淨
蠻烟

八月十五夜

嶺海清秋半城闌物候新一年今夜月萬里獨勞

身爽氣侵虛幌寒光度隻輪閨中共看處正恐翠
眉顰

吉祥寺見梅

北地梅花少凌寒開未勻偶看空院樹先占上林
春燦燦緋霞暎垂垂玉蕊新孤標耐冰雪端不受
緇塵

贈西虹太守

吾聞司馬氏寓近市橋東紫氣來中極青天懸彩
虹壯年題柱節今日濟川功麟閣還圖畫家聲振
飛鴻亭集卷之一
十九
一百九十七

古風

挽黃友梅

吾黨稱高士多從令子知風流百年在典則一經
遺樹有延陵劍文傳南嶽碑滄溟幾迴首愁絕暮
雲馳

登樓

望極層樓上芳菲春意多花深蜂課蜜樹靜鳥營
窠速水連天淨愁雲作雨過登臨獨惆悵抱膝起
長歌

癸巳二月三日呂東匯諸亭村倪若谷范著

山携酒榼來餞因遊吉祥寺得珠字

出餞煩同志乘遊興不孤春星明寶刹霽雪淨冰
壺岐路休論各風雲好共圖談玄見深味誰得海
中珠

潞河發舟次韻

解纜催笳鼓青春萬里行烟籠堤柳密江度野鳬
輕獨立思王事無才補聖明悠悠今古意只聽
五絃聲

飛鴻亭集

卷之一

三

三

發舟待石南不至

潞水冰初泮春江正可行如何終日待不見片帆
輕柳色侵杯嫩燈花對劍明同誰愜心賞惆悵棹
歌聲

壽晉習齋父八十

不作宣平教歸閒八十春江湖消雪髮巾舄離風
塵化與鉛山古芳垂玉樹新非熊應有召早晚待
蒲輪

雙湖草堂假山成

片片他山石移來向草堂勢當嵩華並清益竹書
光坐對雲烟起吟消歲月忙叢簞漸成實應有鳳
鳴岡

南湖春舫次韻

湖濶浸晴天浮遊春思偏鳥啼芳樹外草綠片帆
前西舫乘流下文星並月懸徘徊發高興長嘯激
雲天

夕次洗河口

落帆逗通津停橈宿前浦風疾浪逾高月翳光復
飛鴻亭集

卷之一

廿二

三

吐鄰舟阻笑談同志各方士舉室涉畏途吾慙對
簪組

過蕭林

迢遞河西路樓船獨夜行帆隨流轉慢卷浪花
輕霧合村還迥沙平雪更明容懷何以遣把盞聽
江聲

送客

捧檄辭金闕南行已過年馬當殘雪路車度夕
陽天歲月青尊裏冠裳白髮前馳驅本酬志珍重

此龍泉

夜夢 時壬辰十一月廿九日

客睡晨方着天寒夜較長此心清有夢吾道近升
堂瞠若回參後追隨聖哲行覺來忘頓悟初日正
蒼蒼

贈黃野塘朝京

去述郎官職翩翩向帝城天風吹曉鷁江月引
春旌壯度名元重虞城政最清東南民已困憑藉
報承明

飛鴻亭集卷之一

廿三

二

墨溪

雅著臨池子常疏洗硯泉藻花春汎汎文思日涓
涓翰學驚時輩源流企昔賢雖存伯陽白還草子
雲玄

同王一山吳興道中次韻

喜隨王逸少夜汎剡溪船月色臨金浦湖光淨遠
天客星雙玉並寶劍一燈懸明發是天目相期振
羽翮

碧浪園青嶂春風動画船鳥啼山外樹人坐水中

天醒酒風偏入催詩雨故懸回檣美浮玉鳬鶴起

翩翩

風生漁石浦月滿夜行船水濶疑無地帆高欲礙
天推爐春酒煖對几玉壺懸激烈歌聲壯差池舞
袖翩

王一山善騎射復用前韻

聞君膽力壯騎馬似乘船恥以文誇俗長將劍倚
天鳴鏑雲鴻落彎弓海月懸病夫徒羨爾騰躍氣
翩翩

飛鴻亭集卷之一

廿三

三

除夕次韻

今夕復何夕萬家俱醉鄉催花行酒密刻燭引歌
長鼓吹闌城郭春光接混茫膝前兒女樂吾獨淚
成行

元日次前韻

憶昔眷元日夜冠集帝鄉驚傳天闕近香引
御爐長病體甘留滯朋書益渺茫五雲瞻咫尺
寂舊鵷行

夜集次韻送雪汀

已憐王逸少更接謝元暉池草凝春思燈花助夕
輝為歡心益醉此別會應稀明日清江上思君欲
奮飛

贈春淵

聞君愛溪水卜築俯春波潭底魚龍動風前鷗鳥
多觀濶隨艇往把釣逐漁過我欲移居近滄浪和
爾歌

愛竹

種竹滿芳林參差起百尋最憐雲母質幸托歲寒

飛鴻亭集

卷之一

廿四

五十二

心映月虬分影臨漪鳳作吟清風散寥廓尤喜助
鳴琴

有懷文芳次韻

抱病依茅棟澆花決井泉髭疎明鏡裏心醉濁尊
前容色吾將老飛騰汝更賢遙憐好秋興日日是
賓筵

賀遷居

弗以塵囂雜移家傍縣樓宅無三畝大隣費萬金
求燕雀依簷棟絃歌送酒籌卑枝棲覺穩碧柳想

前脩

題五世同堂卷

百年猶未老五世見同堂棟宇風霜古蘭蓀雨露
香枝看連理瑞鳥喜比肩祥並戴堯天下伊家卜
運長

夕次河西務懷友

蕭蕭北風厲白日霾玄陰感此歲月暮條經離別
心撫枕更愁永攬衣寒苦侵懷人一尊酒翹首五
雲深

飛鴻亭集

卷之一

廿五

百全四

天津驛

萬水日東奔孤城沙際存氣雄吞巨海地險壯重
門楓落悲秋盡船過知夜分角聲孤夢醒腸斷更
消魂

題遺忠傳

耿耿忠何似磴磴志不違芳名太史著節槩古人
希已信兵猶火空悲血染衣羅浮重回首灑淚對
斜暉

獨流

向晚烟光紫孤舟過獨添天邊落鴻鴈水際狎鳬
鷗類屋憐無主平田歎有秋誰能體六事民物絕
綏柔

過武城

江水抱村曲寒城延月低舟航通上國壤地亘全
齊問俗懸誰解登樓望獨迷平生今古意霜露更
淒淒

賈實齋過諸途並舟不克會

五馬乘流下雙舟並岸橫光儀違咫尺僮僕費將
飛鴻亭集卷之一

共

迎自數更籌罷誰看蠟炬明鄉書幸爾附猶得破

心兵

贈王叅戎海山二首

上將樓船穩揚旌下廣川轉漕資歲事仗鉞破江
烟壯氣排三島英風動九邊能文與能武舒翰是
君賢

海山多道氣玉色藹山川橫槩回斜日揮毫散稷
烟蕭何同足國李牧似安邊有待清西極名王獲
左賢

送張鰲川入蘇

垂老臥江湖居然見風雅剗剗無金牛驅除有害
馬聲價踰兩浙廉名滿四野輕車曉當發惜別酒
頻瀉

達士有英標吏隱激頽俗道與滄洲期心入青谿
曲習靜餐瀨烝探化守玄籙遲爾官政成崆峒訪
仙躅

遊青華山二首

登巖看山屐言從郭外遊險躋雲磴滑醉憩石床
飛鴻亭集卷之一

共

百金

幽

至日仍為客殊方得勝遊洞疑天上有山覺雨中

幽

即事三首

紫燕栖華屋依依懷好音乘風忽飛去誰復故巢
心

心

花前呈妙舞琴裡識清音色相吾何着平生鐵石
心

風萍逐何處金玉杳無音為報繁華子休懸海誓

心

聽雪琴彈琴二首

携鶴步花陰臨風聽素琴悠然山水意莫恨少知

音

草閣樹陰陰綠調綠綺琴試招玄鶴舞韶濩藹餘

音

賞牡丹二首

麗質開初夏紅芳含暮烟天香與國色並占百花

前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廿六

五

飲華酣宿酒吐艷帶晴烟倚欄看不厭剪揀玉壺

前

送萬世安訓導入楚

春風吹素襟總轡青郊路東望太雲山芊芊桃李

樹

怡筠惠竹石奉謝

他山兩奇石靜倚翠琅玕有待儀鳴鳳留看共歲

寒

題扇

雨來收釣綸歸臥江蘿際明日江雨晴扁舟豈終

繫

友蓮

灼灼金塘瑞分從太液池清心風有托自不染塵

緇

思竹

開軒對叢篁論詩及栽蓼羹墻有餘思清陰滿蒼

玉

尊賜樓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九

樓閣臨南浦絲綸奉北辰聖情何以報長啓萬

年春

春館二首

雨霽山容淨房櫳進夕涼早蒲隨水綠春筍拂雲

長

烟霞開曙色桃李藹春芳為想幽期處空餘麋鹿

羣

澗花

天天澗底花香清雨不改托根失其所地遠誰知采

題扇三首

草閣倚江津江花樹樹新
棹歌何處發應是濟川人

溪漲桃花水雲深竹樹林
携琴獨注望何處覓知音

坐愛竹林靜清風時有餘
百年經濟業只有一編書

五月廿四夢得末二句續成

去家八百里一日三秋濶
夜來歸夢間苦恨灘聲

飛鴻亭集卷之一

辛

聒

即事八首

醒客船無數愁經馬峽前
近來蠻獠橫負弩却青

錢

青山澹寒姿白日歛暝色
邇舟百丈灘費殺篙師

力

秉燭坐秋夜捲幔弄江沫
不見可人來時與五山相失何

以慰飢渴

灘峻魚難上天長鳥斷飛
萬山雲霧裏空翠襲人

衣

雲霞流玉髓雪花捲水沫
采掬置几傍庶鮮相如渴

衣

移舟葭葦岸鷗鵲濕不飛
漁翁日取醉閒挂綠簑

錢

海日寒雲外江鄉夕照前
秋天動歸思已辦買山

力

松栢歲寒標苑李春陽色
榮落各有時良驥不在

飛鴻亭集卷之一

三

獨說芙蓉

江上芙蓉花顏色秋正好
盈盈如有情同心願終

老

別陳鵲湖次韻

相見即相遠良朋杳難遇
回首白雲深棠陰暗江

樹

望雨

早久黍豈枯恐無康年賜
安得鞭五龍驅雨鵲而

至

題扇景

野樹蒼蒼合江流淅淅通
蟠溪應咫尺把釣待秋風

宣城八景為焦分巡作

隆阜松楸

大阜鬱崔嵬松楸入雲碧
迴望石柱躡知是萬古宅

平原禾黍

羣山推崇岡十里開沃野
離離禾黍秋歛穫詎堪

飛鴻亭集卷之一

三

四

把

雙虹跨澗

長橋跨碧澗青天懸兩虹
誰云舟楫利此是濟川功

列星枕溪

溪水會平川山光浮紫烟
星河分枕帶龍虎共纏綿

行廊晚霞

極目行廊山雲霞燦石壁
中有仙人樓可望不可

觀

敬亭霽雪

敬亭清未了晴消太古雪
獨愛兩三峰黃山並奇絕

鑑湖夜月

夜月落鑑湖月白水瀾瀾
照見蒼龍蟠欲鼓風雷起

天門曉鐘

雲外聞晨鐘天門信佳境
雞鳴海日出坐對蓬萊

飛鴻亭集卷之一

三

四

景

題扇景

徘徊松樹間清風滿窠廊
揮手鳴我琴雲端舞玄鶴

東海佛會

海上龍宮會人間壽域開
千秋同宴喜光滿鳳皇臺

龍山慈竹

慈竹春雲覆龍山旭日長
琅玕種成實時有鳳鳴

岡

六真綵輿

驅車遵太行春風動長路客與慰慈顏還續東征

賦

三江畫舸

將母三江上乘流穩放船烟花迎錦席更覺綵衣

鮮以上四首為西紅邵伯賦

雙節

完節真聯辟清風對白頭可憐蓬頂月萬古落方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三

洲

雙梧古院

雙梧鬱鬱倚禪宮萬古風霜飽歷中假使秦王曾

駐蹕也應同拜大夫封

贈金小溪相士

異術真傳似爾稀雙眸溪月共清輝逢人猶自論

心相不學時師只舉肥

謁徐白泉祠

自昔初當弱冠時偶從文字托相知老來猶切羨

墻念為政風流展我師

信有人間行路難獨憐遺廟俯江干百年公論終

還定留得松筠殿歲寒

齒髮漸衰吾已老一編圯上負初心穀城何處逢

黃石回首春風淚滿襟

西園賞牡丹四絕用東坡韻

雨過花間粉膩流對看霜鬢總成羞夜闌秉燭還

看汝痛飲狂歌興未休

柳絮松花蕩曉風姚黃魏紫壓春紅超羣國色凝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三

香幄信是花神剪刻工

花中乃有此天仙開映雕欄紅杜鵑占盡韶華三

月勝始知桃李避芳妍

芳徑幽深野樂園撲花蜂蝶趁晴暄山翁日涉尋

遊處便醉何妨臥竹根

贈金月海星士

蓬萊月出海天東萬象森羅燭照同何事君心如

海月直教人道李虛中

歲春雅聞滕王閣之勝走二千里訪予於南

浦兼覽西江形勝因其歸郡集句志別

來遊此地不知還偶至無塵室翠間已領烟霞光
野徑風雲何似客星閒

每逢松樹便忘還飄泊西南天地間脫却草鞋臨
水坐一竿斜日酒旗閒

紅亭綠酒送君還家在孤雲落照間吳越溪山尋
已徧好將熊事濟清閒

雲逕應從鳥外還偶然為客落人間逍遙自有蒙
莊子長擬求閒未得閒

飛鴻亭集卷之二

素

乾承

打斷塵根鐵為棒月落寒潭珠吐蚌有丹不覓杖
頭錢此道令人只空講

壽薛鶴樓

芝田玄圃且淹留金鼎神丹次第收聞說仙家多
鶴骨御風時倚太虛樓

飛鴻亭集卷之二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梓

詩

同康礪峯遊烟雨臺次韻二首

層臺縹緲澹烟浮水色微茫接素秋菱葉蘼葭葭青
不斷躍鱗浴鷺意俱幽尋芳正愛携雙屐取醉寧
辭盡百籌自笑同遊遇詞伯興餘還上夕陽樓

碧天涼月挂危樓此夕湖南作勝遊繞岸星河迴

飛鴻亭集卷之二

三

倒影隔城簫鼓度晴洲南窺粵徼連瀛海北望燕
雲是 帝州登眺不嫌歸棹晚滄江吾道正悠悠
訪沙村不遇辱惠詩次答

山房九曲抱村墟留客時停花外車每撫貞松招
獨鶴肯歌長鋏歎無魚好奇楊子仍能賦避俗虞
卿只著書問訊空回剡溪棹謾勞新句重吹噓

遊恭華

蒲谷仙人蹤跡奇尋山那惜路逶迤諸天雲月心
同寐石壁松蘿手自披學道欲探勾漏秘談禪還

結遠公知只愁日下丹書召又負林中白鶴期
萬古天南有此奇山青水碧共逶迤珠宮梵徹曇
華墜石榻經殘貝葉披泉籟自醒松鶴夢僧心惟
倩海鷗知慙予日日櫻塵冕未得從遊愜素期

宣風館次陽明韻

荒庭素壁上苔痕庭下江流靜不渾墨客久存春
草向漁家多占白鷗村花舍宿雨香初醒峰帶長
烟午尚昏無那前林子規叫故山回首欲消魂

題雙峯

飛鴻亭集卷之二

二

三

兩兩高標送遠青紫雲深鎖跨重溟一天雨洗雙
銅柱半榻晴開兩翠屏剩有喬松銜暮景懸知擘
石自神靈琅玕並向空中出長夜輝煌挂德星

登大佛寺

山腰高閣幾登臨每到登臨感倍新岳武祠深悲
暮雨越王臺古閉秋筠先朝戰伐空陳迹百代興
亡見轉輪輪與西湖林處士年年亭占一枝春

車上遇雪禁體二首

重裘半夜覺寒侵稍稍瀾漫到遠岑節候新年猶

是臘馳驅此日又逢陰埋藏老屋無人問妝點長
途待我吟好去歌樓沾錦帳未應飄向客車深
滕六隨車送我行東風標格太輕盈不愁紅日雲
霄隔且喜青天晝夜明消盡豈能滄海遠寒多聊
助竹松清今宵茅屋應成趣收拾詩篇待蚤行

詠梅花三首

閒心何處結芳隣老樹繁花最可人玉兔搗霜供
永夜瓦瓶分雪薦新春天寒幽獨渠應瘦歲晚心
期我獨真竹枝芒屨他日事矮牆茅屋大江濱

飛鴻亭集卷之二

三

三

雪積霜凝壓不斜分明江上開年華半枯老樹自
生意新出柔條都着花看影却愁殘月落留香長
欲峭寒加春風無限孤山夢獨木橋邊是汝家
素質孤芳世共稱評香評影昔人曾不妨今日比
西子更恐前身是漢僧花早却教春漏泄樹高獨
覺氣憑陵海棠芍藥非吾事對爾吟詩我亦能

宿塘棲候石南

雪水雲深鴈不來推蓬西望幾千回未逢江上皇
華使空負燈前濁酒杯青徑早看春雨歇錦帆誰

倩夕陽催流光易邁知音少莫厭頻登送客臺

客有以詩授我者依韻答之

見說梅香近水優携壺獨出傍春遊逢誰取醉開
青眼自古相知恨白頭心事直將隨夢蝶功名謾
說到封侯年來記得陶潛賦知命安貧總不憂

霽虹橋

鐵橋高架跨滄津縹緲烟空欲盪身萬古西南天
有壑一江雲冰地無塵經營獨拯胥溺功化真
堪補大釣眼底絲絲題柱者不知舟楫更何人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四

下關

坐看孤雲晚自歸點蒼空翠撲征衣川原縝遠無
今古城郭推遷有是非月色平臨下關院霜華輕
染北山薇邇來為客多鄉思夢落寒江舊釣磯

望蒼山

蒼山夾奕抱重扉濔雨寒烟鎖翠微龍洞雪消泉
自注鶴林秋老葉從飛珠宮玉宇天花窈曲岸芳
洲海舶歸我欲買田來卜隱薜蘿何日遂初衣

試士

玉局朝曦射禁扉蒼烟紫霧共熹微香分燕窠松
風度簾捲晴簷鳥毳飛桃李無私慙化育斗山何
德慰依歸平生勲業遠雙鬢得菱龍補舜衣

三塔寺燕集

佛宮高宴傍巖扉夜氣初寒酒力微星宿可占天
上聚羽觴真戀客中飛青溪漁火悠悠度丹壑松
雲宛宛歸更愛蓬萊月東出萬山高處望宵衣

次康礪峯韻

放浪吾希馬少游獨憐風物縱閒遊留賓侵夜常
投轄玩月乘秋幾上樓剩有方書怡暑齒敢論往
事借前籌城南湖水纓堪濯極目冥鴻散我愁

長春園宴集

別業長春景獨妍杖藜行樂盛明年碧桃霞外栖
雲洞綠柳風前載酒船真率自同香社老清狂誰
似竹林賢明朝更作西園賞猶有床頭舊俸錢

次崙谷僊翁二首

年來學道愛閒居懶性何心賦子虛翫月夜迴溪
上棹看花春遶竹閒車琴書作伴清無限鷗鷺忘

機樂有餘何日重尋元亮宅東籬菊種兩三區
僊翁結茅玄圃山蓬萊東峙雙碧鬟時裁白雲補
故袖自養金丹駐壽顏天姥晨遊風入御蒼梧夕
過月生彎然香我欲延道駕絳節時臨集慶壇

感懷次韻甯礪峯二首

艸堂幽獨枕城郊竟日淹留俗事拋風定湖光天
入鑑月懸松影鶴歸巢年來自得閒中味老去誰
為方外交更欲誅茅開隱徑肯教山岳獻餘嘲
仙蹤近寄水雲鄉東壁吾從借末光曾檢圖書開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飛鴻亭集

卷之十二

六

三

誕辰存齋以詩賀感而賦此用前韻

新詩寄我自華亭盥手開絨眼更青已分此生同
棄物敢煩上相祝遐齡登山臨水心無累餌木殮
霞藥奏靈况戴尧天歌擊壤太平有象頌無刑

元宵瑞燈鼎許以正

時遭繼兒從學

草堂燈火競交輝茗椀杯盤此夕揮竹葉影中浮
醵蟻燭花叢裏報春暉書幃白日休閒過翰院他

時發送歸多少長安年少子雲霄羽翮並高飛

白雲堂宴集

垂老風情舊宛然肯緣毛髮怯增年酒鄉中聖陶
彭澤詩句驚人賈浪仙後閣留賓投轄夜東山携
妓半晴天明朝更有司空約共賀昇平樂舜田

甯瑤池子

偶聞人世說天仙詩思源源若湧泉金石句留黃
鶴觀龍蛇字躍錦江箋誰言蓬島遠蒼海我望崆
峒浮紫烟欲伴當時赤松去石橋風月共賡聯

飛鴻亭集

卷之十二

七

三

癸酉九月壽存齋用舊韻

芳辰開宴醉翁亭白髮如銀眼更青身向虞淵扶
日馭天教元輔注椿齡菊觴露挹金莖潤藥鼎丹
收玉蕊靈昭代文章徵著作歷朝勲業盛儀刑

輓王思質二首

昔年京國聽談兵投筆臨戎海嶽清直以忠勤鼎
壯志肯將身事負承明一編書自黃公授八陣
圖沿漢壘成所恨宜陽非息壤千秋萬古倍含情
元老曾藏萬甲兵煙塵南北待澄清百年望重今

方舛三戰功收古孟明珠錫總緣公道在流言誰
識禍機成相知愧乏回天力不盡臨風楚此情

霜降日草堂宴集觀兵次韻奉兩康礪峯賈
實齋

金天氣肅霜初降帟陣風嚴赤豹旗戎海舊驚飛
羽檄將臺今喜得熊羆據鞍已覺吾生老推轂空
慙聖主知方叔宵中富兵甲好教談笑定邊郵

懷康礪峯

平生憂國髮先秋曾叩天門乞早休三徑陶潛幾

飛鴻亭集卷之二

八

元九

業菊五湖范蠡一扁舟劍韜寶匣光芒動玉種藍
田次第收膂力風塵知未倦壯心能飲月氏頭

遊蓮池二首

芳菲亭館對南山乘興登臨晚未還旌旆影聯松
竹外笙歌聲徹水雲間漫論形勝中州並暫假翔
翔此日閒醉折青荷倚歸騎嚴城時已閉重關
細柳拂烟仍裊裊小桃垂實故離離竹樓雲度含
晴嶂蘭楫風迴蕩晚池野樂試調青玉案仙人頻
獻紫霞卮宸憐上將留懽賞猶自揮戈繫日遲

送侯三峯二首

金馬山前一振衣蕭蕭白露曉初晞即看瘴土風
雲變却羨長空鶴鶴飛世德同歸韋相後法臺重
見漢官威清朝公論居然定聞道平津散閣扉
五嶺曾為廉訪使大江復借寇公時甘棠到處惟
餘蔭滇海從今有去思問俗仍迴青雀舫登筵暫
醉碧雞祠西山雨送滕王閣知爾重遊好賦詩

甲辰十月廿六日新興道中值先君忌日

客路悠悠感慨中片雲遙望楚天東八千里外松

飛鴻亭集卷之二

九

元九

楸迥十七年餘夢寐空老大却思童少日劬勞罔
報蓼莪功不堪回望楓林葉淚染衣襟較更紅

鼎謝石溪

昔年京國久瞻依今聽談玄塵夜揮苦節已從青
瑣著高風不與古人遠霜明臺館松筠靜春到江
城燕雀飛聞道聖君思直諫九重應待佐垂衣

石南將至次前韻

江山雨晴春水來飛鳬驚鷺去仍回因停驛舫待
旌節更假牆花送酒杯誰謂百年青眼變獨憐雙

鬢白駒催今宵秉燭論文地雲淨蒼崖月滿臺

贈秋江

老來無事學逃名楓岸蘆洲寄此生門外有淹車
馬跡世間那識薛蘿情扁舟獨釣寒江月一曲時
歌孺子纓却笑踈狂耽薄祿白雲慙負北山盟

馬龍道中兼柬介峯冬至前一日

海日初晴雪漸消西風烈烈透緋袍霧迷不辨村
間樹岸斷却尋溪外橋萬里獨遊仍短鬢百年長
至又明宵即招王粲開春酌試看園花放小桃

飛鴻亭集

卷之二

十

三

平生鄙吝為君消二十年前西布袍逸足敢言先
騁驥專城不負舊題橋衝風冒雪非吾土下馬傾
尊析此宵歸去願依三徑柳老來同玩五株桃

送張復菴省蜀

萬里今為蜀道行皇華香送曉輪輕聲名不忝唐
玄素新論猶傳漢賈生到處瘡痍懷雨露歸來籌
鶴滿滄瀛經綸須副斯民望莫為高堂緩使旌

江右歸途書懷似姜五川

投老琴書作遠遊歸帆容與下南州滕王閣近西

山雨嚴子灘迎五月秋好伴仙人探良藥獨歌漁
父狎馴鷗故交為別時相憶夢落碧雲東海頭

八日宴集邀實齋不至承惠詩和荅二首

近蒙優詔許還家况值春光轉物華門送青山
堪作伴堂聯綠野謔須誇忽聞谷鳥鳴高樹即見
園梅開好花為語浪仙休避俗共隨蝶使探蜂衙
久識才名屬大家近傳新句藹瑤華百年此日人
同得一曲陽春世所誇疎竹覆堦閒獨鶴老梅欺
雪闌繁花春遊可拚通宵醉莫問嚴城鼓報衙

飛鴻亭集

卷之二

十

三

再遊西園

城隅獨說西園好此日重來是舊遊萬竹密侵苔
徑曲百花平護草堂幽謔誇謝傳東山履絕勝王
猷雪夜舟醉劇却忘雷雨至留歡還向白鷗洲

賀潘竺江七袞

一尊長夏醉山亭七十依然兩鬢青仕宦幾人登
極品壽祺從古羨稀齡延生信有神仙術應運原
鍾海嶽靈聰取臺萊國人祝百年常此樹儀刑

次韻訓平川

憶昔登臺雲滿山，天門月窟手曾攀。即看花柳經春媚，肯放輪蹄竟日閒。鄭谷詩神驚四座，君平語妙破三關。追隨不啻江城暮，故傷明星帶月還。

壽李羅村

崑崙聲華起廟堂，詩名逼似水曹郎。槐陰晚益蒼櫨靜，蓬閣春依日月長。奕世衣冠真不忝，承家風節有餘芳。壽筵常對南山碧，仙醴時分北斗光。

梅臺候予不至以詩來促次韻奉懷

遙隔仙槎半日程，昭灘龍峽後先行。關山又是三

飛鴻亭集卷之二

主

三

冬暮風雨深懸此夜情，分省敢辭江左僻。故交常戀布袍輕，明朝試發蒼梧棹。共對黃花一品評。

元旦途中二首

千家簾幕靜暉暉，官路人稀野色微。四品已高猶望進，百年強半不知非。春風金殿諸公在，秋徑黃花幾處歸。面上塵埃頭上雪，羨他耕釣著蓑衣。黃道晴開五彩雲，殊鄉老稚亦欣欣。北來南去何時了，舊歲新年半夜分。湖海一官頭欲白，乾坤萬里酒初醺。遙憐茆屋西江上，雪後梅花正吐芬。

傅溪驛

野驛孤亭枕竹邊，清泉汨汨注平田。祗疑山裏無閒地，可是壺中有別天。芸牖暫開看月坐，石床初拂抱雲眠。何須更羨蓬萊嶺，跨鶴吹笙對列仙。

羅舊驛

驛館停驂落照斜，天涯馳騁日思家。傳經劉向心徒切，多病相如渴愈加。萬里琴書隨野鶴，一宵風雨煮山茶。松門竹屋無人到，獨倚蒼崖吸露華。

晃州驛

飛鴻亭集卷之二

主

三

我行萬里入南州，日日騷騷楚水頭。夾路羣山如有待，依人雙燕故相留。青霄路徑惟朝士，丹藥功深有道流。憑藉新詩聊自遣，寄言花鳥莫深愁。

登清浪北山

驚嶺巉巖控楚州，登攀偶得片時遊。雲虹影落諸天近，鐘閣聲疎一徑幽。曾見鳳簫經竹下，尚餘龍井出山頭。人間到處蓬萊勝，休道煙霞別有丘。

晃州驛

鳥道遙迤十萬盤，使車西上歷天關。五溪雲合衣

常濕四月梅黃雨亦寒戀國每勞瞻北斗難鄉底
事滯南冠援琴欲鼓知音少獨坐高歌澧有蘭

東陵寺

客行三月一登樓景入南中此獨幽鶴徑穿雲瑤
草合禪房倚澗玉虹流松風瑟瑟鳴天籟潭月悠
悠引使騶為報僕夫休促駕石床聊坐散吾愁

清平次東沙韻

為誰留繫錦鞍韉寂寞山城對晚烟谷口風寒席
頻嘯天遠書香雁無傳懷賢欲作長沙賦秉燭惟
看秋水蒹葭物態浮沉那足問肯綠搖尾乞人憐

飛鴻事集

卷之二

中

三

興隆次東沙韻

雨過山城送曉涼村煙漠漠日初陽松盤石壁蒼
髯古蝶趁花叢粉翅香興發好緣詩作崇渴來剩
有蔗為漿誰云風土南中惡猶勝塵沙古朔方

清平次韻

奉檄數文自往年之官今日又窮遠半生敗歷曾
何補三教榮光詎偶然敢謂文章華上國也知
經史是良田千金未市燕臺駿抱壁臨風泣楚天

午日次龍里衛壁間韻

山堂午日動微涼照眼葵榴倚正陽為客忽驚佳
節到引觴聊喜綠蒲香龍舟舊閱蒼梧水虎艾今
不貴竹鄉遙想故園天萬里吾兒引領正相望

貴陽留別玉溪沅溪鶴田

萬里馳驅異域羣公邂逅並同鄉芝蘭入座流
芬遠尊俎論文引興長天上德星仍聚榻日南步
樹已垂棠別來不盡依歸意霄漢遙瞻綵鳳皇

遊白石洞

飛鴻事集

卷之二

十五

三

殘星落落掛高城早約看山信有情歡劇謾將雙
履蠟興豪翻取古詩賡玉泉寧竹鳴幽澗石磴凌
雲躡太清宴罷歸驂催日暮著鞭莫訝弟先兄
白石層巒霄漢間秋來乘興一躋攀開筵再見神
仙會禮佛徐偷半日閑松頂茫茫滄海日雲端隱
隱碧雞山歡娛忽作臨岐恨添得星然兩鬢斑
自潯發舟追北山不及聞就爽於藤江霍氏
初隔雲帆一水間忽驚翔翼香難攀中流向暮寒
烟積晚泊依沙宿鳥聞聞道獨尋黃石老更知溪

入爛柯山追從自愧無仙骨却步徐看拄杖斑

人日自陸移舟

舟中行李逢人日海上仙槎又客星冰載睡鷗流
別渚霜飄歸雁落寒汀翅生交絕愁何遣毛穎年
溪思有靈望望嘉禾在何處春風官柳短長亭

恩縣小村除夕

拂袖紅塵下馬初燈光人語滿村墟一年今日吾
猶客千里他鄉此鬢廬筋力未衰聊應世乾坤有
分敢安居跼蹐靜聽雞聲起不是人間守歲除

飛鴻亭集卷之二

十六

別吳望湖

憶昔東泉笑語時十年萍梗各參差相逢潞水三
秋暮又隔江門萬里遙伏櫪顧予同老馬御風知
爾駕長鯨男兒事業青冥上須遣音塵慰所思

遊長春園作康礪峯韻

不向東山躑躅遊城隅小隱亦丹丘靈芝瑤州長
春館竹色松陰五月秋冉冉蘭蓀堪采擷悠悠魚
鳥逐沉浮獨憐身世無拘束歲月惟將酌酹酬
別業招邀一散愁佳辰樂事屬斯遊花間露冷袪

煩暑橋外亭虛枕碧流風引荷塘香不斷雲涵翠

石意俱幽輞川畫手無摩詰淮海詩家有少游

送漳州喬太守年丈之任

長夏榴花照錦袍江天雲物暎干旄之官只帶雙
飛鶴去邑還餘幾樹桃祖席輝光生五馬使君風
度重三刀太行磨石鐫良吏翹首豐碑入望高

生日月峯以詩來賀次韻答之

江雲晴鵲一登臺白鶴西來下碧苔萱草萋萋當
戶長石榴冉冉照人開百年壽考看慈母此日生

飛鴻亭集卷之二

七

辰慶老萊還喜稱觴有仙侶蟠桃携到自天台

次韻

雙雞抱送走輿臺踏破茅堂碧蘚苔塵榻暫隨君
子下清尊聊為故人開三千里外通魚鴈二十年
前共草萊握手情長忘歲月莫勞明日望雲台

宴雙湖草堂

野老悠然大古心草堂寄在白雲深不緣俗客開
陶逕却許狂生聽楚吟滿眼芳花明白晝數聲好
鳥和前林忘情還就莓苔坐流水高山一鼓琴

江行有懷

四載勞勞桑梓夢今晨衝雨出江門
避人白鳥寒依樹送客青山近
遶村楓葉亂侵雙眼碧溪流
新漲百泉渾繁愁自覺催玄髮
旅抱因誰得好論

十八夜宴謝東匯

吾鄉冠蓋世不乏萬里干城爾獨賢
愛客春開金谷酒張燈寒擁玉池蓮
故家望重天南北百戰功收士
八千若向長楊射猛帟據鞍猶
勝伏波年

廿二夜宴謝客

飛鴻事集卷之十

十

三

嶺海蹉跎今五載歸來庭草綠
初酣尊前試下高人榻竹外聊
延長者驂會見雲霄俱健翮且
將風月付清談瑤篇更枉羣公
作若椀薏缸祇自慙

赴桂林別弟九皋

歸來聚首無多日又作南州萬里行
山水調閒牽別恨眷令原上倍餘
情乾坤老眼逢誰碧葵藿丹心
只有明願汝天衢繼修翮他時
莫負語叮嚀

望釣臺次鄒東郭韻二首

憶昔深甘釣與耕廿年塵跡尚修程
經綸何補人

間世竹帛誰傳閣上名驛舍倚山雲
不迥江潮乘雨夜還生客星臺近清
風在回首輕肥自五陵學劍無成學
硯耕鷄壇燈火十年程叨逢再見唐
虞治忝竊慙非李杜名歲月江山空
老眼蓬廬天地總浮生秋風歸釣魚
磯上何必披裘似子陵

贈西虹太守

曾於攬轡瞻時傑此又不符見直標
惠化即敷東海郡封書幾動紫宸朝
已知能事回天地坐遣休徵及黍苗
司馬家聲真不忝麟臺画擬逼雲霄

飛鴻事集卷之十

九

三

宿勾溪在西安上三十里

一曲勾溪宿驚藏雨莎風竹淨山堂
柝聲暗逐灘聲轉酒氣濃浮花氣香
詩句得來真造次客懷開處豈尋常
科頭赤脚踈燈坐自笑年來學楚狂

鼎馮方洲

眼前何處見于旄歸去田園且息交
三徑甘于雙鬢改百年悔却半生勞
誰言遠市無蕪味自種新蔬可當肴
真率會中容爾老清風明月任吟嘲

壽卜雲峯

江城十月小春時春酒初成壽我師黃菊風香漫
錦席綵衣雲煖度金卮一經已振斯文鐸通隱應
題長者居百歲光陰今始半年年願獻斗山詞

府江

府江烟水浩茫茫派接牂牁萬里長地險久為豺
虎窟時平未弛甲兵防朝廷濺澤敷遐邇節制
先聲借雪霜為語醜夷休亂紀越裳重譯近來王

述懷用前韻

才薄曾無尺寸長壯遊真憶飯家常傳經此日違

飛鴻亭集

卷之二

七

二百八十六

心事按劍何人辨夜光白髮未悲生理拙青山偏
笑世途忙行披蘿薜還初服肯逐春情桃李妝

再次答雪汀

頗覺烟霞興味長未投簪紱為官常龍飛早際風
雲會鳳翥深依日月光身世百年絲感激舟車五
嶺只匆忙邇來鬚髮蕭蕭白笑與詩翁倩墨妝

王一山夜集次韻送雪汀

雲夜思秋話野汀沙平月白水泠泠即逢春到傾
新酒又送人行嘆轉萍百草含暉浮嫩綠千山過

雨送餘青何時更此論文賦懸榻遙看處士星

古蘿峽晚泊

羣峰巖巖直長天雙旆悠悠引画舡遠客自驚霜
入鏡故人誰送酒如泉燈花藥簇蓮生暈硯沼雲
浮墨吐涎我欲題詩遣幽獨不禁秋夜雨和烟

送李思詒

年來寒谷見回春牧伯才名邁等倫蜀郡文翁宜
並駕潁川黃霸豈前身訓先德義推行漸風動閭
閻習尚淳摯壤極知恩所自此生欣作太平人

飛鴻亭集

卷之二

七

二百八十七

訪沙村不遇承謝我以詩兼雉一魚一次韻

奉答

薄暮空迴訪戴舟澹烟餘照滿平洲非關地主踰
垣避想到山家為鶴留白露蒹葭成獨感清秋風
月歎溪遊江魚野雉勞相饋雪夜王生有此否

陸九山轉官閩藩鹽運司副使之任間徑取

道還雲南其志不欲再出蓋抱一守雖以

完身養生為上者可謂知所重矣予與九

山雅相厚嘉是行詩以送之

昔年珥節碧雞雲愛爾才華迥不羣鵬鷃赤霄翻
勁翮芝蘭玄圃藹餘芬棲遲仕路成真隱叅悟玄
關若素聞我欲扳留問仙訣且停西棹倚斜曛

九日張三峰邀遊七星龍隱巖

洞口平臺十丈寬將軍開宴罄交懽前朝石刻餘
荒辭新壁藤梢罨短冠桂嶺香浮秋未老龍巖烟
鎖晚生寒酒闌還上東山頂佳景何妨帶月看

九日與姚雪汀聯句

與君杯酒共匆匆去國憂時感慨同何處清砧寒

飛鴻亭集

卷之十

七

送月一林幽竹晚含風題詩端惜年華改落帽非

關野興濃叢菊纖纖為誰好草堂故傍燭花紅

客有談西湖之勝者追和錢鶴灘韻

遙憶錢塘引興長西湖景色非常桃桃李花開
暮色千嶺萬嶺澄秋光岳王祠前忠義肅林仙亭
下輪蹄忙誰家遊女出新樣顧影自矜紅粉妝

下邳阻風奉石南

竟日風顛舡不開洪濤滾滾送奔雷直疑浪湧鼉
鼉出空美雲翻鶴鶴迴圯下或逢黃石履樓前莫

作仲宣哀晚乘月色江天靜共爾深甬濁酒杯

舟中雜咏

清曉登車出帝宸冷風晴日快蹄輪天恩似雨
臣如水流出東南澤萬民

沿河小部七八里夾路居民四五家除夜老翁爭

勸酒新年小女笑簪花

鵬酒馨香里巷傳行人車上口流涎金杯取醉君

休問纔得沾唇亦可憐

牛羊初日散衡門叟負牆暄膝抱孫此日太平真

飛鴻亭集

卷之二

七

氣象西村行過又東村

十里程途蒼莽間東阿纔見數重山鳥飛不盡我

亦去雲在溪巖長日閒

幾重山送幾重迎一日程兼兩日程應怕塵埃懶

開口小城穿過不知名

康莊老人滿面春床頭喚我作官人三杯臘酒一

盃菜禮數不多情却真

九里山頭頓解愁望中城郭是徐州清泉淨洗塵

埃足坐我天風萬里舟

捨車鼓棹小江清山水彭城趣自成欲上黃樓拉
波老月中騎鶴看滄瀛

呂梁雖險亦無他日日篙師笑且歌何似人心太
無狀平常地上起風波

百步洪遙萬里身石頭浪裏最愁人白衣不到孤
舟上自煮香茶賽水神

岸澗河流爛熳馳舟行到此費推移天涯日久歸
心切一度逢灘一度遲

下邳風景接南徐人物山川伯業餘欲進當年黃
飛鴻亭集卷之十

石履橋邊授我一編書

楊柳輕烟弄早春雪晴新水綠粼粼風帆飛走桃
源縣滾滾青山日送人

不分清流入濁流寸膠惟向此中投孤舟明月清
江浦應有高人作意愁

滾滾東南一道渾天潢有脉出崑崙滄溟此去無
多路更著辛勤日夜奔

淮水無風浪自生鳥邊斜日晚山明十年南北經
過地不盡中流擊楫情

漂母祠前夜泊船鳥啼日落不成眠千金一飯情
何厚不獨當時有母賢

水國春寒夜有冰窺人明月透窓櫺淮陰寺裏鐘
聲早喚起雲遊蓄髮僧

雪冷楊枝夢未醒東風江上野梅聲數聲柔櫓人
初起又過山陽十里亭

鷗立斷水流漸遠柳藏殘雪冷猶凝江天一日可
千里何處有欄吾欲凭

白雪孤峰明遠照斷霞輕吹弄晴漪江村古寺連
飛鴻亭集卷之十

茅屋盡落先生有画詩

冰玉平鋪甃社湖水晶宮闕覆天吳中間應有最
深處藏著千年明月珠

數年明月簇郵亭小艇漁歸野水腥一路東風嘶
去馬土牆斜出酒旗青

少婦携筐挑野菜老翁敲火煮河魚三間矮屋菰
蒲內風景依稀太古初

數聲歸鴈霜天靜幾處青山雪景奇湖上小姬呼
飲酒舟中老子坐吟詩

樹頭無葉寄秋聲湖上層冰阻去程
閏歲東風遲十日可能為客背春行

楊枝稍稍風光轉湖水蕭蕭野色寒
石鼎煮茶延午榻瓦盆傳菜當春盤

十日新年未領春孤舟雪岸最傷神
烏紗頂上青天在不放東風作主人

西北長風吹我舟一杯茶罷過高郵
白頭浪子如天大應有蛟龍在裏頭

田中致嘴利如針難食千年烈女心
薄暮扁舟古飛鴻事集卷之十

祠下海風江月共蕭森
風急漁家靜掩門飢烏啄食叫孤村
扁舟召伯官亭下野日荒荒欲斷魂

城中簫鼓是誰家河上旌旗推客槎
燭帝龍舟今寐寔東風遺恨寄瓊花

山頭城郭江心寺吳越東南據上遊
滄海對峰誰對酒乾坤雙眼我登樓

無錫山頭盡夜行姑蘇城下月分明
半年南北雲遊路祇有明朝一日程

桐江驛舟次燕峰韻

滾滾洪河晝夜東風帆上下各匆匆
中流穩坐獨無事誰識長年捩柁功

山棗驛次錢海石韻二絕

六月長車涉萬山鏡中白髮點朱顏
迂疎若解終南徑未必馳驅到此間

樹繞清溪月抱山坐看雲起意俱閒
故園負郭田雖少却有欣欣半畝蘭

七夕二首

月白天高玉露秋星河織女會牽牛
一年愁緒今宵盡明日新愁又起頭

東壁誰家小兒女穿針乞巧競相催
道人獨自焚香坐試展南華月下看

觀蒼梧州演武場

戰場西傍蒼山麓落日霾雲鬼聞哭
即今戢武旌旆閒草色青青映修竹

放竹魚

吾鄉自有槎頭玉此土誰珍竹色魚
省却盤餐放

爾去滄江還待子孫餘

獨玩芙蓉次

試折秋花入座深芳妍獨對硯池陰所思天遠因
誰寄默默空懸無限心

有感集杜句二首

園收芋栗未全貧何用浮名絆此身已忘伶俚十
年事正思戎馬淚沾巾
天時人事日相催欲問平安無使來跨馬出郊時
極目一生懷抱向誰開

飛鴻亭集卷之十

六

槐思

槐樹陰陰翠雨垂每思親處即相思應知孝子栽
培地正是甘棠勿翦詩

贈王鰲川道人

子房山下相逢日轉眼春光數十年安得此身生
羽翼共君天路狎神仙

贈西紅

使君元是江東俊出守名尊兩浙間青史定知書
姓字九重今已慰天顏

幽意集杜句

清江一曲抱村流萬里風烟接素秋看弄漁舟移
白日浴鳧飛鷺晚悠悠

送郁文芳集杜句

會送夔龍集鳳池密沽斗酒諧終宴今年臘日凍
全消寒盡春生洛陽殿
同心不減骨肉親於我見子真顏色王孫善保千
金軀此別應須各努力

莫怪頻頻勸酒杯山意衝寒欲放梅紫氣關臨天

飛鴻亭集卷之十

九

有子

地濶五雲多處是三台

天晴宮柳暗長春海鶴塔前鳴向人同學少年多
不賤發聞黃閣盡麒麟

跨馬出郊時極目忽憶西京梅叢時三年奔走空
皮骨獨立蒼茫自咏詩

醉酒

金盤露暖百壺空清夜期君語笑同非向春光貪
酩酊只緣羸得狀元紅

細雨濃雲暎遠空孤舟春酒故人同簾外曉看楊

柳綠尊前晚對燭花紅

送聶教授歸田

拂衣長嘯風塵外且向青門學種瓜我欲留君君不住忍看桃李滿城花

題小山并寓壽

天目高連海上山小山亦在白雲間主人傍此開茅屋種得黃精巧駐顏

壽居雲溪

六十年来閱歲華時將餐法試胡麻笑看玉樹春

飛鴻亭集卷之十

辛

百九十八

風東壽酒潑浮五色霞

題一峰贈賢

萬丈孤標紫翠封青天開出玉芙蓉傷人錯認東垣宅近入崆峒第一峯

愛梅

為愛梅花不受塵花開先占上林春清風明月西湖畔也學逋仙自隱身

戲促沈東園橘種

何用柔桑八百株草堂願借木為奴白華朱實秋

容好為問東園有也無

移芭蕉

泮水芭蕉數葉青小齋分植散幽情夜來詩思知多少盡在蕭蕭風雨聲

贈愛泉

藥圃流泉歲月賒涓涓春碧帶雲霞憐君日向源頭坐汲水閒烹石鼎茶

贈相士

西許心傳唐舉術閱人蹤跡遍江湖不知清瘦如飛鴻亭集卷之十

世

一百九十四

予者麟閣當年畫有無

葵園

遙憶園葵十丈莢春風故國首頻回深紅淺紫傾朝日總是而翁手自栽

西施菊

廣堂清宴促飛觴花近雕欄淡晚妝不似吳王終日醉只教深苑舞霓裳

扇景

萬里乾坤一小舟柳陰深繫伴羣鷗道人悟得先

天意坐翫蒼茫江水流

送鏡川入覲

碧樹黃花一水小
春天日氣氤氲孤帆遠宿江
城月五馬頻穿驛路雲何武
賢聲南國著倪寬課
寂聖朝聞比來廊廟需才急
虛席懸封待使君
同姚雪汀王一山夜話追感偶得野雲秋思

雪汀夜話八字集成首句

雲夜思秋話野汀
蓼紅蘋白水清冷細聽村笛吹
殘月靜看漁燈逐斷萍報
主獨憐心膽赤逢時

飛鴻亭集

卷之十

主

三

夜行有感集杜句

猶及鬢毛青閒來又得今宵坐
近郭開堂帶曉星
秋風歛吸吹南國
昨日晚晴今日黑愁看直北是
長安行路難行澁如棘

望九疑以廣右大叅經此

近入黃村路遙從粵嶠還雲連五溪外
雨渡九疑
間秋盡草花白林疎樹葉班
停車問虞廟極目古

蒼山

壽吳山人八袞

吳家山人仙府客
骨清綠髮雙眸碧黃髮偏蒙九
轉春青蘿晚結芳洲宅
神精原自法海生靈芝獨
向心田擘孤標自是非塵踪
前生註定蓬瀛籍懸
孤正值朱明秋蟠桃花發
春常留養生妙契太乙
數廣成偓佺相邀遊
問君住世幾年日繞向人間
稱八秩晶精晝見河伯宮
銀潢夜照天磯石洞天
白蝠集瑤塵城東黃鶴窺
玄室即今九重眷耆願
丹書來自飛龍翼
堂前賀客仙氣多羽衣霞帔相
婆娑高歌裂石穿雲曲
競進瑤樽元液和千歲奇
三

飛鴻亭集

卷之二

三

英披畫錦敷聲清
樂敷陽和願言天壽共
平格海
屋從此壽森維
朝霞流瀝飽元氣
壺公橘老傳能
過廬宮蔭兮基大塊
為君歌此長生歌

飛鴻亭集卷之三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刻

詩

王玉田過訪

結宇傍鴛湖幽棲謝城郭生事耕釣餘幽棲伴猿
鶴時登烟雨樓下瞰松林壑曠然宇宙間俯仰得
真樂翩翩玉田子洞悟靈樞略訪我湖之濱不負
登堂約相見欲忘言傾尊倒壺酌沉沉秋夜雨坐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二
對燈花落憐我老病侵骸感今昨論交情愈真
晤言慰離索長生有秘詮至人久不作玉液如鍊
成願授一七藥

興隆

山行多嶮巖我僕戒前車重關扼虎豹大陸蟠龍
蛇豈敢憚行役那堪携我家况當五月交炎風捲
塵沙何時稅俗駕歸種桑與麻

雪山

疊雪成三峯卓立臻衆妙宛彼瓊玉姿剖此渾沌

數水壺挹清芬銀海絢餘照移來草堂中恐入愚
公笑吾弟作雪山巋然真軒几雲涵小有洞玉結
方壺址雕鑿意出羣皎潔美無似何當隨太陽朝
宗共為水

送曹中泉別駕之任東川

凌晨駕言邁悠悠遶東川白露流華滋飛鷁秋風
前送別津水曲惆悵心有憐抱玉識者誰蕭艾湑
蘭荃門墻有桃李天路看騰騫行使夜郎國變化
歸陶甄淮陽肯云薄永嘉誠所便自公日多暇寄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二
我停雲篇

定南館

十年縶塵鞅五過解頭館苔侵畫棟深鷺集金塘
滿馳驅亦已勞撫景舒鬱悵安得石床眠沃以茶
七椀借問旻公徒丹爐今幾轉

中秋玩月次韻

今夕復何夕萬籟間以靜草堂玉露涼人在清虛
境滿月流銀輝獨向簾櫳映天際捲浮雲瑤臺挂
孤鏡吾憐虛白堂皎如此心瑩呼童取琴來再鼓

還試弄流水與高山徒嗟伯牙詠顧慙嬰下材誤
辱清時用曲終凌廣寒益恐天關迥悠悠歲月徂
華髮已總總

翠巘晚靄

金碧染峰端嵐沉暮靄寬
墟穿翡翠刻竹坐琅玕
海氣如圓鑒分明入畫難

碧關朝霞

荒雞啼未歇關樹起棲鴉
碧海先迎日青峰遠上霞
行人衝晚去高臥是誰家

飛鴻亭集卷之三

三

焚塘去帆

挂席乘風便長駟騁快心
漁洲彎似月津樹小如簪
隱隱猶能認斜陽半幅金

水雲歸棹

船隨漁浪去人趁虎墟歸
水荇晴縈楫泉珠冷澌衣
家家藝松火香霧滿柴扉

淨耳山帶

鋤禾病夏畦土脈望朝隲
忽見雲重幙懸知雨一
犁田家無甲子占候得天倪

羅藏水椿

屈虹如赤杵海童呼水椿
對面雲生礎回頭雨打
窓溪翁忘世味生長在漁邦

八村漁火

村村樹色暝峭峭暮寒凝
葉窺蒸藜火蓬窻結網
燈委波金不定稚子下魚罾

九寺僧鍾

金碧招提迥先鳴何寺鍾
夕烟連戍鼓曉月起村
春誰道空門靜塵囂未息踪

飛鴻亭集卷之三

四

南蠻松雪

南蠻松雪外積素翠濤連
詩憶顏光祿書懷趙集
賢興言千載後獨酌寄陶然

東林桂月

叢桂小山幽月明三五秋
冷然仙馭下宛若影娥
留遙夕東林夢應過白社樓

梨園春遊

名園依綠水遊女出滇陽
竹葉沽村釀梨花靚晚
妝酣歌迷眼處疑是白雲鄉

蓮池秋泛

晚涼搖畫舫蕩影動天吳翠蓋波心出紅雲水面
鋪汴派歌擊檣驚起一雙鳬

日觀候日代張樸庵作

泰山七十有二峯巖巖丈人真其中豈惟元君之
所宮亦有日觀傍居東我來禱雨欣感通且欲候
日觀瞳矓人言但恐風力勁深夜月明泰宇定攬
衣急起躡龍從一難不鳴萬籟靜恍如天地尚瀟
灑良久東方微辨認人間夢枕多未歇天上羲和
飛鴻亭集卷之三
駕肯遲政爾寅賓出暘谷胡然用晦似明夷火輪
轉海波濤激山影騰空霧氣鬱簸揚舳舻去如飛
中有驪龍出復沒何處遙岑歛舉烽湏臾躍出金
光鎔費盡丹青描不得強排韻語若為工

途中咏雪

密雲紛紛墮華屋瑞啓春宮三十六軋坤灝氣何
茫茫西失咸池東若木茶味何如學士清酒囊頗
厭將軍俗獨憐跨蹇尋梅花誰肯食糴當梁肉蒼
松翠栢綴瓊枝碧殿朱樓鋪白玉爭輝斜月照疎

櫺三千淨界眩銀目當年此夜蔡州城大將兵威
如破竹

王一山雅尚玄學改號希始五川諸君因初
度作希始會走筆為壽

人生七十古所希君年正合號希始風神皮骨壽
者相炯炯雙瞳湛清泓等視浮名草頭露萬緣捐
棄如脫屣君身豈是子喬後寶籙瓊書洞玄旨滄
瀛會見成桑田壽域天開兆孤矢東風歲歲碧桃
春醴遙光動霞觴紫期君授我九轉丹駐世千秋
飛鴻亭集卷之三
壽吾里

仲春望

九十日春光今朝過已半步出城東園花枝已零
亂

春陰

春來苦多雨不雨又兼風可惜芳菲日都歸風雨
中

枯木竹石園

叢竹長兒孫老樹飽霜雪傍有石巖巖共保歲寒

節

聞鶴

獨坐閨黃庭心清寐玄想何處九臯鳴空齋送餘響

玉蘭

素質玉為妝皎皎當窓牖借問楚畹香得似此花否

有感二首

驅車馳峻坂敗馬亦驚傳語後來者無從險處

飛鴻亭集卷之三

七

一百四

行

舟子貪利涉日暮呼風急何如垂釣翁平川臥蓑笠

笠

贈逸禪生二首

心清神亦清夢入水晶域水底出紅蓮天然謝雕飾

飾

說夢本無夢認色亦非色持此清淨心得大堅固

力

太平江行二首

維舟白沙岸灘迴水聲激玉露生夜涼何處人吹笛

笛

赫日威行天清風絕林杪水熱無潛魚江空有墮

鳥

七夕三首

朱鵲橋成夜年年一度來若教情永好何必慕陽

臺

山僻生秋雨江空動夜風雲埋仙女駕不遣世人

逢

飛鴻亭集卷之三

八

一百六

夜中雨來急銀河杳難渡天上異人間借問誰相

妬

府江三首

朝涉白馬磯暮宿黃子浦天長無鴈鴻地僻多豺

虎

江水本無意江聲日夜多滔滔往不返誰能挽其

波

舟中得踈散不受簿書迫倚棹臥蓬窓月落寒江

白

月下即事

風通疎鍾出禁壇
霜華月色曉生寒
齋房習靜無塵事
玄錄真傳有大丹

韻

丁卯春仲姜五川邀飲項氏山亭次文太史

曾期采菊紫芝堂
又觀春波逗酒光
撫景東山足行樂
仙蹤何必問華陽

峭石蒼松護草堂
倚蘭風暖汎崇光
晨遊興劇忘歸棹
蕭鼓中流趁夕陽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九十

三十五

溪雲冉冉度山堂
細草繁華帶月光
喜對佳辰成樂事
可無新句答春陽

主人留客太虛堂
為愛山光對水光
湯引壺觴拚一醉
笑看花影上斜陽

聞雪汀病甚却寄

歲暮聞君病未瘳
一天愁雨咽江流
青山白骨吾收汝
寶劍還應挂樹頭

喜雪汀病愈再用前韻

雪汀又號茶顛

人道茶顛病已瘳
行吟長日對清流
知今未了烟

霞債一任浮生駐白頭

再過府江

清秋曾到府江來
萬木森森護石臺
莫道此中風土惡
高旌能拂瘴烟開

幾個山猿挂石巔
故拋松子落江船
引弓仰射忽墮地
白日雪光明短鋌

蒼江之水三江分
慣戰尤誇水上軍
負弩懸弓逞長技
斬竿奪寨建奇勳

孫賊常公舊有名
沿江剽掠到昭平
何當蕩掃蛟龍窟
一夜江風吹血腥

飛鴻亭集

卷之三

十

三十五

望衡岳

極目衡山泰華連
丹崖翠壁玉虹懸
百千萬世真南土
七十二峯開集賢

殿閣崔巍松徑外
烟霞重疊布帆前
何當飛入凌霄頂
醉取仙人石上眠

山棗驛

草綠苔荒竹徑幽
雨聲繞到即清秋
空庭夜半步明月
月底事山虫攪獨愁

觀梧山戰場

戰場西傍蒼山麓落日霾雲間鬼哭即今戢武旌
旆閑芳草青青映修竹

所見

清秋繫纜上洋灣灣後灣前總峒蠻驍勇無如柳
州手持矛把火去燒山

府江八月我重來樹木蕭條猿嘯哀地僻灘長山
不斷天高日出霧初開

題九鷺圖

飛鴻亭集卷之三

七

三百十二

荻岸楓林玉露秋沙寒雲淨曲江頭春鉏何事翩
翩起弄影滄波興自悠

野樂園賞牡丹十二咏

荆得春光幾開筵玩物華平欄綴紅萼輕幄護香
霞頗愛幽閒地非關富貴家及時當一笑沉醉是
生涯

草色縈吾徑風光屬此亭自天留綠野有閣帶春
星鶴向尊前舞山從雨後青尋芳共知已一月幾
須經

投老忘筋骨扶筇任所從登山懷謝傳留轄羨陳
公帆過層城北雲來大海東眼前無限意應付酒
杯中

寸土千金易結庵方在斯園非金谷豚池以習家
移拂石開碁局催花送酒卮顏垣似藩園即可插
蔬籬

名花吾愛賞非是競奢華浥露派金粉迎風感絳
霞栽從咫尺地看到子孫家醉酒當今夕為歡詎
有涯

飛鴻亭集卷之三

七

三百四

海天月初上照我池畔亭夜色催城柝春筵聚德
星興豪杯拜白情洽眼留青為悟逍遙樂南華檢
舊經

市隱在城郭幽然蘿薜叢丹砂仍未就白髮已稱
翁共識星垂北誰將水障東杜陵花濺淚感慨一
生中

凝芳亭上宴留客坐題詩簾引香風度簷低落照
移湯着東山屐深傾北海卮會看天地大何必問
藩籬

花徑凝蘭氣池臺引月華狂歌驚宿鳥滿酌注流霞行樂偕諸彥論文得大家尚期滄海釣何處問津涯

鍾鼎非吾事乾坤只此亭且看花滿眼肯怯鬢俱星出水蒲芽綠過牆桐葉青酣歌歷三徑刻竹記曾經

僻地青谿左故園丹桂叢居閒親老衲延賞集耆翁月出高城半雲開太白東蘭亭舊圖畫宛對此林中

飛鴻草集卷之三

十三

十四

憑借春風力栽培甫及時名魁百花上種自洛陽移挂席傍羅幙分曹倒玉卮三秋有黃菊還擬醉東籬

喜姜五川疾愈

臥病慵巾櫛深居應接稀陽和條應候花木又生輝即共尋芳去休將樂事違翩翩蝴蝶夢不逐漆園飛

懷項少嶽

吾友紫桑子經年會面稀停雲入遐想朗月共清

輝詞賦才難盡漁樵志不遠冥鴻自天末徒爾慕高飛

次曹中泉二首

每憶諸文學如君世所稀稊林識宗匠寸草借春輝立雪門仍在觀風道不違菁莪徵化育多士羨雄蜚

壁重連城價誰言識者稀詞壇真獨步玉樹羨交輝振鐸名時早投簪與世遠東臬携杖去閒看白雲飛

飛鴻草集卷之三

十四

十四

有感二首

急雨晨初歇繁花晚更稀林鳩窳餘響江月散清輝塵世間難得交情久易違多情舊巢燕繞屋故飛飛

一室清如洗蕭然客到稀養松聊作伴匣劍且藏輝髮以憂多白心緣老至違吾將汎滄海神與片雲飛

贈張西山

西山伯英後枉駕臯易廬嘉會每通夕清談能起

予翰染龍蛇動文成錦綺餘眼前論竹素獨步幾人如

苦熱

大火經南維旱久天不雨酷熱爍流金蘊隆氣如縷渴烏叫空林弱鱗困焦土安得沛甘霖年登慰農圃

喜雨

老病怯炎蒸寒水思玉井秋夜一雨過頓覺煩囂屏微風動修篁殘月度西嶺起坐彈我琴樂此清

飛鴻亭集卷之三

五

涼境

湖南宴集

野眺憐清曠憑軒發興奇留歡徐孺宅取醉習家池花徑翻紅藥荷亭漾綠漪歸來不覺暝雲黑正催詩

為欲留春住開尊延賞心湖天浮曙色堤柳足清陰燕掠芹泥墮魚穿荇蒂深叨從羣彥後佳會許重尋

贈劉松溪掌教封丘

有客侵晨發移舟碧水津去當梁苑雪到及汴宮春賈傳才難盡東平樂吏真懸知敦教處此道未緇磷

郁小川治地為園習靜讀書暇日過臯陽草

堂出羣公和唐人陸魯望詩索予同和率

爾漫成十律

吾憐小川子結屋稱幽居花隱彈碁石風翻揮架書避人忘盥櫛觀物契禽魚客有問奇者時停門外車

飛鴻亭集卷之三

六

試洗山前竹復芟松下茅為看花滿眼有待鳳來巢靜極時聞蟻居深若繫匏自添丹鼎火養就坎離交

捲幔開書帙携琴鼓竹床梁棲雙燕子檻護百花王潑刺看魚躍紛飛笑蝶忙願生得真訣行樂趁身疆

雅節松筠並閒心鷗鳥知常懷浮海嘆肯惜買山資問道資漁父抄書課驥兒依然盤谷子何媿白駒詩

冉冉雲生棟猗猗竹遠扉移床延海月裁篇試春
衣地迥無人到松高有鶴歸百年天壤內羨爾獨
知微

園亭頗幽絕行樂駐輕車淪茗汲泉水編籬護菊
花人疑徐孺宅書自鄴侯家莫厭功名薄逢時當
草麻

天潤秋雲淨亭虛暑氣殘門無題鳳客池有釣魚
竿爾壯能懷寶予衰已挂冠園林幸接近好共結
詩壇

飛鴻亭集卷之三

七

三百四

高人愛清賞避跡局柴門妙達老莊旨靜存天地
根携鶴步苔砌買花栽瓦盆更培墻下竹春暖看
龍孫

別業遠塵市端居又一天羽梳晴徑鶴聲咽暮林
蟬見性覺諸妄迹名註太玄只疑牛斗上夜氣動
龍泉

簡易自成性澹然無一能芳園常獨涉讒口免多
憎抱璞今未售植槐行可徵懸知高尚志彷彿漢
姜肱

白鶴山堂宴集四首

白鶴山堂迥悠然遠市氛門餘萬竿竹簾引一溪
雲掃榻延徐孺臨池學右軍相邀慰衰謝歸馬倚
斜曛

曲徑層城北芳村一水西春殘饒竹樹沙靜浴鳬
鷺冉冉烟光度依依草色齊主人能愛客拚飲醉
如泥

頗厭塵囂雜居安蘿薜叢川平園帛綠花煖炫猩
紅拂石開碁局移尊向菊松吾將結茅宇來傍卿
雲峯

飛鴻亭集卷之三

木

三百四

好隱不違俗沙村展我甥琴書得真樂泉石寄嘉
盟對客調禽語為農學耒耕潦梁惠莊意千古屬
誰評

涵虛樓讌集次賈實齋韻

虛閣開高宴留歡似昔年重投陳氏轄還御李君
船地入青門近人知北海賢相期拚一醉誰惜賞
春錢

洵爾才難敵慚余曠後塵酒傾溪閣夜花及海棠

春簷微搖風燭簾疎度月輪臨觴歌白苧愧爾謫仙人

送黃北川入京

歲月吾將老馳驅子壯年晚存三徑菊春上五湖
船行李餘琴劍閒情寄聖賢因風語相識獨澁買
山錢

聞道長安去凌風驥絕塵烟花滿燕市媚柳鶯晴
春學古鑄名帖忘言悟斲輪彙征從此始青眼豈
無人

飛鴻亭集卷之三

九

寄茶顛山人

君懷在湖海為客動經年對雨刪茶譜乘風放酒
船興來能作賦老去不留錢却笑偏醒者徒稱讀
太玄

雪夜懷茶顛山人

天寒大澤凍雪片集如掌閉戶獨高吟游志羲皇
上真同袁安臥閒作山陰賞皎皎潔白姿終然謝
塵鞅

定南館

五月黃梅雨侵晨去傳車路經橋斷續雲入磴盤
紆市遠人烟寂鐘疎佛閣虛解頭山不改惆悵幸
秦餘

豐城道中

回首梓源嶺初從鳥道過泉源迷石竇寺古帶雲
蘿六月渾忘暑危途且放歌豐城今咫尺劍氣夜
如何

湘東

驛路花迎旆江樓竹護牆采風知俗美不雨憫時
飛鴻亭集卷之三

十

荒懸瀑飛晴雪殘虹落暮塘明朝好乘興客與下
清湘

過排山驛志感

驛騎晨初發山城霧正昏豁分湘水碧露浥桂枝
繁望望開雲嶺行行苦竹村天涯知己少何處是
龍門

八月十四夜續雪汀夢中語

八月十四夜不與他夜同此聯乃雪汀夢中語露白浮雲淨
天高一鑑空庭涵光皎皎波汎影溶溶對酒狂歌

客披襟納晚風

十六夜月食

秋宇飛金鏡清輝夜夜圓人徒忌皎潔天亦妬嬋娟乍見冰輪掩空傳玉杵懸須臾撥陰翳依舊出雲邊

夜集對雨

南國晝冥濛山嵐鎖桂叢雨來湘妃廟雷過楚王宮暑氣清松榻秋聲動草虫濁醪堪共醉莫放酒杯空

飛鴻亭集卷之三

牛

再集雪汀

我愛雪汀子論交似爾真襟懷只詩酒生計獨艱辛伏鼎丹砂熟携筇白髮新江湖真散漫白眼更何人

食薯蕷

苦乏青菁飯山薯味更便常食可辟穀久服自延年譜入蘭臺秘根擎玉掌鮮請君携種去負郭有閒田

馬灘塘舟

舟發昭平堡蒼茫霧不收開頭觸馬石轉眼溺龍湫死地欣同脫生涯愧自謀江天重回首莫道是安流

贈林雙峰二首

吾愛脫鞵翁逍遙有古風肯緣五斗屈且喜一錢空對酒影猶壯尋山興不窮朝來書寄我老眼字偏工

故鄉佳麗地烽火近來多入眼兵戈滿窺人虎豹過酒價日應貴農功今若何誰當掃氛祲滄海靜

飛鴻亭集卷之三

生

三

無波

過黃塘懷洞陽公

沉沉清溪水何當此地經江沙連月白嶺樹入雲青歸去覺今是行吟憐獨醒側身天地濶莫誦首陽苓

贈萬月洲使君歸省二首

借問銀臺使別家經幾年暫辭丹鳳闕行近白雲夫業桂秋逾好萊衣晚更便膝前多樂事玉樹滿茲田

詔許迎親去才名久已聞
秉銓留雅譽摘藻擅奇芬
路裏桐江雨鄉連劍水雲
遙知北堂上瑞靄正氤氲

與倪若谷遊常庄二首

京塵清絕處十里是常庄
碧樹藏茅屋紅蕖徧野塘
遊從今日暇醉任此生狂
洗盞留新句斜陽滿石床

細水鳴幽澗孤雲照遠村
舉杯浮白墮歸馬近黃昏
不見烟霞侶空聞道德尊
何時重有約來叩竹門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七

三十四

次途中言懷二首

授鉞南征日先聲動海涯
揮戈清霧島飛旆拂晴沙
主上資元老軍前釋左車
壯猷方赫並萬歲翔重華

疆理窮南海征途曉月侵
馬經天塹險舟渡石門深
直慰來蘇望寧存不殺心
肯誇兵十萬鳴鏑落飛禽

送賜川由大尹二首

草木欣欣欲向春仁風到處荷陶鈞
即教宇宙還三代獨取綱常寄一身

碧月冰壺懸朗鑒黃鍾大呂識清淳

時聞開榻延高士舉世循良更幾人

揭來寒谷見回春百里陽和屬大鈞
蜀郡文翁宜第一潁川黃霸獨親民

政行德教菁莪化俗尚絃歌習向淳

擊壤堯天恩有自此生欣作太平人

觀察鄧東里還京

建節承恩出瑣闥威瞻法象識旌旂
海波不動鯨鯢遠驛路無塵瘴癘稀
問俗喜沾俄頃化埋輪倏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七

三十四

親轉移機却思當宁求賢意有待還朝補舜衣

送錢學博之四會

共知南徼炎蒸地捧檄今為振鐸行
堂上鱣隨時雨化嶺頭花護講筵明
門栽桃李成新蔭路入羅浮憶舊程
憑語青衿諸士子暮雲春樹總關情

姜五川惠菊酒次韻奉謝

聞道先生多種菊歸來三徑未全荒
懶從桃李爭春艷欲飽風霜試晚香
洛社總憐詩寡和白衣今喜酒初將
閒居漫讀蒙莊傳何意秋光上草堂

初度日次沈石田韻

清世遭逢祿謾叨姓名慚已預時髦風塵奔走動
千里歲月蹉跎感二毛故園輕烟浮碧樹遠江芳
草亂青袍客中此日臨初度對酒長吟思鬱陶

與九皋弟

荆樹分栽十載餘相輝幸喜共樓居醉深還把花
前酒夜永猶談架上書老我已酬題柱志憐君曾
學帶經鋤生同聚首真成樂勇事從今此破除

桃川宮

飛鴻亭集卷之五

五

三

曾聞古洞傍名山纔到玄門意便閒道士來歌紫
芝曲仙人遙啓白雲關野桃夾岸幾開落溪鳥隔
林時往還結屋無緣倚青壁石橋空憶聽潺湲

便水驛

歇馬孤城日欲曛嶺猿啼處不堪聞江灘峽束晴
飛雪茅屋墻低濕度雲諸寨尚嚴刀斗警五谿誰
勒鼎彝勲龍荒慘淡悲風起作賦誰憐吊古文

關索嶺

顧我才非博望侯乘槎五月泛遐陬關河振古天

留險車馬長途客倦遊幽篁叢篁埋白日孤村急
雨送青秋登高極目馬能賦莽莽雲陰結旅愁
謁關將軍祠次前人韻

岩崑關嶺似盤螺古廟陰森曳薜蘿絕頂驚車吾
獨到當年虎將此曾過金戈耀日寒凝暮鐵馬嘶
雲夜渡河英爽不磨南土奠千秋猶慰大風歌

元日書懷

元日飲屠蘇酒從年少者飲起故云自少年

佳辰樂事故依然分酌屠蘇自少年世上層元逢
甲子人間樗散識神仙園梅寒盡臘前雪湖草青

飛鴻亭集卷之五

五

三

回雨後天莫道山翁今已老猶堪負耒事春田

雪中次韻

雨過門前雷乍歇又看樓角雪峯高農夫占歲喜
三白老我怯寒驚二毛無數饑鴉集晚樹幾家耕
犢伺春膏東風試待開晴旭跂步湖邊摘野蒿

與九皋弟

吾弟才名應獨擅近來詩思更雄豪尋山日費幾
蠟屐種竹庭樓雙鳳毛對客劇談揮玉麈課兒勤
業績蘭膏即今好辦如泉酒鹿宴秋風賦食蒿

出郭次

載酒湖南聊極目雨晴天濶晚雲高星槎影曳流
羅窟野藪香分沼汴毛岸夾碧桃紛似錦簾侵綠
水瑩於膏老狂更喜居丘壑沉醉東風臥短蒿

訓康礪峯韻

詞伯新詩凡幾首一時紙價洛陽高國中寡和巴
人曲池上爭誇彩鳳毛點筆石欄餘翰墨採山玉
液駐鉛膏賜環今向孤雲臥曾沛甘霖徧野蒿

東園宴集次

飛鴻亭集卷之三

廿

三

池亭滿樹緋桃爛竹樹斜侵粉堞高出水新鱗穿
荇蒂振風玄鶴墮霜毛留連且共浮尊醪賡咏何
辭賸馥膏乘興自今來往數莫教門巷鎖蓬蒿

挽中丞王思質

山水鍾奇雙玉藏哀榮二事得垂芳黃泉夢覺偏
含喜青史名傳世共長華表年深滋雨露寤碑文
古肅冰霜瓊枝自是清時彥紬詰頻瞻寵錫光

題碧林遺石

此石沉埋五百秋昔人曾倩巨靈收天培土脉留

神物地推雲根蠹劍矛秀色苔封誰與染孤標玉
立若為傳多情只合烟霞伴何必膺封等列侯
封石為侯
列門外

朱仙鎮謁岳穆王祠

偶經僊鎮賦招魂古栢森森擁廟門香火四時勤
父老鼎彝千古重乾坤金牌命下謀誰失寶劍光
寒志自吞底事君臣忘社稷北轅沙漠任塵昏

奉訓黃前溪次二首

棠樹猶瞻蔽芾濃羨君勲伐等夔龍高名不在南
飛鴻亭集卷之三

廿

三

州下逸足能令北野空抗疏漢廷推黜直治河今
日見神功九重宣席應虛久更喜追隨朴舞同
溟海從遊意氣濃御風真羨子猶龍昆池弄月踪
玄覽華嶽攀雲躡太空潦倒久思耕隴計艱難全
伏濟川功他年訪我山城曲廊廟江湖一笑同

壽項宜人

喜瞻雲漢火西流華閣稱觴爽氣浮喜遇萱齡躋
八袞試看樞實始千秋中天月近宮袍紫曲檻春
深玉樹稠定有仙人來獻壽瑤池只在碧溪頭

送徐別駕入滇

萬里端征惜解携
魚葭秋露正淒淒
會看五馬行天半
留得甘棠在浙西
直道不緣三代異
仁聲端與古人齊
別來何處偏相憶
金馬峯前是碧雞

送別駕劉印溪北上

新秋飛鳥上明光
驛樹吟蟬送早涼
丹闕舊承光雨露
衮袍新補舜衣裳
班隨鸛鷺千門曙
身近蓬萊五夜香
朝罷君王如問俗
莫誇畋獵賦長楊

壽吳吾溪

飛鴻集卷之三

元

耽幽不減陶彭澤
拂袖風塵早致身
底定功垂三楚水
至仁能挽九江春
蒼苔玄鶴閒為伴
金鼎丹砂熟養神
花甲纔周年未艾
南山常對碧嶙峋

贈左溪北上

西江論相幾經年
却憶行藏一灑然
可是朝替從此懶
也知身事靜中便
軋坤白髮容吾老
花月清尊稱列仙
爾去即須還倦翼
竭來重上剡溪船

壽戚南湖七表

庚午長至前四日百歲堂中開壽筵玉尊滿浮光

祿酒豸袍香帶御
爐烟春花秋月湖
中客白髮朱顏地
上仙永祝祥光照
南極年年來獻大
椿蒿

贈劉客泉引疾歸桃源

解組言旋楚水涯
得閒真樂是還家
風行海國棠陰合
月帶江天鴈路賒
莫謂無錢供藥餌
却誇有子茁蘭芽
尋仙况近秦人洞
何必青田可種瓜

訪徐存齋

華堂霽色護蒼苔
訪戴携琴特以來
相對敢論雙鬢改
素懷端以百壺開
田園歸去知今是
語笑從容有路陪

飛鴻集卷之三

三

登眺願從巾舄後
老年筋力未衰頽

謁徐太公墓

墓門華表繡晴苔
鬱鬱佳城鶴幾來
代出名賢由此地
畱形骸自天開
瞻依幸展延陵拜
探覽叨為孺子陪
試聽傍人頌先德
高風猶振世間頽

贈呂水山

池塘春草綠侵苔
句法曾宗二謝來
揮麈猶堪萬夫敵
叫閣欲使九關開
漁樵混迹無人識
杯酒忘情倩月陪
珍重平原門下士
囊錐莫遣老空頽

壽郁見槐七旬

七十年餘樂且康
絳星光照紫霞觴
湯排綺戶薰風入
坐對槐庭晝日長
身健豈須丹鼎藥
心閒每炷玉爐香
即看丹鳳翔霄漢
總沐恩波到壽鄉

避暑湖南次阮我岡韻

結廬湖上好
藏名下瞰湖光
一鑑平開釣扁舟
魚作膾薄留嘉客
菜堪羹獨甘
樽散從壺隱
曾點朝班愧履聲
安得重逢赤松子
黃庭真訣為開明

次王一山韻二首

飛鴻集卷之三

世三

二萬八

眼底紛紛幾青白
如君雅度更昂藏
百年膠漆誰能並
九畹蘭蓀自有香
肯為邯鄲嫌魯酒
不因蠻觸動干將
請從結侶幽山社
來醉仙家芝玉堂

王郎磊落天下士
一笑掀髯小八荒
金鼎藥餘文武火
竹窓花帶荔枝香
心期入聖行須到
隱不違親仕亦將滄海
吾生今已老大材
見爾柱明堂

歸途即事

鼓枻晨征出湖畔
流光浮汭水雲空
懷人每在蒹葭外
得句偏宜風雨中
白鶴峯高霜月迥
桐廬灘

急晚潮通思歸不是嫌
吾土丹荔黃柑興自濃

次阮我岡韻

幾年雲壑湯遊名
買地青門學邵平
夜雨及時疏藥圃
秋風每食足尊羹
苦吟太瘦綠詩債
靜臥忘機得蟻聲
政喜高人能過訪
恍看涼月對虛明

遊華景洞二首

九月南中禾肅霜
洞門有菊對人黃
飛觴月下歸應晚
駐屐花間語亦香
綺閣高凭崖石穩
碧潭低度海雲涼
題詩欲繼羣公後
顧我名慚水部郎

飛鴻集卷之三

世三

二萬八

公暇招尋華景勝
碧窓朱拱倚崔巍
長松隔水風結奏
古洞凝雲蕙帳圓
叢菊繞欄香細細
夕陽留榻影暉暉
遊遊此日堪乘興
策馬狂吟帶月歸

望衡岳

湘水浮槎一使星
湘雲望裏祝融青
山開繡幃聯銅柱
雪散晴花落洞庭
景到絕奇詩有畫
氣鍾清洲地還靈
同誰躍馬遨遊徧
磨石題詩紀所經

雪汀用錢鶴灘遊西湖韻

執園詞林誇逸史
雪汀乃祖雲東逸史
白眉有子亦非常
夜

中解識金銀氣海內曾留翰墨光衣食何心營窟
計江山無主遺詩忙明春故里花應滿秉燭相期
玩晚教

月夜即事

絳節雲幢擁碧壇劍芒清徹斗霄寒玉書已授長
生訣金鼎還烹九轉丹大道得來龍虎媾風緣會
處主賓歡夜闌却憶臯陽子尚抱黃庭帶月看

自寓

懶向楊雄賦草玄却從松子學神仙臯陽山前月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三

三

皎皎飛鴻亭上雲翩翩丹藥早成千劫寶香爐肯
斷四時烟遙臺萬里應咫尺幾看滄海為桑田

遊東禪寺次韻

憶爾東尋野寺樓桃花如雨逐江流遊蜂亂眼影
不定鳴鳥醒心聲自柔喜看晴日圓佳節況有良
朋慰好求長笛一聲歸去晚滄浪何意問漁舟

征黎二首次半洲韻

平交曾築受降城渡海仍驅十萬兵畫角夜吹邊
月動朱旗晴閃陣雲生幾年共苦豺狼橫此日重

看瘴癘清銅柱孤標徵峻烈麒麟傑閣表鴻名

金壇玉節鎮孤城殺氣先驚草木兵政善殊方歸

禹貢由來良將屬儒生六花陣結龍蛇偃五嶺天

高霧靄清我欲請纓從幕下恐非孫楚負知名

次電白觀海

望望層城氣色開海門初旭射蓬萊山浮天際雙
虹下風擁潮頭萬騎來笑看帆檣輕趁鳥驚聞几
席怒生雷懸知上相臨流意百折狂瀾障欲迴

次遂溪書事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三

三

山城落日帶秋陰幕府提兵遠照臨令肅何煩刁
斗警時難獨憫草萊深帳前旂勢迎春舞院裏松
聲伴鶴吟幾向雲天瞻北極丹霄捧日老臣心

次府江感懷呈劉憲使四首

與君同溯桂江舟葭蕭疎兩岸秋銅柱雨來生
夕瘴石門帆去落寒流中原何日收三捷遠客傷
心動四愁擊楫不禁無限意五雲東望是神州
錦帆輕颺木蘭舟江上涼生九月秋風入寒林紅
葉墮雨過絕鐸翠雲流蕭條隱几牽鄉夢潦到關

尊散旅愁自笑為官真落拓幾年踪跡遍炎州
上化灘前晚繫舟黃茆嶺接楚雲秋一天瘴雨來
殘夜千里寒江有急流短髮獨搔搔送淚踈燈自
照角添愁却憐留滯炎荒客已似當年柳柳州
府江歸並李膺舟玉鑑冰壺映素秋邀月晚傾黃
菊酒弄雲晴漱碧溪流年來皮骨消遲暮醉裏詩
篇遣獨愁燕雀蓬蒿雙翮倦明朝行李又潯州

山棗驛

抹馬侵晨出岐路飄風急雨又崇朝溪山陰陰漸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七

三

茫昧竹樹蕭蕭正寂寥橋李城東花自好衡陽天
北鴈還遙郵亭小憇待明發獨聽啼猿魂欲消

聞笛用杜韻

露下風高海氣橫誰家玉笛晚飛聲吹從絕塞愁
禁聽嚮入空樓韻轉清萬里寒雲鴈雙過滿江秋
月客旅征正思作賦追枚乘安得平陽起馬生

次康礪峯遊野樂園韻二首

園亭初構傍西林城市幽棲惜未深本以迂疎負
清世正甘衰老謝知音依依五柳青門徑潑潑雙

魚碧水潯相對琴尊日蕭散紫芝黃鵠動遐心
臨賦新亭集眾芳百花潭上洛城莊秋蘭香汎憐
裴野春草叢生憶謝塘心靜愛逢僧作伴身閒贏
得日偏長何須醉把金蓮瓣楊鐵崖以
妓鞋行酒自有荷擎
當碧觴

飛鴻亭集

卷之三

七

飛鴻亭集卷之四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刻

詩

感懷三首

明月照虛室清風拂輕襟鳴琴過夜半絃絕無知

音

旅夜耿不寐所苦疾病攻何當見二親一笑開心

胸

飛鴻亭集卷之四

十

一百五

登高窮望眼涉江悲往年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

煙

苦熱

六月苦炎熱大火勢若烹安得層冰合令我赤脚

行

對月

明月夜皎皎照我客子居故鄉千里心獨立倍躊

躑

彈琴

南鄰吹鳳簫北鄰擊鼃鼓有客多鄉思援琴獨三

假山二首

嶢嶢崆峒石積之成幽山雖非僊人居亦有雲往

還

嶢嶢一片石獨倚翠琅玕待儀鳴鳳相看共歲

寒

時莊怡筠惠
竹石走筆謝

題盤線香

細綴盤龍勢輕浮百和烟繡簾風暗入香度舞衣

飛鴻亭集卷之四

二

一百五

前

友人邀酌

風雨蕭蕭送發寒主人獨坐掩花欄忽聞窗外傳

書者却是君家速晚餐

中秋夜

中秋翫月小蓬萊風引蟾宮桂子來金粟天香清

徹骨髓樓玉宇淨無埃

送友如浙西

蕙葭采采正秋時送客江頭別棹遲惆悵歸來烟

雨暮不禁三唱渭城詩

草堂

天畔峰西孤草堂東風屏外弄柔楊誰知狂蝶憐
春去輕逐飛紅過短牆

僊掌峰

僊掌凌虛烟霧青玉屏深鎖上方晴晚風入髮鳴
天籟疑是嫦娥笑語聲

閒居雜咏十一首

白玉峰前泚氣和隔花幽鳥弄笙歌眼中富貴應
飛鴻亭集卷之四

無限明月欄干照綺羅

一榻清風洗俗氛竹屏冰簟寫湘紋綠陰半點湖
雲濕疑有龍腥度石門

數聲長笛月初高林屋溼清暑氣消殘葉吟蛩滿
庭戶一秋詩意在芭蕉

石竇雲深雪正收梅花香浸小窓幽不堪照眼醒
詩夢一片清光月滿樓

山轉松陰一徑斜洞留麋鹿臥幽花湯來石上科
頭坐閒看烟中鳥篆沙

長遂秋風起鴈鳬菰蒲深處自相呼閒來莫話耽

清癖纔到烟波即五湖

嵐鎖藤蘿濕石門奇峰疑是懶雲吞画欄半影崆

峒白惟露東山月一痕

春晴風細鳥聲圓煙簇花飛護管絃一曲清歌翻

舞袖當筵莫惜錦頭纏

奇壁稜層立小庭苔花春煖亂浮青桃源洞口應

迷路萬丈紅雲浸石屏

扶杖尋春度小橋青天低處洞雲遙主人自笑真

飛鴻亭集卷之四

閒散醉倚碧桃吹玉簫

自述二首

拂衣長嘯出風塵白鶴逢迎碧海濱何物高官豚

竹杖此心真隱即綸巾

百年雲壑容雙鬢三載絃歌有四民明日扁舟賦

歸去江花岬柳正逢春

悼友

臥白山人去不還白雲依舊滿青山賢郎獨抱終

天恨更向京華陟岵看

泛迴塘二首

迴塘五月生夜涼水光搖曳玻璃觴留惟痛飲百
壺盡况是雲仙引興長

弄月移舟風露涼中流絃管侵飛觴生涯日醉忘
拘束頗覺山林趣味長

夫樹山

夫樹山前孤草亭水風吟月秋冥冥客來鶴去主
人返七十二峰湖上青

呂梁洪

飛鴻亭集卷之四
離石分流險作洪驚濤百丈此為雄揚帆捩柁舟
師捷疑是仙槎路可通

贈談近山

獨抱烟霞癖看山思不窮傷蟻開藥圃捲幔納松
風石室窺丹竈虹橋度玉龍仙蹤豈難企咫尺是
崆峒

送鄒九峰

邂逅即言別臨歧意惘然清尊誰與共塵榻自常
懸縱覽今司馬豪吟古謫仙相逢何處是明月滿

秋天

與月峯飲

天北晨雷隱樓南暑雨濛鳥飛烟霧外山在有無
中自笑詩方拙誰憐酒伎窮明辰動行色蹤跡嘆
飄蓬

送王石龍掌教考滿

聖世崇儒術師模屬大賢典文敷孔教奏績拜堯
天敬德推胡瑗清風數鄭虔

君王方側席開館為君延

飛鴻亭集卷之四

六一

擬北行別友

去去青雲路離亭夜月侵一杯誰與共三唱自難
禁憂樂希文志窮通管鮑心明朝去京口那得更
鳴琴

栢軒

老栢當軒楹翹幹侵鐵石根深神自凝歲久亦奇
兀化作虬龍形雲雷生白日為報賢主人百年保
軒栢

贈賢朱廷震

誰解軒岐理惟君術更精心虛常見道藥聖每回
生理究三肱折丹迴九轉成應知高士傳不枉柳
州評

瑞蓮二首

和氣涵清治奇祥應物華合成連理實分出並頭
花戢戢翻珠露纍纍綴綵霞此心關化育可以報
皇家

玉井分餘種微竒競物華連枝原並蒂同氣綴雙
花水漾琉璃碧池酣錦綺霞金蓮歸院夜兆已屢
飛鴻亭集卷之四

官家

溪上

一溪溪上水日日此東流隔岸聞黃鳥孤洲隱白
鷗濠梁莊子興濠曲杜陵遊落日高歌處閑雲擁
釣舟

客途逢友話舊二首

客鄉終日病之子數能過濃情飲醇酒高論起沉
疴萍梗跡須似艱難道若何相期遠行後矢志莫
蹉跎

抱病幾三月離家條兩年俸錢供藥餌鄉間托書
箋春雨思蘭室秋風憶稻田蒼茫起幽興翻喜月
娟娟

述懷二首

一病春來得悠悠歲已秋囊空需藥物客久敝貂
裘古道千年托微官百世憂緣知在天命有酒醉
須休

夜雨燈光暈秋風客思長病羸常握臂書倦每投
床獨酌孤高興三年滯遠方何如暮天鴈歲歲一
飛鴻亭集卷之四

南翔

雪

飛雪滿窓櫺輪明灝影生梅腮重點白柳眼凍含
青覓句情懷遠烹茶興味清素安終日臥猶是未
逃名

富春江行遇雨用孟東野苦雨韻

熟梅逢五月日日半晴陰使節程偏急篙工力不
禁江平橋柱沒岸澗渚洲沉浩蕩波千頃馳驅路
萬金冥冥雲氣白漠漠樹烟深恐滯張騫使蒼茫

杜子吟飛舟搖采鷁戀 闕有丹心頃刻江雲淨
斜陽明遠岑

往時別故人於石門灘今中秋復會賦此

皓魄今仍滿清輝溢廣寒何期十年別只此一杯
看蕉鹿元同夢山林足棄官乘槎海南去猶想石
門灘

喜呂山人至

有客夜叩門跼然得呂氏問誰與偕來無乃近泉
是坐對兩忘言肝膽諄諄示所見何所聞拂衣四
飛鴻亭集卷之四

九

三百五

五起同心能幾人濁醪有妙理無為太匆匆明月
滿庭祀

贈心竹詩號

愛此修篁碧寒暑勤護持移之樹北堂日夕照毋
慈搖落莫天迥有派鸞鳳棲去者日以遠孝子多
遐思涼風自西來吹我心上枝枝寒瘦欲斷叢林
失光儀枝斷春復續心斷無續時

友竹題

平生取友竹相并歲晚真堪續舊盟貞節亭亭君

子操虛心冉冉故人情淇園金錫誇新咏衛國文
章見晚成汗簡行須書德業乾坤千古是完名

元旦祝 聖次康礪峰韻二首

梵宮佳氣曉氤氲金鼎香浮入紫雲五夜仰瞻天
北極萬年遙祝

聖明君承恩曾點冠裳後率舞還同鳥獸羣地
天長逢道泰願將歌頌答堯勳

鏘鏘鳴玉上金鸞憶昔曾聯第一班鐘度御樓催
曉仗日臨仙掌識 天顏江湖夢落烟霞外葵藿
飛鴻亭集卷之四

十

三百五

送康礪峰南還四首

幾年輟跡淹吾土此日言旋但去程陽羨雖無買
田計并州能有故鄉情蘼葭岸瀾秋容灤烽火烟
消海氣平客久還家已云樂溪山况復好尋盟
露白風清天宇涼僊槎曉發錦帆張還過嚴瀨留
新句望入吳山近舊鄉問水試尋垂釣石栽松且
護讀書堂祇疑雲壑難棲遁猶待身扶日月光
東觀文章今太史卿曾勲業古司空乞身端愛青

山好投老惟堪白髮翁鄉國此時休戰甲天風萬
里送歸鴻別離會面知何日清夢依依烟雨中
相知不盡相違恨執手臨歧倍黯然草閣自今虛
左榻山房誰與共朱絃留懽可醉陶潛菊信宿須
傳范蠡船他日吾邦談盛事飄飄平地有神仙

送張潛曜

拂衣歸去一身輕到處溪山續舊盟春雨莓苔沙
徑僻秋風薜荔水雲平名山獨與龍蛇蟄澤霧還
看豹變成莫遣清詞容易放却愁無地可逃名

飛鴻亭集卷之四

十一

壽友人

南星燦燦照三衢初度仍將亥字符七袞童顏猶
未艾百年晚節正堪娛龜峰坐對清尊酒鶴杖行
懸碧玉壺遙羨德裾在蓬島香山留作世間圖

沙河驢背

客路春風此再行搜詩驢背太多情五雲宮闕身
依近千里山峯眼對明伏檻自驚淹壯志着鞭今
喜進修程功名五十誰云晚莫謂青袍誤此生

講武堂宴集次范菁山韻兼贈曾將軍二首

將臺開宴當春仲醉折繁華特贈君行樂叨隨南
極老乞歸何假北山文日光晶晶揺村樹溪色茫
茫度海雲清興眼前消未得更題新句博餘醺
十年烽火傳鄉井諸將成功孰似君要按八門知
地險手提弧劍動星文滄溟浪寂閒金甲銅柱名
高入紫雲乘暇猶能邀上客百壺常共夕陽曛

邀月峰次雨懷韻

黃梅日日雨絲飛乘興何人到竹扉百榼酒錢聊
自辦一枰棋手對誰圍也知十步難相就猶記三

飛鴻亭集卷之四

十三

秋久已遠薄暮肯勞車馬過足音聞處即披衣

雨懷次韻三首

坐看冥雲近檻飛蕭蕭風雨鎖重扉劇乾鷗鷺爭
求侶猛關蛟龍未解圍使節滂從今日駐詩筒不
與故人遠也知元亮饒孤興送酒橋南有白衣
雨絲搖颺映空飛燕雀依人傍短扉可愛葵榴紅
半濕更看松竹翠全圓南湖烟水波光渺四月新
禽春事遠却怪華陽行雨客朝朝暮暮濕仙衣
雙雙雨燕近樓飛風送輕寒到曉扉湖面烟波添

百尺山頭雲樹入重圍百年報國葵心在千里懷
親屬影遠我欲登堂一懽笑出門無計拂征衣

雨晴次韻

晴空白鶴試高飛海上青山照夕扉竟日風光生
眼底薰人花氣出牆圍風塵鞅掌吾方息事業變
龍志未遠回首五雲天闕近六歲須為補宵衣

雨晴次韻邀月峯

翩翩蛺蝶近簾飛燐燐葵榴出短扉城外雙湖青
鏡徹眼前千嶂翠屏圍風光延賞嗟誰與詩債難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十一

三

償興未遠為問馬融能過訪一尊還擬典朝衣

次韻寄鄭淡泉

龍馬呈圖鳳鳥飛五雲靄靄護朝扉漢家國步三
千歲周室岡梧四十圍壯志總期今不負靜言恒
忍用相違百年舉德唯山甫仰止前修補袞衣

蔡節推念所重膺旌異

贖罪陳書漢綬縈于公詔獄在生成威明尚念欽
哉訓忠厚恒存法外情澤國口碑宜不泯霜臺飛
檄許重旌行看奏景明光殿千載循良太史評

中秋翫月復為雨掩

中秋皎皎月色白簾捲涼風舉酒迎剛被浮雲生
掩翳頓令平地失光明金幕且向林中飲寶鑑還
藏匣底明頃刻清光出霄漢坐聽簫鼓遠村鳴

中秋

一年今夕是中秋又見清光月滿樓尊酒坐來金
露冷乾坤到處玉壺遊好將詩句鬪佳節謬把絲
桐慰隱憂翹首燕山天咫尺星辰遙向禁城頭

壽錢景山

飛鴻亭集

卷之四

五

三

華髮童顏甫七旬雄姿龍馬玉為神賓筵乍列山
亭晚萱莢初更雨露新柱石勲名推舊德乾坤歲
月駐長春相知不盡岡陵祝試數同庚復幾人

壽徐存齋

紫霞晴護狎鷗亭定策歸來鬢尚青秋水三江怡
晚眺寒松千尺引喬齡手扶日月回昭泰身是神
仙毓瑞靈芝草蟠苑微瑞慶山林廊廟重儀刑
憶昨曾經問俗亭依依柳色正輸青南山近席探
幽賞東海添籌賀百齡投老直看麟趾厚移文何

負草堂靈儼家會見傳真訣陰德從來在荀刑

訓呂東涯

每緣牢落嘆離羣海內相知獨有君京國春風常
共榻清河夜雪幾論文歸懷先我為張翰玄草今
惟識子雲便擬移舟問奇字東山好對夕陽曛

壽賈寶齋

西曹參侍 承明殿南國今開逸史居授老詞工
百字令傳家業有五車書浮雲流水心常寂秋月
春花興不虛鶴髮朱顏躋上壽紫芝玉樹燦庭閭

飛鴻集卷之四

十五

三百七十四

宿州道中逢友人

離家四月駐烏臺夜有淮西警夢來時計擒師尚詔忽遇

相逢君話舊頓令此日客懷開慙勤旅邸聊同榻

惜別長亭又把壘判袂難禁情繾綣臨期不覺共

徘徊

嘗茶

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園裡試煎嘗吳僧謬說鴉
山好蜀叟休誇鳥噉香分水半甌輕泛綠開絨數
片淺含黃鹿門病客不歸去酒渴更知春味長

自寓

衰年長夏怯梳頭避熱松陰聽晚颼聞枉高車過
淨院正思赤脚踏寒流烟霞夢寐真成癖里巷絃
歌足散愁且喜甘霖能應禱三農何以答神休

次韻酬楊象泉

朝來倚棹遡江潮雲白沙平霽景饒湯酌清尊延
晚照喜無急雨瀉天瓢問奇應識楊雄字忘味真
聞虞舜韶客裡不緣陪妙躅一生鄙吝為誰消

武陵行

飛鴻集卷之四

十六

三百七十四

天空水濶波濤生雪紋水練時縱橫武陵春色濕
欲蕩却與雲光此爭清滄浪千里渺無際短棹孤
帆鏡中行垂柳長堤起漁唱江烟晚弄斜日明瀟
瀟蘆花印汀白鷗背亂拂寒霜輕有客撫琴過相
訪石橋流水如相迎稚童掃榻已久伺落葉滿庭
山大鳴虛窻不礙茶烟濕伴吟黃鶴窺幽樞青嶂
峩峨似着冠洒然天樂飛銀筍四時風景寫不盡
山川林薄收丹青

董別駕榮膺旌獎次韻

天下財賦首吾浙運輸何啻應阪折郡邑正當催
科煩誰為蒼生解愁結董公自是東魯才化行大
地陽和開禾郡咸喜免股削福星千里天錫來黃
童何叟賀相走醉臥茅簷長保守連年水旱瘡痍
平今年豐稔樂大有我勞王事過郡日歌頌滿耳
動成帙獎書忽下清霜臺褒揚允矣皆覈實公材
可棟亦可梁文學飭吏仍優長未許此郡獨專澤
用之四海同平康

南節推重膺旌異次韻

飛鴻亭集

卷之四

七

三

南公有名起西浙忠信不但民訟折頓見千里回
薄風獨持古道思繩結維公有德更有才冰壺煥
照青天開空庭晝閑謝塵俗清聲滿座琴聲來人
言作吏貴奔走公獨怡然能靜守平反可使民無
冤陰德從來未曾有于公門間復今日神爵循吏
同史帙嘉禾藉藉多仁聲臺端博采表其實旌書
前後名飛揚口碑道路遠且長何時召入見
天子稽首賡歌庶事康

草堂宴集二首似鳳崗先生

懸車遂初約那復計蹉跎城市山林靜園亭花鳥
多臨池弄碧月倚鶴步青莎時逢高人過長吟盤
谷歌
相識雖云晚芳名久已聞過逢當此地談笑對斜
照松栢經年古芝蘭繞徑芥山城明月夕何辜得
論文

有懷龍山率爾奉寄

亭枕南山畔筵開潁水涯雲霞澹晚色草樹密春
姿野樂調絲管天風颺羽旗穿楊並能事未數養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六

二

由基

海內誰知己西川有我公地因官自通適與志兼
同杯酒論文後笙歌別宴中郊亭晚禾秧猶惜太
匆匆

有懷梅臺兼呈草池

憶自看花後塵趨並馬鞭東曹通語笑南國慰板
援每對春燈酒還論秋水篇彙征期報

主茅茹喜相連

霄漢承高武松筠結素盟吾非千里駿君是萬人

英匡國推周翰為駱學楚聲獨憐奔走地雲樹重
關情

題中溪別業

別業隔塵市居常客問奇捲簾花拂几洗硯墨侵
池艸閣排雲立松亭帶月披此中玄默意未許世
人知

中溪天下士避俗學金仙藥室開丹洞琴臺枕碧
泉鷗閒心共寐雲遠思俱玄回想幽尋處淹留欲
判年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十九

永平道中

踈雨不滑道秋風隨使輶山危頻下馬溪斷却尋
橋板屋居仍陋蒲蠻習更驕暝投孤館宿寂寞聽
隣簫

打牛坪

漢相南征日行春此有坪像隨荒廟立石帶斷碑
橫草樹一川滿雲山雙眼明經過撫遺迹終古挹
芳聲

聞三峰至有作

公餘坐寥寂葉落豈堪聞密竹團虛牖踈花對夕
照雲移石床影風散篆烟紫安得同吾友深評兩
漢文

使君前日至獨客意初平問訊通鄉國依歸得友
生海雲浮易變天馬老能行擬辦清尊酒逢辰且
共傾

贈箕仙限韻作

臯亭明月夜天籟發清幽何意泥九叟來添壽海
籌語宣玄籙秘霞散錦茵稠八百三千劫欣逢元

飛鴻亭集

卷之四

二十

始儔

送王一化學諭

頗愛王文學恂恂有古風先聲空冀北斯道滿江
東曉發龍涸棹春生桂樹叢別懷何以遣極目暮
雲鴻

送學正錢思誠之高唐

相送臨江潯未行先憶君去乘淮水月望入泰山
雲桃李垂新蔭芝蘭藹舊芬秋天鴻翼便莫厭附
封勤

賞蘭次韻謝姜五川

聚德占星夜開尊向艸堂露凝瑤瑟潤風泛玉葉
香飲劇歌仍放情真跡已忘閒居是清玩誰復羨
姚王

幽獨屏諸務親賢開北堂荷翻半池綠蘭浸一簾
香對月心同寐看鷗機獨忘有才憐宋玉底事賦
襄王

半村

結屋青村左閒居醉葛巾止開三畝徑占得五分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廿一

三

春蘭並香分挹松篁翠共勻平看雲起處一半屬
芳隣

遊碧雲洞

為有山林興相期到碧雲亭危出霄漢石古繡晴
文洞府春常住仙凡徑自不平原還極目烟霧晚
氤氲

送許繼之還京

晨趨秣陵道送子江城阿通家情不薄為別意如
何玉樹孤標暎鍾山紫氣多青春富才藻事業肯

蹉跎

八日宴集次范菁山韻

穀日開春宴雲陰猶作寒深浮栢葉酒滿簇菜絲
盤冉冉歲華改悠悠天地寬德星今夜照光動漢
衣冠

張燈延我友夜雪不成寒火樹光凌亂鰲峰勢屈
盤興添詩筆健醉怯酒杯寬自認尊前舞狂歌頭
上冠

壽黔國公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廿二

三

瑞靄凝華館先春啟綺筵奉觴傳玉醴起舞動金
巵名與山河久恩承雨露偏清風連理樹還數八
千年

徐東園七月十五夜集

中元際佳夕良會一尊同移席看山月臨池納水
風秋容淨竹樹海氣接洪濛樂飲不知醉坐延初
日紅

山人頭共白避俗愛山居多病勤栽藥忘言懶著
書世情忘麴蘖心事付樵漁交道憐東老悠然樂

有餘

送行

相送臨潮水清尊照使旌孤舟五羊別萬里一星
明南海雲偏白中天日正晴行看上霄漢青瑣聽
春鶯

雨

雨久猶未歇民勞憂更深原田波渺渺雲海霧沉
沉共苦蛟螭橫誰憐魚鰲侵玄冥果何為天際又
重陰

飛鵬集

卷之四

世

送行

江漢思良翰朝廷拔雋尤風傳今召伯位重古
諸侯杼軸民將匱豺狼甲未休行行樹佳政先為
簡徵求

武舉試士

共抱干時略敷陳耀武堂氣吞龍虎陣才擅范韓
場星動雙雄劍花面百戰裳擬看關塞靖詎使海
波揚

旅夜書懷寄友

懶把殘燈剔溪懷良夜遊好風吹鳳闕明月傍龍
樓吳越三秋思關山萬里愁何時返初服酌酒為
君甬

喜雨

雲出西郊密朝來零雨濛濛添江漢綠潤入杏苑
紅濕燕依新壘遊魚躍遠溼極知來麥賦曾外此
聲中

郊遊

客裏韶華換尋芳馬足輕江山環帝里花柳飾
春城舞妓羅裙軟歌工錦瑟清斯遊興無極杯觴
不辭盈

飛鵬集

卷之四

世

晴

雨過天方霽江平浪蹙文山前引流水牆上度歸
雲松柳遙添翠胥蜂近逐羣凭闌覓新句客至恨
紛紛

題怡筠

不厭瀟湘種移來隱士家萬竿掃凡俗半畝間靈
花雨拂琅玕潤風翻翡翠斜氤氳仙霧繞靜對樂

無涯

夜過劔江有懷池山

弭世春江渺孤城夜既分
捲簾看碧樹下榻想傳
雲玄艸今應畢茶經舊已聞
門牆遠咫尺徒此慕清芬

舟行懷友三首

楊舲曉言邁苦憶舞陽軺
風雨故人別山川客路遙
細艸日以碧清尊誰共招
陽春有新曲好為寄同袍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廿五

三

忝竊旬宣寄觀風今獨行微茫
一水遠蒼翠萬山晴田父歌
春酒江村度蜚鶯豐年知有象
聊以答昇平

于征貪利涉入暮且須牽岸泊
溪防帟雲翔祗羨鷺青林收片
雨白水汎長川望望清江上難
扳玉筍仙

次平石嶠嶠道山韻

聞道旬宣日春陰生畫寒星光
回短劔旆影拂千山茅屋青雲
度叢篁碧玉攢甘棠他日賦端
不愧

傳餐

送溫泉西巡次黑林驛間韻

孤館臨山徑層城枕海涯
雲連金馬樹溪帶碧桃花
天濶翔高鳥風狂走白沙
翩翩驄馬去前路推鳴笳

遊太華次蒲谷平石韻

寺僻人稀到僧閒心自安
草侵花徑軟雲度竹窻
寒龍藏千年跡禪機百尺竿
極知幽勝地拄笏共誰看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廿六

三

蘭若曾遊處淹留欲判年
門依金碧嶺樓入沈寥
天雲迥流禪窟花明間野田
慈航浮苦海登岸喜君先

龍山柳營讌集作

草閣張新燕山屏錦似園
松陰團几席浮水漾旌
旂鶯鷺前語花從葉底飛
幾年當此會不醉可言歸

臨安與桐岡言別三首

自昔君為政名高西浙間
未肅經世用早為倦飛

還白鶴亭前酒青松海上山臨岐重言別何日更躋攀

每讀蕙葭賦思君只尺間堂窺碧池靜岫縱白雲還種藥開前圃移花傍小山為言諸子道月窟桂

人攀
滾滾風塵際悠悠歲月間徒懷卞玉獻未感孟珠還行跡隨南斗移文愧北山歸轅吾欲駕肯許遠

宴屠漸山草堂

飛鴻草集卷之四

廿

三

君家倚城部何事有山林石抱春雲潤池涵秋樹溪未論摩詰畫已慙少陵心興緒知非淺佳期許重尋

亭近尚書榻筵開叢桂林松陰隨徑偃花氣入雲溪芳宴此時集平泉百世心乾坤餘洞府仙侶共幽尋

題扇景寓意

獨坐看江魚悠然水竹居心將造物外興是古人餘返照浮丹壁叢蘭發碧梁空齋無俗事長日一

編書

石南右溪實齋夜集

草閣開芳宴山亭入畫圖竹清翻鳳羽花冷澱泉珠燈火三春酒雲霄萬里途他時談勝會只此是蓬壺

送卜雲峰之任

春雨動江湄芳業含綠滋鶯催客中路花助別時詩德學看前輩儀刑寔我師臨岐共惆悵雲水寄遐思

飛鴻草集卷之四

廿八

三

遠送復匆匆青塵幾日通斯文今有賴吾道古難窮興入鳶魚際人趨禮教中公餘還訪古蘋藻莫南豐

留別諸君子

春雨初開霽逗帆西水涯烟霞海上色桃李驛邊花坐對陽關酒行隨天漢槎江亭惜不袂回首白雲賒

別後懷諸君子次前韻

水國連旬雨江流覆兩涯遙憐萬里客孤負一春

花賴有留賓榻能淹奉使槎長歌寓心曲村釀夜還賒

塘棲晚泊次前韻

塘棲今夜月旅泊思無涯村靜知鄉語江空見浪花青山橫舊第白鳥立枯槎問入滇南路迢迢萬里賒

鄭家驛

薄暮烟光澹孤亭樹色深風清回鶴夢霧冷靜蟬吟對酒洽幽興看山延賞心秋天歸翮便尚擬一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元

三

登臨

過牛關關

誰謂牛關險元非蜀道難翠連衡岳樹芳襲楚汀蘭谷轉迴雲蓋花明襯馬鞍晚來峯頂月更好客中看

寧遠道中

近出黃村路遙從越嶠還雲連五溪外雨度九疑間秋盡葦花白林疎木葉斑停車問靈廟極目古蒼山

澂江早行

山徑霜華結江天霧氣收空村回白鶴荒隴臥青牛地僻通夷壤時平靜成樓飄飄何處楫來往逐羣鷗

夜至六涼

遠道鞍初歇孤城夜未央煌煌燦燈火楚楚見冠裳市改蠻夷俗人趨翰墨場不知桃李衆何者得升堂

古馬驛次劉東沙韻甲辰仲冬廿七日

飛鴻亭集

卷之四

主

三

牛羊下來夕官路役車休松老青無改山空翠欲流積雪餘陰壑豐年漸有秋獨吟清夜永微月上簾鉤

獨有宦遊客迢迢天一方羈棲當晚暮聲教自遐荒撫事頻看劍登高幾振裳故園何處是回首白雲長

祗役動經月程期難自由衝寒涉溪澗問俗到林丘禮樂存吾道衣冠得士流直須探聖域詎為稻梁謀

風竹生虛籟山堂開畫陰雪殘青徑迥泉注碧潭
深弱線光初續重裘寒尚侵所欣逢道泰擊筑一
長吟

送楊虞坡

端冕逢明聖分符屬大臣寵榮兼出將經略代
時巡喜見周方枘重來漢寇恂崇留南國愛風靖
朔庭塵

建節復西行人傳韓范名匈奴莫近塞中國有長
城雨帶秦山潤秋連隴月清 天王念良弼虛席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卅一

三

待持衡

長沙渡江

是日立夏

晚渡楚江潯江流清且深驛樓初曙色林鳥尚春
吟山斷雲還續舟平浪不侵遠遊憐屈賈衡芷寄
遐心
郡閣枕江潯城高江亦深沙邊青柳合潭底白龍
吟南岳雲光鎖東臺雨氣侵中流自擊楫因識古
人心

懷化道中憶李三洲

傳道麻陽捷長驅請有苗乾坤兵甲偃荆楚稷氛
消喜並燕然勒重瞻銅柱標軍中得韓范誰數霍
嫖姚

傳溪驛

雞鳴涉遠道十里天始明旆經雲谷轉馬傍溪
行猶喜晨光淡溪憐暑氣清晴花隨路落相映錦
袍頰

宿羅舊有感

野宿宜防夜營門絕鼓鼙虎牙摩屋角人迹斷山
飛鴻亭集

卷之四

卅二

三

鳴雞

我王父馳驅中外凡詩文散佚甚夥不肖孫
惟貞蒐羅數載僅僅得十之五迨梓亦復有
見遺者故是詩也既不能如子美之編年又
不能列風律之門類似乎金石並奏竹木雜
峙在觀聽者自得之耳書此以識

飛鴻亭集卷之五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刻

序

谷近滄入京序

今夫大臣一身任天下之重世固以覆育衣被之
澤望之凝庶績熙帝載皆其所有事是豈挾數任
智淺中隘量者之所能濟故必如川如岳具寬裕
闊博之德量而濟之以才識庶乎遊刃有餘成光
飛鴻亭集 卷之五

明俊偉之事功耀當時而名後世自昔裴晉公洞
開城府致位台衡為社稷宗臣韓忠獻式遏寇虐
再定大策調兩宮而聲色未嘗為之動二公者以
一身係國之輕重安危惟其德望素孚事適機宜
而風采可畏愛故也兩浙自惟寇變十數年于茲
淳漓撲散財殫力憊民習于便僥狡詐日益多故
隆慶初載公膺 命撫臨東南至之日詢民情稽
往牒審興革酌利害抑浮費汰冗兵剔蠹禁奸獎
賢激濁兩浙之政無遺便且惓惓焉詢疾苦訪遺

逸有一士一言之善未嘗不延攬聽納施諸行事
吏以剋核鷹擊自昭公懸權衡令取平焉而巧詆
者無所售蘇松間善訟者多得志浙人乘風效尤
小大慄慄不能謀朝夕公下令禁戢無復敢有誼
譁吏寇發難于閩廣勢日熾矣其黨遐聽聲威終
不敢鼓鯨鯢之毒侵軼我疆土歲已巳海鹽潮大
溢秦駐天關之隄潰公亟檄脩築鳩工庀財不愆
於素三閱月而功成屹然樹巨防焉公不動聲色
而使吾人安堵如故即晉公忠獻復何多讓今年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三月公晉陟少司馬仰惟我 皇上率循典制大
閱兵戎於郊選將誓師布昭 神武既而罷本兵
之不勝任者更擢才望入貳左右修攘至計於是
乎在公自今黃 廟謨而綏萬邦輔翊中興成光
明俊偉之業以垂令聞於無窮誠在斯行矣惟時
藩臬長郭君陳君暨諸司需言為贈某老且病久
矣弗托於文何詞塞委雖然聞之晉公留守河東
還朝而人致其思忠獻鎮北門萬姓懷德立生祠
以無忘瞻戀公行矣百執事親挹儀刑而某也又

雅辱公知其敢忘於言竊謂公海豐人也地當瀛渤博之左泰嶽蜿蜒磅礴雄峙亘列乎其前元氣蓄積必有發于人者公產其間天固啓之故自弱冠登朝敷歷中外所至著聲烈為士林冠冕今且凝神靜薦順物自然而無容心此妙道之行與天為徒者由是而踐鼎司秉樞要盛德大業超越前人奚啻海之增而益溪山益高也夫誰能及之於是藩臬大夫咸曰然遂書為贈

陳虛峰遷南太僕少卿序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三

三十四

予嘗仕遊嶺服歷覽八桂之區見山水之勝甲於寰宇其元氣磅礴而鬱積意必有魁傑材德之彥出乎其間每咨詢焉而得所謂虛峰者方以給事謝病居草堂山下杜門却客與其兄西山互相師友修身砥行討論古今稽合世務至天文地理占候遁甲曆律之書靡不探究得其本原當是時予既知虛峰之賢心竊慕之以俗鞅羈繫欲定之交而未也頃者承司空之乏值虛峰為都給事因獲朝夕繼見熟聞其言議恒持大體不苟屑細故至

於政務機要有不容唯唯者侃然無所依違其器度凝定真足以負重而致遠固士林之秀人倫之喬楚也夫崧嶽降申璿源方折若虛峰非所謂魁傑材德之彥鍾乎元氣者哉今年夏南太僕寺少卿缺員天官疏名請於上命虛峰以往太僕周官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滁陽專命以司馬政百八十餘年世久法弊比來邊郵告急監牧孔艱得虛峰以往固將推塞淵之心以施諸政蓄養蕃息以整戎行而成富國彊兵之業其在茲行矣雖然莊生有言馬之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真性也燒剔刻錐連之以羈羈編之以阜棧則馬之困者十二三矣饑渴馳驟前有振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則馬之斃者過半矣其人在人也亦然是故敵大所以成裕博厚所以載物資化育參天地乃天德王道之大端也一切以瑣屑從事束縛馳驟使之不盡其材任之不由其道則民何所措手足哉故曰治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虛峰負任重致遠之具揚聲微振翮雲漢柱清廟而康濟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四

三十四

流品業可指計慎之哉以善馬者施于有政推其素所蓄積使人益以信材德之彥其作為果與人殊豈偶然者是行也同官謝岷山邵冠山以予嘗遊嶺服雅知虛峰徵贈言焉不敢以不文辭輒書以復

兩廣總制潘石泉膺 召序

言有出於事未至者順而行之天下享其利而君子不顯其名尼使不行事之至有如其言或至大壞極救始欲追用其言不可得卒思其人服其見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五

三

於幾先以為必如是而後天下事庶為無敝乃君子之名益章如唐遼左宋西夏事魏韓諸君子已灼知不可欲幾微未露之先寢之不可得者異時同心卒悔其君重與相見自今論之以為時有斯人可無著龜所謂名益章者非耶我 明朝天下取於夷狄之手前後三代文明之地所不必論夷狄之人漸豎聲教者無海內外 高皇帝不謝厥朝貢亦古帝王來者不拒又聖人同量天地之意也安南國于滇澣之外 祖訓首慎加兵者邊臣

喜功生事啟其機端 聖天子仁孝制禮作樂凡前代帝王與夫祖宗品節儀章有所未備粉飾毫髮殆盡惟兵以不武為武未肯輕論故 宸衷簡閱在廷重臣以婺源石泉潘公為兩廣總制使公默酌機宜陰察形便以為興寢者能無意乎公至恬靖不擾而此地亦以不擾應公徭山狙土世為廣患者伏其隙穴西廣之民里門夜開垂白之老頌借公旦夕須臾無去安南之議公獨倡言不可聖天子亦預知公言為是而邊臣圖上方略動搖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六

三

廷議 聖天子終不以公言為非但 特命召公入掌部事以代去且夫莫黎篡叛其主春秋之義罪在無赦委之禽獸可無問者今為是役依憑列聖與 聖天子罷靈組繫莫黎之頸為夷狄正冠履亦未可知但議動八省之兵以今之財力與久享太平之福之民知其何如毒民於死者古聖王用於所不得已已豪傑必沮其君使無用即尼使不行後有用其言者亦福其子孫公行矣全活民命之陰功福報公之子孫可量何如今

之事尚在依違間 聖天子之意又知何如也今所謂名益彰者如公者非也

謝松屏擢少司徒序

今年夏六月我浙總督憲院松屏謝公奉明命晉地官少司徒既代以行道出郡境郡守李君等依歸愛戴念不敢為公留也則相與徵其言贈焉其也踰伏草莽日從田夫野老習談耕釣事棄置筆硯久矣其何能文然昔者周宣王時方叔南征采芑有歌鄭桓武為周之司徒則緇衣賦焉秉彝好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七

德人所同情也其敢忘於言哉惟 聖天子御極之二年例修觀典公是時以浙藩長觀京師司勳奏績裒然治行為天下第一天子嘉悅錫宴禮部賜璽書寶鈔以示優獎公之碩望乎輿論而獲上心者固有素矣未幾會推兩浙撫臺公承 簡命保釐我浙人至之日夙夜在公興廢振墜補救揀偏凡可以裨益國家安輯民庶者殫力圖之纖無遺便是故軍實之訓練詳于審稽官常之敕勵研于考核訟牒之紛擾慎于式遏功罪之勸懲信於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八

賞罰徭役之困憊省於供輸宣布弘猷康濟羣品間者海水大溢決海鹽之長隄民漂溺者無算公履視其地拊循而噢咻之又發倉粟以賑貧與病之艱食者固弗欣欣然戴之若更生焉民無弗懷而事無弗集風聲著之遐邇用能簡在帝衷而司徒之命下矣公平生光明洞達性澹薄以清操自持不大聲與色而應事刃解蓋水鏡之與形接也機智不設而方圓曲直自不能揜故由始仕歷郎署藩臬以至今官名譽藉藉在朝野間固嘗心存而目識之矣其乎輿論而獲上心豈偶然哉夫司徒所以經國計而裕民養者也今 天子以冲年統馭寰宇時稱極治矣然大官之費備邊之費理河之費繕修養子之費取之大司徒者往往告匱天地之生財有限衣衾之戒非所宜軫慮者乎此杞人漆室以為懷吾儕依歸愛戴不能忘於情者也敢申末議用致詩人緇衣之好焉慎斯術以往其崇勲茂德益為朝廷所倚重乘樞軸履台鈞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弼成我明中興之盛美使周

宣之治復見於今在茲行卜之矣因書為贈

莊陽山遷江藩叅議序

觀察僉憲陽山莊公備兵西浙駐節我嘉郡垂三
年隆慶辛未二月之吉奉 簡命晉陟江藩左叅
議比行郡縉紳大夫士出祖西水之濱相率屬余
曰行以言贈古之道也子嘗亟稱陽山之賢今行
矣可無贈乎余雅辱公知以老而衰性且習懶屏
廢文事久之未有以應也然嘗慨慕古之人出而
有為於世以惠中國而綏四方使大小難易疾徐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九

三

夷險之故日當吾前執其機要徐而應之取之左
右逢原而弗竭于用豈有他道哉曰學曰識曰量
三者缺一不可是故揚確古今經畫世務學術弗
正其蔽也偏政理叢紛情事微暖識見弗明其蔽
也窒履穿蹈危或乘以卒然之變震撼之侵非器
量閑廊并包兼容其蔽也激故學術識量三者弗
具而欲成天下之事猶鑿垣墻而開戶牖其弗至
于人已交病者鮮矣陽山溫陵人也溫陵有遵嚴
先生者世稱才傑陽山矯其門予始宦遊八閩與

遵嚴交識陽山之敏達善屬文已知非凡器繼聞

起家進士錄其文示式天下及為邑為給事中為

臬憲皆能以文學飾政治人言浙庚午鄉錄甲諸

省然出陽山之手筆居多公自退食未嘗一時釋

卷是可以觀學矣備兵浙西嘗兼領諸道務廉介

恭勤隨事順應衡平鑑照時海濱賊徒聚游食潛

草莽以左道鼓誘愚俗妄為希覲陽山密遣所使

者投入賊中偵察得實乃伺其出市里禽首惡二

三人置之法餘黨盡駭散閱其私籍所聚殆數十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十

三

百人矣不煩一旅遺一鏃坐能弭此大患雖不以
功自伐人稱為神明云是可以觀識矣平生無疾
言遽色器度汪洋吞若雲夢尤人所不及人或抵
牾悉以情恕視如浮雲無纖毫芥蒂於中所謂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者公何愧焉是可以觀量矣夫
陽山之所具者如此舉措之而安往而弗達哉或
言江西劇藩衣冠文物之盛不可尚已然今之時
非昔之時也醇樸既漓奸偽滋起民以役困而日
匱於財訟日煩禁愈嚴而盜日警宗室之祿費日

多景德鎮鑒造之需日急皆參藩者之責也陽山無亦當其難乎未也古人以江山為學問之助陽山茲行其分守宜屬以九江列郡九江據金陵上游往來其間時得俯瞰長江百折不迴之流上躡匡廬萬仞之巔揖五老峯徘徊白鹿諸洞探先賢之遺軌其學術當益富識當益廣器量弘博當山益高而水益深譬之蒲且子之戈王良造父之於御其大小難易疾徐夷險之故當吾前者順而應之中微致遠恢恢乎遊刃有餘地安往弗達而又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十一

何難于江藩也哉自昔韓魏公敷歷中外著定策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據其平生所得者乃在學識器量中吾於陽山有明徵矣由是而踐台斗垂釣要以成天下之事副天下之望比跡古人于陽山有深望焉

憲副余七峰膺任福建序

今天下宸因循者兵乎宸滋蔓者寇乎所恃以詰兵弭寇者肅海之職乎非廉公無以命將非知勇無以制敵四德備其庶幾矣余七峰之在東廣也

有國計之責夫廣之財力不為不竭然能條其臈縮時其歛散民無菜色而軍不至于脫巾者公力也茲聞臬乏肅海之職廷臣以公䟽制俞之諸君子曰閩之民其帖席乎閩之寇其投戈乎公曰夫閩阻山帶海寇之出沒于其間者漫不可致詰也諸君何易言之乎默泉子曰此非寇之難也難在兵海有水寨之兵山有坑隘之兵寇可無慮乎公曰似矣抑知兵之弊乎羸者匿名以媒利詐者賈利以媒身士雖有籍而寔空卒雖有名而實去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十三

三十三

以此之兵其何以制寇默泉子曰此非兵之難也難在將有衛總以隸之于下有把總以統之於上兵可無慮乎公曰似矣抑知將之弊乎惟勢故能通惟賄故能進剗衆以養交瘠下以媚上以此之將其何以治兵默泉子曰此非將之難也難在我有冰蘖之操暮夜者却矣有衡鑑之平請託者塞矣有犯法之劍則士用命矣有帷幄之奇則動遠機矣治身以治將治將以治兵寇之治也何有公曰信矣敢請益默泉子曰夫兵食王政也仁義王

道也公之督儲也催科政拙陽城乎其肅海也單車就道龔遂乎今聖天子方有事於南夷而閩與廣尤為衝會之地得如公者而兵食足焉其固不煩兵而下乎昔公嘗尹於閩也蒙蒙然春生有父母之仁焉今公之按於閩也慄慄然秋殺有嚴師之義焉彼其思前日之深恩則愛而不至於怨惕今日之威武則畏而不至于驕畏愛之道立軍民之體順以是推之天下可也何閩寇之足云於是諸君子曰此可以贈七峯矣七峯子曰此真可以贈我矣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十三

三

喬景福任晉城序

始侯之尹嘉興也以賢能聞今年夏銓曹疏其名請于上擢知澤州或者惜侯養素侃侃有國士風節宜置天子左右以開導論列不宜復歛大惠於一方又謂澤負太行險固其民驍悍難治以為侯懼皆非也夫澤環數百里山峻澗深當河朔咽喉之衝古今稱雄鎮焉其民尚氣槩先勇力為吏斯土者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樂于為義馭非其

道則挾其強毅果敢之資往往去而後亂其治與否不係于下而由于吏以致之令主上崇守令之選誠為斯計若以山西劇地牧守之責非子大夫不可固將盤根錯節歷試之也夫侯之才之望為浙西最不但此也蓋嘗見於為通州時矣又嘗見於為侍御時矣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何有于澤州而又奚惜且懼哉昔者宋程伯子為晉城也民以事至必告之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孤寡無告者責親黨收之使之安其養行旅出其塗者扶其疾病使之有所歸鄉校子弟親為正句讀時召父老與之語使之守業而率教三年間彬彬興禮樂之化民無敢從亂者夫今之澤州古晉城也今之民則非古之民也今去程子數百餘載其流風在人尚有聞而起焉者侯素以伯子自期待者也鼓舞作興安知今之民不追古之民今之澤不為古晉城也哉況國朝郡守之賢以我嘉楊公承芳為稱首公澤人也其政與德膾炙人口皆耳相傳以熱雖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十四

三

公之去郡多歷年所以侯隸之固其屬也侯聞之
有素矣茲復往守於其邦獲考其實而師資其人
夫以澤之壤地名宦有程伯子鄉先生沒而以賢
崇祀者有若楊公典刑未墜侯兼取而充之駸駸
乎友天下之善士以尚論于古宜無難者 明天
子在上寤寐豪傑召有期侯始為良御史今為良
有司他日為良公卿吾知在是矣而又奚惜且懼
哉是行也少尹胡君三尹顧君四尹王君與侯有
同官之誼喜其擢樂其德弗忍其去相與餞送于
飛鴻亭集卷之五 五

周食泉任河曲序

吾郡別駕食泉周公蒞郡三年且報政俄膺雲南
河曲州守之擢郡大夫士咸為之舛然曰委荆玉
於瓦礫策騏驎驟耳以驟益車無廼倒置矣乎且
公之為別駕也詳謹修潔御民吏極簡嚴接大夫
士恭讓無違禮上下稱賢翹然為士林冠由今令
甲用人者弗以資格拘如公之才且賢雅宜優擢

不然則州在內地繁且劇者無慮什百擇而授之
何不可而乃使之跋涉萬里外歷滇海望雲山探
鬼窟與刺面缺舌之夷雜然而並治用人者當若
是乎以是人咸不平予聞之曰不然仁人不以夷
險易常君子不以順逆移志故因才而使用人者
之責也隨遇而安士君子之節也公識敏志堅蓋
明達人哉初舉江西壬子鄉試教合肥矣合肥之
士訥訥然興于學嘗尹臨淮矣臨淮之民遵其化
又尹涑水矣涑水之民罔不心悅而嚮風其舉動
施為左宜右宜感德服義者異地同歸如此又何
難于河曲哉固宜公坦然一視不以夷險逆順緊
於衷也且雲南山川之勝甲於中州其天時寒燠
和均如化國無酷熱敗瘕之患其民俗敦朴素不
識官府威之則服恩之則懷有古標枝野鹿之遺
意非若吾郡民狡詐善訟無公是非竊竊焉罔上
行私濫觴猶未知所底止其藩臬司府臣多因遠
地體恤諸僚屬以仁以禮不為操切刻削之行而
諸僚屬相與以情率同心從事又無生嫉忌於其

間是以凡任者獲行其志而藩臬司府往往推薦
惟恐其或後滇雖遠較諸中州固弗多讓焉今以
公之才且賢試蒞其域充所養以及於政則滇人
之感當有如吾郡如合肥如臨淮涑水者於河曲
乎何有夫龍之泥蟠旣肆其侮及乘風雲則騰百
川而雨天下千將之器匣于無用得虎豹鯨鯢而
刺之卒收水陸之完功故夷險逆順君子常泰然
視之不以營諸念慮公固達於此矣隨所遇而安
之肯以河曲為薄哉或謂公樂閒靜厭氛俗將踵
飛鴻亭集卷之五

七

三

陶彭澤尋紫桑栗里故事為歸老計幸以吾言解
之如用人者尚為賢才惜追省倒置之誤改為之
圖公其可遂已乎詩曰勉爾遁思吾郡大夫士所
同致願者請無疾其往以需後命

侯掖川任陝西副使序

默泉子某屏居皋陽山日謝客集古方書逍遙于
寂寞之濱無為之野廢置諸文事久矣頃者郡大
夫掖川侯公擢陝西副使其僚友效贈處之節徵
言於某不果辭已而屬邑令何君張君顧君黃君

相與贈大夫行復以言請夫語煩則支再則瀆予
將何辭以塞委雖然以耳目所睹記如掖川者謂
古之良二千石非與訐謏善政更僕未易指數大
較著之菁華錄者今大宗伯養齋公序語頗詳其
城我嘉興也事半而功倍費省而民不知勞民甚
德之則掖川敷諸人者蓋有素矣且予嘗撫漕兩
淮掖川初以使事至遺我賑荒論見其感時憂世
之誠予繼掌南臺掖川為御史貞憲肅度秉議侃
侃不與時上下抱澄清之志及予家居掖川守禾
飛鴻亭集卷之五

六

三

郡又時時過我劇談底裏見其冲夷之度曠乎虛
而不華淵慎之儀與乎易而難狎直毅之操礪乎
介而不剝慈保之德沛乎施之而莫禦其終夫虛
而不華者信也易而難狎者勇也介而不剝者義
也施之而不禦者仁也君子以玉之美似之則掖
川者固仕林之珍清廟之瑚璉也斯行也節鎮西
土以素所蓄積者時而出之審剡桑之宜酌緩急
之勢辨威愛之苛嚴華夏之防使聲教所溢懷遠
以近革面嚮風輶輻穹廬席卷而盡樹干城之績

以上報 天子為邦家光顧不偉與予老矣尚願
歌吉甫之章為公頌又惡敢忘于言

僉憲王樹園之山東序

樹園公居諫垣抗疏犯 天子怒左遷尋擢倅嘉
郡郡故要衝樹園佐之政練慮精賦足而民殷上
下孚焉於是 天子可大臣議陞山東兵備僉事
某方家食居常謂公寬洪簡重綽有相度至是人
以為善評亦以予為知公者公且行郡僚大夫及
士民咸留之不可得既徵言贈矣茲守禦千戶曾
飛鴻書集 卷之五 三
君復有所徵予不敏復何言竊惟兵刑天下之忌
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惟不得已而用之
是故倘之不可不豫不豫則不立不立則用遠用
遠而天下之事債矣聖王知其然設官分職明刑
弼教時其訓練禁其不戢而遏其奸命者聖王顧
屑屑樂此哉凡以為先事計也今朝廷以兵備委
之按察按察之責可弗謂重乎任重則謹當愈至
吾嘗督泉徂徠往來齊魯之郊見諸衛所戎卒盡
疲懦不堪戰守其官長又奴賤魚肉以為常往往

驅而之盜蒙沂新泰多鑛徒出沒鄒滕充泗之間
民恃力為不逞繩之則亂公往涖之盡慎諸又嘗
見往年按察君巡歷郡縣儀衛張甚至聽民訟漫
不加省徒恃區區箠以昭明斷傳曰發命之不
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罷而無功使
命之不聽此鄭僑之所以為恥者而況不為僑者
乎公往涖之盡慎諸雖然是政事之不得已者也
公蓋講之素矣予嘗歷充見所謂鬼嶧者萃然高
山也已乃見所謂東山者焉東山則又高矣既又
飛鴻書集 卷之五 三
見所謂泰山者焉則羣山槩乎其下矣予茲憮然
知向所見者未至也今樹園自嘉徂徐歷淮泗以
達齊魯隨寓觸懷追惟往哲將曰若而人賢也吾
思齊之若而人又賢也吾思齊之進而至鄒亞聖
祠在焉吾所宗也又進至魯宣聖闕里在焉宣聖
吾所歸也茲非地愈高則見愈大而知所未至者
哉夫士而止者不足乎賢賢而止者不足乎聖聖
之于賢于士也其等級相懸也而入道者必以是
為歸焉以是任天下之重有餘也獨山東乎哉獨

兵刑乎哉曾子喜而拜曰是可以為樹園公贈矣
於是乎書

壽屠太夫人六十序

屠太夫人者尚書康僖公之元配都督牛公之女
翰樞漸山子之母也漸山官王朝者數年於茲太
夫人方總家政弗隨養于制宜歸省惟時嘉靖甲
午六月四日太夫人年且六十矣先期漸山請于
上惟 明天子以孝理天下不忍重違其志賜之
歸省焉歸值太夫人設悅之辰吾郡大夫士罔弗
飛鴻亭集卷之五

卷之五

廿一

三十三

為太夫人榮相與稱孟學播聲詩以為壽誠曠舉
也於是張子東匯詣默泉子曰屠太夫人信榮壽
矣哉予與漸山子素薦姻好弗宜居賀者後予既
繪之圖將拜太夫人于堂下進以紫霞之觴實以
崐崙之桃奏以鳳吹之竹羞以瑤草之鞋獻以東
海之壽祝以南山之頌禮也子盍為我序之默泉
子迺再拜言曰太夫人享有榮壽也宜哉德盛者
流光善積者降祥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吾聞
太夫人始事都督公以孝友淋慧為所鍾愛及歸

康僖公執婦道甚事上接下恩禮交洽宗黨莫不

黃賀君子謂屠氏有婦矣康僖公能守富貴不危

溢以太夫人助之者深也康僖歿而夫人治家益

嚴貞白之節終始不忒當是羣公子既奮而起乃

益撫漸山以底有樹立漸山于羣公子間為最少

風度修雅尤以文學德行蔚然為吾鄉所宗君子

謂屠氏有子太夫人之教焉耳太夫人者其為魯

敬姜乎漸山以是承先大夫之官無替前烈吾益

以信穆伯之有後于魯也于易有之曰視履考祥

飛鴻亭集

卷之五

廿一

三十三

其旋元吉則太夫人享有榮壽不亦宜哉不然匪
德弗昌匪善弗康奚壽之有東匯曰原壽于德子
善頌矣子善頌矣吾見群公子布武而進漸山復
懷琬琰以事 明主太夫人自是踰七望八以至
萬有千歲榮名完福亦何可計哉請書于圖以為
壽默泉辭不獲遂書之

秋江釣叟還桐鄉序

秋江釣叟者桐鄉舊族隱君子也每釣秋江之上
家屢空處之晏如以故號秋江釣叟云其息入默

泉吳子吳子嘗視學嶺南叟訪於嶺南今轉官嶺
右叟又以其息至嶺右閭閻畏途無憚也自昔盛
治之世庶民咸熙各安厥井疆有老不識城市者
叟不遠數千里往來五嶺之間舍耕桑而事水陸
要其中固有棄彼而取此者吾聞叟好談詩書性
朴直無畧域雅好游名山水斯行也固將登嚴陵
舊臺游匡山五老峯回瞻衡嶽採秀餐霞御風而
行以適于曠蕩之野逍遙于無為之門侶非無事
者叟寓廣右未浹二旬慨然思歸曰不可使秋江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三

三

無主默泉子不能留送之郊曰叟知所以釣者乎
古之人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釣荆篠為竿剖粒
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派之中綸不絕
釣不伸竿不撓何也以輕致重得其道也叟之養
心持身誠能若此何往而不自得哉吾也羈縻於
風塵中未能即解去何日從叟把釣秋江對清風
明月撫掌長嘯乎

名

沈訥臯偕壽序

封廷尉沈訥臯先生者平湖人也家世大姓冠蓋

余嘗聞縉紳先生言吾鄉之長老丈行懿德醇至
如訥臯者指不多屈今年六月十七為懸弧之日
壽七十有七配倪夫人壽七十六其懸悅亦是月
三十日也夫婦龐眉皓首同德偕老博厚啟大之
休熏蒸融徹衍為壽考其嗣大理君以錄刑奉

上命至廣右事竣還朝道便抵家將稱觴堂下效
敬浣淪廣右藩臬大夫以及閭帥雅與大理君善
於其行慶大理君之能悅乎其親也咸執爵起而
東嚮再拜祝封翁壽藩大夫曰惟天降純嘏于人

飛鴻亭集

卷之五

苗

三

壽為特隆聞先生負志節蜚聲塲屋以貢入胄監
竟棄去結廬清溪之北與趙漸齋陸奎東諸名公
為社友歲時詩酒會樂仰天擊缶優游桑榆景景
甚適天始畀其遇固將隆其壽也乎臬大夫曰將
植其棟必厚其基先生積德累義與倪夫人內外
相成動有軌法今子七人孫十六人曾孫一人鸞
翔玉峙踰踰濟濟所以植吾棟而厚其基者于是
為至矧大理君又羽翮之美用而非徒腹背之毛
者哉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先生之受祉也篤

矣其間師曰吾聞積盛者澤深德隆者福備昔龐
德叟鹿門偕老可謂善矣然當漢室中微絕塵不
反彼其於世猶未有遇也豈若先生際明聖之時
後嗣鼎貴寵封未已而又恬淡無為御風騎氣以
遊于無窮者乎之人也物莫之傷吾以是知先生
之壽默泉子再拜作而言曰諸君子之祝良善愚
又何詞雖然在詩有之古之頌禱乎君子者保艾
爾後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無亦以悠且久者為
福之極乎昔于公治獄多陰德其後封侯傳世虞
飛鴻集卷之五 廿五 三十三

壽蔡半洲序

愚始業詩至大雅之什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未嘗不掩卷而嘆以為天將隆

一代之治必挺生豪傑之才俾之奮庸振拔服在
大僚以弼成化理則其山川清淑之氣蜿蜒扶輿
磅礴而鬱積者鍾于人也必至是故豪傑之才其
生有所自其出也必有所為而宜其福履之臻益
悠且久而無疆也若今制府大司馬蔡公非所謂
豪傑者耶公負不世出之才乘風雲之會依日月
之光為今 皇上所知遇皇上眷念南服俾總督
諸聞外事以輯寧區宇蓋七年于茲矣公拊循黎
庶戡定強禦興利祛害舉善瘳惡凡兩廣軍民之
政無遺便詩不云乎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
蕃四方于宣此公之所優為信詩人所稱文武是
憲者也愚聞八閩山海襟帶擅形勝之奇於天下
其神靈和氣鬱積磅礴每鍾於人代有豪傑之才
生於其間公之賢不可謂無所自也則其出而有
所為也甚大夫澤受瀼而無源旬月不雨則涸而
枯河受崑崙之輸則九折注于海而派不絕何也
有本也公今壽躋五十有二名位顯融為時名臣
而尊人尚書西峯公暨母夫人龐眉鶴髮並膺榮

養壽考康寧之盛保艾無疆則知山海清洲之氣
鍾於公者至矣基厚者棟隆德弘者澤遠愚益以
驗公福履之綏悠且久而未已也雖然古之元老
壽在一身一家而關係于天下我聞在昔由湯至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時則為之臣有若伊尹
有若伊陟臣扈有若巫咸有若巫賢有若甘盤皆
能以道事君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推厥所由則惟平格致之而非天之所私壽今公
廊大宥密休休有容稽商之六臣而無忝此吉甫
飛鴻亭集卷之五
所謂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者
也黼黻皇猷以弼成一代之治克繼商周有道之
長而延千百年無窮之慶其為壽莫大于是今海
內倚為安危外夷慕其聲實公所作為端緒見矣
是月四日寔公初度之辰某與觀察副使劉某執
奔走之役於蒼梧早莫親炙知公當與古之賢臣
比隆天之所以為厚而佑啓者將弗止此乃敢執
爵為公壽而使其致之謹以聞於天下者言之以
見非一人之私願亦非一身一家之慶也詩曰吉

甫作誦其風肆好某詞未逮寔愧崧高云

南湖雅會詩序

嘉靖丙寅歲姜五川偕同鄉諸君子為南湖之會
湖距郡城南里許波光萬頃浴鳬翔鷺瑤草翠蓮
續絲繚繞遠覽九野曠然而無窮信佳勝地也諸
君子載酒携榼徜徉乎其中飛觴賦詩披雲拾月
匪徒撫景暢情庶幾仰追香山之逸軌者矣自昔
歐陽子記豐樂之遊而追感於干戈之休息吾儕
幸生 聖明之世海宇肅清獲安于田里以有此

飛鴻亭集卷之五

六

湖之勝不然將臨深履薄之是懼又感盛安所騁
乎五川約月一尋會會必於南湖從其始也予不
類居湖南烟雨洞天久矣慕斯會將荷簑笠持竿
追諸君子後不知可容半席坐否為我語一山子
曰 新天子在上可以出矣無徒優游從吾儕適
思塲藿間也

繼齋序

繼齋者唐君汝敬所自名其軒也此何以序賢汝
敬也何賢乎汝敬昭子道之能盡也小善微長固

春秋所必錄而况能盡其大者乎是故賢之也汝
敬之父遺安遠叟之存也家素藏于財循理崇義
積德強仁樂隱耕鋤以勤儉訓厥子孫以壽考終
命人咸以龐德公目之殆史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汝敬繼之寔能無忝若考涉獵古今大旨尤為通
敏博達嘗貨殖吳楚間吳楚之大夫士多與交往
稱良賈者同詞遺安叟庶幾有子矣且懼不能承
叟之志與事也恒惴惴焉名以繼齋自警蓋淵盤
銘願謚之義者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苟忘

飛鴻亭集

卷之五

苑

三

焉是悖德非孝也今齋以繼名則志以繼成事以
繼述信乎能盡其大者君子謂于汝敬可以觀孝
焉昔者李德裕平泉之戒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
佳子弟司馬公深病其愚予謂人子者以是存心
終其身弗棄不亦孝乎而又理義以將之德仁以
持之修業以息之惕厲以終之繼繼繩繩貽厥孫
謀使無廢墜可謂孝矣是以君子賢汝敬能子道
也雖然易蠱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不承其事
而承其意此善繼志者也故稱武王周公為達孝

而曾子以養志名夫聖賢善繼其次克繼其下弗
繼弗繼非孝也克繼孝矣未達也善繼斯達孝乎
汝敬推是心以往凡遺安精神心術與其善行之
迹終身一日如見羹牆則其孝尚有進于是焉者
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汝敬其懋之哉吾郡別駕
田侯知汝敬亟稱汝敬之孝徵言以成其美侯素
能文今所謂吏而華者又奚俟予言為哉然樂道
人善予之心與侯同也不敢以不敏辭遂為之序

送虞惟明任嘉魚序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三

三

嘉靖癸未吳子舉進士日謂鄭子曰其弱且愚匪
得良師友是式碌碌弗聞道也今且仕願受教于
子鄭子曰同德相勸同道相親友義也子知東厓
子乎東厓子我師也生於浙於吾為同鄉舉進士
為同年試工部政同事夫見善不親非智也子盍
事焉某曰敢不敬自外于東厓遂拜而從之遊日
以密居無何東厓以資出宰嘉魚不忍其去也而
餞之郊東厓子曰余辱子知不容忘言子何以贈
我余曰子既達矣予何詞之有子淡而無欲約而

不固明而不察質而能華爰而能公夫無欲者廉也約者禮也明者智也質者信也爰者仁也廉以持之禮以行之智以別之信以成之仁以廣之五德備而聖賢之事業出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以徵德也子為政其濟矣乎若夫相觀而善古則有之故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東厓行繼此弗朝夕見吾將離羣而居吾是以憂子若之何處之東厓曰吁余德何有唯勉焉是圖夫道則一而已矣吾子聖賢是法存之以不倚持之以有恒其進

飛鴻亭集

卷之五

手

三

也曷禦焉慎始而怠終事表而遺衷雖日羣會未聞益者也吾子其惟忽忘乎某曰敢不奉以周旋因告鄭子鄭子曰善可紀也于是書以序其行

日程序

嘗讀東萊先生遺教夫書以蓄積未厚而發用太遽涵養不足而談說有餘為病及觀日程而後知先生之學隨時體認察物內省不以一日懈是宜其養之厚取之博而成之粹也某愚昧多蔽弱不知學竊欲寡過而未能數年來恒袖小帙以每日

功夫之勤逸意念之善惡言行之是非與夫聞見之益悉書以自觀省以弗蹈先生之所為病者然繁瑣無緒比諸日程之以日繫月以事繫日其為簡而便者異矣是用梓自隨以備紀錄庶幾有善吾將修然以自存也有不然吾將愀然以自省也克治經厯之功多而操存澄定之力益至其寡過矣乎夫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則雖有槁暴不復能挺者非性也輮者使然也故君子之學莫要于自省莫病乎自棄棄則荒荒則塞自省則明明則通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三

三

是故一日三省一貫以聞白圭三復容之所以善於世也設使修緯忘誠遺體事未務枝葉而失本根適足以增其蕪穢焉耳豈刻日程意哉某雖不敏惡乎敢

飛鴻亭集卷之六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梓

序

壽鄔東泉序

今上御極之六年浙大總督撫臺鄔東泉公壽躋六泰四月十二日初度之辰也百執事以下罔弗欣欣相慶我嘉興同知府事蔡君等圖所以壽公者謂某為郡人謬委以詞某惟上世俗習之厚雖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一

三十一

山林黨正之末猶得稱觥爵履國君之堂上壽者況在所屬耶予也又雅受公知不敢以不文讓迺再拜而言曰古之大臣出而有為於世以佐天子維皇極而錫福於庶民流譽八垓光昭簡策何莫非關諸天運及山川靈秀清淑之氣所鍾萃者乎是故崧降生申昴開有漢非誣也公世家古筠禹溪之上山環而水遶峰嶺錯峙為瑞陽奇觀其元氣磅礴鬱積當有鍾於人者公生而岐嶷弱冠即卓犖超羣等舉進士筮仕由郎署權稅稱廉平治

河徐魯間經營盡瘁漕儲轉輸舟楫利之既而出守承天承天者先獻皇帝所封域也繁劇難治

往時視郡者苦於掣肘顛躓公至之日以恩信懷之而鎮之以靜游刃有餘力歷楚臬副參藩于蜀總憲貴陽轉滇南方伯轍跡所至賢聲籍甚去之日咸有後思今又將以素所蓄積者衣被我浙浙之人歸心焉此豈矯強於一時要而致之者哉其成之者天也基之者德也惟公忠信明達養粹氣充酌之而不竭撝之而不搖澤萬物而不以為仁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二

三十一

利及四海而不以為惠德之積者既厚則天之報之也益隆保佑孔固錫以純嘏譬之執左券相信有必然者稽之南山有臺之詩稱君子為邦家之光非以其德盛而光輝著見也乎其曰萬壽無疆言榮且壽也曰保艾爾後言君子之德盛宜天之保艾其身而施于子孫也吾聞公之德至矣方且凝神居易以承天休天之所助者順公今年六十矣夫十母以十二子相配數歷六十當復始自今以後秉鈞樞享耆耄几杖入覲光於邦家如古大

臣韓魏故事稱榮且壽者當在公矣人又言公多
丈夫子累學積文已嶄然露頭角其功名流于千
萬歲則天之所以保艾者益昌益熾公之壽固無
涯也因書以為賀

賀黔國公胤子試周序

自古帝王紹天開緯為生民主開萬世無疆之業
必有豪傑之材感會風雲宣勞奏公以左右其間
盟帶礪勒金石俾其子若孫世世顯融與國咸休
者我 皇明之興 高皇帝以英武神聖不階尺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三

三

土混一區宇豐功港恩于今為烈維時鷹揚之將
龍見淵躍翼奉後先身名俱榮與中山並美未有
若今黔寧者之盛也嘗聞黔寧後 高皇帝東征
西伐平殲梁王定雲南作鎮茲土子若孫繼承世
爵平蠻夷撫平伍寬政令勵清節滇之人念之不
忘今太保公繼之又能以家法相守尤稱慶禮賢
士以故人願其子若孫引長勿替翊我明於千萬
年者蓋遐邇同心也是年二月六日值太保公胤
子週歲之期滇士三百有二十人合教授周夾訓

導劉元勳詣予署所乞言為賀予也以文為職言
何可辭然聞太保公之胤子生而秀朗鸞傳玉峙
目光炯炯射人璠璣圭璧勿謂希世之寶不可也
抑其前人有大功德于世天所以引而勿替者將
在於此語曰德盛者流光功厚者澤延不其然乎
昔者漢鄧高密年二十四食邑萬戶自中興以後
累世寵貴凡為公侯大將軍而下者不可勝數東
京莫與為並宋曹武惠王諸子總領旄鉞至殫生
慈獻追封王爵說者謂禹與彬元功陰德享報深
厚自今觀之謂天不可必者誣也在詩有之曰崧
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吉人之
生恒與凡民異故蛟龍麟鳳之產發祥沚祉與物
亦殊予嘗歷覽滇境商螺綿亘於北翼以金馬碧
鷄之山蜿蜒而南下昆明巨浸又汪洋瀾漫襟抱
於前清洲之氣磅礴鬱積要必有鍾於人者今太
保鎮鎮南服較鄧高密之齒尚少胤子之岐嶷敏
慧殆與曹武惠王同之則知太保父子間鍾於造
物者特至此固世之所罕也他日德業並懋衣被

飛鴻亭集

卷之六

四

三

南土以贊我 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以崇熙寧
之緒不亦善繼善述也乎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
之此之謂也於是諸士再拜曰是可以為賀矣乃
書

壽范菁山八十序

今上御極之四十二年吾郡范菁山翁壽登八袞
二月十有三日其誕生之辰也宗黨姻識偕為翁
賀某也雅辱知愛賀不敢後衆賓廼率子弟諸翁
之堂捧卮酒為壽而致之詞曰今夫語人福履之

龍溪集卷之六

五

三

全必以富貴壽考為至極然人恒知富貴壽考可
坐致決性命之情以養之壽則諉諸天謂不可必
得不知修諸己以承乎天者弗思甚矣稽古載籍
所稱述融顯者奚啻千億而幡然為黃髮之老安
富尊榮以終其天年者殆十之一二焉何也以富
與貴天闕者衆也得喪繫其衷利害怵其慮巧智
滑其性勞瘁耗其真如是而欲壽考得乎迺若遁
世高尚之士舍彼取此輕富貴而重修其志意
隱居垢心蟬脫蒿埃之中而逍遙於曠蕩無為之

龍溪集卷之六

六

三

野絕塵不返能以壽終古人有言志意脩則輕富
貴無為則兪兪憂患不能入年壽長矣詎謂天不
可必乎是故朝菌不知晦朔大椿生乎遐谷以八
千歲為春秋尋常之水僅容杯芥鯨之廣數千里
乃在於天地窮髮之北彼徇富與貴而忘志意者
誠昧於此矣菁山翁少負奇質游庠序名起兩浙
試輒優等入稱其學既登進士第敷歷中外政成
教立人稱其才嘗論天下阨塞治體興革之由據
今援古事當成敗如指諸掌人稱其識緩急者人
之所時有也彼落井而或下之石翁厚施薄望趨
人之急甚於己私人稱其仁夫富貴榮名可以自
致者翁兼得之乃即退而修其志意急流曲避乘
塵入冥其所見所存誠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今年
且八十矣步履矯健耳目視聽不少衰飄然與神
仙為侶時時乘筆搦詞手未嘗釋卷子若姪庭趨
而前金紫照耀玉樹森峙詩書冠冕之澤當彌遠
而益昌此非天所薦厚理有可必者乎仰惟我
皇上道久化成與斯世共躋於仁壽之域太史氏

每占老人星明現應在南離丁丙間則翁之壽宜有所自来或又曰昔者范少伯相越以其君霸既而捐富貴乘扁舟浮五湖變姓名適齊更後百餘年入陶為陶朱公復之蘭陵賣藥于市世世人見之翁豈少伯後身耶不然固其苗裔也以是言之壽當未艾謹再拜酌酒以賀

壽郁見槐八十序

見槐公者吾鄉所謂薦行善人也今 皇上御極之初載五月十八日寔惟公懸弧之辰其冢嗣續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七

七

溪君先期寓書皋陽子且曰蘭不類家大夫見槐公年躋八袞矣蘭也服有官政無敢越境稱觴于膝下為家大人壽願先生賜之言以為榮余既諾其請私念與公喬梓交厚餘四十年復締姻好公今壽八袞固將登堂為祝而况續溪又申以請耶聞之吾夫子嘗嘆善人之未見而思其次及於有恒者無亦以光岳氣散醇朴質厚之風微將薦行者之難其人乎當周之時去古猶未遠吾夫子已嘆其難見迺今風氣漓益甚矣試得一善人焉如

公者假令生孔子時其見之而喜又奚必慨慕于有恒者乎公秀水人大父槐隱業農素長厚稱詩禮家饒於貲公繼之而家稍落遂棄文學與農任時積著偕元配顧孺人修德累仁二十年而家道復振開田力產輸官賦固敢後期課績溪君以舉子業無怠輟暇則觀稼學圃陶遣情性於公門未嘗足一至也世固有外好而中違者公天性孝友事父母終始竭誠養與葬一不煩諸兄弟諸兄弟不能立者卹之讓以先世所遺田廬而代其賦役

飛鴻亭集

卷之六

八

八

嫁娶諸從子女各有寧居故人子某者貧甚鬻其子計延旦夕之命公憐焉贖而歸之又助之金俾業以自給未幾金盡廢貧又益甚公育之終其身弗厭輕財尚義不言而躬行今之人未之有也世固多競勢而矜名者蓄藏少歲則連權以居結駟以出熙熙焉炫目耀耳微虛譽而規餘光公恬澹安愉不徇於俗郡大夫如趙左山劉唐巖二公者赫有治行慎許與於公獨加禮焉歲請為鄉飲賓咸辭謝不赴尋以例授王國典儀視章服之加諸

身若弗屑焉者今績溪君為邑有聲名通顯可待公又不知已之得為封君而退然如不勝言若不出諸口今之人未之能也謂公篤行善人是耶非耶夫德彌盛者福益遠仁彌至者壽益隆公之承藉乎天者素植其本矣今公年八十而視聰聰明步履矯健則天之獨厚於是乎在吾觀公子若孫玉立鸞停巍然非凡器績溪君又能奉公之教以施於政蜚譽畿輔間天固將啓之福澤綿衍自此而百年千年萬年無疆惟休則亦無疆惟壽可以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九

三

為公慶矣於是舉陽子以五月穀旦携子姓詣見槐堂執爵引滿歌南山有臺之詩為公祝因書復之績溪君以慰瞻雲遐想且使識者知今之世有善人焉天之報施誠弗爽也

吳少村左使考最序

今內外諸司蒞官凡三年得以其政蹟上之天子而殿最之制也少村吳公由廣西布政司右使晉雲南左使當報政之期先此請之撫臣撫臣為滇南計跡名以聞天子允其議且留治事至是

廼得緣舊例以行維時凡厥僚寮百執事博士弟子員與六衛戎伍之士滇之氓吏諸郡百邑之繇寡夷羅弁服椎髻之衆罔不依依然欲止公之轍此其得於人者深矣嘗聞古之君子所以感乎人而係天下之望者必其具忠厚之德必其廣容受之量必其明事機之識必其周經理之材必其極貞介之操又以至誠行之終始不渝而後可以庶幾乎此不然是積日累資以偉據位欺世而負乘者也於天下奚賴焉夫人君以天下之責托之臣為人臣者願積日累資渙浚以求富貴利達弗思所以係天下之望以慰乎人心此不能不視之而羞且泣也少村公由進士起家二十有五年而至今官吾嘗侍執鞭者之後有以識公之槩質直愷悌謙光不踰其德誠厚矣平心齊物坦乎不校其量誠廣矣剖微寤深智周萬物其識誠明矣道窳理禁旃刃有地其材誠達矣篤志固執不奪不移其操誠堅矣德厚則信孚量廣則澤流識明則事不眩材達則用不窮操堅則本立而物不撓如是

飛鴻亭集

卷之六

十

三

而行且以忠信主之竊竊焉恐其自失也忠信所以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不遠焉天德也有天德可以語王道古之大臣所以綱維天下宰制羣動康濟流品功業無競者率由乎此今少村所以得于人而係天下之望孰不謂有大臣之風耶或曰今朝廷寤寐賢俊天下方岳長為臺寺卿佐者朝一人焉暮一人焉最未及上而名先已援又何少村之久也予曰不然昔者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太公理于齊三月而後報政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因其俗簡其理易斯速也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而言功不積者澤不深以少村之行業與速化者較量高下孰得也且豫章之生七年而始成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吾以是知少村將被峻用如古之大臣者未已也雖然公行矣滇人依依然望公如饑渴意者天其俾公為雨露覆被滇土以敷大惠於南邦旦暮將有成命公之行慎毋疾其驅

趙劍門入理戎政序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七

三

皇上聖神文武御天建極今寰宇輯寧尤以西北夷虜未靖致厯宸衷亟圖修攘大計乃易置大臣之協理戎政者召浙江巡撫都御史劍門趙公代其任晉兵部尚書事事蓋特命也惟時藩臬諸司大夫胥慶茲行謬授簡於某徵言以贈予聞天將隆一代中興之治則必有光明俊偉之材出而左右先後於其間扶元氣而植生民以綏四方安社稷澤被天下而譽流於無窮誠非偶然者自島夷倡亂由百粵以及淮揚東齊之域延亘萬餘里罔不罹其酷烈浙環海諸郡邑被寇害尤甚所至狼噬虎攫魚肉我內地垂十年生民之患未有切於斯者也仰賴我皇上撫中興之運惠顧東南赤子出之塗炭中飭憲臣赫耀威靈取其鯨鯢以昭大戮天既厭亂海波弗興諸郡邑之民歡然若更生然自發難以來徵兵侍餉除戎簡戍閱馬繕舟犒功遣諜濟陞營堡之費咸取辦於諸郡邑之疲民而無名不急之供弗與焉比年仆者未起瘡痍者未復譬疋羸之人形體雖具而精神靡耗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七

三

不能冀朝夕生養休息以還元氣而惠綏我衆能無望於當事者乎嘉靖壬戌公以內臺重臣奉

命授節鉞開府東南至之日殫心竭慮延攬廣咨喟然嘆曰斯民元氣索矣植而起之吾責也於是事有興革者小則立變大則驛聞約節廩餼以省供億之煩輕徭賦以佐百姓之急汰冗兵以定平伍之制立保甲以聯人心練民兵以息調募嚴哨應示統轄以便戰守勦溫台之寇三捷以收全功設羅木營以聚客兵免城市之騷擾察舉吏之貪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七

三

而殘者褫其職以警官邪而肅仕路與夫一號令一賞罰無弗當人心者兩年間諸郡邑之民獲生養休息安堵如故抑誰之賜也頃者皇上嘉乃丕績召理戎政公且行百姓嗷嗷然若去父母之側携老幼擁道遮留者以萬計此孰使之然哉在詩有之厥猶翼翼文王之所寧也肇敏戎功召虎之所以承天寵也公平生充養純遠心事洞達無城府用法明恕恥干謁不隨俗躡進至事之有關於國家便民生者盡心力圖之弗計利害古謂社

稷之臣非耶蓋天厚其材舉動光明俊偉如此宜其上結主知承天寵而為國之損也今日對揚休命啟天子之邦弼成我明中興之盛以永終譽敢以斯行卜之若夫修厥戎政馳先聲于朔漠以寒單于之膽而繫其頸固方枘之能事其不佞於公有餘望焉

王卓峯任陝西叅藩序

今天下言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陝最要其事機旁午勢不可遽圖亦惟陝最難蓋自受降失據而延安北境盡為虜有蜂屯蟻聚驅逐之難比歲北虜推衆深入累弦橋箭侵我亭隧繫我人民應敵之難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蜚芻輓粟率十鍾而致一石轉輸供億之難年不順成百姓靡敕男子疾耕女子紡績罄民之力不足以供邊儲及宗室之費勞未旋定之難徃時雲中之變未就雖獮以故將驕卒悍與奸為市間有甘心外夷效尤弗戢者控制駕馭之難自非材足以應事識足以通變力足以任重者其孰能與於此是以仕於其地者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七

三

恒兢兢然多懷隱憂而朝廷之上為官擇人於陝
尤慎焉今年夏六月陝藩叅議員缺銓曹疏雲南
僉事卓峯名以聞天子是其奏報且至僉曰夫
以陝之難為也而俾卓峰居之無乃有介然於表
者乎余曰不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未聞其擇
官而仕也湛盧干將之器非陸剌犀象澤斷蛟龍
不足以明其良騏驎千里苟閑之卓攄繫之羈勒
與凡馬等耳公茲行固將倚劔崆峒一日而馳千
里又何陝之難為試聞卓峰之治滇也折繁導窳
迎刃觸機人稱其才擿伏發奸知來藏往人服其
識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人推其力夫才達則政不
滯識明則事不眩力充則氣不撓如是而行譬之
順風而呼應者遠矣人嘗言為滇易為陝西難卓
峰知慎其易又豈不能圖其難哉且陝固文武之
遺墟召公布政之所也先王經理之迹猶有存焉
者其民亦厚重質直易驅于善以吾卓峰之才之
識之力推之大武廊以復疆圉奮武衛以遏侵軼
節經費以便漕輓招流散以恤飭勞嚴法守以防

驕橫使召公旬宣之化復見於今不有以副主
上知人之明舒西北之憂者乎聊以茲行卜之也
諸大夫曰子之言信乎哉卓峰行矣遂錄其語送
之郊飲以酒而別

王麓泉任定南序

麓泉司訓我嘉郡者殆五年萬曆癸酉之春遷江
西定南縣學諭同寅王君于岸暨郡弟子謁吳子
乞言為贈且曰聞之昔者先生視學嶺表麓泉固
門下士也經學行誼先生知而器之其司教吾郡
也嚴肅程約恒以身先吾人懷之不能忘也今行
願終教焉其病餘方屏棄筆研以大事為戒然揆
義與情其能默于言竊嘗邇虞夏而下以及殷周
之盛聖帝明王所以治天下者何嘗不以教化為
先務自大司徒之所敷布至閭里黨塾之間無非
學亦無非教也世衰道微學校廢而子衿刺蒹葭
之誦無聞焉其見於經僅有若魯僖公者備舉泮
宮詩人迺致其歌艷侈大之詞播諸咏歌使人讀
之興起今攷諸詩敬明其德廣其心固其謀則學

之本也慎脩于威儀孝弟而達諸師旅獄訟極于車馬器械之精詳學之事也列祖鑒其誠多士化其德遠夷服其道獻琛大賂罔敢越厥志則學之效也由是觀之古之制治者曷嘗不先于教化也哉歷漢唐以來英君誼辟非無垂意於教化者因陋就簡去古遠矣我聖祖灼見於斯當御極之初年即詔天下郡縣立學校以養育人才今二百年餘海內士彬彬嚮風蘊德樹勲為昭代重者何限然時遠勢殊道術漸裂師之職於學者多以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七

三

年資自隘隨時俯仰失其平生亦有豪傑之士居其間又制于人而不得行其志士之學者每蹈襲時義絺章繪句以為工下此則謀利崇私談仁義以口不知身心為何物棄其本弗習其事殆什之六七今之學非古之學矣如是而欲收化民成俗之效未之有也定南為贛郡屬邑當江藩之上游累於閩廣間地間山溪寇盜盤據弄兵數為民患近年議者請于上設縣治以控制民夷又立之學使養育人才陶鑄俊乂招徠鼓舞之機於是焉

寓今麓泉司教於茲推其教吾郡及素所蓄積者明德廣心以淋郡弟子郡弟子率而循之役事於德性問學以蹈於大方教化洋溢豈獨士類知所感發也哉觀德聞風向之梗傲桀逆者將輸誠竭恭而化成之效著矣況大江以西素名文獻之域先儒白鹿懿軌炳然具存近世如陽明之鎮虔臺聲威政教浹于人心今皆有未泯者考德尚友綽有餘地麓泉振鐸其鄉譬之登高而視順風而呼所及者遠矣此固朝廷設官之初意招徠鼓舞之

飛鴻亭集

卷之六

八

三

少司空後屏廬公序

世嘗言英特之士可與成事功而忠信篤敬者每難語於繩墨之外以故詭言詭行善自表術者其意氣所激多獲重語于天下比小小臨利害得失則蒼黃首鼠不免於敗轅覆轍之憂而忠信篤敬者乃能負天下之重遠事機之會不動聲色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彼所謂英特負奇者不與焉由是以觀器有大小而事功之成否因之譬之亟牛

之鼎隆然有受以實千鈞錮之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控於地其能不能非才也所受之器殊也以予觀於後屏廬公非所謂忠信篤敬者耶公以進家起家躋歷融顯早有得于聖賢近裏之學其立心行事論議之間持大體不苛屑獵取聲譽巍然有古大臣風嘗見其為都御史撫汀贛矣四境晏然兵甲不試又嘗見其為操江矣上下千數百里鯨鯢潛伏水波不興又嘗見其為大廷尉為少司寇矣小大之獄以情無冤民無斂法一時英特之士

飛鴻亭集

卷之六

十九

三

智效一官以自銜者與公同事往往聞議論舉錯闕其口而導之氣此豈淺中狹量者所能致耶吾固目存而心識之久矣今年夏四月公奉簡命以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工部吾鄉之宦於茲者相與餞之郊謂予與公為同年且同官也徵言以告諸徒御予惟公忠信篤敬人也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昔者禹佐司空帝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今之工部古司空職也公以忠赤結主上之知由是而進秉樞要以阜民生而康庶品熙載樹業揚光紫

微則禹之宅百揆亮采惠疇者將續其緒不得獨美於前矣忠信篤敬之所成固如是

李梅臺任湖廣大叅序

浙江按察司副使梅臺公飭兵防於我嘉興垂三載陞湖藩左叅政以行其屬自府同知范某而下仰懷不置相與徵點泉子言贈焉予聞之附衆以文感敬以武文與武非二道也自昔吾夫子軍中都四方為則攝相事三月而塗不拾遺至者如歸神化捷於影響他日語孔文子則以甲兵之事未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二十

三

之學然會夾谷却萊夷墮三都齊侯懼而費人北是果未學者哉蓋文與武異用而同體異施而同功其寔一道也梅臺公生東魯之鄉效法孔子者其飭兵我浙禁暴戢士和衆安民除戎器節供饋一號令信賞罰恢弘振耀昭之風聲以威不軌無弗盡心力而為之今海波無警鯨鯢為戮者公之功也夫有武事者必有文備以此而治湖藩舉所素蓄者時而出之譬之登高以呼其應固疾矣或曰湖楚間地廣而民躋比年以來使戡日虛征斂

日迫胥史日益偷風俗日益漓薄從政者多自行其胸臆計資待遷視官如居傳舍撫字之績日益無聞轉移感動欲援而復之古勢誠難矣梅臺又何以圖之雖然弊也久矣豈直湖楚間為然哉梅臺簡重明信人也始嘗宦湖藩雅知弊之所由生今復往而參知其政事斟酌時宜甄剔吏蠹寬民力端士風使神化流行萬邦為憲信乎具文武之全才各達其用不愧于吾夫子之鄉人也

之周宣時召穆公旬宣江漢美之曰肇敏戎公用

飛鴻亭集

卷之六

廿

三

錫爾祉致歆艷之詞以冀其樹勲而獲福至今讀者猶能想見當時上下相交之義湖藩帝鄉也江漢之餘風在焉梅臺又與有旬宣之責尋以聲績著聞於上柄擢有期則夫膺休命獲福祉者忍召公不得專美有周矣予方跂足以觀因書為別贈

顧恒齋任山西參藩序

今年夏六月雲南按察司僉事顧恒齋先生陞山西布政司參議將行同列大夫祖宴於金馬之郎

客有語默泉子曰山以西古冀州域也自滇視之不亦萬里乎哉人之性有所宜用有所適善擇才者因其地而器使之是以萬物一齊而無以相過恒齋信才且賢固南產也使其馳騁南土奚不可者而又以萬里而北為吾以是知擇才者之過恒齋亦將有不憚于心者予曰不然天道不以南北易度君子不以險夷易慮故盤錯遇而利器以別疾風作而勁草弗偃斯固用才者之意也吾視恒齋豈以王事遠近動其中者哉客曰子殆未知治

飛鴻亭集

卷之六

廿

三

山以西者之難也子嘗官職方抑亦披覽輿圖得其槩也乎夫山西表裏河山有俯視中州之勢頃者北虜侵軼我疆土烽火日嚴鴈門河曲險不足恃武夫悍卒叫呶跋扈與虜共心腹緩則為人激則為獸不可難彌平陽潞之盜依據菁谷椎埋剽劫動動師旅餽餉不繼每請內帑之財給之此其為難易何如也恒齋信才且賢茲以萬里而北為吾是以知有不憚于心者予又曰不然客為恒齋念者誠厚然殆知二五而不識十也由今言之

孰不謂滇易治愈于山以西者乎抑不知滇西南
荒裔去京師遠甚其民夷聯錯易煽以亂其酋長
構釁相尋互以兵力稱桀項以來其顯者且恃世
祿之盛怙勢作威庇黨縱惡至陵轢天子之命
使而不知忌昔賈誼當漢文時猶以一指之大幾
如股為痛今勢方病大瘡非徒蹊鑿已也以滇擬
之山以西其事孰難孰易乎且三河者古帝王之
都而平陽堯之所理派風餘韻猶有存者其民質
直易感又其地密邇畿內禮樂法度之教朝施暮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三

山西也何有於是客乃起再拜曰子之言然乎哉
予迺今知君子之不器而用才者之公無私也敬
聞教矣請次其語為送行序於是乎書

羅晴岳左遷序

是年八月既望予抱疴寐處心涉太虛逍遙游於
恍惚之庭無為之野門者俄報客至揖入則嘉興
丞吳君銳 胡君一鵠也問所自則以羅侯晴岳
送行序為請且曰羅侯尹茲嘉興殆數年飭躬勵
行政善民安聲聞四達裒然為百邑之冠冕上官

飛鴻亭集 卷之六

苗

三

廉而得其詳以器宇溫純材猷練達則薦以節用
防奸擒寇清戎則薦以勵精治冗煩平恕理刁器
則薦以潔白若水清而請托無所徇以條陳合彞
憲而幽隱無弗照則又薦四五年間獎薦之檄交
馳於道路指計即為臺諫為部署固人心所同然
而輿論有必致者也頃以漕務註誤奉例將需選
於天曹氏蓋言嘉興劇邑今將授之簡僻以示罰
吾儕叨備末僚弗忍侯行敢微一言以為別予唯
而應之曰不佞從侯編氓之後雅聞侯賢往者吾

鄉縉紳大夫士與邑中父老相與頌侯之賢刻德政錄以繫去思予嘗捧而誦之見侯無違心之行無拂志之遇無內媿之名古所謂良有司也欲贊一詞而未能今茲行奚敢忘於言雖然侯值斯拂逆抑不知其有介介於衷者乎二君曰否日見其與與如也翼翼如也予曰誠然侯殆達人也舉世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不羣乎榮辱之境彼其於世未數數然者才全而德不形殆達人也夫天地之道寒暑相催而歲成屈伸相感而利生故小者大之漸屈者伸之幾金百鍊始精及為鏤鄒干將之器砥礪其鋒鏑則水斷蛟龍陸剌犀象梗楠杞梓之生也七年而始成大匠顧而取之用以梁棟宗廟而柱明堂今侯是行安知非天意所玉成鍊之金而取才於數年後也且不為蠶絲者晉陽之所以全趙也寬假轡節者虞詡之所以善朝歌也羅侯以催解註誤雖一青又何害於全德哉近世之大官遭蹶而得便者其踵相接諺云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言損者益之基

否所以為泰也羅侯達人也深識乎此矣今待次天曹庸詎知無舉而投之具瞻之地使傑然而獨出者乎又何竊竊然挈長度短較量於大小繁簡之間也侯往矣請疾其驅以需後命

蘇曉峰入覲序

嘉靖乙丑元朔當肆覲之期 聖天子開明堂受朝賀大計羣吏之治黜其幽而為賢者陟賞有加焉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固虞周之盛制也我郡侯曉峰蘇公述政蹟將獻於 上先期戒行同官

諸大夫餞之郊需予言為贈予嘗披覽載籍漢之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嘆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代命官以郡守入為三公選任之道是為獨至後世重內輕外之勢成而牧守之任驟以輕銓量人品則又貴耳目畧心術好惡偏而是非淆雜是故舞博資給則賢恭愿悞順則賢濫文刻輟則賢輟情巧詆則賢權略機捷則賢乃若忠正仁義之士未必盡能省錄此賢者無所恃而治理日隳有由然也曉峰起家進士尹京邑雅有

令聞當路者賢之尋歷郎署為今官是將以膏雨
濡澤淳吾民也然吾郡自兵興以來習俗日漓民
不畏于法吏舞文冒賄效尤成風市井無賴好議
論官府事即不如意輒造俚語大書匿名昏夜
徧揭通衢以為快故吾郡近稱難治侯蒞茲年餘
補救揀剔奸遏蠹令聞則又日起嘗書諸座右
自警曰以民之從拂而懈其撫字之心非仁也以
士之毀譽而弛其恭敬之節非禮也以上官之喜
怒而舍己以徇人非義也以名譽之隆污而易其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三

三

生平之守非智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違禽獸不
遠矣信斯言也誠盤銘抑戒之遺意非仕林之懿
軌乎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
文也智者德之固也具是四者時以出之弗微赫
赫之名弗為峴嶠矯激之行而事值大體卓然自
執未嘗趨時有所訛駁如邑吏其貪且殘善彌縫
取虛譽人畏如蛇虎不敢臭息侯首發其奸狀褫
職以去民始安枕若此者不賢而能之乎古所謂
鹹而不醎淡而不醕質而不縵文而不績者庶幾

於侯見之今 皇上銳情吏治熙熙乎復虞周之
盛尤欲得賢才以布列庶位而銓量人品者又能
虚心推引不搖於好惡之偏吾知 大廷敷試之
餘加陟賞以表勵百城侯將超然振翮於雲漢之
上恐吾郡不能復借乃又知世所謂賢者固在此
而不在彼可以為侯慶矣

江岐峰新建溥惠堂序

溥惠堂者岐峰江君所建也君為秀水丞二年廉
靜寡求直聲著之遐邇邑侯程西麓公愛其人有

飛鴻亭集

卷之六

廿

三

加焉嘗蠲俸二十金為君薪水助君再拜謝賜曰
某也丞于茲獲從公後與我持以自奉而後豐贍
於旦夕也孰與夫建堂宇以貽公之惠於無窮耶
迺即公所之旁地為堂而以溥惠名焉高明之具
偉特之觀于是乎在始落成日鄉大夫士徵余言
以為賀予聞之夫子語政曰惠而不費至孟軻氏
論子產則曰惠而不知為政豈以惠為不足尚哉
為其昧公平正大之體非因民所利而利之焉爾
若斯堂之名溥惠者抑吾夫子所謂不費者耶蓋

君以績學好修屢試場屋不利以縣庠貢待選天
曹授吾秀水丞始下車嘗奉檄署篆矣不閱月而
百廢具興庶績咸舉又司水利矣繕橋梁濬淤塞
行所無事以為民便又嘗督兼操兵矣簡閱卒伍
練習進退三軍之氣糾糾競奮其設施措置當於
人心類如此至其自處則奉公循軌矢志不渝恥
屑屑隨時浮沉以迎合上官意上官誤聽不悅君
久之事竟白而直聲益著予聞而嘆曰金煉之而
後精璞磨之而後潤若君者非所謂百折不回者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七

三

乎夫丞之職貳於令位卑而秩弗崇以是仕者大
率隨俗以就功名中間能屹然自立者指不可多
屈君迺不以得失榮悴貳其操而唯直已守道以
行其志即斯堂之作槩可識其餘矣嘗觀太史公
傳循吏至公儀休獨稱著其拔園葵餼鰥魚二事
致歎艷之詞蓋不以自利必能利人不屑屑於榮
身肥家之圖則展而為經國之大猷者固將徧覆
乎蒼生幘幘乎庶類非徒一時之惠一邑之施而
已然則岐峰立心行政固史氏所取者乎君子曰

是役也有二善焉在西麓不私其俸而以貽君有
同寅之義焉在岐峰不匿其惠而建堂以貽之後
見公溥之仁焉後之官於此者登斯堂顧名思義
使仁心令聞四達不悖惠愛之施將益溥于無窮
如孔孟所云者則斯堂也庶乎其不朽矣丞之不
負又豈直與藍田爭豚耶

榮壽篇

禮曹黃門郎隴西張君允溪初以秩滿得封其嚴
君壯園翁如君官若母氏為孺人會守廬州郡特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七

三

取道省覲於家奉觴為壽以彰天子之光寵行
有期過余請曰萬紀之先綿緒金城數十世矣先
曾祖秋月翁樹德布惠勤力自植嘗道獲遺金以
歸其入先祖克繩嗣之繇以長善方聞泰中家君
席其餘遺少負醇秉知上彞秩孝弟敦睦迨其支
親又能衷誠扶義與物不競乎于鄉之人故以韋
布浮湛閭井間所遇皆尊奉之有長者稱性不喜
榮美遂居藿食晏然自如嘗曰希冕四辱珎賄賈
禍淫佚滅性夸侈速戾故石戶却迹壤父行歌為

濡首豫也吾外慕奚為哉平居獨銳志義方萬紀以素業底績躋今官家君年且老尚抑抑抱志自信母氏亦儷德娘美人謂有異野鹿門之風焉萬紀茲奉 恩命歸榮兼獲稱慶殊逢也惟先王終惠之余曰昇哉翁其有道者與夫獨行弗圖者貞遯之節也彊執不變者志士之守也張氏裕有詒穀惟公克紹不墜厥譽斯以承烈愼慮度德休於恬養無辱墊於世好故聞而日章斯以貞履惟嚴而正用造厥子鴻漸未涖棟隆邦家公之道不於其躬而於其後斯以垂裕敢願鼎鍊以祈黃髮惟 帝錫是邠斯以考祥匪公則孰致之蓋心泰則慮弗荒天定則誘弗奪行幾則名弗詭是故公之提厥遐福也有基哉黃門君奉 命而西達迤四牡由嵩雒以達關輔干旌塞途拜節桑梓公方偕其孺人白首康寧奉觴登堂式燕齊樂夫亦曰至榮已矣矧也啣 命萬里靡盬弗憚著奉君之忠承顏一堂仇離是慰萬將父之孝斯舉也足以厚邦彞而重倫教矣詎曰盡人子之私衷乎哉余

也無似與允溪比屋居京師雅厚知愛因次第茲語為贈云

紀訓引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蓋道無往而不在言無微而可忽為足為修身砥行之助芻蕘之賤在所不棄是以君子多聞蓄德固敢自逸也予老矣故吾雖存當杜門匿影之餘朋遊疎而聞見日寡無所賴于交儆之益每觀載籍有善可法惡可鑒者輒手錄以備省覽庶幾為寡過之地吾子若孫慎之哉或笑以為淺且迂是謂耳食非知味者也

置產引

昔者齊景公既更晏子之宅晏子謝而毀之曰不敢煩里旅卒復其舊宅此臣道也若夫為家則不然故不治垣屋君子鄙其儉竹苞松茂詩人致頌於斯干族之生長所聚居亦不可廢也始吾通籍於 朝年二十有四歷官中外垂四十餘載受先皇帝知遇任吏部尚書秩官保 旨賜歸田三子皆蒙一命之寄薦沐 恩寵可謂有始終矣

平生攻苦茹淡履繩墨以祿俸所入及租課餘貲
積置地產若干為子孫計皆償以重價得之吾郡
人所共知見者恐日久事殊吾子若孫享有成業
不知創始之艱難又淺知於吾者輒藉口未盡償
價市席之疑投杼之誤誰復辨之今將地產創置
始末開列於後吾子若孫當永永保守無斁

分書引

我承 祖宗之遺澤叨中甲科久享祿位四十餘
年愧無寸補復 賜骸骨老處山林 朝廷生死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三

三

骨肉之恩無以報矣竊思履盛滿者恒存謹畏之
戒圖允遠者當垂貽翼之方幸有五子孫衆頗多
爾等當念我創業之艱難持身之清白自今以後
務要各持畏心謹守家法敬孝弟以端立身之本
崇儉約以永足食之圖勤誦讀以裕作德之基務
舍容以延保家之計勿架高堂勿作奇巧勿縱欲
以敗度勿貪利以賊人勿賤買人之田產為業勿
強收人之子女為奴勿是已而非人勿輕貧而重
富能如此則上足以延 祖宗之血脉下足以為

子孫之法守斯可以為人而不負天之所生矣其
間條件一一詳列于後爾輩其鑒之母忽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三

飛鴻亭集卷之七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梓

序

劉羽泉晉南京少司馬序

始余讀史至宋文正公范仲淹傳未嘗不廢書而嘆以為古今人不相及假令文正而在為之執鞭所忻慕焉何也天生名世之臣為國家用必使其具經天緯地之才蘊跡通知遠之識負含洪光大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一

三

并包庶類之量以康濟流品建樹勲烈茲當時而名聲垂諸後世要非偶然者文正自初學已立先憂後樂之志比解褐為司理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不之屈為司諫奮不顧身陳太義幾萬言知開封論叙遷公私圖百官以獻經略諸邊所至寇盜畏懷晚叅大政與韓富同心輔成慶曆中興之治揆厥行事一本乎平居所預定如執左券取合焉其才識德量信有大過人者出將入相宜百世而下有餘光也自浮沉俗胥典刑寢微君子於此每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二

三

發浩嘆迺今見總督羽泉劉公蓋希文正之風以起焉者則人所忻慕又當何如哉公素宦族起進士以縣令遷給事中歷太僕貳卿尹京兆咸懋著聲績 皇上特隆眷注歲甲子浙江缺撫臣銓曹以聞公奉 命陞右副都御史督撫已而加兵部右侍郎兼督撫南直隸江西誠異數也公至之日廣益集思剔蠹興利振風紀飭號令汰冗濫約經費綱舉目張民晏然不知有兵事時微寇猖獗侵軼衢境公仗鉞視師鼓三軍而作之氣竟殲羣寇不啻單雞而禽獮今四郊靜謐海波不揚公之惠也非經略預定孰能之人嘗言公才識卓犖德量足以有容平生正議侃然率持大體不事苛屑要赫赫名好惡一循之衡準弗詭於通吏有以殘酷從政者民惴惴側目以視不寒而慄昧者願為游聲譽稱善公曰豺狼性也畜之所傷必多於國家何賴焉檄所司號其職有孱弱息懼於獄非其罪眾口抱痛會憤弗能直公覆案灼見枉狀脫諸桎梏使白骨復肉暑無飛霜其旁燭不遺風裁獨斷

多類是謂公名世之臣非耶夫文正蘇人也公生與之同鄉效法興起者有自其履歷建樹又多與文正同未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稽之氏牒劉本陶唐氏之裔夏孔甲時以擾龍賜氏後別族為范則公與文正寔異姓而同源其比德並美不但為鄉人之光已也丙寅冬十月 皇上眷嘉丕績晉南京少司馬南京固根本地也名卿鉅輔多由此以進繼叅大政有如文正者黃中興之治以踵良弼之休為百代殊絕人物某于公有望焉惟時戶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三

部主事栗君

工部主事楊君

並以闡權

使浙藩蓋嘗挹公光儀而聆其緒論於公行不能忘情徵某言為贈敢致其忻慕之私云

沈劍南擢江藩叅議序

萬曆二年春 明天子命所司舉覲典叙正天下羣吏之治罷其不任事者而簡厥材且賢晉之官以風勵有位惟時吾浙按察司僉事劔南沈公擢江藩叅議監督儲賦蓋異選也比行其屬郡同知蔡君等謁余徵言贈焉予自顧陳人也弗復與聞

時政久矣今何辭之與有然竊附編氓之末被聲教為溪公又時時過我相與上下其議論有以知公之緊要敢默於言追惟昔者嘗登泰岱陟羅浮窺衡岳歷金馬碧雞諸名山矣又嘗導泉徂徠下呂梁南循合浦濟觴溪之淵矣見夫山之蜿蜒磅礴元氣鬱積者多為神仙所窟宅草木之生亦蕃以滋乃若奇峰怪石突兀玲瓏雖偉麗炫目曾不能蒼蔚雲霧鼓雷電而雨天下水之原泉沖灑浩汗不舍晝夜以至于海其飛沫懸瀑震撼奔激經

飛鴻亭集

卷之七

四

三

初未嘗為之詭法曲徇其學問詞章足以名世而怯然若不足其守官恬淡視俗之趨逐競進者若將浼焉而不為古所謂賁育不能奪者復何多讓蓋由公養深而積厚故其所施所受含洪廣大如是也此豈淺中狹量務奇習怪勉強于一時者所能企及信乎材且賢如公者蓋鮮矣夫今之大藩必首吾浙而江右次之公往督儲其間以素所蓄積施之浙者而施諸彼酌張弛之宜稽損益之故順民物之便覈吏書之奸汰歛散之蠹使江右之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五

三十三

政不殊於浙則江右之民愛戴媚茲者猶夫浙也自是而譽望益隆名位日益融顯以任大事定國是而利濟天下與古之君子並美猶夫山之積而益高其功用必大以漣水之行地不已以至於海餘潤益廣也予不佞以茲行卜之此固群有司及吾人屬望之公心非私言也因書為贈

劉崖翁巡撫貴州序

嘉靖甲辰年夏六月今巡撫雲南劉公奉天子簡命晉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將移節鉞東上雲

南儒學師生合三百六十有餘人詢其所乞言為贈且曰自我公之蒞茲邦也端執率下開誠布公甄吏治恤民診瞻軍實剔姦蠹蠲煩苛脩廢墜觸機迎刃動合事宜凡六詔之政無遺便至於作新學校振國經植士氣又深加之意焉羣諸生於館而時試之供億有需程校有等以樹聲教而宣德澤終始弗替也滇之士于于彬彬近知嚮風興起公寔有以成之今去此而遷貴陽且行矣吾儕莫敢忘德願賜之言上之某聞之嘆曰昔東人致詠

飛鴻亭集

卷之七

六

三十三

於鴻飛南國思慕於甘棠有以哉然多士知公之嘉惠於爾邦而不知當守倚賴者猶重也夫貴陽界在諸夷間地瘠民寡舊稱難治苗蠻又悍輕易動控御一失所足以召變近者麻陽之役至勤王師踰時未就難彌以滇較之其夷險難易相去何啻倍蓰今上有見其然畀公以撫綏之任亦冀以治滇者治之耳古之人召虎式辟四方畢公保釐東郊以輔成周家雍熙太和之盛安知今不以召虎畢公待我公也且上方為社稷計尋將召

置左右內黃謨謀外康流品使天下受其賜彼漢
與貴陽又豈得專公之惠爾多士奚戚戚為哉雖
然公所以致此者蓋有本矣其嘗歷覽泰山不知
其高幾千百丈也雲之出膚寸而合瀾漫渤鬱崇
朝而雨天下又嘗臨河而窺不知其遠幾千萬里
也遠崑崙合百川沛然東之注于巨壑以潤澤乎
無窮此無他積者厚則其用大也公養粹得源乎
神凝重弘度偉量恢乎莫究其涯殆古所謂休休
有容者以是出之安往而不濟此固非爾多士所
能知也崧高之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公楚產
也其神靈和氣鍾於山川者獨至故其德足以憲
文武而宣四方某也不敏愧未能作頌如吉甫以
為公贈慰爾多士之懷耳然義不容默遂序其語
授之以獻於公

重刻籌海圖編序

籌海圖編者鄭伯魯氏綜羣策而成之者也仰惟
我國家際重熙累洽之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
自倭夷叢難風馳濤涌東南數十州郡靡然騷動

飛鴻亭集卷之七

七

三

飛鴻亭集卷之七

八

三

上貽廊廟憂當是時少保胡梅林公承簡命總
督諸軍事躬擐甲冑芟薙兇渠已乃徵伯魯氏於
莫府著籌海錄凡輿地之限兵燹之由虛實之形
分合之勢出沒之候與夫經略之宜器械之用水
陸餉饋捷戰之法所以謹封守肅軍政而扶節義
者無弗備焉譬之奕者之勝其偶醫工以藥石愈
疾是固奕譜與方書也其用心密矣自嘉靖辛酉
以來海波無警東南諸郡邑頗稱乂安然人情多
襲故常而忽遠計徂目前而略意外之防識者憂
之今年春撫臺東泉鄔公奉璽書鎮臨而浙甯
至即廣訊博訪求民生利弊與夫政務之當舉措
者罷行無遺便至於兵事尤惓惓加之意焉時按
營兵分隊教閱鼓舞而作之氣公猶以為未也復
議同於巡按御史謝公虬峯巡鹽御史張公玉崗
爰取籌海錄屬之藩司且曰是固戡亂之要術兵
家得失之林也願刻之漫漶難於考質其重刻以
視諸疆圉之臣介冑任使之士惟時既鳩工始事
布政使姚碧崖鄧麓池相與走使徵某言弁諸首

簡某也不教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嘗聞之君子曰
將不宥戒三軍失其備故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今覽觀圖編強兵制勝之妙用展卷
可得置方圓于規矩審輕重于衡石謂先為不可
勝以備之者非耶雖然誨奕以譜誨醫以方書此
其大較也得其妙于譜與方書之外環旋刃解應
萬變而不窮斯善業奕與醫者也夫兵猶奕也醫
也刻圖編以廣其傳是授業奕與醫工以譜與方
書也覽者習其說斟酌劑量運之心而不泥于用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九

泰和雅集詩序

嘉靖二十四年惟五月乙酉今黔國公乘暇招叅
政黃君葵山副使岑君蒲谷叅議郝君石梁沈君
龍山僉事顧君恒齋文君侍山楊君平石都指揮
胡君方君及某凡十人讌于城西之泰和亭上亭
據商螺之陽俯瞰昆海金馬碧雞左右迤邐而南

如拱如揖其下匯而為池可二百畝許膏渟黛蓄
芙蕖吐華紫莖綠波魚泳鷗翔縹青絲白誠滇南
一勝地也是日始宴于昆明春色堂酒數行起觀
水心亭三四飲呼棹夫艤小舟於亭下眾乃入舟
移倚荷畔清風徐來芳香襲人夾兩涯絲竹激越
聲入烟際公且曰無以為樂乃取紅蓮花入觴而
飲之不盡飲者罰是以飲無弗盡者晚登泰和亭
泰和者公所自號也因以名其亭秉燭又三四飲
循溪而還且飲且行御風騎氣頽然就醉悠悠乎
飛鴻亭集 卷之七 十
真與造物者游而又安知日之將夕也僉謂滇南
去中原蓋萬里其山水亭臺城西為最勝今黔國
稱好禮賢士吾儕間嘗預尊俎之末亦惟斯遊最
懽非有述作何以傳世用是各賦詩以識茲會而
授子序諸首簡某聞之自古大將建功曩常垂名
無數其胸次空洞豁達設施張弛常有與時推移
者在是故祭征虜不輟雅歌光輔漢業狄武襄賓
佐盈座竟奪崑崙其勲德具諸史牒可考也千載
而下固未嘗以好客傷二公之賢吾儕幸遇 明

聖之時化洽遐壤却走馬而不用今黔國總鎮南
王悅禮樂鼓詩書探奇覽勝飛觴坐花匪徒窮懽
盡日亦是並美前古相與播之咏歌不亦宜乎雖
然詩有之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侯誰在矣張仲
孝友夫燕喜獲福而張仲在焉則吉甫之賢固有
以致之矣今黔國之宴有光吉甫如某不肖幸與
於張仲之列又將何以答公也哉遂不辭而為文
志之

卜監泉遺稿序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言十三

吾鄉監泉先生既歿仲子曰蒙輯其遺文錄諸梓
將以永厥傳而徵予序之首簡予惟文辭固君子
之立言所恃以不朽者也傳與否則係於人焉其
人賢其文工則傳文或未盡工而其人賢亦傳其
人或未賢文雖工弗傳傳亦弗久也故曰美則愛
愛則傳誠以其人弗專於文也若吾監泉非所謂
賢者乎始遊庠校已負國器之望及舉進士由郎
署循至按察司副使所至著聲績流譽海內或為
之詩發乎性情婉而麗得唐人風致文效法于司

馬遷明正簡實歸之仁義道德其冲澹脫塵之懷
憂時感事厚倫察物之志悉寓乎辭要之非苟作
者古人謂文詞之工得諸山水之助監泉仕遊湖
楚閩海間且久歷覽洞庭衡岳武夷之勝固有廊
大其胸襟潛發其趣意者乎不然何其言彬彬若
是也今少師徐存齋素慎許可當其督學兩浙時
深奇監泉有志聖賢之學衆已翕然知重矣近讀
遺稿因文以稽其人其為賢益可想見是不足以
傳耶或有惜監泉平生著述散落近錄非全稿者
夫商彝周鼎世不多得訛曰非寶自昔張曲江之
詩司馬溫公之文擅名百世惡在其為多也噫是
足以弗朽矣曰蒙篤志好學乃能輯斯稿以傳可
弗謂有後乎

游楚錄後序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言十四

詩心聲也隨人而著形是故躁易之人其詩傲苛
切之人其詩恠疑重之人其詩典以則狃急之人
其詩怨以怒俊逸之人其詩麗夸毗之人其詩誕
觀人者即其聲詩聞而所蘊驗矣予頃獲石南公

游楚錄讀之見其格古調逸音暢氣舒渾厚超越
真有若黃鍾大雅之奏鏗然前陳者予宦遊從公
後知公胸次空洞無畛域所以形諸詩有如斯也
詩心聲也不其然哉抑聞古人之學多得于山水
之助公始溯南海探羅浮既又涉洞庭之涯歷覽
衡岳七十二峰之脉則其寓目寫心固非夫人所
能及也或又曰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詩宗法少
陵而取材于漢魏自今觀之尤信嘉靖甲辰八月
二十五日書於滇南之洗心亭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三

潘樸溪進廣東使序

吾嘗慨三代以後士大夫不明於學術崇勢利賤
名檢攻詞章略德行尚浮華薄淳實其是非多謬
於聖人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貴耳賤目波蕩風
靡亦不自知其為過人材不振世無善治職此故
也稽之自昔先民有若禹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傳
說周召下及百執事之臣所以匡輔馮翊致主于
雍熙太和之盛有弗本吾學術以推之者乎故學
術正則心志定心志定則利害輕如是而行取之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三

左右無往不達固未有表端而影不直者也漢而
下吾惑焉當其時非無名宰輔傑然以出者雖天
資近似要其久而待其歸往往氣不足以配道義
塞天地推之萬世而準此豈性使然哉弗學蔽之
也故士大夫非學術素明心志素定不足以用世
即有功烈如管如晏譬之揭日月以行其本固淺
矣吾始弱冠遊書肆間得樸溪公塲屋文字讀之
溫醇古雅不煩絕削而自合知其學術甚正當識
其名不忘既入仕聞公之賢益熱今幸竊祿滇土
公方為藩右使出入相與又見其存心養性卓然
自立其言論風旨一以古道自持殆有志于三代
之英者波蕩風靡之中如樸溪可不謂賢乎即使
得公十許人分據津要各售其素於致治猶反手
也然數歷中外二十餘年僅循常額以調而茲飛
影附先樸溪貴者不可捐數公未嘗以是介介於
衆此其恬淡沉毅可大受之徵也頃 朝廷圖維
雍熙太和之化求可以副天下之望者將重寄之
公始承 簡命進廣東左使君子謂於公論為愜

障百川迴狂瀾充之使天下士大夫曉然知其所嚮往不復眩於流俗其在斯行乎或曰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端冕聽古樂惟恐眩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陳尊罍俎于前百拜而飲不能厭三爵履舄交錯豆觴狼藉放情極意則終日飲而弗醉何也至德不和於俗也今之所好者勢利而已矣詞章而已矣浮華而已矣樸溪乃欲以古道振之無乃異乎默泉子曰甚矣客之言惜于道也古今異者時也同者性也君子患吾學術未正修身以復性者未至耳於時之好不好奚計焉又安知無聞樂而竊忤溫克以終日者也故聖人不卷道而背時君子不徇俗而遺名公益有見於此矣他日雍容廟堂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使禹稷契皋陶伯益伊傅周召之業復興于今日此天德王道之學夫孰曰不宜客乃撫然起曰敬聞教矣請序其語為贈以識他日之有徵匪直為東廣得公幸也于是乎書

李舉華任南京工部主事序

飛鴻亭集

卷之七

十五

三十五

默泉子其學養生家說時時居城南烟雨臺之許謝賓客逍遙於曠蕩無為之鄉棄去筆硯不托為文詞也久矣迺今七月既望嘉興丞李君暨二三僚友踵門徵言為南京工部主事舉華李侯贈辭不能文則又固以請嘗聞李侯之尹嘉興也有善政予也與在編氓之列且辱侯知其何敢忘于言今夫國朝重進士之選進士之始仕必達官故士之際遇風雲釋褐通籍者每自信當歷清資致融顯恒眩情驚俗以為快其處以縣尹之任則悶然於懷若弗屑屑焉者為其謁眷俯仰奔趨于丞簿間也况百司庶府責望于上下而細民賴尹以生養蕃育之恩學校之教訟獄之成賦稅之入驛傳賓旅之交馳皆尹所當從事者動勦盤錯交革于前以是尹恒弗屑焉而顧自信弗為達官與丞簿間伍負不平之氣以涖民操眩情驚俗之見以當繁劇之會乃有深文苛法以示嚴飭貌修名以干譽急徵暴斂以矜能巧逢善逆以昭敬敬車垢服以彰儉者夫世所期為達官者固如斯已乎有一

飛鴻亭集

卷之七

十六

三十六

于茲其不敗輾而覆輦者鮮矣殊不知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安身也是故莫邪魚腸劍之始發劍也擊不能斷刺不能入及其加之砥礪磨淬鋒鐔則陸刺犀兕水斷鯨鯢藜藿之生蝨蟣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榱桷豫章之產于深林也七年而後知足以建清廟而柱明堂事有易成者功小難成者效大嗇于始所以豐其終初之達未必其後之弗躋也然則尹之任何負于士哉侯尹嘉興三年無厭薄心聲譽藉甚人謂其政平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三十一

訟理嚴而弗苛節而有文能而不矜敬而無失儉而有制賢能具載諸薦書與夫當路擢獎之辭班班可考豈孔門仲由之治蒲抑宓子賤之為單父乎今茲之陟誠融顯之階清廟明堂之需莫邪魚腸之為利也自此循致達官而躋華要不獨可以自信雖人亦謂其必然者宜是為侯賀矣因序復之以伸祖道之贈

汪雅堂擢南京刑部主事序

雅堂先生舉戊辰進士理刑吾郡者三年政通民

和以宸聞今年仲夏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屆行鍾子屠子沈子許子咸以其子若兄與雅堂為同年有通家之誼徵予言為行贈予自屏居林泉下雖未嘗數詣於郡大夫之門然沐浴玄澤而薰其德者蓋久矣其何敢默於言竊聞古之君子曰治國之道惟德與刑夫德以附衆而綏化刑以禁覲而輔治固不可偏廢者自法令滋章民偽繼起破脈斷雕之政泯而尚德之風日微廉倨者挾其視刻轢者深其文伎怒者恣其暴引嫌者避其事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三十一

膠固者緩其成使憐夫奸人動得肆其利口而嬰愆之民惴惴焉如蹈湯赴火以獲免死於頃吏為幸當是時雖有汲長孺之賢猶不敢與吏均茵軾者况其下焉者乎若此者雖稱其位亦難語于君子之道矣吾觀雅堂之治郡則不然以文學飾吏治以德禮輔政刑介乎其廉而節也溫乎其惠而恭也毅乎其簡而無傲也替乎其明而不傲以訐也間嘗以所製經書義示黌校士吾試竊覽焉典而麗婉而有章曲暢而旁達士子受而藏之以為

法式所謂仁義之言藹如也舉是而推之政沛而為道德齊禮之化何寬之弗平而刑之弗麗于法者哉此聲望益隆薦剋沓至而遷擢之命下矣或謂雅堂之賢即以臺諫居之又何過予曰南畿者國家根本重地我聖祖豐芑之仁尤所先焉二百年來即服在百僚豈無賢者而治平既久網或漏焉其維持夾翊服念簡稽期于無刑以臻德禮之效不能無望于賢者雅堂由一郡而達之畿輔以達于天下他日履樞要而躋顯固軼之所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九

三

由始也因書贈其行以復二三子者之請

李鳳池擢永平尹序

政與教殊途而同歸由古云然未之能易也李鳳池先生典吾郡教事幾三年善誘循循持論恒本於道正已率物標準克端才練而達操潔而貞學範孔修人文丕振監司器重獎諭疊至咸有學術明正牧民良幹之褒頃者銓曹嘉其績擢雲南永平尹瀕行同寅蘇黃諸君暨門下士曾子賀子凌子輩出餞于龍淵之津以予辱先生知乞言以贈

予惟永平邑於黔省去京師萬餘里遠在南徼介於瀾滄大理騰冲孟密間民夷雜揉限以川谷方之滇南諸邑壤小而俗殊是以蒞茲土者非由道則化理弗彰非正已則軌度弗建統馭乖則失和而債事操守弛則贖貨而敗官職固不易稱也而仕者又鄙夷其地多不樂於之官是以難易遠近為進退非用人者之初意也稽之在昔苟有能勝其任者曷嘗不次序進之與中州士人等鳳池先生今尹永平予固信其政之易成柄用之機於是乎在蓋卜新功者徵舊績考治道者視作人鳳池先生淋我多士卓有明效士心德之永平之人之心即吾郡之士之心也先生推其教士者而施之政開道以敷化守正以樹儀宣猷以撫綏其俗勵操以厭服其心是猶按良瑟而取中聲走輕轅而就故道不必改絃易轍而得之矣故曰政與教一也何職之不易稱哉往時予視學南中歷茲邑見諸葛武侯之遺跡存焉民尸祝至今德之不忘益可以徵人心之不異於古矣先生是行非為策勳

飛鴻亭集

卷之七

十

三

樹名之地乎慎哉無若趙人以晉陽為遠

蔡侍川守備周橋序

歲庚午孟夏之望侍川蔡侯承 新命守備維揚之周橋行李既戒凡與侯姻及嘗所往來厚者偕默泉子携觴豆畢至望吳門外講武臺饒焉酒三行范大夫起執爵而屬之予曰聞之仁者贈人以言今夫維揚地當南北之衝周橋枕黃山靖江之上游夷寇出沒風檣瞬息千里利害所關繫倘之為難公昔以大司馬總漕務撫鎮茲土險易阨塞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三

魯定公兵萊夷隳三都之城而費人北他日又曰我戰則克彼二聖人者經緯天地仁義劉柔並施迭用何嘗岐文武之道為二乎哉蔡侯誦法周孔者也少以將家習舉子業遊郡庠與諸豪雋角藝爭高下既襲仕謹守官箴弗敢踰越故詩書而悅禮樂謙抑克讓退然若不腴衣恂恂有儒者風其視篆領漕勤廉自勵為當道所器重屢入薦剡庶幾乎文武之材矣茲行也良庖之割遊刃有餘建鷹揚之績垂銅柱而勒鼎彝固將脫穎出矣予敢為侯賀抑又聞之法久則弛時久則變蓋勢之積漸使然也今之為守備者能盡心否乎舉措得無與古戾乎其卒伍得無有實亡而以虛數冒芻糧者乎哨探間諜密乎得無有縱奸闖與盜為市者乎引寇入乎侯至之日盡心焉滌而新之樹赤幟於海上使人謂誦法周孔者其文武作用自與人殊寧不倍增吾黨光榮也乎今夫干將莫邪之劍必百淬百鍊而後精雖有烏號之弓碁衛之矢挽之羿逢蒙子之手乃可以貫疾風要飛鳥侯之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三

外祖北山都閭先時值倭夷作難挾弓矢伏劍職
厥羣寇立功名稱為良將又嘗守備於劉河矣侯
試以先後事為詢果知文武一道劍與弓矢之為
器必精之而後利也予也復何言

侯三峯總憲江西序

吾浙以多賢稱於天下台據浙之上游自明興
以來文治覃敷賢才秉運而出其以文章節義政
事著者於台尤盛有若方遜志王原采陳士賢林
一鶚謝方石黃世顯諸君子皆名並日月招揭宇

飛鴻亭集卷之七

廿三

三

宙至如近日耳目之所睹記如夏廷評高貴所南
洲崖山父子王谿大宗伯久菴中丞容菴曳纓戴
纓絲綸華耀樹聲邁德俱極一時之選繼武而起
者又彬彬未艾也夫人才關乎氣運而山川靈毓
自不可誣吾嘗披覽圖記知台之勝甲於浙河左
右委羽赤城瓊樓玉闕瞰滄海而挹蓬萊真道家
所謂洞天福地者往往為神明靈仙之所遊化以
是盤鬱渾厚之氣每鍾于人而使俊美之才隨時
間出以著文章節義政事之聲于天下要非偶然

者也三峰固台人起官進士數歷中外二十有六
年練於政事有局幹所至名譽藉甚宵次空洞慷
慨無城府其節氣可以槩見暇輒以詩文自逸寄
興高遠成一家語蓋聞見熟而養素亦深與前諸
君子後先輝映為士林冠冕可弗謂俊美之才也
乎崧岳兆賢有以知台之山川所鍾者厚矣說者
不察以三峰嘗總憲嶺南晉貴陽左轄矣未幾以
文字忤主上謫雲南副使及今歲餘乃選謂賢
者之不容為君子病噫天之生材為世用其培植
成就非造次焉無亦使其更天下之故而完其具
也故豫章之生久而後達湛盧瑚璉之器必琢磨
鍛淬然後收剌擊之效致神明之用彼豈故為艱
難哉勢非久不足以成之也是故天將降大任於
是人必先置之動心忍性之地顯之而姑晦之伸
之而姑屈之張之而姑翕之予之而姑奪之此非
人之力天也前此天於三峯且晦且屈且翕且奪
矣今拜江右總憲之命非天所以顯而張之以伸
且予哉由是而陟明柄要上副清廟明堂之需以

飛鴻亭集卷之七

廿三

三

黃 皇猷翊世運固其兆之行也三峯促轅在途
同官諸大夫以予有鄉曲之誼徵言為贈某不獲
辭因序三峯所鍾者厚而義之將益遠且以見我
浙之多賢其縫綫道情懷則諸大夫咸有詩具別
卷

曾北山把總劉家河序

惟我國家統一寰宇薄海外罔不臣貢比年內地
奸民與倭夷通構引入寇所經東南村市蕩為丘
墟浙直之間固騷然震動矣太倉之劉家河寔吳
楚為事集 卷之七 五

地襟喉夷航出沒要害之所舊有寨近者守臣議
請增設把總官握水陸重兵以鎮之優其任仍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經營控制為備極嚴今年十月
值把總員缺大司馬舉蘇州衛指揮曾君北山宜
任 上允焉 命下之日吾鄉大夫士無弗為北
山榮者於其行徵予言以贈予惟古昔盛時保乂
王家以隆駿業未嘗不資于熊羆之士弗二心之
臣北山早業舉子游學宮讀諸經史及司馬兵法
性豁達慷慨識機務人以是多之頃自兵興以來

仗劍引強提一旅之師從諸將與百千倭奴角戰
攻竹林挫賊先鋒破之攻江家橋獲其渠魁攻長
沙擒逸賊餘黨張疑兵於旱山伏火軍於杭漾有
高橋之捷有梁庄之捷有鄭家岱之捷有一里涇
之捷有王江涇七里灣之捷料敵出奇臨危決勝
又倡義城我嘉興今屹然峙有金湯之固每辭賞
以給士卒恂恂若不勝衣對人口未嘗自言功伐
庶幾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者也茲行也鼓三軍
之氣壯中國之威以輔我 明一統之治使海波
飛鴻亭集 卷之七 某

張午山陞廣西右方伯序

今之士大夫多忽其本而惟恃乎意氣才力之盛
以能為有于世其取人者亦竊竊乎外之徇而不
惟其本焉者之求是故應對給辨則賢聞見博達

則賢詞華瞻敏則賢智慮圓通則賢志行亢激則
賢夫以五賢取人而人亦以賢自負即其外非不
偉燁可觀然探其中稽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未
必聳然能當人心無瑕隙可指也譬之無原之流
其始出也沛乎莫之禦無幾而駛然涸矣何也無
本也予觀午山則有異於是者始予舉進士獲取
友於天下與曾公梅臺周公崦山及午山公為同
年交三君子者咸修身養性從事於本原之學固
吉之雋也圭璋特達訖不謂清廟之器乎既而予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七

七

也仕嶺表從崦山之後參廣西藩議與午山梅臺
為同官今承乏滇雲午山又以總憲至交枉接席
者復數月予蒙教於三君子者固多於午山同官
又最久日見其冲夷之度曠乎虛而不華也純懿
之行與乎易而難狎也強毅之操礪乎其介而不
劇也洪深之學超乎有以殊于世也如器焉隆然
大而益以有受蓋得於修身養性之功而非徒恃
手意氣才力之盛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庶乎近之矣予雖為執鞭

固欣慕焉今午山承 新命轍復東之早暮何以
振我是不能無介介於中者也雖然相知如午山
者今晉秩方伯梅臺總貴臬憲頃聞崦山又總憲
於閩矣紛綸華耀人猶曰且有後命用是知三君
子所以自處與今之所以取人者在此而不在彼
其雖德薄落落無所樹立觀賢者之彙征寧不為
世道慶耶昔者予嘗泛舟下上賴江探文水覽蒙
岡牛嶺之脉知清淵之氣孕祥發奇必有鍾于人
者吉自國朝以來戴縵垂纓策名聞達以德業類

飛鴻亭集

卷之七

六

五

然出者應可指數今午山諸君子又繼武而起皆
足以楨王國翊治運庸詎知非天之所成耶是可
賀矣羣僚友聞而是之時舉酒金馬闕餞之行命
書予言為贈

孫南野陞陝西行太僕卿序

孫大人明信直介人也備兵臨安之三年除戎器
遏奸宄懲吏蠹修廢墜政無遺善民夷懾服縉紳
先生舉稱大夫賢今年秋八月銓曹疏大夫名以
上擢陝西行太僕寺卿董馬政卿寺秩崇而務稍

下故人慊慊弗平或曰以大夫聲實之隆敷歷中外且久即叅大藩總憲事或入而輔佐跡華顯何不可而奚以卿寺為莫邪之劔庸之削石策騏驎而乘鹽車不亦違其材矣乎客有述其言以語默泉子者默泉子曰此蓋扭於勢不之小節而未究大端者也何也順理而安行者賢也知幾而固守者智也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者惑也故君子遇則為龍不遇則蛇素位而行弗顧乎外大行可也窮居可也富貴可也貧賤夷狄患難可也伊傳周召可也乘田委吏抱關擊柝亦可也臣之於君譬子之於父母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是趨是使又安可以秩務之崇下為軒輊也哉且國之大事在兵戎兵戎之用馬為要虛實強弱勝負于是焉繫詩不云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獫狁以奏膚公言致用也自昔傳記與夫兵家之說所列有能驅步卒制挺以撻戎狄之堅甲利兵者乎雖以漢武乘文景之富而將軍出塞之後竟以馬少不復擊胡是故馬政弛而邊備日弱兵日益蹙往監不遠

也我國家緣邊設寺以司其政所以為西北計者至深今之患莫大于西北頃者虜嘗侵我疆圉毀我亭障攻我城邑虔劉我人民卒未聞有伏尺箠一挫其鋒者非以馬政弛故邪朝廷為官擇人不暇以人擇官君子順受其正亦不以官自擇隨所遇而殫其心以共吾職之所當盡如栢翳之在虞如非子之牧于汧渭如王毛仲張萬歲之典閑廐以蕃孳息以實兵倘使羣牧故事復舉於今執轡掉鞅履繩中規以垂邊隅無窮之利大夫事也彼職務之崇下奚慊焉吾觀大夫聞命即趨坦乎其順與與乎無介於衷者蓋有達於斯矣客乃憮然曰龍之為物方其蟠于泥也翫為之肆及乘雲氣驤首奮翼雨天下而雷域中神形變化孰得而制之大夫其猶龍乎故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今而後乃知君子之所以為龍也其潛與躍固有遇未遇時而粗常嗜瑣者猶竊竊焉動其喙亦淺矣於是書以為贈

體仁彙編序

其嘗仕遊嶺服侍大司馬半洲公於軍門當是時
彭用光以醫從事幕下見其善切脈察九竅之變
九藏之動參而兩之言人疾病吉凶貴賤壽夭若
神以故縉紳先生多與之遊大司馬為刻體仁編
嘉惠海內其得之每挾之行笥以便觀肄乃今獲
侍撫臺傳公于江右用光亦偶至公需是編覽之
奇焉使用光增定考輯入之梓夫合生氣之和道
五常之行使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移風易俗天下
皆寧非先王所以致治者乎方今 主上圖惟化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三

三

理凡喙息蠕動之微莫不稟仰太和沐浴玄澤而
撫綏疆甸若我公者殫厥心力以經理乎其外濯
瘼煦寒期措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又以民之疾
病者未治為憂將刻是編以傳此誠財成贊化之
大端也聞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必有天
地萬物一體之心而後有是政而後能仁覆天下
其於是有以見公之心度越人遠甚以是心而致
之政古今聖哲所以求治者不外乎此豈惟江以
西之民賴之敬書之末簡

送金弘載之六合序

歲癸未冬同年進士某出宰六合請於予曰為政
寔難古之君子學成而仕故民獲其福國賴之安
其學矣未成也今且仕唯民人社稷是圖其絲紱
繆擾雜心志而亂耳目者皆足以廢學也吾是之
懼子何以為規余曰子學成矣仕夫何憂充子之
學而行之風俗以淳禮教以興刑賦以平盜賊以
寧是故不負天子不失民望焉故仕也者以行其
學也若夫懼仕之廢學唯率子之心而已矣古之
學者於飲食遊觀患難死生之際尤未嘗不盡其
心而況於仕乎是故身愈修道愈高而成功愈崇
子唯率其心而已矣且士之學者何道所以學者
何心求不背聖與賢者耳苟能充之是絲紱繆擾
之中皆君子體道之地可久可大馴是焉致之即
從政而何廢學之憂某再拜曰敬聞教矣請持之
以不忘于是乎序

飛鴻亭集

卷之七

三

三

飛鴻亭集卷之八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刻

序

大司馬徐鳳竹捍海塘成序

全吳七郡大海環其左方相去非千里之遙國賦
取給東南廼居天下半寔惟捍海石塘屏蔽賊潮
民得力穡望歲幸備供輸爾是塘始于秦而漢唐
因之至五代錢武肅保有浙西之時吳越全盛而
塘務持重宋猶賴其澤元人務北輕南厥患彌甚

飛鴻亭集卷之八

一

三

我 明洪武初改建石塘自永樂至嘉靖乙未凡
十餘修惟才望大臣出總厥事甃築高厚雖罹萬
溢迨今屹然猶存若脆薄苟簡取辦虛文則畚鍤
甫訖巨浪簸之罄民脂膏淪為波宮物矣先正屠
康僖公跡有云官之匪人事之無緒運石訖無了
杜修理動無休期是修一海塘而二三海塘也指
陳弊源上履孝宗下其議所司奉行惟謹而功始
成由斯以觀督理塘功曷可不得其人哉吾郡屬

飛鴻亭集卷之八

二

三

邑武原當大海之衝潮勢擊齧視他治尤劇歲已
亥颶風大作洪濤拍天塘圯幾盡其害視已已倍
之先是撫臣議築用金十六萬有奇今督撫大司
馬鳳竹徐公按董其事土石二塘經始于丙子秋
越丁丑九月告成高廣堅厚視前尉吳允隆甃監
士張卿所築樣塘壯固有加焉且因開內河得舊
石萬數免用新石金以兩計用羨四萬有奇費省
功倍前所未有蓋公才兼文武識達古今感上知
遇竭忠彈力石畫評謨寢食靡遑委任惟良賞罰
明信用是雨暘時若疾疫不興庶民子來不動聲
色而萬世永賴之功成於匝歲間也或曰五事既
正行無汨陳一德修明水循故道公恭以修貌信
以脩言明以脩視採擇以脩聽沉潛以脩思岳瀆
受職海波不驚感召寧無自耶之數言者可謂知
公而未盡也蓋自有是塘以來握符建節其地者
非不知保障當急亦非其才不足興廢舉墜而一
勞以永逸也然公不昧私聲或過實遂巡漫漶者
則憚之而不能為養望坐鎮者則避之而不肯為

傳舍其官者則又委之而不及為此前功所以易
陳而患日滋蔓民困日蹙也惟司馬公英敏果斷
具命世之才視民之溺猶己之溺慈祥惻怛發于
由哀患未至預為之防災已迫力為之禦慶民之
誠體國之忠任事之勇三者兼焉固有排浮議抗
羣咻甘胼胝毅然為之以貽無疆之利若此塘者
特其一也嗣是膺殊錫佐宥密天下利弊所宜興
除如塘者移以屬公又豈有不效乎是役也余從
父老歡呼爭睹謂自今以至子子孫孫幹止寧粒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三

三

食充國需給緊誰賜耶相率肖公相而俎豆之余
惟白公之渠以溉不以貢而工作累年費至巨億
數子之塞不以溉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至躬勞
萬乘投壁湛馬顛神而後已且咏歌以修其美矧
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以貢胥茲焉出視彼
輕重難易何如也可無掄揚俾覽成蹟者有以得
公之心而保之勿壞與迺備述其自而繫之詩曰
浙西之水海其竄大武原湯湯怒濤為害巨堤既
圯平壤是趨奔放潰決潏無寧區粵橋前政築修

屢起遷代靡恒第肇其始徐公令望追紹甫申竣
茲鉅役重惟其人秉鉞南來鯨鯢殄息遂董塘功
羣工畢力迺詢民隱迺弘廟謨諄諄勸莳胥效勤
劬上天昭格民罔疾疫繼以恒賜人勇其百缺者
既塞卑者既崇重重鞏固有亘如虹以遏洪流以
祛斥鹵粒足蒸民貢充天府惟茲殊勩不日告成
惟天子聖惟天子明惟聖惟明化宏德布匪直海
晏萬靈咸附殊方異域莫不來王恩斯勤斯億載
無疆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四

四

黃穀所任湖廣兵憲序

萬曆五襍我禾虛郡守之位當道以要區慎其選
謀于衆得侯僉曰可往守介符南下越今年湖廣
虛兵憲之位當道以重地難其舉謀於衆又得侯
僉曰可往憲故侯自丁丑夏蒞事而戊寅秋轉遷
諸士大夫將送之行因丐余一言以贖迺余亦蒙
侯庇渥者也敢以不文辭夫侯賦性渾樸質而無
華直而不矯故其政專一方行先七邑居大郡伯
任亦顯矣其欲宜無所不遂者而卒簡素自持游

心澹泊出而升事必林香告天其聽斷無有冤民而鈞金束矢不以入退居公署四壁蕭然與一二童仆俱有蔬食水飲之風藹乎可即暇則與薦紳黎庶講鄉約宣誥訓以復古治凡所承節皆自以身先之而立模範範令人趨向有方是以勵操而操卓格天而天應臨民而民悅決獄而獄平革弊而弊息除奸而奸懾布德而德均無何而政成化洽俗易風清超格顯遷何嫌過亟說者謂上方隆久任之典往守動以三載考績三考而黜陟之今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五

三

侯期月去民懷孔邇盡效借寇例庶幾歷年多施潭久與余曰不然浙楚皆朝廷天府如天君在中急在耳目則耳目急在手足則手足轉移變化孰非吾體而獨斬一湖襄哉又謂侯講學明道著書立言恂恂然儒者風親戎五服干戈吾未聞侯講也余又曰不然文事武備一也我禾事劇民偽不下一亂而侯若臥以治未嘗稱艱則湖襄一郛谷也已且昔漢武時驃騎備胡樓船下粵慮亦至矣及通西南夷則以司馬相如往蓋使側目之民回

首文德此王者道也矧今疆事叵測而先令紀綱政教之臣優游以去其疾苦關其方略以潛消夫不軌則又漢武所不能事而相如所不能前也侯在浙浙平往襄襄安襄安天下之民舉安矣夫誰患之去哉

海鹽文獻志序

海鹽沂陽王子哀其邑之文暨厥人總若干卷志之崇文獻也即余問序余惟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夫立言者文也立德立功則獻是也皆不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六

三

朽之業也弗可以弗志也是故明居莫觀夏五存疑益友三忘魯生兩失君子蓋深惜焉志之弗可已也如是夫我嘉禾七邑土多沃壤無名山川惟海鹽則三方距海其山則鳳皇金粟來自天目而青雅對峙漱乍時乎天風迅發海濤聿興沆漭上下吞吐潮汐此固一奇也而羣山列戟橫鎗森然聳入漢之峰浮蒼點翠屹然砥中流之柱此又一奇也全吳形勝斯其滙區矣以故名卿鉅儒幽人淋瀝之產代不乏人其獲之而為文章措之而為

事業蘊之而為道德者汪洋浩瀚卓犖嶢嶢誠所謂儲天地之靈而與海岳爭奇者也烏可以弗志耶然自建邑以來文匪成乎一手獻匪止于一人或以闡敷帝社或以翊贊王猷或以敷陳事理或以發舒性真為言不同文則一也或體道以成身或乘時以奏績或處約以貞守或見危以效節為行不同獻則一也亦猶春桂寒梅均為造物之華而敷榮異序梁瓌嶧桐並充大雅之陳而所產殊方搜羅弗殫能無散逸而罔稽湮沒而罔聞者乎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七

況乎篇帙充棟而絳寡大醇殺青滿載而士難備德故一人之文不過數篇而一代之獻不過數人茲欲集衆言而探其微採百行而求其當又與混雅俗而辨元聲雜蘭蕕而取芳體者無異使權度未精則耳目眩易鑒別稍乖則取舍繆戾得為善志矣乎是故萃則責博匪博則遺遺則責精匪精則雜文獻之志厥惟艱哉沂陽子負奇氣多大節矢言危行不肯少同流俗嘗建樓貯書萬卷而歲息其間吐其辭則宏肆幽遠而要歸于聖人之中

蓋學之博而能約固海監之獻而有文者也尚論之暇慕前修之盛美慮後世之無傳由是上稽漢魏俯察當世典籍所載見聞所及廣覽而會通之取其文之粹然與夫行之卓然者列文比類謀諸田子而成是志焉文惟其達獻惟其才不棄微不尊顯搜羅既廣去取尤嚴博而靡有遺也精而靡有雜也猶之備八音于清廟而新聲則屏聚萬卉于梁園而凡種則芟者也用心亦勤矣哉考諸前而有所證垂諸後而足以憲是善志也夫生斯地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八

也觀斯志也和順于道德之歸而發揮于文章事業之間紹休先哲而增輝海邑于沂陽子之志庶無負矣後之君子幸相與勗之

陝西副使侯掖川序

侯公掖川守嘉郡以賢績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倘兵潼關 命甫下促駕以行郡氓奔走于塗相顧若赤子之慕慈母者曰公乎奈何棄我去也農息于田曰公能憫苗賑窮未嘗舍我穡事工輟于作曰公能節役簡費督課章程未嘗困我以劬勞商

賈畜于市曰公能潔清其操未嘗漁取我貨使我
折券失一錢今奈何棄我去也依依然相顧告欲
援轍而不能其學校士某等居門下受教尤深亦
不啻子弟離父母師保之側羣起而思之無已乃
又相與徵言於默泉子為公贈且曰自公之守郡
也政立而教興農工商賈安其業我得以勉于進
脩無室家累又曰公教士先根本後枝葉與善而
勵不能我得以觀感相摩觀于高明又曰公持已
甚峻而外和平未嘗以詞色加人我得以陶鑄于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九

三

中和潛易鄙吝凡我二三子之剛焉柔焉愚焉明
焉罔不賴公成之今公行矣二三子無所矜式如
之何弗之思也予聞之作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公
之政也康濟羣黎作興士類其猶有古之懿風乎
昔者蜀得文翁而士習變閩得常衮而俗尚淳今
多士彬彬興起辛酉壬戌之歲中制科者倍往年
其歛翮藏器俟時奮武者方將未艾較文翁常衮
之化殆又過之詎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夫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悅禮樂而故詩書邵子所以成駿功

吉甫之文武乃憲萬邦而匡王國今掖川政教得
士如此推之武事其涖潼關也安知不揮扇以却
敵投筆而取萬里封也哉是可以廣二三子之思
且以為賀豈直慰夫氓因書以贈

重刻西疇常言序

西疇常言凡九篇宋閣直學士何文定公之所著
片語單辭咸足以明義理而切功用誠修己治人
之方大學之梯徑也公嗣子鑄守紹興入梓以傳
久而泯焉我國朝來六世孫太宰文淵公九世孫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十

三

刑侍文肅公均以文章事業顯聞求常言梓之以
成先志夫言心聲也行之表也文定以所自得者
著為常言既極其體要史籍又具載其憲嶺東時
風節凜然義形於色則措之事業又章章如此記
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
不可飾也故有德者必有言因言以稽其德如文
定公者非所謂慥慥君子者乎德隆者其澤遠今
距宋淳熙間殆五百年其裔姓戴綬垂纓之士華
國而名世者繼武以起方繩繩未艾有開必先所

以成之固有自矣今十三世孫源以進士尹嘉興
廉直敏惠為百城表蓋服膺先訓而有得者其顯
名當無疑尹政暇取常言重刻於縣齋將與天下
共此成已成物之大端將使文定之善美永有聞
於後世可弗謂賢乎余少時曾獲抄本愛而讀之
及仕出入中外每挾之中笥以自鏡雖寡過未能
承奉周旋夙夜罔敢失墜今老矣偶覽茲善本不
覺心開目明久之善學者誦而有得焉於修己治
人未必無補如其買櫝還珠無所用歎心將視六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十一

三

籍為糟粕於常言何有哉

邵同野膺獎序

郡博同野先生安福人也大江以西聲名文物之
盛甲於海內而安福稱劇邑代有聞人國朝永樂
間若古廉先生近世東郭先生繼武而出咸以道
學節義成就後生士類宗之同野先生蓋聞風而
起焉者自總角已著時名督學舜澤蘇公每署其
試作必曰此遠到器也淹滯場屋既而膺貢例上
南宮儀部見其文輒稱賞寘之高等陸海熊者治

春秋為翰林冠廷先生於賓為諸子式嘗謂先生
曰安福業麟經為江右最局從太學遊不唾手魁
天下耶同野竟以祿仕授司訓來蒞我郡庠焉至
之日開雲閣坐臯比進諸生於帷下發萬物一體
之旨有東郭之淵源安定之微奧弟子相問難者
先生往往律以經義剖析微言群弟子如飲江河
各充其量而退此豈易得哉非經師固人師也居
二年先生冬夏一裘葛朝夕一飯蔬處一室左右
圖書參差松菊翛然如寒士居常喃喃不能吐及
談義理權古今弟子凜不可奪有受抑者及誣者
毅然力拯之無難色以是賢譽日彰今年夏按院
蕭公醒院萬公暨督學滕公少松交檄下郡不踰
月而褒詞優禮相屬為先生旌可謂榮矣雖司激
揚者示以至公非先生之積學敦行素孚于上局
克有此故居下位無慮上人之不明而慮吾檢身
之未至付若貴於人任若貴于己不為一方之師
模而式天下範後世與斯文立赤幟為吾道光先
生將不愧于古廉東郭之里人矣因為賀以塞諸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主

三

門生之請

李古冲督學雲南序

予交海內士雅聞李君及官職方君以吏部郎奉
上命較武舉士當是時司馬有違禮君庭議不屈
辱君子曰直而不挺正而不撓迺如是是殆天下
士也目識而心存之矣然君以是竟左徙尋僉憲
廣東予時時願望見李君今大理丞東厓子海上
大筮生鄭子與予善每會亟稱君之為人則又耳
相傳以熟雖為執鞭亦忻慕焉既同官嶺表方章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七

三百六

與君從事而君又擢且行矣君好古嗜道不言而
飲人以和正容色而使人鄙吝之意消與之論天
下事凡俗治污隆古今人才心術臧否道學邪正
文章高下事功成敗咸精深剴切一一中肯綮乃
益知君為天下之賢士也豈惟予得友於君為幸
惟二三僚大夫尚嘉賴之而今擢且行矣或者曰
君嘗為翰林為尚書郎所至有聲譽若使協亮天
工左右大業必能翼宣威美垂光紅蜺譬之楫捕
豫章可以柱朗堂玉璫圭璧薦之清廟光燁然矣

茲擢也奚以萬里而南為予曰不然憲使重臣也
督學大務也司銓者蓋三致意焉何也滇南古荒
服外地界戎獫蠻繚之間今衣冠文物芴埒上國
而風俗未盡同庶得君之重而理之一也交土弗
庭包茅至不以時守臣倡征討之議四方洵洵將
使君順長道屈羣醜如古之作泮宮服淮夷者二
也試諸艱老其才而用之欲流澤天下功施於後
世三也此司銓者之深意也獨不見絳綳翠蚪之
升於天乎階浮雲翼疾風則能撼膠葛騰九閼日
月之經行千里則能耀八紘燭六合今殆使君乘
風雲而發軔乎千里也君其往哉揚鴻烈樹休光
俾聲教四敷無遠弗届以慰海內之望 明天子
旦暮召君矣即服在大僚其無忘二三子之好遂
飲於郊以別規不及政君素所蓄積也

趙南崖入賀序

八月己巳上壽節維時三光效精五氣布序重熙
累洽休祥畢臻天下臣工絡繹胥會罔不稽首
闕廷祝 天子萬萬年壽我嶺服去京師數千里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七

三百六

先期趙大夫奉臬表以行雙井陳先生徵言贈焉
予聞之趙大夫云予母郡君今年壽幾十矣十月
某日寔生之辰也是行也予將事事京師還取道
過楚稱觴堂下庶幾效浣淪之敬以脩人子常小
家庭愉愉驩然交欣甚大願也夫人子孰不欲壽
其親思壽其親者則必時其居起察其寒煖節其
食飲就養無方然後親志不拂元氣完復四體矯
健而疾癘不生壽考無疆固其所耳君親一也人
君為天地民物之主所賴以為壽者豈其响噓偃
仰如喬松也哉昔之人臣願其君者曰欲至于萬
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曰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何也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使天下無一
物不得其所祈天永命道本然也是以人主之望
隆而戢穀之休永頤邇耄耄相屬浙災于水齊
魯災于旱四方以變聞者踵相繼也舉耳目之所
睹記瘁疴疥癬咸足為元氣之耗而議者未審頃
將動大衆於外夷以求未可必得之效拂起居寒
煖食飲之節棄心腹而事四肢非所以養中和助

吾豈敢遂飲之酒以別

徐鏡川遷福建副使序

郡大夫徐公鏡川守嘉興者五年以治最擢福建
按察司副使瀕行其屬邑令龔君張君史君謝君
鄭君江君皆嘗親炙左右而薰其德者送之郊徵
其言為贈予惟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
之治而致之民者郡守責也夫郡守為民之師帥
守良則布德於下而平均其政事於是乎四達不
悖民用和穆自昔兩漢之盛斷雕為朴吏治烝烝

不至於奸當是時其君上以政平訟理望諸二千石二千石有治效輒下璽書褒勵增秩而賜之金公卿缺則選所表見者以次任用其公卿大夫亦皆精白乃心公而無私體同升之義得察舉所知以聞其在所舉者又各安乎其官歷年雖多或長子孫無旦夕非分之望是故政成民化而頌聲作焉然考之西漢循吏傳所書如文翁潁川之屬其治績章著見者不過曰力行教化而已矣無拘文法而已矣盡心奉公居官如家而已矣卒無赫

龍鴻事集卷之八

上

三

奕驚世駭俗之為以眩觀聽而賣名聲於天下是何也上以實心求治而下之應者不以文也其在於今則不然仰惟我明天子在上總核名實慎擇良吏宣昭德音惓惓於詔旨圖治之心誠切至矣然當事者未必能公而無私其進退人才每自行其胸臆偏任好惡弗協天下之公其為師帥者多應文守祿朝受命而夕思轉遷以去無實心為生民計不然則巧詆深文鷹擊毛摯為治者也又不然則鈎擢簿書瑣屑米鹽之末善事上官為游

聲譽稱治者也夫君上之所圖治與民之望治均切至矣為民師帥而自處顧若此寧不負吾君民及所學乎公之守我嘉也飭躬勵行奉法循理歷五年如一日無速化心又未嘗徇聲華崇刻核以徵浮譽其宣之話言著之科條悉本仁義禮樂以為治以故士服其教民安於野縉紳大夫感于衷即西漢循吏所稱德讓君子何愧焉使當其時賜金增秩所表見又不知當何如也歲己巳之冬上察知司銓衡者舉黜弗公罷歸乃召輔臣理部

龍鴻事集卷之八

上

三

事始吾聞之喜謂公曰吾郡不能淹公矣輔臣公而無私抑又初至舉錯間當稽往牒錄年勞孰謂賢能者可久抑乎已而果然夫梗楠豫章之生七年而始成可以柱明堂而棟清廟農之於稼深耕疾耨從事於田野終歲勤動不以異物而遷焉乃獲有秋故材鉅者宜晚成勞則有功也由此言之公所就豈其微哉躋歷融顯以潤澤黎庶垂光烈於無窮固基之矣是行也君子曰可以觀世焉大夫信才之循良以實不以文者也司銓者公而無

私能濯乎其舊者也諸屬邑令熏其德而愛之不忘亦猶行古之道者也其也其能默于言因書而致諸祖席之次

劉印峰北上序

嘉興郡當南北衝衢稱繁劇難治別駕劉公印峰蒞任甫三年百責叢萃採木於南畿造舟於錢塘儲漕於淮揚監閘壩於瓜埠督民糧於大都之下往來馳騁輟無停跡中間優游郡署魯不彌月而清歲賦理訟牒修水利權商醴從事日無休時恭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九

三

慎廉節率乎其性對人曾不以獨勞自鳴識者賢之今年春覲大計天下群吏之治僉謂宜見顯舉詎意言者少公之材改以任當需次銓部吾郡縉紳下至士女黔首莫不驚愕相顧弗測所後得心殊弗年或曰公任事勇任事則招忌夫當官而弗任事偷懦怠玩計歲月以遷者之為也於公何尤焉又曰公性直與人惟其善且良未嘗以顯晦豐約為軒輊則弗善且良者怨夫光明正大不隨物吐茹固君子之全德也何病於直或又曰公之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十

四

馭下也劉而嚴劉則難犯嚴則人弗懷宜其及也噫是未知梁肉樂石之鮮矣吾郡經倭變之後民習叢悍群不逞者以氣力相為雄長往往潛伏伺釁厲階隱憂未知底止公以補被決壞自任方將柑勒鞭輶以挽之猶恐弗濟又何暇于鳴和鸞清節奏也如其言則子產不淦為惠人耶非公之過也然則奚為有是哉我聞之榮辱者勢也遇弗遇者時也得之不得者命也君子修身砥行守命以俟時彼勢之所在有不可強焉者君子亦安之而已矣况直木先伐甘井易竭物理固然者耶雖然公斯行也衆方惜之而予因以為慶何也譬之堅瓠喁然大矣昧者憂其瓠落無所容然中流而遇風波則一瓠千金是無用乃所以為用也晚近仕有如公者若而人其後躋大位著功勳取聲稱於天下未始以一青掩其終身今輿論既定當事者且悟安知無鮑子之知我者遭蹶而得便孟明之敗迺收後功前之屈固所以為伸之地也惟公吾信其所如必有合矣于是盍郡父老子弟聞而

驥之相與追送于郊拜且泣曰其也愚敢碑諸口以無忘公之德嗟乎民之心若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者哉

張鈞石之任青縣學序

隆慶辛未夏五月吾邑博張鈞石先生陞河間府青縣學諭將之任門下士其薰其德服其教心慕之弗能忘也謁余言贈其行予與南太宰望湖伯仲雅相知先生太宰之同鄉也又同志以是與予交尤厚予雖棄置筆硯固將申一詞為別况重以飛鴻亭集卷之八

諸君子之請哉追惟始嘗治泉於齊魯間得徘徊於夫子之闕庭挹俎豆雍雍藹藹之餘習上泰山循徂徠歷泗汶而下覽閔子臺於蜀山之左瞻守道養正者之奧區慨然興嘆聖賢之遺風具存而天地山川清淑之氣當復有鍾於人者恒冀寐想見其人迺今得鈞石焉先生之學以躬行實踐為本孝友忠信天但其性平生處已待物履醇蹈和纖芥不妄取乎一言一行之微動可準法要之非徒事口耳者吾嘗聞其教門下士矣曰幹才諷說

汗漫支離非學也多駢贅鼓悖仁塞性非學也韜情詭色外樸中譎非學也生事陵物飾成端末非學也好利崇私越履躐分非學也因其語稽其行而察其心豈若今之所謂講學區區於口耳之末者乎今觀先生理性之圖盡發天人之蘊要皆本諸心所獨得者謂先生誦法聖賢之效天地山川清淑之氣所鍾萃非耶或曰青縣瘠且陋當濫濟之衝非先生所宜處雖然昔者石守道以經術教授居徂徠門弟子從之遊者日衆以徂徠膏之望也尊其德稱徂徠先生云先生魯人也安知青之多士獨異於古不以徂徠望先生也乎且青固畿輔地政教尤為易達雖先生甘恬澹時懷隱居求志之樂尚願亟往焉以所獨得者牖啓青士遲以時月教立化成然後返吾初服潛隱蜀山弔望湖伯仲讀書故廬新閔子之臺結宇瞰湖拂磯石垂竿焉守道養正優游暮齒以泚魯邦之後學先生之樂將不在春風沂水後矣諸門下士共然予言因書為行贈

壽賈實齋七十序

密雲逸使賈翁壽七十九月十七日為初度之辰
吳子舉觴躋南山聳翠堂賀焉且告之曰人生有
涯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二設有之
自少逮老疾痛得失憂懼恒居其半中間迨然而
暢適無介焉之慮者無幾或又以有涯之生而逐
逐於無涯之慾譬之蹈水火弗殆者鮮矣公起家
進士歷郎署以獨直觸當道者怒出守姚安當道
者尋自明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倘兵于密雲畿輔
重地廼以材使之也公謫歛鋒鐔知白守黑不靳
畜乎樊中請於朝獲賜老林下二十年餘與耕釣
者侶無疾痛得失憂懼之累徧植奇花草于庭圃
疊山引泉取禽鳥蟲魚而置之奇觀滿目時時招
賓客飲酌鼓琴彈碁左圖右書數文揆藻流墨士
林庶幾有五柳之風焉郡大夫歲舉鄉飲每以大
賓尊而禮之公退然若不自勝方逍遙於無為之
鄉廣莫之野可謂能外勢利矜然不污者也夫用
志不分乃凝于神公見幾葆真志意暢達不以外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廿三

三十四

傷內不以形役神性靜情逸氣定神安蓋得至人
養生之妙道壽今七十由是而踰百年萬斯年膺
無涯之福固其常理是不足以為公賀耶嘗又聞
之有道之世人多躋于耄耋今 天子仁壽久道
化成使斯民沐浴玄澤享優游之樂安於無事黃
髮台背之老踵繼於途誠太平和氣之協應又何
必徵之龜麟龍鳳以為祥也是可以賀矣遂引滿
三酌為公壽

范良山膺獎序

先生疆理天下張官置吏以為民也吏之親民者
宜莫如令政化德澤施之几席徹之百里之間朝
發而夕至斯民藉以安堵免於愁嘆惟令焉是依
令弗良其所關抑者多矣我 國家之制歲遣豸
冠侍御巡行郡邑肅僚貞度簡厥令之良者舉其
善最以聞且檄藩臬諸司下之郡加優獎焉凡以
為民也則上之所以待乎令而令所以自待者不
其嚴乎適今之從政者匪無多賢然銜奇毀節宵
臆自恣或異其植矣何也苛以為察微以為直刻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廿四

三十五

下以為忠計多以為功其操切踔厲譬之猶廊革者強而張之裂之道也間有薄其官鄙夷其民從事于一切簡略因循之政胸常委瑣日計歲時久近覲遷擢以去視官所若傳舍無一毫睥睨心受直而怠若事又昌黎子所以感嘆於巧黷者也夫令之於民有父母之道焉民所依以生者而自待顧若此尚何政化德澤之足云嘉興郡附邑也素劇稱難治艮山范侯以進士高第令嘉興未朞月政聲大起當乙丑丙寅之歲浙江巡鹽使者楊君象川按察御史龐君惺菴先後臨郡攬轡同行肅然著澄清之譽廉吾范侯賢以名聞于上且獎禮有加將以風四境而勵百職事者誠盛典也吾觀御史稱侯之詞曰通敏冲和曰愛民節用其單父鳴琴之治乎曰事稽故實曰燭奸遏橫曰出入無私其武城絃歌之遺矩乎曰折獄詳慎曰惇大精明抑伸由之泣蒲吾夫子所以亟許者乎是固士林之冠冕從政之標的也夫高呼者其聽遐蹠距者其舉遠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云樂只

君子邦家之基侯今父母斯民充其政化德澤而達之邦家以樹楨幹於天下遐遠之階此其發軔矣稽之古今始自縣令而躋公卿為名臣者蔚然可以指數非侯之事乎是舉也君子樂道侯親民之善嘉御史之能知人又幸斯民藉賢父母以臻樂利之休而囿於仁壽之域詩有之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堅固將因是以觀其成時邑丞李君金君相與徵余言以贈侯予也丘壑餘生鳴慙瓦缶其言無足為侯重他日欲紀成績勒諸金石庶幾質之顯且文者

嘉善陳母欺膺獎異序

始余讀陳母欺先生孝行錄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雖為執鞭亦私心慕焉既而包君北樓致其友姜天翼之詞曰默泉子仁孝人也其文宜敘事敢以母欺之行為請且曰母欺天性醞至有名檢為邦族所稱長而讀書觀大義益修孝行有司聞於朝表厥宅里著籍為弟子員大司成魏公莊渠復請於今上授嘉善儒學訓導蓋曠典也母

欺持鐸至茲邑循循善誘以身先之諸弟子咸樂
趨步焉頃者臬巡陸公按治屬廉先生之孝之行
之誠也檄吾浯溪徐侯獎以優禮示光寵為士林
勸斯其可頌也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
與昏瞽同則聞之先達久矣吾懼其為聾瞶昏瞽
也將與鄉大夫士舉酒于先生以為賀惟默泉子
叙之余又作而嘆曰韋哉有師如此可謂孝也已
敢弗敬且慕乎余聞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也置之而塞天地濤之而橫四海施諸後世而無
窮焉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三十一

也使天下之為師者皆若母欺以身先之而學者
偃然從風如是而三綱淪九法斁忠臣義士有弗
興起者吾弗信也嗟夫臬巡公蓋承 天子之命
教孝而求忠者也浯溪公樂與人善者也余也敢
弗頌乎抑嘗觀史至梁文貞李德饒傳恒廢書而
嘆以為古今人大不相及迺今見孝友如母欺先
生而後知古人不甚遠也則謂母欺為古之人可
也今日銘門詣廬如柳宗元楊達者非吾儕事哉
不然則聾瞶昏瞽吾懼其勿免也

飛鴻亭集 卷之八

三十一

蔡霞山壽八十序

今之縉紳大夫士言鉅人長者必曰霞山翁霞山
翁赤城人也起家進士歷庶吉士給事中湖湘督
學僉事貴陽叅議閩叅政以河南右方伯謝政居
赤城山下今年壽八十矣六月二十有八日初度
之辰也時伯子鶴田先生總憲滇臬滇西庠師生
圖所以為壽翁者踵默泉子之庭請曰惟鶴田公
督學我滇也衣被我滇士猶指父察兄之於子弟
也滇士懷之恒不忘矧於其所親耶今翁之壽考

康寧是固鶴田公之慶正惟弟子之所深願者幸
先生賜之言為翁壽默泉子曰然予生也晚與翁
蓋同鄉知翁莫若余者且余視學茲土又承鶴田
先生後言其能已乎竊嘗觀世之頌禱于君子每
以壽考康寧為至然享完名履全福而躋上壽又
千億中無一二焉間有之必其德懋而功崇養之
已者克而稟於山川為獨至者也今夫人既不曰
霞山翁長者乎翁濯纓登朝湛浸道德為當世冠
冕平生好施予立然諾忠信純確宵次尤室同無
飛鴻事集卷之八
吟域其德有如此者宦轍所至政成化孚樹風江
漠保障萬里蠻貊夷徽望德如歸今貴陽人為翁
立生祠歲時禮而祝之其豐功厚利積累有如此
者性恬淡坦夷不樂于勢利用可大施歛而弗售
家居二十年手不釋卷暇輒角巾杖屨登山臨水
觴咏為歡飄飄若神仙中人其養之冲粹有如此
者道書以委羽赤城為神臯福地瓊樓玉室醴泉
琪樹仙人芝草之奇往往而有則其清明渾融之
氣必有鍾于人者翁挺生其間靈美萃輒安知非

神明之所扶持者乎其得于山川又如此者夫德
懋則天鑒集功崇則人心懷養充則志意舒稟厚
則精神固翁之所以壽有非偶然者且鶴田先生
珪璋秀特威會風雲邁德植聲振翮赤霄之表以
翺我明無疆之治將以延翁之澤於永久其諸
孫繩繩緝緝鸞停玉峙又足占繼武者之必大然
則天之所祚佑者寧有既耶雖然古之人有言天
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昔聞鶴田吏南曹時
朝廷推郊恩制詞褒翁有榮名壽考始終完節之
語自今觀之信然夫視君子之康寧福澤而國之
禎祥有是徵焉可以賀矣於是兩庠師生再拜曰
二三子不敏聞先生言乃今知非一家之慶天下
之慶也請識之遂書以寓翁為壽

壽秦從川序

歲甲子季冬之朔秦大夫虹洲以藩務歷嘉郡踵
默泉子之門而語之曰明年春正穀日寔吾父從
川公初度之辰母夫人殷之生也後從川公又三
日吾父壽七旬有三母亦若干矣某也羈于官守

越吾鄉數百里而遙雲望有懷無能躬與于觴絲
以為慶願先生惠之言以將之予不類嘗祇役於
江右矣當是時秦大夫初倅豫章豫章之賢聲日
著予灑然異之以是與大夫雅相知在諸郡倅上
今聞從川公及母夫人之壽又聞其賢頗詳則大
夫之樹立所以成之者蓋遠予何敢以不文緯人
亦有言基厚棟隆繒薄易裂非偶然者是故從川
公之壽其致之有三道焉平生嫖節懿行尤薦於
孝弟置義田贖祖塋表先集恂恂有古風孝弟順
德也聚百順以承天祐是宜壽少力學遊邑庠廩
食二十年八舉於鄉不遇乃棄去角巾野服與諸
縉紳遊時時嘯咏清泉白石之間於世利澹然無
所營晚以大夫貴封如其官亦坦然無矜色此其
志豈溺於塵垢之末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凝
而氣定是宜壽秦自淮海先生而下允幾世世有
哲人若曾大父修敬先生以及養恬樂易諸公咸
以文學孝義著聲海內鳳山公巖然風節為時名
臣吾聞積之盛者其後裔必昌從川公耳濡目染

通求世德其配殷夫人出自望族相從川公以孝
敬勤儉同德偕老引長而勿替是又宜壽今子若
孫玉峙鴻鸞紛綸華耀將繼武而起大夫負珪璋
特秀之姿感會風雲躋陟融顯植德邁聲為清廟
重器則所以壽公于百千萬年者固未可涯量詩
有之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又曰萬壽無疆曰保艾
爾後壽以德福以壽延其從川公之謂乎春日載
陽觴豆具舉請歌南山之詩以為祝

談子號近山序

談汝欽氏自號近山人稱之亦曰近山或謂默泉
子曰吾郡澤國也周城數十里曾無高山培塿之
瞻而焉得近之亦焉得名之夫適越者南其車則
日不見北冥之山何也遠之也吾聞談子無事于
四方彼高山培塿者又不可得移而有也談子云
近焉無乃求馬于唐肆矣乎子曰不然蓋言乎其
志也今夫孔子曰仁者樂山故靜而壽山于仁固
不類也而仁者何樂焉然安義理而不遷誠有相
似者故曰樂者樂此者也談子之志志乎仁者也

近山所以近仁也今人所以遠夫仁者豈直咫尺
尋仞之間也哉彼且徇私而廢公彼且棄人而棄
天彼且鑿性戕智而不自悟彼且言偽行僻而攘
以為賢若是者之于仁也不亦遠乎彼徒謂夫仁
者望之而不可見也逐之而不可及也而曰仁不
可為者是眯目播糠而高山培塿易位者也昔有
導其君以遠國者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山川界焉
我無舟車奈何曰君無形侂無留居心以為君車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我無糧與食安得而至
飛鴻亭集 卷之八 卅三

飛鴻亭集卷之九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刻

序

郡侯徐鏡川入 覲序

皇帝御極之明年為隆慶戊辰月正元日當肆
覲之期天下藩臬郡縣之長吏咸以其職詣 闕
下聽明陟貶制也我嘉興守鏡川徐侯先期戒行
同寅石泉周公念所蔡公相與餞之杉青之澚而
飛鴻亭集 卷之九 一

章然崇儉朴以正風俗抑師巫以端人心簡詞訟以重農業諭頑梗以弭盜賊禁侵攬以清錢糧諸所措置動合機宜此其意豈淺淺文告以要百姓之譽者哉即侯之行事以邇觀其學術行誼世所謂賢者能者異等者將無讓焉揚于 明廷以需顯陟是在茲行矣雖然明試以言古之道也今郡務所當急者侯得無意乎嘉興固東南腴壤自海夷倡亂至今槁者未蘇衆失其業老奸巨猾巧賊伺隙每延頸鼓喙建議民情因革利病以固貨肥

飛鴻亭集

卷之九

二

三

已當事者或信其然凡厥庶政每欲為之更始意未嘗不善然紛擾之令繁而安靜和平之風熄使齊民頷頷然東馳西騫無敢寧居是何異以薄牒代挺與刃也夫琴瑟不調解而更張之似矣然左更右掣譬之烹鮮祗益其糜爛耳故審於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則夫率循其舊與斯民相安於無事養渾厚之體而收精白之治功誠今日要務不獨宜施之一郡已也仰惟我 皇上文武聖神開進言之路侯斯

行又遇得言之時如或 召見賜之 清問侯以民間所疾苦悉陳 上前願令之四方使奸偽者自後不得越言民情因革與百姓相安于無事庶幾上黃惟新之化以昭相交之義以承錫幣賜燕異等之旌侯之治政固當為天下第一矣此固群公所同情非予一人私言也惟君侯其留意焉

朱龍華陞陝西按察使序

皇上臨御十有六載陟明登良以襄化理德威汪浹於宇內外民瘼惟隱惟刑曰慎其衷哉有不靖

飛鴻亭集

卷之九

三

三

共厥位寔艱於選茲龍華朱公遂拜陝西按察使命夫外服按察之權總憲諸道糾帥羣工奉仁化以稽刑平大庇於氓庶也若一以武虐刻斷是削則文致之機穽曷以攸堅雖小秩廉祿皆冗矣而况按察使乎今之刑弊日益以峻彼下吏弗臧承望風旨因緣為市以肆其操切至遇豪右反思遜媚則怨鬱滋章此理官法家之大禁也職而圖之為按察者可不靖共乎且陝西四塞之國雄鎮關中界亭徼而扞衛即勦虜也其地邊險蒞仕者率

容默以歷資格其居多宗藩強禦以傲命吏其民
錫鞶不均陳祿其間者每奸蘭出物于邊疆其卒
伍驕悍競盤而莫之戢善黨懷恫故喁喁仰濟所
以哀矜繩抑術固微也職而圖之為按察於陝西
者又可不靖共乎公嘗評大理事惟明克允以恕
思多所平反時稱無冤獄焉繼副按察張弛之政
並行不悖又進而叅布藩政導惠澤于嶺右綏述
附離支郡底寧則公敷歷多年未嘗一日自懈于
位觀其排擊庶務發奸擿伏若竹迎利刃而解也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四

三十九

若懸明以洞而妍媸莫能飾也若秉衡以低昂萬
物錙銖輕重弗爽也蓋公所養之粹而忠於國者
宏乎是故養以崇德忠以廣業德崇不夷學之貞
也業廣不毀道之光也以弼治安以宣義聞以召
嘉氣合而一之昭軌立儀司治者之懿履也豈但
於平刑而已乎時當宁憫刑之意惟薦凡百有
位亦罔不怵惕惟屬廷議登公于陝者任望所專
惟公之才之邵矣毋縱詭隨以謹愾愾式遏寇虐
無俾亵敗斯法紀也青炎肆赦惟刑之恤哉拒辟

不訓士君子恒不以是為庸俾其大棘迺徐起而
圖焉疵政之積何以文為茲龍華公寔有以對揚
天子耿命其行也諸大夫以僚友之雅屬予言贈
其非能佞也知公必能勤其官矣以其日飲餞于
郊復歌甘棠以送之

憲伯胡在軒任河南序

維古建邦設都庸翊治弘化以為民極必樹之藩
翰臺憲以圖維厥政共弼斯道肆我后明明在
上誕保多方登崇俊乂乃眷嶺表邊在東南歲丁

飛鴻亭集

卷之九

五

三十九

酉某月簡命我在軒來叅藩事未幾進秩河南
秉憲寔典兵政君子曰藩甸宣之任也憲綱紀之
司也在詩有之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守臣之重
也又曰之綱之紀式是百辟言憲臣之肅也惟茲
貳任亦大惟艱哉矧河南當中夏間域處四達之
會自北而東南地曠俗輕悍而易搖自西以南固
秦楚隘鄙地數盜而難殄司兵者恒彪彪有隱憂
在軒斯行也不亦遺大而投之艱也哉雖然吾聞
致遠而能通善基者也本深而不蹶能受大者也

坳堂之上覆杯水則芥為之舟置杯則膠何也水
淺而舟重也故曰積不厚則其負大也無力是故
古之君子政以道成功以德定臨大不懼畀重不
倚基素厚也在軒清修姱節多蓄豫施敷歷中外
卓有樹立流譽藉藉布海內今茲文經武緯禁暴
輯良耀威固圉特其餘耳又何遺大投艱之足憂
猥云章縫之士不可以語于兵革非通論也昔者
桡鄂州用儒雅文字之業取先天下卒平殘孽獲
全勝于淮右而為戎臣師趙宋韓范諸賢處之在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六

朝置之西夏均能定國是而鎮遠服今果無若人
哉聊以在軒之行卜之也矧我 后銳精治道禮
備樂和方有事于修攘之術小雅文武萬邦為憲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吾于在軒足徵矣某不佞于
在軒有同官之誼敬承石涇諸大夫之命序而贈
之遂以飲酒而別

陝西副使侯掖川之任序

今年春正月循例舉覲事既竣維陝以西副使員
缺銓部雅知吾郡守侯公賢宜任跡名 上請可

其奏蓋特命也仰惟我 皇上統制區宇總攬乾
斷德懷威懾風動化馳邇來四十有一年簡賢絀
不肖尤瞻瞻於吏治致屋宸慮渙之綸章於羣有
司之淵慝靡不周察掖川膺茲寵命固其賢是當
上心矣或言今天下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陝
最要其事機旁午勢不可亟圖亦惟陝最難自受
降失險虜據我北境累弦橋箭入我內地毀我亭
隧係我人民無帖席之期輓粟飛芻率十鐘而致
一轉餉供億無寧歲百姓靡救流之四方男子疾
耕女子紡績罄民力不足以供邊儲贍宗人之費
其驕悍卒往往甘心外嚮與奸為市不受控駕
以故仕者恒兢兢然懼且憂今掖川往得無有介
然於衷者乎予曰不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
奚擇於官湛盧干將之器非陸剗犀象澤斷蛟龍
不足以明其良騏驎一日千里苟閑之皂櫪繫之
羈勒與凡馬等耳掖川固將倚劔崆峒一日而馳
千里又何陝之難為也嘗試觀掖川之治吾郡也
析繁導窳迎刃觸機而人服其才捷伏發隱知來

彰往而人稱其識剔蠹飭法禁暴戢奸而人推其力夫才達則政不滯識明則事不眩力充則氣不撓如是而行譬之順風而呼應者速矣其為陝也何有且陝固文武之遺墟往指經營疆理之迹猶有存焉者其民質直厚重易驅於善以掖川之才識與力究其所施增式廓以復疆圉奮武衛以遏侵軼節經費以便推輓招流散以恤勛勞嚴法守以杜驕橫使往指治功復見於今以紓我皇上西顧之憂以不負簡任之重臺省峻遷於是乎始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八

三十一

掖川復何介介於衷者乎同僚諸君子聞予語是之因請序以為別

鄭印溪任尋甸序

鄭大夫印溪公以吾郡貳守擢知雲南尋甸府事尋甸西南遐壤也當事者相習為遠且僻持以授孤介無緣之士不然則以聲問未甚著者與之以需定論又不然則間取素所積憾者甘心屬焉以快已私此皆自行胸臆非公為人才惜為國家計者也大夫茲行無迺是類乎始予奉符屬巡撫大

江以西當是時大夫由進士來尹豐城豐城本南昌劇邑素稱難治大夫惠流令肅諸務井井識者賢之謂非百里才既予歷部侍經營南北者三四年及總銓部政雅知大夫賢舉大理寺左評事右寺副法比詳密多平反賢聲日益起擬風憲者再三及辛酉歲予既謝政南還而大夫亦出為雲南守矣予每憶大夫賢遂使當樞鼎夫何不可詎知為雲南則又以正氣忤時貴謫吏州邑徘徊久之至今上御極之初年始轉官嘉興同知郡事時時過我草堂道情懷商榷古今人物政理燭照墨數周弗當人心符公論者其惠流令肅不啻如豐城時嘗聞其堂下旅見每數百人隨事片言立斷各愜其情平生心事空洞磊落不立城府其大夫士曰接我無遠禮其小人曰撫我以德其奸宄嚴憚潛匿相戒曰無輕犯詣大夫之庭其審均輸則稽戶產酌輕重多寡而裒益之無偏累甲有殺人者案覆盡實獄既具矣上官徇私見旨授大夫移罪於乙大夫曰非法也殺人以媚人忍為之哉平

飛鴻亭集

卷之九

九

三十四

後初議凡所作爲多似此夫以大夫之賢種種在人耳目固當穎脫以見而廼僅得尋甸豈孤介無緣抑或有所憾者將快其私也或曰大夫剛剛則忤物又曰直直則詭隨者忌執挺然不阿之操以當委靡巽恆頽波末流之俗何怪乎所如之不合此柳下惠之三黜汲長孺亟拜淮陽者也尋甸之擢又奚足為大夫屈哉雖然自昔漢室之盛猶知銳情於良二千石以承流宣化之責寄之若尹翁歸之於扶風龔遂之於渤海卒收治平之效今大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十

三十三

甸為也

由陽川考績序

凡職吏事受民寄代天理物萬姓攸賴令之職重矣夫習於易簡民心安以樂務於明恕風俗厚以淳任法令以齊衆一刑罰以禁奸匪尚禮教民安

從適非通才其孰能與此司馬子長亦云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有旨哉有旨哉予屏居林莽俗囂囂倒置不競自涖邑者眎簿書焚如絲脉胥吏混如麋就其民不狡獪罔上即恭然疲矣積弛渾習力難懲汰故以此叢脞刑獄滋蔓民之尤之若火之熾風之煽茫乎不知紀極也庾甫下車得探本之治用身先之廉以律已敏以周務損無經之費嚴出納之儲胥徒梗法明威薰濟強梁懾伏餽蠹寢消縣鑒辨愚獄無冤滯厚德一度上下允孚指事不遺功存善記政未及暮而民數稱便率稽身修之明效非文武兼瞻不能也暇則閱藝校倫約文之準的執經問難析理之淵微延幕廣裁曲成善誘此又成已成物之宏規俾士有教民有養化洽如春風澄坐嘯觀其政足以見上之任人即其實侯其不負主司之知基可槩見會三載考績章程粲然臺評旌能風謠允協用能示效周列克紹後圖書曰慎厥終惟其始知侯向往貞度於筮仕而風稜奮迅匡維激發默有以成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土

三十三

之也今 皇上神聖冲霄吏治聿新與二三執政擬天下郡縣責成而久任之欲民服從教化臻治理而二千石之選注重在此此固吾民願留之誠侯之矢心勞勩初不暇計也耆舊以予里人微言頌能予久不應漫以所日聞公家者數序塞請

李思訥考績序

隆慶壬申歲 明天子銳情郡國之治博選材賢以布列在位時李公思訥祇承 休命來守嘉興嘉興者江以東一都會也其屬邑七控地數百里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十一

三

當南北之衝役繁賦重民俗日澆近稱難治公涖郡甫三載政通人和茲當考績之期同僚賀友竹公暨羣大夫需其言為贈某也跼伏林泉竊聞公之材且賢而薰其德矣敢默蓋嘗究觀班孟堅作漢史於關西之楊伯起氏獨紀其世系之盛以累葉德業相繼身名俱完極其歆艷侈大之詞謂善績餘慶非常平之所能方夫賢者出而有為崛起剛畝豈無若人而閭閻雲仍史若深致意焉抑賢者之生其性與人殊哉要之家庭涉歷耳目之素

所睹記以聞見則博以志慮則審以事體則習以標準則端迨及乘時奮庸發于事業譬之燭照乃解馭六驥以馳康衢隨所往而必達固與狹中淺識者異矣此殆佐史者之微意也今天下言仕族之盛咸曰南昌李氏南昌之李世有聞人若尚書西野先生克齋先生並以文學德業負聲望于海內公踵武而起舉進士令歸安以材賢稱尋轉部曹郎出守嘉郡奉職循理廉以砥節聰以知遠明以察微本諸家庭耳目之所睹記者出乎身而措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十一

三

之事業以立斯民之準詢疾苦清訟牒簡徵求剔奸蠹豪右歛迹吏無敢有舞文而撓法者延禮士大夫無峻詞無情色而毫髮請寄無所徇訓迪郡諸生以器識為先務而枝葉後之相厥學宮棟宇梁楠之頹腐者修葺塗堅遠近歸然改觀焉今年夏月風潮大作海水溢捍海石塘盡圯壞民室廬田稼無筭民溺而死者亦無筭公省循海上深切憫憂捐俸以餉生者瘞死者民始出諸溝壑賴以安堵咸舉手加額曰非公誰活我也詩曰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公其父母矣乎以是海濱之人擬作生祠為公朝夕祝計惟公為民之心乎於有眾是以格乎天頃自郡邸舉第二子又產一孫史稱善積餘慶亦足以徵者郡父老嘗言公之治郡暮月而民敬再暮而民用情三年政成化行頌聲四達而天人乎應非誣也植本固而發源深其成之者有素也茲當循例報政監司薦其賢銓衡優其考 明天子嘉其懋績治至為天下第一安知無有舉漢故事以聞於 上者投匭書褒寵卓異

飛鴻集卷之九

十四

三

鄧東里別遷序

東里鄧公居諫垣侃著直聲歲兩寅擢浙江憲副倘兵抗嘉湖僅三越月先是撫按交章譏易職守迄茲制報可公將治行其同年一山王爭走卑陽精舍訊同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

則罕其成公之數政茲土方銳意經略也而即移之別焉銓曹之意何居予曰是奚足病哉今夫劍天下之良也陸剗犀象水斲鯨鯢完而弗缺精於鍊也今夫鏡天下之明也巨細畢呈妍醜異形皆而弗蔽精于磨也東里公誠良劍明鏡耳又何憚於鍊磨哉夫杭嘉湖浙西之重鎮也兵戎之必詰餉饋之必經城堞之必修海防之必飭訟獄之必平興革之必審執則裁度涉歷嘗試予見東里公倘鍊磨之將使事無弗順軌吏無弗格奸物無不從式民無不親愛而後已足誠明鏡良劍之用也且余觀於公也敏達精詳是天下之材也貞嚴介潔是天下之守也百度修舉是天下之績也以是而移於別是以明鏡良劍投之也又焉往而不利哉是奚足病哉雖然監司之設所以劾罷官邪察舉吏治需皇澤而作民休職至重矣今上師古久任之意四方之臣咸以職事待次于其土不得他有注掇是以嫻習法令察知民間下不敢持兩端以迂視聽令政攸敘而惠化四流海內洋：共稱

飛鴻集卷之九

十五

三

盛治迺獨使東里公旦暮數易諸所厝注弗竟其
畫浙之西有舫望焉是孰使之然哉東里公行矣
其抱明鏡利劍而之他乎一山子請予言書以贈
之以徵公永久云

錢石屋宰威縣序

壬午秋錢子與予舉於鄉明年試京師舉于南省
聯登進士與之往來益密馬不待勒僕不待戒循
以為常蓋兄弟而同愛者也既錢子以資出宰威
縣同年屬知已者相與餞於都門飲以酒有作而

飛鴻事集

卷之九

十六

三子五

言者曰是奚足以枉錢子哉錢子大雅不羣使得
邇天子之耿光其所樹立必有可觀者以名四海
達天下今其宰百里無乃淹鯢運于池沼固非類
也乎予曰不然諸君子德以勸道以規疇不欲砥
礪自立善其君民以不負科目得人之盛朝廷養
士之恩哉邇惟皇上勵精圖治遑遑宵旰四方
水旱頻仍盜賊竊起鴻鴈中澤斯民嗷嗷待衣食
者不知其幾推天子之澤而致之民惟守與令今
之令天下豈少若人唯事其事不負為良令者寡

耳錢子愛而恕明而斷寬而正恭而敬介而默夫
愛恕可以容困明斷可以抑奸寬正可以勝強恭
敬可以懾邪介默可以勵行此季路所以治蒲子
賤所以化單父也顧錢子舉而措之耳矧威縣去
京師為甚邇所謂股肱邑也亦惟賢者是庸錢子
賢者也出也紓主憂以不失民望入也股肱京邑
作周四朝固吾君吾相之心若曰令一邑而已則
豈錢子之義哉其出也何恨焉其入也何心焉諸
君子曰子知錢子者也宜書以贈其行

飛鴻事集

卷之九

十七

三子四

廣西同年錄序

是年八月辛丑廣西鄉試既竣事士以名薦者自
唐朝德而下五十有五人粵乙巳日循故事為同
年會少長以齒敦讓也既會為錄編次其名字鄉
址籍籍由父母以及兄弟妻子粲然具備因乞予
言序諸首予聞之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也觀是錄不其然乎天下不同者迹而同者
心心之所同者理也理達而有得于身是謂政教
之本聖人所務王道之所先也今諸士錄名字以

表賢錄鄉址以著世錄經籍以考業錄父母以致孝錄兄弟以明長錄妻子以示範七者具而人事浹矣於是而更相勸勵久以持之不見異物而遷焉固足以正身而安國國安而天下安吾固以為王道之易易君子所以尚同者此也非世俗栩栩相逐之謂也夫自朝廷設科以來同年凡幾會錄凡幾刻矣其亦有以斯言進者乎然士多不于心焉圖者豈少也故有無相擅長短相形高下相傾久不相待遠不相致譬之川原同出而異趨年麥

飛鴻集卷之九

六

三

同種而異穰誠肝膽楚越也又奚貴於為同哉諸士誦法孔子之道際時而起將賓于天子之廷服在有位務求其所當同者而同之宣昭義問以同成吾賢澡身邁迹以同亢吾世講學問道以同修吾業孝親敬長以同盡吾倫儼家善則以同行吾道率是者從而師之不然更相誨勵之無一不入於善是則所謂大同者充是可以正身可以從政可以安國及天下而王道倘矣苟徒以薦名相同侈之耳目事跡而遺心矜已而忘物皆外於孔子

者也非吾之所謂同也諸士唯唯再拜曰某不敏今也知同人之義敢不蚤夜以求從夫子之規遂書為序

壽賀太宜人八十序

卜母賀太宜人為 誥封刑部員外郎長醉翁之配即吾鄉雅稱賢母者也歲丙寅孟冬十有一日太宜人壽躋八袞一山王子以年家偕諸姻友預期舉觴為太宜人壽業既許之尋以門戶事止弗舉蓋太宜人育四子長憲副監泉君仲太守益泉

飛鴻集卷之九

九

三

君季稽勲簞泉君三君起進士一時並顯名海內叔蜀府典寶鹽泉君又通敏尚文善承太宜人教拓理生業為三君綜家務俾得安意仕進無內顧憂歲時伏臘稱祝者填門擁席金紫照耀太宜人甚樂也比年監泉簞泉相繼淪逝益泉君且甘林壑澹乎塵視軒冕俗有浮沉聲勢者獨以典寶君編役長鄉賦太宜人聞之愀然不樂曰吾何忍及身之存而見人情寒燠如是也又安用壽為於是戒門卻親友及子姓弗得舉賀久之至是一山暨

益藩祠正王明齋則又固以請且致臯陽子之言
為太宜人解蓋臯陽子亦與編斯役者也太宜人
乃笑曰尚書相公顧亦不免是耶又何有於予家
即命厥子若孫捧觴上壽為歡予聞之益賢太宜
人殆所謂有士行而達者也古者婦有閨中之脩
而無境外之譽然珠沉淵而吐耀玉韞石而揚輝
姜如開周益陶啓後在古有足徵者太宜人曾孫
女為予之冢孫婦因稔知太宜人之賢平居屏華
綺斥釵釧躬織紉下至米鹽瑣細罔不周理暇則
訓課諸子行義績學絲綸華要繼武而起太宜人
以子貴膺封章璽誥鳳帔珠翟猶恐不自安迺
日夜獎勵子若孫蹈於徽猷太宜人之德盛矣夫
德盛者福必隆予孫婦每自歸寧還即道太宜人
順葆康裕目炯炯辨物不爽毫髮步履矯健陟階
闕未嘗假之左右扶翼由是而躋百歲享綿長之
慶諸孫子森然玉峙鸞傳乘風振翮固將目覩其
成可為太宜人賀矣詩有之曰魯侯燕喜既多受
祉又曰令妻壽母古之善頌禱者稱其祉福而歸

之妻與母之間吾夫子魯之鄉人也以宗國之母
之壽且賢著之聲詩不掩其歆艷侈大之祝況予
與卜氏為世姻又不但同鄉已也今太宜人之壽
奚敢忘祝詞

壽董母序

泰華之巔有蓮峯焉。鷄鳴而日出。萼餐而羽化。擬
高絕者莫加焉。蓋其層雲燦耀。天門盤鬱。芙蓉石
菌。朱陵岳宇之朕皆奕然而列於前。而紫霞丹竈
金精玉氣之祥皆燦然而韞於地。而巨靈祝融滄
溟斗柄之勢皆屹然而聳於中。而璇源玉峽珠淵
瓊海之秀皆瑩然而達於垠。而仙人羽客花姑龍
母之異皆陶然而棲於內。然而登其巔者百世乃
一人。焉千世乃一人。焉其他或麓而休或岵而停
者。踵踵何其駕天風升紫極者之寥廓也。愚嘗於
是而得壽之說焉。夫人之受形於大塊。詭不欲上
壽之躋也。祈生而願上壽。猶陟泰華而欲至於蓮
峯也。雖知其不可必至。而猶冀其萬一者。情也。人
子之望親。何以異于是。吾嘗觀董侯以雄材試翼

於海鹽然而惟純孝不忍以王事之靡盬而懈于
將母也由是奉慈闈以居政所公餘視膳啜飲惟
洽太夫人欣然樂於有子而侯亦依然唯恐其趨
順之或後焉迺嘉靖乙未值太夫人初度之二暮
而誕賓之二十四則太夫人孕星之誕案人先期
而告於默泉吳子曰董侯純孝太母純佑顧一言
以壽吳子曰洵哉若知情之不能自己者乎夫三
釜而樂為親逮也舞班而笑為笑具也奉檄而喜
為親顏也侯也奮龍門登仙籍鳴琴于江南馳聲
飛鴻亭集卷之九
生
於九州善矣暇則導崔邠之輿具季偉之恭迎士
行之官舍鳴敬則之鼓角霞觴晉酤萱堂寄笑斯
不亦樂矣乎雖然則嘗有些寐之想焉徘徊舉杖
伯俞揮涕潛輝過隙子路驚心躊躇隱几鄒軻動
色是以古人志養不易三公桑榆易晚良工獨苦
侯能無懼乎哉又嘗有終天之慨焉磨崖雨濕光
陵隱隱水西雲合嚴君在望樹靜風驅重茵親恙
侯能無憾乎哉夫其有所憾也限於天也不能必
也則其有所懼者安得不自我而慎之是故迓續

請命冀其祥也藥物之選壯其勢也滌瀝之甘還
其秀也溫涼之適種其異也而推仁以惠物作孝
以孚邦善政以協民積善以綿慶則又所以壽親
之大者如是則其心悅其氣愉其神和神和而天
者完壽可量乎是則由吾心之恭舉以至於蓮峯
不難也豈必登萬仞之巔而後謂之陟寄懸室之
想而後謂之孝哉其某請記之因以壽董母

蔡樂園奉 詔榮封序

今 天子御極之二年深惟宗廟社稷之至計崇

飛鴻亭集卷之九

生

高

建元良以隆國本而布大惠於天下外內文臣之
任職者得推封其父母如子官所以教孝而勸之
忠恩甚渥也今制有司三六載考績天官以最
上聞始獲授封未及三六載考績或及期而政非
卓異薦剋無聞焉間有一及之無能繼於其再如
是者皆弗得與封列可以為難矣况會逢國家建
儲大典弗俟三六載考績而授之封榮光覃被出
諸異數是不為尤難者乎念所蔡侯以名進士來
節推嘉興郡事潔已奉公權衡仁義守之以信行

之以忠存慈惠於剛斷而不瑣瑣於參辟維力之
未翕然著聲譽於遐邇自吾郡以及旁郡邑之士
民皆曰蔡侯賢者自藩臬以及撫巡諸當路又無
弗曰蔡侯賢者薦剡日馳而賢名日起謂兩浙治
蹟之卓異者非耶詩有之曰崧高維嶽生甫及申
言賢者之生有所自也吾聞侯之嚴君曰樂園先
生者抱朴履淳味玄蹈素鼓遂古逸民之高致混
跡塵氛遂末業以自資偕厥元配程同德並美萃
社發祥以成蔡侯之賢譬之鳳雛麟種長鳴遠步
飛鴻集卷之九

並

三

於天衢赤霄之上以羽儀 天朝樹勳竹帛即侯
之賢而知成之者有自即樂園之令德而驗天之
報施默佑有不容爽者今弗俟考績請封值茲曠
典銀章霞帔炳耀閭里抑豈偶然致者哉夫雲之
始出於山僅膚寸耳不崇朝而瀾漫渤鬱徧覆區
宇川原之流混混耳其進不息放四海而無終窮
侯顯融伊始為龍為光以榮乎親者將未知所抵
極其猶雲之升于天川流不已而至諸海也則夫
寵命之被又寧有既耶是以為賀矣時郡大夫

鏡川徐公曰惟子之言朝廷所以教孝而勸忠樂
園之佑啓後人念所之不負所學於是乎在可以
為賀矣遂筮日偕二三僚友舉觴賀蔡侯而緘予
言寓之九江里居為樂園慶

程西麓膺獎序

始余讀班固史至循吏傳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漢
興矯秦之敝與百姓休息西京上下二百年餘所
得循吏著治效者僅五六人而止然皆郡二千石
而縣令無聞焉夫以百里之邑寄之令丞流宣化
飛鴻集卷之九

並

三

與郡二千石等然可與二千石並傳者顧不少槩
見豈人才之盛自古以為難抑善仕者逢時遇合
尤為不易易也秀水邑附諸郡城當南北衝衢踞
繁劇難治邑中父老嘗言正德初迄今表表稱賢
令者則有若蘇夔卿之局幹林少峯之精明陳槐
庄之廉簡洪華野之敏練皆炳然著治理之效有
古循吏風中外推戴起而為御史為郎官為卿貳
躋歷通顯德業著之海內流惠無窮乃今時之為
令則又難于昔矣蓋自倭奴侵蝨民弊于賦不逞

者往往推埋數澤間胥吏多巧賊舞文干法習尚
媮黠獄訟繁興風俗日益趨於侈靡當斯時即使
長民者欲挽澆薄之風復諸敲靡以成治理然政
寬則民慢猛則殘吾見其難為也西麓程侯以文
學為閩士冠起家進士來令秀水下車訊俗罷供
具定期會緩徵輸簡答掠興廢舉墜扶善抑奸民
欣然愛而戴之聲譽藉藉惟時我浙繡斧使者楊
君象川以巡齷至麗君惺菴以巡按至戶部主事
蕭君岳峯以監兌至咸曰程侯賢先後檄下獎禮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其

是則存諸人而已矣因書以為賀

鄧石居壽序

石居公者新會人吾邑博某先生父也先生以身
教羣士者三年于茲道立化行君子揆厥所由生
謂其成之者遠吾以是心識公矣明年甲午公壽
八十有一秋七月四日其生辰也於是某謂默泉
子曰某也以職守越在他邑數千里外弗得日侍
朝夕之養今適吾子大郊來省且遂南下願先生
者賜之言為吾父壽吾聞而嘆曰孝哉守官以昭
飛鴻亭集 卷之九 其

故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言乎其慶也夫八十者于時亦罕矣石居公且過焉自是而髦而期頤而萬有千歲將未艾者使在先王之世不知隆禮又何如也斯其可頌也已雖然嘗聞諸太史曰壽是人之所欲也然不易得也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弱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青蒿迷嬰中心靡寧非壽也石居公耳聰目明手足矯強聚蓄穰穰既富而臧子孫玉踰

鄒靜齋暨配 貤封序

廣東按察司副使鄒君先為戶部主事今 上崇兩宮徽號禮成封君之父靜齋公如其官母鄭為

安人君尋守廣州是年 皇太子生進封戶部公為中憲大夫廣州府知府安人為恭人甚盛典也仰惟我 皇上率由舊章誕明恩記若曰惟天降烝民惟善惟福惟君又有民惟德惟彰惟爾某之父某秉心惟直惟臧德性惟良惟爾賢惟有義方式穀厥子惟爾賢施厥家表正厥里以淑我邇之士惟爾賢暨厥配婦順明章令儀式刑亦惟爾賢茲用封貤於官號以彰有德以若天道以作我有民無忘茲休命嗚呼榮矣假哉皇言達哉皇孝念茲繼述爰及令人登崇其子而顯榮其親詩曰永言孝思下土之式皇王有馬又曰樂只君子天子之封君及恭人有馬君子謂于此有三善可以觀孝可以示慈可以導忠至言也憲副君方且歎然恐隆休命竊竊焉圖所以報稱者予聞之惟王建官分職因能俾乂非德無政非政無民惟民順德惟德順親古之道也靜齋公信賢矣作而求之世濟其美是謂至德君秉心養性渾渾淵淵立身行道以光昭令問德不亦至乎推而達之正是四

國是謂嘉政君敷歷中外施惠陳常吏肅而民應
政不亦嘉乎夫德以立政則政成政以仁民則民
康成則不戾康則無斁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君實有焉樹德務滋今德滋矣譬之貞松勁栢生
彼大陵之上雨露所覆冒繁且碩固其所也君自
今所樹立又駸駸未已順庶民若天子膺寵光者
將不止此語云賢者多純嘏靜齋公夫婦又賢甚
其有後命固宜奚歎焉奚歎焉於是僚大夫咸是
書以為賀

飛鴻亭集 卷之九

三

霜臺別意卷序

太學生耿子風谷者長葛人也惟時嘉靖乙未以
記室從事張西墅公按巡浙藩居無何由公務北
上取道過嘉謁默泉子手持卷示曰此西墅贈行
詩也詩未有序子先大夫教長葛時相也辱諸生
列相知甚深恩甚渥也今得見先大夫之後非子
其誰序之默泉子感而言曰吾先大夫謝政歸亟
稱耿子之為人時時出其文披而讀之且曰如某
其者咸以文名耿子其尤者也予固心存而目識

之矣今見風谷禮度甚閑言論依依有則其志亦
高邁不屑俯仰人毋馳驟聲勢之間吾益以奇之
迺知西墅詩非徒作又以服我先大夫甚知人也
雖然西墅按茲土之三月廢舉弊革民懷吏畏就
其施為要不為無本者風谷朝夕觀道德于前後
聽其教令親薰而炙不亦可乎是行也竣事旋返
以答西墅惓惓之私吾也復會風谷于湖南草亭
之上相與商道理敘今昔劇談移日頗非幸與遂
申之以為別

飛鴻亭集 卷之九

世

一

飛鴻亭集卷之十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刻

記

嘉興府城記

江東之郡以十數嘉興稱腴壤人人綺麗垂老不識兵革視城且贅也故積石鱗次委垣狹基從外視如授登者以階而履於上反踣踣恐墜無論猝變即域民亦難矣國家承平日久人情狃於宴安

飛鴻亭集卷之十

三

玩細娛而忽遠慮城郭溝池之固廢而莫之講自島夷內寇民惶駭棄戈蒲伏疲蕭相枕拏戮即數十百人不足以當倭夷一二灰燼室廬魚肉民命又虜子女括玉帛持梁飲醕夷相謂入寇晚江南北並受其毒大都無城者屠城敕而不為備者陷當是時寇數蹂躪薄嘉興城下城之弗陷盖有天幸焉假使不守則全浙盡聳而吳會無自完之理衆欲安枕得乎初危急指揮曾勇亦嘗倡修城之議捐貲托始無有應者及寇退又莫之圖嘉靖已

未歲侍御周公際燾奉 天子命來按全浙行部

周覽曰城弗修猶亡城也是未可遽謂之安檄知府侯君東萊使修築之民有以不便告者御史曰若不憶疇昔寇乎今不城且虜若矣吾誠不勞民其何言之卹則條公帑之羨得白金以餒計幾千幾百有奇乃下令曰往者郡繫三罪人予察之有寃狀其贖三罪人以襄城事守乃按行隱度委帑緝於三人使具諸費而躬為之量工程日以考其成焉計所修城周一千九百餘丈高視舊加一丈

飛鴻亭集卷之十

二

三

二尺厚以高計得三之一又改為城樓者四凡守之具故所有者今無不飭其所無也必備之始事於某月某日越五旬而迄工飛閣崇墉薄上阻下憑高氣倍馳梁環望者却步而回首於是初言不便者肉袒謝稱便鄉大夫士范君言輩咸樂其成為狀馳使京師請予記予惟古之為治者修禮教明刑罰則蠻夷不得以緣間而窺中國此其本固不在城郭也及其失也陵夷毀頓之勢成而修杆保圉之功急城郭之修先王亦不敢廢焉當寇薄

城下時百姓洶洶自保且不暇何暇與議刑辟乎故識治體者貴達其權而成大事者在通其變修本而不遺乎末事舉而法亦無撓此侍御公之所以為善於治也夫人情溺於因循久矣方其臨難諉曰不及為難已矣又曰是可苟免則無時而可為也今侍御公體國勤民毅然以保障斯人為已任總督胡公某仁綏義輯議與克協參政某君某副使某君某僉事某君某均能圖惟贊襄而知府侯某身任其勞心力尤竭使天下當事者咸諸君飛鴻亭集卷之十

桐鄉縣城記

余讀秦漢以下諸書未嘗不嘆戎狄之為中國憂至長也乃東南諸夷錯居海島中亦是自給其稱持戈內嚮者則世未覩焉我皇祖神聖慮周千古既北逐胡元走之已又慮群夷萬一有他志於是詔沿海諸郡邑悉置戍設屯不遺諸所有功者

後世食其地提精銳防之至密矣列聖道隆化洽垂二百年吳越之間家綺戶繡湛於華靡無論毗庶即號稱戎籍者亦日美庖蒲博至終其身不識干戈識治者恒病焉嘉靖壬子羣夷乃大舉徑寇吳越父老子弟猝驚起惶急四走匿菰蒲蕪葭中始藻僅活稍後者輒魚肉之而羣夷日據高室大字擊鼓吹竽啖大肉美酒相顧笑樂以為入寇晚於是益肆志掠吳越遂大亂當是時都御史王公忬御史趙君炳然陳君觀衡藩臬游君居敬

飛鴻亭集卷之十

四

李君綸謝君少南阮君鶚陳君宗夔李君廷松相與仰天長吁共凡而謀曰嗟乎古稱高城深池固可以守寇之所為肆志亦由城缺倘弛何怪焉於是檄諸郡議築城事嘉興守劉君慤亦以是請遂大計諸郡邑凡缺城者城之而桐鄉令金君燕初至既奉諸公檄則下令曰城貴高貴深貴堅貴廣不者吾不能保此父老子弟於是甲寅秋九月始事而尹日策馬環走見工者稍怠輒怒曰若不急力寇至若且為虜越明年乙卯正月城成城週

一千二百丈高二丈八尺厚二丈六尺墼廣六丈
深一丈五尺城門八水四陸四門各有樓敵臺八
窩舖四十二個翼翼山峙矣而城工之費則二萬
九千有奇云尹廼登城四顧太息曰即寇至何虞
哉明年丙辰五月寇徑薄城下日夜攻城急而都
御史阮公提孤軍入援遂入城閉門拒寇寇幾二
萬環城而壘凡四十餘日最後架樓船繫大木數
十撞城城堅故不可壞而父老子弟亦日夜負亂
石飛擊寇壘寇知城卒不可拔遂各解去於是父
老子弟林香呼天匍匐稽首望尹之庭而泣曰吾

飛鴻亭集

卷之十

五

三百四十三

屬之不即魚肉者疇功哉疇功哉已又寓書於予
祈記余惟桐鄉嘉湖之上游也桐鄉不守二郡且
為之後何者其勢順也寇既不得於桐鄉則勢阻
勢阻則脅從者且日以解散是二郡之不被寇者
寔桐鄉為之障也豈惟父老子弟賴之抑予又有
言諸大夫之為父老子弟謀者至矣而父老子弟
有不持挺礪刃以守此城以為諸大夫憂則亦非
余之所敢聞也予鄉人也故敢以告鄉人抑且以

示後之守茲土者又當有以結民之心焉是役也
都御史胡公宗憲御史李君秋趙君孔昭王君極
藩臬潘君恩範君道明邵君乾謝君佑陳君應魁
孫君宏軾董君士弘劉君斯潔凌君雲翼王君詢
劉君應箕李君如桂咸先後主議而同知張任通
判林愛民知縣萬虞龍亦與有勞云

海寧縣覈田均稅記

海寧邑瀕大海距會城百二十餘里土澤沃衍志
所謂上縣者也其田與稅緣諸定額民安其故且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六

三百四十四

久自海患繼作始蠲坍田之稅及今民襲為奸或
有田無稅或田少稅多或就東而影西或取彼以
益此百孔千漏獄訟騷然繁興損國妨民勢難底
止主計者恒采羣議酌時宜覈田均稅之檄蓋屢
下矣然往往輒報罷弗行何也歲久弊深版籍湮
墜田地高下輕重之等每越其常豪右侵畷專利
貧瘠之民受困累尤甚從政者非不灼見其害也
然限於才牀於勢憚於更張未必能竭心力為經
久圖即能盡心力者又以他務奪一切寄之委瑣

宿猾之胥史功未及就而所費不可勝計聖王治天下以一物失所為懼而寧股削至是乎人情樂於故常難與謀始無惑乎訛議盈庭事竟沮格也此固東南郡邑通患豈惟海寧然哉嘉靖 歲

許侯涖茲邑振頹祛蠹時時召長老問之民所疾苦僉曰邑惟覈田均稅便會糧里俞龍等建言侯奉撫巡司府檄酌議利病銳然以身任之博詢輿情而叅以獨見布條教別區圖辨等則嚴稽筭禁欺冒絕請謁彈精竭慮始謀於丙寅之某月某日

飛鴻亭集

卷之十

七

三

告成當道者稱善允行其事以田準稅以稅乘田田之額不溢于舊而稅之輕重多寡各適其平上於是定賦下於是定輸爭訟息其端民庶蕃其殖行之一方而東南諸郡邑有所瞻依事訖於數月之間者甚速後世循而守之可以絕弊端而永享其利侯誠盡心力為之者矣邑耆民張霑監生徐元臣等安業樂成咸謂侯之績不可忘相與徵其言紀之石其固邑人也與在編氓之末蓋當衣被聲教其敢以不文辭乃為之記而授霑等刻

之許侯名 字 黠縣人乙丑進士廉明毅直多善政躋融顯貽生民無疆之澤將有待焉今弗書特書其惠利之著在覈田者其經畫纖悉則列之碑陰

昆明縣記

昆明者故滇池地自漢元封以來沿革靡常至我國朝混一區宇當洪武之十五年戡定南中改中慶路為雲南府以昆明隸焉蓋劇縣也縣初建在滇城之艮隅位置弗稱再遷得今治然創始時率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八

三

從粗略規制隘甚及今又百有餘年堂宇廨舍日就傾撓風雨不蔽案牘山積架閣無所藏庫狹狹垣門且敗出入無闌即有輸稅于公者及訟者至與吏平環列廡下湯不可省識計前令茲縣者固亦隨宜補葺要之因陋就簡未有能鼎而新之者非所以壯國體示觀瞻一號令而齊心志也嘉靖壬寅夏四月值馬君宣知縣事始至喟曰諺有之廉遠堂崇視壅志滯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哉乃毅然以經營為己任上其議於大中丞白崖劉公

報曰可巡按宋公南渠亦曰可藩臬諸司皆曰可於是慮財用計徒庸量事期示章程議式廊以甲辰正月初十日經始為堂崇一丈九尺基加崇三尺正門基崇二尺儀門二尺有奇市民居拓地後九丈二尺橫二十五丈一尺為周垣一百九丈四尺為衙三為幕廳一為祠為庫為獄為樓為亭于堂後者二左曰致恭以禮賓也右曰慎思退自省也獄中廳曰回春示仁也由門堂廊舍而降至庖湍之所約一百七十有餘間皆新作其他則仍

飛鴻亭集

卷之十

九

三

舊而加修者闕陋就嘉高朗炳煥翼然改觀於是年六月十五日以成告費取諸官計銀五百二十有九兩工匠取諸僱倩夫取諸民每丁役其力止五日勞節而不怨君子曰是役也可以書矣夫興作重事也春秋凡用民必書以見勞民為大然使之以時則又未嘗不致善焉予竊怪乎人情樂因循而官政憚改作非甚不得已終不敢更一棧至有視如傳舍終代以去者使天下之人皆然則將穴居野處而後為得乎非通誼也今馬君獨以經

營自任冒衆人之所忌而不顧大中丞公以及羣司悉聽之而不疑其士民亦觀厥成績而樂道其善足以徵交孚之義矣固春秋之所予者書之以告後之人俾勿忘其所自始馬君名宣蜀銅梁人為政知大體多類是

張少渠去思碑記

夫君子行道樹功觀諸政理昭德永惠徵諸民心若靡裘襦袴一丘十奇興於閭井達於童耄不可誣已昔者考城襄邑以令長之賢時為著頌暴美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十

三

載牒流耀文園至於今不磨非以銅墨之責為代輕重哉人有言曰令與相埒相維近君君之翕敷縣相承之令維親民民之安危縣令執之天子下澤蒼生必始宰相而迄於縣令令非良雖有德惠民不得被也故曰一邑者天下之式夫賢長令非至不易也嘉興昔吳圍徵自闔閭更霸裝為鉅邑俗縉而政繁益藪財賦圖簿殷湊古今吏治稱最者怕艱其人潛江張侯少渠以文學風望投射高華來令是邑志剷蠹弊休養其民允壅遏惠澤

股剝眚庶者悉釐正之其所設施咸本以恭儉先
以倡率激以刑賞濟以寬嚴甫再歲政化旁決民
乃大和視其庭胥吏不敢墨興卑廝役罔所索奸
滌惡之徒莫能置其喙而紀綱肅矣視其境豪奪
者斂逋莠者復懷讓者信囂訟者革而風俗敦矣
視其野澤無沮洳晦無汙萊耒無不時人無恒懼
而田疇易矣視其學圯者新頽者振媮者懲雋者
升而禮教興矣至於節冗費以蘇供億察腴瘠以
均絲賦平科量以登歲儲緩宿逋以杜詭索勦方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十一

三

略以禦外訐所以養民力而培國本其大者又章
章著也視昔丹史所書循良異等若有餘烈焉蓋
侯劉正之秉通敏之才又緣以學術故有不下堂
堦而取之途原者記曰大道不官大德不器非侯
之謂哉嘉靖癸丑冬侯被召命入補南京吏曹
黃門郎行躋崇秩顯比大君以一邑之政式於天
下以三事之階馴於宰衡夫奚弗然侯既去邦人
席侯之惠思之不置僉謀伐石紀績俾詔永久謂
余邦人宜有言來請余記余亦云賢長令如張侯

信不易得也遂樂為撰述以風於有政侯名師載
字以道別稱少渠登丁未進士楚之潛江人云詩
曰軫軫雋季勾吳之疆數以王谷衍以崇岡既奠
高深亦繁品庶壤賦攸宅流輸其裕緬彼鄧隧銜
厯所經讓風云徂泯焚章程連矣神君元后有錫
秀姿英韻如珪如璧昭明日朗和煦春融六察于
兢夙夜靖共平繇若時農利耒耜郭井用晏驪其
牧事疇咨講張翼諛矯虔庸難棘楚迺榮芝荃蛟
鯨是禦威則孔赫疲癯是瘳仁則孔爽我侯在泮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十一

三

絃誦既盈拔茅以茹國寶攸登野有馴禽目失猛
虎烝烝罔隸休是樂土帝邊旁求側席有後焜焜
我侯安車載馳展也徽猷式厥九牧嘉人之惇兆
人之福前有鼎衡侯維踐之懷哉惠人如何勿思
烟雨樓記

郡之有烟雨樓舊矣創自五代時景陵王錢元璿
者其址在城南漉湖上世遠遺跡無可考見歷我
明嘉靖間趙侯左山來守永郡歲旱甚水泉盡涸
左山迺浚市渠以所餘瓦礫淤土置諸馬場湖積

為崇丘堪輿家言樓其上便始為樓五楹而烟雨之名仍其舊侯去今二十年樓漸傾圯觀察劍南沈公備兵西浙駐節郡城剔蠹扶良修廢舉墜人吏淡和樂於無事時值暇登樓睇觀曰是將傾圯不修且大壞廼命工加葺易其樑楠板檻之腐脆者補其蓋瓦級磚之殘缺者新其丹堊之漫漶而雜其叢木之蒙密者自樓之陰闢而為軒軒之前數武為平臺甃以石凭欄候日玩月乘風觴咏咸宜偉然郡東南一大觀也工既迄八月既望吳

干戈相尋騷然煩動景陵王徒步請兵掃平西浙之亂其志在安民可知矣既廼作樓登眺以烟雨名得非憂時之風雨如晦而深有幸於光天化日之治乎故曰志感也自景陵以來數百年國朝列聖紹休至治熙洽雖昆蟲草木喁息蠕動之微罔弗沐浴玄澤不啻出烟雨之濛昧而昭晰於光明道揆法守人各相安于無事今海波息警以恬以嬉獲優游于湖山探覽之樂繁誰之賜哉吾民生當盛時固有深幸焉者夫樓一也時異而勢亦因之昔以烟雨憂民之憂今以烟雨樂民之樂是後也非直為觀美而已客曰然吳子乃揖客入舟鼓枻而還值嘉興尹羅君秀水尹由君相與請記於吳子曰脩建重事也劍南公感懷今昔崇新茲樓不勞民不費財不踰時而事集宜書以示後之人俾無墜厥功其弗敢以不文諱因述先所睹記及語諸客者紀之石劍南名奎江陰人已未進士今為浙江按察司僉事其律已甚嚴蒞官多善政此特其小者

戴村壩建廟記

戴村壩在東平州治東六十里許故汶水入海道也脩之復立廟焉崇壩功也惟我 文皇帝肇都燕京以工部尚書宋公禮等治漕渠為億萬年無疆之計公至戴村用汶上縣老人白英議築壩以障汶水令東南流會諸泉歷金龍口下黑馬溝至於南旺匯為湖分流南北直達濟寧清源之間通朝貢利轉輸於億萬世由有茲壩也歷今數朝例遣郎官督理以時修濬為計深且速矣嘉靖壬辰

飛鴻亭集

卷之十

五

三

嶼墩徐君寔奉 上命來治泉事振遺舉墜禁豪抑強舟楫罔弗稱便廼按視諸泉登壩上顧瞻源末召父老語之曰茲非汶水入海處耶惟茲當河之衝土疏岸善崩不預修治弗足以禦暴水倘非常也嗟乎首計而成功者誰歟白英也其神與有弗磨者宋公既祀英也曾弗得俎豆其間何也往時陳君棟塘欲祀英矣竟沮諸當事者吳默泉子繼之為請於侍郎樸菴章公雖獲祀猶未專也弗專則壙壙則不敬廟弗作則神將疇依惡在其為

崇且報也宜廟于斯為稱父老僉曰唯唯吾民之志也於是徐君命汶上儒官王守禮老人張子玉等繕完故隄增卑倍薄樹以榆柳標以豐碑遂夷其隙地為堂以間計者三室如之前為門屋外繚以垣墉設几案供具安神位凡五鄉民趙壘以貲為之像像龍王尊之也神之斯尊之也像汶蓆二河神以源所後始也像土地以主斯境也像白英崇首功也崇其功故尸而祝之也皆應在祀典故不廢也廟用水若干取之蒲灣泊子粒石若干取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六

三

之河壩棄餘夫若干取之泉壩諸役其他物于有司一無煩焉經始于是年九月至癸巳三月落成命僧某道士某為主守給閒地若干畝聽其入為香火費即而瞻之屹如者壩也翼如者廟也謂河之巨防者非與君子曰徐君可謂能舉職矣假神之明威以鎮斯土而崇報寓焉國家萬世永賴者將在於此是徐君能舉職矣惟時午峰段君以代至樂厥成謂不可弗文以示永久乃列其事使來請記若曰子嘗治泉于茲余辱子後記非子其誰之

屬其不敢讓而為之言曰斯役可以徵善焉先是而備是之謂智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是之謂義任事者不以嫌有沮而弗為繼之者不以功非已出而隱其美是之謂忠夫智以達之義以行之忠以成之人臣之盛節也昔者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名至文侯曾孫襄王為羣臣祝恒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使今之受若直者皆如岫嶽午峰之為人臣也政有弗舉者哉是宜記之石以彰厥善雖然跡英之功請於上而贈以官

飛鴻亭集卷之十

七

三

著之祀典庶幾稱朝廷崇報之意其不敏敬侯之司河道者徐君名某段君名某陳君名良謨及某者並工部都水主事先後至東泉者也籍皆在皇明進士錄云

嘉興府儒學歲貢題名記

士以年貢制也曷為題其名後後觀昭士鑒也洪惟我明受天景命混一海宇誕敷文教以隆至治建學設科登庸俊髦士類勃焉以興恐取士之途弗廣也迺令諸府州縣學各歲貢生員如制優

廩餼積時月養之之久試可焉而後用之列聖相承以迄於今布恩命則有開貢之例振淹滯則有限年之例懲濫縱則有超選之例皆責成於督學憲臣焉比其進與科目者並用所以作新人才崇治化者至矣我嘉興郡邑自建學以來百六十年餘士因科目進者得人為盛至歲貢所取雖遇有顯晦職有崇下亦有卓然樹立其德業於科目士有光焉者然載籍頗闕卒欲指數其姓氏有不可得而況其詳乎舊各學為題名揭之明倫堂

飛鴻亭集卷之十

七

三

楣即有榜制亦隘甚要不足以後觀昭鑒也惟時郡侯司馬公至甫閱月敷政宣教脩文攷學百廢具舉迺惟題名缺焉是慮于是既刻科目者碑爰命教授聶君義等稽故牘攷姓氏始自洪武初年至正德十六年止合各學凡得貢士計六百三十人著履歷備錄刻諸石以昭永久而命其為記夫名者實之符也君子為善無近名猶疾乎無名者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

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絳恥有其絳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蚤夜圖之培其根將食其實浚其源而導其所趨德業樹立無忝前聞則由名以激之謂名為治世脩身之具亦自不可得而誣也吾黨士嗣是以書殆服官事矣鑒觀前後以圖弗負于國家俾斯人指而稱之曰其德其業是弗落科目者後顧弗憾乎不然漸減無聞與草木同腐將以為恥又奚貴于名之題也哉此郡侯所望余因著之斯舉也文獻於是乎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十九

三十九

徵風化於是乎本侯蓋知先務矣侯名泰字魯瞻先為侍御史侃侃有直聲籍在嘉靖癸未進士錄可考云

遊廬庵山記

遊石佛之二日姜侯曰子好遊郡有廬庵者據烏龍山後庵在山巔下百丈許吾嘗歷之得其勝子曷觀焉侯戒酒殺往路崎嶇險仄始可輿行既而微駟從徐步山旁有流泉淥然可飲可濯可掬坐石翫者久之攀懸崖磴而上越數嶺山較石佛為

飛鴻亭集

卷之十

二十

三十九

愈高且行且止俯視澗壑奇峻神駭足戰呼隸掖行至庵數酌侯曰及此而不登其巔與自棄者等遂移酒榼命童子歌且行既百步得平石臺跌坐反酌下及庵侯賦詩予以絕句應之又數酌起庵前有修竹百竿竹外繡峯翠嶺隱隱烟靄中其翼而飛角而馳雖然華以郁者殆不可狀信嚴陵一勝覽也不知好事之士亦嘗有先子遊者否夫地之勝以人而顯雖柳柳州亦謂其然古之君子抱道樂德挺介特立者恒多而終身或無可托以遇焉者亦可怪焉矣廬庵之登微侯以曠邁之趣或不能至至亦不復能履其巔予因感茲山之遇若人也時天且暮而興愈奇逸欲登瀟灑堂仰文正先憂後樂故處僕夫告雨至不果尚有待先一日侯速白沙偕行會以事阻遊止予與侯二人

秀水縣修理儒學記

秀水縣儒學在縣治東百五十步許肇於宣德五年迄今若干年有司者時因其圯而葺之庶無甚壞然學河介於民居積久壅堙未之能浚也精嚴

梵宇屏障南面未之能毀也今 皇上敬一碑亭
建諸櫺星門內位置偏隘未之能遷也識者恒病
焉惟嘉靖十四年冬十月監察御史西墅張公以
巡按至視學祇謁 先師達觀殿基攝講座進諸
吏士語之曰是之不治何足以始教化乎夫學也
者將以邇流而求源也原泉放乎四海非以有本
耶河弗疏則流塞流塞者道之滯也盍浚諸又曰
學也者將以崇正道而黜異端也絃歌雅頌詩書
禮樂之教萃集乎其後而佛家之層宮疊宇巋然

飛鴻亭集卷之十

廿

峙壓於前似與吾道角者道之蔽也盍毀諸又曰
學也者所以興教端化國之典章是崇是依今
皇上敬一碑亭位置弗稱且不足以達文明利出
入非制也盍遷諸迺屬之知縣林君應亮亟為之
勿怠於是林君奉 命惟謹發夜殫力圖之鳩工
庀材浚河渠之堙塞者廣袤凡若干丈撤梵宇之
層架者凡若干丈遷 敬一碑於明倫堂後數武
屋墻其舊而易其樑楠瓦甍之腐壞者中為亭以
間計者三左右各為側廳者一飛簷隆櫺繫采丹

聖煥然大新其齋廡門垣道路之制於是為稱役
始是月六日越十二月以成告工取諸逸卒材取
諸廢祠弗勞民弗傷財以克有不績皆西墅規畫
素定之效也時教諭蔡廷春訓導鄧驥吳昇暨諸
生錢鑑等慶厥成以記屬於某將刻石永昭諸後
某聞修學常事爾春秋常事不書然泮宮之頌載
於詩學校廢則子衿刺是故觀民設教先王所以
省方式和民則司徒所以立極安得遂視以常事
也哉是役也風勸之道存焉教化之機寓焉羣士

飛鴻亭集卷之十

廿三

子朝夕步趨游息其間進退焉以求之觀川流之
不舍而悟道體不敢輟作以間厥功觀宮牆之明
曠而崇聖學不敢異端是攻以妨厥正觀亭碑之
鼎峙而率由 聖訓不敢不敬一以端厥後嚮方
改行修德廣業如是而人才弗興風化有不丕變
者鮮矣使羣士子步趨游息於其間修辭忘誠棄
本事末徇污下而忽高明則謂斯舉為觀美可也
於興學崇教者不亦負乎其邑人也竊有思樂采
芹之願不敢視以常事況西墅按巡吾浙貞憲肅

度政教兼舉督學如徐其綏政洪其僉事焦某知府鄭鋼知縣林應亮於法咸得書廼書以示來者

劉羽泉去思碑記

今 天子即位之元年夏四月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公以陞任代去去之日小大庶民引領企戀依依然如赤子脫襁褓而離怙恃者之側中軍署都指揮僉事陳大成等暨韜鈴熊虎之士凡若干人慕功懷德則又相與謀建生祠肖公像而尸祝焉將紀政於石以詔不忘期千百世永永無斂介予友使來請書予謝不敏則又固以請予聞之天之欲平治天下也必生豪傑之才為世道寄使之任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著聲績於天下以底當時而名諸後世誠非倖致者我 國家承平日久當 先皇時海夷倡亂雖就驅蹙然東南十餘郡騷然繁費民弗有寧居所賴非常之才以經綸左右乎其間庶克有濟廼若總督劉公者起家素官以進士為縣遷給事中歷太僕二卿尹京飛賢譽籍甚為一

飛鴻亭集

卷之二

苗

三

飛鴻亭集

卷之十

五

三

時士林之冠冕歲甲子 先皇特加眷注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蓋以干城之任寄之公殫心竭力廣益集思剔奸蠹振風紀飭號令約經費民晏然不知有兵事既而直隸之休歛婺源礦寇充斥曳兵入村部如踐無人之境四出抄掠江浙衢廣德興常山諸郡邑警報日至重為 朝廷憂公是時奉 命總督三省條例所見以聞曰明職掌以便督責也曰練精銳以裨寔用也曰嚴保甲以清盜源也曰革冒濫以重名器也曰禁妄派以蘇民困也其言皆鑿鑿造機宜凡所當注措者無遺便先皇允其議盡見諸行事公感激思報仗鉞視師自省城三晝夜達衢州拍授將吏方略鼓三軍而作之氣風馳霆擊竟殲羣寇不啻艸薶而禽獮收萬全之功以攄 朝廷南顧之憂使三省之民免於塗炭賜金蔭子寵渥有加其豐功駿烈固將銘鼎彝而垂竹帛信希世之榮人臣之盛節也余聞古之君子述德頌功必自其卓然殊絕者著之以繫厥思以圖不朽今視公平冠可弗謂非常之功

乎因舉其大者使勒之石若夫黜殘虐之吏辨冤抑之獄廣故大之澤順風俗之宜則兩浙之人口碑存焉此不書公名某字某蘇之長洲人嘉靖庚戌進士今任南京兵部右侍郎

張性泉去思碑記

性泉張侯來令秀水治績為兩浙最今年夏六月明天子璽書徵焉將屬以耳目之寄比行邑大夫士及含齒戴髮之衆依依然不忍侯之去也送之郊而耆老謝封等若干人曳履扳轡齋涕淚聲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其

三

震廬野曰君侯柰何捨我去也則又相與圖所以繫侯之思者構亭龍淵之澣樹碑示我邑之人以延甘棠之愛於永世亭既成相率踵予門乞言紀諸石於是知侯之德之政感人之深而直道之在斯民者未泯也夫天下之政由國都以達於縣止矣縣之政至令而極故天下之休戚繫縣而縣之休戚在令人嘗言一邑之政可達諸天下然則天下者固一邑之推也余嘗覽觀載籍自西漢以下作史者多傳循吏及稽其治行之實不過曰謹信

萬誠使民勿欺焉耳矣曰廉平愛利簡靜不苛焉耳矣夫傳循吏一代不過數人而其治行止此未聞有絕異超卓之事可以驚世駭俗竇聲聞於天下作史者顧不絕書以循吏歸焉何哉張官置吏以為民也民之休戚係於吏治民安而治效尚矣故稱循吏之賢在此不在彼今之後政者吾惑焉干名譽則約已之道枉驚博大則精密之計踈尚威稜則刻核之求過事苛察則敦厚之風微偏聽信則欺詭之習朕民將恐恐然累息如蹈火探沸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其

三

不能一日相安於無事如是則上下之情罔孚人不敢言而敢怨方懼其留而幸其去之不早又何餘思之有性泉德器醇固潔已奉公平生循謹慎重寡言笑為政簡易持大體恂恂然有恭讓君子之風焉邑有儒生夜為盜所殺閭門殲十三人厥明侯往視狀生有同姓者睥睨其旁侯見其心悽而目眴聽其詞舛戾又無戚容竊疑之既而獲盜所遺物絨束惟固侯命同姓者發函啓視復命之絨束與盜初迹無二侯徐謂之曰殺人者汝也何

事他求同姓倉卒吐實尋有盜自首盡得其情置之法人稱為神明云當是時吏治多自行一意以操切苛小炫風節任事者又憊通成就上下相蒙往往驟獵美仕侯曰得不得命也吾不能以性逐時尚識者愈益賢之虛已愛物視官事如家不妄賞一錢催科寧拙無巧邑有子弟勸勵以學接士大夫以禮即有所造請未嘗撓法從之然察其短長又未嘗弗加之意也甲與乙地相隣乙訟于官爭尺寸之利侯披草萊閱界址曰地且不毛何利

飛鴻亭集 卷之十

馬甲與乙並棄所爭為閒地而退此與虞芮質成者何異其他事多類是非侯開誠示信明炳幾先未必洞照物情使人悅服無後言也要之侯立心不徇名迹專務寬簡以德化下初令餘姚未幾以家難去餘姚之人德之不能忘尋補秀水操心勵行三年猶一日吾邑人德之視餘姚益深於是見侯之感孚而自吾民好德媚茲直道之在人心者尚未泯也侯令官御史躋通顯固將以施諸邑者達於天下使天下與被憐懷之澤以昭我 聖世

得才之盛又豈獨一邑之人繫思也哉後之秉史筆立傳非侯又孰為之先者因紀之石使有考焉侯名道字以中九江人中嘉靖乙丑進士其建樹勲烈殆未艾云

古松記

聞帥胡君愛松自稱古松主人人亦曰古松主人頃謁默泉子持古松圖示之且徵為之記予一披覽見其輪囷糾蟠擢本垂蔭不啻玄雲合而重陰集也豈以久特聞若莊生所謂八千歲物耶吾嘗

飛鴻亭集 卷之十

廿九

聞君子無玩物之累苟可以通吾志意則雖草木之微必取之自况好之終身不厭無暇他慕是故菊以志隱蓮以志潔梅以志清竹以志節皆於吾心有契焉故愛而好之忘我於物忘物於我詩人所以咏歌於淇澳感歎乎菀蘭者也古松主人無乃有取於斯乎夫貞松產於巖嶺鬱然千仞之表斧斤不入物無害者似隱者藹蟬媛雲披玉立似潔貫四時禦冰霜而不易葉改柯似節之清且勁蓋將取以此德匪徒物之愛也古松主人始依三

尺劍致位方面當西南干城之寄不為不榮今取以自況者獨於斯倦倦焉若曰吾將比德於松隱而貞乎介而潔乎清且勁乎志意所存無我無物庶幾為脩身養性之助此其有足過人者方今疆宇多事明堂棟梁之具於古松是需其慎之哉若徒以名焉吾恐曲轅之樹大或蔽牛匠伯不顧要不若相梨橘柚果蓏之適於口也於是古松主人再拜謝不敏曰敢不自封殖以無忘至言默泉子廼記而歸之異日古松功成而不處棄人間事焉

飛鴻亭集

卷之十

手

三

黃石赤松遊於禹同金碧之間予也將脫屣而從之不知能容我半席否

野樂園記

余賜玦於京師子繼念故居潯隘弗狎于佚老會詔令天下佃浮屠廢廬入其直于官子繼乃納官金佃居旁楞嚴寺之隙地復甌其後四百金葺為園以怡予同年豐子人季自鄞過之題曰野樂園蓋將擬諸唐之晉公宋之溫公也而予豈敢哉豐子曰晉公為布衣時還遺帶以活人世稱陰德溫

公亦以積書積金非策而積陰德以遺子孫其著書儀定冠昏燕嘗之禮以彞訓百世尤陰德之大者予曰俞哉史稱晉公才謀老成智畧有定冒賊刃以決淮蔡之功乞半紙以解承偕之繫削平僭亂身繫安危二十年間凡命將相士君子推公為首溫公嗜古力學無間寒暑財利絲華惡之如臭其事親每事必咨受命必藉記而佩之旦暮溫涼之節唯謹事兄敬之如嚴父養之如嬰兒其處友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口無妄語行不媿人其立朝以節用救河朔以守信服西戎以勇決稱景仁而定大計以公直遜伯淳而辯新法童平望以更生夷狄視為進退君子謂其純誠篤實幾於終條理者余自為諸生竊嚮往之久矣願起家即署驟荷 皇恩叨統百官而不能效尺寸為報稱瞻彼前修胡能為後寔慚寔懼若夫前脩言行所以勵諸孫子俾本諸身效諸國圖報 聖恩於無窮者雖老不敢忘夫必孝然後為子必順然後為孫必友然後為兄必恭然後為

飛鴻亭集

卷之十

手

三

弟必廉且惠然後為吏必忠且諒然後為友必貞
且哲然後為臣必禮然後家齊必悌然後俗美必
儉然後無怨必謙然後無咎必勤然後有績必畏
然後有終茲予朝夕告教小子宮室勿崇土田勿
闢輿馬勿飾服御勿奢饗餼勿珍執業勿懈交游
勿濫鄉鄰勿競施予勿吝辭受勿苟繼自今而曾
而玄而雲而仍其能監於前修以無忘吾訓乎其
能視吾諸子以迄於無窮乎是未可知也綠野堂
在唐都城鑿山引派風亭水榭環以奇石蔚以羣
飛鴻亭集卷之十

芳時稱極麗吾園曷可儼焉獨樂園記推竿取魚
執旌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
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其殆庶幾有之豐子曰善
身以範今訓以貽後古之哲王道濟天下有冊有
典示不忘也公其記之是可昭於無窮予曰諾遂
記之園中為堂曰先瀛其前為圃者四桑曰問間
竹曰猗猗蔬曰忘機花曰都春扁其門曰吾如所
堂後為樓曰雲日樓前亭二曰漱芳曰臨賦亭前
小沼沼中輊小石為二峯諸水富潛泳其中左右

齋二曰悟真曰守虛

脩香花橋記

香花橋狹且峻久漸圯壞六七年來人跡所經值
風雨夕墮河危者不知其幾予家與橋近每聞而
憐之今年春正月道人王左居民祝賜等相與倡
議募工重脩力不能任予量助之費眾結善緣共
捐濟之越四旬橋乃成視舊稍平坦闊加尺餘自
後雖百年可使行者無風雨患巋然臨河來觀者
眾或言橋梁脩理有司責也茲舉無及匠者斲
飛鴻亭集卷之十

飛鴻亭集卷之十

三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刻

書

與李在川

差官還至鳳陽奉辱手教良慰良感生以宿州孤懸可畏謁 陵後於二十五日至宿不意二十六日聞永城師五之親劉堂反未時攻百善驛廿七日午時卒然至宿州攻城百凡調度粗集廼率許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留守沈都司張恩同知及生員人等登城拒守射傷賊約四五十人斬首一我軍幸爾獲全但兵寡力弱不能出戰今各賊東奔勢趨鳳陽而師五又將自蒙城趨鳳陽深可慮也徐賴二道淮邳策應之兵調而未至河南追師亦不聞入我境而鳳陽之軍誠不足恃所有廬滁和之兵亦足張我勢仰仗威靈催之即來庶幾有濟也外人或言此事不容不具題乃爾先發唯垂照幸甚賊入宿州南奔似宜亟題兼請四路之兵應援惟門下裁教

與曹東村

貴省之賊奔入我境事起倉猝幸宿州無虞但賊謫甚探徑趨鳳陽 陵寢高牆在焉本地之兵弱不能支而尚都司之兵遲遲尾送今事勢既迫若得執事取間道急督兵赴鳳陽滅此賊而後朝食乃可不然鄙人一身不足惜而天下事乃大可憂也勿率據蕞草聞有同行諸公并致意

與黃中溪

節承教言深慰傾渴頃又蒙示大疏敬聞命矣生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以初任謁 陵念中州之賊頗熾遂如宿州料理兵馬間至次日而賊已逼城下其所圖有踰宿州窺鳳陽之志不意僕先據之仗宗社之慶及明公之庇四路集兵大敗賊於五河賊不能渡淮而南乘夜復奔中州西去今中州兵躡其後計此賊不日殄滅可以免吾土之憂矣但今四郊多故斯民財殫力窮將來之慮難保必無而生也又以綿弱之力當茲艱大望明公有以振我幸甚幸甚使旋布謝容至淮日另候起居

周崦山

京師獲隨羣公後而蒙愛教於門下者最深別後
稂切眷戀以分緣之薄奔走淮徐充豫鳳泗之間
自春正月以來日無緩轍弗遑致起居之敬即承
清役循例謁 陵偶值師賊之擾賴祖宗之慶大
敗於五河若使此賊據宿之計行則高牆必覆某
也不知宛所矣蒙手書中及之知愛我危我之深
也五河尹誠當其難只因先去以為民望人固得
而指之生頗憐焉亦曾與該道言將置之不問但
龍鵠亭集卷之十一

鄭近山

數經分水皆叨欵愛而真情實德藹然可見固非
尋常相與者別來惟切馳企極淮謁 陵後即值
河南師賊之變賴庇敗之於五河今雖盪平而四
郊多故盜賊蜂起誠如近山所憂也如何如何勿

率謝復不盡餘懷

李在川

使至辱教知節鉞咫尺鳳泗之間屹然有長城矣
幸甚幸甚賊雖殘敗而首惡未殄終是我境之憂
今四路之兵稍集惟防守為上滁和之兵不知明
公督發者若干請再添調每處湊合一千之數至
鳳陽庶幾風聲益振寒賊之膽顛假霜威以促之
泗州祖 陵調淮安淮大動官兵民兵防守矣此不
肖以身當其門戶不敢以赴告故不盡力利鈍非
龍鵠亭集卷之十一

黃方山

途中邂逅數語而別殊未愜念私既入淮有謁
陵之行未遑遣人走候復以河南流賊之變遺害
於我境今章撲滅其黨已過大半而首惡未除將
來之憂尚在也糧運無阻惟方山督催之力而鄙
人仰其成何幸何幸使旋倥偬布復餘情俟返淮
日另啟

嚴介溪

遠遠台範嚮慕慘慘河南之賊包藏禍心殊不可
言幸賴宗社之慶遂大敗賊於五河其始來攻宿
也約二千五百人及奔潰而西僅馬步三百人耳
上而皇陵高牆無震驚之患下而江淮一帶生
民保安全之福某也亦獲逃於誤事之誅初緣首
賊未獲不敢以捷報今既平殄據實奏聞想聖
心載寧矣外諸揭皆事不容緩者并入台覽即辰
風氣益寒崇護

李在川

飛鴻亭集卷之十

五

前月二十八日因河南流賊奔入我境曾以書遣
承差趙廷舉馳赴臺下時值道路荆榛未知既達
否此冠下五河其所圖非細幸假明威大挫其鋒
今還奔永城但首惡未除將來之憂更深也鳳陽
重地原無城郭不敢議為增築惟有練兵買馬防
禦為上而錢糧不敷恐難拘常格俟宿州四境之
盜既盡得免於鳳陽之患僕即趨臨淮請教也外
具不得不然惟明公裁之

與連白石

公行不獲面領教益迄今抱歎生謁陵時即值
中州師寇之變意在陷宿州劫高牆幸假公之威
神敗賊於五河今地方輯寧不然生不知死所矣
痛定思痛知公念我危我也使至承諭處分既明
謹以原檄馳納聞道履失調惟眠食節慎是禱冗
甚未盡餘懷

屬艱

飛鴻亭集卷之十

六

頃以宿州孤懸之故特至閱視武備聊張先聲計
河南師詔必敗然春間彼曾到沂招結礦徒則其
心未嘗忘山東也今若窮追必突出礪豐由沙河
以東經予之疆溪足為慮近不知聚兵若干可以
一鼓而成擒否新開河口水勢何如糧船過盡未
皆所顧聞者地方多故無煩遠來希諒之

任玉川

辛亥之歲奉辱教言別來深切瞻依綠塵跡馳驚
不遑數數致起居之敬比知榮陟極為東土生民
賀又值師賊之後聞車從往來齊魯之間未及走
使致私猥承先施益增感歎茲少間謹布風衷沂

滕之郊民窮易亂前此居是者未免以寬厚養禍
邇者道路傳言自明公至外戶將不閉矣此見大
君子所作為與凡庸迥異生也謬當東土下游賴
以安枕無剝床之憂者明公賜也幸甚幸甚伏希
厚為斯民崇護以慰相知之望

霍思齋

春明奉會獲領教言未幾不肖以賑務久歷淮徐
而明公亦膺中州之命勿率不遑脩候廼又值師
賊之擾知明公經略為勞矣不肖以初任謁陵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七

三

如宿州正慮師賊之故方料理兵馬至之次日而
賊奄至城下其所圖在鳳陽想明公稔聞矣非假
執事之威聲將士協力必無五河之捷若使賊得
渡淮而南生輩不知死所矣痛定思痛可弗謂危
乎賊誦甚今不知所如往但得重兵遏其後早為
撲滅不致復奔東路高牆 皇陵安若泰山萬全
之計無出於此敝境兵馬調集頗厚不敢不盡力
也望明公更與裁庵公一道及章甚幸甚近聞山
東賊亦有起事者生料師賊必有連合之志此計

行則破賊當以月計矣四方多故當事者之苦心
抑誰知之惟可與同舟者言也

李在川

連日為鳳陽祭告事奔走無停轍即返淮又候大
行賞勅諭相候亟欲過東省不肖少留以俟節鉞
茲晨既開讀矣陳苑二推至承惠問率爾布復賑
濟之說主上德意甚弘但庫庾多空何所於處更
覺為難惟執事教之

蔡可泉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八

三

別久想念殊深春夏以賑事勘河奔逐中州淮徐
齊魯之郊碌碌不遑問候繼聞海賊之變知翁經
略久勞吾嘉獲枕席之安翁之底也幸甚幸甚未
諭謹奉施行但今四郊多故山東羣盜竊發而歸
德又報劫庫未知究竟何如耳生偶承乏淮甸翁
又何以教之

嚴東樓

先此差便奉候起居頃為祭告 皇陵往來鳳淮
之間未遑續啟然每知尊履安勝為慰緩征一跡

緣百姓近見 聖明寬大之詔紛然望賑將擬於
今春發銀轉粟事例而實未知倉庫無銀無米也
一時無所於處不免大失民望有司以空言臨之
收拾維繫真覺其難不得已為此奏若寬一分亦
一分之益也司計者必不以為然惟高明諒之差
人行迫不盡餘懷

楊裁菴

明公履任即值師賊之擾賴妙略潛授燹釜之魚
遂爾銷燼此宗社之慶明公綏定之績豈在方叔
下哉正擬馳賀廼辱榮施無任知感使旋謹此謝
復風氣日寒伏祈為道自玉千萬四野以災告而
使歲無餘積將來之慮更切明公又何以教之

陸東湖

承手書深慰傾渴聞北虜既遁而河道又還其舊
足慰宵旰之憂所慮南土倭夷未靖河南歸德強
賊千餘騎為梗實與徐賴界壤密邇方有剽床之
虞不知廟堂作何議若使此賊與山東曠監徒合
而為一卒未能殄滅也生初議欲貯漕米於淮徐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九

三

誠為此故而昧者以為不必過為之慮可無恨乎
今倉庫空虛設有緩急何所措手足是吾憂也生
循例給由可希恩私於萬一蒙注念之至希示進
止

萬治齋

其也無似誤蒙明公知愛以賑務相屬繼以勘議
河流奔走於淮徐鄒魯河南鳳泗之間未效尺寸
微勞恐不能逃於曠廢之誅昨者還至天津以北
復聞明公舉之朝廷之上使督漕事私念國家重
務惟漕為窳非材力出眾者弗之能勝某庸劣淺
中僅尋行數墨以苟竊官祿者明公殆急於用人
不暇察其之不肖不足以勝之也拜命之餘益驚
益感不及效違心擬結秋實以不負明公知人之
明也哉謝恩使便及循例又當給由謹布鄙私於
門下伏希賜之周旋

連白石

前日蒙以昭陽湖事致南岷語無非長慮却顧之
心然其始因地方饑且亂而招徠反側事理宜然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十

三

又管河者每言棄置湖田為可惜亦嘗商議而後行非謂盡廢水櫃而委之民也今原稿具在覽自得之徒以人心不同或病僕非專職而侵其守是以立此赤幟為利害之說以惑聽然僕私心何嘗有所主哉特念苟利於國與民不忍默默况處事當計理之是非而不當論利害竟忘其侵人之守也古之大夫出使可專者尚專之今僕止開其端而議相應與否乃經地方多官僉議僕未嘗有所主也顧明公會南岷一道及近例欲議安山一帶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三

必須酌理之是非事之有無損益以為行止僕平生雖毫髮必不敢懷成心且臆見不同時勢亦異只以虛心處之請勿置疑於其間也適齋居偶想前言敢畢其愚

陳芹山

頃者使自金陵返猥辱報章恍對德宇慰浣良劇即聞南工之陪正位之兆况以期則既過矣容賀容賀柯主政本者希齋姪也真名家千里駒又居翁教下渠在鳳陽百凡不辭勞瘁甚得軍民之心

觀外所具可知其槩但渠因過限不安以鄙見欲愛而全之不若更代為善不然人將謂其樂於茲土孰能一一執而告之惟翁成就全安幸甚適以公務詣鳳陽相去門下不遠草率布瞻仰之私餘不盡

趙聯泉

往者途次邂逅秉燭夜譚極慰嚮往夙志別後奔驚川原日無停轍乃不能一致候起居此心固搖搖於三吳間也即承手教益感注存第今海夷不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三

靖明歲之憂更為可虞而充濟以北直達真保民災益甚主上以賑典責之守土者庾藏空竭又何以圖之良足懼也來諭敬領敢不同力所幸有明公經略上游僕也仰藉帡幪之慶預知必善其後矣使旋草率布復種種未盡萬祈為道崇護至禱

居成井

往歲淮行之役時值難為掣肘勉強終事非公左右其間則如白石者一官之不委一粟之吝

發生又何辭以免於讐闕也以是時時思念雅情
別來多冗不克候問即辱使至先施感何可言匆
卒謝復

閏午塘

別久念切頃承惠教兼加時時蒙注問明公之德
至矣厚矣生春初以賑務出繼有事河役近復代
乏淮陽荷明公之庇河忽自復其舊民識耕農足
以紓主上南顧之慮所憂者河南山東羣盜蜂
起不能無剝床之懼也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王

二

王思質

不肖竟歲碌碌頃者承事淮漕又以中州盜賊之
故幾蹈危阱無暇一脩候起居曷任抱歉吾浙舊
稱樂土迺為倭擾百姓騷然煩費百出非賴明公
經略幾何能帖席也幸甚幸甚傳聞此寇結黨造
舟將何為者通泰二州境與海比亦切剝床之憂
唯明公教之初承惠翰督募邳兵已為奉行况有
桑梓之故敢不盡力但此輩戰平原曠地頗得濟
若從舟則未見其能也唯明公擇而用之又見軍

中獨大飛砲竄豚不知浙中有解此者否匆率布
私伏祈俯照

王六泉

癸丑初夏會明公於濟上既畢賑務尋代漕乏百
役旁午不遑修候起居未幾令嗣南還獲一見兼
訊道況清裕至今為慰頃使至重辱惠教曷任感
激仰惟明公負卓犖之才當鎖鑰之寄連日奉誦
大疏披襟陳悃動切事情而體國憂民之意藹然
言表其也敢不奉以周旋然今值水患歲荒之後
衆作方殷其所需派誠有不容已者劑量緩急以
為多憲某不得不任其責也使告返匆卒謝復并
祈厚為天下自愛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王

二

何沅江

六月泊舟河西猥辱惠教既小兒至備述明公接
引垂情出尋常倍蓰感激八月三日入淮城檢舊
積及詢之故吏得翁之餘事踵而行之真有美牆
左右之慰但地方民窮財匱難以措手只今河南
歸德之盜甚猖獗山東又將待時而起雖在淮徐

可使安堵而隣壤之變慮在剝床如之何如之何
所幸河道七月望後忽復其舊殆非人力所及其
或可藉以寡過耳給由一節例須同官勘特在愛
下敢煩我公倘不拒絕感又切矣匆率布忱伏希
垂諒

趙芹山

日者師賊之擾蒙手翰垂及蕙厚犒池河之兵大
臣憂時計事同舟相濟不分彼此蓋如此然皆近
時所少見者幸甚感甚抵淮碌碌雖故吾尚存而

飛鴻集卷之十一

五

豐草長林之思徒懸諸夢想竟未知稅駕何如也

何吉陽

京邸會晤者再又時時於雙江松谿諸君子聞吉
陽緒言深愜懷素頃沈奉常至猥承翰教益感注
存自顧跡庸誤辱淮漕之役河平盜弭適當天幸
益覺我明靈長之慶有非人力所能者嗣與吉陽
會當細談之祭告 皇陵未免愆期義又不敢默
默鄙意具公移中續於郵筒奉聞也

楊裁菴

奉別廿年餘中間音問相通者無幾頃待罪淮甸
與中州壤地聯接又以百務旁午問候於門下者
亦無幾自知跡外抱歎殊深然瞻企星鳳則固依
依心目也履任以來久缺馳賀師賊就縛地方獲
安堵之休非吾丈壯猷神略何以致是古人言蔡
功惟斷迺成吾丈見之此又當為天下賀者

李南渠

某也無似自春初執奔走之役至於今未收尺寸
之效仰藉門下錄造獲逃于曠廢之誅已為萬幸

飛鴻集卷之十一

去

三

迺復膺明命待罪淮漕寔出非分惴惴焉有覆轍
之虞所願門下賜之教言使免於咎寔鄉土成全
之至德也茲值謝恩使便謹布遠忱徐邴之間於
七月二十日漕河復故道糧運無阻賴吾君相格
天所致非人力也

李南渠

以不肖居淮漕幸人心悉歸河道復舊盜賊斂跡
無不可者但終日奔走作大驛丞與夫頭覺面目
可憎語言無味似不甘耳以是每思得去為幸外

此有議及添設大臣巡撫鳳陽者自某一身計得脫巡撫更妙但漕運衙門取撥人夫錢糧勢所不免若與巡撫角立行事掣肘恐非漕規之利異日當其難者或以不肖藉口是以不敢斷然以為可行以其鄙見莫若假之軍務自可遙制矣不識高明以為何如附聞聊資尊議也

陸東湖

生待罪淮徐初以賑卹繼處河防近剿河南強寇了此三大務雖職分所當自盡不敢以勞告私念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主

三

師賊包藏禍心不小今全鳳陽高牆無震驚之患而江淮得保障安堵者則某也與有勞焉前此不欲以捷聞緣首賊未獲之故今招情具在中間有不忍言不敢言者幸公覽焉當自得之矣或有談及者幸為語之何如生給由伏庇既得恩典先大人誥文欲求潯陽之筆煩先致鄙衷容顯人馳懇也

張南洲

賁文者至奉獲來音自分薄劣於地方無尺寸補

乃人心過思若此其鼓舞興起其善端者固有所有矣且愧且感久之

趙甬江

昨項子如臨至淮得聞動履甚慰毫宇階奉示遠翰生固以干城屬之門下可謂得人矣會後屏言及推陷廓清之功不在小子宿州之捷之下其然豈其然乎自今多事鳳陽另設撫臣在小子一身脫去重負甚善甚善但漕司每歲動調夫馬取用錢糧勢所不免若與巡撫相牽制則窒而難行他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六

三

日當是任者或罪及不肖推避是以不敢力贊其成也以鄙見只於本等上加提督軍務之權或有事時後朝命特遣事竣復止何如幸惟采酌以裨國議

趙劍門

恭惟老先生碩材雅望開府湖楚聲教孚洽事業炳然某也與在相知叨被餘馥能無慶乎坐冗久稽裁候使來辱惠翰情溢言表如承警款之末慰浣良劇今四郊多故民寤歛急國家經費又有不

可少者不得已加派一二昨不肖入部以來念浙地與蘇松海寇方熾湖廣工役未休江西與浙隣有兵糧策應之煩望百凡加派乞特移之別省雖不能大有拯濟而三省所寬則固一分之益也蓋不敢顯然見之公移中耶布聞左右使楚之氓盡知老先生為之圖也使旋值勿遽率爾謝復伏希順序崇護以迓懋祉

任玉川

自維揚獲手教後弗克候問起居念想良渴頃以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九

三

菲劣承乏冬曹過任城瞻望沂雲欲致咫尺之書於門下方覓便鱗而使惠達至懷之好音感荷十月廿二日某抵秀水檐未及弛而倭寇突來廼于廿八日從間道出湖州宜興入毘陵賊于十一月朔日稍退東郭自毓秀院南至放生橋北至沈少坡處皆成煨燼所僅存者什之二三殺傷男女無算近又聞十三日復犯嘉興賊之來亦無算孤城獨懸無兵無食即今安危未卜所恃郡守劉唐巖盡心經理或可萬全而明年之慮更大嘉善復陷

平湖海鹽終難守今之嘉興非復往時景象公伯念詢及誠有并州故鄉之思而敕郡人每望福星照臨倘天假之緣吾黨人士得就枕席有日矣

朱兩川

初擬出濠泗之間既而經淮揚以北不及通問左右以仲夙懷即日抵彭城廼承差官遠護念茲高情益切感歎逢次草率謝復比來東南海寇猖獗而敕郡受禍益慘到家未五日報寇至僅以身出城從間道如常州今尚未知賊退消息昨會半洲公極器重門下所冀同心協助以靖區宇固半洲公之情亦僕之望也矧及泉之例在前惟執事慎圖之

周石崖

七八年未見之懷今乘其便正欲傾倒以求益于左右天乃塞之而使島夷迫我西行竟阻良覲此心欣欣懸諸寤寐室邇人遐能勿思乎來諭云云誠當其難然整頓輒坤以肅清海宇非豪傑之材不能濟指計今所謂豪傑者非公等耶某竊以為

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者為救急之要藥近見戎
弁多無賴而士卒皆市井白徒金鼓旌旗不熟于
耳目其志在剽掠與賊不殊獲功者未必賞而避
難者無罰如是幾何而得民之死力也聞公振揚
之下士氣益倍將來支撐東南半壁而幟幟所被
使不肖桑梓之鄉獲就枕席之安誠在斯舉矣幸
甚幸甚半洲公今晚至毘陵與周觀所皆豁達大
度可共成事所願公虛心協議共濟時艱其小小
事議有未合不惜往復論難則所濟多矣此公所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廿

三十一

素達者臨書偶進其愚惟賜采諒

李及泉

伏惟明公開府東南綏內攘外屹然樹我巨防此
宗社之慶非直鄙人桑梓幟幟之庇而已昨過家
初擬面候如不能則馳一介之使致起居于左右
詎意寇至即冒險北上垂我初心比入京途次辱
惠教迺知明公注念猶夫我者且感且慰近令小
兒歸迎家眷附書臺端未知既達否明公壯猷雄
斷動適機宜而風采振揚素為人所畏愛近來好

事傳言多失其真若謂明公不屑居此又或緣是
以為避事之圖僕固知明公之心殊不然其言若
他人告之者三雖慈母投杼走矣昨所處迺三四
相知極力調停所致願明公慎計其後海賊來去
無常今兵四集自鄙人私慮或須以守為戰以奇
取勝恐難以堂堂之陣爭鋒果使眾寡強弱相當
可以一鼓就擒又何妨于背城一戰也幸高明慎
之慎之使旋匆率具啓恃素知敢盡其愚孝豐林
尹舊習學廣東時所取門下士也似有將略可任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廿

三十一

事如見其賢一試用何如

朱兩川

僕也無能為往昔待罪淮濱荷有賢執事者相與
周旋獲免於咎追惟曩時未嘗不惓惓左右也頃
者備乏冬暑值百工具興應爾無暇不克奉候道
履迺承遠使榮施慰諭勤懇感念曷勝伏惟大江
以南寇盜充斥當路者每圖綏輯之宜以得賢為
上如西川者素以寔心幹濟懷干將湛盧利器必
得犀象而刺之以彰寔用生固知西川不能久滯

茲土也風順布私餘懷不盡

李羅村

使至辱教深感注存兼聞動履安裕令望昭宣益切慰慶生碌碌如前近承冬官之乏值帑藏空竭之餘百役繁興支撐匪易即有加派於各省又兵荒工作在處無帖席之民是以日惟耿耿懷敗犁之懼不知明公何以牖我也楚山澤之奇甲天下明公吞雲夢而攬岳麓當有樂乎心者今東南寇患未殄環視楚中非又一桃源也乎以是益羨於飛鴻書集卷之十一

明公也

雷古河

遠遼清教兼聞任事之勞昨虜報旁午每與益泉言未嘗不戀戀也素正郎還知動履安吉良慰都城內外工作俱興需灰甚急無斗石至者詢知陵上已收幾四百萬矣煩暫轉移運發庶彼此並濟惟賜尊裁

盧後屏

使累至皆辱惠德音遠曠之久獲承公歆豈直見

似人喜焉爾也幸甚幸甚所諭敢不奉以周旋未審落成何期今京師工作甚繁經費不足聞南嶽多仙人果使黃金可鑄翁試探求玄規不惜遠示助我集事也

張半洲

頃者承惠翰隔三千里外如挹光儀豈勝喜慰禾城之全尚賴移鎮之力然東南禍數未盈掃蕩之期難以逆計近聖上軫念督責于本兵某亦為公慮數以難處之故白之都人今所恃惟有狼兵

飛鴻書集卷之十一

苗

三

一着若得諸同事者與公協謀併智圖之善之善也其碌碌如前但當大水之後工役繁興費須三百萬始可苟完查檢本部見在銀僅四五十萬又別項不可動支奈之何哉虜近掠懷來而去其再來亦未可知南北多虞論事者徒持影響而不喻任事者之難浮議勝而實用寡可恨也禦寇之方或言設伏用間安輯叛亡哨探蹤跡團結嚮義為要務此皆公之所先行者敢附及之

孫二水

恭喜榮拜未遑脩賀為歎頃者言官以 國家經費不足開鼓鑄之端司農題覆與鄙人之見稍別僕竟以差官獲罪而首事者以此奇貨屬之于漢望明試焉成旋終始若使事半而功倍何憚而不為如其所得不償厥失亦惟明公圖之內工作方殷前此所貸於滇銀希為陸續催發尤幸

周澱山

往以賑務如魯猥承注問感念殊深頃使至廼蒙惠教意誼勤懇何明公垂情至厚如是也某碌碌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廿

三十九

猶昔近代冬曹之乏值大水後百役俱作經費寔艱仰賴明公體 國之忠催解獨先今庶幾少補不至掣衿而見肘者明公之賜也幸甚幸甚使旋謹布謝私伏計聲望隆碩峻擢伊邇惟為時崇護千萬

鍾古原

使來辱教兼得聞逋欠完解之多豈惟工曹眉急是濟而衆心欣然於古原之有功幸甚幸甚浙寇近佐何狀汪五峰等泊海口其歸款誠否敝郡又

有水兵之變雖寧輯亦禍本也錢糧催併願明公劑量而行之

劉崇巖

彭城別來遂逼歲暮仰懷言議風旨固時時在目也頃尹憲副至辱惠翰益感注存救郡舊稱樂土比年以倭寇之故百姓坐困非明公經略綏輯於上其何能獲枕席之安傳聞此賊募黨造舟將何為者以是知明歲侵掠之患未已也維揚通泰二州境前此亦被其毒螫深切剥床之慮明公何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共

三十九

以教之承諭折兌一節此鄙人夙心曾與當路者計以太倉不及三年之積竟不敢倡其端且礪菴百凡迂執有言不信徒爾悵悵如何如何即如今年歲徵糧數及今尚未派到可徵其餘矣軍中火器獨飛砲為上不知郡中曾置此否謹奉上一具

許九杞

江南寇盜充斥聞九杞間關避地辛苦歷嘗走讀少陵詩每嘆其所遭之困不意今復見之令壻徐君行勿率附候居起伏惟慎愛以怡永年生近承

銓之豈惟負乘是懼加之桑梓薪木之憂情悰殊
惡奈何奈何請見無期臨書不勝悵惘

郁陽川

吾鄉為倭寇所侵此天地一大劫會也仰賴郡大
夫宣力城獲安全吾陽川亦震驚否聞近有為外
敵樓之議者云倡自少泉公誠百年永久之計宜
贊其成始僕亦嘗與項子南言矣但採辦石料須
置之城中俟完併工運出脩築勿因以資敵其城
內馬路少人衆緩急上下不便若取近旁之土增

飛鴻事集卷之十一

廿

三

脩十數處於舊城益倍厚矣又聞有欲為外木城
者不知作何規制此恐未善若使賊取以附城是
為賊送階梯也余意以為傍水處但可通賊行走
者各築女牆亦便幸陽川與諸同事者商確白之
崇曜公請裁決千萬賤生辱遠使來賀自揣犬馬
之齒日益正切歲華之感盛情何敢當然知領矣
風便謹布謝忱餘懷嗣啟

白一溪

十數年不接顏色想念為勞頃聞督兵吾土藉建

于襄之績永收保障之功無任欣幸廼今半翁坐
此而諸將領待罪以責後效昔者孟明不三北則
未必全獲此兵家之常顧一溪慎圖之今寇勢若
何勿以小勝為驕勿以小挫為衄善之善也餘不
多及

張南洲

五月九日使至奉辱華槭知四路兵勇既集先聲
振揚計此賊假息遊釜不日殄滅矣此間議者祇
捕捉風影不察所以持重之意見謂進攻之緩克
戰之遲大抵道旁見多如是惟登壇者然後知設
法者之不易也軍旅倥傯天又熱甚希順愛以慰
中外之望

史沱村

比聞通州之寇退遁明公移鎮京口大江以西水
波不興非假威靈先懾其心曷克致是此賊狡猾
之尤善用間用伏吾浙之師多昧此數為彼挫敗
先後覆歿殆三千人兵家以持重萬全為上故有
以守為戰者禦北虜亦然若使堅壁清野據險俟

飛鴻事集卷之十一

廿

二

敵乘其怠且散擊之雖無所獲亦不至大失惜吾
浙師之不察此也節鉞久出問之貴衙平安無煩
內顧謹遣使奉候動履天漸熱百惟崇護千萬錫
山之寇近何如希示及

李克齋

使來辱教翰良慰以公之心跡何嘗不明白磊落
禮義不愆又何惜於浮議古之成大事類多是願
公虛懷以委之義命寔相知者之望也勿率布復
小兒紹偶應順天鄉舉蓋齟齬時公嘗手摩而教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之者敢以奉聞亦公之所喜也

陳抑亭

彭城邂逅俄頃之間獲聞玄旨別來正以不得請
益為歎又緣冗懶之迹弗克致咫尺於左右以展
遐悰頃辱惠翰垂及廼知執事高懷與僕有同然
者感甚感甚僕碌碌如前日所慮海寇未有蕩平
之期東南自此多事惟節鉞坐鎮上游金陵水陸
恃以無恐者在執事是固有勞經略耳使還附此
餘容嗣布

阮山峰

長興舟次獲承警欬之末譬飲江河雖未充量然
既識江河之為深且廣矣章甚章甚比來道况想
益康裕西浙之士翕然嚮風將使畏壘成俗另一
桃源明公所以造就嘉惠乎來學者至矣東南倭
患孔熾賴明公文武鉅材多所翊贊人心歸之今
四方多事干城重任付托有期唯明公自愛以需
寵命至囑至囑風順謹候動履有懷不盡馳神奈
何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張南洲

尊使來猥蒙惠教多感第今日倭寇猖獗而好事
者議論橫生崇尹之處姚守殊不厭衆心僉疑公
為之庇者生雖有言未信也今 朝廷既有處不
望以無心待之及泉近日疆理想有緒面問希叮
嚀力圖之不然續有議其後者不可不慎也

楊潞山

冬初奉違條踰春半追念雅情日瞻鍾山雲樹惟
有依依頃使惠翰益切感慰東南倭患日熾恐諸

郡將有剥床之災而白下城工信不容緩領教覆
題中間少有增加則固北都城事例也統乞裁奪
行之

張蒙谿

榮轉未遑馳賀私念東南夷患未殄須仗老成憂
國者談笑折衝于尊俎之間而我公適當其事知
蒼生安枕有期矣幸甚城工委不容已悉如來議
題覆而以北都城事例入之其有未盡者統唯尊
裁施行不妨再請也聞台後將發今既在途否倘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天假之便續領終益又何幸焉

周石崖

不肖遠別既久心旌日馳于霖門雲水之間知亦
念我也每聞威武振揚諸跡之上剴切懇至而免
糧一疏尤使人讀之將廢稿而泣人咸樂頌焉此
見公之經略宏猷東南天半驛可恃以無慮矣救
省近來安危何似遭寇殘壞不知作何究竟主
上深軫念使今歲無掃平之期恐有當其責者是
吾憂也河水既釋走使迎家累於常冀賊平乃能

復我邦族若得垂情問及則一枝之棲聊可藉以
為安也

劉崇覽

別來辱教翰不勝感佩海夷充斥為禍東南非伏
翁輯和其人民而保固我城郭恐百萬黎庶盡為
彼魚肉矣此有識者所能知而或謂賊未殄絕者
其亦弗思耳是豈易易事哉當事者念之久勞將
以浙憲相處唯為道自愛

張半洲

頃獲手書深慰遠念差人還既具啓謝復計微導
覽比來海寇流劫浙之東西所恃者狼兵之來不
知白一溪諸宿將皆至否竚聽掃盪之期為門下
賀且願頌勲德樹風聲于我郡使萬世無斁也比
日崇德陷撫按報賊之疏頗緩此間將有議其後
者主上亦憐憫于南顧百凡幸慎之達虜連日
犯邊南北多故如之何

趙劍泉

不肖衰病餘年以向平之債未了蒙推羣公之愛

賜之船及勘合又使人導護獲過于行此非尊慈
垂情之厚何以有此比來閩中寇勢何如戚總兵
去西浙似缺名將恐彼寇散逸或入我境不能不
煩經略兵法曰恃吾有以備之今西浙民窮財殫
兵亦不可盡去議所以為備者誠難矣如何如何
不敢以薄幣溷瀆清嚴知明公能垂鑒也

馮貞所

濟河舟次邂逅迄今裘葛三易仰企極深以冗懶
故不能數候居邇然時時聞治境輯寧道履甚遠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慰浣良劇想開府之餘亦嘗念及鄙劣也西浙倭
寇日熾靡卜罷兵之期此身未知歸定處祗切杞
人之憂昔者東陽牛生所云云無迺數有默然者
乎舉以告門下知此憂同也

胡梅林

即承使至授以華緘知海寇猖獗我師挫衄之功
非仗明公經略于上幾墜東南天半壁矣桐鄉既
解圍否山峰亦銳於任事迺值初試尚期收萬全
于後着願公將率諸軍使不緣是自沮則益明之

績於山峰得之矣

張東沙

台從往寓金陵時時得聞教言既南返弗克數候
動履為歉然風波中每念翁方優游自得于浩蕩
無為之野非天之所以獨厚者乎今海寇作何狀
將來未卜安枕之期而四境日見多事如公者素
抱經濟之略恐未能悠然自遂高致也某碌碌如
前所可信者故吾尚存聊以報知已

楊裁菴

前此辱教札既作報書弗意來使不告而去竟未
獲馳達左右鄙心歉然昨小兒南還附小啓道私
所冀高明垂諒江南苦於寇亂仰仗元老壯猷綏
輯萬姓但值時勢之艱掣衿露肘未免有勞經略
耳願諸名公虛心同力為乾坤掃蕩此寇豈惟社
稷之慶而某也薪木尚有復業之期寔大快也

周崦山

頃布小啓於門下昨暮過丹陽沱村之使適至迺
得所為文辭義嚴正文采巨麗不肖子若孫世世

以為寶者在是感激感激會半洲聞榮秉機務容
嗣修賀今夷寇猖熾十又三日復犯嘉興未卜安
危消息殘歲尚如此將來可知整頓乾坤正有賴
于豪傑知經理勞神多矣東南兵疲將寡而說者
動謂鄉兵可練無藉于四方調集之師是以三年
之病而求七年之父譬之以羊投猛虎必難濟矣
此其所親見者敢露其愚

趙角江

使至再辱教知破賊之詳軍中有韓在焉固謂此

飛鴻亭集

卷之廿

廿

三十九

寇不足平矣所恨諸將領動失機會未盡難絕柰
何主上兩得大跡真以腹心肢肱相寄惟慎之
愛之師即老矣聞賞不酬勞食不及飽楚粵之士
無廼有思鄉長逝者乎若果然則吾兵之氣索矣
又何以留之顧注意

李及泉

頃者兩捷報至不但據地方積憤而此間僉議頗
快僕私心又竊幸焉甚慰甚慰半老坐此或緣是
得稍寬也兵家恒扭于小勝今賊聚尚多須嚴為

防遏掃清海宇僕雖不文猶當為公頌功無極也
外諭樹坊一節仰見高懷請綏圖之蓋軍旅倥偬
勿使他久藉口于彼此均有益惟明公裁之

翁見海

使來辱教翰榮施無任感荷因俟便鱗裁復布謝
遲遲即聞鄉兵之變堂奧之中虎豹伏焉可畏也
近日曾否撲滅藉公威靈早見平蕩寔地方之福
顧留神

張半洲

飛鴻亭集

卷之廿

廿

三十九

近蒙遠教深慰傾渴大疏始下即懇之礪菴今既
覆題雖不能盡如吾意亦一介之寬而翁之造福
於浙人者侈矣幸甚幸甚諸路兵大集先聲所被
賊當破膽聞潛遁海涯未識果否無乃深謀示弱
以緩我師欲我兵老財殫而又突出擾我腹背者
乎不可不多為之防也使旋匆率布復天漸暑惟
起居節宣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梓

書

連白石

泰遠台範忽復踰旬瞻企星鳳曷勝馳戀途次多梗至二十六日抵徐尚見水傷城門四野環滙臨流而嘆久之天之降割於斯民奚為此極也且有司不得人而署事者徒鞭朴一番以去將來之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一

萬里父

憂更切惟明公熟籌之遠承來教但徐州倉麥動支一萬二千零已經題知之數難于轉換今與李員外議其未支動者讓作行粮然庾人告罄實數恐不滿八千也河道勘議豈能出高明之見中間乞留漕糧一二萬石建置閘座不敢多請前奉教冀在必行耳廬鳳揚三郡糧銀應期而至非仗霜威不可得今責成該府買米收貯以防後舉於地方頗有裨益所希明公嚴督不至那移別用此非不肖一家事也淮安放過倉穀一萬石折米該五

千石除二千石作米一千石補在廬鳳揚三府內湊足二萬之數尚餘八千石每石作價二錢該銀一千六百兩今行該府將廬州府銀照數除還穀價以備明公取作行糧之用又兼徐倉八千石亦於明臺小助矣

沈少湖

即日蒙遠翰知移鎮寧鄉便擬走侍清教緣徐沛豐碭之間事有羈繫又邇派而上計抵任城尚須旬日外在明公不必以會弗會為念也昨史僉憲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二

萬里父

差官至生已悉鄙懷托之轉告門下想曾道及閱東藩公文處置詳當但得良有司實心舉行則疲民受賜多矣四萬石之捐誠朝廷浩蕩之澤東人更生之慶而明公精意感孚所致生也又安敢貪天之功以為己私力也哉

方鴈菴

三月十九日承差至淮奉辱專刺徐民困極生議欲將允軍糧一萬餘於徐倉收納此尚係在官收貯之物非敢盡以為賑所幸稍緩催徵之期以留

逃竄之民耳今軍船水次候久未聞俞允之肯百姓洵洵生一手足之力豈能盡挽斯民令不逃竄耶謹具疏再請伏乞俯念賜之周旋生民幸甚地方幸甚

王大廊

三月十九日承差回至宿遷奉辱華札知百凡賜之周旋賑事稍有次第頃蒙朝廷復捐米三萬石於充濟地方即將趨任城為東土計報完當在四月間也治河鄙見具在小疏中目前似可無患而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三
將來之慮更深不知究竟何如耳

盧書菴

徐民困極矣初議欲將充軍糧一萬餘石於徐倉收納稍緩催徵之限以留逃竄之民荷蒙覆題得旨俞允迄今未見明文行到不知何處浮沉率爾馳告乞為查叢生民幸甚地方幸甚

史鼎山

先此賡文者來云車後既發以是及遣人奉候兼述賀私達承遠翰乃知暫為地方少留東土崇

陰益崇益茂究人困極矣今朝廷捐三萬石為賑誠曠蕩之澤宜以所屬災傷示數劑量撥給不識少湖公作何議煩即轉達拱俟來教以便奉行任城之期會弗須計也生淮徐事稍有次第候臨清倉糧運至充濟之日當趨沂滕請益仍望與趙右坡各差官至臨清督取

王在菴

頃為徐淮之役幸瞻玄度魚聽則言深慰嚮往之素昨晨渡房山為風伯所留望洋竊嘆不知斯水何時消落使民莫居也即聞邳寇小發寔切隱憂當事者今作何施行恐當以安輯撫循為主計擒其一二以彰法典似為得之若槩曰調兵或非策也此正公之所憂敢爾附及膠河議并入覽

沈六川

久不奉聞德音曷勝懸念頃覽報知榮轉深為西江得人賀今四郊多事百姓日迫安養生息藉以保障非守牧之責乎然近之為守者盡心於簿書期會應酬奔走間而安養生息之意蓋鮮如吾六

川者以實心充其素所蓄積必異於今之為守者
矣能無賀乎僕即日從陸如豐碭欲展良觀盡所
欲言特遣人奉迎於安平遲四五日與六川會濟
上倘南還得少停驂尤感

馮一川

其也愚頃承淮徐之役省覽民俗窮甚惟恐旦暮
生變以是亟為之圖但庫庾空竭即今雖少濟譬
之以升斗之水而活輟斛所全寔難矣東土之民
困比淮徐又甚焉若非明公綜理督率之周詳其
何以獲有寧宇此非特東人之慶不肖藉以還報
者在是方趨濟上造冊近日又以河道事見屬勘
議尚未卜釋肩之期惟明公不吝嗣教

王在菴

昨徐州快手告旋附啓門下計當徹覽生抵沛百
姓告急特甚而吳丞政行雅不孚衆心乃停舟西
日開倉發粟以救貧乏人給穀三斗大率所散幾
萬五千人人情稍定矣今解纜如南陽私念滕嶧
無寧宇而中州近有三十餘騎渡河而東踪跡靡

究若使合沂邳不逞之徒以起固目前深憂也新
兵備調兵房村防守兩日消息何似希示慰賑卹
視河二事俱重其措手孰後孰先談部舉動頗失
次公何以教之

吳警菴

入春奉獲遠翰佳章厚誼高情藹然言表生以賑
事如淮徐初意取道柳泉與執事者一會僕夫苦
以山途回僻為躡不得已徑趨金口阻此良覲殊
增歉耳生淮徐事甫竣即還濟暫止分水造冊且
將如沂滕之間撫省民俗而工部咨文適至奉
旨令會勘河南上派議疏濬之宜此聖心所急者
旦暮便擬西上無遑東顧豈天固靳斯遇耶舟經
趙村石子持書來候知執事憐憫於僕者至矣東
土民日窮而盜日起地方之憂在旦夕執事何以
教之弭盜安民之策素所蓄積望不惜盡言僕固
可以告諸當路也

史鼎山

昨盛使告旋附致小啓謝復聞沂滕之間數有盜

警仰仗威靈固宜風偃始知少湖假重於明公有
深慮也邵盜多采礦諸藁合之盜徒近又聞有河
南賊渡河而東者此其為禍恐不在遠惟明公置
神

趙石坡

使至辱教良慰鄙懷非伏明公經略斯土則意外
之虞不在旦夕間矣臨清倉米三萬石似專為鄒
滕等州縣賑濟之需先此具題亦及之矣若災輕
地方一槩泛給恐失初意且數內不及沂郊費三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七
處又不知何故假使先取米至兗濟地方係其齊
足派撥未晚今少湖既有定議或不煩鄙人親至
也惟嚴督委官起運速發為上

張白山

別來無任仰企即煩遠使知廬郡賑銀解到昨恐
有司垂涎那移別用行文申明且為具題糴米來
以備將來之賑此地方之計非一家一身事也望
實心舉行至囑

陸東湖

先此為河道事差人北上奉候動履致瞻邇之私
生淮徐之役雖稍有端緒正擬如鄒滕間而工部
以勘議黃河上源見委勢若持衡此輕彼重意外
之虞固不在遠特具題知庶明鄙人蹤跡耳濟河
上流議者多難之意蓋有所在人當事方求容易
脫手而生也以身許無乃愚甚矣乎中間委曲有
不可言盡者不識察此否

馮一川

數承至教即辱遠使知節鉞將蒞任城門下悽悽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八
垂念之仁深且切矣鄙劣何以堪處昨會少湖後
擬趨沂滕之間又奉命令不肖勘踏黃河上源此
聖上兩注慮勢不能兩顧不得已往期曾前溪謝
象崖會議於開封上下不肖暫候之久水俟二公
報至即行矣西日聞東土羣盜竊發挾饑饉之民
以為亂在沂費則曰邵之盜徒在邵則曰沂費礦
徒大率二種往往有聚有騎有甲皆強力者其非
饑饉小民明甚矣今誠妙選彼中素往來相信者
二三人持檄深入諭以禍福使之解散上也設法

捕其首惡重賞以激用命者次也若付之自定燎原之火不可撲滅將來噬臍之憂有難言者此不肖夙夜恐恐未安也且鄒滕沂費鄒嶧無良有司民無所恃以為輕重望明公熟籌之於各郡內擇府佐貳之賢能六七人者使之乘傳星馳至各地方署彼印事俾各展心力以圖寧靖當有萬全之利而某也亦藉以塞委矣仰惟明公虛心以待人而某又承知愛之厚竊不敢自外於同舟之義願布其愚惟明公諒之

飛鴻亭集卷之十

九

三

孟友雲

頃抵任城辱投華刺即又勞令郎顧我於分水之許兼枉先施長詞大章深憂遠識溢於意外僕初擬如東郡奉命將趙皮寨相度河勢事幾尤迫不得已以東郡鄒滕賑事付之守巡諸道而獨專志於西但今盜賊竊發而益礦二徒挾饑名以為亂使當事者示之誠信諭之禍福而密捕其首禍者一二人不待移刻彼當帖然寧謐矣僕夙夜懷憂而有司怡怡堂宇則將安用彼哉可慮也可慮

也弭盜安民強兵足食之策素所蘊積不吝嗣音

董東江

久欽令聞頃會執事於任城獲聞言論風旨溪懷素懷僕期前溪象嶢相度河源未得報章是以尚留南旺側聞安山長溝上下盜賊百數為羣白日行劫官商船經過如履虎尾若此風聲遙播人得議其後及今解散猶可緩則恐聚黨益多勢難撲滅況運船漸到而臨清倉米亦至七級聞萬一盜升斗以去亦地方憂也史昂山既有行色又相離飛鴻亭集卷之十

十

三

連白石

頃之濟上會少湖公將如鄒滕沂費之間完銷前件而工部咨文皆至以相視河源見屬且言主上因河道之變四問及輔臣意頗切切某也進退無據勢不能兩顧不得已以山東賑事歸之少湖及守巡兵備等道乃移舟南旺造冊遣人約會前

溪象嶕俟報至徑趨河南矣淮徐境內藉公之威神以有寧宇山東之盜比比而是礦徒義勇挾饑名以亂守巡二三子怡然堂處惟恐傷其意者此其滋蔓有由也若使即日天降時雨二麥可收禍機尚小不然羣盜未有屏息之期徐邳與之鄰練兵防禦張皇聲勢使他日反側不敢西向為上惟公注意徐州賑銀代糧以蕭縣冊未至難于扣筭遂傳待未及會行今先以本州數奉聞餘俟另報

沈少湖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十一

二

濟上之會承欵教至再僕抵南旺安頓造冊者今往沛視河但濟寧至安山一帶地方慣盜往往百數為羣挾饑名劫掠船隻日聚日多事急矣不即解散禍機非細况運船及臨清倉賑糧將至必有搶奪之變待其既發所損大矣特令快手馳告惟速賜指揮

浦北郭

使至濟上繼辱手翰極荷憐憫所牽瞻依在即咫尺龍門誠足慰也山東列郡自丑月不雨至今二

麥無望徐房河道雖濬而徐之水勢日長未測其端惟明公以天下為心何所作為乃可以安民而弭變諒經熟籌之矣

董東江

前此以地方事瀆左右益州縣無良有司舉泄泄然莫之顧釀成禍胎變之生恐旦夕若諉之饑名不喻令解散又繼而弗懲是養虎矣念東江心切憂時風望獨能彈壓是以敢進其愚知告他人難恃也惟東江諒之鑒之生即日自濟發舟如沛承來使示教兼惠圖籍及河議可謂問一得三於此益以徵東江之區畫固加人數籌矣

曾前溪

是月二十三日舟下新店得翁示教知徐房以下通流不滯上流之視擬在何時生淮徐造冊屬之莊主事漸有端緒渠今趨臨清矣山東賑務有少湖守巡諸公任之且戶部原題山東巡撫造冊繳報則事權固不專在生也謹泊舟沛許待公命作進止希即賜尊裁

連白石

節承翰誨感念無任今之開誠布公如門下者蓋鮮矣別來益悔相見之晚乃知古人致嘆於薰葭有以也生如濟與少湖會正擬趨滕而部咨數以視河上源見屬又示主上惓惓河道之意不得已還沛與前翁期俟報為進止公始言無良有司為恨而山東尤甚焉天旱自正月至今不雨二三守巡又養望自顧於國計民瘼若不相聞養寇釀患將來究竟不知何所底極其濫觴之害深足憂也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十三

聞草灣以下工程就緒為慰上源之視鄙意謂徐州以上凡有可殺水勢即是不專在孫渡趙寨之間不知公以為何如

王一山

客途倚馬劇談既文從入京兩辱垂教無任欣慰紆望春報又爾乖違如一山者射雕老手也而誤落諸人後跨騰風雲當自有時遲疾不須較也仙舟經徐飄然南逝意者以生在淮浦耶抑欲暫停樾而為有力者奪之以去也在公與僕皆言一山

必返兒輩云無此高興必不返已而果然兒輩亦長料人矣一笑

連白石

書來兼訊及起居於兒輩知倍膺多福幸慰子南之事已悉其詳但先自處欠當其招侮宜也所恃者公論與國法又何疑畏之有公不聞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采者乎姑忍焉未必能侵害也然在我之禮不可不盡又不聞與之廼所以為取者乎紹與六姐婚嫁當在今冬老安只好隨有無為之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十四

不得圖眼前光耀累我窮骨今年荒世亂如山東之民但求一升一合便救性命尚何衣服外飾之望乎至囑至囑生誤承差委心力徒勞眼睛髮白齒亦搖動病漸侵凌老將至矣且暮求歸誠未可得如之何

董東江

借重一臨濟上而孤鼠潛遁地方寧謐人應坦途所全者蓋多矣豈惟東土是賴僕也亦與有幸焉誠不敢以明公之會弗會為計也昨曾託陳鄭兩

水部轉告諒高明悉之矣過辱垂情遣使來徐足感憐憫雅誼特此謝復運河南北孔道使荆棘生焉守土者又何以誅罪今多泄泄弗顧此意無可與告語者恃東江同心率爾及之

李及泉

頃抵陳留辱使遠來良慰邇盜仗執事威靈以克寧輯地方昨者沂滕之間若使有如執事者一處奚至養禍於他日也哉此慮不遠不知渠輩獨不察何也僕視河派中間礙於皇陵之說而閣者倡然以自是蓋見影而不識夫形者也是以復趨鳳泗閱覽庶有真見望執事有以教我

李在川

比來奔馳水陸間皆窮日之力無頃暇時于執事下車後竟弗克遣使致咫尺之書并謝先辱抱罪負歉若無所容所幸高明能體諒也徐房之水貽皇上憂議者以疏導上源為急而仕于中州者動輒指陵寢以阻遏舉事者其果與否其寔未真知也因兼程趨鳳泗閱視以便回奏謹請教于執事

旦暮當侍門牆下伏祈賜之德音牖發矇聵

連白石

某四月初自沛如中州會諸公於蘭陽榮澤之間奔走暑途皆窮日之力近覺病矣而中州仕者動輒以陵寢為詞其寔未真見難以回奏不得已單車兼程趨鳳泗閱視大率趙皮寨工鉅而難圖孫家渡尚可為未知於鳳泗果礙否也經宿州一帶民物安堵熙然有樂生之慶非藉于明公主張造福何以有是

又

頃抵宿州顯人馳詢動履并道所以如鳳泗之故計微聽矣即日冒雨入泗郊賓館候人多未至方解糖熨曝濕衣乃辱遠翰示及重勞使人寥寂中不啻聞足音其喜幸當何如也昨詢鳳陽皇陵又得覽觀諸山羅列拱衛此天造地設千萬年之基河固不能侵所可虞者壽春陵及泗州耳公何以教不肖哉草灣工既就邳睢之盜又息社稷之慶明公經略之功不肯誠樂觀其盛願言為頌愧

非吉甫不能播揚清風耳

又

昨自鳳泗出靈璧經房返於徐奉辱使教不啻面承聲歎且喜河流下源工程將竣足紓南顧之念適覽報乃知公為東人遺慮我公任事之忠為義之勇誰不知之而以行人之牛為災亦可訝也能無憾于東人也乎徐城之水瀰漫不減求其故而不得奈之何

謝象垕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十七

是月三日使至奉辱教翰益感雅愛不淺生兼程馳至鳳泗覽觀帝鄉風氣融結真萬萬年不拔之基若非躬履其地何以知之今人曾未出門戶而開口議論大事所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者誠可哂也生四月二十八日已返于徐專候曹憲副文移尚墮渺茫謹差人奉聞希為催督此聖心所亟欲聞者幸留念

曾前溪

昨日道從及塗風雨交作不識晚獲抵蕭邑否如

此世味可弗謂勞乎然非俗人所能知也生擬次日追隨末駕僉言邑無駐足之地又水阻下手亦難是以移舟沛許敬俟教命若得邵知事詳細地圖或遣之赴沛一言就可作行止矣公值多事萬勿以不肖為念所急尤有重於此者况蒙愛寔深公處又殆十年餘可相諒也不然則公知不肖恐淺矣

王在菴

連日領教既多而蒙錫宴至再三感荷無盡奉別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十八

溯舟而北四五十里河水瀰漫今將抵沛矣商帆絕影運船亦墮渺茫景况蕭條殊為可慮公何以為教也

曾前溪

初不獲隨至蕭邑艤舟徐城下以待公還值李兵憲有邳州之役蓋以盜故事不容緩渠意又欲送不肖發舟始往不獲已解纜渡河而東比至沛登陸期靜養數日不意有河魚之疾今尚未愈命當奔走固如此兩承翰惠又蒙佳章之賜領以為榮

匪直連城拱壁之知重也河南回文竟墮渺茫三
次走使相促若不論然柰之何柰之何想為跛人
所挾沮國家養士如此類可不謂上負朝廷者乎
深足恨也聞徐洪以下淤淺更勞神運不知此河
當何時定也

謝象嶢

趙承差還辱教札許子踰分自愧薄劣何敢當此
公謬愛之深不見小子之有愆缺耳河渠事過承
催替近始得來文大率必不當開之說然徐州水
患今至於不可措手之地所憂更有大焉者若槩
無一處置又何以復明命且非同舟共濟之義不
容已為此調停之策章惟公裁而教之

曹前溪

沛縣尊使還時顯啓奉謝然賜教之深用情之厚
真越尋常倍蓰能弗感乎河南文始至其意具公
移中大率分藩牆爾我未見一體同舟之義今河
道多故朝廷注念再四公勞心焦骨不遑寧處又
如是而彼更若無聞焉良可慨也不得已為此權

飛鴻集卷之十一

九

三

宜之說擬在月終具題惟公裁酌人言徐州大浮
橋舊淤盡通船行無滯深以為慶近不知磨際溝
黃鍾集又何如併乞示慰

吳六泉

頃會由分水而至任城皆極傾倒盡敷腎腸肝鬲
之要足慰平生但公事促迫未得再一造通德里
門以展未布之懷為歉耳地方今稍定當事者失
之於初乃有今日恐今日亦悔初不用鄙言也

吳初泉

始出都門猥蒙光餞入淮徐以來碌碌於舟車間
竟未遑修問動履近者賑務苟完河渠議亦集方
解纜趨滄州以期請教萬一至臨清乃承遣官惠
之好音此非同心注念之深何以有此其為此役
雖心力不敢不竭而東土共事者寔未得人是以
地方稍稍弗靖今既底定而不肖所以幹旋鼓舞
者智勇俱困矣

聶雙江

日者蒙遠翰并新刻見惠生也塵氛擾擾中神智

飛鴻集卷之十一

十

三

困塞而公以清涼洗心散沃之頓然醒爽受益多矣河道賑務皆已苟完其所踰寔淺近常語要之不容已者邊信邇來如何江南海寇孔熾吾嘉郡三四十里外亦被劫戮四郊多事良足憂也東土之盜仗庇寧輯初緣有司失處遂濫觴幾不可收拾生也與在斯土圖所以整齊約束之者心力竭矣

趙甬江

四月中奉辱報書慰甚然違去日久鄙吝復作徒

飛鴻集卷之十二

廿

言

自愧也賑務苟完視河開封而有司瑣瑣者多欠同心共濟之義言人人殊動以皇陵藉口使人首尾難展不得已又馳至鳳陽泗州恭謁祖陵山川融結天地間所未有乃萬萬年不拔之基又自靈璧出邵徐抵沛中盤桓數日以待中州回文乃還鄒滕經充汶入州省覽風俗問民疾苦今秋田可期人民安堵如故皆公之教示使之也所陳六事關係甚切如各河道所謂水櫃者捐百千萬畝肥饒之田而置之無用之地良為可惜在東平

亦有之公固所親見者謂之有益乎無益乎是以論及但恐該部只知例重弗察其然又作空談也

徐少湖

其也不肖誤蒙任使雖此心不敢不盡而才力所局譬之以蚤負山日惴惴焉不勝是懼且勢機相值周旋頗難幸有明教主張藉以竣事今具賑濟河道二疏奏聞先是山東盜賊充斥緣有司失處之故濫觴至此今既無虞矣徐河變遷靡定目前道行但伏水將至又當視其勢之所趨為之計即難懸料也截糧之議雖以事體重大不得不發其端

飛鴻集卷之十三

廿

言

何沅溪

水陸奔馳已年餘矣雖無涓涓裨益於時而小子心力俱憊方幸弛轡有日昨治老又驅之南下今高材疾足豈少若人而獨於不肖數數然者何故望公有以教之且淮上誠過化之地在交承先後間公宜不容於忘言也

嚴東樓

即日舟次楊村下奉獲手教敢弗盡瘁王事以爾
知已然今之淮邳民窮法弛加之水患近又異常
衛軍三四年來月糧未給而山東沂費等盜恒睥
睨其旁待時竊發將來之慮有不敢盡言者乃以
生庸劣之材當之不免懷敗轅覆轍之懼所願破
常格處置蠲逋負緩科差庶可圖安目前昨者小
疏中欲貯運米於淮徐二倉蓋為此也幸轉達相
公裁之

曾前溪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三

日者辱再教匆率謝復計當微聞生還至河西乃
得兩淮之報念茲艱重非碩材不堪而治老屬之
不肖適足以累其知人之明然得公相與周旋固
為至幸但當寧虛席又不能久扳寔切孤陋之慙
耳

張鷟山

春初出都門荷承光餞比入淮徐又加河南山東
鳳泗之役奔走川陸無遑修謝近將息肩私幸請
益伊邇然又無解擔之期回首門墻徒增慙耳念

今水患異常自淮達天津以上凡運路所經二三
千里瀰漫無際鞠為巨浸田禾所存幾什之一及
秋民何以堪天下事大可憂者在是而生也以庸
劣當此艱大之責一身利害不足為惜恐將來不
免累治老知人之明奈何恃同志希不吝教言

連白石

不肖頃有徐淮之役仗指引竣事復為河南回文
稽誤昨至天津始知公為王生所言極為不平今
任事如公者指不可多屈又當漕船盛行之時而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三

可臨敵易將也乎且使生之不肖繼公之後策疲
蹇而追騏驥又何能希蹤前轍也凡所感觸徒切
隱憂生候勅即南下計公聞報恐即解纜特此馳
告若得稍緩行色面請終教幸之幸也

陸東湖

即日發舟南下今水患殊甚自天津以達徐邳二
千餘里濱河之漕鞠為巨浸秋田盡被湮沒則此
一帶生民何所仰給恐冬春之慮更有甚於今春
者加之海賊風聲搖動隣界而山東礦徒未聞革

心其所以請乞留漕米於淮徐益為此也議者不察以為似不必過為之慮其亦惜於經國也已人臣計天下事不過為之慮思患而防之比至勢窮計屈乃始號呼他人以為助抑何賴於此等入也其也無似觀觀自信惟知忠于任事上報朝廷豈敢告勞今當彈吾力之所能以無貽相知之辱至於成敗利鈍則不敢逆料惟時時賜教寔所深望也

馮一川

飛鴻亭集卷之十

五

日者安德之會獲領緒論曠若發矇別雖未遠每追念意旨深純剴切固願紳書弗忘也生頃復有兩淮之役當事者不察疲蹙之力而責之以奔逸絕塵之步且今民窮財殫繼之水患天時人事所值機勢俱難將從何處措手望明公有以教我

又

昨過梁莊遣人走候門下展傾仰之私既而抵渡口奉承手翰懷之好音垂情良厚自顧薄劣何以得此于門下也生即日將及清源以糧運未全至

之故兼程南上計與門牆日遠唯有馳神念節鉞還朝伊邇秉特國是以貞百度而綏四方非賢者之望又誰望耶

浦北郭

古人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語何則知與不知也以不肖與北郭始遇及今不能忘蓋德威感人而意氣之孚吐露底裏遵乎光明所以令人眷眷念之不忘以是觀之不可謂不知也不審北郭亦以為然否生昨又承淮漕之役今地方極故大壞幸北郭有以教之誠所望于同心者也

吳荃塘

昨過清源曾遣使候起居今至濟復承來翰以不肖之念執事知執事之高情固同也兩淮之役當事者不察其艱大而謬投之庸劣惟惴惴不勝是懇執事何以教之今豺狼徧野孔道荆棘循至秋冬其何能撲滅哉此又深憂也所幸徐邳河道悉復其舊子房山前水俱消落今可耕治殆天意有

在於斯民也想執事所樂聞并告

孫二水

頃閱邸報知借重滇南以明公撫鎮其間風動雲馳真謂撐西南天半壁矣值經綸顧起綸者便草率附候起居綸惠巖先生子也文且敏殊不愧於名家今獲承事左右早暮賜之翦拂則嚮風長鳴當有可觀者

范鏡川

春仲任城邂逅別來秋且半矣懷念如渴頃聞榮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廿

三百七

擢喜幸不勝雖滇南若遠而山川風氣人情物態與吾江南彷彿宦遊者至止久而忘其為遠僕離滇七年於茲未嘗不私心戀戀并州也執事勿以遠為異

顧年溪

昔者豫章之會獲聽德音別逾歲年猶切懷企頃備乏淮甸所賴與執事相周旋早暮扶掖以不逮鄙薄知免於過矣生即日已抵彭城俟白石公一見便鼓枕南下聞仙帆將發請教伊邇尤慰

連白石

頃自任城下知公有鳳泗之行徐徐抵彭城候公一見以展請益之私既聞泰州報倭賊船傍岬而張表及書吏皆傳公欲不肖亟往之意乃不獲已解纜如淮平生辱愛厚如公者竟不得少叙別悵其為愧歎非口舌可盡公必能索我于形骸之外也

陸東湖

其於六月二十七日自河西解纜而南時值秋水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廿

六

四百七

大至百川灌河糧運多滯乃一路查催前進今在徐者僅千一百隻遲數日當畢達矣是月二十四日與白石公交代所幸徐州大浮橋原涑河身幾三里餘數年已為平陸今旬日內一旦開決船隻由此經行而子房山兩涯之水盡落田地俱復其舊民欣欣焉舉操鋤犁其間無復向時魚鱉之患自徐拉淮河循故道觸目有十年前景象此大異事恐數窮理極固所宜然若非君相至德感孚明神協應假令人夫三十四萬未必便能使安流至

是也其計八月朔可抵淮又宜急趨鳳泗謁陵其謝恩使在初十邊始可發想欲聞者

谷岱滄

台從經禾城秉燭侍教獲聞所未聞真進鄙人以十年書矣越宿馳拜則仙舟既發弗克追候謹遣家僮布謝并將賀私外傳則得之於崙谷仙翁者錄入尊覽

呂東涯

仙從入郡城獲板侍清誨挹春風眉宇真慰積懷
次早西還不及追送郵許方以為歎迺承華棧詩箋之賜草堂奉揚如獲良璧不揣依意酬上博笑鼓缶於黃鍾大雅之側誠不自知其為拙聽也

方雙江

奉別容暉瞻企殊切願草野跼伏不敢以姓名通迺辱雅情惟有深感焉耳承尊諭林泉動興僕謂今天下多事吏政民災舉非其舊即如茲歲江南大水觸目不堪非明公殫心扶拯則蘇松疫民告困富室坐斃猶我秀水矣私念盡得如明公體恤

民隱者不布中外何治之難圖願安意以俟柄擢僕株守僅不失故吾比偕二三同志求玄問道為性命計然未知究竟何所底也

朱春城

違久每聞致譽又時時遇淮陰人士得起居之詳良足為慰僕比緣衰病避居鄉落與漁樵為侶不意尊使遠顧何仁賢用情之厚如是也東南近多事即如敕郡舊歲大水田收甚歉今疫病盛傳民不堪命則他可知矣所願高明留神以副民望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徐存齋

不肖離去左右年餘衰病侵尋志意益落追想平昔蒙歲規劇礪之益真若饑渴然不能數脩竿牘之敬於將命者恐涉煩瑣非敢自外也恭喜嵩嶽生申天壽平格上荅九重之眷遇下副百僚萬姓瞻嚮之私生與在親知敢後於賀顙遣家僮馳布遠悰伏惟俯鑒

李方村

奉違門牆日久仰企殊切而不敢以姓名通諸將

命者蓋漁樵散逸體分所宜安否則瀆矣是以心雖切而迹更遠也伏祈大君子有以諒之 聖節近於例得上賀在臣子之情誠有不容已者齋本使馳謁左右倘蒙俯賜周旋感當何如

潘印川

奉違年餘雖不克數數馳竿牘布私然每聞明公動定其行已持議卓有古風要非若世之詡詡炫名聲獵位遇者以此負荷天下事何所不濟縉紳中有此等人物在平素不相識猶當歛襟心服而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三

倪若谷

三月間小价自北來問知起居安勝又聞聖心記注不忘妙翰而令郎供職益勤此深為執事慶者人傳言若谷有南歸意古人云無懷土何必思故鄉請少安焉况吾鄉近年風俗益謫小民多狡狠

而讀書譚道之士亦深忤隱刻不足與論心曲是非思仇之間顛倒蒼白有口難辯僕頗畏焉欲避地無所只是日日閉門謝客而執事今欲南歸恐未可也

董潯陽

六月間使至奉辱喬梓尊翰為予老夫婦壽已荷高情不淺而又重之以多儀何以為報然來日頗長此後年復一度如禮過厚恐難繼但以一帕一尊相加遺庶幾情不盡而敬可將古人不廢于蘋蘩沼沚之毛或為此也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三

白仰菴

蘇門邂逅殊慰積思及羽儀至止平川則固叨照曜之光古人雪夜之訪何必面耶

王敬所

僕之於執事會不數而知則甚深傾企甚渴初聞道駕為廣右之行心竊駭焉既而念古今人不吝于俗者固多於執事又奚病也

倪若谷

九月中旬奉辱手書及佳作驚湖寂寞之濱覽之
耳目爽朗為快僕近覺老病侵尋日以醫藥為事
蒙寄遼參頗應所乏明公素抱延年却疾之方如
念我勿吝墨教也七月過禾城無他言天下事盡
其在我者而已安得人人而悅之況人情蒼黃翻
掌異視能堅志剖腹以相白者能有幾哉不必計
諸人也

段古松

生無似過蒙素愛自家居以來懶與病兼不能馳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三

三

竿牘候起居門下為歎即日承遠翰隆施當兵事
旁午之餘乃念及庸菲至此何明公用意之仁之
厚如是也伏念明公雅望又賢勞且久屬以京臺
誰曰不宜乃不克借重我浙意當事者謂東南劇
邦必仗英傑經畧始濟而不肖如某者獲終領教
益又何幸焉明公雖去舊鄉日遠萬希過駕入浙
以慰引領之氓徐遣使北迎家眷似兩得之

呂東涯

仙從入城獲三見先儀得三益焉第尊舟逆發弗

克從容劇語為歎耳即日查氏伯仲特往敝廬云
山地未嘗敢踰畧尺寸恐傳言者之誤取罪于門
下跼蹐不安其心甚苦而詞甚謙欲不肖為之先
容私念明公素不輕于絕物而況在至親且友者
哉知明公必能諒也昔者杜氏之葬在季武子西
階之下許焉記禮者猶侈其美若明公慨然推而
與之以成其孝其賢加于武子當倍蓰矣盛名美
德垂諸後史又孰不頌之

吳望湖

飛鴻亭集卷之十三

三

三

別又年餘懷戀殊切僕近者因病溪居簡出雖不
敢忘情於性命之學而真詮尚昧彼岸茫然未窺
津涯徒有悵恨念望湖存養有素獨得之妙更進
在百尺竿上矣何由會晤共傾困廩相證也

金存菴

歲前見川還郡蒙大君子不以無狀遠賜存省每
自隱度唯溪佩荷焉耳聞八閩地方多事念文德
所敷當有革面者然同舟之濟得無有戒心乎比
來民風士習殊異往昔不獨一省為然所望大君

子轉移化機樹駿業以答明時以慰係戀

谷近滄

新正九日奉辱良翰牖以至道符玄老人所授旨
意簡切修仙之要誠不出於此自惟凡質積功不
能專精雖得林谷幽棲而向平之累未畢何由擢
形雲天飛騰八極也仰惟明哲性命雙修勤勤不
間便當超凡入聖矣不識肯念同志濟度否

董潯陽

春來乏鱗翼不及數問道履然此心固日馳于燕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雲潯水之間也僕向平之債未了豈期山林株朽
當垂老之年而令盡室北上今塊然獨處若老僧
然出入扃鑰必身手親之乃已亦足徵寂寥甚矣
吾女近日居起如何聞母來想宜寬慰僕比來患
痰火眩暈之疾又緣子女有行色懷抱作惡殊甚
諸言不盡布在老拙荆及緝子能道也